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二十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二册目錄(總第83册)

皇朝金鑑卷之十八目次

君道

制治中 幕府十九條

皇朝金鑑卷之十八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代田有恒　校

君道

制治中 幕府十九條

平相國

平相國清盛嘗國日、聞攝津輪田碕地勢險惡、漕運甚難、公私往還覆沒者相繼、深憂之、欲爲築一島爲泊、然風濤衝齧、久不就、山槐記長門本平家物語 命寫一切經於石、沈以塡之、平家物語 又請官、令河內和泉攝津及山陽南海二道諸國充其役、山槐記 既而功成、行旅得免患、人皆便之、名經島、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歸

源右將

源右將已平藤原泰衡、令求陸羽兩國田圖簿、而平泉之災、皆已蕩盡、聞陸奧人豐前介實俊、實俊弟橘藤吾實昌、諳鍊舊典、命作兩國圖、圖成、山海形勢、田園廣狹、戶口多少、纖悉無遺、右將嗟賞、錄用二人、主國府、令地頭曰、政事一遵秀衡泰衡規畫、勿恃勢擅權、侵暴百姓、出羽留守撿行郡邑、欲廢閒田、地頭訴之、右將令曰、奧羽夷地、不宜廢古制、閒田宜依舊、一無所革、二國竟定、東鑑

織田右府

織田右府憂朝廷歲時諸儀多廢缺、獻貨舉行、逸史國史略 先

是法印夕菴諫曰、方今朝廷諸節會廢絕者多、中世而後禮樂舊典、其名猶且未聞知焉、今歷一紀、則我朝古樂典禮悉廢絕矣、夫治國家者以正禮樂爲本、和漢共同、請其慮焉、右府亦嘗有概於此、乃大悅、問曰如何而可以興隆乎、對曰、不如文臣故老矣、乃索其人、備咨詢探究、使菅屋貞韻、及夕菴掌焉、野史引信長記、

同上

足利氏之季、兵革累年不戢、東海東山街路齾缺、不造橋梁不修、山徑杜絕、束柱盤旋、人馬勞苦、天正三年正月、右府命篠岡坂井高野山口四人、曰、正二月之間、非農桑之期、汝等爲奉行、修畿內道路、出金五百兩米五百石、充用、

四人測遠近、置驛舍、大道廣四間、支道三間、改迂迴、塡汙池、鑿岩石、除高低、道傍植行樹、津梁關門皆有畫一之法、四閲月、成功、是時連年兵革、所在道路毀損不修、至此四方傳稱、商旅雲集、國人謠歌稱其治、參取日本智囊野史、

豐臣關白

天正中圻內飢饉、民多餓死、豐臣關白募民、築鴨桂二水隄防、不問老少、運土砂者皆得錢買米、無復餓死者、日本智囊

東照公

東照公嘗曰、凡爲政必有一定之法、法猶曲尺、夫六尺之席、海內無不同、此之謂一定之法也、夫庸主暗君恒爲邪臣所惑、變更舊法、莫不取敗、譬猶廢曲尺、以爲席、無以適用、新法之害亦然、夫祖宗創業、其於國家、慮之至熟、尙且

日夜勤勞、爲子孫立萬世不易之法、而後嗣不能守其法、率意紛更、其不誤國家者幾希、故子孫能不忘祖宗創業之艱難、以祖宗之心爲心、守其成憲、以治國家、可謂忠厚矣、東照公遺訓貴晉爲孝記

同上

公嘗曰、爲國之道有三焉、一曰量國、二曰量人、三曰量食、知國之大小、地之遠近、而爲之治、謂之量國、知人之衆寡、而爲之治、謂之量人、知食之饒足、而爲之治、謂之量食、不知此三者、不能爲國也、故民稠則使之墾闢曠土、國富而民阜矣、民稀則不宜墾土、曠田必廢、貴晉爲孝記

同上

公嘗曰、明君賢將、必取善於人、昔賴朝平奧州也、揭榜曰、政事一遵秀衡約束、因是奧州立治矣、故公之治甲斐也、盡用武田氏舊制、及治八州、又用北條氏家法、而唯薄其賦稅、故民皆悅服、東照宮遺訓武野燭談

同上

公時漕諸州之米、致之江戶、計司議以爲、倉廩充溢、久而紅腐耗失、不啻請減其數、以省耗費、公曰、儲積經久、耗失不啻、我非不知、然萬一天下有事、漕路梗塞、則江戶數十萬之衆、枵腹仰哺、若無蓄積、何以救之、苟慮目前之利、而無久遠之策、非所望長吏也、駿河土產落穗集

台德公

台德公季女入內、土井利勝督其事、有司曰、諸物價有上中下三等、取其中可乎、利勝掉頭曰、上皆平日積財、欲給

國家之用耳、今雖數十百萬、所不問也、況諸物隨價酬直、財貨流通、民浴其澤、不可謂之冗費也、於是乎凡百貨奢皆盡其美、（日本智囊）

大猷公

寛永十三年、大猷公令諸州縣令曰、管轄之地、宜培植草木、蕃殖林藪、尤宜慈育農民、令衣食優足、生齒滋息、凡有河川堤坊處、宜以時修築浚治、勿私貸田疇、及質於人、有當墾開地、宜上啓待報、所貢粟米、勿不待命而糶其地、耶蘇之禁、宜嚴査、勿懈、雖丐秎乞人、宜竭心物色、以防妖徒潛匿者、（昭代記）

同上

公繼統、賜諸臣以黃金若干、一時以爲美事、松平信綱語土井利勝、利勝嘆息曰、自今以往士人日貧矣、何則人無貴賤、守分節用、則財用常足、若一旦得不貲金銀、以供無限奢欲、雖以天下不足也、後果如所言、信綱服其先見、（日本智囊）

嚴有公

嚴有公時、有司請立釀限、有犯者、聽奴婢訐告、藉沒財產、以其半賞之、公使人問之于阿部忠秋、（忠秋致仕時）對曰、不可、奴婢之事主人、猶臣下之事君上也、今臣若犯上令、而臣之家人不敢以告訟者、畏有司數以大義也、不然、反以臣之祿爵賞其告訐、可乎、夫法者天下權衡也、權衡一傾、天下必壞、今此法一立、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臣恐

明智氏之事、復見於今日矣、公韙其言、（日本智囊）

常憲公

常憲公元祿中、命有司、兩國橋下流、更造二大橋、一曰新大橋、在兩國橋南、一曰永代橋、又在其南港口、其東南云永代洲、故名焉、二橋舊以舟渡行人、至是民甚便之、城南三田鑿新渠、以利漕運、士民皆悅、山城淀川下流、當洪水之時、泛濫橫流、大爲民害、公遣河村義通、（瑞軒）治之、新開一河、以殺其勢、二旬鳩功、由是大阪以北、無復水害、名新河、爲安治川、自是海船輻輳、與木津川均、阪民大悅、（人鏡錄）

有德公

有德公入嗣幕府、召勘定吟味役萩原源左衞門、謂曰、寡人繼統後、有司所白者、惡事耳、竟不聞有孝子德行者、是蓋有司先法度、務察犯法者、不觸法者、其行雖正、不復存意也、與其察惡人、宜擇善人賞焉、（備忘錄）

同上

享保中、公置匭于評定署門外、法令之不便、官吏之不職、奉行不時受理、事關君父、皆許上書訴之、訴者必記其名居、不則投火、以塞告訐之源、（人鏡錄）

同上

公設養病局於白山、庶人貧窶疾病、不能自養者、命入之、給以醫藥幷衣被、多置厮養、以供饔炊、又命植村某、（佐平次）歷行諸邦、跋涉山谷、以搜索藥卉、命種之藥園、至如朝鮮人參、又命種植之、令典藥編纂醫書、命曰東醫寶鑑、鋟梓、以廣其傳、（董蒙柄底集）

同上

公時、諸侯奢侈、國用不足、皆仰給商賈、公患之、欲使其去奢就儉、量入爲出、不佗貸、而用自足、故每侯國有巨浸田畝荒蕪、必賜金以助役、曰、若不早治、則永爲不毛矣、不毛則農民失業、農民失業則國貧、國貧則天下弊、終令大商素封傲士大夫、大商素封傲士大夫、則武威衰、武威衰而國不亂者未之有也、日本智囊

文恭公

文恭公時、南宮忠藏以贓黜、松平定信籍沒其家、有黃金二萬五千兩、定信稱貸之輦下、使月出三朱息、五年償之、以其息買粟以備兇荒、日本智囊

制治下　列藩二十九條

小早川納言

小早川納言隆景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擇下毛足利學規、設庠舍於治所名島、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家老士庶入學、親臨勉焉、人鏡錄○余聞之筑後人、納言建學校、實在久留米、納言欲讓國於毛利秀包、故建學校於此、筑前人云、本國未嘗有學校遺址、本書以爲名島者誤矣、

蒲生參議

蒲生參議氏鄉曰、某國爲政以寬、故士皆戴恩知義、然柔懦無勇氣、某國爲政以猛、故士皆勇悍、志於武、然感恩思報效者鮮、俱有弊矣、譬之春夏、万物生長而或腐敗生蛆病者亦不少、此非寬而主恩之弊乎、秋冬草木零落、果實皆熟、而肅殺無平和之氣矣、此非猛而少恩之弊乎、人君爲政、袪四時之偏氣、歸之于正中、是爲得之、日本智囊

德川南龍公

德川南龍公留心經濟、計一歲賦稅之數、以制國用、分爲七項、群臣俸祿之用、一也、江戶朝覲之用、二也、都邸淹留之用、三也、城郭修造之用、四也、甲冑兵仗之用、五也、衣服飲食之用、六也、散樂放鷹之用、七也、作一大圖、書其費、分以彩色、彼此增減、使無不足、假如今年修造之費出定額、則減衣服飲食之用、加祿褒賞之費出定額、則減修造之費、皆於七項中、緩急相通、多寡相補、竟歸於平均、不溢、名曰棋局圖、由是終其身、無國用不給之憂、名臣言行略

德川義公

德川義公命侍醫鈴木宗與、集單方、名敎民妙藥集、命梓頒諸民間、初公設藥局於邸第、多蓄成藥、令醫生掌之、有病欲得之者、皆給之、東藩文獻志

同上

義公命有司、養疲癃殘疾貧困單煢及八十以上之民、使無飢餒、公謂、民有凍餒、安用人牧、故預蓄雜穀、歲歉則賑濟、雖豐稔、鰥寡孤獨老廢無告者、給雜穀賑之、馬病不能養者、給芻豆豢之、嘗慮府下倉廩罹災、則士民皆困、設倉廩於側近村里、以蓄穀云、東藩文獻志

義公用心於經濟、雖禽獸草木之微、本邦所無者、索之於異域、以放之山林、或植之田圃、常曰、予非爲我、欲爲本朝也、治下所無者、又命索之、植漆楮於野、放海鼠鰒殘魚昆布文蛤於海之類、不勝枚擧、又牧馬於大能邑、以松皮麥

稈等爲材抄紙、用意周悉、無所不至、桃源遺事

池田少將

池田少將光政大興學校於國中、置槐橘梅等八種、以其木名舍、橘舍以誦書、梅舍以習禮、松舍以肄樂、菊舍柳舍等以演武技、外有左右塾房寮及馬埒、使師儒每月朔講白鹿洞學規、光政月三五臨以勸奬子弟、又每縣設鄕庠、置教師、規模廣宏、憲制詳備、戢戈以來、諸侯未有建學者、以備前爲首、毀淫祠、興廢祀、沙汰僧尼、其無行害風教者逐之、緇徒或脫袈裟歸化、昭代記

同上

少將外剛而內仁、視民如子、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爲小人、浚民之膏血、以充府庫、則百姓悉瘠、吾烏得獨肥、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瘠民而國自殪之謂也、造社倉、規制依宋朱熹法、損益之、捐粟二萬石、爲本、又令熊澤伯繼、經畫井田形制、以試之、伯繼謂井田不必開方、銳斜曲直隨其地形、所主在八家編伍、助耕公田、以賦九一耳、因作縮形井田、以示其制、後人呼其地曰井田村、昭代記

同上

少將封疆頗廣、荒陬僻壤、匱於醫藥、因分遣善醫者、稟給有數、野史引史氏備考

前田宰相

前田宰相綱紀爲人仁而盡心於政事、其治下有黑部川、越中俗曰四十八瀨、稱北國之險、水流最急、歲歲人多溺死、綱紀命沿上流、新開山道、架橋、使行人免覆沒之患、初與老

臣議、皆曰果如此、失國要害、何如、綱紀曰、國之安危在政之得失、山河之險不足恃、遂命架橋云、備忘錄

同上

享保十年、宰相治下大水、家士大窮、宰相欲出庫中貯金賑之、老臣前田修理等諫曰、軍庫所貯、爲備軍實也、今發之不可也、宰相變色曰、無事之日賑家士窮、爲備他日軍陣也、而今不用可也哉、速開府庫、賑其窮云、備忘錄○本書綱紀誤作綱利、今訂之

保科中將

保科中將之治會津也、本乎人倫、正乎風俗、故子不得訟其親、奴僕不得訟其主、有孝子貞婦、則旌之表之、行旅有疾病則養之、有死亡則葬之、窮困不能歸者、則救之、使無失其所也、又建社倉、以備不虞、若夫崇正學、排異端、毀淫祀、興廢祀、禁殉死、止火葬、此皆變化風俗之大者也、土津靈神言行錄

同上

中將始就封、曰會津奧羽咽喉、不可忽藩屏之職、命老臣議定法令、首條云、禁鬭爭、中將曰、武門立法、宜使人人尚武勇、若禁鬭爭、則此使人人忍恥苟免也、命除此條、又曰、江河大也、故人人畏而避之、溝瀆小也、故人人侮而陷之、立法亦然、乃舉其著明者爲十條、又作戒書、與諸臣誓、其第一條曰、嗣主不忠於幕府、則諸臣協議改立、每歲旦、儒臣捧讀、君臣正服而聽、涉史續筆

同上

中將嘗曰、救飢饉者貴急速、今有司論議多端、過日則窮餓者既死、可謂不知所務也、因誦莊周枯魚之語、曰、信哉斯言、（土津靈神言行錄）

同上

中將嘗謂侍臣曰、士人無子者、欲養子而立後、則當求同姓者而養之、今俗棄同姓、而養異姓、尤爲不可、由是終中將之世、人不敢養異姓、（土津靈神言行錄）

土岐丹州

土岐丹州（賴稔）爲人明敏好學、敬上恤民、暇則講武、又檢臣下武術學問、勉勵不懈者賞之、有藝術過人者、加優賞、凡家士困窮、每月所與俸米、必躬自檢之、禁臣下美服、躬服綿紬、事事皆質素、初爲京尹、後爲大坂城代、而國用不窮、

老臣用人等晝夜命侍食、又數招諸臣、賜酒、相共獻酬、其居側設武場、演武聲恒無斷、臣下仰之、如父母云、（備忘錄）

本多能州

本多能州（忠常）盡心政務、嘗設置一函於城外、曰自安函、每月晦、使肱股臣披之、自檢其文書、雖近侍臣、不令預知、是故諸吏不得秋毫違犯、群下各省其私、清潔廉直、賄賂不行、庶民安其業、（野史引諸家手錄、知時政要）

細川少將

寶曆中細川少將（重賢）命、剏建常平倉於國中、凡九十餘所、歲歉不稔、即開倉賑給、米價騰貴則下直糶之、故天明中、天下凶歉、餓殍盈路、而肥後國中竟無餓死者、（銀臺遺事）少將憂封內地力有遺、聞水足辛房（五郎兵衞）熟於樹藝、使之行、封內、相土地、植木道畔水濱、或有曠地、必藝楮櫨、使有司、督之、民本不知蠶業、乃發令樹桑飼蠶、招織匠紅女於上國、使民學之、季年其業普布國中云、（人觀錄）

同上

少將始制笞徒黥三刑、罪輕者笞之、差重者黥之、或劓眉、以服課役、大則五年、小則三年、名曰徒刑、徒刑者造連房、居焉、每日役於作院、其傭錢與三之一、二、則待原遣之日、算與之、其在房、捆屨織席、以鬻諸市、後遣赦、以傭錢與之、以爲資本、服產爲良民者甚衆、（日本智囊）

同上

天明二年、年饑、肥州最甚、穀價踴貴、石值一百十錢、途有餓莩、少將下命國中、米價一升限八十文、如有犯之者、處

嚴刑、商賈如竭則出廩米糶之、即日價減、國中舉皆抃躍、延及隣國、明年春、少將東覲、到鶴崎（豐後少將領地）行程三十餘里、民皆感泣拜謝、先是出納小吏請曰、年饑租入大減、非減士臣之祿、不足當之、少將弗懌、曰、臨大節致死者士也、如減其食、何以盡節、勿少減焉、諸士聞之感激、或相議請納冥加金、弗聽、於是各賚粥以施窮民、窮民受其惠、他邦或群盜橫行、肥後一州、四民安堵、其澤遍國中云、（野史引手錄、西遊記）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治憲）欲勸國民力田、倣藉田法、以城外田町餘、爲公田、安永初、彈正乃謁祖廟、率諸臣、載耒耜之田、不脫禮

同上

服躬自入田執耒九推、諸大臣以次穿土、穿畢、乃取薦祖廟酒、賜之諸臣、近臣佐藤秀周者、請躬耕終之、乃請馭侯乘馬、以糞其田、至秋大熟、秀周迺命步卒負米糞、自護之、至江戸邸、餘則與民爲播種、從此民皆力農、無敢惰者、其後諸士數千人、又請墾荒蕪地、人人皆蓑笠手钁、之野開墾荒地、彈正與諸大臣、蓑笠草鞋、巡覽土功、使大臣酌酒賜之、由是城下亦無荒地云、（鷹山公政事大略）

明和九年、江戸大火、彈正上下二邸皆罹災、前年米澤大旱、五穀不登、加之以此災、國用窮困、有司束手、彈正雅賢明、國中悉戴其德、諸士聞二邸之災、大憂之、距米澤城七

里有深山、曰輿庄司平、地最爲嶮峭、諸士請自入此山伐材、老臣竹股當綱身親督之、起臥蘧席、與居山中、殆一月、伐大木凡一萬章、廼下之、於山運至會津津川、爲筏、以達於海、運以海船、送之江戸邸、諸士亦各詣江邸、身操版鍤、築之、傳之國中百姓匠工、又爭幷日赴江邸就役、有司命曰、少休憩、不聽、即日操役、夜未明即出就役、於是侯邸不日落成、諸士又相約入山斫石、以造橋矼、修道路、爲倉廩、當其運石、當綱父子亦出與諸士操役、作土倉凡五、每一倉長各廿五間、民人各獻米穀、以納之倉中、凡五萬苞餘、以備凶荒、民人又請種桑漆楮木各百萬章、於隙地、從此

同上

同上

松平少將

米澤竟爲富國、是皆彈正德澤洽於民人之所致云、（米澤政事大略）

天明中年穀不登、東國大饑、米澤乃開倉賑之、國民竟無餓死者、（南畝漫錄）

彈正建興讓館於米澤城下、招大儒紀德民、定學制、德民書建學大意、以獻、擢俊秀二十人、教誨諸子於館中、又設武館、練修武伎、擇師九十人、期日教勵、就學者二千七百餘人、（野史引翁草言行錄）

彈正憂風教不洽於民、選諸士十人、爲教導職、各分部居邑中、導民以孝悌、勸之竭力農業、其一人小川源左衛門者、紀德民門人也、又一人鍔淵次兵衛者、雇德民門人某、

教導部民、二人部下大治、八人者聞之、爭講學、以教民、是以當時至獄中無一罪人、米澤之治、可謂庶幾於王道矣、（米澤政事大略）

天明三年、松平少將（定信）襲封、任越中守、是夏至秋連霖、淺間岳噴火、利根川洪水、關東雨灰、奧羽凶飢、米價騰躍、餓莩載路、於是少將召老臣曰、年有豐凶、猶天有晴雨、人有死生也、遭年連豐、不幸凶歉、是自天數、何足驚惟、豐則處豐、凶則處凶、豐凶有備、人主之職、汝等爲國宰、其任匪輕、宜體我意矣、又悉召郡臣曰、救荒要務、固在賑穀散財、而推源其本、尤要省費守儉、以建國家磐石之固矣、國家縱

同上

令、無旱澇飢疫之禍、亦不能無慶吊兵役來賓冠昏諸禮、何以應其資料、今下令守儉朴、寡人非率先唱之、則衆必不從、施治之方、以勵廉恥、敦風俗、爲先、儻有少違、加規諫、乃命減恒膳、朝夕供一菜一羹、午飯加一肴耳、衣皆橦製、衾亦然、輿蓐用紬、吏曰、竢其弊垢、而易之、未晩也、且輿蓐猶麗靡、附無用、可惜、少將曰、釐革宿弊、貴英斷、奚惜一蓐之爲、其人慙服、松平定信行實

少將嘗下令、郡宰曰、今天下愚民有疾病患難、則必請僧道、祈禳百端、以求福利、吾封內亦當有其徒、或自隣境來誑惑管民、夫本朝祈禳之爲義、盛典也、昔時詔中臣齋部

橘白川吉田等神祇官掌焉、而決非僧道所關係也、若彼徒事祭祀、何得感格神人以致靈徵哉、世俗所謂名僧如空海等、爲祈禳事、其術猶涉詭幻、固不足信、焉弊基於天子溺佛、大臣無識、竟信浮屠之邪說、祈晴禱雨、莫不出於彼、佛法東來以降、其教蔓延穢神道、不一而足、抑祈禳之爲道、至大至廣、既有大己貴命之教、少彥名命之傳療疾、載存於方冊、而今彼依附藥師如來、盜名奪實、千百年間如一日、吁君民上下、皆爲其所眩惑、出財糜帛、以飽貧僧之心、豈非可嫉耶、今汝等亦助寡人、牧民者也、宜體孤意、詳論懇諭、痛絕誣罔之僧道、勿貽陋習矣、松平定信行實

榊原遠州　同上

榊原遠州政令講富國方法、六十年間、未曾課一金人民、人民恩之、天保中有俄國之警、豪富相謀、納金供軍需、侯不肯、曰、豪富之金、皆所以備不虞也、至末年、貯米九万苞、軍需若干金、大小礮若干門、歐米事起以來、海內多端、侯伯奔走、苦國計不給、課賦領民、貸借富商、無所不爲、唯高田藩會計綽然有餘、及廢藩置縣、不以藩債累政府、皆由侯節儉之藩計也、新潟遊乘

遠州將興封內產物、草鞋行縢、巡回山野、視察民情、通稻荷中江溝渠、得新田數千石、植松苗海濱七里間、其法先命今町米倉、歲藏苞米薦席、得數萬枚、盡爲土豚、平列沙

上、植松苗土豚中、不數年、蔚生爲松林、傍近沙土、一變爲良田沃土、此地北風捲海沙、季秋暴風、輙損田禾、論開拓者、皆苦無策、至此始奏全功、大瀁鄉是也、一本木原在妙高山麓、曠原亘數千町、命開溫泉浴場、開墾旁近、植馬鈴薯、製澱粉、植杉苗、爲林材、蔚爲一村落、開笹峰金山新田、通信州野尻湖水、合關川溝、頸城中郡村、不復患旱魃、放蠣蛤濱海、植漆楮杉苗及菓樹空曠地、獎民興產、專開公益、藩士悉化其風、男勞作、女機織、作燈、製傘、編籠、製紙蓆類、專在謀營生急務、天保凶歲、餓莩盈路、侯命柴田三島兩宰曰、深體我意、不得使一民餓死、設法定規、算民口、散

德川烈公

積穀、無一餓死者、父老皆流涕、曰、世世子孫莫忘此恩、維新以後、藩士創建榊原祉、男女群詣、有一老農、古紙包金錢、安神位前、問其故、曰天保凶荒、以公恩保一命、爾後歲積金錢、神壇上、將待有事奉獻、今藩公納土、故敢獻神祠、聞者涙下、（新潟遊乘）

天保中德川烈公經營學校、名曰弘道館、如文武禮樂射御兵法銃砲操練醫學數學等、各建館設場、文有講習居學寄宿等寮、武有對試合併新刱諸事、射則用大侯、銃則演騎砲、凡所以使諸人脩道藝務實用者、其經畫條理井井乎大備、文武師職督率諸生、課業試藝、日夕無懈、至秋季冬初、公親臨視、較其能否、黜陟賞罰、歲歲以爲恒例、（烈公行實）

同上

天保十三年幕府令諸侯、防海備、故命大鑄巨礮、先是烈公以巨礮爲防海必需之物、每歲出內帑金鑄造、至是謂群臣曰、封內土瘠民貧、常憂財用不給、然幕府大命不容不欽遵也、昔者松平信綱毀佛像、以爲錢、吾意欲鎔銅鐘銅像鑄砲、佛以捨身利人爲教、必當協其意也、乃諭封內佛寺、進鐘像、鑄攻守諸大銃、藏之武庫、（烈公行實）

皇朝金鑑卷之十八終

皇朝金鑑卷之十九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代田有恒　校

君道

講武上 皇室八條

兵者守國之器、不可一日廢、廢則寇賊無所畏、易曰、先王以除戎器、戒不虞、夫當承平之時、而存不虞之戒、故天下雖有變、不至倉皇失圖也、古者王室之盛、四境有事、天子常親出征討、無事則狩獵以講武、日本武尊獵駿河、以誅土賊、雄略帝獵葛城、獲善言、而還其所由來尚矣、自佛氏之說盛行、殺生之禁遍於朝野、狩獵之典廢而不擧、桓武帝天資豪邁、於是狩獵講武、時兵力亦壯、遂大出兵以平定蝦夷、其後天子耽遊宴、狩獵之典廢、而征討之事皆委之於源平二氏、於是武人多好狩獵、源滿仲以一守介、至畜鷹三百、其盛可知也、若夫研究武技、簡閱器械、演騎乘、峙儲蓄、皆無非存不虞之戒也、　天智帝講武於近江、　天武帝詔文武諸臣、講習武事、　持統帝詔諸國司、築射場、習武事、　元明帝命長官、簡點便武之人、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蓋諸帝之所以急於講武、今也天

子革六軍之制取法於海外有海陸二軍煩炮船艦之制無不備具而日練月習陸闘海戰之法無不精熟古之所謂狩獵寓兵於農者固屬無用然講古者亦不可不知也要之文武之道可以並用而不可偏廢世亂則先威武而後文德世治則先文德而後威武自然之勢也若此編則專論治道故講學爲首以講武終焉作講武篇

天武帝

天武帝十二年夏詔曰凡政之要在軍事文武官務習武藝其兵馬器械儲蓄勿闕有馬者爲騎士無馬者爲步卒欸當以時檢閲若背詔旨習練不精者親王以下至諸臣必罰大山以下當罰罰之當杖杖之其勤習精練者雖死

罪減二等但恃己才而故犯者不在赦例日本紀

元明帝

元明帝和銅四年秋詔曰凡衛士者非常之設不虞之備必須勇健爲兵者而悉皆尫弱不習武藝徒有其名而不能爲益如臨大事何任機要傳不云乎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自今以後專委長官簡點勇敢便武之人每歲代易焉續日本後紀

同上

和銅八年詔曰五兵之用其來尚矣服强懷柔咸憑武德今六道諸國造營器仗不甚牢固臨事何用自今以後每年貢樣巡察使出日審爲校勘續日本後紀

聖武帝

聖武帝神龜元年春以蝦夷亂以藤原宇合爲大將軍征討蝦夷令坂東九國兵三萬教習騎射試練軍陳續日本後紀

孝謙帝

孝謙帝天平寶字元年秋敕曰治國大綱在文與武廢一不可言著前經向來下敕爲勸文才隨職閑要量置公田但至武備未有處分故六衛置射騎田每年季冬宜試優劣以給超羣者令興武藝續日本紀

光仁帝

光仁帝寶龜十一年春太政官奏方今諸國兵士率多羸弱徒免身庸不歸天府國司軍毅自恣驅役未習騎射唯事芻蕘以此赴戰是謂棄之請除三關邊要之外隨國大小以爲額點殷富百姓才任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

其羸弱者皆令赴農此設守備省浮費之道也續日本紀

清和帝

清和帝貞觀八年冬敕曰廼者怪異頻見求之蓍龜新羅賊兵常窺間隙災變之發唯緣斯事如聞所差健兒統領選子等徒稱爪牙之備不異蟷蜋之衛况不教之民何禦非常之敵夫十步之中必有芳草百城之中寧乏精兵宜令國司簡擢精强勤加試練三代實錄

後醍醐帝

後醍醐帝建武元年帝造馬場殿於二條高倉屢召武人試騎射太平記細川賴春善射賜以衣服小笠原貞宗工騎射就問其法帝將矯累朝文弱之弊故尤留意武事參取細川家譜小笠原家譜一時搢紳競學武技太平記

講武中 幕府八條

東照公

東照公嘗謂本多正純曰、夫畋獵、諸侯之常典、非從禽獸、以爲盤樂、方天下無事之時、身狃安逸、四體偸惰、緩急成何用也、雖然人君無事、則不得跋涉田野、故寓武於畋獵、或騎或步、凌山坂、濟川水、使身嘗阻險、體便騎步、而士卒亦能任勞苦、諳熟行伍、此又治平訓練之一事也、岩淵夜話

同上

公在駿府、有從江府來者、公問曰、將軍何爲、對曰召某某、商較武事、公曰、將軍欲知用兵之道、則榊原康政可也、其他小技匹夫之勇、爲之何益、寛永系圖

同上

元和二年、公疾篤、召土井利勝曰、近來行陣之法、前銃後騎、裏以弓矢、然不足以爲定制、宜前弓銃、後騎兵、以槍列左右、置將帥以總之、卿與將軍議定焉、寛永系圖

大猷公

大猷公常以治安忘兵爲憂、使近習之士、習行伍之法、分隊整伍、進退擊刺、親自訓練、酒井忠勝年譜 故其遺命嚴有公、以廢弛武備爲戒、老談一言記

同上

公嘗云今世所傳兵法、皆祖甲越、夫二子兵法有異術乎、若有神奇可傳、東照公何不傳之、由是觀之、兵之妙用在人、不在法也、寛永小說

同上

公曰、武備之要、陸有壘壁、海有艨艟、今宰天下、安可居治

而忘亂乎、命向井將監、製軍艦安宅丸、寛永十二年落成、長三十丈、架樓三層、被以銅板、宛如海城、施艣二百支、二人盪一支、号令以螺鼓、自三浦航至品川、公饗列侯艦上、落之、艦上設幔幕旗章、五彩爛然、堀田正盛、松平信綱、阿部忠秋、乘哨船行命、列侯四十餘氏、以次列海岸、祝典儀了、哨舟迎入、宴饗之盛、前代所無、改艦號曰天下丸、彦史續筆

有德公

常憲文昭二公不好田獵、幕下之士、稍流文弱、有德公承統、憂武備衰廢、暇則遊畋、以觀民間利病、且屢試諸士武技、或舟行以試舟人、或使徒士蹈水、八年十月大畋於駒塲野、命諸士騎馬合圍、遂定爲恒例、人鏡說

同上

公好武、忌柔懦、一日遊西郭、命左右執郭門警衞者弓矢、射鳧雁於城隍、會弓絃皆絕、不可用、公怫懌、諸門守衞傳聞、遽修補器械、府下相傳自警、野史引柞城遺事

講武第十七下 列藩十一條

南龍公

德川南龍公聞公子光貞學手搏、召其侍臣、謂之曰、夫手搏匹夫之技、非將帥之所宜學也、若夫理國家、撫卒伍、臨戰陣、決勝敗之機、此爲將者之所當盡心也、汝宜以此言告參議、言行錄

水戸義公

德川義公生長治平、未嘗斯須忘警戒、雖老且病、每出不步、則馬、不復輿輔、或忍飢、或涉險、冒雨雪、舟海濤、深惡狃

安以身先之、而備邦家一日之虞也。（義公行實）

細川越州（忠興）嘗受學于藤原肅（老人雜話）、習武藝、旁參禪、善和歌及猿舞歌謠茶儀（國史併取武家閑談雲岑記原）。諸侯嗜茶者多就學之。越州曰、公等以武受國、講武之暇、耽閑烹茶可也。今遺本務末、未知其可也。（茶聽閑話）越州多貯名器。權臣堀田正盛請就觀、及至、忠興陳軍器數十種。正盛意在茶器、不悅而去。人問其故。越州曰、武將請觀器、故如此。（閑際筆記）

加藤侍從（嘉明）常謂、軍士臨戰也、擐甲被冑、不易辨識矣。命畫工、從隊長以至於行人、寫其甲冑標識等、以爲屏風、皆揭其姓名、平常臚列堂中、使庶士家丁各諳識之、若改繇更標、則告有司、使畫工更模圖焉。（野史引二川隨筆）

寺澤志州（廣高）夙夜與士大夫講習武事、朝罷即調馬、畢而後餅、餅罷刀槍弓炮、以次相及、一日之中、未嘗廢。唐津少米、士庶人皆麥食。廣高曰、余獨食粱米、人誰與余同力者。於是食麥衣木綿、以率士大夫、豪傑之士聞風來歸者多矣。（碎玉話國史）

松平甲州（賴綱）資性好武、便弓馬、常訓戒士子、以講究武技、旣閑多蓄馬、以備不虞。其所藏甲仗器械、無不曲盡精微、世至謂甲仗精新者、爲甲州樣、以則之云。（藩翰譜）

酒井侍從（忠直）善守家法、終身不改、尤用心武備、使家臣講究武事、閱器械、峙軍儲、以備不虞。家士少壯者、借廐馬、令演騎乘、又設壘砦於邸、令上直之士演習射藝、以勉勵之云。（武野燭談）

侍從次子忠稠、少時與兄忠隆戲扛棋局、滅燭、侍從聞之、誡忠稠曰、汝曹當受方面之任、指麾士卒、非如匹夫以膂力揭名立功者比也。夫爲將者、願其智略何如耳、勇力自務、麤將之爲也、汝曹宜戒之。（武野燭談）

土岐丹州（賴稔）善武技、且試家士技藝、其優者厚加賞喩、所座側設武場、演擊之聲、常不絕云。（窗須佐美）

榊原遠州（政令）專主節儉、其意在饒衣食、而後振文教、脩武備。文政中告老、侯雖已老、不敢變其志、考古今兵制火器劍槍各藝、使藩士練磨講究。天保十一年、有俄虜之警、幕府令諸侯修武備。侯曰、時至矣。製大礮數十門、沿海設礮臺、備彈藥、大修兵備、分藩士爲七隊、器械彈藥輜重糧食、軍費役卒、皆完備、此皆侯平生所刻苦講究。又命藩士入高島下曾根二氏門、受礮術、遣人長崎、求蘭書、歲鑄大小礮、編成銃隊。藩士主張刀槍、不服侯論、乃使騎學騎礮、輕卒操練銃隊、後征長軍起、臨戰地、爲實用者、唯銃隊大礮而已。始服侯先見。（新潟游乘）

德川烈公天保中謂諸臣曰、吾使卿等尙節儉、非爲貪貨

財也、欲省無用之費、尤不虞之備耳、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方今兵備衰廢、外寇可虞、加以年穀不稔、安知無流賊竊發之患哉、乃請幕府、公與諸臣皆戎服、拜東照宮所賜寶鎧、以行軍禮、居數年、公以戎服行禮、未足以習戎事、欲大蒐於原野、以試坐作進退奇正分合之節、又請幕府、命諸臣均服蒐於城南千束原、旌旗連空、鎧甲耀日、觀者自四遠而至、乃獻所獲禽於幕府、是後每春以爲恒例、烈公行實

皇朝金鑑卷之十九終

皇朝金鑑卷二十

君道

賢妃上 皇室十條

賢妃中 幕府九條

賢妃下 列藩二十九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代田有恒　校

君道

賢妃上 皇室十條

君之於妃，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相須而後成者也。故君正位乎外，妃正位於內。君之德剛健不息爲主，妃之德柔順貞靜爲體。人君有剛健不息之德，而後其妃亦自有幽閑貞靜之德。苟不然，人君內行不脩，而求其妃之有德，喩

之，猶無大陽之輝赫煦嫗，而求地之育物，月之有光，寧有是理哉。世皆謂周文之興，能得內助也，然其實則有周文之德，而後后妃有關雎之行，而後群臣有二南之美。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周文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語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夫國之將興也，必有賢妃，其將敗也，必有嬖女。保元之禍，起於美福，建武中興之不終，基於新待賢。是詩之所以刺豔妻，書之戒牝雞。雖然，二后之所以爲厲階者，嗚乎，果誰之咎歟。是人君之所以先躬化也。作賢妃篇。

百襲姬

倭迹迹日百襲姬，崇神帝皇姑也。爲人聰悟，武埴安彥之謀反也，帝未之知，遣諸將於四道，以擊不服者。大彥命受命赴北陸，行至和珥坂，聞兒女唱歌異之，乃還奏。迹迹日百襲聞之，奏曰，是武埴安彥將反之兆。吾聞其妻吾田媛，密來倭香山取土，有所祈，是必有異圖也。若不早圖，必失事機。乃留諸將議之。武埴安彥果反，與妻分道入寇。帝遣吉備津彥，邀擊吾田媛於大坂，斬破之。帝又遣大彥及彥國葺於山背，擊武埴安彥，誅之。日本紀

幡梭皇后

雄略草香幡梭皇后，雄略帝五年，從帝獵葛城山，野豬突至，帝命舍人逆射，且刺之。舍人懼而失色，豬躍將衝觸帝，帝踏殺之。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遠近皆謂陛下荒畋，以獸

故殺人，無乃不可乎。帝欣然納其言，與后上車曰，獵者獲禽，朕獨獲善言而還，樂哉。遂赦舍人。日本紀

橘皇后

嵯峨橘皇后，資性寬和，風容絕異。嵯峨帝爲親王，納之。登祚立爲皇后。正位之後，專務化導，宮闈邕穆，朝野稱之。仁明帝嘉祥中，與弟右大臣氏公議，建學舍，勸子弟讀書，名曰學館院。時人以比漢鄧皇后。文德實錄

淳和皇后

淳和皇后，諱正子，嵯峨帝女也。美姿容，貞婉有禮度。淳和帝聘之。后有母儀之德。天長八年亢旱，帝深憂之，祈請百端。后勸帝錄囚，罷作役，不終朝，澍雨。帝愈重之。三代實錄 明年夏，后幸雲林亭，觀農業，賜耕種男女物。日本紀略 及帝崩，后落

髮爲尼、毀容骨立、后慈仁天至、務在濟物、收東西京棄兒孤孩、給乳母、多所養育、割封戶五分之一、以充其費、（三代實錄）

貞子

藤原貞子、仁明帝女御也、資性婉順、（文德實錄）言必典禮、宮掖仰德、帝亦重之、（續日本後紀）帝崩、哀慕毀瘠、殆廢飲食、枕席有涕泣處、左右見者皆悲惻焉、（文德實錄）

多美子

藤原多美子、淸和帝女御也、性安詳、美容色、以婦德稱、帝重之、及帝薙髮、亦爲尼、持齋勤修、晏駕之後、收拾平生所賜宸筆書、以書法華經、設齋會慶之、（三代實錄）

藤原中宮

一條帝中宮藤原氏、攝政道長女也、（日本紀略）長保中、爲中宮、生後一條帝、初藤原皇后崩、帝託敦康親王於中宮、養之、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　五

親王乃皇后所生也、及帝讓位於三條帝、使後一條帝居東宮、中宮素知帝意在敦康、憚道長而止、因揣其意、密謂道長曰、親王年長、宜爲儲貳、聖慮豈不及此、而舍彼立此、藉重外家也、今爲之計、當使親王得先立、太子尙幼、苟有天命、事不晚也、道長不聽而止、中宮入宮十餘年、恩寵凝密、無纖芥之嫌、及帝崩、哀戚殊甚、出居枇杷第、撫視敎厚親王、恩意不衰、（榮華物語）寬仁初、皇太子辭靑闈、道長欲立後朱雀帝、爲皇太弟、私告中宮、中宮曰、嚮不立式部卿宮、先帝有旨、不可違、在今宜推奉彼宮、然則先帝志遂、彼宮意亦得矣、道長亦不聽、事遂寢、（榮華物語）萬壽中、上號曰上東門院、門院號始此、（今鏡）承保初崩、年八十七、（女院小傳）中宮母儀累朝、福壽兼備、後世言椒房貴盛者、以后爲稱首、（沙石集）

藤原皇后

後冷泉藤原皇后、諱歡子、關白敎通女也、（榮華物語）嘗居於二條東洞院亭、書最勝王經、雷震其室、衣裳皆焦、后自若、瞑目危坐無恙、（古事談十訓抄）

山邊皇女

山邊皇女、大津皇子妃也、持統帝時、皇子謀反、賜死於譯語田舍、時皇女被髮徒跣、奔赴殉焉、見者歔欷、（日本紀）

有智親王

有智內親王、爲賀茂齋、弘仁十四年二月、帝幸其山莊、命文人賦詩、內親王探韻、得塘光行蒼、卽便濡筆曰、寂寂幽莊山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　六

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時內親王年十七、帝大褒賞之、授位三品、又書御製詩賜之、（續日本後紀）

賢妃中　幕府九條

慶壽院堂

足利義輝母堂、號慶壽院、永祿八年、三好義繼及家臣松永久秀之弑義輝也、事出不意、營中鼎沸、宮人欲把手出亾、母堂不肯曰、鄕隣有急、難往而救之、是人之情也、今一家鬪死、猶可保生受辱乎、急投火而沒、（備忘錄）

水野夫人

德川公（廣忠）夫人水野氏、水野忠政女也、天文十三年、忠政卒、子信元（下野守）叛今川氏、附織田氏、公聞之、大驚曰、吾嘗

受今川氏恩、彼今背之、吾妻其妹、不無嫌疑、乃送歸夫人於刈屋、未至一里、夫人謂從者曰、汝等置吾輿於此疾去、從者驚曰、是何言也、請護輿詣城、夫人泣曰、吾兄野州心極強狠、汝等倘詣彼館、安得生還、今吾雖大歸、有竹千代在焉、得不愛惜其人、夫竹千代於野州、親則叔姪也、他日成長、或能脩姻好、今若害汝等、是長相仇怨、絕兩家之好也、且他日保護竹千代者、誰若野州者、吾不唯愍汝等死、爲竹千代謀也、從者曰、夫人爲鄙君深慮如此、敢不唯命是從、乃托夫人於土人、辭去、未里、追騎果至、從者已去、得免、藩翰譜○按是時松平家廣亦出其婦、送之刈屋、實夫人之姉也、護送者曾爲信元所殺云、

嚴有公夫人

嚴有公夫人、伏見一品式部親王女、寬文中有人闌入城中、至夫人寢殿、褰帷窺內、夫人瞥見不少驚、徐退出帷、召人曰、有人至枕前、宮中聞之大驚、擾報之內廳、吏來拘之、乃葛西農民、形狀醜甚、宮人皆大懼、以爲鬼物、夫人曰、愚哉言也、此城中無外人可入之理、顧是必爲天狗所誘來此也、不然、如此魯人、焉得犯門關入內哉、備忘錄

桂昌夫人

元祿初、常憲公講周易、若有願聽聞者、許之、祠官僧徒爭先聞講義者多矣、七年夏、桂昌太夫人公所生稱一位殿詣增上寺、貝譽上人語次白、講義實不容易、雖經生書夜辛苦、猶難之、今將軍執天下大政、日不暇給、然而召集僧輩、使之聞講義、願其勞心幾何、或爲是損氣生病、亦不可測、愚僧唯願公少綏焉、夫人熟聽久之曰、上人所言實然、然尼之所慮異於是、今將軍本日館林殿、何圖嗣前將軍後、握天下大權、若爲天下勞心思、而下有補於萬民者、縱促大命、於公爲本望、且如其善事、宜傳之下、至於卑隸、遠及於異邦、夫僧徒者游歷諸國、至處誦公講義、不善人爲之悛志、善人益務進善、故勸公謂宜爲天下棄身、何肯勸公廢聞學、貝譽默然無以荅、備忘錄

月光夫人

常憲公時、東叡山准后、因緣柳澤吉保、爲公所喜、及文昭公立、不相善、及公薨、准后謂月光太夫人有章公母氏曰、天台

宗有秘密法、身親脩之、先將軍時、若有請求、應脩其法、然竟無請、故不脩焉、若今將軍爲國家盛昌、有所請、應脩秘法、太夫人謝其志之渥、且曰、先將軍疾病猶且不脩、今唯爲盛衆請脩法、對先將軍爲不孝也、且有請求則脩、不則不脩、非妾所知、國家於叡山恩義、不可謂薄、先將軍時若聞其病、妾謂縱不請、亦宜脩秘法也、故秘法之脩與不脩、唯准后之意之從、亦不敢請願也、備忘錄

瑞春夫人

文昭公時、松平保山柳澤吉保嘗候瑞春夫人德松君所生、白淵氏、稱五之丸殿、具說大政改革、且言近年某者以釣魚深川犯大法、處於流刑、今召某宥之、加之頃日公詣上野、某亦許隨從、不亦

台德乳母

其乎、夫人正色曰、以常憲院殿近年大政、爲美事乎、如是等事、願卿等所爲、今將軍從致改革、而今爲如此言、非予所知也、保山無語而退、夫人遣人、謂曰、此後有事便召、無召命、勿又來詣、（備忘錄）

台德公乳母岡部氏（井上主計頭正就母也）公念其舊勞、屢使人存問、且饋之、寵遇無比、岡部氏喜饗人、每月一再招集輿隷、饗之、躬自服勞、適本多正信來見、怪之曰、僕妾多矣、何爲親執賤役、岡部氏曰、豈爲無人乎、媼昔在參河、家貧不能饗五六輩、今也幸被明君恩眷、極人間之樂、而手自飯賤人者、欲不忘宿昔也、人言佐州漸驕、果然、君今爲天下老、

同上

輙忘爲彌八郎時耶、媼恐不堪其任也、正信赧然、（婦女傳　明眞洪範、媽鼠小說）

春日局

岡部氏老病、及病革、台德公親臨問、謂曰、爾容色未衰、無庸憂念、然死生難知、爾有所欲言、予請聞之、岡部氏曰、冀公爲政、無倦、遵奉先公遺制、使世無間言而已、公曰諾、無以爲念、但顧老身何以爲懷、岡部氏曰、鴻恩未報、死又何望、公告別將去、岡部氏呼曰、公問媼所欲、而不已、今思之、豈欲宥媼兒處流者耶、以私恩廢公義、非所望也、若特旨宥之、媼死而不瞑、言畢而沒、聞者稱其賢、（同上）

春日局大猷公乳母也、初名阿福、齋藤利三女、英敏有膽

北條氏母

智、其在夫家也、（嫁稻葉佐州正成）夜有劇盜數人、爲局揮刀立斬二人、餘皆駭散、（日本智囊）

賢妃下（列藩二十九條）

北條時頼母安達氏、景盛女也、（東鑑）嘗爲時頼設食、兄義景來助治具、尼方手裁小紙、糊補紙格、義景請命人爲之、尼不顧、義景曰、補之不若新之之省勞、尼曰、我豈不之知乎、凡物有小破、宜修補之、欲使兒輩知此意耳、人謂時頼克守勤儉、政理寧靜、亦母教之使然也、（徒然草）

藤原氏

新田中將（義貞）妻藤原氏、藏人頭行房女弟、入後醍醐帝宮、充掌侍、爲勾當、有姿色、中將夜直窺見、悅之、帝聞之、一日

楠氏母

讌中將、賜以掌侍、中將赴北國、後迎之、至則中將既戰沒、乃歸京師、會敵梟中將首、藤原氏行見之、號慟不去、酸動路人、是夜薙髮爲尼、隱嵯峨終身云、（太平記）

楠正行母佚其氏、湊川之役、正行年十一、從在軍、正成遣還於河內、既而正成戰沒、敵送致其首、正行悼甚、起到佛龕前、援正成所授刀、將自殺、母趨抱之、曰、故判官之還汝、非以薦福、亦非以殉死、意教汝保合族黨、舉兵除賊、再圖興復也、汝面奉遺言、還以告吾、言猶在耳、漠然如弗記、吾恐汝背公負事也、正行愧止、遊嬉常爲搏戰馳逐之狀、莫不以討賊復讐爲事、皆其母訓誨之力也、（太平記）

瓜生母

瓜生保母某氏、延元中、新田中將據金崎、爲足利高經所圍、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在杣山、奉脇屋義治、以里見時成、爲將往援之、敵出兵邀戰、我軍不利、保義鑑姪七郞與時成俱戰死、源琳重照收散卒、還於杣山、軍士多死亡、號哭滿街、唯保母神色自若、謂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傷郞君之心、幸二子從死、可以少謝、妾家兒曹本爲郞君起事、苟使賊平、亡百千子姪、固非所悔、三子猶在、再擧可期、是妾所以轉哀爲喜也、因起爲義治行酒、衆皆感激思奮、太平記

藤原氏

山名氏清妻藤原氏、中將保修女也、山名系圖 氏清之擧兵、藤原氏在和泉堺、已而潰兵來報曰、主君戰沒、藤原氏問、二子如何、曰二郞君脫走矣、藤原氏歎曰、二子無恥、吾不忍偸生、將自殺、左右止之、勸薙髮、不聽、乃輿而赴土丸城、輿中伏刄不殊、左右進藥、不肯嘗、明德記 二子時清滿氏潛來見、藤原氏掉頭曰、無勇非士、不孝非子、將家之子、年逾弱冠、從父於軍、父死子逃、何顏來見、熈氏義子也、猶能殉父、二兒何爲不死、乃被衣不復言、二子大愧而去、參取山名系圖明德記 初氏清致書訣藤原氏、至是藤原氏題和歌於其後而死、侍女三人皆赴水死、明德記

山名氏妃

山名豐國 後稱高 夫人某氏姿容美而有守操、一夕有盜數人襲豐國館、時適家人寡少、豐國躬揮槍、出中門、夫人在門內、急投所在衣財、盜見之而相爭奪、不敢迫、豐國因得不傷、已而家人來援、盜皆逃、備忘錄

長尾氏

長尾氏 足利持氏子春王安王傅母也、持氏亡後、結城氏朝奉二子、起兵、不克、將軍義敎命殺二子、時春王歲十三、安王十一、長尾氏自二子逃日光、不須臾離側、至是遂就虜、抵京師、義敎使鞫問持氏他子所在及與黨、傅母不應、遂嚙舌而死、野史引永享記實錄旅宿問答

北條氏

武田勝賴夫人北條氏、北條氏康女也、天正十三年三月、織田信忠入甲州、勝賴奔於天目山、歸北條氏於小田原、夫人不肯曰、嚮者妾弟三郞景虎、在越後、與景勝構兵、景勝啗長坂跡部二嬖、以金寶甘言請救、主公許焉、妾屢爭之、竟不能得、三郞敗沒、故妾父兄切齒於主公、妾今何面目歸故鄕、竟不聽、齎遺物遣至小田原、與勝賴共死、武德編年

幸田乳母

幸田氏 織田信孝乳母也、信孝謀除羽柴秀吉、却爲所圍、懼、求成、質生母坂氏及乳母、既而復構兵、秀吉怒磔殺二質、乳母遣其子幸之書、曰事君以忠、人臣之義也、母先子死、人世之定數也、汝勿以母故懷貳、傷義、我爲君死、無復所怨、幸之感激、及秀吉攻信孝、竟奮鬪死之、烈女傳、北島物語、比賓鑑

大閤記、○幸之據神戸錄、

前田氏

佐佐成政襲末森城、城將告急、前田亞相利家將兵援之、使士卒傳殺、夫人出謂士卒曰、今日後援實爲大事、君等宜戮力一心、以成功、若末森已爲敵有、力戰而死耳、吾亦誓不死于人之手矣、謂亞相曰、良人不能拯拔末森、則請勿生還、顧利長曰、今日永訣、不可復見也、亞相壯其言、起結甲帶、拔刀截其兩端、策馬而出、兵士陸續從之、大破成政、日本智囊

明智氏

細川越州忠興夫人明智氏、光秀女也、光秀之弑逆、明智氏謂忠興曰、今日之事、妾實不勝痛恨、夫自古未有以悖逆得志者、今瀧川樂田良將多在、父軍必敗、女子之智、猶能知之、妾若爲男子、必引父裾、固諫止之、夫君若與之、奈世之譏責何、涕泣伏不能起、光秀果敗死、其後石田三成之亂、將取諸侯質納之大坂城中、遣使細川氏邸、明智氏召其傳河喜田石見、小笠原正齋、曰、無夫君命、此邸決不可去、汝善處之、彼若不聽、吾唯有一死耳、已而使者數至、促之不已、最後遣兵、來圍强而致之、婢女驚擾悲泣、明智氏言色自若曰、事之至此、吾固所料知、今將何言、夫婦人生而不面於人、死猶不可見人、乃以巾覆面、伏刄而死、石見正齋放火殉之、於是三成等、止收質之議、云常山紀談

山内氏

山内佐州豐一夫人某氏、佐州仕織田公、食五百石、時有從奧州來鬻駿馬者、其價極貴、無人買之者、佐州意欲購之、力不能辨、還家色不悅、夫人怪問其故、曰、非汝所知、夫人强之、曰、有以駿馬來鬻者、若能購彼馬、出臨戰、主君必能辨識、夫武夫建功雖有命、要在結主君之知也、然今貧困不能購、是吾所不悅也、夫人取黃金若干於鏡匣、與之、佐州且喜且恨曰、比年窮困、朝不計夕、而君不一言及此、何以堅忍至此、夫人曰、夫君之言固然、此金妾嫁君家、母氏以授妾曰、汝必勿用、若良人有急、則用之、今夫家貧身困、固世之常也、不足以爲意、妾近聞將軍閱騎馬於都、若然、則天下之大觀、夫君亦計進取之時、騎善馬出、必爲將軍所知識、朋友又必著眼於夫君、故以相與也、佐州竟買駿馬、無幾、公果大閱、觀佐州調馬曰、彼馳駿馬者誰、左右曰、新臣山内猪衛門也、問詳知其故、悅曰、今有人牽良馬自奧州、經諸邦至我國、而無一人買之者、我恥也、而彼能辨之、可賞焉、即增其祿、爲千石、鳩巢小說、藩翰譜、

林氏

岡部甚吉母林氏、甚吉屬大友氏、守豐後鶴崎城、天正六年、父掃部介戰死、甚吉尚幼、林氏披剃爲尼、號妙林、守節撫遺孤、十四年、薩摩師侵豐後、甚吉守丹生島、林氏守鶴崎、島津家久令伊集院美作等三將、以兵三千、攻鶴崎、林

氏素多力人比之浉綸板額聞敵來攻命繕塹壘設陷井身擐甲佩長刀率侍女以巡視城中齎酒食與守陣者敵兵及攻壁林氏隨方捍禦或曰兵寡雖抗不如致城林氏怒欲斬之既而糧竭乃佯請和致城慶享三帥出美人勸酒薩帥聞豐關白親來皆撤兵還林氏誘三帥設伏擊獲三帥餘衆潰走是役也大友屬下城守破敵得雋者唯林氏一人耳及關白至召見林氏林氏辭不出西國太平記、大友興廢記、逸史、

中島氏母

中島元行稱大炊介母佚其氏元行備中經山城主也尼子晴久遣其將尼子刑部以兵一萬來攻時城中兵僅二百元行別設伏兵古寺鬼城誘敵入險夾擊殺之而敵不屈合

圍薄城母衷甲佩刀率侍女二十人巡警與元行俱分守元行出巡外壘母守牙城元行在牙城母出守外壘元行一夜乘風雨斫敵營斬三百餘人敵知不可克解圍去常山紀談

島山氏乳母

島山常賴乳母失其氏常賴陸奥高玉砦主也天正十七年常賴爲伊達政宗所攻兵敗殺妻及二子力戰而死季女年三歲乳母抱之走爲敵兵所斬伏以軀掩女敵兵不顧而去創淺夜走十餘里投高倉近江近江女祖叔父也憚政宗謀之片倉小十郎小十郎曰彼死而蘇不可復誅也乃養之及長嫁人云伊達成實、四家合考、

山口氏乳母

山口滿弘右京亮乳母佚其氏生而多力滿弘加賀大聖寺城主也慶長之亂滿弘屬西軍前田納言利長以多兵來攻滿弘力戰殆危乳母在樓見之披耕甲帶長刀出援手舉大木巨石連投之壓殺二十餘人衆以爲神是以城僅全而衆寡不敵城遂陷乳母中矢被創敵兵圍擊遂死之小松軍志

池田氏乳母

池田武州利隆乳母古田甚內妻也一日武州戲嬉于門外有風僧來奪武州入一空室衆唯圍繞之耳乳母持衣徐徐近之謂曰天寒甚請姑借其子于吾衣此衣然後付汝僧乃放之姆抱去日本智囊

正木氏

紀伊南龍公賴宣太夫人正木氏聞墻資豫壯勇謂內臣曰諸侯之寶莫大於得士墻今爲舊君所錮流落不得仕然若有世變須聘致麾下乃每歲賜二百金資給之公見牽牛花過午尙盛採以獻太夫人曰此花殊可愛夫花雖微物善養之久而不萎君亦宜攝養延壽且養士民如養花則國祚長久矣名賢言行錄、明耳洪鐘墻一條、野史引武邊咄聞書、

三谷氏

松平羽州直政母三谷氏中納言秀康侍姬也大阪之役直政年甫十四從兄忠直赴軍隨行三谷氏流涕勵之曰妾聞栴檀初萠既香君納言之子內府之孫年幾成童今幸有此行宜努力發芳名苟怯懦招笑則人將曰由其母賤

德川氏

妾伏劍而死。藩翰譜 及攻城、城兵苦拒、銃丸雨注、我軍多死傷。直政挺身欲超濠、其傳天方山城抱之固諫。直政曰、吾既在此、盡堅轅於濠上。部兵即堅轅、衆皆望見、知直政先登。時人稱其有將略。再役攻茶臼山、疾戰破之、躬獲甲首一級。烈祖成績 雜談戰紀

德川瑞龍公 光友 夫人大猷公女、有賢德。元祿中、中山茂兵衛者喪心、入宮殺女官某。宮中騷擾散亂、不知所出。時夫人不少驚、召老女謂曰、顧中山病風、上直者今當逮捕、勿必驚騷。辭色如常。既而茂兵投井死。居一歲大雷又震井中。夫人端坐自若、無異平常。有司白曰、此井不祥、請埋之。

夫人曰、若爲震改井、妾居所亦當改造。唯浚水去毒氣、何嫌之有。埋此則鑿井、是勞衆人也。然則有謂、乃能處之。備忘錄

藤原氏

德川亘公夫人藤原氏、名絢、一條准后兼香公女也。夫人明敏好書、有母儀德。文公幼時不好讀書。夫人屢勉勵之。公竟好學。夫人晚年讀書燈下、黽勉無廢。人或言夫人年老、何其勤苦至此。夫人曰、未亡人命在旦夕、暗誦何益。然吾幼授句讀、常念其勞、故不欲廢已。其純誠如此。文化初沒、年八十。東藩文獻志

榊原氏

德川文公母榊原氏、名美衛、亘公侍姬也。爲人謹慎、奉正

同上

夫人、恭敬甚至。公薨後美衛事夫人三十餘年、始終如一、未嘗少衰。又有雅量。亘公嘗圍碁於後園離亭、及夜闌、有物窺窓。曰、碁未畢乎。其面大滿窓。侍女皆驚伏。美衛獨神色自若、從容叱之曰、何物鬼怪、敢爲不遜語。鬼物立滅。其性度如此。東藩文獻志

本多氏

眞田豆州 信幸 夫人本多中書女也。東照公養爲子、以嫁豆州。慶長五年、東照公討上杉景勝、陣於小山。時石田三成起兵、應景勝。眞田昌幸父子從在小山、聞之、欲與三成。豆州獨受公之知遇、不欲屬三成。昌幸卒將兵歸上田。豆州特從公。夫人時在沼田。聞父昌幸應西軍、自擐甲勒兵、爲

拒守備。昌幸至曰、我有恨於德川氏。今將應西軍、不得再面。願一見婦而去。夫人遣人答曰、豆州已應內府。舅氏雖親、猶敵也。城門不可開。請速去。昌幸感歎揮淚而去。武家閑談

同上

豆州拔伊勢崎城。本多氏守沼田城、以爲子攻父、而援其城。恐人心携貳、不可不爲之所、乃下令曰、所天之役、婦人獨處亡聊已甚。群下之妻、宜携幼子入城以相慰藉焉。咸大喜、各携其子入城。夫人留之、使不得還家。遣人于上田、宣言曰、質諸士妻子于城中。人心始定。日本智囊

大坂之役、豆州方病、使子信吉信政從軍、戰于天王寺、斬

宇喜田氏

首二十七級、馳使、報捷、豆州未覩書、問曰、根津主水死乎、曰然、蠣坂左內死乎、曰然、使者曰、兩郎君無恙、本多氏曰、不若戰死可賀、豆州笑曰、乃父遺訓乃爾、渉史續筆

富田信高夫人宇喜田氏、有殊色、庚子之役、西軍毛利秀元吉川廣家等、攻阿濃津城、信高與分部政壽、左京亮共出戰、敵衆、我兵寡少、左右多死、事急、夫人聞之、緋甲提槍進戰、斬秀元士中川某、信高以爲政壽、內覽問之、左京不知、曰、假眉黑齒、必女子也、信高近視、則宇喜田氏也、問故、曰、聞夫君戰死、欲並枕死之耳、不意今又見夫君也、信高大驚、相携入城、備忘錄

前田氏

淺野少將吉長夫人前田氏、加賀宰相綱紀女也、夫人初嫁少將、情好甚密、生一男一女、其後少將沈溺酒色、數游花街、夫人屢以爲言、少將脫[illegible]子二人籍、納爲侍兒、寵愛殊甚、又愛妓童、殆忘其身、夫人謂少將曰、妾今欲有所言、夫君以謂妬心之所致、然妾誓非出於妬心、如彼花街、貴賤人之所闌入、若有狂人、或汚君名、物議難免、願少愼之、弗納、又出金脫妓童兩人籍、少將從侍兒妓童、將就國、夫人又謂曰、以公侯之貴、游宴之耽、脫娼籍納之、固不可、况率彼等就國乎、若幕府聞之、恐有害於夫君、懇切盡言、小將怒變色、終不序別而發、夫人從看樓覘之、妓童等皆盛裝

從之、夫人大息曰、主公舉錯如此、而無一人諫之者、何是蔑視妾也、乃入一室、作遺書、細序其事情、與弟中將、乃屠腹而伏、媵外山澤井、中老豐田等大驚、抱夫人、急呼醫師、夫人曰、汝等與平日狀態何異、今已割腹、無可生理、決勿驚騷、命豐田相之、外山等三人皆請殉之、夫人曰、殉死、天下大禁、且有岩松夫人所生之在、汝等不死、看護之、三人曰、縱蒙嚴譴、必當殉死、意色已決、夫人曰、然則外山澤井可殉、豐田不死、介錯三人、死後過三十日、死生任汝意、三人拜而受命、外山澤井皆把刀、割腹、豐田介而絕之、中將聞之、馳馬來、讀其遺書、大怒、欲急馳使、呼返少將、諸臣諫止之、乃遣急遞、告少將於戶塚驛、少將大驚、深悔之、豐田過三十五日、亦自殺、備忘錄、○四人墓、在愛宕青松寺云、

淺野氏

淺野長矩夫人、同族長治女也、有賢行、長矩有事之日、將出、夫人見辭色異平日、送之曰、幸夫君終慶於營中、歸來見妾、長矩果不還、弟長廣走邸告變、夫人使人逆問仇人爲誰、死生如何、長廣曰、未知也、老中有命、使長廣造邸禁衆騷擾、是以來、夫人曰、此何謂也、兄死、爲之弟者不知仇人存亡、而曰我爲閣老來禁騷擾、此何謂也、卒絕不見、命左右收冗雜之具、訖曰、爲我取小刀來、侍女轆進小刀、夫人曰、汝急斷我鬢、侍女曰、夫人乖土州君家、截髮未晚也、

不聽乃斷之、逮長澄使人迎之出而就轎、夫人自初聞變、舉措安靜、不殊平日、自就輿之後、哀慟不勝、殆動傍人、至長澄家、閑居一室、不敢見他人。(野史引赤穗義人錄忠義傳)

肥後侯(少將)養母德川氏、紀伊侯宗直女、有賢德、常喜讀書、先侯忌日、雖蔬菜尙不喫、又遣人於寺社、代拜、其使不還、不飮茶喫煙、家老用人始見夫人、夫人手賜熨斗、爲例、夫人曰、聞男女不親授、夫人必納器賜之、其每事不苟如此、明和五年、國用大窮、於是期五年、減家士祿、雖少將兄弟、皆裁減之、唯母夫人則不加減制、夫人曰、雖宮壼無不減之理、請同衆人加減制、少將不得已從之、既而期滿、少將又遣人白曰、自本年復舊、夫人遣勝臣某曰、五年間風雨或爲害、國內貢稅或欠、又向龍口邸第罹火、方今起土木役、加之有公子首服等慶事、費用亦浩繁、而妾等資給復舊、殆不可、唯裁減如前、少將又遣人曰、家士皆復舊、唯母夫人加裁減、是違孝養之道也、願枉從見請、夫人不能辭從之。(備忘錄)

田沼意次(主殿頭)夫人黑澤氏、爲人仁愛、好讀書、善和歌、一日結髮婢入其粧室、竊懷櫛笄、時夫人來、將入室、佯爲不見退去、有頃又至、乃令婢結髮、婢驚、謂老女曰、笄櫛無之、老女以告、夫人曰、妾無所知、小物或遺失、亦不可知、不遂命搜索、居半年、瓜期至、老女白夫人、易結髮婢、居數日、語老女曰、妾嚮見彼懷櫛笄、若言之、彼必獲罪、故佯爲不知也、老女嘗語人曰、妾自幼時爲保母、夫人未嘗咎人非、妾等若有過、夫人竊敎諭之、夫人年二十餘沒、實可惜矣。(備忘錄)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終

賢妃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　二十二

皇朝金鑑卷二十一目次

臣道

輔弼 五十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一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德進　校

臣道

輔弼 五十條

夫輔弼之臣、上輔君主、下理百家、國家安危之所繫、其任重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善哉言也、君心苟非、一俟已退、而一邪又進、一害既除、而一弊又興、何有窮已、故宰相之職、以格君心之非爲急、然非有大德者不能也、若夫明敏練達、飭以文雅、是即救時之相、亦不易得、藤原鎌足之於天智帝、殆所謂有大德者、其後格君心之非者寥寥無聞、覇府之起、酒井忠世於大猷公、酒井忠勝於嚴有公、又或庶幾乎、熊澤伯繼小國之佐、其於芳烈公、殆無媿於其所學、世稱其治爲聖人之治、嗚呼亦偉矣、其他明悟敏達、稱良弼者非無其人也、而持祿保位、壅隔中外、專徇己私、如藤原時平之權譎、及道長之專恣、亦君子之所鄙也、作輔弼篇、

藤原鎌足

藤原鎌足御食子之子、博涉書傳、器宇宏遠、智略絕人、皇

藤原內麿

極朝爲神祇伯、辭不就、退居三島、時蘇我入鹿專橫、圖危國家、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諸王可輔以濟功者、屬心中大兄、天智帝然不得通情、一日陪皇子蹴鞠於法興寺槻樹下、皇子鞋偶脫、鎌足跪奉之、皇子亦跪受之、由是情好日密、然恐數會人生嫌疑、託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密謀於道、竟輔皇子誅入鹿父子、以安皇室、罷國造、置國司郡司、制禮儀、定律令、開天智中興之業、蓋鎌足匡贊之功居多云、皇朝史略

藤原內麿少有令望、德量溫雅、歷事桓武平城嵯峨三朝、皆被親重、上有所問、不希旨苟合、知或不從、不敢犯顏、凡

典樞機、十有餘年、靡有愆失、日本後紀

藤原良房

藤原良房貞觀初、爲太政大臣、六年帝幸良房東京染殿第、觀櫻花、宴飲終日、良房欲帝知稼穡之艱難、令山城守紀今守帥農司百姓、行耕田之禮、三代實錄

藤原基經

藤原基經清和朝爲參議、伴善男竊火應天門、誣源信所爲、與右大臣藤原良相謀、欲圖信第、召基經命之、基經曰、太政大臣知之乎、良相曰、太政大臣崇佛慈仁、必不能決之也、基經曰、此非輕事、安得不禀其處分乎、乃出告良房、良房愕然、遽入奏、營救甚至、帝尋知善男之奸、流之伊豆、信因得免禍、三代實錄 大鏡裏書

細川賴之

細川賴之爲人端厚有謀略、足利義詮病、慮其子義滿尚幼、不堪負荷、足利基氏薦賴之、爲執事、義詮臨終、謂賴之曰、我遺一子於卿、幸能輔之、又謂義滿曰、我遺一父於汝、謹勿違其教、細川家譜賴之由是深思輔導、夙夜黽勉、以至廢寢食、選士之學行醇篤、兼長武事者、薦以充師友、日啓沃善道、至乃隱逸士苟可以資其匡益者、必勤勤擧之、參取細川賴之記、臥雲日件錄、空華集又著戒法五章、以授義滿、師友以爲標準、伺察人物、而竊憂姦邪未息、乃使兇者六人、著禮服異巾大刀、與義滿及諸將士游狎、詼謔歌舞、巧迎合其意、名曰童坊、又曰姦坊、士大夫有類其行者、則賴之竊憑所親、指

爲士童坊、衆學之、士大夫往往恥之、折節者頗多、諂諛之風大改、細川賴之記義滿初政之美、蓋賴之輔佐之力也、明德記

鳥井忠吉

東照公幼質駿、鳥井忠吉携其子元忠、至焉、公悅、與之嬉戲、偶怒擠元忠、墜於庭、左右規箴之、忠吉曰、吾相郎君、風骨不凡、眞偉器也、卿等宜養其英氣、以成人、勿以小事沮之也、日本智囊

本多正信

本多正信、東照公每怒近臣、正信亦陽怒而罵之、公意少解、正信乃使近臣點茶上之、因曰、卿父祖某役有某功、公豈忘之哉、夫公之責怒卿者、適所以深愛卿等也、卿宜自奮勵以圖報効、公亦爲之霽顏、近臣時有過失、正信常彌

縫之、由此終正信之世、近臣無得罪者云、（武將感歎記）

安藤直次

安藤直次爲紀州公傅、東照公使土井利勝、往紀藩視其所施爲、有司每有所咨稟、若合其意、即可之、如不合其意、即曰不可、使有司反覆思量、如是者數次、未嘗有所處置、利勝怪之、謂直次曰、有司所議有不可、子爲之處置、則事無壅滯矣、直次曰、今吾已老、餘生無幾、吾欲爲國得人才耳、利勝未有所言、直次復曰、夫有司所咨稟、吾一一爲之處置、則有司苟且從事、承指仰成而已、如是則人材鹵莽、何以得人矣、利勝大服其言、故利勝執政、做直次所爲云、（故將記遺老物語）

同上

紀南龍公嘗得千里鏡、甚愛之、以示直次、曰屬者名爲耳目、臣以爲不可、況以此器、窺搜細微、獲罪者必多也、乃擊碎之、公改容而謝之、直次輔導公、皆此類也、（觀毛衣名臣言行錄深藏）

同上

紀南龍公時、先鋒隊卒犯繊、罪當斬、及行刑、命隊長某（失其姓名）觀之、隊長不奉命而出奔、公大怒、令壯士追誅之、直次聞之、見公曰、彼士不奉命、實有見解、公益怒曰、東照公時步卒犯法、及行刑、命隊長觀之、吾法公、汝何非之、直次曰、夫公所行有是者、有非者、其非者改之可也、豈可不問其是非、而一一皆遵之哉、公動輒以公藉口、此公之癖也、夫部（鑒庭錄）

卒有罪而被刑、爲之長者、固當慚愧、令之臨刑處、此辱之也、雖有君命、何面目而觀之、時水野重長在公側、直次顧之曰、宜急召還彼士、公感悟謝過、初東照公以直次爲公傅、謂曰、宜視直次猶父、故公終身服膺其言云、（校合雜記）

酒井忠世

酒井忠世台德公時以元老兼大傅、大猷公嗣位、執政如故、（寬永系圖）資性謙謹、以嚴正見憚、（武野燭談）嘗入謁、見泥金藥擣、問之、公赧然曰、此堀田正盛所獻也、忠世曰、正盛年少、席寵怙恩、獻此好靡麗之具、以蕩君心、罪莫大焉、昔東照公在駿府、近臣有著茶字袴者、東照公視而大怒曰、今天下初定、民離塗炭、而汝服美服、以致奢侈、此啓亂堦也、夫東

照公尙儉、戒奢、防遠禍亂、如此、而公乃玩淫靡之具、無乃敗度乎、乃取而碎之、（故老記○本書爲政觀、今訂之）

井伊直孝

台德公每出放鷹、以辰鼓爲期、若辰鼓纔動、雖食未訖、必出、左右憂之、使鼓吏待公食畢然後擊之、井伊直孝聞之、謂曰、卿等以此爲愛君乎、此豈事君之道哉、夫上以正道待下、卿等亦宜以正道事之、而用心如是、其極必至阿諛竊寵、若憂公不終食而出、宜蚤進食、此雖小事、欺君之甚也、夫君子防禍於未然、卿等其戒之、（常山紀談）

土井利勝

土井利勝台德公時、與酒井忠世、青山忠俊、共傅世子、（人鑑公）忠世侍世子、止色寡言、風采凜然、世子憚之、世子或有

過擧、忠佞諫諍而不聽、必脫腰刀、袒裼而前曰、請斬臣而用臣言、二人退、利勝執觴、獻世子曰、令二人在坐、將何以爲讙顧嚬、一觴、世子色解、利勝輒進曰、忠佞言是也、請幸用之、否則忠世亦將入諫矣、世子常從其言、由是世子德日進、遂爲明主、三人輔導之力也、野史纂略師遺訓 附錄武家盛衰記

同上

東照公欲除某人、爲某官、召利勝問之、利勝曰、某未嘗至臣家、故不知其爲人如何、公不懌曰、某官不甚微、非不爲人所知者、且甄別善惡、竢問以對、汝之職也、安得居其職而不甄別人物、吾以汝爲可用、故任以事、至今念之、吾甚悔之、且汝思之、夫士之砥礪名節者、不敢事權倖、故不趨附勢權者、必良士也、如是者有司務加奬拔、使無沈滯、謂之爲國盡忠、今有寶劍於此、雖棄損於百物雜器之中、必當極力探索、夫器用雖貴、所用不廣、吾故曰、國之至寶莫大於人、汝常聞吾言、不肯留意、故亡狀至此、且士朝夕出入汝家、而後得遷秩、則中外承風、競爲諂媚、士習日弊、風俗頽敗、且國家之元氣未衰、則士大夫知恥尙義、若廉恥道喪、苟且偸生、尸位素餐、臨難苟免、國家之敗、恒由此起、今後汝宜以此自警、岩淵夜話別集 利勝感激奮勵、卒爲名臣、武野燭談

同上

大猷公銳意圖治、利勝每啓事、不言己意、使公以意處分、未得則請再審、反覆熟思、必得其允當、而後施行、故日益明習政體、練達時務、事無大小、無有過擧、野史續纂

同上

大猷公嘗上樓、望見工官小吏偸取材、顧問左右、左右未應、利勝前賀曰、東照公之始還、屋傾不遑造、垣頽不及補、當此之時、雖賞盜、盜何由至、方今工官材木山積、郡縣轉漕繼至、雖日盜千章、守者不覺、是蓋國家之盛也、臣敢賀、國史 武林隱見錄

同上

大猷公時、肥後國主加藤忠廣有罪國除、公欲以肥後封細川忠利、越中守 廷議既定、時物議亦謂、忠利必得肥後、公聞之、大怒、以謂執政洩之、急召輔臣、輔臣皆至、獨利勝未至、斯臾之間、累催相屬、使人旁午、既至、公盛色謂之曰、聞外間皆云、忠利得肥州、是執政洩言、余何以爲天下也、利勝從容曰、此國家之慶、臣等再拜敢賀、公厲聲曰、卿以廷議漏泄爲喜邪、利勝曰、廷中之議、誰敢洩之、上帝降監、臣等何敢容欺、且上之所爲、公則必合民心、其所爲不公、則必咈民心、今上之所議、與輿論同、可見上下輯睦、百慮一致也、此國家泰平之兆、臣等安得不賀、公於是釋然、武野燭談 落穗集

同上

大猷公嘗欲營一殿、召松平信綱命之、信綱乃鳩工庀徒、親董其事、不終日而竣功、利勝聞之、戒信綱曰、治天下者

程工課功，不貴速成，且以莫府之勢，經建堂宇，一日而成之，不難也。然莫府富於春秋，不宜以此導人主之欲，其極必至於勞民傷財，可不愼哉。（藩翰譜）

同上

初台德公之薨也，諸侯頗懷反側，利勝建策，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藩翰譜）利勝爲相，務存大體，不尙苛察，天下稱爲名相。（武野燭談）

酒井忠勝

酒井忠勝（讃岐守）寬永七年，大猷公患痘疹，危殆，忠勝晝夜侍側，盡心衛奉。一日適至厨所，見具盛饌，問之，對曰奉亞相公。忠勝即投饌具，厲聲曰，方今莫府疾太危殆，爲臣子者宜憂懼忘寢食，而卿等不念之，陳設若此，亦何心哉。時公未有繼嗣，駿河亞相勢傾中外，故忠勝云然。○（忠勝年譜　按武野燭談落穗集亦載此，爲大猷公爲世子時事，誤）

同上

大猷公時，江戸有盜，殺僧奪財，追捕不能獲，懸賞格購之。執政問計，京尹板倉重宗，重宗乃取小板書之曰，與我重賞，即告之。令揭賞格之旁。偷長見之，以爲其黨所爲，乃出首。其後忠勝家亦亡物，又懸購之，不能獲，或以重宗策告之。忠勝曰，渠以捕盜爲職，爲之何害。今吾爲國元老，豈可陷以詭計哉，吾不忍爲也。（仰景錄　國史　武野燭談）

同上

或上言，下總有閒曠之地，若墾之，可得新田十萬石。忠勝問古田無損壞否，曰穿川引水，可失古田二萬石，築堤起

堰，亦可失二萬石。讃州曰，然則所得不過六萬石，而墾闢資糧亦可費二萬石，其餘止四萬石，所得無幾，又其成否豈可必邪。都下戸口益殖，薪樵之用益繁，價益貴，不若就閒曠之地，植松杉雜木，以供薪樵，上不費資糧，下得便宜也。於是多植材木，都人便之。（名賢言行錄　明良洪範）

同上

寬永中，幕府營大城，松平信綱董工役，正堂棟梁舊用一章木，將作官百方搜索，弗獲，信綱令遍求深山大澤，而獲焉。一日忠勝巡視工場，見巨材，命匠人中斷之。將作官難之。忠勝曰，第鋸之。豆州若問誰令之，則宜答曰讃岐守之令矣。信綱果怒，以詰忠勝，忠勝曰，棟材不必須一章木，且昌平年久，山木日童，後人豈有如卿才者哉，卿獲之而後之人不能則必盡譴，吾之斷之，以爲後人也。信綱乃服。（昭代記）

同上

大猷公時，井伊直孝、板倉重宗、松平信綱爲執政，每議事，各持所見不相下，人或白之於公，公憂之。忠勝曰，異議害乎國者，謂樹黨弄權者也。今則不然，下一令，興一事，各竭所見，計較便宜耳，不苟雷同，不苟諂附，輔上行政，不如是不可也。若夫一人唱之，衆人和之，何須多置官。公曰，然，言者實謬矣。（國史　續明良洪範）

同上

嚴有公幼時，夜爲猿樂，命堊舞場四壁，左右皆謂事不可

遽辨、松平信綱有機智、立辨之、左右皆稱其智、忠勝聞之、曰、輔佐幼君、不宜如此、君之所欲爲者、從而逢之、異日若施之於大政、必有所妨礙、其害不小矣、仰景錄

阿部正次

阿部正次爲大坂城代、寬永中、肥前妖徒作亂、府內監察上變、書至大坂、正次會定番市尹以下議、皆曰、具狀取上旨、正次曰、不伐萌芽、勢必至用鉞、往年一向之亂、措畫遲回、遂致蔓延、今島原亦然、大坂距江戶百三十里、距府內三百五十里、道路風雨、使命往復、非旬日所能達、若一一取上旨、使賊勢猖獗、非計也、我將專斷下命、鎭西諸侯討賊、衆皆然之、乃令肥筑各藩進討、既而報至、曰措置一一適將軍之旨、且命各藩曰、軍事取決正次、涉史餘筆

松平信綱

松平信綱嚴有公時、爲老中、水府之臣殺幕士、時威公將朝賀、信綱密使大田資守、守備中止之、公不悅、既而信綱詣公邸、請見、公稱疾、不見、信綱固請見、公不獲已見之、信綱白公曰、今日止公朝賀、公必不懌、然今莫府幼冲、適有是事、故止公朝賀、使諸侯知公尊崇公室、歸罪於己、適足以張幼主之威也、故敢止之、公意輒解、老談一言記

同上

慶安中、處士由井正雪潛圖不軌、將縱火江戶以作亂、上下恟恟、信綱處置得宜、天下賴以得安、藩翰譜

同上

大猷公一日方食、有調和失宜者、公取以示信綱、信綱跪而嘗之、乃曰庖人亡狀、翌日信綱見公、公問庖人處何罪、對曰、臣昨日退食絕飲食、以認其有毒乎否、然竟無佗異、是庖人適不留心鹽梅、以致此過耳、於是公意解、武家閑談

同上

信綱生平無佗嗜好、居常研究物理、討論無倦、或嘗稱其材智、信綱曰、吾自幼侍先人、常承庭訓、先人歷事祖宗、常爲予具道其平日所聞見者、吾亦親侍大猷公、荷其陶鑄、爾來恪勤奉公、寢不解帶、服膺格言、究心于是、顧國家固有一定之法、要在守之而已、故吾所施設者、無佗焉、以其所嘗聞者、施之於今爾、人皆用心、如是何患於其智之不及人哉、武家閑談

輔弼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一　十二

同上

大猷公薨、嚴有公幼冲、信綱議廢慶賞之典、堀田正信非之、上諫疏、極論其弊、請納城邑於官、以充班賞之費、遂不謁告、徑赴封邑、閣老廷議其事、信綱曰、省其諫疏、一無足取、蓋正信喪心、故至此爾、時會津侯正之受遺輔政、議曰正信所言、縱不足採、捐軀徇國、不可謂之喪心、信綱固爭之、正之曰、正盛竭忠、先朝、而其子亦懷忠愛之心、謂之喪心可乎、信綱曰、吾以正盛有功、其子雖有罪、宜宥之、故吾謂爲喪心、人皆不曉其旨、信綱復曰、正信上疏云、請納城邑于官、公若有疑、宜召臣而問之、然則正信宜居家以竢

阿部忠秋

命而今退保城邑、殆近圖反、彼若不喪心、罪當族滅、吾思正盛之忠、故力爭之、正之歎服、以爲不可及也、（藩翰譜）

阿部忠秋（豐後守）在政府、素與信綱不相能、及大猷公晏駕、忠秋謂信綱曰、今莫府幼沖、執政不協、非國家之福、宜釋私憾、以輔莫府、遂相與輯睦、協心翼贊、及信綱病、忠秋往省之、因曰、予不才、生無益於時、子天下奇才、若生死得代、吾願代子而死、信綱即出一卷書、授忠秋曰、此吾生平所欲施行也、子幸取舍而行之、二人盡忠國家、皆是類也、（鶴）

同上

毛衣

大猷公嘗浴、給事者誤以熱湯奉之、偏體盡爛、公怒命忠秋誅給事、忠秋待公怒霽、入啓曰、前者命臣責給事者、臣惶恐失聽、不請所以處之、臣恐有濫刑、是以昧死詳覆、公悟、竟減死論、忠秋不忤公意、善爲調停、率此類也、（國史）

久世廣之

久世廣之（大和守）嘗侍大猷公、公方食、羹中有蟲、擧筯以示廣之、廣之佯爲嘗味而食之、公笑曰、卿蓋覆攸司之過乎、由是監膳得免罪、（故諺記譚 事纂記）

阿部正武

阿部正武（豐後守）常憲公時、爲老中、時殺生之禁極嚴、殺鳥獸者皆論死、麴町輓夫誤蹂殺一犬、正武爲月番、有司決讞當死、正武曰、獄已具、非可容喙、然死者重刑也、輓夫終日勞苦、晚將速歸家、輓空車馳、犬或來觸之耶、或乘其睡

過輾殺之耶、宜檢覆、有司察其意、翌日又出曰、再檢問之、犬馳來誤爲車輾也、且云、此犬老病至此、正武曰、然、當之於死、非也、更爲流罪、輓夫於是免死、（備忘錄）

松平定信

天明八年、幕府以松平定信爲輔佐、當是時、文恭公幼冲、輔翊難其人、尾紀水三藩、及溜班諸侯、協議薦定信也、前將軍俊明公、寵任田沼意次、意次恃寵擅權、驕侈成風、天下奔競、紀綱大頽、定信任職、講武修文、擧賢、鋤奸、禁奢、崇儉、旬日之間、朝野肅清、（松平定信行實）

同上

文恭公時、定信言事、切直無所忌憚、一日定信白事、侍臣恐公厭忠言、勸之降庭延矚、公顧庭梅曰、巨木無比、定信曰、是樹華實茂盛、以深根固結也、故雖大風雨、不能搖撼、人亦然、天性雖善、培養之以文武、識見卓立、不爲邪說所移奪、殿下鑒於此、臣子之福也、（松平定信行實）

同上

天明中、定信以爲立政之本在學、學術不正、則欲敷治道不可獲、明和以來、林氏死亡相踵、黌規頹敗、承權相專橫之餘、士風驕侈、不敢勉學、至是定信援擢阿波儒臣柴邦彥等、佐林氏、振興學政、挾册問經者、遍黌舍、又開講武場、日盛一日、未幾、令岩村城主松平乘薀第二子衡、嗣林氏、總督黌事、衡有才識、定信時延招以參密勿、冥贊匪鮮、（松平定信行實）

同上

寛政中、松平定信爲執政、以奢僭誅浪華一豪商、將藉其器、而賣之、有小史上書諫之者、曰、公方以儉素立政、是商以奢僭得罪、若鬻其器、必有買者、是禁諸彼、而導於此也、無乃與政體乖乎、以某所見、不若積而焚之、定信大悅、批其後曰、子未沾一命、而深達政治之大體、可賞可尙、予忝首相之任、反爲官謀錙銖之利、而不知爲他日無窮之害、且恥且懼、無以措身、謹從子言、以贖予過、息軒遺稿

同上

文政八年八月、故一橋侯德川治濟任准大臣、初公欲移治濟於西城、尊稱大御所、諮諸輔佐、定信及松平信明等、僉謂不可、一日公特召定信、強欲下命、定信固執前議、公變色拂袂、拔刀將斬之、適側衆平岡賴長在側、陽爲不知其意者、曰、越中守拜賜刀之辱、公不得已、投刀而入、於是定信拜刀而退、後及青山忠裕爲老中、公又諮焉、忠裕對曰、曩年定信等議、萬世之公言也、若殿下用其言、實社稷之福也、殿下欲尊一橋殿、爲大御所、雖出至孝之心、然非國制也、夫贈大相國於生父甲斐侯綱重、出文照公之追尊、如有德公之生父紀伊侯光貞薨後、且無贈官、是可法也、況今一橋殿春秋未甚高、爲太大君乎、奈僭踰何、其議遂寢、文恭公實錄

竹腰政晴

竹腰政晴爲尾侯老臣、尾公光友夫人妬甚、聞侍婢寵有身、

至懷孕、欲與光友交刺而死、政晴令備輿、責其傅母、急出夫人、夫人驚曰、將何之、政晴入見曰、君夫人與主君不相諧、故謹奉還於將軍耳、請速出就輿、夫人大慚、以衣掩面曰、吾過矣、乃止、日本智囊

中山信昌

中山信昌爲水戶家老、食一萬五千石、享保末、成公病篤、信昌聞之、疾馳至藩邸、先入抱世子、謁母夫人曰、公病危篤、請勿授世子於他人、且臣不來則勿進食、因付世子於夫人、而後候公起居、聞者稱爲社稷之臣、初世子有庶兄、曰賴順、成公所生湯淺氏甚鍾愛之、竊謀進毒、世子成公誤食之、終至得疾薨、故信昌調護世子、尤至云、東藩文獻志

同上

水戶良公幼嗣位、一日暴雨、欲游後園、群臣尼之、不聽、信昌進曰、公之言是也、夫大將在軍、何避暴雨、今公冒雨遊後園、蓋欲學櫛風沐雨之勞也、公宜出遊、遂負公而往、衣袖淋漓、公懼然曰、我誤矣、我誤矣、自是之後、師保所言、莫不從焉、同上

朝生某

朝生某稱彥左衞門仕越前侯忠昌、爲老臣、侯疾篤、召某屬以後事、且曰、汝能從我行乎、某曰、公若就國、臣當扈從、忠昌曰、否、今我病日劇、安得就藩、汝能下從乎否、某曰、臣雖不肯、不敢奉命、何者、近世諸侯即世、殉死以多相誇、風俗之

弊至此、尤可慨歎、夫捐軀殉國、武夫所願、即勿論已、臨戰場冒矢石、苟有益於國、雖殺身萬萬無憾、且臣父僅受儋石之祿、臣以次子、自結髮就官、累進祿秩、至二千石、列爲大臣、寵遇之厚、無與比者、故數年以來、晝夜在公、母疾危篤、唯得二省視而已、不得就養、忘家報國、萬歲之後、亦當以此事嗣君耳、臣非愛身以爲死、而無益、故不爲也、忠昌有喜色、曰、汝言是也、野本生駒二臣固當殉死、汝意何如、某曰、二臣皆正士、必不從衰世弊俗而殉死也、然公若知之、宜豫止之、萬一有殉死者、是播公之不仁於後世也、可謂不忠之甚矣、忠昌感悟曰、汝言大有理、吾當諭二人也

某灑泣而退、（人見雜記）

栗山大膳

栗山大膳事黑田侯（長政）、爲老臣、侯有寶刀、未嘗去身、一日登城、令近臣執之、近臣假寐、刀挺墜地、其鋒少折、近臣大駭、造大膳告以故、曰、請速自殺、大膳曰、主君處子極刑、亦未可知也、何得遽自殺、近臣乃屏居於家、大膳入告侯、侯變色不言、大膳召研工示刀、工曰、此天下名刀、唯其鋒重大、觀者不能無憾、今少折者幸也、若磨礱之、形狀始美、天下無雙、乃命磨之、一夜而成、形果美、侯大喜、命賞工、以金帛、大膳曰、請令近臣出金帛以罰之、侯笑許之、近臣遂獲免、（老談一言記）

同上

熊澤伯繼

熊澤伯繼（號蕃）了平安人、受學中江原、仕池田侯（光政）、侯延相見、伯繼不言政事得失、惟以格君心爲任、侯曰、吾爲政未善、然比隣國、似差長、伯繼曰、此所謂五十步笑百步者、君何其志之小也、侯大悟、益銳意求治、旬月之間、委以國政、（遠碧軒隨筆、昭代記）

堀勝名

堀勝名、仕肥後藩、爲老臣、有盛名、勝名爲人端莊嚴毅、有智略、儉勤帥已、出入起坐、皆有常度、閨門之中、嚴如朝廷、善納人言、每議間延奇偉異能之士、談論移晷、未嘗疲倦、若有可疑、則推問必究、故人人嚴憚、不敢虛誕、年老致仕、屏居員郭一年、病沒、沒之前日、氣息喘喘、殆不知人、會閭

里年少有歌呼過墻外者、侍妾趨起、命左右逐之、曰、主病如此、而墻廡之外、醉酣歌呼、是何爲者、勝名微開眼、吁胡逐之爲、暮春和煦、有謳歌之聲、是亦太平之澤可樂也、若其迫飢寒、豈能如是耶、其體下情、臨死不已者、如是、（雙井遺稿）

勝名勤恪奉職、誓神報國、改過不吝、不苟合、人苦有才能、雖親戚怨讎、皆擢用、無所偏私、常敬畏君上、每事宜白取旨、然勝名心已決、不得不然者、縱令君顏難爲之變、固執其說不屈、又與諸有司議事、極嚴恪、討論反覆、不苟雷同、必究利害而止、其自處謙而不矜恩恃權、以盈滿爲誡、有故演申樂、必闕樂器一個、忘身愛國、居要路四十六年、如

一日、曾無怠慢之色、雖小事、故必立草案、未嘗草草下筆、其精神氣魄、蓋出於天性云、（落氏紀錄）

勝名寛政中奉幕命、抵江戸、老中松平定信召見之、有所咨詢、既而又問郡政處置何如、勝名曰、如郡政任之郡代、若處置之方、請召郡代、又問市政何如、勝名答如前、曰請召町奉行、定信曰、卿所職何事、勝名正色曰、固辱老職、若越中守指令違宜、臣斷不可、定信拍掌曰、眞過所聞、我殆不如、我爲天下大老、區區用心小事、爲平左衛門所看破、大悔失問云、（落氏紀錄）

長岡主水（細川氏長臣）爲八代城代、爲人剛强而有文學、少將

重賢一歲赴江戸、後數日有出銀之令、主八代郡、（八代距熊本八里）主水鞭馬馳、一日而達、急招堀勝名、謂曰、今有出銀之令、卿之所爲耶、將君侯所令耶、勝名曰、此大事非僕一人可決、君侯所命也、主水曰、君侯行若此不義乎、方今非可課出銀於百姓時、君者一日萬機、不能無過失、若有過失、爲大臣者諍之、不陷君於不義、卿等何不諫、是失大臣之體也、予輩在職、不能外視、當從予止此令、勝名曰、唯命之從、主水亦馳馬歸八代、急停前令、勝名一旦發令、亦中止、遣人江戸、謝過、少將聞之、大悦曰、大臣以義爲爭、吾心以安焉、（備忘錄）

臣道

君者以出令爲職、天下之廣、政事之繁、固非一人之所能周、故擧賢才、分百官、以治其職、上之爲公、爲卿、爲大夫、下之爲士、爲徒、爲隸、爲胥、各守其分、以致其治、譬之匠工之構大厦也、必庀衆材、以取其長、樟楠松栝杉栢櫧柞、無所不收、大者爲棟、爲梁、小者爲栱、爲桷、曲者爲枅、直者爲楹、長者爲榱、短者爲梲、大小曲直長短、唯其所用、衆材相須、而能致其美焉、人之材能受之於天、有仁焉者、有清焉者、有謙焉者、有直焉者、有智焉者、有勇焉者、勇者取其力、智者取其謀、

直者取其方、謙者取其讓、清者取其廉、仁者取其厚、材大者爲公卿、爲大夫、材小者爲士、爲徒、爲隸胥、衆材並進、大小相須、各盡其能、供其職、以爲國家之治、猶棟梁栱桷相須以成其居也、蓋聞之、君猶如天、臣猶若地、譬之一身、君者元首也、心神也、臣者股肱也、耳目也、日月運於上、四時錯行、天不以爲德、地生五穀焉、出甘泉焉、殖草木焉、育禽獸焉、不言其功、故君擧賢任能、以施德於下、不以爲恩、臣竭力致勞、以就其職、而不望其報、夫耳目以視聽爲職、而未聞以其勞責功於心神、手足以攫走爲職、而未聞以其勞求

實於元首、何則心身一體也、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余欲左右有民、汝翼、余欲宣力四方、汝爲、蓋此之謂也、

右臣道序論、當置篇首、誤而脫之、今姑置篇末云、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一終

皇朝金鑑卷二十二

臣道

薦擧 十八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二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德進　校

臣道

薦擧 十八條

輔弼之任、在推賢而進達之、趙文子一國之老也、而所擧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餘家、崔祐甫爲唐宰相、未踰年、除吏幾八百餘員、古人所稱焉、東照公嘗曰、人臣之病在獨任用事、夫肩輿致遠、必待輿夫之力、使一人舁之、必不能也、夫天下重器、非一人之所獨任、故擧賢才、官之祿之、而後天下安焉、猶肩輿待衆夫之力、而後冒險岨、踰山坂也、善哉言也、今錄宰輔進賢者、雖非宰輔薦達賢才者、併書以作薦擧篇、

藤原良相

藤原良相清和朝爲右大臣、帝嘗詔參議已上言得失、良相上表曰、右大辨南淵年名、身爲進士、職經內外、稍通治體、山城守紀今守、所歷之州、風聲必暢、論之良吏、自爲先鳴、伊豫守豐前王才學早彰、資歷淹久、無佗異跡、足謂老成、太宰大貳藤原冬緒、聲名粗達、器識漸優、吏幹之稱、仍有可愛、大和守弘宗王頗有治名、多宰州縣、雖自賢之弊、

或羅法網、而談諸經國、非無其才、然則宜令此輩同上意見、既云諸及芻蕘、何况於彼有議臣、謬荷重責、無化息肩、徒獻管窺、恥塵旒纊、良相重才、推賢率如此、（三代實錄）

滋野貞主

滋野貞主仁明朝爲宮內卿、貞主身長六尺餘、涯岸甚高、而天性慈仁、忍語傷人、其在銓官、汲引進士、隨器選叙、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文德實錄）

參州一向之亂、松平伊忠攻陷野羽壘、擒城將夏目次郎左衛門、德川公命與伊忠、伊忠以爲手下、其後白公曰、爲士者以篤忠義武略之士爲職、夏目某屬臣、臣見其志忠而有勇、公若用之、必能致身顧公、用臣言、公感伊忠志、乃以爲旗下士、夏目深感其恩、元龜三年三方原之戰、參軍不利、公殆危、夏目出戰、代公死、公得間奔入城、（備忘錄）

本多正信

東照公嘗謂本多正信曰、自古勢田不破鈴鹿爲三關、然勢田尤爲要衝、今築城於膳所、誰爲城守者、正信曰、幕下俊傑各鎭要害、今所遺者劣有戸田一西、（左門）爲人勇而慤、實可應其撰、公曰、彼采地三千石、不能爲城守、正信曰、臣唯擇其能、祿小者與大祿、亦唯在公胸臆、公從之、增加二萬七千石、竟爲膳所城主、（備忘錄）

酒井忠世

酒井忠世（雅樂頭）東照公時爲老中、神谷清正嘗遇忠世於途、清正趨伏謁、忠正不爲禮、清正意甚不平、後遇忠正、屢

失禮節、公聞之、怒其凌侮輔臣、欲逐之、然以其恪勤奉公、逐之、則人懷危懼、歸咎忠世、不逐之、則輔臣失威、不能率衆、不如至增其俸祿、少裁減渠必蓬累而行、其後公將召清正、授俸八百石、忠世聞之、白公曰、臣見清正爲人、必非凡人、宜授以厚祿、公曰、吾惡其無禮於汝、故裁抑之、忠世曰、臣雖不肖、忝任顯職、闔國之士、不敢失禮於臣、而清正獨能抗臣、以此知其可用、夫特立如此、而待之甚薄、善士沈滯、佞諛得志、則邦家亦從而衰矣、宜授之二千石、公稱善、乃召清正、賜千五百石、清正感激、後果以功拜部將、（武野燭談、東照宮遺訓、貴言爲孝記、按藩翰譜以忠世爲政親誤矣）○

板倉勝重

板倉勝重台德公時以年老乞解職、公難其代、不允、勝重請之益堅、公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勝重即薦子重宗、以自代、果稱其職云、（藩翰譜、落穗集）

安藤直次

安藤直次嘗白南龍公曰、臣素與彥坂某不相能、然其材足用、公可善遇之、（老談一言記）

藤堂高虎

寬永中會津侯蒲生秀行卒、弟忠鄉移封於松山（伊豫）、大猷公召藤堂高虎曰、會津實股肱之郡也、欲封卿於彼地、奈何、高虎堅辭、且曰、臣老矣、不欲爲遠地守、公問曰、然則誰可也、曰、加藤嘉明是其人也、宜封以會津四十萬石、公曰、予聞卿與嘉明不相善、而今推轂嘉明者何、高虎曰、臣與

中根正盛　酒井忠勝　徳川文公　松平定信

嘉明有隙者私也、公之所問者國之大事也、臣不敢以一己之私、妨廢公義也、公大稱歎、卒封嘉明會津四十萬石、嘉明聞之、與高虎深相交結、寒窗佐美

中根正盛大隅守爲近臣長、時久世三四郎、撰擇爲小納戶、侍大猷公、不稱旨、命退之、則撰其人、已而正盛又薦三四郎、老中怪、問曰、臣等隊下舍此人、則無其人、雖幾回下問、無棄能者、薦他人之理、公聞之曰、若然又再任使之、果稱其職、後竟擢至老中、備忘錄

酒井忠勝讚岐守寛文初嚴有公擇爲大坂守者、忠勝薦青山宗俊、公乃以宗俊爲之、執政阿部忠秋、謂宗俊曰、除擬出公之特意、然酒井空印實推轂、宗俊乃造謝之、忠勝曰、廟堂之議、予何預焉、初忠勝與忠俊同職、忠俊以其後進、輕之、不善遇之、忠勝未嘗介意、遂薦其子、士論稱之、武野燭談

文恭公即位時年尚幼、三藩議擇輔佐老職、水戶文公治保曰、松平越中守定信實其人也、乃贈書尾州源明公、議之、公答書符合、於是議決、竟以定信爲幕府大老云、侍坐記言

松平定信聞彈正少弼本多忠籌、省冗費飭武備、不愧爲藩屏、一日見忠籌於城中曰、余欲踵子邸、請教、許否、忠籌意渠饒才學、必攻擊吾短、耳口諾、心疑、定信來訪曰、同僚之益友、是所以索締交也、余欲得先輩直亮如子者、爲可得乎、忠籌大喜、自是質疑相益、殆無虛日、其爲輔相、首薦忠籌、列參政、協心施治、果稱其任、松平定信行實

安藤重元　土倉市正　竹原玄路

安藤重元伊賀守大猷公時爲書院番頭、老中命撰擇部下可爲有司者、重元擇一人、白之、老中曰、此人向有罪譴、擇他人、重元曰、然、此人一旦蒙譴、今已宥免、且操行異於往日、臣部下無過之者、請用之、老中不聽、重元懷其書、曰、然則僕請直白之、諸君盡解事、夫爲人終身無過者少、諸君今雖居權要、若顧少年時、有汗背事、恐不少矣、即自出至公前、白之、公從之、擢用其人、果稱其職、後終至登用、備忘錄

土倉市正仕池田侯光政爲老臣、侯擇可爲行人者、不得其人、市正曰、中村某忠左衞門每見臣、正色曾無阿諛之容、宜爲行人、侯喜而從之、市正雅與某不善、至是某聞而有悔色、市正謂人曰、余擧人爲國、何間私怨、彼可謂不知余心矣、雨夜燈

細川少將重賢欲得人才、以而任政、召重臣、詢之、竹原玄路曰、堀勝名倜儻有才略、治國安民、是其人也、請拔擢、少將不可、玄路固執前議、少將乃擧勝名、爲大奉行、委以國政、待遇優渥、勝名亦焦心竭力、日夜不休、總攝內外、紀綱大

張、少將任之、始終不疑、國富政治、世皆稱少將之賢、云、人
（雜錄）

（同上）
玄路少將時爲用人、寶曆初、元朝諸士賀正、悉會於城中、少將既服禮衣、玄路督責屆從長、促諸士謁見、時志水才助在下坐、大聲叱曰、汝何冒也、蓋朝堂禮式、屆從長所掌、玄路促之、此爲瀆官也、玄路怒甚、直謂少將曰、才助弱齡、敢辱臣於稠人衆坐之中、其膽氣可用、主公盍擢用之、及才助嗣家、擢爲奉行、（田中氏雜錄）

（堀勝名）
堀勝名、爲肥後藩老臣、輔少將、改革國政、其名震一時、然繼其遺業者在後人、故欲薦人才以維持之、性亦有藻鑑、有志水次兵衞者、性豪而放縱不羈、人皆謂非重器、勝名夙知其宏才、年尚壯、薦爲要職、後竟爲老臣、其名繼勝名、又有島山嘉津次者、性如木訥而有經世之才、勝名知之、亦薦參國政、纘述少將遺業、亦爲名臣、一歲春教師試生徒課業、勝名日臨席、或謂曰、長日試驗、定致厭倦、勝名曰、否、僕見壯年輩肄業、觀其人言語容貌、且察其才器、此人異日可供某用、此人可任某事、識之於心、及其成長、果如所期、或有過所期者、僕心竊樂之、勝名用心於人才、類如此、（荻氏記錄）

（綾部安胤）
綾部安胤、號富坂、仕杵築侯、爲郡奉行、侯以其一人當劇職、

欲增其同僚、然難其人、使安胤擇其人、安胤固辭、侯不聽、安胤曰、其人雖卑、有勝其任者、薦之可乎、老臣諸有司皆曰、若有所可者、乃不論格秩、薦之、安胤乃薦某邑里正小串政俊、人人大驚、難之、安胤固薦之、遂擢政俊、爲郡奉行、大稱其職、百姓悅服、中井竹山聞而感嘆、後竹山之市尹京極豫州家、講論語公叔文子章、乃引此事爲證、豫州亦感嘆、記綾部名、其後杵築侯、大坂邸有事、市尹召邸留守問之、不能辨白、留守恐罪出亡、侯即命安胤往大坂、海中遇難風、及至大坂、期既已迫、無如之何、竹山乃至豫州家、爲言其所以、豫州笑曰、公叔文子來歟、非斯人不能辨此事、爲延其期、事竟得辨白、（備忘雜錄）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二終

皇朝金鑑卷二十三目次

臣道

守職 附恪勤共三十五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三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加治秀政　校

臣道

守職 附恪勤共三十五條

道之興、官執重執輕、人皆知道之尊、然亦有不然者、昔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齊侯使執之、對曰、先君之田、招虞人以皮冠、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也、苟守官、齊侯雖尊、不能屈虞人也、板倉重宗乞解職、久松某閉門、拒寵呢、大猷公一謝其過、一賞其忠、二子守官、公能賞之、遠出齊景之上、小野春風不畏強禦、北條氏長守法、本多忠良固執命、秋元喬知挫權臣、皆可謂有蹇蹇匪躬之節矣、作守職篇、

小野春風

小野春風光孝朝、爲撿非違使、參議源光著深紅裨子、深紅禁色也、春風進跪光後、請割其衣、光默然、後歸家褫去、不復服用、時論韙之、政事要略

惟宗允亮

惟宗允亮一條朝爲檢非違使、年中行事長德中藤原伊周與弟隆家坐謀逆、處竄、允亮爲追下使、就家傳敕、會中宮御伊周家、伊周兄弟不敢出、允亮奏請入搜之、伊周逃匿愛

宕山、允亮率徒追之、伊周遂赴配所、（古事談）

內藤正成

東照公攻二股城、內藤正成留守濱松、會疾風暴雨、公旋師、本多忠勝馳人報歸、使開城門、正成固鎖弗應、忠勝遽叩扉、衆喧呼、正成在樓上曰、誰哉、速去、不卻者射矣、挾火於銃後、軍重沓不得入、忠勝馳人報諸中軍、公親自抵城門、呼曰、正成在斯乎、孤今歸、正成聞之、出提燈於箭窓、熟視、遽下自開門迎入、公他日謂人曰、使正成守城、敵雖有神算、不可得犯焉、（野史引碎玉話）

板倉重宗

寛永中京師大火、公私蕩盡、一日帝使京官高木守久（伊勢守、名據寛永系圖）及傳奏官私板倉重宗曰、今大內罹災、延及朝臣、主上閔惻群下欲使關東救遭災之家、卿能奉承內旨、傳之於關東、必有處置、重宗峻拒之、守久曰、主上慮卿持異同、故令某等諭之、重宗曰、大內營建、悉出關東、經費寔廣、又安能及其佗、且吾久官京師、素善朝臣、不能不爲之避嫌疑、故至此事、予決不能請於關東、傳奏官歸奏之、其事遂格、其後重宗招守久及傳奏官、謂之曰、適得關東之信、幕府聞京師之災、憂惕良切、大內興建、將不日而成之、且朝臣之家、亦皆營造、各如其舊、幕府尊事王室、優恤朝臣、可謂盛事、予竊自抃躍、故以告卿、帝聞感歎、其後重宗謂守久曰、鄕吾承內旨、使急遽傳之於關東、故有是命、然

吾鄕不峻拒子言、關東之功、皆歸於予、安有爲臣而掠君之美哉、子亦官京師、宜思所以處之、（老談一言記・寛永小說）

同上

重宗嘗至江戶、時大猷公命老臣召飛鳥井亞相、重宗乃乞解職、酒井忠勝固止之、不聽、忠勝見公、具白其狀、公即召重宗、慰勉曰、吾過矣、卿宜就職、卽退、忠勝謂重宗曰、公自謝過、慰諭甚至、而卿不拜謝、敢問其故、重宗曰、予任職京師、委以朝臣之事、而今召飛鳥井亞相、予不與知、是公侵吾職也、且東照公之制西州之政、朝臣之事、一委京尹、公偶不之記、故謝過、東照公爾、予是以不拜謝、（故[illegible]記・鳩巢小說）○（小說酒井忠勝爲中根正盛）

同上

重宗嘗至江戶、松平信綱謂重宗曰、幕府方留心政事、思聽京師庶務、自今而後宜一一上言、重宗曰、幕府雖英明、在京畿數百里之外、安得遙決庶務哉、故置京尹以總之、何煩聞奏、大猷公聞之、嘉其守、（常山紀談）

阿部正次

阿部正次（備中守）爲大坂留守、正保中病篤、子重次從江戶馳、至大坂、省視父病、察其危篤、竊自謂、父病不諱、則似汚曠大城、欲輿病出城、詢之其僚屬、僚屬皆然之、重次涕泣告父、正次曰、吾非欲拒汝言、吾意異於是、能與衆議之、唯義之從、吾初爲留守日、將軍（大猷公）面命曰、夫大坂在畿甸、近之則鎭護王城、遠之則鎭撫西州、實要衝之地也、汝吾

家果世舊臣、且慶長元和之役、戰功絕類、故今命汝以留守任、臣正次不肯、何以受此重職、當此大任、雖然世已屬泰平、誰敢懷覬覦者、萬一有之、臣必以死奉職、言猶在耳、今吾一息猶存、果以此城附之阿誰、今夫以死爲汚穢、然凡築城、鑿池、以備不虞、有事則以死守之、積尸爲壘、釃血爲池、自古皆然、若以死爲忌、則不若無城之愈也、雖然吾自幼時自知不及人、況今老耄、死期已迫、心神昏亂、故吾非以此言爲是、汝宜啓之於將軍、以取裁決、於是馳馹江戸、將軍聞之、大稱其忠、報之正次、正次感泣、明日竟卒於城中、藩翰譜

久松彦左衛門

久松彦左衛門仕大猷公、爲監門、春日局、公乳母也、以保育恩深、被寵眷、嘗夜歸、城門已鎖、告曰春日局也、久松曰、期既過、勿論乎春日、雖則天照大神、亦不許入焉、公聞之曰、鎖鑰如此、吾得高枕而臥矣、因加賜食邑、昭代記

北條氏長

北條氏長嚴有公時爲大監察、閣老嘗議事、議已決、問之諸吏、皆稱善、獨氏長默而無言、酒井忠清謂氏長曰、此議於卿意何如、氏長曰、予以爲此議不是、松平信綱曰、卿以此議爲不可、宜反覆詳議、然卿未初有所可否、問若不及卿、終無所言、此腹誹時政也、事君之道、不宜如是、氏長曰、然則予固失職矣、予以爲大監察之職、參預廷議、聽執政所議、有所問則陳其可否、若與商議、是侵執政之職也、今問及焉、故敢陳可否、果如豆州之言、予固失職矣、忠清曰、卿言是、請聞卿議、氏長具陳其所見、閣老遂從其議、君子謂氏長之能守其職、執政之廣採衆議、兩得之矣、鳩巣小說

阿部正武

阿部正武豐後守常憲公時爲閣老、一日退出及城門、時奧坊主徒跣馳來、曰有公命、來反、正武答曰、爲天下老中者、不可中途而反、公若有事、請待明日、然事急則遣近侍於臣宅、竟不反、常憲公聞之、弗懌曰、豐後守必別有意、翌日老中皆出謁、公問及昨夕事、正武昧死答曰、爲天下老中、

中途急反、人或意幕府疾病、或異邦有變、或有抱異圖者、是必有異變、城中人疑焉、都下從而抱疑、自是及四方、天下變生於衆疑、事若至此、無奈之何、平常之事、有若年寄側衆、雖無老中、事可立辨、萬一有不可辨者、宜命近侍召臣、而今不然、是非事急者、臣所思如此也、公感歎、居數日賜以雕刀、備忘錄

戸田忠昌

戸田忠昌山城守佐倉侍從寬文八年、四谷火、偶西風、大城殆危、紀伊公欲候幕府、抵半藏門、時忠昌年財十七、受命監之、曰今嚴警非常、不能奉命、請告之老中、老中酒井忠清聞之至、謂紀伊侯曰、火既熄矣、大城亦無他、公不必登營如

公厚意、臣速白之幕府、紀伊侯乃還、忠清賞忠昌年少嚴防衛、以手撫其背、忠昌時衷鎧甲、忠清又感其用心周密、忠清初與忠昌不善、至此遂推擧之、至老中云、忠昌初一万石、至此領四万石、（備忘錄）

稻葉正則

稻葉正則（美濃守）常憲公時爲老中、時公將賜馬於牧野成貞（備後守）、命曾我祐久（土佐守）傳命、正則聞之曰、將軍家賜馬、古來有格式、如備州者無賜馬例、公何有此命、土州得無誤聞乎、祐久固執不屈、正則曰、縱有公命、必有內外之差、恐有誤聞、祐久愈固執前言、反命、公聞之怒曰、爾何忽爾、美濃守所言如此、盍遽來報、予豈有破先規意哉、褫其祿、

錮之、其兄家、（備忘錄）

秋元喬知

秋元喬知（但馬守）常憲公時爲老中、是時柳澤吉保居中用事、權傾一時、人無敢忤者、見老中曰、王公將以某日臨臣第、喬知曰、子傳命耶、將請旨耶、若主公之命、則執政當傳諸子、子不可以傳執政、吉保不能答、（人鏡錄）

小笠原長重

小笠原長重（佐渡守岩槻城主）常憲公時爲老中、公將賜甲府於寵臣柳澤吉保、允鹵簿中持薙刀、使老臣議之、長重曰、皆不可也、然如甲府、姑屬之非實賜之、他日尙可收之、如薙刀、雖公族諸侯、猶有不得膺者、事體至重、不許爲可、公不肯、遂允之、自是公稍疏之、及文昭公時、間部詮房（越前守）起

身於伶人、大得寵幸、威權薰灼、長重心不平、欲辭執政、一日與衆連署、書花押殊拙、曰、僕病眼、至此竟辭職、有德公善待之、一日問眼病若何、曰及公世、眼疾亦愈矣、（備忘錄）

本多忠貞

本多忠貞忠勝玄孫也、有德公時爲老中、公田獵歸、適有火延燒、公命忠貞屯河上、先驅命退之、忠貞不可曰、臣奉命衞公駕、駕至避之、非所以命臣也、臣雖得罪、不敢去、（人鏡錄）

黒澤清右衛門

黒澤清右衛門幕府步士也、延享初有德公修法華八講于紅葉山、舞申樂于庭、時假設樂人子舍、以屛風爲障隔、侯伯或欲見子舍、衆徒混雜、樂人請警衞止之、若年寄命

之步士隊、清右當其選、諸侯群來、清右制止不納、會松平賴幸、誘六鄕政晴、松平康福來、將入、清右拒之、不可、清右作色曰、賤臣列警衞、雖貴人不得令之入、是我隊長之命也、賴幸勃然曰、子不識我耶、汝何不敬、清右曰、莫論不敬之罪、方今受命當役、僕雖卑賤、能識君爲播磨殿、雖三家諸公不可聽也、若強犯、則僕亦有處置、賴幸默而去、告閣老云、黒澤清右衛門不敬、於是命目附召清右、詰問、清右自若、對曰、莫有不敬、吏曰、汝不言乎、有處置、非不敬而何、清右曰、臣實無過、固守隊長命耳、目附論曰、賴幸怒甚、枉以謝過、清右掉頭不可曰、臣雖賤微、當職則不憚王公、是

敬重公儀也、何以爲過、目附曰、子所謂處置者何謂也、答曰、非他、若有强犯者、臣一刀下截爲兩段耳、兩吏歎然、具狀以聞、衆皆危懼、公嘉奘其勇、褒賜白銀五枚、（野史引諸家手錄、公實錄、秘錄、）

伊藤祐元

伊藤祐元事水戸義公、爲先手足輕頭、公嘗欲以一人爲步卒、遍召隊長、使近臣託之、皆許諾、獨祐元不聽曰、有司傳命則可、今使近臣私託、臣不敢奉命、近臣怒、白公曰、臣雖賤、傳公之命、彼輕蔑之、不遜亦甚、公曰、汝過矣、祐元善守其職、爲士者固當如此、（桃源遺事）

三橋弘增

三橋弘增（稱平六）仕水戸良公、爲郡奉行、（系纂）時藩邸損壞、將修葺之、執政以國用匱乏、欲伐南郡材、以供其用、諭旨弘增、弘增曰、南郡材木、所以備不虞之用、万一邸第有災、則伐之可也、如今日、決不得伐、執政以白公、乃召至江戸、親問之、答如前、公不懌、無何免職、或謂曰、子從公命、必增祿秩、恩遇隆厚、子何忤旨之爲、弘增曰、我以誠奉上、無復遺憾矣、（東藩文獻志）

奥村永福

奥村永福尾張人、仕織田公、將校前田利久、爲荒子城留守、利久、利家兄也、永祿中公廢利久、使利家襲家、利家將入城、時利久在清洲、永福怒曰、何故廢嫡立庶乎、乃拒弗納、利家示以公朱章、永福曰、臣何用織田公章、非得主君手書、有死已、利家乃遣人清洲、得利久書、與之、永福即開城、納利家、永福時年十八、（前田創業記）

本多政重

本多政重正信次子、有故出仕加賀侯利常、爲老臣、領五萬石、侯既老、在小松、嘗欲繕園池、遣使運金澤城內石、政重曰、此城則筑州公（光高）所托、吾弗敢奉命、使人又告之、橫山長房、長房政重同僚、亦不聽、其後侯見二人、謝曰、余恒以汝等可託大事、故命佐筑州、非筑州所命、雖余言不可、實不負余所託也、乃享二人、還之、（小松物語）

吉田茂衛門　鹿野木工

吉田茂衛門鹿野木工、前田利長長臣太田長知臣也、長知爲大聖寺留守、領一萬五千石、慶長中利長以嫌疑殺長知、遣淺野將監收城、時二人斷橋嬰城曰、非得主公手書、不能去城、將監獲利長手書示之、二人乃出城去、（越登賀三州志偶書）

渡邊了

渡邊了（或作吉光）事增田長盛、關原之役、長盛得罪、放高野、東照公使藤堂高虎池田備中收其邑郡山、時了與田中角助倶爲留守、高虎備中率兵來傳命、二人對曰、臣受主命守城、自非有主命、城不可致也、二將聞之東照公、既而長盛書至、二人見之曰、是非手書也、願得手書、二將又以聞、了謂角介曰、我數違命、內府必怒、若有急、則我欲先殺妻子、而後與子倶死也、頃之長盛手書至、二人即致城而去、

後高虎召了、給二萬石。慶長軍記

吉田助左衛門

古田助左衛門松坂城主古田重勝老臣也、會津之役、重勝從東照公東、留助左衛門、守松阪、石田三成要之、致城、不然將殺重勝妻、重勝妻時在大坂邸、助左衛門曰、寡君命守城、僕不知其他、方今天下大亂、人誰免死、幸寄語在邸輩、先與夫人共死之、臣據城快戰、後死之、三成不能奪、藩翰譜　常山紀談

天野金太夫

天野金太夫大久保忠鄰家老也、慶長末、忠鄰獲罪、幽於彥根、安藤對州受命、收小田原城、下令曰、期二日、家臣當退去、金太夫答曰、忠鄰不幸爲貶謫之身、爲之臣者、誰敢

不奉命、雖然臣爲留守、無忠鄰命、不能去城、加之城下諸臣妻孥不能急去、願察焉、對州曰、吾唯奉君命耳、然汝言亦有理、爲延收城期、吾則有所處、金太夫拜曰、臣齡已傾、老醜可惡、若臣言不見容、將以腹血釁公馬、今延數日期、何幸過之、及忠鄰書至、乃納城去。備忘錄

澤圖書

澤圖書京極高國老臣也、高國與父高廣有隙、高廣訴其不孝、嚴有公褫高國宮津七萬石、命青山幸利收宮津城、圖書與諸臣議、遣使幸利旅館曰、今有大命收城、臣等謹聽命、然有一言嘆訴、何者自古無主人命則不納城、此武家定法、今從大命納城、則實均於婦人、士道已缺、餓死路旁、死後爲天下笑戮、汚父祖名、遺臭於子孫、是實出於不得已、是亦閣下所知、且郡國予奪固出於大命、爲之下者誰敢抗之、况今以倍臣之身、欲有所請、無禮無義固所不免、方今天下靜謐、而據城拒命、死有餘罪、速當納於官、然棄武家常法、納城於生時、臣等不能爲也、臣等辱高國老職、請屠腹、幸命檢使、死後速納城、是臣等於國家無彎弓之罪、於舊主則全忠節、不失武名、敢展鄙衷、幸利以其言有理、急遣使稟之於幕府、將軍乃命高國與書於圖書等、圖書得書、速納城去、幸利大賞其忠而有智勇云。備忘錄

三浦義質

三浦義質江戶人、事柳澤侯爲近侍、君言不及焉則不敢

談國政、老職嘗欲因義質言事、義質勃然變色曰、家老有可白、何不直自白、而因人耶、以我爲侍君言國事者乎、我非吾事不敢以陳於君、我何奪老職之權乎、家老大慙、近世叢語

稻田九郎兵衛

稻田九郎兵衛領一萬四千石爲阿波侯長臣、世守淡路須本城、阿波侯重喜奢侈、國用乏絕、欲用須本所貯金、遣使使稻田出之、稻田曰、此金所以供軍須、從祖宗以來所貯、阿州國大而富者亦多、萬一有不虞之變、事可立辨、淡州反之、故此金不可出也、卿還白之、使又問所貯有幾、稻田正色曰、卿受出金命來、返白予所言可也、君若問其數、又來告焉、

使人報然、反報、事竟格。備忘錄

蒲池喜右衛門仕肥後侯、爲奉行職、性遲重有守操、少將重賢一日遊水前寺村茶亭、時諸有司亦從之、設宴行酒、妾婢出供使令、喜右衛門衣服極麁惡、加之進止如魯人、女流乘興頗犯之、喜右衛門色不悅、謂堀勝名曰、僕少有疾、請先退、幸白之、君侯終退去、翌日稱疾、不出、少將察其實非病、遣用人私問、稱實病、不出、又遣家老問之、喜右衛門曰、僕不敏、受人嘲笑、非所憂然、已辱奉行之職、其職非輕、然而受女子嘲弄、是輕其職也、願免奉行職、幸白之、家老縷縷諄言喩之、不肯還告之少將、少將知其志難回、遣同

族長岡伊豆喩之、伊豆爲謂其言甚有理、君侯亦爲之蹶踖之意、於是喜右衛門出就職云。備忘錄

河村正道安衞門事白川藩、爲監察、時世子以事就國、召家老、歷詢民政、正道曰、臣雖不肖、承乏監察、藩政無不與聞、苟有所見獨陳之、君上執政、不許他泄、今世子雖賢、諮謀國政、臣不敢言、世子曰、然、寡人之過也、世子於是知其謹嚴可用云。松平定信行實

附 恪勤

詩云、夙夜在公、又云、王事靡盬、蓋恪勤不懈之謂也、然有才者不勤、勤者多樸遬之士、如夫松平信綱、敏捷絕人、而加之以恪勤、其過人者遠矣、

藤原在衡在職、未嘗廢朝參、一日風雨暴烈、左衛門吉上相謂曰、勤恪如在衡、亦艱於朝參、言未畢有簑笠來者、視之則在衡也、時人歎稱焉。古事談

藤原忠文醍醐朝爲近衛司、勤恪匪懈、每宿直、繫寮馬於臥側、聞其齧蒭、以警眠、備不虞。古事談 十訓抄

松平信綱伊豆守矜莊自持、儀容儼然、未嘗燕服見客、武家閑談爲人忠懇、終始如一、及病革、其母勸之念佛、信綱曰、兒自幼事國、受恩隆重、常思効涓埃之報、今不幸嬰疾、不能竭力於國家、心甚憾焉、故念念在此、何暇念佛乎、其恪勤奉

公如此。名臣集譚亭筆記 續明良洪範

板倉九號復軒仕幕府、爲三城留守居番、享保中、患胸痛、而猶扶病登城、逾年、病益劇、家人謂君之微官、何自苦之爲、宜家居以養痾、九曰、苟食祿者、可竭其任、已不幸算其厚薄、以就其職、是殆市井賈兒之所爲、終不可忍、若奉公病劇、輿歸家、未及安席而卒。續先哲叢談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三終

皇朝金鑑卷二十四目次

臣道

正議 四十一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四

茨城縣水戸　靑山延壽輯
姪　靑山勇
門人　加治濟　校

臣道

正議 四十一條

明良相遇、治具悉張、方是時、未聞有讜論正議者、堯舜之世、議事舉人、不過都兪吁咈數言、何嘗見抗言批鱗、以論時事者、故讜論正議之見、中世之事也、雖有讜論正議、不能用、是季世之事也、國家多事、沓沓訿訿、無正議之聞者、

亡國之事也、藤原鎌足於天智帝、其所謀議、史絕無所見、本多正信於德川公、人想其議論反覆、而其實正信所白、片言隻語、公已領其旨、明良之相遇、如此、故唐虞之世、都兪吁咈之間、已悉天下之事理、固不足怪也、中世以後、抗言討論、未能悉其懷、於是有上奏之跡、連篇累牘、有數千言者、如三善淸行封事、殆其精粹者、在當時、未必能用、然後世由其書、考其世、亦不爲無益、議論之不可以已、亦可見也、已作正議篇、

葛野皇子、持統朝、爲治部卿、七年、先是皇太子草壁薨、草壁娶天智皇女、生男珂瑠、至是、日本紀 帝會百官、議立儲貳、衆議紛紜、皇子進曰、開國已來、子孫相承、以踐天位、若兄弟相及、則亂由此興、仰察天心、焉得能測、推之人事、聖嗣自定、誰敢間然、時弓削皇子欲有言、葛野叱之、乃止、帝嘉之、懷風藻 居數年、帝乃立珂瑠、爲皇太子、禪位、是爲文武帝、日本紀

船王、舍人親王子也、廢帝時、遣渤海使還、奏唐亂、船王時爲太宰帥、奉詔、與大貳吉備眞備、議沿海備、奏曰、府官所見、有不安者四、據警固式、博多大津及壹岐對馬等要害之處、可置船一百隻以上、以備不虞、而今無船可用、交關機要、一也、太宰府三面帶海、諸蕃是待、而自罷東國防人、

邊戍日以荒散、萬一有變、何以應卒、何以示威、二也、管內防人、一停作城、講試武藝、練習戰陳、而大貳吉備朝臣眞備議曰、且耕且戰、古人稱善、請五十日教習、十日築城、事雖可行、府僚或不同、三也、天平四年八月、有勅、筑紫兵士全免調庸、其白丁者免調、輸庸、當時民息兵强、足以鎭邊、而今管內彫弊、百姓匱乏、不有優復、無以自贍、四也、勅從之、唯不許遣東國防人、續日本紀

吉備眞備、稱德朝、爲大納言、奏樹二柱於中壬生門西、其一題曰、凡被官司抑屈者、宜至此下申訴、其一題曰、百姓有冤枉者、宜至此下申訴、並令彈正臺受其訴狀、續日本紀

藤原百川光仁朝爲參議、帝既廢皇太子、百川請立山部親王、衆議紛紜、百川固執前議、帝起入內、百川厲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感其誠悃、乃許所請、百川即迎親王、立爲皇太子、（即桓武帝）時人謂、百川事君無貳、竭力致命、自古無比、（水鏡）

藤原冬嗣淳和朝爲右大臣、上意見三條、一曰擇良吏、臣聞登賢委任、爲化之大方、審官授才、經國之要務、今諸國牧宰、或欲崇修治化、樹之風聲、則拘於法律、不得馳騖、郡國彌痒、職此之由、伏望妙簡清公美才、以任諸國守介、其新除守介則特賜引見、勸諭治方、因加賞賜、既而政績有著、加增寵爵、公卿有闕、隨即擢用、反經制宜、勸不爲己者、將從寬恕、無拘文法、二曰遣巡察使、古者分遣八使、巡行風俗、考牧宰之治否、問人民之疾苦、所以宣風展義、擧善彈違、望量遣使者、考其治否、三曰順時令、人主發號施令、必奉天時、十二月得其時、則陰陽和而終始成也、伏望政化所施、不違時令、則風雨應候、災害不生、帝嘉納焉、（類聚三代格）

藤原諸葛陽成帝時爲參議、時帝昏狂、攝政基經欲行廢立、大計既定、會公卿告之、衆論紛紜、左大臣源融曰、求宗室之胄、融等尚在、基經曰、固也、然賜姓爲臣、而登天位者

自古未有也、（大鏡古事談）諸葛按劍叱曰、今日之事、不依太政大臣處分者斬、議乃定、（玉海承安二年）基經遂廢陽成帝、立光孝帝、

三善清行醍醐朝爲式部大輔、兼大學頭、延喜十四年帝以連年水旱不登、詔求直言、清行乃上意見封事、毋慮五千餘言、其略曰、國朝天險土沃、民庶臣服三韓、所以能然者、國俗敦厖、民風忠厚、輕賦歛、疎徵發、上垂仁牧下、下盡誠戴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自後化漸薄、法滋彰、歛增役倍、戶口日減、田畝日荒、既而佛法初傳、上下競傾產、造寺捨田、施丁、各用其國正稅、而天下之費十之五、桓武營宮城、盡賦庸調、又費五之三、仁明好奢、又費二之一、貞觀中宮殿頻災、又費一之半矣、則當今曾非古之十一也、臣曾爲備中介、試閱其一鄉、鄉護中有二千丁者、貞觀初七十餘人、及臣時得九人、今聞其無一人、二百五十年來、衰弊如此、以此推之、天下虛耗可知、陛下宵衣旰食、降惠民庶、興復可期、謹陳便宜十二事、其一請虔祭祀、以祈豐穰、其二請禁奢侈、貞元間親王公卿以筑紫絹爲夏衫、今史生以白縑爲之、婦女婢妾非紈綾不服、一衣破產、一饌盡貲、田疇爲蕪、盜賊爲滋、望隨階定制、其三請班口分田、此制爲收租庸調、而今奸田闕貢、牧宰懷無用之籍、豪富收

并兼之利、須令閑實班給、其遺田收爲公田、其四請復大學學田、治國在賢、今至以大學爲坎壈之府凍餒之鄕、望復學田、其五請減五節還妓員、無襲前朝好内之例、其六請增置判事、舊制判事六員、今獨大判事用明法者、以萬民死生、繫一人脣吻、乖閑實之理、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法律者、其七請均給百官四季祿、比年官庫乏物、唯公卿及出納諸司充給、其餘五六年雖給一季料、雖閑忙殊務、至於頒賜、宜無差別、其八請停諸國吏民越訴、以牧宰之重、與小吏賤民、比肩受鞫、雖事得白、威權已廢、知耻之士誰冀爲吏、其九請定勘籍人數、三宮以下諸王大夫、

命婦資人、諸司衞府、式兵二省籍人、一歲稍及三千人、當今課丁除五畿奧羽太宰九國、外不滿三十萬、而大半無有身、則見丁十餘萬人而已、其中歲除三千人、未盈四十年、天下皆爲不課之民、望年立定額、大國十人、以次差之、以截濫符、其十請選任撿非違使弩師、撿非違使本掌糺境内奸盜、今其民納贖勞料者爲之、望監試明法學生充此職、今奧羽鎭西及沿海諸國弩師、皆充年給、許令斥賣、唯論價直、不問才伎、望令六衞練習隨功勞任之、其十一請禁僧徒濫惡及宿衞強暴、今諸寺僧得度年二三百人、大半邪濫及逃課逋租者、天下之民禿首者居三之二、皆蓄妻、啖腥、甚者爲盜竊、鑄錢、望痛禁懲之、奪度牒、返本役、六衞舍人須結番警備、而散落諸國、此皆部内強豪遭國司糺勘、奔入洛、納貨籍宿衞者、望既充補不得歸住、寧歸者限暇日、取府牒、送國衙過限者解職、送狀本府、其十二請修魚住泊、山陽及西南三道、舟程自檉生至河尻五泊、各一日行、今此泊廢、自韓泊直指輪田、蕩覆年百艘、望差官司、修造以播備稅給費、其餘糧既所獻言、不更重陳、本朝文粹

藤原伊通二條朝、爲太政大臣、時綱紀漸弛舊章日廢、伊通深憂之、爲意見一篇上之、其略曰、聖主不棄人、取其所

長、猶良工選材、曲者輪之、直者輻之、夫如是故世無遺才、又曰、治平已久、上下安逸、若反側之徒、乘時生心、其禍難測、臣聞嵯峨帝引坂上田村麻呂、將近衞逆徒落膽、小一條院擧源賴義、白河帝召平忠盛、侍衞禁内、皆所以備豫不虞也、近世宿衞無人、雖藏人在安臥旁室、召而無應者、非所以重聖躬也、又曰、帝王之學、非謂善詩賦、要知治體、也、君學之以使臣、臣學之以事君、則天下自治、若徒工詩賦、不達事情者、無益國家、世當有經濟之才、請選而用之、凡人臣專爲身謀而不通世務者、朝廷之罪人也、其言皆切事務、伊通意見

藤原基房

藤原基房高倉朝爲關白、與平清盛不愜、左遷太宰權帥、養和中源義仲幽後白河法皇于五條第、剝奪朝臣官爵、暴横日甚、基房召義仲、從容喩曰、卿未聞朝廷之尊乎、夫皇帝神明之統、天地鬼神所擁護、百世歷歷以至于今、一有輕蔑悖慢者、莫不立亡滅、今如平清盛、握朝權二十餘年、刼遷法皇、凌逼宸極、罪惡貫盈、天奪其命、闔族奔竄、寄身西海、亡在旦夕、卿速奉還車駕、悔過易轍、則庶乎得免禍、義仲領之、乃移法皇于西洞院第、復朝臣官職、源平盛衰記

清原賴業

清原賴業高倉朝爲大外記明經博士、時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禮、下群臣議之、賴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

所贈牒狀、稱呼無禮、卻而不受、承曆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況今所贈、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禮、而今受非禮之信、恐虧國體、議遂不行、玉海

源義仲

源義仲養和中奉故三條宮子北陸宮、入京師、時安德帝在西海、後白河法皇憂京師無主、欲別立新主、有二皇孫、一曰三宮五歲、一曰四宮四歲、議者謂亂世宜立長、以仁王子北陸宮年長、當立、法皇意在四宮、於是義仲盛稱以仁王功、請立北陸宮、法皇使人諭之、義仲奏曰、天位之重、臣何敢輕議之、然高倉宮憤陛下幽閉、倡義敵愾、不顧其

藤原兼實

身、雖志業不遂、義聲震天下矣、臣等驅逐凶徒、亦由王之首倡也、立北陸宮以慰王靈、正在今日、而陛下更欲立四宮、今天子爲平氏所擁、奈何立皇弟、此非臣一人之言、實三軍之意也、源平盛衰記 法皇不聽、遂立四宮、玉海

藤原兼實安德朝爲右大臣、時帝幼冲、後白河法皇躬機務、客星見、炎旱饑饉、法皇問救禳之方、兼實對曰、夫人事失於下、災變見於上、人君宜廣召卿大夫、使面陳讜言也、國以民爲本、本搖則國何以得立、頻年炎旱、禾稼不登、而出兵四方、課疲瘵之民、責芻糧之供、加之修造東大興福兩寺、百姓嗷嗷、無所息肩、豐年猶不能堪、況於凶歉之運、

哉、今欲銷天譴、濟人物、在祈禳與德化、自古禱祀之法、效驗不一、雖朝廷已行、非尋常薰修之所能回移也、宜特發幣使、告大神宮及所崇敬諸社、又選顯密僧、精修祕法、懇禱苦請、則咎徵何不弭矣、若夫當今之時、欲行德政、而征討未可輙已、土木亦難廢也、然國弊民耗、縱獲賊首、亦無益耳、宜小存寛恕、以從民心也、而若其征討、則專委之將帥、但料給糧食、務省冗費、庶得息民怨焉、土木亦宜爲之節限、以施惠下之仁也、夫訟獄者明王之所愼、宜申敕理官、審辭訟、錄囚徒、究覈情僞、務處乎允也、以災異行肆赦、比例極多矣、寛弘中以客星見、原釋囚徒、立消妖氛、是其

平長方

令典之可從者也、若大神宮司及諸寺之惡徒、懲其首謀、餘皆洗雪與之更始、則庶幾回天意、而享豐服、法皇不能用、（玉海）

源頼朝圖殺弟義經、時義經在京師、爲法皇所寵、乞賜宣旨討頼朝、已而頼朝遣僧昌俊夜襲義經第、義經擊殺之、京師騷擾、法皇令公卿議義經所請、左大臣藤原經宗請姑許彼請、法皇使高橋泰經、咨之兼實、兼實曰、追討宣旨安可輕下、今頼朝非有罪惡、奈何討之、淸盛義仲之爲暴、使之討頼朝、頼朝兵強、使之討二族、王命之重、焉在亂之不熄、職是之由、不宜踐覆轍、泰經曰、法皇固知頼朝不反、今日不過避義經暴怒耳、頼朝知前日之勅出於淸盛義仲、則今日之事彼亦何必深怨、如公所論、得無黨頼朝之嫌耶、兼實曰、此天下大事、兼實何敢挾私心、但彼前日不怨、安保其不怨於今日、今日之事宜諭義經、緩其謀、遣使問頼朝曰、義經爲汝使者、故朝廷倚仗、近聞汝將誅之、彼果當誅耶、汝致之鎌倉處之顯戮、彼果爲讒人所搆耶、汝宜釋怨全好、何必差兵擾都、夫如此彼猶啓兵端、則處之、請勅聲罪征討、名正而言順、法皇不聽、遂賜宣旨、（玉海）

平長方安德朝爲參議、平淸盛幽後白河法皇於別宮、流關白基房于備前、兇暴日甚、人畏其威焰、無敢言者、及源頼朝起兵、高倉上皇召羣臣議、長方進言曰、頼朝舉兵數月之間、四方應之、斯政事不協天意之所致也、宜使法皇聽政、如初、基房復職、行德政、以收人心、則庶幾天意可回、禍亂可弭矣、聞者皆失色、淸盛意悔悟、遂奉法皇、如初、還基房於京師、云、（玉海 閑集）著

文治中源頼朝請爲總追捕使、法皇問之群臣、長方固陳不可、法皇不從、（入政本平家物語）

僧高辨

栂尾僧高辨嘗謂北條泰時曰、吾國百代一姓、皇祚尊嚴、四海孰敢背者、今君乃以一家之故、破官軍、陷皇城、廢天子、遷上皇、流親王、殺公卿、上下惶駭、哭聲滿巷、古云、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君將何以償悖逆之罪、泰時爲之悚然、（明惠傳）

楠正成

建武初、北條高時已伏誅、朝廷論功行賞、中興諸將或食數大國、以菊池武時早死、不預焉、楠正成奏曰、元弘將士皆遭盛際、並受恩榮、獨菊池武時死於王事、不及見今日之盛、其忠寧可忘乎、（菊池武朝申狀）帝乃以菊池武重爲肥後守、（太平記）

新田義貞

建武二年冬、足利尊氏據鎌倉反、以討新田義貞爲名、上疏譖其罪、義貞聞之、上疏曰、竊海内擾亂、義旅並起、南有正成、西有則村、尊氏受命西上、首鼠兩端、覬望成敗、聞高家敗死、廼始歸順、向令賊兵不敗、彼豈敢倒戈、順使尊氏、

堀口貞滿

成功者賊也、今又害臣忠義、敢肆讒毒、臣之起兵、以五月八日、而尊氏攻六波羅、在七日、地之相去、八百餘里、臣何由知之、尊氏誣臣、罪一矣、義詮帥百餘騎、入鎌倉、以六月三日、而臣之平鎌倉在五月二十二日、況義詮數歲小兒、非有寸功、而尊氏誣臣、罪二矣、六波羅之滅、尊氏無所受命、而妄誅親王卒伍、非司行法、罪三矣、陛下既使親王鎭東陲、而尊氏請征夷之號、僭倨不遜、罪四矣、自署東國管領、罪五矣、中興之業、雖由天助、而大業速濟、莫非護良親王之謀、尊氏構陷流之東國、罪六矣、陛下之流親王、不過欲其自新、而尊氏幽囚之、以快私忿、罪七矣、直義避時行、

出走、使人害親王、罪八矣、此八者天地所不容、此而不誅、四維絕而八柱傾、臣願奉詔翦誅尊氏直義、以宣皇威、後醍醐帝於是、命義貞奉尊良親王、討尊氏、云（太平記）

堀口貞滿新田氏之族也、延元元年、後醍醐帝御延曆寺、足利尊氏詐送款、帝密許之、車駕將發、藤原實世馳价告義貞、義貞不信、貞滿曰、請往覘之、至則乘輿已駕、宮人奉神器矣、貞滿進攀轅、泣曰、今日之擧、義貞未知而儀衛已辨、陛下何爲擯棄義貞、而信大逆無道之尊氏、元弘之亂、義貞奉辭擧義、翦誅鯨鯢、以寧皇室、忠勳之大、曠古無儔、自尊氏反、所在征戰、摧鋒陷陣、瀕死者數矣、宗族死者一百三十餘人、士卒八千餘人、戰如此其力、而賊如彼其熾者、蓋聖德猶有所闕、而人心有所未服耳、非戰之罪也、陛下今日必欲棄新田族、而西、則請召義貞等五十餘人、悉賜死、駕前、然後發、辭氣憤烈、聽者聳然、帝有慚色、遂付皇太子於義貞、北赴越前、貞滿從之、（太平記）

結城宗廣

結城宗廣後醍醐朝、爲上野介、延元中、新田義貞死北國、源顯信棄男山、朝廷震驚、不知所爲、宗廣入奏曰、願家投秩、萬里入援京師者再矣、由奧羽服而鄰敵懼也、臣以天下之地圖案之、陸奧五十四郡、殆居海內之半、其兵可得四五十萬、請及國人未離、速遣一皇子、往鎭、褒奬忠義、殲

戮凶黨、境內孰敢抗者、宗廣雖老、猶能掃境西上、再復京師也、帝壯之、乃命北畠顯信、奉義良親王、赴陸奧、宗廣亦從之、（太平記）

僧宗信

僧宗信爲吉野修行、叙法印、住吉水院、後醍醐帝自花山院出幸穴太、遣從臣諭宗信、宗信乃發僧兵三百、奉迎、既而帝崩、衆情離沮、多欲逃亡、宗信入朝、勵衆曰、公等面受遺詔、奈何沮喪至此、夫周文沒而有武王、漢高殂而有文帝、吾國獨不及乎、方今勵舊仗義者多、而海內忠義之士、上野則新田義興、武藏則新田義宗、越前則脇屋義助父子、其族江田、里見、鳥山、田中、羽河、山名、桃井、額田、一井、金

谷、堤、青龍寺、小守澤諸氏、分布諸國者四百餘人、而筑紫則菊池、松浦、草野、山鹿、土肥、赤星、南海則土居、得能、江田、羽床、淺路、則阿間、志知、安藝則有井、石見則三角、成合、出雲伯耆則名和、備後則櫻山、備前則今木、大富、和田、兒島、播磨則吉川、河內則和田、楠、橋本、福塚、大和則三輪、西阿、眞木、寶珠丸、紀伊則湯淺、山本、井遠、加藤、遠江則井伊介、美濃則根尾、尾張則熱田大宮司、越前則小國、池、風間、禰津、太田、山徒則圓宗院、皆効力王室、終始如一、行宮則宗信、雖簒、亦能護衛、公等何憂、請速奉東宮、即位、頒遺詔於諸國也、公卿皆然之、會楠正行、和田正遠、帥衆二千餘入衞、衆心頓安、皇太子立、是爲後村上天皇、(太平記)

藤原實世

藤原實世後村上朝爲大納言、時足利直義遣使乞降、帝下公卿議、實世曰、彼爲家僕所逐、窘迫乞降、欲借天威以報私怨、狡譎甚矣、況乘輿播蕩、百官流竄者二十餘年、彼實爲之、彼今乞降者天也、失今不誅、噬臍無及、請速發兵、捕斬懸首闕下、右大臣藤原師基乞納其降、議遂不行、(太平記)

清原宣條

清原宣條天明中爲明經博士、主上從而受學、時京人有獲白鳥者、王侯貴人皆以爲吉瑞、以備叡覽、公卿或有奉賀表者、主上詔宣條、汝以爲何如、宣條乃上白鳥考、其略曰、王者之吉瑞、在得賢人君子、非曰異獸奇禽、如西土異姓代興、爲天子、故恐民心不服、多集異獸奇禽、以爲自天降祥瑞、誇示一時、我邦皇統萬歲一系、何倣唐土、用藉禽獸草木哉、今縱有此白鳥、非可爲吉瑞者、反爲之脩德祈寶祚長久、使萬民安堵、請勞叡念焉、主上大感賞、(備忘錄)

德川義公

寬文中幕府命儒臣、修本朝通鑑、既成、將梓行、水戶義公適朝、幕府命執政、以其書示三藩、尾紀二公皆賀盛擧、公適披閱之、至以皇朝爲吳泰伯之後、大驚、謂執政曰、後漢以後之史、以皇朝爲姬姓、此無稽之說、固不足信、且本邦既有正史、安有舍正史、而不取、從外國謬妄之說、而瀆皇朝神明之冑乎、昔後醍醐朝有妖僧玄著一書、首唱此說、詔燔其書、夫推古時文學未盛、然其貽書於隋、執匹敵之禮、而今斷爲泰伯之裔、是以堂堂天朝、爲外國之附庸也、斯書果行、無乃傳醜於万世乎、宜命改定、執政服其確論、(年山紀聞、寬文中據鹽峰集)

本多正純

本多正純台德公時爲老中、坂崎成政(成政據武德編年集成)之叛也、執政議下書其老臣曰、汝主叛命、汝能勸之自裁、當存其宗祀、正純曰、彼若從命、果存其宗祀乎、皆曰、叛人之後、安得存之、曰、然則是書不宜下、今惡彼不臣、欲誅之、而敎其臣不臣、非令天下之道、且天下之政不可不信、安有設

永井直清　井伊直孝　酒井忠勝　阿部忠秋

詭計以眩風俗哉宜速發兵討滅之衆皆不可遂下其書止純辭不署名論者韙焉（諸侯譜 老談一言記 鳩巢小說）

永井直清寬永中在京師時年替儀執政議民間私爲酒糜穀者多宜撿覈焉若有偷釀者許奴隸告訐籍沒其資產以賞之直清聞而駁之曰凡大逆無道奴僕上變者有賞其他未聞有使奴訴主者議乃止（名臣言行錄）

明曆中江戶大火公私蕩盡松平信綱患都下屢火欲誅失火者以懲其後適井伊直孝朝信綱以其議語之直孝曰廷議既決無可奈何若未決則社稷福也信綱曰是議不是乎否直孝曰然夫火災之起固不可測若三家貴戚

正議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四　十七

萬一遺火何以處之若釋之則政何以行焉信綱憮然曰幸藉君言免取謗于世由是議遂寢（歸厚錄）

武城東南有六鄉畷田二河最爲控扼要害之地酒井忠勝在[illegible]府時慮行旅之艱辛因建議造橋架之議者以謂二河武城之要害不宜架橋忠勝曰治天下者以民爲固而不邮其患苦失所以爲固夫爲政之要在邮民而已若不修其政而苟恃要害武城不能一日守也（武野燭談）常憲公時六鄉橋壞自後不復修治（元正間記）至今兩國橋獨存民蒙其利云

阿部忠秋嚴有公時爲老中駿府男子由井正雪謀不軌伏誅大老酒井忠勝議曰浮浪之士居江戶者甚衆謀反者本欲誘此輩爲助請一切逐之忠秋曰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如忠勝議此不安一人而苦天下也夫浮浪之士未必皆與逆也所以至江戶者欲仕諸侯也諸侯因是得異材殊能上以事國家下以治其民且出之海外則可若猶居內地與居江戶何異諺曰疲馬不畏策非不畏策足不能馳也若驅朝不謀夕之人曰汝必遠徙此輩去無所歸居無所止不爲亂何爲若用忠勝之言驅之使爲逆也臣以爲不可公徧問群臣保科正之松平信綱是忠勝井伊直孝是忠秋公竟從忠秋議（國史 明良洪範）

正議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四　十八

明曆三年正月三藩第燬延燒內城大臣奉嚴有公如西城井伊直孝酒井忠勝皆有園地周數里請公避火松平信綱請如上野忠秋曰我不知諸公所言如爲避火耶西城縱使罹災山里足容公駕其地雖無殿屋餘燼無侵備不虞耶去城保野不得爲得計東照公以來四世五紀國家無玷商賈安業非望窺覦因何而起縱其有之命一將誅之易於振槁且示天下內中狹窄出城之議甚非所宜宰臣爭之譁喧忠秋言公曰公豈忘大猷公之言乎公若不聽臣言臣必不從行公曰子言是忠秋乃使忠能陳兵西城下火及其家不敢還初大猷公以忠秋爲世子傅且

阿部忠秋

謂曰、東照公起自岡崎、遂幷天下、築城江戸、以我爲堪負荷、曰此是長孫居也、汝其記我言、而輔世子、子孫萬世爲我後者、勿忘此言、天下有變、死守此城、以承東照公之責、故忠秋以爲言、國史

嚴有公時、酒井忠清輔政、欲造誹謗之法、忠秋井伊直孝及酒井忠勝止之、而止、其後有設主客論時政得失者、忠清又議欲推之、忠秋曰、昔在唐堯之聖、不能無過、但樂聞其失、爲不可及耳、懸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朝無壅蔽之患、民無咨嗟之聲、善則從、不善則悛、今出入宰臣之家者、大率紈袴子弟也、所言雖異、其見粗同、無如此人放言不

諱、宰臣何以聞閭巷之議、備預過失、誹謗之法、必不可設、由是其議遂寢、國史

同上

寛文中、以比歲不登、有司請立酒限、有犯者、許奴婢告、籍沒財產、賞以其半、時忠秋已致仕、嚴有公使宰臣詢忠秋、對曰、不可、奴之事主、猶臣之事君也、臣念臣家不能顧奉法令、而國中不得志者至衆、然不敢上書告臣者、畏有司數以大義也、若許以臣封祿之半、而求臣之罪、死已久矣、夫法者天下權衡也、權衡一傾、天下必壞、是故制法必可遵、如此法一立、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臣恐明智之謀復起於今、大失治體、負制法之意、國史

松平信綱

松平信綱嚴有公時爲執政、明曆災後、民間苦少錢、會京師地震、銅佛壞、當修治之、信綱建議、以木造之、銷其金鑄錢、於是錢大出、談者美其破流俗之見、國史

土屋數直

土屋數直嚴有公時爲老中、德川氏創業之初、置鑄官以造黃金、謂之慶長金、老談一言記 至是鑄官議、以謂、鑄銷舊貨、殺以白金、黃金之數倍蓰舊時、利莫大焉、乃以其議白之、數直曰、夫貨之所以爲貴、以其純好也、今殺以白金、是以世之至寶、爲蠹惡之物也、寧可以利國家爲之哉、由此其議遂格、武野燭談 常山紀談 其後及常憲公時、財用匱乏、計司荻原重秀 重秀據武野燭談 請官造新貨、殺以銀銅、謂之元祿金、自是

之後、惡弊流布、海內益窮、政談 三王外記

土屋政直

土屋政直數直子、元祿中爲老中、淺野長矩坐傷吉良義央、賜死、無敢諫者、政直獨爭以爲罪疑從輕、其言雖不見用、擧朝重之、國史 享保中、有德公賞其勳勞、賜之杖、朝堂用之、其命有汝在先朝、論赤穗之刑、面引廷爭、風勵謇謇之語、名臣言行錄

伊丹康勝

甲州之地多紙工、歲納紙課于官、官令人承買、伊丹康勝爲計司長、時有富商請增課額、承買者同列欲允之、康勝獨持不可、其後富商私請於政府、執政以其事下康勝、康勝曰、自今而後有止盜之策、宜允其請、執政問其故、康勝

細井甚藏

曰、夫紙之爲物、貴賤資之、不可一日闕也、然以價賤易得、故能濟用、今若允其所請、彼必貴其價、以擅其利、則紙價日益貴、小民無由得之、亦各貴其貨物、而後得辨之、其極必至於物價騰踴、小民窮困、盜竊競起、何以止之、且利源一開、上下化之、各逞其欲、其害又甚於盜、君節用省費、一歲所得、豈止千萬、而今貪細利、苦民敗俗、此所謂割股而充腹者也、且物價騰踊、由國郡抽分之多、而今而後有進若說者、愼勿聽焉、聞者嘆服、藩翰譜明良洪範

大和諸陵經大亂之後、頹廢殊甚、人或以鬼陵目之、或樵牧其上、細井甚藏竊嘆其衰廢、時兄知愼者仕柳澤侯、侯被常憲公眷寵、言無不用、甚藏慫恿知愼、使侯建白幕府、檢視諸陵、周以垣墻、不得樵牧、侯從之、士論韙之、二老略傳

新井君美

新井君美以文學仕甲府、寶永中文昭公自甲府入立、君美上書曰、東照公天錫勇智、蕩壹海內、莫非祖宗積累之德、而螽斯詵詵、列爲大藩者四家、至台德公三子、則駿河殿既不得良死、今爲諸侯者、僅會津耳、大猷公子爲侯者二人、嚴有公無有繼嗣、故先將軍從親藩入立、有世子而夭、故將軍再從親藩入爲儲嗣、嚴有公已後、大統已絕者再矣、以東照公功德、未滿百年、而事已至此、此必有以也、

將軍欲恢弘先業、祈天永命、莫如遵奉東照公之遺訓、臣固嘗爲將軍言之矣、但一事有所未言者焉、元弘建武之間、皇統分爲南北、天下大亂、其後南北一統、而天下之亂不熄、故皇室盛衰、武人不暇問也、及東照公平天下、所以尊皇室者至矣、然亂世之弊未盡除、諸皇子則除東宮之外、悉爲浮屠、今夫匹夫生子、必願其有室家、奈何以萬乘之尊、棄皇子於桑門、不仁亦甚矣、朝廷縱無所言、國家安得不問、今册皇子爲親王、皇女皆下嫁、未必糜海內之土地財用、國家尊天胤如此、則東照公之後、亦必有萬世無疆之福矣、議者將謂海內土地財用有限、而皇子皇女日多、何以給之、臣以爲不然、天地間自有大算數、往古皇族固嘗多矣、今其後存者無幾、又何憂土地財用之不足、議者又謂皇族衆盛、恐非武家之利、是又不然、以仁王倡義、諸源響應、由平氏之橫暴也、至元弘之亂、下令旨、誅高時、者、非大塔宮耶、是皇子爲僧、亦能起兵、誰謂浮屠不足懼、惟將軍圖之、將軍覽書、感悟、野史纂略

松平定信

寬政五年二月、初後桃園天皇無子、立閑院親王典仁第五子兼仁、光格天皇也、公卿上表、據承久文安故事、尊典仁爲太上天皇、天皇允群議、至是遣議奏使權大納言藤原愛親、傳奏使權大納言藤原公明、來江戶、諮之幕府、松

平定信與老中戸田氏教松平信明等議謂典仁雖父臣也天皇雖子君也今若私尊典仁爲上皇名分殽亂啓諸王窺窬之心甚不可乃致愛親公明於城中問事顚末愛親矯言奉宸翰來事出特旨不經關白輝良指麾條對頗失敬慎定信傳台命讓責之二人屏居青松寺謝罪三日遣歸之是時將軍家齊亦以支族紹本宗有尊崇生父之心東西隱然贊成其私而由定信正議遂迎說遂破矣（松平定信行實）

柴野邦彥文恭公時爲儒員建議曰京俗間雅宜設一黌以爲育才之地元和中松永尺五唱宋學後水尾帝嘉嘆

之賜御筆額仍舊給學田使尺五裔孫守爲更遣一碩儒督教庶幾乎興斯學矣先是近衛公左大臣基前遣臣進藤某就邦彥諮詢學事邦彥件錄公卿學以進天保季仁孝天皇詔建學習院使公卿就學其擧胚胎邦彥議云（文恭公實錄）

蒲生秀實常曰夫神州天地之正氣也陰陽所和實爲中國中和見乎穀而甘美豐饒文教所及其養以給精英發乎鐵而堅剛銳利武威所加其功以成限以天池莫有外寇之患開闢以來天祖之胤世世傳統君臣上下之分嚴乎無紊者宇宙之間孰能及我神州者故日出處天子日

沒處天子雖交大國不肯苟讓者惜夫名也今俗儒不知名分動虧國體可乎文化四年北虜擾邊秀實聞之憂憤廼著不恤緯五篇詣老中門下上書獻之（續近世叢話）

竹股當綱（美作）爲米澤侯（治憲）重臣安永初八月望偕衆登一高邱爲觀月會是日醫官書生等皆會眺望米澤人家有一人曰吁可謂旣庶矣藁科松栢（醫師）曰今所望人家是不過三之一以繁庶爲慶僕不知其謂萬一遇凶荒人戸多則難賑濟若年荐饑何以濟之當綱曰善哉卿等思慮及此國實不可無備荒之策然國用窮乏且債亦多何以償之救荒之備是今日之急務當局者之所苦心有一人云

國無十年之蓄謂國非其國而今無一年之蓄非國之恥乎有一人云如其負債幾年而得償却五七年而猶不得之償乎萬一遇凶歲人民不免飢餓待償債而後賑之彼皆餓死所謂以西江水救涸轍之鮒也其如之何而可哉當綱聞之悚然不能答月已傾不開行厨而歸家苦心思慮彈正又聞諸子語召當綱謂曰衆人之所言可謂理之至矣雖然爲救荒之備不能減負債之償若償負債救荒之備不可立要之救荒償債二事不可不並行予等率先不論貴賤各減今日衣服之費以免後來飢餓之憂從今不論公私下至民間貯蓄年年出米穀什一新立倉廩蓄

之令國中立義倉至天保中凶荒麻布下邸所藏米穀充盈其陳者係寬政享和間所蓄云然其原出遠科松栢等月下論難之語也青山閒齋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四終

皇朝金鑑卷二十五目次

臣道

忠言 四十五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五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加治濟　校

君道

忠言 四十五條

夫諫者所以匡君於正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除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而不諫者忠臣不忍爲也故爲臣之道至於忠而止所謂忠者莫切於諫諍是以度事權

時調其緩急而不失其正宋蘇洵嘗論五術其言曰君昏者論之以理則悟悟則明君驕者禁之以勢則懼懼則恭君怠者誘之以利則奮奮則勤君懦者怒之以激則立立則勇君暴者諷之以隱隱則寬人君苟明而恭勤而勇且寬何患其言之不入乎嗚呼亦盡矣雖然諫君之道莫簡於易易曰納約自牖說者云納約者約結也牖者室中明所人臣以忠言善道結於君必就其所明而納之乃能入也蓋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所也就其明告之則易入也所謂昏者驕者怠者懦者暴者是人主之所蔽也論之以理以勢以利以激以隱者則開其所蔽也其所蔽開而後吾言可納也易之言可謂簡而盡矣德太寺某於後光明帝淺野長政於豐太閤鈴木某於德川公中山信吉於源威公杉田壹岐於越前侯毛利光一於黑田侯極諫直言犯君顏觸盛怒而竟能回主聽以措其君於無過之地者即所謂開其所蔽而就其明所納之也故君爲明主臣爲直臣是皆已見於前篇故此篇所載直諫弗用者居多爲人臣者亦可以鑒也作忠言篇

三輪高市麻呂

三輪高市麻呂持統朝爲中納言直大貳六年春以將幸伊勢詔諸司辨備衣物高市麻呂上表諫方農時遠幸不聽高市麻呂詣闕免冠極諫終不聽行幸伊勢日本紀

安倍兄雄

安倍兄雄平城朝拜准參議右京大夫時藤原宗成勸伊豫親王謀反親王拒之不從已而事覺帝大怒將廢親王羣臣莫敢諫者唯兄雄固爭保其無罪雖不能得時論韙之公卿補任

大江匡房

大江匡房後三條朝爲右少辨帝嘗奉幣伊勢親草宣命有朕即位以來不敢爲私之語匡房曰神不可欺請垂叡念帝作色曰朕有何私邪曰前以藤原實政爲左中辨帝默而止初帝在東宮使實政於春日社至木津遇藤原隆方隆方自負門地凌辱實政實政歸泣訴之帝即位隆方爲權左中辨而實政求左中辨帝曰凡事毫有私曲不可

藤原資仲在側曰、實政蓋欲解前日之憾耳、帝沈思良久、廼曰、朕將請之天照大神矣、遂超隆方任左中辨、隆方聞之、慙恨匡房、故以爲言。今鏡 續古事談

源雅實

源雅實白河朝爲權大納言、雅實樸直敢言、帝常憚之、僧正某者、嘗奏事、帝謀之雅實、雅實對曰、臣不才、不能親細事、每使人代之、淸問所及、臣未之知、帝有慚色。今鏡

藤原敎長

藤原敎長保元初、爲左京大夫、公卿補任 爲崇德上皇所親昵、上皇將起兵、敎長諫不能止、深以爲憂、私告內大臣藤原實能、實能又附敎長奏陳、不可、皆不納、及事敗、敎長薙髮、居廣隆寺。保元物語

藤原實能

藤原實能近衞朝、爲左近衞大將、兼東宮傅、公卿補任 保元初、鳥羽法皇崩、崇德上皇謀復位、人心恟恟、內外皆懼、實能附左京大夫敎長、諫上皇曰、雖世屬澆季、帝王之位、實由祖宗神靈之陰隲、而非人力之所致也、且夫以弟越兄、其比非一、願陛下聽命於天、優游卒歲、事若一跌、噬臍莫及、上皇不聽、遂遭播遷之辱。保元物語

藤原公繼

藤原公繼順德朝爲右大臣、時後鳥羽上皇謀討北條義時、以近衞大將藤原公經結婚關東、欲殺之而擧事、公繼諫曰、昔木曾義仲驕肆、後白河上皇命平知康討之、王師失利、宮闕蹀血、輕遽擧事、以辱天威、此近時之明驗也、關東國大兵強、今不度彼此之力、遽加天誅、殆非計也、況公經廷臣、制命在我、今疑其與關東交通、急行誅戮、彼之生死、固無損益於關東、徒以取怨望也、上皇不納、然公經亦由是得免、既而王師敗績、果如其言。承久記

藤原光親

藤原光親順德朝爲權中納言、光親才學優長、尤蒙殊遇、及後鳥羽上皇討北條氏、力諫其不可、書數十上、上皇不納、於是不得已、作詔書、聲義時罪狀、及官軍敗、東兵押送斬之、駿河、光親從容就死、後泰時見其諫疏、甚悔惜之。東鑑 承久記

藤原藤房

藤原藤房後醍醐朝爲權中納言、時鹽谷高貞獻駿馬、朝發出雲、暮到京師、帝大悅、養于左馬寮、呼曰天馬、一日幸馬場殿觀之、因問內大臣藤原公賢曰、天馬之出、其應如何、公賢盛贊時瑞、群臣稱賀、藤房後至、帝又問之、藤房對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却千里馬者、漢文光武是也、有駕八駿而巡狩者、周穆是也、然周衰而漢興、其應如此、今天馬之出、安知非災、何則、爭亂初平、人民未安、此上下競勵之秋也、而百辟酣縱、群臣導諛、國之安危、置之度外、唯見記錄決斷二所訴牒日減、以爲無爲之化、殊不知天下將士效力於往日者、不過欲賞於今日、而朝廷不加甄錄、彼皆憤怨怏鬱、相率還國、訴牒之所以日減、乃人心之所以日

離也而朝廷不問方議造大內重浚生民之膏血諸國則國司專權而不知制目代縱暴而不知抑守護屈辱而不知察如將軍家人因襲既久而一旦俄奪其號武夫缺望者不知其幾如赤松則村其功不在尊氏義貞正成長年之下而一旦奪其國彼獨何罪賞罰失當如此非所以安海內萬一奸雄乘釁而起安知無土崩之患乎且天下無事何用此馬一旦有事警報必藉此馬安在其爲祥瑞也願陛下不愛異物而留心仁政焉帝不懌而罷藤房諫帝不納一夕侍帝諷以比干夷齊之事至曉而退即放還車徒徑入北山巖藏爲僧及後足利尊氏反帝遣人乘天馬召新田義貞於尾張半道而斃果如其言（太平記）

北條泰時

北條泰時識量過人將軍賴家盤樂無度最嗜蹴鞠建仁初鎌倉大風遠近廬舍摧倒甚衆禾稼悉損而賴家不以爲意蹴鞠連日將士亦競演習泰時憂之密謂中野能成曰蹴鞠韻事爲之固善顧今災異疊至人民饑困恐非遊嬉之時建久中故將軍嘗將遊海濱適有天變廼懼而不出命禱之神今日警懼當如此子寵臣也何不以此諷之賴家聞之怒或來告曰將軍聞前語慍公踰父祖而易言泰時曰非敢納諫攄愚衷於近習耳賴家亦不之罪（東鑑）

平賀義信

平賀義信源義光孫也平治之亂從源義朝逃至美濃義朝令義信還國聚兵義信曰公欲焉往義朝曰吾欲往尾張野間就長田忠致乞鎧馬而東義信曰忠致雖多貲力而其人趨時附勢情僞不可保義朝不能用義信辭去義朝果爲忠致所殺（平治物語）

二階堂貞藤

二階堂貞藤事北條氏以才學見稱（太平記）元弘中高時圖行廢立後伏見上皇遣使鎌倉告帝謀曰卿不早決天下必亂矣高時會衆議之長崎高資進曰今日之患由往日之不斷請速遷帝海島焉貞藤曰武家秉權已百五十餘年四海畏服不敢叛者由我翊戴天子撫恤人民而近日所爲已涉不臣況廢天子害座主神人共憤禍不旋踵苟使我兵威強盛天子誰與圖我我亦不失臣子之禮則聖怒亦從而解矣高時不聽遂及滅族之禍云（太平記）

小林脩理

小林脩理仕山名氏清正平八年氏清起兵謂脩理曰嚮新田左中將翼衞南朝聲震天下吾乃其族也秉天下權執云不可吾嘗請錦旗行宮獲之今揭此以令衆耳克則吾以卿爲執事矣脩理曰主君一家既食十一國其餘釆地不可勝計門族之盛天下鮮矣繇此家衆縱暴橫行郡國都鄙怨嗟而主君不思所以戢下必欲爲將軍神怒人怨天下孰敢屬之臣今日欲逃則傷勇欲死傷義進退維谷近日主君獨與宇屋蓮池謀議而臣等不得與焉此臣

之所以不得諫、而事已至此、臣有一死耳、乃鯁咽而起、明日及足利義滿將大內義弘戰、爲義弘所斫死、（明德記）

熊谷直純

足利義政晚年侈靡滋甚、近江鹽津人熊谷直純才兼文武、仕義政有年、所見義政懈政務、不忍知而不言、上書諫之、義政不聽、赫怒曰、其言則是矣、其人則非矣、如彼鄙者、奚得容易諫我乎、命逐之、（野史引國朝諫諍錄）

毛利元就

毛利元就、初領數千貫地、屬大內義隆、義隆領防長等三國、兼大宰大貳、恃富强、耽宴遊、軍國之事、悉委於長臣陶晴賢、元就察其有異圖、一日謂義隆曰、自古奪人之國者、皆出其大臣、故明君能御將士、不假威權於下、若威權下

移、君雖授職與祿、不爲君賜、雖有君與無君同、故大臣有私者、不可任以事、方今大國之爲體甚危、願用心察下情、躬細務、定長久之計、義隆不以爲意、後果爲晴賢所弑、喪其國云、（備忘錄）

秀元

毛利秀元、輝元嗣子也、關原之役、輝元在國、遣安國寺惠瓊、吉川廣家、於東國、石田三成誘二人、爲己黨、二人勸秀元曰、是興國之機不可失也、秀元曰否、是敗家之基、且納言與內府、有兄弟之約、內府若聞是計、必釋景勝、向上國、果然無可勝之理、惠瓊曰、治部少輔連署遣人、招西國諸將、納言君不日上坂、秀元大驚、乃遣使廣島、止輝元、不及、

輝元已至大坂川口、乃不入城、居私邸、三成遣使輝元曰、出大坂兵於東、秀元君亦宜出師、秀元曰、今日之戰略、決無可勝之理、且倍內府契約、不義也、方今武勇孰敵內府者、而驍勇武將皆已從赴東國、不武不勇之治部、其他則增田長束等、如何敵內府也、倘與三成、國家亡滅、不容疑矣、兒請赴關東、告內府曰、今有不虞之事、故遽然上坂護秀賴、使君亦宜急上坂以決國事、內府必無他膓、內府若上坂、請宥三成舉納言契約亦全、三成若不聽、乃擊殺之、亦易易耳、是萬全之策、必欲與三成、宜擁秀賴公、向關東、諸將聞公自帥師、必無彎弓向我者、今使兒一人向勢田、

無益也、請熟計焉、輝元不聽、果至墮國、云、（備忘錄）

森長定

森長定（蘭丸）爲織田公近侍、白公曰、光秀必爲大事、命臣斬之、公問故、長定曰、臣見光秀朝餐口飯不嚥、有所沈思、不覺墜其箸、良久始驚、彼思念至此、是必欲起大事、頃者光秀不快於公者非一、公勿忽焉、弗用、遂及禍、（備忘錄）

同上

天正十年六月朔、長定在本能寺、浴油小路混堂、謂從者曰、今有過門外者云、明智謀反、汝等聞之不、曰無之、長定曰、遽拉其人來、遣人追之、不知所之、乃謂從者曰、若有再言之者、速拉至、長定歸告織田公、公笑曰、江州坂本行當與汝、汝年少勿言如此事、先是賜長定濃州岩村五萬石、

長定曰、坂本臣父戰死地、請賜之、時已賜坂本於光秀、故不允、公謂長定讒光秀、故不信、明日竟及禍、備忘錄

高坂昌信仕武田氏、守海津、勝頼長篠之戰、老將精兵殆殲、昌信謂勝頼曰、請以駿河贈氏政、行成、保有甲信上三州、是一策、嘗聞氏政有妹、請娶之厚親、是二策、徙木曾義昌於小幡、小幡信眞於木曾、是三策、使步卒將領衆擺馬塲內藤山縣等子弟、盡予秩祿、給事左右、臣下如死、則予小祿於子弟、令彼官屬下、配他隊、是四策、賜死於穴山、此五策者不納、則禍害必臻矣、弗聽、唯娶北條氏、寘眞田信綱後而已、甲陽軍鑑 其後織田氏遣使、請自今而後講和、共伐

上杉氏、宜取二越賀能飛五州、勝頼曰、無長篠之敗、則我從所請、在今日弗能聽、昌信又諫、不納、以至亡國云、野史

引逸史

土居宗算土佐國司一條兼定老臣也、爲人勇而有韜略、時兼定暴戾、臣庶怨畔、於是極諫兼定、又作書諫曰、夫夫婦者人倫之大綱、君不庸臣言、出夫人宇都宮氏、可謂淺慮矣、今又欲娶大友氏、約送適子、是藉力於寇、彼行將奪吾封、且元親已蠶食數郡、君專事醼樂宴飮、鴆毒不可不戒也、君所好、長劒異服、固非祖先之制、今以擊劒輕捷爲務、而不修修身齊家之學、是亡國之基也、方今四海騷擾、雖一金可以爲軍須之備、然頻年大起土木、費耗居多、臣聞帝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可不戒哉、使鷹鸇犬耽漁獵、不顧民苦、昔晏子誡景公以流連荒亡之禍、不可不省焉、佞人諛臣、因內謁執權、倖祿險人、勢壓功臣、賢人在野、無辜號天、以故麾下之士多叛而通元親、願退佞諛、進賢能、宜召老儒講學、治以文、亂以武、文武如車之兩輪、不可偏廢也、君使臣以禮、養民以仁、是兵家之要、將帥之任、伏願君納臣言、改過、兼定弗聽、遂殺之、後遂爲元親所殺云、野史

引治亂記、長元物語

北條氏規氏政弟也、天正中太閤既平九州、天下服從、唯

氏政據有八州、不敢朝覲、曰、當今天下皆服秀吉、宜遣使修好、氏政於是使氏規西上、太閤召見諭之、令氏政父子一人上京、氏規歸告氏政、氏政怒曰、喘關白、何爲者、欲使予上京、氏規諫曰、臣親上國形勢、關白實不可當、若君所言、則危亡無日矣、願主公速西上、氏政不聽、太閤將大兵東伐、北條氏諸少年聞之曰、據箱根險拒守、關白詎足畏焉、氏規進曰、向臣屢以爲言、主公還以爲黨關白、臣托國家肺腑、苟有二心、何顏立於世、今關白以天下兵來攻、東海山陰二道並進、縱使拒之箱根、何益、不若先事投降、社稷猶可血食、氏政不可、果喪其國云、毛利家記

赤尾清綱

赤尾清綱仕淺井久政、久政嘗與六角義賢戰敗、歸咎於舊勳將佐曰、卿等耄矣、赤尾淸綱對曰、行兵猶放鷹也、第在主將之指揮耳、臣等雖老、筋力未衰、先君若在、不復如此老耄矣、詞直氣壯、久政默然、（野史引淺井三代記）

羽柴下總

羽柴下總仕豐太閤、太閤一日屬侍女戲狎、顧下總曰、戰勝而聊相戲耳、下總拔刀逐侍女、太閤曰、汝何爲者、無乃爲暴乎、曰臣非敢爲暴也、君能勝於勁敵、而反不能勝於婦女子、臣切恐其卒荒廢大政、得蠱惑之疾、以毀傷玉體、也、臣又以爲其中必有一尤物、是敵也、臣欲除之、唯與人中不能遍辨識之、是爲遺恨、太閤微笑而止、（日本智囊備忘錄）

黑田孝高

黑田孝高太閤謀臣也、文祿中秀次已爲關白、昏虛驕肆、日事遊畋、荒淫亡度、孝高切諫曰、太閤櫛風沐雨、以刱平禍亂、春秋既高而猶勞軍旅、實智士焦心碎肝之秋、殿下以外甥得爲嗣位、極人臣、車馬闐門、公卿牧伯望塵而拜趨、皆太閤之恩、非殿下之德也、而今不圖報效、晏然以肆情慾、非至計也、今太閤倦於外征、殿下盍改過悔非、請如行臺攝軍務、爲太閤必悅、富貴可保、不則讒慝競興、變不可測矣、秀次不納、卒及禍、（人鏡錄備忘錄）

六角義賢

關白秀次至六角義賢第、曰人皆患多忘、我則反之、義賢答曰、恐不然、曰何也、曰君貴爲關白、而忘天下之蒼生、忘

長曾我部親實

執大焉、秀次赧然、（日本智囊）

長曾我部親實元親姪也、元親有內寵、生子盛親、天正中豐臣氏西征、元親長子信親戰死、後嗣未定、以次則嗣當及親忠、元親召群臣、議立盛親爲嗣、親實不肯曰、廢嫡長之賢、立庶孽之劣、乃戻禮失計、釁卻斯崩、禍害叵測、本是匪君慮、蓋賊內訌、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臣不敢奉命、波川玄蕃等亦以死諍、故議終不決、適有飛語中之、乃使人賜親實死、親實嘆曰、伯父溺西施之色、而賜屬鏤之劍、乎嗟呼微軀不足惜也、讒諛得志、忠直淪胥、不俟三年、秦氏其無遺類歟、言畢自刎、幷殺玄蕃等、時天正十六年冬也、踰年其靈爲祟、人民孔怖、元親悔愧、爲建祠、（野史引之山曾稿）

岡豐前

岡豐前仕浮田秀家、爲老臣、朝鮮之役、罹病將沒、秀家問病、曰若有所欲言者則言、勿諱、豐前曰、別無可遺言者、有一事關心者、長船又左衛門不肖其父、爲人奸佞、若任以重職、必禍國、宜加思慮、終死、秀家不用其言、後擢任紀伊守、任以國政、後果禍國、（備忘錄）

藤田能登

藤田能登事上杉氏、慶長五年、石田三成遣人與景勝謀東西擧兵、夾擊東照公、景勝會將佐議之、直江山城欲與之、能登曰、向者三成誘前田利家、爲黨與、然今已傾心內府、且三成爲諸將所擯屛、居佐和山、故欲擧兵報私憾耳、

主公宜速上京、以從內府、景勝不聽、以至蹙其國云、（武家閑談）

本多三彌

本多三彌、佐渡守正信弟也、敢言無所諱、東照公嘗見伎舞高館、曰、如僧辨慶、當今殆無比之者、三彌進曰、否、無源判官耳、（雨夜燈）

青山忠俊

青山忠俊爲大猷公傅、公少時好觀舞伎、自爲冶容、每梳髮、置二鏡、以整容儀、一日忠俊入見、作色投鏡於地曰、殿下爲天下之主、倣兒女之所爲、何鄙褻至是、無乃啓亂階邪、公大怒、由此獲罪、（故諺記、續明良洪範）遂謫總州、（元和小說）其後公追念忠俊之言、原其罪、忠俊不肯出曰、殿下使過容受臣言、死且不朽、臣若再侍左右、是彰殿下之過也、遂屏居終身、（故諺記鶴毛衣、續明良洪範）

鳥居成次

鳥居成次（元忠次子）爲甲斐侯傅、（忠長）寛永二年、台德公既老、遣老臣青山幸成、詣侯邸、增封駿河遠江二國、幷領甲斐、幸成已傳命、且賀之、侯怫然曰、咄、大藏大輔、（幸成官）予於將軍、爲弟、并領三國、何慶之有、時成次在側、代侯下拜命、幸成已退、成次泣諫曰、夫本朝國小、五畿七道、分爲六十國、君相國之子、將軍之弟、故割廿之一以封君、何慶如之、而君不以爲悅、果何心也、且君已列在人臣、將軍家人皆同僚也、大藏大輔國家重臣、奉君父之命來使、公不肯加敬、而面詬之、不忠不孝、何以過之、侯不能納、（藩翰譜）

板倉重宗

板倉重宗嘗自爲草鞋、獻大猷公曰、東照公常云、行陣之時、草鞋宜如此、臣嘗習知之、故今獻之、蓋其意以爲公起自牧伯、雖小人之事、無不知悉、故能創大業、守成之主、亦宜以通下情爲務、故託此以諷諫焉、（武將感狀記）

大久保忠教

大猷公嘗與群臣語、及古昔戰鬪之事、因曰、在義經之時、則有若嗣信忠信辨慶之徒、皆忠勇絕倫、以爲股肱爪牙、何其樂也、大久保忠教曰、今時豈無辨慶之徒、恨無源廷尉爾、（聞書雜和集）

柳生宗矩

柳生宗矩（但馬守）寛永中肥前民作亂、鎭西飛報關東、宗矩適宴有馬豐氏第、家衆來告云、嶋原民作亂、板倉重昌受命已發、宗矩乃借豐氏駿馬、疾馳追重昌、至川崎、不及、轉馬登城、時已暮矣、大猷公召見問故、宗矩曰、臣今日宴飲某家、聞筑紫民作亂、板倉重昌受征討之命、已發、臣欲止之、馳而追之、不及而還、公曰、卿何故止之、宗矩曰、殿下以黔首作亂、有易之之意、故命征討使、所任甚輕、凡民黨浮屠作亂、爲患尤大、臣以爲重昌必死、故止之、公作色而起、宗矩不敢退、頃之、公復出問曰、卿何以料彼死、宗矩曰、死人之所難、故使三軍樂死、名將難之、唯愚民信法者、不期而會、赴死如鶩、此乃天下勁敵、故以織田氏之雄、挫於長島、困於大坂、攻戰累歲、僅能克之、如參河一向宗之亂、亦

僧祐天

安藤直次

飯田角兵衛

可以見矣、故今日之變、尤不可侮、而公視爲小寇、命之重昌、豈非以重昌年少嘗奉使大坂、不辱君命、邪臣竊以爲過矣、借重昌任顯職、食厚祿、素爲衆所畏服、則今日之還、誠宜在重昌、今重昌非有聲威宿望、一旦受命指麾西海諸侯、萬一蹉跌、兵不復振、當此時、公必將擇重臣遣之、重昌何顏生還、是使征討之使、死愚民之手也、無乃損威傷重歟、臣爲天下深惜之、公有悔色、然業已發矣、乃曰、夜已深、卿休矣、宗矩不得已而退、既而軍果無功、命松平信綱討之、重昌戰死、一如其所料、識者服其機鑒、藩翰譜

寶永四年、富士山焚、鳴動如雷、常憲公遣使撿之、召僧問

雨砂吉凶何如、祐天佛通院住僧對曰、沙在地者、而今從天降、不可謂順、禽獸待人而生者、今將軍以禽獸殺人、亦不可謂順矣、明日賜物、賞直言、日本通史

紀伊南龍公日登城樓、用千里鏡遠望、召安藤直次觀之、直次引鏡碎之、諫曰、臣聞人君前有冕旒、所以蔽其明也、旁有黈纊、所以塞其聰也、今君不以賢者爲耳目、徒欲假眼鏡之明、不亦左乎、故臣謹碎之、日本智囊

飯田角兵衛仕加藤侯忠廣肥後守、嘗謂臣下曰、吾所願者力量耳、苟能重甲以臨陣戰、矢石何足怯、角兵衛曰否、先君輕甲一具、經數十百戰、未嘗被傷、朝鮮之役、彼畏公如

蒲生四郎兵衛

水谷某

神、夫死生天也、非人力所及、善戰則生、不則死、故能愛民養士、則三軍之甲、君之扞蔽也、重鎧何用、退泣曰、吾君不肖先君、一至於此邪、武家閑談　常山紀談

忠廣置酒會將士、既而酒行、忠廣謂井上宗安曰、擧汝觴、以祝我、我欲類卿、角兵衛在座、厲聲曰、君侯慕彼者以其壽乎、將以其戰功乎、以戰功、則日乘君清正絕世雄豪、立功異域、垂名竹帛、爲其嗣者、不知此之慕、而徒慕匹夫之勇、豈爲主將者之志也哉、忠廣變色、起入內、十竹齋集

蒲生四郎兵衛者氏鄉族臣也、秀行時有嬖臣渡八衛門者、貴寵用事、賞刑失當、臣下多怨、四郎兵衛在國聞之、諸

大阪邸、諫曰、賞刑國之大政、而以愛憎爲之、非臣所聞、且嬖一人、失衆人之心、國家衰亡之兆也、願用臣言、繼以涕泣、秀行不以爲意、四郎兵衛意無可爲者、即托事招八衛門、手自斫之、秀行大怒、欲誅四郎兵衛、石田三成告之太閤、以宥其死云、勇士一言集○本書秀行作氏鄉、今訂之、

水谷某三郎兵衛相馬長州義胤家士也、慶長五年、東照公討上杉景勝也、伊達侯政宗馳還、將從白川赴國、道路已梗、乃迂路經常陸、至相馬、從騎纔五十、使人報相馬侯曰、德川侯征上杉氏、僕受命將方面、路既梗、經東路纔得達於此、從士皆疲、願借舍館、長州累世與伊達氏不善、爭是長州書

曰、奴輩命盡於今日、我與彼累世交兵、而不能得志、我乘夜襲奴輩、以報宿怨、乃邀侯、館焉、竊議襲之、某在下坐、進曰、窮鳥入懷、猶不忍殺、況今彼忘舊怨、來投於我、我詐而陷之、不武亦甚矣、日未過未、彼若疾馳晡時已至國、而今以寡兵從容借館、此必有謀、不若嚴兵備之、至其攻戰、則期之於異日、衆皆爲然、長州於是厚享侯、設庭燎、以爲護衞、明日侯接轡徐去、其後上杉氏降、長州坐黨獲封、侯德長州之義、數言之於東照公、於是使其子利胤復舊封、是後相馬侯歲首議事、諸臣就水谷某座、矢曰、莫敢倍水谷君忠告、遂以爲永例云、（藩翰譜）

井上之房

井上之房（稱周防）仕黒田侯（長政）、嘗謂侯曰、小早川氏天下智者也、請主君就問智之術、侯曰吾固嘗問之、隆景曰卿父如水、智謀絶倫、非吾之所及也、然世不以爲智、而以吾爲智、吾則遲重、每事不輙決、故世反以爲智、然其實不能望卿父、卿若師父而加以精思、孰敢間然、之房曰主君亦固敏捷、請服膺斯語、（黒田臣倫類）

根津宇右衞門

根津宇右衞門事甲斐參議綱重、爲人剛直、好强諫、綱重好飮、酗悖殺人、以爲笑樂、宇右衞門在側、每正色諫爭、綱重素重其爲人、必改容謝之、近臣有三村右近者、一日侍飮、謂綱重曰、宇右衞門侍、願少留意、綱重乃怒曰、宇右衞門老人也、故吾姑容之、汝少年妄言、安得比宇右衞門、立抽刀斬之、曰以之勸酒、宇右衞門進曰、左右有罪、當下有司、如何屈公侯之重、下爲劊手之事、主君所親殺者、咸非其罪、況右近犯死敢言、縱不能容、何可誅之、今後欲有言者、皆以右近爲誡、則忠臣日遠、佞者益進、主君與誰治國、哉、且臣聞大猷公屢錄囚徒、以聽獄辭、務求可活之理、是主君之所親見也、今躬自殺左右侍臣、朝夕所狎暱者、曰以之勸酒、是豈人之情也、右近妻孥聞彼死、願其悲痛、果如何也、主君曾不之省、人而無人之情、不殆獸畜之類乎、人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主君若聽臣言、而改其行、

右近等雖死、猶生也、願主公留意、綱重勃怒叱之、曰、汝以我、比禽獸、汝速退、不爾亦併殺汝、宇右衞門曰、臣固分死、君不聽臣言、臣不敢去、綱重又揮刀斬之、後飮酒稍過、則宇右衞門朝服在側、如將諫者、徹酒則去、由是少止飮、曰彼不爲身死、而遺救我過也、自古所未聞也、建廟祀之、其後世子（宣家）入承幕府後、是爲文昭公、感宇右衞門忠誠、改造廟宇、祭祀極盛云、（人鑑錄）

佐藤直方

佐藤直方仕某侯、某侯爲人驕縱、操行不正、直方驟諫、不聽、後謂老臣曰、君此而不改、社稷傾覆不出三稔、僕驟諍而不納、何用僕、願足下能輔主公、即致仕去、去不期年、某

松崎堯臣　高力喜兵衛

侯果失國云（窓須佐美）

松崎堯臣（號白圭）仕篠山侯（松平氏）爲世子傅、嘗與侍臣語及木枕飾制、堯臣對曰、凡物爲觀美、爲衆視也、枕則在寢獨用、若戒燕客劇飲後爲偃臥、爲此飾其美、則亂儀已甚、非人君所宜訓也（近世叢語）

高力喜兵衛、仕酒井忠勝（宮內少輔）爲老臣、食祿四千石、忠勝好聚歛、國民苦之、忠勝弟酒井忠重（長門守）又附益之、政令滋苛、租稅甚重、又課役諸士、士亦窮困、喜兵衛驟諫、不納、喜兵衛深以爲憂、乃作一封事、進之、曰、願罷臣秉柄之職、臣之所言不是、則是臣無智無才也、無智無才者無居職之理、臣所言是、則納臣言、若不納臣言、是臣有秉柄之名、而無其實、以是二者觀之、臣無居職之理、倘唯公命之奉、不白臣心、與命童兒何異、然忠勝不聽、忠勝一歲在江戶、出黃金千兩、買茶壺、其就國也、欲開壺點新茶、語之喜兵衛、喜兵衛拜曰、今始開茶器、示之於人、臣則幸除之、若拜觀之、恐臣淚先下、忠勝色不懌、問其故、喜兵衛曰、千兩茶壺雖大諸侯不得輙買、若救士民之窮、則不得積蓄財貨、今棄仁義、不顧士民困窮、嗜欲之從、士民血淚凝結成無益之翫物、一念至此、淚不得不先下、如視茶器、實臣之所嫌忌、且君得一茶器、失千萬人心、雖領十五萬石封、（實十三萬入千石）猶如獨夫、上對幕府、爲大不忠、下對先君、爲大不孝、願君改過、計子孫永遠之福、則方今孰敢輕本藩哉、忠勝聞之、大怒入內、益疏喜兵衛、後欲殺之、松平信綱（伊豆守）戶田氏鐵（佐門）相與謀招喜兵衛、托之松浦侯（平戶領主）避其害云、（備忘錄）

忠言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五　二十二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五終

皇朝金鑑卷二十六

臣道

權謀三十五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六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惠進　校

臣道

權謀三十五條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權者君子之所爲、雖權謀詐術、君子鄙之、然事有邪正、其事苟正、雖出於權、君子取之、彼頑固蔽惑、不可諭以正理、假巧佞辨、不可挫以讜論、於是救之以權、而援其所不及、權之用亦大矣、故權者非明達者未易言也、藤原百川矯遺詔、權也、而其所立則光仁帝、未害其爲權、藤原爲隆以堀河帝爲不豫、權也、然能使帝自省、未害其爲權、本多正信之教青山忠成、松平信綱之專斷大事、亦皆權也、其他大小雖或異、其事則正、君子所不舍焉、作權謀篇、

藤原百川孝謙朝爲參議、時帝不豫、未有儲貳、僧道鏡日侍左右、潛圖簒奪、已而帝崩、皇嗣未定、百川欲立白壁王、王天智帝孫、志貴親王子也、右大臣吉備眞備頗有異議、百川與兄參議良繼、從兄左大臣永手、密議矯遺詔、使宣命使讀之曰、白壁王年長、且有功勞、故先帝立爲皇太子、

藤原百川

眞備默然。百川即備儀仗、迎白壁王、爲皇太子。是爲光仁天皇。（水鏡　日本紀略　引百川傳）

今愛

醍醐帝時、藤原時平爲左大臣、菅原道眞爲右大臣。時平年少氣鋭、任情自用、裁決多失當者。道眞不欲每事立異、常竊嘆之。時平嘗視事、意氣甚峻厲。道眞有憂色。有史謂道眞曰、僕有計。今日使公代判。乃捧文書而進、佯失儀容。時平有笑疾、見之大笑、不能自已。使道眞代視事。（大鏡）

藤原爲盛

藤原爲盛圓融朝爲越前國司。六衞府官人執弓箭、詣陽明門、訴諸國司不給大粮米、設幄以待命。在京國司處斷之。（日本紀略）衆乃往爲盛家、設幄於門、責之。爲盛具饌引之、饑供薄酒鹽魚、謂衆曰、僕初非有所吝惜以負公等。僕作累歲求官不得。幸而得之、又不幸而遇大旱。國中野如赭、妻子糠豆不贍。所以負公等也。言訖大哭。衆愧謝。適盛暑、衆皆飢渴、恣意飲噉、頃刻皆病、吐瀉狼藉。此後不復往國司家。（今昔物語）

源忠理

源忠理一條朝爲筑後守。嘗夜宿人家、聞牆外有竊語者。乃忠理家奴引群盜謀、以明夜掠忠理財也。忠理明日還家、給奴令他往、潛運貲財、托人、令妻子避去。奴夜導群盜、家無一物。盜大怒、縛奴而去。（今昔物語）

平忠盛

平忠盛長承中、權刑部卿、聽内昇殿。鳥羽上皇寵遇殊渥。

羣僚猜忌、胥議陰圖之、期以豐明節會。忠盛聞之、謂我門雖微、世爲武臣。一旦受辱、則大隕家聲。避而不朝、則恐得怯懦之譏。全身免恥、是良計也。乃製木刀、塗銀薄、飾室、如鞘卷而佩之。家臣平家貞從忠盛昇殿。向闇處抽刀視之、光芒如水。羣僚愕懼、謀遂不行。方宴、歌舞迭興、羣僚變調歌曰、伊勢瓶子醋甕也。忠盛爲人眇一目、微時居伊勢、故以嘲之。忠盛憤恚、宴未罷而退。及出、解刀授主殿司而去。既而羣僚奏言、忠盛不由敕而帶劍上殿、擅設兵衞、請劾官籍、處罪。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忠盛陳謝曰、嚮臣家僮聞羣僚有謀、蹤跡而至。臣實不知。罪固無所逃。如臣佩刀、即付主殿司、請按驗之、然後論臣罪狀。於是命取刀視之、乃木刀也。上皇歎曰、良將用心、固當如此。兵士赴難、亦其常也、不足深罪。（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藤原爲隆

藤原爲隆器宇倜儻、才幹過人。（後拾遺往生傳）白河朝補藏人。嘗奏事、端緒頗多。帝有倦色、欲起入内。爲隆佯爲不知、奏大神宮事。帝復御座、因得盡其奏。堀河朝使于伊勢、還奏。帝方吹笛、弗顧。爲隆退告白河上皇曰、今上不豫、請禱之。上皇驚、問内侍。曰、不知。召爲隆詰之。對曰、臣嚮奏大神宮事、主上吹笛不省。苟非沴邪爲祟、豈宜如此。帝聞之、大愧。（續古

事談

大田道灌

大田道灌嘗上京、將軍義政將饗道灌、營中飼一猿、若遇始至者、必抓傷其人、道灌聞之、竊賂飼者、借猿至旅亭、道灌服朝衣、過其側、猿果躍攫、道灌以鞭笞仆之、猿低首惶伏、道灌厚謝飼者、還之、當饗應之日、義政繫猿其座、欲以試道灌擧止、及道灌至、猿忽伏地不動、道灌徐整衣過之、衆皆大驚、知其非常人、（故花庵備忘錄）

植村榮安

德川公（清康）森山之變、植村榮安（出羽守）在側、立擊賊誅之、將士聞變馳至、榮安曰、賊已誅、吾死無所恨、唯有殉耳、將士相謂曰、足下復主公讐、其功大矣、雖然僕等亦若在公左右、不必讓功於足下、足下獨幸侍側者、蓋有神助也、剄腹殉公、則僕等非不能、今徒死於此無爲、且僕等死亦在近、足下欲殉則殉之、榮安曰、死期在近者果何謂也、曰、僕等死期不出十日、何則織田彈正聞我喪、必率大軍來侵我國決矣、今若與足下共殉公、則誰爲郎君放一箭者、僕等期死在此時、遲死於足下纔十日耳、足下若欲殉則殉之、榮安聞之曰、吾誤矣、吾亦與諸君同死耳、終護喪歸岡崎、彈正果將兵八千來侵、諸將士出戰大破之、（藩翰譜）

酒井政親

天正四年、東照公與織田氏行成、時世子竹千代在駿府、今川氏眞聞之、大怒、欲戕我質子、酒井政親（雅樂介）廼使成瀨某（藤右衛門）就氏眞寵臣三浦義鎭陳曰、寡君自先人時、蒙

故治部大輔君大恩、今柰何忘之、故以竹千代爲質、以屬隸於貴國、寡君縱令忘大輔君之恩、安無父子之情、且參人子弟妻孥在駿、焉從寡君企凶謀、然則寡君雖有倍叛之志、國人誰與之、是以足見寡君之決無貳也、且寡君欲報大輔君之德、國小力微、不得展其志、故向數使使啓主公、若有復讎之擧、弊邑請受先鋒之命、請已再三、寡君特抗兵與織田相仇怨已三年、而主公曾不之顧、如此則復仇之擧不知其期、寡君自度國力微弱、在勁敵之間、何以得待主公之大擧、故今姑縱織田氏之請、休兵蓄銳、以爲可勝、豈有他乎、主公果有大擧之令、寡君必爲先鋒以報舊恩、敢不如素約、氏眞意乃解、（藩翰譜）

本多正信

東照公在伏見時、江戸麾下士夜或出斫人、於是都下無夜行者、公聞之、召本多正信曰、麾下士乘夜斫人、人甚苦之、汝往而鎭之、正信乃之江戸、告執政、召諸士於殿中曰、士年十六以上皆從其長來、明日諸士皆朝、正信傳旨曰、吾留汝等於江戸者、備於不虞也、今汝等腰或痿乎、何畏怯之甚也、僕今啣命來、請聞其故、麾下士相視不知其謂、大久保忠教曰、吾君有何所聽、爲此詖言、僕不解其故、正信曰、公之意以爲、麾下虓武之士必能任留守之任、今聞狂夫每夜橫行都下、都人無夜行者、而未聞有一士能誅

之者是畏怯閉戶不出耳諸士驚愕相目不言忠敎進曰廳下士怠慢至此無可咎公間者今後若有狂夫必能使壯士誅之請幸白之於公已而廳下士往日出斫人者亦逃出伺察都下由斯此風遂止云（遺老物語 故諺記）

同上

東照公嘗謂正信曰石田治部佞巧小慧擊而殺之可乎正信曰否釋而勿問有如彼者而後天下卒歸我手後果如其言（備前老人物語）

同上

加藤嘉明關原之役有功勞東照公將封以五十萬石之地正信諫之而止嘉明聞而竊怨之正信乃往見之曰公將封子以大國吾諫之而止何者子智略絕人且受豐臣

氏之恩不得不爲世所疑若受小邑毫無怨望之心則子孫永享富貴若封地過大禍將不測吾故止之嘉明意稍解（常山紀談）

同上

元和元年台德公增封藤堂高虎以伊豫伊勢之地并前凡廿七萬石高虎以爲勞大賞薄是必本多佐州所爲深以爲憤已而正信詣高虎邸賀之且曰足下必怨賞不酬勞是實然將軍欲酬足下功以關西一大國吾諫將軍止之曰公若思高虎之功欲長保其國則無若賞之薄倘唯欲悅其心則賜以大國可也將軍深以爲然竟有此命足下莫忘將軍厚意高虎感泣（藩翰譜）

同上

正信慶長中執政在江戶東照公既老公固好放鷹原野有厲禁官使人護之一日公獵東金見設羅者問誰爲之曰青山忠成（播磨守）內藤淸成（修理亮）許爲之公怒曰我苑囿之內恣施置羅大樹豈不知之邪台德公聞之大驚將誅二人使公侍姬阿茶取旨公不應台德公憂懼召正信問之正信曰臣請見大御所說之乃往請見公召見正信曰臣老且聾願得歸侍左右公曰卿何以有此言正信曰莫府聞忠成等觸震怒欲誅之彼以微罪尙且如此況臣數犯顏色一有蹉跌必就大戮臣願歸侍左右以全首領矣公意頓解（鹽山集 武野燭談 武家閑談）

同上

慶長中台德公新立百度草創諸侯朝覲留江戶盤樂無度公欲禁之正信曰不可天下雖服從大阪仍熾未可謂歸於一今之時要在懷柔諸侯彼不憚其遠爭趨江戶者非必畏威懷德彼各處僻邑無音樂聲色之可娛故日思朝江戶以縱其欲也今若撿制之彼將苦道途之遠厭在邸之久怏怏求自便非國家之福也（國史）

大久保忠隣

豐臣秀次與太閤有隙蚤遣使戒德川世子（台德公）貪因欲質世子使東照公居間大久保忠隣（相模守）曉其計乃謂使者曰黃門未起起當白之潛使世子赴伏見已使者又來忠隣應曰黃門有若宴之約已赴伏見使者反報秀次悔

板倉勝重

同上

板倉重宗

其失機。（武德大成）

東照公在駿府、召板倉勝重（伊賀守）爲街司、勝重固辭不允。勝重曰、請歸與婦計之。公許之。勝重歸謂其妻曰、君欲以余爲街司、辭弗獲命、請與婦計之、汝以爲何如。妻曰、家庭之事、固宜與知、廟堂之議、安可與聞。且勝任與否、非妾所知也。勝重曰、不然、自古勢權之吏、莫不禍身亡家、原其所以、皆由婦人或受請謁、或納苞苴、卒之至枉法鬻獄、我若任此職、汝能杜絕請託、無掣我肘、則吾當奉命、否則吾辭之。妻曰、妾謹奉教、宜趣受命。（趣讀曰促）勝重大喜、乃攝衣而出、妻見其反袴腰、呼曰、袴腰反矣、宜整之。勝重忿然曰、吾與

汝謀者以此也、吾固戒汝慎勿掣肘、而今乃爾容喙我爲、得就職、妻大驚謝過、勝重乃受命。公曰、汝妻謂何。勝重具白其狀。公大笑。（藩翰譜○按武備談常山紀談亦載此爲除京尹時事、未知孰是、）

慶長十九年、豐臣秀賴命大野治長、儲峙糧食、治長點大坂界津尼崎渡口所泊商船、買其米、數日間得米二十萬斛、（難波戰記）時關東貢米數萬斛在大阪港口、治長遣兵戍之、船不得發、勝重聞之、遺書織田有樂及治長曰、聞諸君爲守禦備、想糧食匱乏、幸有漕米、宜取之以資兵食。治長覽之、即日放舟使去、時人稱其智算。（寛永系圖家忠日記武德大成）

後水尾上皇屢微服夜出、街吏患之、以告板倉重宗、重宗

伊達納言

淺野彈正

時爲京尹、詣院奏曰、近者何物狡兒、詭稱上皇、夜過街市、臣旣命步卒要之於路、此雖細事、有關官家、故奏、於是上皇微行遂止。（武家閑談）

伊達侯（政宗）與關白秀次善、秀次死、太閤知之、大怒、召侯於國、侯抵京、欲因東照公而乞哀、先遣其老伊達中務、公見中務、問其顚末、且賜以膳、閑話久之、將退、公謂中務曰、怯哉政宗、因人乞哀、況辨此事、唯在汝等心耳、佗日公見太閤曰、聞君召政宗、不知何事、太閤曰、政宗有罪、故召之、公曰、制政宗、我之力乃足矣、然其臣在國者多矣、若據城拒命、則不得不遣將伐之、此擾物情也、不若赦之、否則請速

殺之、太閤曰諾、我先遣人廉其動靜、乃遣近臣二人于其館、至則其臣皆擐甲手弓銃、侯獨披髮遽出見使者曰、臣今日始知殿下之恩矣、何則臣今承嚴譴以待罪焉、彼輩皆以臣爲怯、曰吾等以勇武仕伊達氏、豈歛手坐受戮者乎、勢將敵殿下、臣制之不可、因知彼輩能事臣、保臣家、以至于今日者、寔殿下之賜也、使者還報太閤、原侯、且使其臣下皆勿違侯之命。（日本智囊）

慶長四年九月八日、德川公自伏見至大阪、明日將見秀賴、增田長東等相謀害公、淺野彈正（長政）詐應其擧、相約曰、明日公至、彈正引公於外廳、土方勘兵衛、大野修理要之、

廊下、刺之、彈正密報之於細川忠興、忠興竊告止公、公曰、已聞之、不得不戒心、明日從本多忠勝牧野右馬允等、造櫻門、門監尤之、衆佯爲不聞、入至玄關、彈正出迓、引公、衆不敢離左右、刺客不敢發、公入見秀頼及母氏、祝重九、出、卽日發、還伏見、淀殿謂人曰、德川殿從衆士、入見秀頼、是必有故、不則背故太閤遺言、蔑如秀頼也、憤責五奉行、皆蹶踏不能答、彈正曰、此事決不能蔽匿、然明言之、五奉行皆獲罪、誰輔秀頼公者、此事吾一人當罪、諸君佯爲不知、乃出告淀殿、二人引過、淀殿大驚曰、是非盡忠秀頼、招天下亂也、太閤薨後未出三年、爲如此謀、果何謂也、急遣使

伏見、告出彈正姦計、請處之嚴刑、公好語答之、其後幽彈正於甲州、士方於常州、大野於武州、彈正曰、予一人在吾子邑、吾所不安、請移武州府中、其後賜常州笠間五萬石、以爲湯沐邑、備忘錄

僧天海

僧天海親近台德公、公病篤、召諸臣謂曰、予命旣迫旦夕、當詣謁太廟、疾命從者、時公病危篤、皆諫曰、今日姑止行、他日待平愈、而後謁大廟、可也、公曰、予受東照公讓、今將奉還之、臨死不告可也哉、諸臣無奈之何、時天海上謁執政、告以公言曰、貴僧幸能止之、天海曰諾、乃謁公、公告以前言、天海謹答、大命眞然、宜急詣廟、乃退、人人聞之、大怒

罵曰、反覆坊主、還勸廟謁、何也、已而天海遽返曰、欲有所上言、故又來謁、公乃召天海、天海謹言、僧今退至下馬牌、不圖別有所思、故今返謁、伏思謁廟之事、決不可爲、何者將軍今謁廟、今後天下諸侯隨終爭詣江戸乞謁、或死於殿中、或倒於道塗者必多、故此事宜翻然停命、公頷之、無幾、公遂薨、備忘錄

南龍公

南龍公爲敬公弟、寬永中、大猷公在京、戒敬公曰、途館名古屋城、敬公悅、爲饗具、有流言曰、尾公有異圖、乃止、敬公曰、已戒館舍、無故而止、是賣叔也、吾旣決計、南龍公泣諫曰、先人常言曰、尾紀幕府兩翼也、阿兄遺之乎、阿兄宜從

將軍東覲、將軍必釋然、訛言亦熄、敬公不聽、南龍公曰、阿兄決意至此、弟不敢爭、唯名古屋一城、不可以抗六十州、不如俟將軍過尾張、掩其無備、弟當大舉自伊勢航三河、直扼函根、旗下懦兵固無足畏、大事可唾手而成、不幸事敗、與阿兄駢枕而死耳、敬公愕然曰、吾旣首事、死固其分、今乃使弟蒙禍、是重違庭訓也、謹奉子諫、大猷公東駕後二旬、敬公約南龍公東覲、大猷公喜曰、叔父若不來覲、吾將往見、涉史續筆備忘錄

安藤直次

安藤直次爲南龍公傅、公封時在駿河、其邑有椿村者、藩臣水野左近本幕府人、受命來臣駿河、其所領與椿村相

松平信綱

挨、左近一日徘徊其邑、指一村、問其名、曰、安藤直次邑椿村也、左近怫然怒曰、非帶刀領邑、我領邑也、乃令里正曰、本年當納租米、若果不然、罪當死、里正懼、訴之直次家長、直次聞之、默然不答、及秋成、左近仍促其邑入、里正又訴之於家長、直次聞之、曰、椿村租入百五十石、急納之左近、家長驚曰、是何謂也、直次曰、左近固與予不善、且慊在侯家、欲無故生爭端歸仕幕府、今惜百五十石租入以失左近、不忠也、予捐瑣瑣租入以留左近、是予竭忠於君也、終命納租水野氏、翌年公還封於紀伊、事遂止云、備忘錄

嚴有公時、江戶大火、諸侯邸第悉罹災、松平信綱伊豆守建

議使諸侯就藩、紀伊侯南龍公聞之、怒其不謀於宗室專決大事、信綱聞之、往見紀伊侯、侯曰、今國家有災、勤奮諸侯在其國者、亦當召以備護衛、而今悉罷諸侯就國、何也、且國家大事、宜謀宗室、信綱對曰、諸侯邸舍焚蕩無餘、至倉廩土窖盡爲煨燼、見無儲積、諸侯之衆、無所仰給、飢餓浮浪之徒、闐咽閭巷、夫以諸侯就國爲非計者、慮其反也、當今之時、諸侯有反者、在其國則我徐爲之備、若在近轂則何以防之、且議及宗室、稽緩失機、故不敢聞諸左右也、侯大歎賞、是時江戶米價踊貴、信綱憂之、乃增估糴之、諸州聞之、輸米於江戶、由此米價更賤、論者謂當嚴有公幼冲之日、奸賊圖不軌、加之以大災、而海內晏然、信綱之力也、可謂社稷之臣矣、鳩巢小說

同上

慶安中政府使人執丸橋忠彌、忠彌以善槍得名、豆州慮其傷人、因敎收之者、使人夜立其墻外、呼曰失火、忠彌登樓而望之、遂入執之、人服其智算、武野燭談

前田納言

前田納言利常居小松城、人因稱小松中納言、既致仕、納言鼻毛極長、邦俗謂鼻毛長者、爲妻所箝制、一日侍臣謂納言曰、公盍拔鼻毛乎、納言頷焉、佗日又言之、最後納言謂侍臣曰、拔鼻毛易易耳、而所以不拔之者抑有故、何也、今幕府威嚴不可犯、侯伯有少露英氣者、視以爲跋扈上、

動輒託事黜罰、如加藤忠廣是也、吾今官階黃門、封踞三國、居列侯之上、尤不可不歛才鋒以全其身、爲不拔鼻毛、爲之耳、侍臣感服、日本智囊

蜂須賀山城

蜂須賀山城島原之亂、板倉重昌爲總督赴之、時四國中國諸侯皆出舟船送之、時阿波侯忠英在江戶、老臣相議、分國中船爲二、一以送總督、一以備不虞、山城不肯、悉國中船盛爲粧飾、自阿波屬之大阪、充滿海面、重昌乃白之江戶、已而賊益猖獗、松平信綱代將、率軍赴島原、阿波老臣欲倣前役悉發船、山城不聽曰、事同理異、初以爲彼草賊、九州諸侯必能辨之、不勞四國中國、萬一城不拔、而當

同上

西風少延時日舟船皆還今聞賊徒猖獗九州諸侯殆倦攻擊次必至四國中國今屬東風若出船難速還四國無船不能出兵若有命出援兵雖悔無及矣今則舟船一艘不可出幕府有譴責我請當其罪已而幕府聞之大賞其志賜書曰其主有忠其臣亦有忠山城聞之不悅曰予今假令聽國政素非臣子以在此國視以爲臣耶竟辭稟祿去住大津云（至山城子阿波侯召爲老臣與五千石稱池田氏云○備忘錄）

山城備前池田侯子阿波侯無子養爲子侯後舉子山城讓家於其子退侯給以廩稟一萬石阿波侯卒嗣子幼幕府欲剏淡路國（六万石）已有內命山城曰阿波爲本領無可

剏之理淡路因大阪軍功所得亦無見剏之謂吾將訴之人人皆危之不肯曰幕府有譴吾獨當之終至江戶就老中請曰阿波實爲本領先主以取大阪穢多崎功加賜淡路六萬石於阿波家爲眉目而今見收不勝慨嘆願奉阿波國十八石幸賜淡路六萬石阿波守子孫世世紀其功勢不勝慶幸也幕府聞之終不收淡路（備忘錄）

直江兼續

越後某地屠戶從直江兼續有功請編民籍兼續重違其言然若允之則不慊與議一夕憂念不眠翌旦召屠戶長曰前日汝等冒矢石立功吾甚嘉焉幸公家舊藏有寶冊今授與之汝等爲建一祠虔祀不怠子孫必得慶福勝于伍民籍萬萬乃出漢書一部與之屠戶悅服如其言今尙有其祠云（日本智囊）

尾關石見

尾關石見福島正則老臣也大阪之役正則在江戶其子正勝在國正則送書誡石見及福島治重曰我是豐家杜石汝等宜佐正勝應大阪莫以我爲念秀賴而得志我死且不悔治重欲順命石見固執不可曰斯計在主公則可吾儕則不可何者人各爲其主主公之於秀賴猶我於主公也我悪得寘主公於死地以舉事乎且大阪狂謀螳斧之怒耳不抗明矣大阪朝亡封內夕墟將如郞君何不如銜命而行衆皆從之遂奉正勝勤兵赴期（野史引逸史）

佐野忠眞

佐野忠眞（稱藤衞門）事水戶義公爲先手足輕頭和田正勝之獲罪也公命忠眞捕之正勝武技如神人皆憚之忠眞聞正勝在加倉井邑率隊卒赴之入邑乃留隊卒從羸卒一人已而遇正勝於途忠眞駐馬謂之曰我奉命追子子若不還我將決死然子驍勇絕倫我輩安得敵子然幸而吾得勝子則非徒損子名致辱門弟且子縱殺我豈得不死正勝然其言即抽刀下馬剹腹而死（東藩文獻志）

岡本半助

岡本半助井伊中將（直孝）老臣也松平忠英（阿波守）中將姻戚也嘗獲罪屏居遣使乞貸老臣議欲拒之時半介在座曰救人之急義也擢難棄親恥也諸老將白之中將半介曰

酒和田昌俊

不可今若赦彼急官若有黨逆之責使主公罹禍是不忠也不若以吾意貸之官若有責問則吾出辨之主公實不知一死以白主公寃事若無故則歸德於主公遂決意出庫中金千兩與之後中將聞之賞其忠云（明良洪範）

酒和田昌俊（稱喜六）永井尚政家老也尚政在江邸會年穀不登家士窮困就昌俊言情昌俊矯尚政命開庫出黃金貸之尚政就國聞之大怒曰奚不聞之於予昌俊曰然臣固知言之則不得假貸何如不請而貸之之善且公之所以務儲積者非供軍國之用邪今發帑藏以極家士之窮是亦供軍國之用也縱令振貸之府庫未必匱乏十年之後其數如故是無損於上有益於下也雖然是實臣之所爲他用事者皆不與知臣請特伏其罪尚政嘿然（雨夜燈　續崎人傳　武家閑談）

神崎則休

神崎則休（與五郎）美作人仕淺野侯國難後將開扇子店於江戸伺仇家動靜雇驛馬三頭從一僕往至沼津驛乃遣僕於驛舍驛長曰馬已空乃命其僕雇馬僕出索之馬夫數人方爲博戲繫馬七八頭僕請借馬馬夫一人出置鞍於馬舉將出僕問價曰一頭要三貫文僕驚曰價甚貴止之馬夫怒捉僕曰若嫌價貴盡初論價高下極口罵詈其他惡少又出詈之僕卽欲逃去馬夫與衆共執毆之則休待之良久出見之疾往援之搏投馬夫將其僕歸惡少四五人亦踵至曰我等爲此家客所投負若重疵叫呼不止主翁喩曰卿等勿大呼吾爲請藥治料乃退謂則休曰君非赤穗遺臣神崎君耶今日之事實爲君痛心君若爲出藥料事立辨乃出論之馬夫曰君果爲僕等地金銀非所求願得謝罪書其意以爲彼必不肯則從要大金主翁不得已言之則休則休喜立書謝罪書託之馬夫以出其意外冷笑曰腰脫武士哉眞畏吾輩乎乃去則休至江戸開店麻布谷町（上杉氏中邸所在）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大石良雄等襲吉良氏復舊君讐喧傳於四方前旅亭主翁大驚曰前日彼出謝罪書於馬夫爲有此大望也始悟其所以忍詬馬夫亦與惡少數輩携酒來謝曰尊公實吾等司命也向爲吾出謝罪書者乃復仇中一人也當時無尊公周旋吾等何得有今日因尊公力得全性命主翁悅曰眞然雖然酒吾不欲受彼所授謝過書幸贈予馬夫許諾主翁乃與錢三貫文裝潢以爲家珍頃之安藝侯聞之請主翁獲之與白銀三十枚云（備忘錄）

小野某伯父

小野淺之丞（盛岡府士）伯父某勇而有謀淺之丞年少好飼鳥隣人畜猫數來捉其鳥淺之丞憤怒適有猫來乃射斃之歸視非隣家猫乃大悔曰彼固無罪吾過矣被衾臥終夜

輾轉、遠聞猫聲、已而聲在床下、或在廡下、每夕不寐、達旦而止、後則聲在吾肚裏、努痒爲病、伯父來訪、謂曰汝罹不虞之病、不痊則有死耳、汝士人也、爲禽畜所犯、死汚祖先名、爲世之笑、汝死非遠、不若自引決、淺之丞聞曰、小子非初無此意、然恐傷大人意、忍至今日、請速自決、伯父然之、且日又至、爲具湯沐、與其父永訣、至夜、曰、時至、自決、淺之丞乃袒而將刺腹、曰少待之、汝之死、爲猫聲也、今臨死、不之認、則不可也、一聽其聲、就死、淺之丞持刀傾聽無聲、曰今夕聲猶在腹、今則無聞、伯父曰、汝怯死、故無聞也、靜心認之、數問奈何、曰無之、曰不認其聲、就死無爲也、終夕居

側、數問之、聲竟無聞、伯父笑曰、無猫聲、何以死爲、是後、腹中寂然、病亦尋愈、憲乃須佐美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六終

皇朝金鑑卷二十七目次

臣道

奉使二十二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七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德進　校

臣道

奉使二十二條

行人之職、銜君命、出宣政於四方、或出使於殊域、以結兩國之驩、故能得其人、則宣國命、揚天威、折衝口舌之間、其爲任也最重矣、語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故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可也、我王朝之盛、有遣唐之使、最重其選、故粟田眞人、使唐廷、唐廷稱其溫雅、藤原清河見唐主、唐主觀其趨揖有異、因稱我朝爲君子國、大伴古麻呂在彼朝、爭位次、不屈、是皆得其人者也、又有巡察之使、巡行五畿七道、宣揚德意、問民疾苦、究國司之能否、察風俗之淳漓、其任亦不輕、藤原楓麻呂巡行西海道、採訪民疾苦數十條、隨事處分、藤原葛野麻呂巡行東海道、奏課播殖桑漆、以博公私之用、史之所載、不一而足、王室中微、爲源氏、爲北條氏、爲足利氏、足利氏衰而爲封建之世、擁兵馬、跨州郡、互相呑噬、猶若春秋十二國之於周室、使命之選亦不輕矣、而如

津守吉祥　吉備眞備

北条勝廣入使於古河、鳥居勝商告急於參河、是皆世之所稱、而北條氏規之使於大閤、番太膳之使於東照公、皆可謂不辱其選者也已、今也王室中興、與五洲諸大國結交、於是乎有全權公使之選、所謂宣國命、揚天威、折衝於口舌之間者、必有如粟田眞人、藤原清河其人者焉、作奉使篇、

津守吉祥齊明帝五年、爲遣唐副使、海中遭風、與大使阪合部石布相失、行一日夜、至會稽東北、風急、數日經餘姚、至越州府、時高宗在東京、遂乘驛入東京、吉祥乃奉所送蝦夷而朝、高宗問曰、日本國天皇平安不、對曰、天地合德、自得平安、又問執事卿等好在不、曰、天皇慈仁、亦得好在、又問國內平安不、曰、治講天地、萬民無事、高宗又問蝦夷地方風俗、吉祥敷陳詳悉、高宗善其對、面慰諭曰、使人遠來辛苦、退在客館、（日本紀伊吉博德語）

吉備眞備元正帝養老元年、以選爲留學生、從遣唐使多治比縣守往唐、留學十八年、聖武帝天平六年、從遣唐多治比廣成還、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樂書要錄十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二十隻、（續日本記）

粟田眞人　多治比廣成　藤原清河

粟田眞人文武帝大寶二年、爲遣唐執節使、聘於唐、會唐主母武氏篡國、更號曰周、國人謂眞人曰、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見使人儀容果然、（日本紀）武氏宴眞人於麟德殿、眞人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進止有容、武氏授司膳卿、眞人好學、能屬文、爲唐人所稱、（唐書）

多治比廣成聖武帝天平五年、爲遣唐使、中臣名代爲副使、平群廣成爲判官、廣成等四船發難波、聘於唐、明年四船復發唐蘇州、會雲霧晦冥、風濤大作、四船飄蕩、廣成船得至越州、候風發歸、名代船漂至南海、艱難辛楚、僅得還唐、唐主憫之、付書發回、（會以下曲江集）八年至自唐、判官廣成漂著崑崙國、賊來圍、舟中多被殺掠、或中瘴癘死、唯廣成等四人僅免、得見夷酋、給糧、安置唐廣州、吏聞之、報唐主、唐主驚嗟、命安南都護送致四人、（唐廣州已下曲江集）使者未至唐欽州、熟崑崙適至崑崙、廣成等潛從之往唐、與阿部仲麻呂相見、仲麻呂爲請唐主、給船糧發回、至渤海界、適會渤海來聘、乃與其使者俱還、十一年著出羽、於是遣唐四船得還者、凡三、其一遂不復還云、（續日本紀○按是後遣唐使逢風濤之艱者數、今姑錄其一、餘皆闕如焉、）

藤原清河孝謙帝天平勝寶四年、爲遣唐大使、吉備眞備

為副使、聘於唐、唐主（玄宗也）命阿部仲麻呂、接伴清河等、既見唐主、（玄宗也）唐主賞其儀容、呼中國為禮儀君子國、令仲麻呂導之、觀府庫及三教殿、又命圖清河眞備狀貌、（高僧傳要文抄）

大伴古麻呂

大伴古麻呂、藤原清河之聘於唐也、古麻呂為副使、往唐、唐主正月受賀於含元殿、以清河等、列西畔第二吐蕃下、新羅使列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進曰、新羅之朝貢我國久矣、吾不宜班其下、唐將軍吳懷寶乃引新羅使、列西畔第二、以清河等為東畔第一、（日本紀）

和氣清麻呂

和氣清麻呂為人抗直、神護景雲中、孝謙帝召清麻呂、於

御床下曰、朕昨夜夢、八幡神使來云、大神欲憑汝姉尼法均有告、朕答曰、法均女弱不勝跋涉、請以清麻呂代之、汝往受神誨、先是帝寵僧道鏡、授法王位、道鏡出入乘鸞輿、服食一擬天子、政無巨細、皆取決、太宰主神習宜阿蘇麻呂媚附道鏡、矯八幡神教曰、令道鏡即帝位、天下自太平矣、道鏡聞之、大喜自負、帝惑之、至是遣清麻呂、清麻呂臨發、道鏡謂曰、神意欲使我即位、所以召卿也、因誘以美官、路豐永嘗為道鏡師、謂清麻呂曰、道鏡若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吾與二三子、共為今日之伯夷耳、清麻呂深然其言、遂詣神宮、神憑人曰、我國家開闢已來、君臣分定矣、以

臣為君、未之有也、天日嗣必立皇緒、而道鏡悖逆、輒望神器、無道人宜早韜除、清麻呂歸奏如神教、道鏡大怒、貶清麻呂為因幡員外介、已而追給清麻呂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姓名別部穢麻呂、流於大隅、法均還俗、流備後、道鏡欲使人追殺清麻呂於途、雷雨晦暝、未即行、俄而敕使來獲免、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封戶給之、（續日本紀、參取日本後紀殘篇）

藤原百川

藤原百川、稱德朝為山陽巡察使、奏曰、本道郡傳路遠多致民苦、乞復隸驛將送、又長門國豐浦厚狹等郡、宜養蠶乞停調銅、令輸綿、朝廷遂用其議、（續日本紀）

平季長

平季長、葛原親王孫也、光孝朝轉左中辨、為問山城民苦

使、奏曰、得諸郡司解狀、稱、諸院諸宮及諸王臣家、或爭百姓戶田、或奪浮浪財物、不據國宰、無牒郡司、闌入部內、遞相歷略、專怙威權、不辨理非、因斯百姓田園荒廢、財產空竭、望請裁許、被停止者、伏檢案內、訴訟皆從下始、若有越訴、法設科條、今愚昧百姓、不悟此理、囑請媚託、乘威挾勢、國郡官司無力禁止、望請自今以後、爭訟之輩、假勢王臣、不由國郡者、不限土浪、不論蔭贖、決杖一百、所爭之物、皆悉沒官、諸院諸宮王臣家、許容者、削當幷家司科違敕罪、如此則窮民再蘇、勢家害弭、敕依其請、（類聚三代格）

藤原緒嗣

藤原緒嗣、百川長子、嵯峨朝為中納言、奏言臣昔奉陸奧

出羽按察使、道經東山、略問百姓之苦、天下重役莫過驛戶、夏月飲河、不顧產業、冬日履霜、常事遞送、雖寬免其庸徭、勤苦倍於平民、伏請諸國驛子准書生例、每戶量給借貸稻二百束、兼擇驛下好田、混授一處、許之、（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

源雅定

源雅定性好戲謔、言笑終日、嘗奉使伊勢、不言數日、左右怪之、及出內宮、言笑如常、人稱其誠敬、（台記）

渡里忠景

渡里忠景驍勇多力、屬新田義貞部下、義貞與弟義助守金崎城、外圍數重、朝問隔絕、不知帝幸吉野、忠景乃間道詣行在、得綸旨而還、慮道梗難通、實綸旨於髻、沒水潛行、至于金崎、於是城中始知車駕所在、兵勢復振、（太平記）

結城朝光

結城朝光（稱小山七郎）事賴朝、文治中賴朝落東大寺、僧徒塡咽、與衛兵相觸、忿爭、梶原景時往止之、其傲、僧徒益怒肆詈、賴朝命之朝光、朝光進跪曰、我前右大將使者也、僧徒聳然、朝光徐曰、平相國焚毀本寺、凶暴極矣、今源氏傾力、營構、不遠數百里而來慶、公等奈何不思所以謝之、而妄啓爭端、僕竊爲公等不取也、僧徒愧服曰、勇士哉、貌美言辨、又能知禮、請問其名、朝光曰、我結城七郎也、事乃解、（東鑑）

北條勝廣

北條勝廣綱成弟也、天文十五年、上杉憲政、（武德編年）將騎卒八萬、圍綱成於河越城、氏康引兵、來援、欲遣使報城中、人皆危之、時勝廣年十八、從在氏康軍、啓曰、敵攻圍如此、傳命於城中實難矣、遣人齎書以告之乎、有爲敵所奪之憂、令士含命使之乎、萬一爲虜、拷掠吐實、亦未可知也、臣願奉使、縱爲敵所獲、百死不肯漏洩、氏康從之、則鞭駿馬、擐萬衆之中、竟入城中、通聲息、內外合謀、大破上杉氏、云（北條五代記、藩翰譜）

北條氏規

天正中豐關白使使召北條氏政、氏政使弟氏規報聘、關白引見氏規、命諭氏政上京、氏規曰、敬聽命、萬一事不愜、若有東征之擧、臣亦不敢棄宗族、以貳其心、必爲之先鋒、以奉一矢耳、是所以報公之恩願也、太閤笑曰、何至於此、

事之成否、唯在卿耳、（續武家閑談）

米田某

米田某仕甲斐侯、（信玄）爲行人、侯攻村上義淸、兩陣既交、矢丸如雨、以竹牌自蔽、環列成墻、俄而侯欲分其陣爲兩隊、使米田及三井某傳令於別將、二人受命而出、米田曰、牌外路危、請從牌內、三井曰、苟畏矢丸、何用勇者、我則從牌外、出則銃丸雨注、瀕危者數、僅而得達、面色如灰、米田既傳令、笑謂三井曰、請取路於牌外歸、三井曰、一旦悔之、豈可再乎、米田曰、所以不與子俱者、恐主命之不達耳、今使事既擧、吾何畏而不從牌外乎、既反復命、意氣從容、三井乃大慚服、（近古史談）

小島一忠

小島一忠（彌太郎）性多力、仕上杉侯（謙信）、當侯與武田氏相持川中島、使一忠於信玄、信玄預畜猘狗、比一忠至、放之、一忠進致侯旨、未訖、狗猝來噬其脚、一忠自若、直以右手拉其口、徐致旨、訖、復受信玄對、臨去、投狗於地、鼻口出血立斃、一忠復命、具白其狀、侯稱快、（名節錄取上杉家將士列傳）

稻葉一徹

稻葉一徹（長通）仕織田右府、右府使人招雜賀孫一、爲其所殺、尋遣一徹、孫一奉命、與之共來謁、右府問何前倨而後恭、對曰、嚮僕聞使至、登城門望見、其人從騎卒、踵門高呼曰、盍出迎、小人惡其倨傲、命左右打殺之、今稻葉氏達使命、先舍城外、通姓名、臣登城門望見、鞍馬樸素、從卒寡單、詣門下馬、進止不苟、臣感其執禮大恭、開門揖入、上堂就客位、進致閣下寵命、其恭敬有儀如此、臣安得不來謁乎、（涉史偶筆・碎玉話）

村越直吉

村越直吉仕東照公、爲行人、關原之役、公至江戸、使福島、加藤諸將先發、以本多忠勝、井伊直政、爲監軍、諸將至於清洲、以待公至、久之大旆不出、訛言日興、諸將數遣使請之、公遣直吉（茂介）傳命、監軍竊問使旨、直吉曰、無他、諸將向背未可知、且託以病也、監軍大驚曰、軍情危急、若果傳此命、大事去矣、固請改辭命、且曰、異日有譴、僕等百口保之、且日會諸將、邀直吉、直吉自謂監軍言有理、然公慮豈不

及此邪、公恒目余爲粗率、諸僚不乏其人、而選擇使我、我面受辭命、是有取而然、今悉得聽監軍言、以枉我性乎、至則厲言曰、內府有命曰、孤有寒疾、未可就途、戎事嚴急、諸君熟慮决去就、監軍失色、諸將愕眙、加藤嘉明離次曰、使乎使乎、臣謹聽命、乃顧座曰、如是乎、我輩不曉事、今敵咫尺而曠日相持、斂手竢駕、孰知載書之實、福島正則擊節曰、與厥之言是也、請先屠岐阜、直吉歸報、公悅焉、（關原紀大全・逸史・諸士傳略）

明石嘉兵衛

明石嘉兵衛仕加藤侯（清正）、關原之役、東照公托脚夫、贈書於肥後、有所約、侯乃命嘉兵衛齎答書、赴東國、海上遭風、艤船於四國、以待風定、四國多黨石田、邏卒恠之、蟻聚訊問、嘉兵衛知其不可脫、急走入一寺、投其書於火、邏卒追至、嘉兵衛屠腹死、衆不知其故、事因得不洩云、（備忘錄）

番氏明

番氏明（大膳）備前侯（利隆）老臣也、大阪前役、侯守尼崎、京師流言、池田氏懷觀望、故見片桐氏厄而不救、東照公聞之、鄕憚、遣使讓之、侯驚惶、使氏明至西宮營陳謝、公引見詰問、氏明蒲伏曰、尼崎要地、守臣奉命固守、不敢失墜、且元豐臣家柱石、雖新歸順、而誠僞難測、陽抗大阪、陰謀襲要地、亦未可知焉、若敎之陷其姦計、守臣噬臍莫及矣、且守兵寡單、苟分兵助之、餘衆不足以備不虞、果其非僞、而拘於

職守、不知變通、亦唯失茨城一支兵、而已、要地之固自若、也、與其失職速殃、上辱大命、下累吾主、不猶愈乎、是以守臣熟圖以從事、爾伏冀賜財察、公厲聲曰、汝華辨支吾、雖娓娓可聽、而利隆當日心事叵測、乃起將入、氏明投佩刀、趨進曳裾攬淚曰、利隆雖非大夫人氏之出、亦是殿下外孫、何見外之甚、此事今日不白、更竢何日、因大號哭、岩淵夜話逸史公降色曰、孤既諒之、武州其愼後、氏明伏而不起、本多正信促之、氏明曰、武州若無過、後將何愼、是殿下猶有所疑也、公亦曰武州赤心暴白、予無復所疑、氏明頓首而出、碎玉話編年集成逸史公目送曰、髯也知言、蓋以氏明多髯也、公謂侍臣曰、渠父輝政國人也、長湫之役、扣馬還輝政死、頭受鑑賜、流血被面、不敢縱轡、遂存其祀、渠今復如此、實有斯父而有斯子也、岩淵夜話逸史初氏明之使也、伊木長門謂曰、此使國之大事也、足下善辨之、氏明曰、僕不才不知所辨、唯有此而已、出短刀於懷、長門頷之、蓋以死自期也、編年集成

文化五年十二月、增賜盛岡城主南部侯利敬封額、爲二十万石、任侍從、初若年寄堀田正敦之巡蝦夷也、利敬見之曰、某封十万石、實封不下五十万、而班上杉氏下、公周旋諸老、陞某爵位、增封額爲二十万石、則不增寸壤尺地、而足矣、果然、獻封內田名部八千石、願公效力、正敦諾、徵侯誓書、携歸、及命下、僉駭曰、田名部雖褊小、侯家世襲之地也、至閣下得虛封、失實封、何面目見先侯於地下乎、然台命已下、無奈之何、唯遺精忠重厚之臣、分疏閣下前日之失言、或可以免焉、侯然之、時有八戶美濃、年纔弱冠、出隊自請而行、臨發、謂人曰、吾苟辱君命、決不生還、抵江戶、見正敦曰、寡君曩請增賜封額、然無一老臣與其議者、今日闔藩聞台命、惶愕失措、且外臣未知其誓書果爲寡君之手筆否也、請一見之、正敦出示、美濃佯爲諦視其書、遽丸而呑之、正敦危然而駭、詰其故、美濃鉗默無言、正敦告諸老曰、大府欲固執前議、收田名部地、南部氏臣民擾亂抗命、是纔除外患、又生內亂、非今日之良計也、且侯國有臣如此、緩急可收貔虎之用、豈非大府之藩屏乎、因止獻封命、增封額、如其請、文恭公實錄

奉使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七　十二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七終

皇朝金鑑卷二十八目次

臣道

忠誠上 四十一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八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　勇
門人　手塚德進　校

臣道

忠誠（終身慕君、善事遺孤、忠蓋事君、致身、四十一條）

孔子曰、夫弓和調而求其中焉、馬愨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智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信夫、自古覆國敗家者、多出於知能之臣、梶原景時、石田三成、所謂多知能而不忠信者、源右將、豐太閤、皆創業之主、然用二人、而危其國、可不誡哉、鳥居忠吉、前田利家、加藤清正、則忠信誠愨而有智能者、語曰、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三子之忠誠、殆無愧於此語者、異邦有子廬父墓者、未聞有臣廬君墓者、如坂上犬養、在原善淵、梶定良、福尾某四子、皆能廬君墓、以終其身、蓋我邦風俗質直、故君臣之間、亦以誠相遇、未嘗事文飾、故其誠愨有如此者、可不尙哉、作忠誠篇、

以下終身慕君

子在家則孝於父、既仕則忠於君、其義一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嗚呼田道間守、及隼人等諸臣、聞大喪、或號哭致死、或終身服喪、或棄官爲僧、或終身廬其墓、雖有不稱中行者、以孟子斷之、謂之純忠、孰以爲不可、若夫武門之士、自刄以殉君者亦多、其情非不厚、然不可爲訓、皆在所闕焉、

田道間守

終身慕君　田道間守、垂仁朝、奉使求非時香菓於常世國、景行帝元年、得香菓而歸、垂仁帝已崩、於是間守悲泣曰、臣受命出使絶域、遠度弱水、是以往來經年、頼聖天子之神靈、僅而得還、今天皇既崩、不得復命、臣雖生、亦何益乃至伏見陵、慟哭而死、聞者傷惋焉、日本紀

隼人

隼人不詳其名氏、雄略帝崩、葬河内丹比高鷲原陵、隼人號泣陵側、七日夜不食而死、有司以禮葬之陵北、日本紀

阪上犬養

阪上犬養田村麻呂祖父也、少以武力稱、聖武帝甚寵昵之、至左衛士督、及帝崩、犬養以被殊遇、與右兵衛率鴨蟲麻呂、請守山陵、孝謙帝憐其志、特許所請、下詔褒之、賜封百戸、續日本紀

在原善淵

在原善淵廢太子高岳子、善淵初在童齡、以父故、爲平城帝所擢用、深感其恩、帝晏駕後、常念結精廬於陵次、以薦其福、乃奏請即高岳所營居堂址、築一寺、以償宿志、詔許之、三代實錄

藤原長良

藤原長良事仁明帝於儲宮、特被親昵、戲席射塲、許以交

敵、長𠨿整衣冠侍坐、未嘗失儀、及帝崩、長𠨿哀慕、終身不食肉、文德實錄

皇子宗貞

宗貞桓武帝皇子也、仕仁明帝、最得寵眷、文德實錄補藏人頭、職事補任及帝崩、不堪哀慕、出家爲僧、改名遍照、以求報恩、時人憐焉、文德實錄

源延光

源延光事村上帝、爲藏人頭、爲帝所眷遇、及帝崩、哀慕不已、著服以終身、至夢帝來賜御製詩云、十訓抄

源顯基

源顯基後一條朝、爲中納言、公卿補任恩遇最隆、然夙有退素之志、及帝崩、悲慕殊甚、入拜梓宮、會不供燈、乃潸嘆曰、世情非薄、一至於此、吾不欲復立於朝、遂登比叡山、祝髮更名圓昭、人咸惜之、古事談

成瀨正成

成瀨正成初事東照公、後爲尾州侯傅、病篤、謂家人曰、吾得至日光一拜神廟而死、志願畢矣、乃輿疾赴江戶、疾益劇、親戚皆止之、正成曰、吾素志不果、願以東照公忌辰而終、至其日沐浴更服、遙拜神廟、端坐而逝、新著聞集實寬永二年正月十七日也、寬永系圖

松平信綱

松平豆州信綱事大猷公、被寵遇、每公忌日、詣寢廟拜謁、常以扇置膝下、至泣下沾之云、續明良洪範

梶定良

梶定良本姓菅沼氏、爲梶某所養、已而某生子、定良乃讓爲嗣、大猷公嘉之、更賜廩俸爲小十人、累擢爲小納戶、以勤懿見重、及公薨、送柩至日光、遂留家焉、每日夙興詣廟、拜伏如事存、往往立風雪中、至體僵口噤不已、四十餘年如一日、嚴有公時增祿至千石、常憲公時又增至二千石、進從四位下、元祿中定良卒、年八十七、葬大猷公瑩域之後、成其志也、先是水戶義公感定良忠純、書問不絕、聞其愛馬、欲遺之、良馬適訃至、義公悼惜、送馬佛寺、作文祭之、其略曰、曾聞孝子廬親墓者、未覩忠臣廬君墓者、今於居士見之、日光山志常山文集

松平輝貞

松平輝貞右京大夫事常憲公、爲人謹篤、公薨後、每日詣東叡山拜其墳廟、猶事生也、雖甚雨大風、一日未嘗廢、又以公在時怖雷、每雷至、雖夜分必起、盛服馳詣、親護其墳塋云、人鏡錄

福尾某

福尾某長兵衞仕淺野因州長治、因州之卒、意欲殉之、時國家禁殉死、又不欲犯之、及葬因州、從至其墓、終日終夜不敢去、其家遣人逐之、不可、乃日餽之食、人問其故、曰、予欲殉故君、顧殉死國之大禁、故欲侍公墓、以終天年而已、如此數日、雨露沾濕、不敢顧、寺僧勸就於廡下、亦不可、式部少輔長照聞而憫之、爲結廬於墓側、以與之、某居焉、洒掃墓上、朝夕拜謁、以終其身云、明良洪範

以下[illegible]

吾聞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

前田亞相

之食者、死人之事、然見利忘義者、滔滔皆是、況主幼國疑、人孰不懷貳、如前田加藤二公、善奉遺孤、至死不忘、殆所謂君子之人者歟、

【善奉遺孤】前田亞相（利家）受豐太閤遺託、輔佐秀頼、及病革、夫人謂曰、公平生不好佛、然自少臨戰殺人、亦多矣、有不諱、則當營佛事、以懺其罪過、亞相笑曰、我生逢亂世、臨戰殺敵、然未嘗殺無辜、有何罪過、以入地獄、苟然則我家勇士先我死者亦已多、我將此輩、以殲夜叉羅刹、振曜威武於地下耳、唯所恨者、受大閤遺託、而未見嗣君成立而死、天若假我數年、必使嗣君治天下、瞋眼切齒、按國光刀叫

加藤肥州　同上

三聲竟薨、（校合雜記）

慶長十六年、豐臣内府（秀頼）見東照公於二條、加藤清正及淺野幸長徒步護内府轎、入二條、公賜清正以刀、清正拜謝、公見之、以爲眼光所注在愛宕山、此必有所禱、使人密問之、清正曰、然、吾禱神七日、欲使主公無不虞之患也、（武家閑談 物語 義）及歸、取短刀於懷、流涕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藩翰譜、烈祖成績）

肥州生平深感太閤知遇、傾心擁佑内府、毎赴江戸、必先謁内府於大阪、本多正信嘗問曰、今西國諸侯過大阪、而不見秀頼、且減騶從、剃鬚髯、君皆不然、恐非所宜、肥州曰、

福島正則　同上

吾若背舊恩、而忘大阪、何以爲丈夫、而封地甚遠、一旦緩急、兵不可得而徵、臨陣著鐵面、有鬚則不搖撼、是皆不可去也、（駿河土產）

福島正則、太閤勳舊也、慶長八年、東照公拜將軍職、秀頼陞内大臣、正則警譏句諸侯、無貳於内府、其後内府患痘、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藩翰譜、烈祖成績）

豐臣内府至二條城、見德川公、時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從内府、正則上京、至八幡、稱病篤、死生難測、服半井忠庵藥、氣息綿綴、竊招家士、佯爲聞君病來者、内府抵二條、若有變、徑入大阪城、將與淀殿共存亡、然無事而止、（備忘錄）

以下忠盡　陶道喜

語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如鳥居本多成瀨三侯、一心奉君、無貳、太閤之威不能屈、豈非烈丈夫哉、吾不知其與前田加藤二公孰優孰劣、元忠死節赫赫、忠勝則大閤已服其忠、正成則東照公稱其可託孤、亦何待人之稱揚哉、

【忠盡】陶道喜、周防大内氏累世長臣也、老後學一子、曰義清、（五郎）讓家義清、義清爲義隆所寵、一日語父以義隆暗愚無道、其言稍有無君之言、道喜聞之、察其有異心、忍割慈愛、遂殺義清、養親族之子、爲後、是尾張守隆房也、（備忘錄）○隆房亦遂畔、弑義隆、至失其家、是殆理之不可解者、

鳥居忠吉

鳥居忠吉事東照公、時公幼在駿河、今川義元使忠吉及松平重吉二人司賦稅、皆輸之於駿河、公年稍長、嘗至岡崎、忠吉竊開己倉廩、使公視之曰、主公今雖出在外、此邦誰非公之人民、他日還國、撫輯人民、不可無其資、故臣竭力貯蓄、以備他日之用、臣老矣、殘喘無幾、願公早還國、散此財穀、以輯人民、因嗚咽流涕、公亦爲灑泣、藩翰譜

鳥居元忠

鳥居元忠忠茂子也、少時嘗立戰功、東照公欲賞以勳狀、元忠辭曰、勳狀者游士所以籍口也、臣矢不事二君、公既知之、無煩勳狀、臣雖得此、亦無所用也、寛永系圖 藩翰譜

同上

豐太閤嘗召元忠、欲爵之、元忠曰、臣生長田野、不閑禮節、

且嬰疾在身、不能任事、終辭不受、其後太閤欲以其子忠政爲臣、配以羽柴雄利下總守女、元忠曰、以臣子配雄利女、唯命是聽、至事殿下、不敢奉命、臣自曩祖累世委質德川氏、至臣子孫、焉得改操、太閤知其不可奪、乃止、遂以雄利女配忠政、烏井家乘 藩翰譜

本多忠勝

本多忠勝德川氏宿將也、太閤素愛其忠勇、太閤既滅北條氏、駐劄宇都宮、時忠勝中務少輔守廳南、大閤召見之、賜以佐藤忠信兜鍪、因語及長湫之役、大稱其勇、翌日又召忠勝、屏人歘語、謂曰、吾昨者稱卿勇於稠人之中、豈非殊遇邪、較之卿主、何如、忠勝默不應、太閤又問之、忠勝曰、臣忝蒙閤下之知遇、榮則榮矣、然臣累世委質參河、非閤下一日之恩可比、故不應、太閤咨嗟久之、常山紀談

成瀨正成

成瀨正成仕東照公、太閤嘗登譙樓、觀公麾下躍馬者、問曰、夫騎驪馬者爲誰、公曰、爲成瀨小吉、正成幼名 大閤問其俸、公曰二千石、大閤曰、予若賜我、與之五萬石、公許諾召正成、諭以大閤之言、正成曰、臣盡忠竭節、以事閤下、不意閤下之言至此、若閤下強命臣、則分當死耳、不敢聽命、因歔欷泣下、公曰、秀吉將與汝大祿、是非常之遇也、且汝在秀吉麾下、以翼衛我、則是盡忠於我也、正成固辭不聽、公具白太閤、太閤咨嗟云、東照宮遺訓附錄貴言爲孝記常山紀談 其後公謂羣臣曰、

古人所謂可託六尺之孤者、正成是也、常山紀談

同上

正成事東照公、執政於駿府、公嘗欲以松平康重永井直勝爲公子義直賴宣傅、二人固辭不奉命、公憂思累日、焦勞形于色、正成聞之、與安藤直次謀、請傅二公子、公大悅、乃以正成傅義直、直次傅賴宣、駿河土產

小出三尹

小出三尹大隅守 父秀政、與大閤同鄉里、而其妻太閤政所之妹也、大坂之役、城中火起、東照公召三尹、指火曰、何如、三尹一瞥歛容曰、鄙心不勝闇闇、衆皆失色、公徐曰、卿與故大閤有緣、非他比、宜乎有斯言、時諸將爭赴牙營賀戰捷、蒙大閤舊恩者、亦在座、聞之皆有愧色、藩翰譜 逸史

鳥居成次

鳥居成次、爲駿河侯傅、在甲斐、病甚、台德公命侯、就國、侯大悅、馳使、告成次、成次聞之、嗚噎不自勝、使者以爲、成次驚喜感泣、已而成次大息、謂使者、曰、僕年老身病、不能死、以至今日、又聞此命、死且不瞑、夫主公以得就國爲慶耶、其唯以此心事將軍、故有此命也、夫相國齡已邵而有病、且相國之子、將軍與主公二人耳、輔將軍、維持國家者、非主公誰、不可頃刻離左右、今何故命主公、就國、是將軍遠主公也、主公若一離左右、則必不能再見將軍、也、成次餘喘猶存、懇請以更大命、今病困如此、何以得建言、且成次而不病、則相國爲有此命、無何成次沒、侯就國、明年台德公薨、其秋侯果喪國、被幽、云、藩翰譜

木村重成

木村重成長門守豐臣氏隊將也、慶長十九年冬、於今福堤、與東軍戰有功、內府稱其勇、爲日本無雙、賜感狀及正宗短刀、重成拜曰、今福之戰、非臣之武勇所致、公所屬士卒力戰以得利、加之大野修理、後藤又兵衛、及七隊將等、竭力苦戰、故今福鳴野之戰得克捷、何爲臣一人之功哉、且如感狀非臣所望、凡感狀者若仕他國、以之證已戰功也、今臣之戰地在君眼前、君已知之、何用此狀爲、君若無天祐、臣亦赴九泉、爲地下先導、是臣之所以不拜賜也、內府大感其誠忠、云、備忘錄

甘糟備後

甘糟備後事上杉景勝、爲老臣、關原之役、守白石城、以軍事、赴會津、其姪愛坂式部、棄城、納伊達政宗兵、景勝不悅、由是黜備後、不任以事、東照公使高山義眞、謂之曰、聞卿失景勝意、去國、來仕、與以二萬石、備後頓首曰、失景勝意、臣之罪戾所致、無可恨理、公言非不感、顧景勝累世之主、今不忍去、終辭焉、義眞白公、公曰然、是其忠實、吾之所以惜也、備忘錄

飯田覺兵衛

飯田覺兵衛仕加藤清正、爲部將、領二千石、有故致仕而去、隱於伏見、捆屨爲業、福島正則聞招之、以四千石、不肯、正則屢遣人致意、覺兵衛曰、君意非不厚、然臣向仕加藤公、纔食六石、公舉臣、爲將校、賜厚祿、其恩海山猶難喻、今若故君招臣、以六石、亦當還仕、故君有事、臣當一死報恩、亦不敢事二主也、正則感嘆、清正聞而招還之、後積功增祿至六千石、云、續明良洪範

木村又藏

木村又藏仕加藤肥州、有罪奔去、肥州大怒曰、若有見又藏者則殺之、又藏逃隱於長門海濱、爲漁者、久之、聞肥州死、流涕曰、余以至愚、負主君大德、以至於此、雖然顧主君幸宥臣罪、即挂肥州畫像於壁、朝夕事之甚謹、國侯聞、感其義、命祿之、云、清正記

岩下與兵衛

岩下與兵衛、仕加藤肥州、從朝鮮役、有功、忠廣之謫於羽

州、也、與兵衛家居、一日慨然、歎曰、君今竄於遐裔、窮愁困阨、無有喧者、吾豈可優游消日哉、乃單身跋涉、至羽州、周衛至密、不可近也、會田父納雚、與兵衛茅蒲襏襫、與之爲伍、私達名於左右、忠廣喜而走出、執手而泣、留數日、將去、謂忠廣曰、異日天如悔禍、復有茅土之慶、不在君躬、則將在子孫、臣家三世不敢委質於他、忠廣喜賜金若干、其子曰休意、孫曰淨貞、皆不仕、不負加藤氏也、至曾孫吉兵衛、始筮仕細川侯云、（壹梁遺稿）

澤原孫太郎

澤原孫太郎、明石全登（稱部曲）之士也、全登事豐臣氏、大坂城陷、東軍擒孫太郎、訊其主所在、孫太郎答以不知、責問殊甚、然不首、拷掠益急、孫太泫然、流涕、衆以爲彼必吐實、已而曰、關東兩將軍何天運之厚、實不勝感慨、夫爲士者、假令刻骨剝肉、安肯白主君居處乎、向若使大坂得克兩將軍亦當出亡、方此時縛卿等考掠責問、顧卿等輙欲吐其實、故責問至此、不覺流涕、責者默然、東照公聞之、曰、忠臣也、竟宥之、（備忘錄）

事君致身

大伴部博麻、而下數人、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者、可謂忠誠之士、已若夫歲寒後彫、見危授命、則有忠義篇、

大伴部博麻

大伴部博麻、筑紫軍丁也、齊明帝百濟之役、爲唐所虜、其後土師富杼、冰老等四人在唐、聞唐人密計、潛圖還報、而

資糧不給、博麻謂四人曰、吾亦欲還奏、奈無衣糧何、請賣我身、以充子衣食、富杼等從之、得還、博麻獨淹滯異域三十年矣、持統帝四年、博麻從新羅使還自唐、帝嘉其忠誠、乃賜務大肆及絁五匹、綿十屯、布三十端、稻一千束、水田四町、免三族課役、以顯其忠、（日本紀）

藤原良相

藤原良相、仁明承和初、召侍禁中、帝嘗服鍊五石、賜近臣試之、皆有畏難之色、惟良相引盃即盡、帝感其至心、（三代實錄）

藤原實資

藤原實資、三條朝爲大納言、時帝立女御妍子爲中宮、妍子藤原道長女也、又欲冊女御娍子、爲皇后、然憚道長、不決、道長揣知帝意、勸帝立之、然實非道長意、及冊立之日、廷臣諛佞之徒、恐補皇后宮職、悉往中宮避之、帝遣使召之、衆不應、醜詈敕使、至投瓦礫、實資適有病、聞之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奈何畏權勢、而忽朝命、即時力病、與中納言藤原隆家等入預朝會、帝深德之、密諭實資子資平曰、朕在東宮、不知物情、常謂、一旦登極、何事不如意、而今不獲爾、曏昔立后、群臣皆畏道長、不應朕命、唯卿父是賴、自今庶事必與卿父議、愼勿泄焉、（小石記）

加藤肥州

加藤肥州在朝鮮、石田三成讒肥州於太閤、太閤怒召還肥州、肥州還至伏見、不許見、會地大震、屋宇傾倒、人多壓死、肥州曰、吾寧犯罪、不忍坐視、乃率卒二百人入省太閤

與諸姬席地而坐、喜其疾來、肥州因就姬訴冤、自陳戰勞、太閤見其瘦黑、泫然泣下、肥州曰、暮夜無備、臣請守門、太閤頷之、乃分士卒、守中門、三成至不得入、怒曰、孰遏我者、肥州曰、加藤主計頭在斯、太閤聞之、命納三成、明日太閤召見肥州、推問海外軍事、肥州應答如響、太閤怒解、讒竟不行、（國史、清正記）

平岩親吉

平岩親吉（主計頭）仕東照公、爲世子信康傅、天正七年、人或讒世子於織田公、公使使命公、戕世子、親吉聞之、大驚、遽白公曰、聞世子謀叛逆、公將有異處分、夫世子有何所恨、而謀不軌、是讒人所構、公若不委曲究其情、後必悔之、臣

爲世子傅、奉職無狀、願速斬臣頭、以謝信長、信長必不有他、徐謝世子無罪、公感涕曰、信康謀不良、未必信、方今爭擾之世、攝大國之際、唯所恃者信長、今迕其意、以失大援、國亡無日矣、且汝雖死、未必能緩信康之難、徒死無爲也、深賞其志之誠、云（藩翰譜）

植村榮政

植村榮政（新六後出羽守）仕松平廣忠、天文中岩松八彌因酗、入犯寢室、事不就、廣忠自挺刀、追之、八彌走去、城中驚擾、呼曰八彌構逆、榮政適登城、遇諸橋上、相搏共墮隍中、松平信孝馳至、執槍擬八彌曰、吾將刺之、汝縱之、榮政曰、彼大逆無比、萬一逸去、雖悔無及、請併我鏦之、死亦無所恨、信孝猶豫、榮政遂斬八彌、人皆稱其義勇、云（武德編年）

植村家政

植村家政（出羽守）元和末、從台德公詣日光、公還次宇都宮、有人上變、告城主本多正純謀反者、公夜竊出城、將趨江戶、左右近臣無之知者、時家政夜遽出候公館、土井利勝怪問曰、今夜已深、卿何故出候、家政曰、然僕今夜心驚不能寐、故來問起居、利勝悅、耳語曰、仄聞正純謀反、故將軍今將竊出城也、於是家政徽服從公、還江戶、云（藩翰譜）

酒井忠利

酒井忠利（備後守）關原之役、台德公自山道後期至、東照公慍、託疾不見、榊原康政、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隣等請見、弗許、使井伊直政辭之、直政位望在諸將右、又爲公子忠吉

婿、翁出傳命、因屬言曰、儲君逗撓、不及大事、公等亦焉得不任責、諸將惶恐而退、獨忠利留、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上田爾、公不必深咎、子何遽詬之爲、直政曰、吾爲儲君歎恨、惡得無言、忠利作色曰、藉令儲君失驩於公子、勳戚也、宜彌縫之、今乃衆彰其過、果何意乎、猶有餘言、吾意決矣、撫刀而進、一座救解、乃止、衆目曰、忠利今日之勇、軼前時武功遠矣、（逸史、曝代記）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八　終

皇朝金鑑卷二十九目次

臣道

忠誠下 二十三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九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人見昌　校

臣道

忠誠下 二十三條

菅沼主水松平左京大夫（紀藩支封、此僕不詳其名）老臣也、左京大夫幼時病瘖、久而不愈、主水深以爲憂、稱病不出、微行日詣熊野新宮、精禱凡一百日、入憩旅亭、主人固知其非常人、善待之、謂曰、走竊察主公、蓋非賤隸、每來必懇敬虔、幸甚、願主公何所祈、主水佯曰、吾兒久爲瘖所苦、故來祈耳、主人聞之曰、走家舊傳奇法、數試之人、極有効驗、請以傳君、人肉二三臠、漬以醇醪、使病者噉之、病必愈、主水大悅、以謂是乃神之所教也、厚謝之、明日稱病愈、登城、謁左京大夫曰、臣本非有病、實祈主公病瘖於熊野也、祈之一百日、果受神教、以得良藥、明日願奉之、乃退、命近臣具俎子割刀、并醇酒蒲團等物、又命醫師爲金創具、人皆不解其意、明日主水朝焉、曰、臣今奉藥、乃敷重蒲團、取俎鉢諸具、列其上、主水自上其座、高褰衣裾、脫佩刀、刲左股五六寸、撮其肉、置之俎上、命醫洗創血、傅以膏藥、布裹其創、而以箸

田邊希文

挾肉割、以爲鱠、浸之酒中、洗滌數回、自啗肉二臠、而曰、是乃神之所告也、請獻諸主君、左京大夫不得已、撮一臠食之、吭噎、不下、吐而出之、主水瞋眼曰、主君何怯也、病若不愈、雖生亦何爲、左京大夫又撮一臠啗之、主水又進一臠、竟食盡之、又引觴勸之、乃退出、時近臣左右在側者、咸大驚、屏息、無肯出氣者、其後病果痊、不復發、人皆感嘆主水之忠、云、明良洪範

田邊希文、健齋、仕仙臺侯、幼而好學、侯擢爲儒官、寵遇優渥、侯在江戸病篤、希文憂之、佯稱浴溫泉、詣鹽竈祠、危坐絶食、七日、祈以身代侯、雖家人無知之者、侯病愈而緘口、深秘不語人、云、先哲叢談後編

三村包常

三村包常、治部左衞門、仕淺野長矩、爲廚下小吏、出入大石良雄家、視良雄如主君、爲人篤實、良雄亦愛其誠實、復仇之擧、包常預其盟、從良雄在山科也、省其母於赤穗、又至僧良雪庵、良雪知己、良雄嘗談復仇之事云、傳良雄言、良雪謂包常曰、內藏助君所期、果可就否、吾子以爲何如、包常曰、然、雖然旦那樣、俗呼主君、亦爲斯稱、與衆共謀事、人衆則事易洩、事之成就、殆難期、良雪曰、若果然、吾子盍諫、包常曰、旦那樣而今爲流浪之身、如走者亦得親昵、如在往日、則走等卑人安得容易接語、良雪愛其直實、冷笑曰、吾子慮其事雖成、何爲預其

服部宗內

同盟、包常忸怩曰、走等唯得從旦那樣死可也、良雪爲揮淚、包常從良雄赴江戸也、貽書其母、亦言深爲良雄見知、不得不與死之意、云、忠臣備録

服部宗內、性好器玩、爲大石良雄所誡、不能用、遂出奔之江戸、住池端街、爲骨董舖、改名曰鎧屋宗件、家頗富、然悔前非、深服良雄先見、居頃之、聞長矩爲吉良義央得罪死、大驚嘆、披剃爲隱遁之身、年未滿四十、竊以爲良雄等若有義擧、當竭力報舊君之恩、乃謀狎近吉良氏、以義央喜茶讌、愛器玩、購獲探幽畫富士山圖三幀、貽遺義央、又獲飛川肩付茶器、不論估價、納之、因得入吉良氏門、宗件固

長於技藝、終爲義央狎客、朝夕造焉、赤穗舊臣堀部安兵衞爲染商、大高源五爲針醫、皆出入吉良氏、吉田某開鄽於兩國、曰小春屋、宗件欲訪彼輩、探其情實、一日見小野寺十內、於途、良雄子良金亦爲同行、宗件乃從其後、十內至砂村、入人家、宗件亦入見、泣涕問良雄等義擧、十內詳爲不知不告、以情、宗件曰、君疑僕宜矣、請陳僕心情、乃述欲報先君恩之志、且語以堀部等出入仇家之狀、義氣見於面、十內乃具語以同盟士東下之故、宗件大悅、固約爲同盟間諜、而別、堀部安兵衞聞之、大憂曰、彼万一洩語、則同盟四十餘人千辛万苦、一朝爲水泡、吾質彼心術、若有

可疑者、乃擊殺之、一日誘宗件、至柳原、謂曰、足下忠誠實可感、然僕未能看破其誠、今同盟數十人、事之成敗、關足下一人之口、足下若實不欺、果以何爲驗、若不然、僕不使足下去此地、宗件曰、君之言皆是、雖然僕不能片言解其疑、無若之何、吾今出入吉良氏、實爲舊君、而非爲私欲、故告彼家機密事、以表僕誠意、因告以赤穗舊臣大野九郎兵衛叛舊主、媚吉良氏之情、堀部聞之、乃宥宗件、武林唯七、富森助右衛門、村松三太夫等聞之、大怒、終要大野於途、刺殺之、宗件因是數訪良雄、贈以吉良氏邸第圖、良雄襲吉良氏也、宗件從入指示其寢室、又携速水藤左衛門妻及其女、出赴瑞泉寺、始終竭誠於義擧云、備忠錄引大綱規矩準繩錄

齋藤彌右衛門

齋藤彌右衛門、仕酒井忠勝、若狹守爲近習長、爲人清廉、常調親姻、救人之急、家無餘財、後擢爲老職、忠勝子忠直時、國用不給、於是議減諸臣俸祿、新仕者皆逐之、遣宰老林野佐兵衛於若州、佐兵衛謂彌右衛門曰、若非減士卒祿、不能補缺乏、彌右衛門默然、在坐者或問其意、彌右衛門謂佐兵衛曰、卿父總左衛門以奢侈導少君、爲無益之事、費莫大之金、而曰不如此非主君利、故人人皆噤口、當時僕在江戶邸、爲用人、竊謂諸有司躬不親撿束、安得矯此弊、數以爲論爭、竟爲所踈、命移家於邑、其後諸有司不知改之、果有今日之事、無奈之何、減祿借俸、萬不得已、然至借步卒俸米、最屬無謂、縱令減之、不過增五六百石、僕請辨之、此議幸置之、彌右衛門歸家、其夜屠腹、抉膓投之於壁、死不娶、無子家絕、其意蓋在自殺以己祿補卒族減俸、識者皆賞其忠、後忠直就邑、親展其墓、表其忠云、明良洪範

吉村宜年

天明中吉村宜年、爲白川藩老臣、其父某在邑罹病危篤、時宜年祗役江戶、親族議使宜年看護之、書至、宜年星奔歸謁、其父氣息喘喘、謂宜年曰、汝何歸也、予以天命終、亦何憾、今公爲大府輔佐、決天下大政、內外屬望之秋也、汝爲老臣、宜夙夜勤勞、然以余故、不終公事、而還非忠孝也、汝速復赴都、否則吾死不瞑也、乃賦國詩與之、宜年攬淚就程、未幾日而沒、松平定信行實

浦川某而下數人、世之所謂僕隸、劣養其一身者、而見其主之窮困、不忍棄去、殫心力拯之、比之加藤鳥居諸人、大小雖異、至其忠悃、則一也、世之食高祿、飽膏粱者、或有臨難竄遁、不顧國者、顧果何心也、

浦川七左

浦川七左衛門、長埼人、幼失父、爲人之僕、年已長、致仕、爲商、以養母、母死、勉勵就業、家稍豐、時往年所事主人年老無子無可依者、七左衛門憂之、謂曰、幸居僕家、僕幼時受

彌兵衛

愛顧、於今不忘、願使僕報其恩、竟濟之於家、朝夕竭力事之、居數年、主人年老而沒、七左衛門以爲舊恩未報、日詣其墓、烈風大雨、未嘗怠、如此凡十七年、府尹河野某聞之、召七左衛門、謂曰孝於父母、出於天性、賤人尙有之、忠義者天理也、生於武家、者猶難之、汝之忠誠、實人倫之鑑也、與白銀十枚、賞之、無何、又擢、爲諏訪社修理役、又命、兼市長、寶寬文年間之事也、備忘錄

彌兵衛江戸銀座平野喜四郎奴也、喜四郎坐事、流於伊豆三宅島、彌兵衛思慕、欲至島見之、乃演習操舟之術、請海賊方小笠原某、爲水手、以待官船漕運之期、遂得便竊

市兵衛

數年所貯蓄物品、至島贈主人、天和三年、喜四郎會赦歸於江戸、彌兵衛又竭家所有以奉之、事之如故、備忘錄

市兵衛上總姉崎村人、其主次郎兵衛爲村甲、元祿中囑村民某放銃驅猪、誤中人、事覺處斬、次郎兵衛坐見知故縱、流於大島、其田宅皆籍沒、市兵衛乃如江戸、俯伏官廳、請以身代主罪、姉崎距江戸三日程、市兵衛往請、月必一二次、寶永初、市兵衛又來請、自矢不虛還、吏問其故、曰、次郎兵衛父今茲年八十三、患風三年、日暮泣曰、一得見我子、則死無憾矣、其子亦日夜悲慕、小人不忍視也、伏請暫宥次郎兵衛、使與老父訣、則小人受擅訴之罪、死亦不悔、

理兵衛

辭色哀惻、官議曰、次郎兵衛罪在不赦、而市兵衛忠且誠、不可弗賞、即召市兵衛、賜其主田宅、市兵衛曰始於爲主、終於爲己、小人義不敢奉命、願賜之主之子、官義許之、別賜田地、以賞之、初次郎兵衛之獲罪也、其父老且羸、子女二人皆幼、而其妻亦生一女、死、市兵衛寘諸懷中、遍丐有乳者乳之、親戚不顧、老弱三人、煢然無所依、市兵衛與妻圖所以養之者、售己女、爲人婢、并佃田所獲金、買一小廬、以寘四人、朝夕敬事、佃人之田、以供衣食、恐妻之或娛而朝夕不給、不同寢席者、十有一年矣、落穗集　孝義錄　續近世叢語

理兵衛栢植八郎右衛門僕也、八郎右衛門爲幕府藏手

代、元祿中病死、有母曰貞薰、年八十餘、無親故可依者、理兵衛置之己家、沽貞薰家財、將爲商賈養之、一夕黑鍬町失火延燒其家、資財蕩盡、理兵衛再爲人僕、托貞薰於關宿親族、贈己俸金奉之、貞薰不欲在其家、理兵衛乃辭仕、結茅下谷澄明寺、置貞薰、身爲傭夫、以奉養之、不欲遠往爲傭、恐傷貞薰心也、竟爲淺草穀倉傭夫、聞者感其志、元祿中手代小頭匂坂某、擧爲小揚、其後又欲擢爲杖突、理兵衛曰、爲杖突不得不佩刀、佩刀不得跟隨貞薰、事甚不便、請辭、人皆感其志之厚、常在貞薰左右、扶持奉養、朝夕之膳、躬自調理進之、如八郎右衛門時、不少失主母之禮、

居久之人勸理兵衛娶婦偕事之理兵衛不肯獨身事長
薫二十六年如一日衆皆感其忠節藏奉行上言其特行
幕府乃賞其忠賜淺草寺門前地二百五十坪云○（孝義錄備忘錄）
（錄亦載此唯理兵衛作利兵衛）

間光興僕某逸其名氏光興淺野氏四十七士之一也光
興先復讐期將遣母妻子女於西州託之其姻戚某從之
至大坂將乘舟發有賊殺其母妻奪其器財將其女去賣
之娼家時某適在外還至泣曰吾奉主命無狀至此將殉
之已而又曰此賊未得就死無爲也輙變形狀搜索其蹤
迹後爲乞丐往乞大坂市艱苦九年有一賣油店家頗富

某一日往乞其家見主家舊器於此竊察其人果知其賊
乃出訴奉行鈴木飛州即遣人縛賣油主人拷問果舊主
家賊也竟就重刑官賞其僕之忠云（備忘錄引鹽尻）

近松行重僕甚三郎與行重同鄕從至江戶一日行重使
甚三郎還鄕里甚三郎曰以奴觀之諸君擧事在近奴之
從君也奴父誡曰汝輸忠竭力勿惜軀命君之所知也而
今遣奴豈以奴爲不足用乎辭氣憤厲行重恐其自殺乃
止及襲仇家甚三郎懷橘餅從至其門衆殺義央將去甚
三郎迎見大喜謂之曰諸君得無飢渴乎乃以橘餅與衆
其夜行重往細川氏第甚三郎蹤跡而行至其第踟躕久
之廼去行重與人語及甚三郎事嘆曰恨不授以姓氏而
偕事耳（堀內重勝聞書）

八助大石良雄僕也赤穗既滅良雄出城寓居尾崎村將
移居京師時八助既老退居陋巷乃往見良雄曰奴聞主
將遠從山科老不能從願得賜一物以珍藏於家良雄曰
社稷淪喪進退維谷汝所知也吾將卜居僻地耕芸終身
與汝別去無復見期聊留此以爲別乃以十餘金與之八
助怒曰老奴來謁欲得主手澤所存一品朝夕奉之以代
拜尊容而已奴雖老悖豈爲貪賜金而來哉今國君橫罹
禍酷卑賤如奴猶且切齒而況世荷國恩而肉食者乎何

乃辱身縮氣不念國恥竟無一人有復仇志者歟乃擲金
慟哭良雄默視久之曰吾過矣吾過矣乃攬筆寫一士人
戴笠微行蒼頭從後之狀皆佩長刀意態奮然蓋寓復仇
之意也因謂八助曰吾嘗在江戶從汝遊北里汝頗記否
八助熟視久之忽曉其意大喜曰何賜如之流涕謝舊辭
訣而去人傳以爲美談（赤松鴻撰良雄自畫像記參取時人傳）

六松周防峯川村三右衞門家僮也初其母幼而失怙恃
三右衞門愍之爲婢年長與人私生六松三右衞門亦憐
育之幼有至性其母之病也六松竭心於藥餌晝夜看護
及其死六松悲泣仆地氣殆絕見者哀之三右衞門爲厚

葬之，六松益感其恩，勤勞倍於他日，自家事之微，至耕芸之業，無不竭心力焉。三右衛門屢遇災，家產日窮，六松出事他人，得傭錢，悉贈之。三右衛門然窮困滋甚，遂携其妻孥及六松，抵萩城下，六松又為人僕，所得傭錢及食物等，皆贈之。三右衛門已則喫人殘餘，才保性命，褐破身瘁，不以為憂，少有暇則至其家，助薪水之勞，不失主從之禮。有頃三右衛門家產頗豐，乃從歸鄉里，以償田宅，人人感六松信義，欲請為義子，六松不肯曰，為人者孰不欲有妻孥，今主人年老，吾若去，家產當衰，吾唯願主人壽而家道饒耳，無繼他人家之心。長州侯聞之，享保初，賜月俸若干，賞

其忠，無幾三右衛門及二子亦沒，六松養人之子，嗣其家。文化十三年正月死，年八十二。忠偹錄

喜兵衛

喜兵衛安藝澤田村人，年二十事玖波驛新屋七郎右衛門，為人慎恪，在其家廿餘年，七郎右衛門亦愛其為人，以乳母妻之，資以家產，俾別立家，家產稍饒。時七郎右衛門罹火，家宅倉庫皆為灰燼，喜兵衛深憂之，夫妻又偕歸其家，日夜勞勉，新營家屋倉庫，如舊盡傾己所有資產，營其產業，以復其舊。已而七郎右衛門死，子半右衛門嗣，無何半右夫婦亦復死，其子七三郎及祖母二人在，七三郎尚幼，喜兵衛竭力輔護，其衣服飲食，夫妻身自作之，不藉人

手，一歲七三郎罹痘瘡，病殆危，喜兵衛以為家之存亡在此一時，晝夜抱護不懈，雖親父母殆不能及，人皆感嘆，而喜兵衛無子，或勸養子，喜兵衛曰，主家不絕如綫，吾何暇顧其後，保護遺孤，再興此家，他非所敢望，其忠誠如此。享保十五年，藩主淺野侯聞之，賜米穀，賞其忠義云。○孝義錄 按孝義錄載此等事極多，不勝枚舉，今姑取三四條以載於本篇云

僧卓榮

僧卓榮杵築淨國寺徒弟也，其師卓譽與長昌寺相訟，辭屈得罪，流於八丈島，卓榮乃詣官嗚咽，請宥之，吏怒叱之，明日又往請，見叱如昨，然而不屈，每日往請，凡十六年，如一日也，事聞，將軍感嗟，特命赦卓譽，命卓榮為古河十念

寺主，以賞其義，蓋在寶永享保年間也。續近世叢語

萬助

萬助伊豆三島伊藤村人，年十歲，事江戶淺草醫安中益庵，居之三十三年，益庵時年八十，其妻六十餘，益庵罹病，不能就業，家計日窮，僕婢皆乞暇去，萬助獨留，窮滋甚，衣俸不能給，益庵令萬助出仕他，萬助不肯，夜則為輿夫，出舁人得賃錢，以養主家。享保季，淺草有火延及其家，萬助負益庵出避，家什蕩燼，因借窮巷賃房，其居在人屋後，萬助夜深歸，主婦出開門，萬助憂煩主婦，夜深則宿於外，益庵感其忠悃，欲以女妻之，義不肯從，為迎壽伯者為婿，繼醫業，初則業未行，家道益窮，萬助長雇期滿，鄉里招，令繼

父後、萬助曰、見主人窮迫、乞暇不義也、願待養老主人、以終其身、我家則有弟、使之受後、竟不歸、冬則身纔羅單衣、屋主憫之、與錢三貫文、萬助不私一錢、皆奉主人、主人爲購布衣、衣之、町奉行大岡忠想、越前守與錢若干貫之、孝義錄

作兵衞

作兵衞世仕陸奥大沼郡岩淵村名主嘉右衞門、嘉右父曰市右衞門、祖父曰傳五郞、當時窮困、所有田地山林皆典盡、纔爲名主、壯而死、市右尙幼、母子四人、煢煢無所依、家貧、不能立產、親戚相議、欲分養母子、作兵特悲其家絕、謂親族曰、僕請竭心力奉養、請姑委僕、親族皆從之、則使其

外祖、攝家事、市右年十五、爲名主、作兵大喜、敎市右、以書數及耕業事、又躬自勤苦就業、時米穀價低、作兵時之、至債主家、請曰主家窮困、人之所知、僕雖特悉精力、無田地不能用力、願少還給所質田地、債主素知其爲人、多從其所請、作兵於是愈益竭力、五年而皆償所典田地、凡二十五石、作兵亦自有田、市右卽使作兵別爲家、居久之、市右罹病、臥床、作兵招醫、施療治、或禱神佛、起臥藥餌之勞、躬自任之、不藉人手、市右病革、招親族、遺言托其子、於作兵、家事又悉委之、而死、嘉右時年才弱冠、亦爲名主、於是作兵內攝家事、外司闔村租稅等事、一無所闕、作兵攝嘉右家事三世數十年、竭力於其家、延享中、會津侯與米若干、賞其忠云、孝義錄

石川權兵衞

石川權兵衞水戶世臣跡部正矩家臣也、正矩在江戶、會邸第罹災、權兵衞聞之、躬負戎具、赴江戶、及至、聞戎具免災、將歸、正矩曰、汝何不淹留數日、遊觀都下、權兵衞流涕曰、僕以爲君失戎具、不安寢食、是以來耳、豈有意於游觀哉、正矩謝而遣之、東藩文獻志

平八郞

平八郞遠州白須賀郵驛、治右衞門家僮也、治右衞門有罪見放、籍沒田地、平八郞竭心哀訴、無何得歸鄉里、然貧不能養治右衞門夫妻、至江戶、給仕人家、得支錢五六兩、

送之於白須賀、二十年後、仕鮫橋豆腐商孫兵衞者、朝則製豆腐、日中負擔行賣之、路次見道中奉行松平石州、大久保隅州、乃置豆腐桶於地、扣其馬、言治右衞門窮困及往年所沒入舊田、願使臣償之、二奉行初不以爲意、後數數請願不止、察其忠實、愍之、與萩原某相議、召平八郞於訟庭、訊之、平八郞匍匐、訴主人事、衆皆知其誠實、謂曰、汝所請、當驗間有所處置、已而萩原招孫兵衞於家、問曰、平八郞爲若訴訟、汝亦有所聞乎、孫兵衞大驚、曰、平八郞晝夜談舊主之事、繼以泣涕、然不意直訴之訟庭、如其操行、實可賞、於是命治右衞門納金、償沒入田、平八郞大悅、藉

十餘金於孫兵衛及舊主半兵衛等、得償其田、平八郎二十年志願、一朝而達、乃歸白須賀、耕其田、以養治右衛門夫妻云、備忘錄

權右衛門

權右衛門、陸奥河沼郡笈川村人、仕若松人小池市郎治、市郎爲北小路檢斷、權右性實直、自其祖市之丞時事之、三世忠勤不懈、寶暦末、市之丞臥病、權右悉心藥餌、或求珍味食之、其妻病亦然、其子亦稱市之丞、幼時爲權右所育、家貧、權右竭力擔當家事、主節儉、家破藏壞、權右手自修繕、市之丞年壯罹病、權右日夜看護在側、或祈之神佛、無驗竟死、權右大悲之、每月展父子墓、供香花果物、

時市郎年纔十七、繼爲檢斷、有幼弟三人、少者年纔三歲、權右常憐之、家產益窮、其母憂勞爲病、二弟爲疱瘡所冒、權右養三人病者、其母在床、日夜歎息、權右慰諭、無所不至、明和中權右在市郎家十五年、貧不能給俸金、令權右出事他家、不肯從、會津侯與米賞之、權右感泣、其後市郎罷檢斷職、家僮皆去、權右獨留、肄蓋屋業、爲人所雇葺屋、得錢、奉之主家、暇則捆屨、月夜耕菜園、五十二年如一日、市人皆無不稱嘆、寬政初、會津侯再賜米、賞其忠勤云、孝義錄

八助、駿府旅亭石垣甚兵衛家僮也、年十一來仕、居五年主人家罹火、家產大窮、所養奴婢皆去、八助年才成童、曰無見吾主窮困、適他之理、且固無事二君之心、自此不分晝夜寒暑、爲人傭雇、不厭辛勞、所得金錢、皆奉之主家、嘗爲人所雇、之伊勢、得金一片、乃奉之主人、身不貯一錢、嘗負重荷、夜詣旅舍、以其故不出宿錢、食則乞人殘餘食之、以見主人歡、爲樂、敬事之如主君、寶暦四年、府尹松前筆人召八助、伴大怒、數甚兵衛罪狀、如彼無賴、汝反盡忠節、何將命入之於獄、八助曰、主人罪無如之何、唯僕受其恩、過父、且年老、餘命無幾、若主人死、則臣性命不足惜、今而無臣、誰救其飢渴、悲泣不止、府尹及諸吏皆爲下淚、府尹謂曰、前言詐也、唯欲試汝誠僞耳、勿懼焉、遂上言、明年正

月、幕府命賜錢五十貫、府尹召而享之、以其子爲接伴云、備忘錄○按孝義錄亦載此略同、唯不載府尹伴數八助事、備忘錄寶暦作寶永、今據孝義錄訂之、府尹名亦取孝義錄

莊野類右衛門

莊野類右衛門、阿波名東郡高崎人、家世仕藩士某家、寶暦中主人獲罪褫祿、類右衛門深痛之、托主人於讚州引田浦親戚、養其族五人、月三次往問安否、然憂不能屢訪供使令、又請移之撫養村居、半歲、類右衛門家產大屈、與村人爲摴會、獲金移主家於我居、事之益渥、人皆感其忠誠、其後主人見宥、得歸藩籍、類右衛門大悅、而亦善事母、母老行步不便、衣服穢汙、手親浣濯、不使其妻浣之、常賑貧窮、貸金於人、不責其償、寬政中藩主賜白銀、賞其操行、

云、備忘録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九終

皇朝金鑑卷三十目次

臣道

忠義上 代君致命 為國致身 諫君致死 六十三條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鈴木成章　校

臣道

忠義上　代君致命　諫君致死　爲國致身　六十三條

夫忠臣義士在治世、固無異於人、一旦有變、利害陳於前、生死决於呼吸、而後其節見矣、語云、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臣、不其然乎、蓋忠節之見、非國之美事、何者天下艾安、民樂其業、目不見干戈、何曾有破腦刳心之士、故有壬申之難、承久之變、元弘建武之亂、而後忠臣義士繼踵而出、然則士之見危授命、非士之不幸、國家之不幸也、源平氏而還、禍亂相踵、臨難履危、能守其節者、後先相望、今皆加采輯、不必分其生死、村上義光父子義烈、炳炳爛爛、與日月爭光、其一死關天下成敗、下之、佐佐木高綱於源右將、佐藤繼信兄弟於源判官、事之大小雖異、以一身排君難者、一也、宇佐美定滿於上杉氏、平手政秀於織田公、以死導君於善、亦最爲難矣、安藤聖秀於北條氏、小幡信世於石田三成、慷慨不屈、皆有烈士之風、土屋重治雖一旦迷惑、見難殉節、足以償其過、人心之良於是乎可見矣、今分

佐佐木高綱

佐藤繼信忠信

其類、爲七、代君致命者、自佐佐木高綱至主殿某、凡三十有三人、爲國致身者、自調伊企儺至横田一學、凡二十人、諫君致死者、自越後能景至平手政秀、凡六人、救君於厄者、自海野幸氏至渡邊藤十郎、凡十一人、爲君報仇者、自杵淵重光至矢頭教兼、凡九人、君死殉之者、自治部兄弟至小宮山友信、凡七人、國亡守節者、自安東聖秀至岡野治太夫等、凡十六人、此皆所謂忠義之士、吾不知其孰軒輊、姑類聚以備後鑑焉、作忠義篇、

代君致命

佐佐木高綱四郎頼朝石橋山之敗、逃於杉山、道險不得前、大庭景親追躡、垂及、頼朝將射之、高綱曰、從者尚在、君何輕鬪、宜速去、臣請冒君名、以當敵、乃取弓矢、自稱頼朝、呼曰、東國武士、世世屬源氏、汝曹今何無禮也、乃射敵馬、馬蹶躓塞、頼朝得間脱走、高綱與兄定綱力鬪數合、遂郤敵、追及頼朝、頼朝嘆賞、謂高綱曰、我今日獲不死、實汝之力也、我如得號令天下、必分其半、與汝、源平盛衰記

佐藤繼信弟忠信皆源義經麾下士也、屋島之役、敵將平教經來戰甚疾、以強弦頻伺義經、繼信以身翼蔽義經、中矢僵、忠信扶負而歸、義經加首於膝曰、汝有欲言乎、繼信曰、臣自出陸奧、委身於將軍、今日代將軍死、死亦榮矣、弟

村上義光殉節

恨不見將軍成功耳、言訖而絕、文治中義經去京師、匿吉野山、山僧搜索義經、義經窘迫將自殺、忠信曰、臣兄繼信已爲將軍死、臣効死在今日、請速去、不聽、忠信固請、乃解所著甲、分從者屬之、遂逃去、忠信擐義經鎧甲、詐稱源判官、與從士發矢、禦僧徒、多所殺傷、僧徒駭怖曰、判官夙以劍法聞、不圖射亦至此、已而矢盡、挺刀血戰、從士皆死、廼呼曰、汝等以我爲判官乎、判官已遁去矣、我佐藤忠信也、汝等視我死、乃佯爲自殺、超谷而逃去、八坂本平家物語

村上義光、彥四郎子義隆、彥五郎元弘之亂、父子從護良親王、據吉野、賊以大兵來攻、外城已陷、親王退張飲、義光鎧被

河村彈正

矢如蝟毛、來跪曰、城將陷、請速潰圍、臣賜袍鎧、誑賊而死、親王曰、吾與卿同死、義光厲聲曰、大王輕死、何以濟大業、乃進解親王袍鎧、親王流涕辭訣而去、義光登城樓、見其已遠、將自殺、子義隆來欲俱死、義光叱曰、汝往護親王、義隆不得已而去、義光呼曰、今上第三子護良自殺、汝等異日伏誅、以我爲法、乃脫鎧剖腹、抉腸而死、賊皆聚觀、親王脫去、已而覺之、追躡、義隆還鬬、亂斫馬足、身被十餘創、乃入林中自殺、親王乘間走高野、義隆時年十八矣、太平記

河村彈正仕山名師義、正平中師義與足利義詮戰、爲其將赤松則祐所敗、小林重長留而戰、師義旋轡救之、中箭

湯淺二郎

荒木大藏

墮馬、將自殺、彈正馳救、授以馬、招福間某、令牽去、還戰而死、師義困甚、連呼曰、河村、河村、福間曰、河村死矣、師義曰、爲我轉馬、我死於河村死所、福間紿曰、馬首正嚮敵、乃馳入其軍、師義遣使乞彈正首、厚葬之、太平記

湯淺二郎、畠山義就臣也、長祿三年、義就據岡城、畠山政長進軍于粉川、來攻之、接戰數回、義就遂敗、將自殺、二郎乞義就甲、自稱義就名、戰死、遊佐屬中村左近將監等三十餘人死之、士卒逃散、義就僅免、走于吉野奧北山、野史引家譜、實緒、長經記、

荒木大藏丞仕細川高國、爲安藝守、大永中高國與三好

月岡左門

勝長戰桂川、大敗、重編應仁記 大藏謂其下曰、臨危逃死、非義也、我將留戰、以脫主公、孰能從我死者、衆奮請從、於是留拒敵兵、死之、從兵皆殲、高國得間脫走、常山紀談

月岡左門事上野人重長、姓鬬諍六万石云、傳疑小史作上野姓一井、爲寵臣、重長與上杉憲政戰敗、遂降、憲政拘之春日城中、守衞頗嚴、重長嘆曰、早知有今日、吾悔不決戰、假令暴骨於原野、不受降虜之恥、今噬臍無及矣、泫然流涕、時左門從在城中、進曰、臣有一策、君能用否、重長曰、如何、左門曰、臣請自殺、君使人持臣首、君詐爲臣尸、臥藁席中、纏席以血、謂門監曰、寡君憂鬱喪心、手刄侍臣月岡、請出棄之、門監不必拒、

主君乃得如意、重長笑曰、吾徒戲言耳、左門退而自刄、有遺書曰、勇士無二言、因主公言、臣若易言、不如初不言之愈也、臣今自殺、與死於敵刄何異、弃此策、則無可逼之道、願從臣謀、重長悲泣、遂如其言、使老臣爲使、門監東條左近謂曰、月岡氏高義、吾所知、一槍舂鏦藁席、而後肯出、藁中之屍、則重長君、決非月岡氏、老臣怫然曰、異哉君言、月岡吾同僚也、縱今雖死、豈許人傳之哉、不許出門、則止耳、左近笑曰、吾子才辨兼備、今以月岡之忠、吾子之智、主君遭難、豈非天耶、終不肯出、老臣乃反、是夜左近潛來見老臣曰、今日之事、人各有職、勿相尤也、然月岡之忠、實不任愴然、明旦我且交代、事在他人、吾子嘗用前策、乃從之、果得出歸國云、（傳疑小史　備忘錄）

井口義氏

淺井亮政與六角定賴戰敗、匿於地頭山、計無所出、將自殺、大橋秀元呵井口義氏、使之代死、義氏怡然就死、亮政竟得脫、故亮政厚撫其孤、娶其女、以妻子久政、（野史引淺井三代記）

渡邊通

渡邊通仕毛利元就、天文十二年、元就從大內義隆攻尼子氏、班師、雲師追躡、周師大潰、元就左右亦多殪、軍殆危、通諫曰、事既逼、公經間道、入西備山內、臣雖不肖、爲公之紀信、廼換甲幟、目圉人、勸元就去、自稱元就、與從騎七人、留奮鬪、力盡、據小阜自殺、元就因得脫、入備後山內、及其喪歸于吉田、而元就召通子長、撫之曰、是役微通也、余幾危矣、乃矢曰、有江氏、則有渡邊氏、（野史引溫古私記、周南文集）

本多忠豐

本多忠豐仕德川公、（廣忠）天文十四年、公將千餘騎、絕矢矧川、攻佐崎城、先是織田信秀侵參河、陷安祥城、兵鋒甚銳、參人多降、至是尾人侮我寡弱、部伍頗不整、公急進擊破之、忠豐乘勝追躡、信秀將大兵來援、城兵亦出戰、吾兵已疲、事殆急、忠豐謂公曰、主公速收兵退去、至於攻城、期之異日、然兩軍相接、收兵亦難、臣願藉公馬標、以欺敵、主公宜乘間奔去、不聽、忠豐強請、竟執金扇馬標、率其兵三十騎、止戰死之、公乘間收兵歸岡崎、（武德編年）

椎木小左衛門

椎木小左衛門千葉介利胤臣也、天文廿二年、利胤與上杉謙信戰於村岡磧、敗績、利胤躬自搏戰、被數創、馬殪、事急、小左衛門代利胤、自稱千葉介、與敵兵確鬪死之、利胤得間脫走、（野史引松窓漫錄）

信太賴範

信太賴範仕小田天菴、永祿二年、天菴與上杉謙信戰不利、退守小田城、謙信追躡圍城、數日、天菴力盡、將自殺、賴範苦諫、遂代天菴自殺、天菴得間出走、城遂陷、（野史引松窓漫錄）

福所大藏

福所大藏神代長良（兵庫頭）臣也、永祿八年、長良父勝利與龍造寺隆信和、已而卒、隆信遣使吊喪、明日以富納信景（但馬）爲將、急襲長良土壬島砦、事起不意、長良惶怖出奔、大

內田鎭證　大石某 師岡某　沖源衛門　安西伊豫

藏與神代左京亮等防戰一晝夜、圍已合、攻擊益急、大藏欲逸長貞妻、出立客館、呼曰、予是神代兵庫頭也、爲隆信欺死、敵將納富何在、疾來取我頭、乃入內自殺、鎭西要略

內田鎭證仕立花氏、永祿十年七月、道雪出軍太宰府、與高橋鑑種大戰于寶滿山下、敵鋒甚銳、兵卻者二、道雪親督戰、有敵一人、引弓射道雪、距可三步、鎭證以身蔽障、中矢死、道雪免、野史引立花懷記、淺川聞書

大石某、師岡某、皆北條氏臣也、永祿中、北條氏輝與武田信玄戰於三增山、大敗、大石某曰、是非隊將致死之地、我請代死、君疾去、某奮擊甲師、遂就擒、甲人益迫、氏輝太急、

馬中矢斃、將自殺、師岡某授馬於氏輝、而禦戰、氏輝僅免、野史引國史實錄

沖源衛門仕香川春繼、兵部大輔永祿末、春繼從小早川隆景、圍立花城、筑前大友宗麟遣兵來援、隆景迎戰、春繼挺衆先驅、爲敵所圍、揮槍斃敵數人、而敵兵益集、摧鋒、春繼、春繼左右不屬、單身拒戰、時源衛門馳至、擲所持槍、赤手冒鋒、入合抱敵槍而死、春繼因得免、後驗其屍、胸間有九創、於是知其抱九槍云、香川傳

安西伊豫仕里見義弘、鴻臺之戰大敗、自揮刀、斬三騎、傷五人、流矢中馬、馬號嵐飀、膝折不可騎、乃下鞍、步立、伊豫

土屋重治　夏目吉信　鳥居忠廣 內藤彌九郎

令、義弘騎我馬、曰、軍既畢、請疾去、臣代君、乃力鬭而死、義弘得間走北、莊、遂遁上總、野史引松窻漫錄、囈尻、後太平記、豆相記、兵亂記、

土屋重治事東照公、參河一向之亂、重治與之、圍上和田、公聞之、馳救鵜殿安定、死之、賊勢銳甚、我師殆敗、公單騎督戰、賊將石川某執槍斡公、內藤正成射殪之、渡邊高綱亦來逼、正成再射中之、而賊不屈、益進、事急、重治幡然曰、吾以門徒、一旦敵主君、今主君危、吾寧墮地獄矣、乃倒鋒當公馬前、烈祖成績、編年集成呼曰、汝等負國恩、助賊作逆、豈畏冥譴乎、縱令死受紅蓮焦熱之苦、生不顧君危者、生道也、盡反正謝過耶、揮槍防戰、中銃死、年二十二、碎玉話、大三川志公命

收葬其屍、稱其忠云、創業記

夏目吉信參州豪族也、仕東照公、箕形原之戰、參軍大敗、公麾下幾盡、甲斐將秋山伯耆來薄、公馬中矢、甚危、公欲還戰、時吉信在濱松城、聞事急、馳至、謂公曰、敵乘勝來進、速退入城、公不聽、欲廻轡死之、吉信請曰、願冒主公名、以欺敵、即使畔柳武重攬公轡、向濱松、自以槍鐓擱公馬、馬躍去、吉信與手下三十人、止戰死、公乘間遂入保濱松城、吉信亦一向之亂、黨逆徒、守野羽城、城陷見擒、公宥之、至是死衛、武德編年、夏目家記、家忠日記

味方原之役、甲人追尾、內藤正成、及鳥居忠廣從東照公、

河西某

篠原某

毛受家久

退忠廣曰我死子從而去正成曰士臨危殉命今爲然也子少於我死即我分也將返戰忠廣曰我奚爲食言哉若二人俱死則是遺君也正成不得已而從退忠廣留戰死之敵益逼鬪公退距濱市口可七八町敵追殆危正成謂子彌九郎曰如今以退爲上策我死則君危汝代君死夫知可死而不知地理則無利此地乃可禦戰也彌九郎曰諾即反騎鬪而死正成顧悲公遂得入濱松城(野史引碎玉話)

河西滿秀事武田勝頼長篠之役勝頼敗走親兵三百皆殲土屋昌恒初鹿昌久二人騎從之耳勝頼馬瘏不行滿秀馳來進馬勝頼不受強之而後可滿秀乃乘羸馬還戰

死(烈祖成績)甲斐亡東照公召其子祿之(寛永系圖)

篠原某(平右衛門)仕瀧川一益爲裨將嘗迕其旨一益怒奪其祿柴田勝家招以厚秩某不聽曰我受主君之知過已深矣決不事二君一益後召爲老臣光秀之亂一益與北條氏戰于武藏野軍大敗某謂津田某曰事急矣吾與子合兵猶可一戰令主公乘間退去津田然之二人乃使使告一益拒戰死之一益得免收兵歸上國云(大閤記)

毛受家久(稱勝介)尾張人仕柴田勝家食祿一萬石賤嶽之敗勝家欲留戰家久曰公嘗用尾張精兵故以寡勝衆今以孱怯之卒當銳氣乘勝之敵恐徒死以授首奴輩不若

三部屋半七

僕權介

歸北莊而自決也臣願借公馬標欺敵留戰勝家從之家久率手下兵三百餘據險待敵南軍望見以爲勝家在整兵四合家久提槍大呼曰若輩不知鬼柴田耶縱橫衝突敵兵披靡家久兄茂左衛門又歸助戰家久曰我公一旦運移祚盡兄弟同死無益也母氏侍養無人願兄速去茂左衛門曰母氏常好義今歸侍母氏意不孝也我與卿偕死耳兄弟乃力戰我兵死傷殆盡家久謂兄曰主公去既遠矣請快戰而死以殘兵十餘人奮戰敵兵逡巡不敢逼兄弟乃割腹死勝家因脫走入北莊(大閤記豐臣實錄)

三部屋半七仕浮田秀家關原之役西軍已敗秀家逃奔

隱於山中半七請秀家所佩吉光刀持詣東照公營告曰秀家自盡此刀則其所遺謹以獻公曰此刀天下重器秀吉之遺物秀家常曰可與此刀同存亡彼今持來秀家之死決矣廼使人推問其死所半七既自殺矣(續武家閑談)

○幾羽本宇喜多系圖三部屋作神子田

僕權介關原之亂前田利長出師拔大聖寺城山口宗永守城死初宗永新就邑而少恩於民有六郎左衛門者被毆在城中執兵守禦謂曰城不可守也將死耶六郎左衛門曰無恩無怨與食祿者同死過分耳然敵既充城欲免而得乎權介顧而指焉曰敵皆獲藏而反主盍斬我首提

焉而出、執識之、六郎掉頭曰、汝無罪、第爲自全之圖、權介乍曳刀自刺而死、乃如其言而得脫出、（野史引中井履軒記義奴權介事、大三川志引東遷基表、）

阿多成淳

阿多成淳（彈正）仕島津義弘、關原之戰、義弘收敗卒、向東軍、而去、東兵爭出追躡、從子豐久返戰死之、義弘度不能脫、欲返轡戰、成淳扣馬諫曰、夫爲主將者、不與士卒同、雖戰敗兵盡、宜爲之後圖、乃攬其轡而東之、自呼稱兵庫頭、勵衆格鬭死之、義弘乘間、又收殘兵、整部伍、退去、（常山紀談）

○野史成淳作忠貴、蓋實名、成淳恐老後名也、

伊丹權六

伊丹權六仕大猷公、公時爲世子、母堂淺井氏侍姬有古

五局者、見而悅之、夜潛往其居者數、恐爲人所覺、每往被鬼臉、宮中以爲妖怪、嚴衞兵、警察、後稍知有情人私通者、已而或言、古五局有身、淺井夫人聞之、將推問、世子聞之、踧踖不知所出、時權六侍坐、進曰、臣之於君、有事逝致死於馬前、常也、臣今殉君難、亦同、世子莫以爲憂、請出鬼臉、賜臣、臣今夜被之、入長巷、必爲人所捉、臣縱碎骨、決不首實、世子遲疑不決、權六強請之、世子竟從之、權六即被鬼臉、彷徨古五局寢外、果爲衞兵所捉、夫人固不愛世子、故惡權六殊甚、白台德公、處權六磔罪、古五局考掠具至、竟不首其實、深谷（武州）領主某受命處之炮烙刑、（明良洪範）

武藤長左衞門

武藤長左衞門事常陸松岡城主戸澤政盛、僚友某坐事放逐、意怨政盛、密圖刺之、政盛之赴江戸也、某伺之於途、長左衞門覺之、擊而斃之、身被重創、竟死、（水府系纂）

多多越甚大夫

多多越甚太夫仕秋田秀久、（淡路守）爲家司、常憲公時、殺生禁極嚴、時秀久子秀品、年尚幼、戲以箭矢吹射中燕、燕立死、幕府監吏蹤跡之、將及秀久家、甚太夫謂秀久曰、殺燕一事、幕吏必有所窺聞、決勿洩、少君所致、夫代君致命、臣子之常義、故名將以捨小節、保其家、爲大孝、臣今代少君就罪、主公願誡近習、勿漏洩此事、臣縱就死、與臨戰致命君馬前、何異、實臣之所甘、主公若哀臣死義、欲生之、臣立自

殺、以明其志、臣心唯期主家繁盛、非有一毫所求、死實臣之職分也、無何、幕吏果至、窺問殺燕事、甚太夫出自首曰、臣誤射殺燕、幕吏捕抵評定所、獄成、竟就死、實元祿二年也、甚太夫死蒙汚名、然知其實者、莫不感賦云、（明良洪範）

義童某

義童某逸其名、寬文中旗下士某招松平定重（越中守、桑名城主）老臣享之、某多招知友、爲接伴、有一客離坐時、有蚰蜒出、客以烟管壓殺之、呼家童投之於庭、少頃客忽喪氣悶絕、體發斑色、家人大驚、迎醫治療、無所不至、皆竊謂食毒所致、某自若曰、今日之享、僕命廚下、殊加鄭重、何料有此事、縱雖一人、萬一毒死、吾何以解之、唯有一死耳、已而客略

血死、某改服將就死、家童進出曰、向彼賓以烟管頭壓殺蚰蜒、命臣捐之、今猶在庭、用其烟管、吸烟、恐虫毒所致、臣今試食其虫、不死則主公宜屠腹、若死、果虫毒所致、非主公之過、何以死爲、即下庭、把蚰蜒呑之、忽而色變仆、吐血死、於是衆皆知中虫毒、主人亦不死、童子年纔成童、一死以脫主人於厄、其忠可賞、惜矣史失其名、明良洪範

主隷某逸其名、寬文中、安藤重博、高崎城主奎房失雌刀、近臣查看各臣器中、得之納戸役某箱中、遂認某爲盜、某大驚曰、刀已出吾器中、一死非可惜、唯蒙汚名死、實吾命之窮也、將伏刀、同僚諭之曰、姑待請案問、僕隷間及主隷某、某

悚然而有懼色、詰問益急、奴曰、賤人實盜刀、當時案問太急、竟隱置之主人器中、於此誅主隷者、主人免罪、無何奎房亦失一刀、探索最急、竟知坊主某所盜、縛之、坊主臨刑喃喃有所言、監吏笑其怯、坊主掉頭曰、否、非惜性命、往日盜雌刀、亦僕所爲、彼主隷者何與知、唯彼爲主死、以解其難、眞忠臣也、彼就刑日、小臣自首若代其死、不使忠臣含寃、早知有今日、悔不代彼死、於是人始知主隷某代君致死、論者云、彼固賤人、不知仁義忠信爲何物、而其所爲眞不耻爲忠義士、惜哉、史逸其姓氏、明良洪範

爲國致身

調伊企儺、難波人、號曰調吉士、爲人勇烈、欽明

帝時副紀男麻呂、問新羅之罪、軍敗被執、伊企儺不屈、新羅拔刀逼之、脫其褌、露其臀、使向日本而呼曰、日本將噉我臗脽、伊企儺大呼曰、新羅王噉我臗脽、新羅王大怒、益加侵辱、伊企儺辭色不變、遂遇害、其子男子抱父屍而死、日本紀

志內景澄、源義朝賤臣也、義朝敗後、委質平氏、時義朝子義平潛歸京師、覘平氏、景澄適逢之、大喜、詐以義平爲已奴、出入六波羅、義平躬執廝役、景澄徼舍三條烏丸、居停主人熟視義平擧動、以爲非常人、景澄每食不令人視、主人益疑竊從障間窺之、則二人易饌而食、主人告之六波

羅、清盛遣難波經房、率兵三百圍之、義平拔刀、躍出斬數人、跳登屋、忽爾走去、經房擒景澄、歸、清盛面嘲其懷貳、景澄曰、我世仕源氏、事汝者俟源氏之興耳、汝不悟、何得嘲人、清盛速斬之、平家物語

三浦義明、稱大介、爲人剛勇、重信義、家世仕源氏、賴朝起兵、遣安達盛長、檄招關東將士、義明扶病出迎、盥嗽讀檄、揮淚曰、吾謂、左馬頭殿之亂、流亡殆盡、今聞此擧、何幸加焉、顧謂子孫曰、我老且病、朝不慮夕、今辱受命、實一家之榮也、且天運循環、興廢有時、平氏久竊政柄、驕奢縱欲、自招覆墜、佐殿我累世主君、既奉院宣、爲國起義、爾等宜竭力、

輔翼、討滅亂賊、垂功名於不朽矣、若事不成、捨生取義、勿懷貳心、辭氣懇欵、衆皆感動、（東鑑源平盛衰記）

千葉常胤

千葉常胤爲人厚重、世爲關東望族、源頼朝起兵、遣安達盛長、傳命常胤、常胤默然、二子胤正胤頼進曰、佐殿有命、奈何遲疑、常胤曰、吾何曾遲疑、但感喜之極、不能速答耳、乃飲盛長以酒、曰、安房地非險要、又非祖宗舊地、不如據相模鎌倉、吾當奉迎、盛長還報、已而帥騎三百、迎謁頼朝下總國府、頼朝大喜曰、自今以往、我視卿、當如父、（東鑑）

齋藤宗貞

齋藤宗貞實盛子、其弟曰宗光、事平維盛、維盛西奔、宗貞兄弟請從之、維盛不聽曰、乃父北征、留爾等在此、似逆知

有今日矣、爲我保護幼子六代、宗貞兄弟乃止、隨六代母子、匿菖蒲谷、六代之見捕、兄弟從之、徒跣東行、乃致其還京師、共爲僧、（平家物語）

藤原師賢

藤原師賢後醍醐朝爲大納言、笠置陷、與藤原藤房源具行扶帝出奔、路相失、就虜、高時流之於下總、師賢少好學、不以榮辱經心、其在配所、每想及君、未嘗不歔欷流涕、自誦曰、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日何時、菹醢轘裂、非所患也、無何病薨、（太平記○公墓今在香取郡名古屋村、維新後建祠、賜小御門社號、列官幣社）

村上義光

村上義光元弘之亂、從護良親王、遁赴吉野、土人芋瀬莊司據險斷路、親王遣從者、借路、莊司曰、臣豈敢遏皇子、但定還搜索太急、請留錦旗若近臣士一兩人、臣得以爲辭、赤松則祐進曰、臣請致命、平賀三郎曰、股肱不可失、錦旗不足惜、親王廼授旗而去、義光後至、遇莊司、見錦旗、怪問、莊司告實、義光怒曰、奴輩何敢抗皇子、乃搏旗卒、投之、奪旗而至、親王悅曰、吾有三傑、天下不足平也、（太平記）

新田義貞

足利尊氏兵敗走九州、後醍醐帝敕新田義貞、管領山陰山陽十六國、以討尊氏、義貞拜曰、臣忝奉此詔、生有榮、死有名、誓以死討賊、如詔書、臣不須臾離身、帝嘉其志、別細書賜之、義貞雖在戰塲、常帶之云、（備忘錄引行在或問）

小山田高家

小山田高家從新田義貞、圍赤松則村白旗城、軍乏糧食、

義貞慮兵士侵掠、榜衢路曰、敢刈一穗、侵一屋者處法、高家犯令刈麥、吏論當斬、義貞曰、彼豈輕犯法者、乃使人視其營、糧食已竭、鎧仗爍然、義貞有愧色曰、此將之罪也、士不可失、法亦不可濫、以衣償田主、給糧米高家、謝之、高家感激、既而義貞與足利尊氏戰敗走、馬中矢僵、乃登塚待副騎、敵競圍之、高家馳至、以所乘馬授義貞、力戰而死、義貞纔得脫去、（太平記）

楠正行

楠正行後村上朝爲河內守、一日朝行宮、有衆擁輿、避於樹下、正行聞輿中哭聲、怪而詰問、則宮人辨內侍、爲高師直所誘奪也、正行悉擒其衆、奪輿還奏、帝嘆美、即賜內侍、

正行上和歌辭之曰斗氏毛余瑪奈我良布倍玖毛阿羅奴美能加利能知岐利乎以加傳牟須波牟人莫曉其意四條畷之役果戰死聞者悼惜（吉野拾遺）

同上

正平中足利尊氏令高師直以兵六萬來犯正行詣行宮奏曰蟲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夷強賊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徒入寇終致死於湊川臣時年十一遺言遣還河內糾合義旅欲殄滅兇逆俾宇內再歸皇化也臣年既壯常恐一旦嬰疾孤負遺命方今師直來犯實臣報効之秋也若非獲彼首則臣必授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帝慰諭之正行頓首而出率衆拜後醍醐帝廟題和歌於如意輪堂壁曰加倍羅自斗加禰氏於毛倍波阿豆佐由美奈幾嘉儒珥以流奈島會斗斗牟流遂出戰於四條畷兵敗死之（太平記）

岡部眞幸

岡部眞幸仕今川義元桶狹間之戰義元敗死諸砦部將望風遁去眞幸獨守鳴海城尾人來攻眞幸拒守不屈氏眞遣使喩去城眞幸不聽織田公感其忠勇遣僧齎義元首贈焉眞幸乃輸城去（武德編年）

金田正房

金田正房（與惣右衛門）東照公近侍也天正中德川公（廣忠）遣公質於駿河戶田憲光誘送之於尾張織田信秀大悅幽公於熱田正房竊謀奪公歸岡崎事露信秀怒殺正房梟之竟徙幽於名護屋云（武德編年）

大河內政局

大河內政局（秀綱同族或作政房）仕東照公爲軍監天正二年武田勝賴圍高天神城城將小笠原長忠出降政局爲虜勝賴百方降之不肯乃幽之石窟甲人橫田尹松感其義善視之政局在窟中八年公又攻取城石川數正入搜政局出之足痿不能起衆以席舁之以見於公公視而憫之曰汝在窟中數年艱苦可想忠節誰若汝潸然泣下親自賜佩刀政局亦流涕拜賜自懟爲生虜憤然形於色衆皆曰政局爲虜非其罪由主將之怯懦也其後病痿長湫之役戰沒（武德編年常山紀談）

鳥居元忠

鳥居元忠德川氏宿將也會津之役守伏見及石田三成起兵增田長盛遣人說元忠曰備前黃門將率大兵攻伏見子獨守窮城以寡拒衆雖以持久宜速致城而去吾辱內府之知故敢布腹心元忠曰吾受君命以守此城惟知效死固守而已且足下念內府宜勵僕等以大義不宜教以是計使若再來必斬以徇軍乃燒城下人家爲守備會外城守將言曰防守異處不得相救請與諸君訣乃舉觴相屬諸將嗚咽拭泪而去既而敵兵來攻諸將悉力拒守相持旬餘城遂陷元忠死之（關原大全）

波多野三郎

波多野三郎與六呂本山副二人爲北畠具親守波瀨峯

城天正中織田信雄攻拔之三人爲虜信雄視三郎欲生之三郎曰三人共擒我何面目獨生二人謂三郎曰我等老矣餘命不足惜子年少何爲爾三郎不肯皆就死三郎年甫十五聞者惜焉（常山紀談）

吉川經家

吉川經家（式部少輔）元春族也天正中太閤西伐入因幡山名豐國降宿臣森下道與中村秀次等皆不從以取鳥城叛降安藝安藝乃遣經家率兵四百入守太閤以兵六萬圍之城中食乏元春以舟師送糧爲敵所奪經家請自死以生衆太閤曰吾得叛人足矣經家曰山名氏舊臣守盟約竭忠於我我已爲將殺彼獨生何面目還見人太閤曰舊

臣負主罪在不赦輒受圍拒守數月其武多矣講和而還無不可也使數反經家竟不聽堅執前議太閤義許之經家請酒肴與衆訣飲曰汝等百戰甚勞矣我惟有一死報之耳夫忠與仁人之所願吾死節忠也活衆仁也今幸得忠仁不愧古人矣衆皆泣竟與森下道與中村秀次等自殺經家臣坂田孫次郎福元小三郎等殉之太閤乃放城氏不殺一人織田公得首級曰天下義士也命葬之（太閤記、豐臣實錄、總見記、秀吉譜）

清水宗治

清水宗治備中高松城主也屬毛利氏永祿八年輝元聞羽柴秀吉來攻命脩諸城守備召宗治酌酒與雙刀宗治不拜顧諸將曰秀吉率大兵來高松當其衝力戰堅守若其不能則伏劍而死公今賜刀意在斯耶執爵三酌而拜（翁物語）太閤既至圍合宗治數出挑戰太閤不應堰水灌城輝元以大兵來援敵亦堅壁不應益築堤堰水日增盛城中結樔而坐縣釜而炊太閤使僧惠瓊說輝元曰近日右府親將大兵來恐難當矣不如及今行成休戰余取高松得宗治首則有辭輝元不聽又使說宗治宗治曰我有決戰彼不力爭以水苦我城危在旦夕而不死者爲君也我死君安則何榮如之乃與兄月清及難波近松謀曰與坐而死於水何若自殺以生衆乃遣使請曰明日自殺願兩

邦行成以活城民耳宗治家宰白井治嘉見宗治曰聞公明日自死臣試先之割腹甚易主公莫以爲難也乃解衣示之割腹已深宗治歎惜焉宗治使人拔己髭曰我首見信長不得不脩飾太閤乃遣使贈酒肴宗治悅囑使者兩邦修好休戰因執盞受酒月清歌以侑飲辭色無異於常更酌月清曰請自我始即袒割腹三人從之月清僕與十郎曰僕舊纔夫也請導主行乃死太閤於是壞堤決水遂行成及太閤得志思宗治忠召其子景好辭曰願委質於毛利氏乃與伊豫三百貫地子孫仕毛利氏云（變取宗治由來、總見記、太閤記、豐臣實錄）

小西隼人

小西隼人、小西若狹、事小西行長、爲宇土八代城代、關原之役、西軍已敗、行長爲虜、加藤清正遣使於隼人、致城去、隼人未得確報、不敢聽、已而清正獲行長敗兵、送之城下、隼人等始知西師不利、乃曰、城則可致、雖然宇土八代兩城士卒爲流浪之身、妻子離散、爲世之笑戮、假令全其性命、何益之有、若幸祿兩城士卒、即兩城留守隼人若狹屠腹、而後致城、此言若不見聽、枕城死耳、清正聞之、大感其志、曰、若果然、兩城士卒皆可祿、二人大悅、自殺、致城、清正如約祿其士卒云、備忘錄

菅沼外記

菅沼外記、膳所藩本多侯士也、善俳諧、爲芭蕉門人、號馬指堂曲翠、僚友有曾我權太夫者、爲人奸佞、外記知其爲國蠹、然訐其奸則揚君惡、托事殺之、屠腹死、藩主大怒、殺其子內記、藩人至今悼惜其忠誠、其妻亦有貞操、好和歌、外記歿後爲尼、彈琴、遣悶、終其世云、備忘錄

橫田一學

橫田一學、仕信州松本侯、水野氏爲用人、食三百石、時同藩有高山求馬者、爲側年寄、姓姦險、招權秉政、一學手刄求馬、屠腹將死、把筆書和歌一首、死、備忘錄

諫君致死

越後能景津波田三郎

越後能景津波田三郎、皆源義仲家士也、義仲爲亂、源賴朝發兵討之、初義仲通攝政基房女、及軍敗、入閤敘別、眷戀不已、能景曰、敵已迫矣、何眷眷於一女子邪、

吾不忍見將軍之被恥辱也、自潰腹而死、三郎亦諫而死、義仲曰、是吾過也、遽麾兵而出、源平盛衰記

上杉憲春、重能子、仕足利氏滿、任刑部大輔、時將軍義滿稍失人心、氏滿竊企非望、召憲春計議、憲春固諫、乃還家、作書諫之、辭意懇到、書成自殺、氏滿見而驚悔、爲寢其計、而事頗泄、氏滿乃贈書義滿、告無佗志、事由此得解、憲春之力也、鎌倉大草子

深野康澄宮川房勝

深野康澄、彈正、宮川房勝、左衛門、仕陶隆房、尾張守、隆房大內氏長臣道喜族子也、道喜養爲子、續其後、時主君義隆以和歌蹴鞠、消日、委國政於奸臣、國人畔義隆、附隆房者多、隆房抱異圖、終擧兵、畔、時康澄房勝偕諫隆房、曰、先主道喜君殺一子、竭忠於君、人人無不感其忠誠、今主君爲其養子、而有無君之心、實可驚怖、願急罷兵、全君臣之義、隆房曰、事既已至此、且多援我者、汝等爲我決戰、二人反覆極諫、隆房卒不納、二人即割腹死、其後隆房弒義隆、爲毛利元就所亡、備忘錄

大橋秀元

大橋秀元、淺井亮政勳臣也、弘治初、亮政已卒、久政愉惰廢政、士民離畔、其嗣亦幼、皆懷憂懼、實錄初亮政以故舊、善遇秀元、臨死以久政託之、是以秀元因事規諫、無所回避、久政遂疏之、又聽讒言、欲召殺之、秀元與其子善二郎赴

小谷遺書長政、指畫軍政、而就死、（野史引淺井三代記）

宇佐美定滿（駿河守○野史作定行）上杉輝虎謀臣也、輝虎拓地創業、定滿謀略居多、守琵琶島城、（信濃）時輝虎姊夫長尾政景、守上田城、共備甲斐、而輝虎疑政景有貳、密與諸將謀除之、不決、即召定滿、共謀、定滿諫之、輝虎不聽、且日定滿辭還居城、居五日、往野尻、潜以漏船、迎政景、偕觀漁、竟提政景、同溺死、定滿時年七十六、遺書曰、政景叛形未著、無故誅之、上田必折入甲斐、公亦負殺無辜之聲、臣不得已、託事與共溺死、臣死之後、公宜言私憾相殺、而沒臣之邑、逐臣之子、以解衆之惑、不然國必亂、輝虎得書、泣曰、吾無遺慮、徒殺忠臣、悔之何及、自古未聞殺身靖國如定滿者、泣涕數日、遂沒其采邑、密養其子云、（參取北越軍記東國太平記武家閑談）

平手政秀（中務大輔）織田公傅也、公少跌蕩、不修行檢、及父信秀沒、放縱日甚、政秀乃上書諫言甚剴切、公弗悛、政秀憂懣曰、吾受保傅之託、而不能匡救、何以視息於人間、遺書澤彥曰、余之言不用、今以死諫、天文二十二年、遂自刄、馳人告公、公大驚馳馬、來視政秀、氣息纔通、執公手、曰、臣年六十餘、殘軀不足惜、唯冀君之改過耳、言畢而死、及殯斂、公撫其棺而哭、遂創政秀寺、以旌其忠、忌日必詣、自誓改行、以立大功於天下云、（參取信長記政秀寺記續南行雜錄外史）

鴻池（善右衛門貨殖家）管店某、寬政壬子、浪華大火、鴻池家亦罹災、將改造家屋、主人曰、穿棄焦土、深三尺、易以新土、管店某諫止之、主人不聽曰、易土深三尺、所費無幾、且猫鼠焦死、非無其穢、欲傳之子孫、宜主淸淨、若少費奚足言、再三爭論、管店不聽、以此家力、易三尺土、實少費、然如易土高貴之所爲、非商家可爲事、示子孫以驕奢、不祥於傳穢、某管店中此事不可爲、主人怒曰、爲人之臣、以此細事戾主人之意、何也、意色甚惡、管店猶不諾、強諫止之、歸家自殺、主人聞之、大悔悟、終止易土云、（備忘錄）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終

皇朝金鑑卷三十一目次

臣道

忠義下 救君於厄、爲君報仇、君死殉之、圖亡守節　四十條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一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鈴木成章　校

臣道

忠義下　救君於厄　為君報仇　君死殉之　國亡守節　三十九條

救君於厄

海野幸氏、木曾義仲臣也、從義仲子義高、質於鎌倉、源頼朝以女妻之、及義仲伏誅、又欲殺義高、侍婢伺知告其妻、幸氏俾義高女裝乘夜出奔、義高好雙六、幸氏為敵手、是夕幸氏入義高臥内、引衾而臥、明日獨為雙六、外人不覺、既而頼朝聞其走、大怒遣人、追義高、殺之於途、拘幸氏、後感其忠節、宥其死、東鑑

富士名義綱、元弘初、北條高時遷後醍醐帝於隱岐、命佐佐木清高嚴守衛、遏絶内外、時義綱守中門、竊謀奪車駕、以擧義、欲密奏未得、帝夜使侍姬賜酒、義綱密奏曰、陛下未聞乎、方今楠正成守金剛山城、東兵百萬環攻不克、諸國將士應之者、播磨有赤松、備前有伊東、南海有土居得能、而赤松既入攝津、土居得能既定四國、將航海迎駕、又聞其窺京畿、天將開陛下、陛下宜以臣直日、潛出航海、幸於出雲、招集義旅、為鹽谷高貞所拘、及帝幸船上、高貞乃與義綱俱詣行在、太平記

大江景繁、後醍醐帝時、為刑部大輔、延元初、足利尊氏僞納款、帝還御華山院、分拘左右侍臣、獨景繁得給事焉、一日景繁因勾當内侍、奏曰、新田義貞據金崎城、果破賊兵、而劍白山僧徒、攻富樫介那多城、拔之、謀為義貞援、北國官軍復振、而從駕將士為賊所拘者、如菊池武重日吉加賀法眼等、今多逃去擧義、本國賊滅之機已兆矣、願陛下乘間幸大和、據險保守、頒詔四方、以增義旅之聲勢、耀皇威於宇内也、帝喜、夜蒙婦人衣、使内侍竊三神器、從壞垣而出、遂幸吉野、太平記

遊佐性阿、事畠山義深、義深國清弟也、國清之亂、義深將出奔、性阿知之、欲令人不覺、故與左右飲博戲笑、以混其迹、比行已遠、事稍洩、兵士來捕、性阿乃披僧服而走、道為人所覺、入逆旅而自殺、太平記

近藤某、豐岡土佐城主長曾我部元秀臣也、元秀為元山玄蕃、吉良駿河等所攻、城將陷、長子千王丸、年纔六歲、托之於某、出遁、某乃匿千王丸於皮籠、竊敵人虛、背負乘夜出走、已而城陷、元秀自殺、經四日、至幡多、托千王丸國司一條房家、房家愍其孤弱、厚撫之、某深謝其恩、曰、臣志已達、

義當殉舊君、將伏刄、房家大感其志、謂曰、汝言實然、雖然千王丸尚幼、又誰恃、汝全性命、以保護孺子、從之、千王丸是爲元國、起兵攻元山吉長等滅之、某與有力焉（備忘錄）

山口重政

山口重政事佐久間信盛、信盛得罪於信長、赴高野山、時信盛家士皆逃、重政獨留不去、信盛入寒川民屋、鄉賊欲殺之奪財、館婢密告之於重政、重政大驚、乃裁書附僕曰、汝須齎此書來、佯呼曰、右府赦信盛父子、之使也、僕如敎、賊恐怖而止（日本智囊）

伴大膳

伴大膳、池田參議（輝政）御者也、長湫之役、參議父兄皆戰死、參議廻轡死之、大膳急攬轡返之、疾鞭其馬、參議怒曰、咄

汝何不解事、直以鐙蹴其頰、大膳無所顧、曰、非僕不解事、郞君實不解事也、左攬其轡、右鞭其馬、疾馳、參議憤甚、數以鐙蹴之、流血蒙面、大膳不肯放轡、竟以參議脫去（藩翰譜）

進藤正次

進堂正次仕浮田秀家、關原之敗、秀家走匿伊吹山、從者僅七人、秀家渴甚、正次下谿索水、從者皆逃、秀家步艱、正次負之而行、不食三日、飢甚、投民家乞容匿、辭不受、哀訴始聽、作粥食之、居數日、正次行大阪、潛告秀家夫人、得金三十枚、還謝主人、乃傭馬使秀家騎之、復往大阪、託買舶出逃薩摩、而正次就本多忠勝、陽訴曰、賤人從寡君伏匿

山中、聞三成行長皆就擒、寡君窮蹙自殺、臣既火其屍、寡君所佩名刀鳥飼國次、天下重器也、故持來獻之、願償幼息八郞死、東照公憐之、命給廩俸、已而聞秀家未死、詰之、正次陳情首實、請死、公嘉其忠、命賜五百石、及秀家謫八丈島、正次問遺不衰（參取遊臘文書板坂卜齋覺書關原大全〇此條與前三部屋半七事相類、今並存以備後考云）

吉川廣家

吉川廣家毛利氏族也、關原之戰、納言（輝元）使其子秀元至美濃、陣南宮山、廣家與福原越後謀勸秀元歸欵關東、已而兩軍大戰、廣家爲秀元前鋒、按兵不動、西軍已敗、東照公欲奪納言國、更封廣家、廣家固請曰、宗國滅而臣受封、

是臣爲身而非爲宗國也、何面目見納言、願與納言同罰、公感賞、乃以周防長門賜納言、納言給廣家以五萬石（參取關原合戰志、石卯餘史、吉川由緒書、諸家興亡記）

彌右衛門

大坂之役、眞田幸村士西村孫之進重傷、馬卒彌右衛門呼曰、創小何怯也、孫之進以爲棄已逃、已而浸手巾于水、啣之負而退、得不死（日本智囊）

渡邊藤太郎

渡邊藤太郎不知何許人、事大野道犬、大坂之役、城既陷、藤太郞猶在城中、與道犬相失、三出三入、城門既閉、東軍並進、魚鱗雜遝、藤太郞鞭驪馬馳、直貫東軍出其左右、無敢枝吾者、然亦被十餘創、遂至田野、有一屠家、乞食、屠兒

日恨君來之遲也、既食盡矣、舉飯器示之、乃燂湯和釜中焦飯飲之、弃甲與馬、如京師、時道犬病創、匿矢坂店、藤太郎偶休其店、聞呻吟之聲、藤太郎意疑之、乃問曰、似有病者、誰居、家人不告以實、乃謂敗軍之士、被創、畏追、故不告也、於是益意道犬、褪袒而示創曰、余亦敗軍之士也、與同儕相失、故逃至於此、請幸告我、家人曰然、有病創者、請告之、既而引藤太郎入內、果道犬也、相見喜甚、道犬勞之曰、良苦良苦、吾病創且死、何意見子於此、是天畀子也、因侍病三日、道犬死、乃葬之、奔於讚州、後居長尾村、國主松平賴重（英公高松侯祖）聞之、嘉其忠勇、賜廩米以終其身、其子要錢仕備前侯、得大祿云、（三代物語）

杵淵重光

爲君報仇

杵淵重光（稱小源太）事富部家俊、家俊養和中屬城資永、擊源義仲、爲敵兵西廣助（稱七郎）所斬、廣助携其首、馳去、時重光獲罪、不得從軍、慨然曰、今我雖廢斥、詎得寧處、馳至戰所、訊諸儕輩、始知其戰死、乃馳入敵陣、望見廣助、呼曰、子非西七郎邪、我是富部殿從兵杵淵重光也、聞主君今及於難、願一見其首、揮鞭而進、廣助惶怖策馬而走、重光厲聲曰、我竟不汝貰、急追及之、搏而墮馬、輒斬其首、供其主首、揮涙曰、臣以無罪蒙譴斥、自期臨陣立功以表愚衷、今主君既隕命、無復可奈何、乃跨馬、左手提二首、右手揮刀、大呼曰、杵淵重光爲富部殿報其讎、可來與較、敵兵三十七騎爭進、重光縱橫奮戰、殺十餘人、擲廣助首、持家俊首、銜刀鋒、墜馬死、擧軍歎惜焉、（源平盛衰記 長門本平家物語）

藤原忠光

藤原忠光、忠清子也、稱上總五郎兵衛尉、事平宗盛、宗盛滅、忠光脫走潛匿、（平家物語）建久三年、賴朝剏永福寺於鎌倉、忠光左目嵌魚鱗、陽爲眇者、挾匕首、厠役徒中搬運土石、謀刺賴朝、賴朝適至、見怪之、命左右執縛、懷匕首、詰之、忠光曰、欲報舊主讎耳、乃囚之於和田義盛家、鞠問黨與、忠光曰、同謀唯有平盛嗣、聞前匿丹波、不知今何往也、斷飲食月餘、無所復言、賴朝命斬之、（東鑑）

左中太常澄

左中太常澄、長狹六郎常伴兵士也、常伴爲平氏、謀襲源賴朝、反爲賴朝所滅、明年賴朝詣鶴岡、常澄厠扈從中、迫近賴朝、下河邊行平進而拘之、繫簡於髻、書曰、安房國長狹六郎郎黨左中太常澄、行平詰問之、曰、復讎之念、寤寐不已、以至於此、事若不成、暴骸草野、恐人不知其爲誰、是以記姓名、爾惟以速死爲幸、賴朝命斬之、（東鑑）

大河兼任

大河兼任（稱次郎）藤原泰衡將也、泰衡滅後、起兵出羽、詐稱義經、聲勢日熾、賴朝遣工藤行光由利維平禦之、兼任帥兵赴陸奧、遣使告維平曰、報六親讎者、古今多矣、未有報君讎者、報君讎自我始也、進攻維平於小鹿嶋、殺之、轉抵

津輕、斬宇佐美實政、衆稍至二一萬、已而兵敗死之、（東鑑）

本間某

本間某、（稱山城左衞門）事大佛貞直、元弘中新田義貞攻鎌倉、貞直出拒、爲義貞將大館宗氏所敗、本間時以事黜、而家居、聞貞直與敵戰、率手兵百餘奮戰、遂斬宗氏、貫首於刄、見貞直謝曰、冀以徵效獲宥前過、從黃泉爲幸大矣、遂自殺、（太平記）

玉井新三郎

玉井新三郎仕北畠氏、北畠氏爲織田氏所滅、新三郎陰圖恢復、與其父兵部倶匿神戶、見搜捕、兵部謂新三郎曰、汝謀爲君報仇、雖事不成、眞爲義士、我復何悔、遂共就死、（常山紀談）

小瀨清長

小瀨清長、（三郎治郎）事津田信盛、（市介、織田右府一族）爲老臣、食五百貫、好酒極貧、柴田勝家以祿三千貫招之、清長曰、吾世仕津田、既辱家老之名、豈可見利忘義也、天正二年、（信長記）長島之戰清長得病、留在陣營、清長僕奔歸曰、主公戰死、清長聞之、蹶起手執大刀、騎馬不甲而馳、家僕二人夾之、馳入敵陣、曰、主君敵安在、僕曰、彼騎而負母衣者是也、清長睨視、急馳擊其冑、敵墜馬死、清長曰、主仇已復、廻馳而歸曰、予若病死、實可憾、唯當從主君於黃泉、竟伏刄而死、（編年錄）

○此事亦出信長記、與此少異、

不破正種

不破正種、（數右衞門）仕淺野長矩、爲馬廻、與老臣大野九郎兵衞有郤、嘗手刄家奴、由是獲罪、遂去居江戶、常眷戀舊主、長矩之死、正種聞變悲歎曰、自今以往、吾復何待、居常忽忽不樂、聞大石良雄等有復讐之志、遂往京師見良雄曰、僕無狀得罪先君、然尙望佗日得自効、以贖罪、不謂先君一旦罹禍以沒、每一念至此、未不嘗痛恨大息、如聞諸君有復仇之志、僕雖不肖、不忍獨生、願補行伍之列、而從諸君之後、庶得以死報君、而謝過於地下、僕之幸也、良雄曰、子之志有可哀者、然子爲先君所絕、而先君亡矣、吾無所受命、而縱子復舊、則是欺君也、吾不敢、正種泣請、良雄嘆曰、子誠忠臣也、吾東行在近、他日至泉岳寺、請先君之靈、然後可矣、其後良雄至江戶、使正種正服、至泉岳寺、良雄亦禮服以主、戒正種無進、獨詣墓前、如啓事狀、乃言曰、舊臣正種自得罪以來、日夜戰懼、從臣求哀、臣察其情、言出至誠、不敢不白、言訖、却立久之、呼正種曰、來、君赦汝宿過、復汝原職、正種涕泣拜謝而退、及襲吉良氏、殺傷頗多、有一人驍健善鬪、正種擊殺之、刄皆缺齾、衆駭服、死時年三十四、（四十七士傳）

矢頭教兼

矢頭教兼、（右衞門七）赤穗藩臣長助之子也、國難作、藩士皆上城將殉之、教兼時年十六、從父列其坐、教兼爲人顯敏、爲衆所愛、大石良雄深惜其死、謂衆曰、今日列坐中有一子

而年少者不得與盟、歎衆聞之、流涕、已而至長雄子長金前、曰、君爲老臣子、實不勝欣羨、今聞年少未冠者不得與盟、然君以家老之子、故得列同盟、不公平如此、何以得就大事、在平常則家長可敬、在今日何嫌之有、僕已決死、僕母向裁經衣與僕、且傾別盃、出今不得與此盟、何面目再得見母、與不義而保百年齡、暴辱於衆人、寧與君相刄而死耳、意色已決、兩眼如血、長雄見之曰、右衛門七不列此盟、非不義之士、吾望卿不死以吊先君之靈耳、於是許其與盟、衆皆感其義氣、復仇志益固、（備忘錄引規矩準繩錄）

治部兄弟

君死殉之 治部藤通與弟福阿彌、事足利義輝、三好長緣、松永久秀、潛兵襲義輝二條第、時藤通兄弟在外、聞變、奮曰、吾有死而已、提槍向賊、呼曰、吾欲與將軍共死、請使我得入、賊義許之、藤通入見義輝、義輝方與衆訣飲、憫二人者、欲使脫難、曰汝出招不來者、兄弟辭曰、臣誼不欲復出、願命之他人、義輝躬親出奮戰、多殺賊、而死、二人與宿直士三十一人皆死之、（信長記 國史實錄）

弓削修理亮

弓削修理亮、仕織田公麾下氏家卜全、天正中、公討長島、引兵歸、卜全爲殿、賊尾之、卜全留戰、公使卜全先退、而日暝、雨下、暗黑不辨咫尺、賊群起邀擊、卜全戰死、左右皆殲、其兵不之知、且戰且退、衆稍集、不見卜全、於是始知其戰

死、修理亮時年十八、素爲卜全所愛、聞之、獨還至死所、白呼曰、我弓削修理亮也、欲殉死以報恩、盍來嘗汝勇、賊乃集、修理亮奮戰殺敵二十人、自刺腹而死、（信長記）

梶原又衛門

梶原又衛門仕梶原松千代、松千代織田公麾下也、本能寺之變、又衛門奉松千代、在旅舍、松千代適病、聞變曰、吾雖幼、武弁之子、汝扶吾行、偕公死矣、松千代時年十三、又衛門止之曰、郎君病未痊、縱令往、不能戰、毋爲也、大君或罹難、諸公子在、君留謀後舉、僕代君戰死、乃馳入二條第、請代松千代死、信忠褒之、賜以長刀、又衛門感激、拜曰、陪臣親受賜、死有餘榮矣、揮之出戰、鏖數十人、而死、（信長記）

松野一忠

松野一忠（平介）美濃人、有材名、織田公召與祿千貫、本能寺之變、出在外、不及於難、就齋藤利三、佯降、欲窺隙刺光秀、光秀覺之、不敢親近、一忠謂既見疑、與其遇害、寧殉死、乃至妙顯寺、自殺、有土方次兵衛者、出在白川、聞變、馳還不及、戰憤惋、自割肚、抓出膓胃而死、（信長記 竹齋集 十）

僕又五郎

香川勝雄僕又五郎、勝雄仕香川春經、（美作高田城守）宇喜田直家將兵來攻、春經命勝雄出戰、兵敗、又五郎見其危、返戰、敵已殺勝雄、爭首、乃奮鬭殺二人、傷六人、身亦負數創、不敢退、曰、君既死、爲誰生矣、遂割腹伏勝雄屍而死、時年十六、（香川傳）

小宮山友信

小宮山友信（内膳）、仕武田勝頼、勝頼嬖長坂釣閑跡部勝資、友信疾二人爲人、驟諫之、又以事與小山田將監相訟、將監厚結二嬖、勝頼遂屏友信、及勝頼爲織田信忠所破、走保天目山、從者僅四十人、土屋總藏秋山紀伊攪轡、阿部加賀温井常陸擔槍、友信單騎馳、及於田野、就總藏紀伊二人謝罪、請從死、即謂二人曰、主公向讒我、我今赴君急、是傷君之明也、不赴君急、則缺我之義也、我寧缺君之明矣、因問釣閑安在、曰昨道而亡、勝資何若、曰亦亡、將監何若、曰亡已十日、友信曰、唉、主公命之窮也、與二子相持泣、勝頼俛首慙謝、已而敵兵來迫、友信與四十人共力戰死之、（甲陽軍鑑、三河物語、松榮紀事）

安東聖秀

國亡守節　安東聖秀、事北條氏、元弘之役、與新田義貞兵戰稻瀨河、敗還、高時已擧族逃東勝寺、府舍焚蕩、將士悉散、聖秀慨然曰、堂堂百年都址、何無一人留死節之屍哉、殘兵百餘、就焦土、將自殺、義貞妻聖秀之姪也、贈書、勸降、聖秀怒謂使者曰、臨危逃死、恥莫大焉、姪女生士家、爲士婦、不知廉恥、何以教子孫哉、然彼女子固不足怪、義貞若知義、者當叱而止焉、今也不然、何彼夫婦之相似也、以書併握刀楬、以自殺、（太平記）

冷泉隆豐

冷泉隆豐、與大内氏同族、隆豐自幼歷仕義興義隆、探知陶晴賢有陰謀、窺其出、將刺之、晴賢從者二百許人、持梃備焉、隆豐憤悶、雙眼濺淚、晴賢怪問曰、卿今有何所憂流涕乎、對曰頃聞卿告歸在府、不遑傾蓋、咫尺千里、遺憾無限矣、又與佐波興連天野隆景議、請夜襲晴賢、義隆弗聽、晴賢之叛、隆豐從大寧寺、防禦死戰、矢盡力竭、乃嚙小指、血書一切經表紙云、美與耶多都久母賞計武李賞那可曾良仁、左楚比之加勢濃寸惠母能許羅數、自割腹、纏臓腑、擲之天井、剖喉而斃、血痕今猶存、時年三十九、子孫仕毛利氏、（野史引多多良系圖、私記、陰德太平記、武者物語）

佐久間十藏

佐久間十藏、其父帶刀初仕柴田氏、後去仕織田氏、爲人所殺、十藏尚幼、勝家收養之、因事勝家、賤嶽之役、勝家敗走、十藏先衆入北莊、先是十藏娶前田利家女、其臣因說曰、君年少何必守節、且前田公在府中、君盍歸之、十藏曰先考背主公仕右府、遂遭於變、主公不罪、收吾於襁褓、且賜采邑、今乃忘恩依身求活、不如死也、終死之、時年十五、（大閤記）

增田長盛

增田長盛（右衛門尉）、關原亂後、德川公命高力左近大夫、幽之、於岩槻（武州）、大坂之役、公使左近謂之曰、卿故太閤恩顧之臣、今秀頼擧事、卿宜赴援、長盛聞之、曰、德川公天下仁君、故有此言、使在他人、安有此言、顧僕今無一從兵、假令詣

大坂、諳揮浮浪士、何益之有、却損故太閤知遇、不欲出赴、終身配所已、及聞城破秀頼死、曰、大坂亡、生何爲、竟屠腹死、明良洪範

増田宗重

増田宗重、稱兵部、關原之役、父長盛得罪、奪封、放于武蔵岩槻、大納言尾張侯義直、召宗重祿之、元和先鋒録、宗重一作盛次 大坂冬役、從軍、聞城兵勝則喜、敗則憂、監使白其狀、夏役東照公命宗重曰、汝欲屬大坂、亦任爾意、宗重悅、乃請入城、秀頼嘉其忠、賜以錦袍、五月六日、宗重與藤堂氏兵戰于野不利、爲磯野行尙所獲、勇士物語一言集

植島重利

植島重利、稱玄蕃允、豐臣氏臣也、大坂之役、有讒其通東

軍、大野治長使眞野頼包、野野村雅春捕之、時重利屯城西、頼包等率兵圍之、詰問曰、有告子通敵、果有之乎、重利曰、事已至此、何須分疏、夫烈士之所恥、無甚於使主公疑之、故田光爲燕丹死、苟立狐疑之間、受不令之名、不如死也、將自殺、頼包等遽止之、知其無異志、釋之、重利初仕速水甲斐、後擢爲隊將、爲人忠正有勇、及城陷死之、名節録引難波戰記

氏家行廣

氏家行廣、稱內膳、卜全之子 仕豐臣關白、食桑名五万石、行廣爲人勇決重義、關原之役、東照公使本多忠勝招行廣、行廣曰、吾受豐臣氏恩眷、義不敢奉命也、及事平、致城去、流寓若狹播磨之間、大阪冬役、公使人召行廣、行廣辭之、夏役公復使板倉勝重諭行廣曰、肯來封爲十万石侯、行廣堅辭之、而潛入大坂城、五月七日城陷、豐臣秀頼將自殺、命行廣及淀妃、行廣乃刺淀妃而自殺、名節録引明良洪範

小幡信世

小幡信世、助六郎 仕石田三成、食二千石、關原之敗、蹤跡三成、至江州石山、爲人所縛、至於大津、東照公召問三成所在、信世曰、三成家士小幡助六者則臣也、臣實知三成所在、然受其恩已久矣、借使虀身粉骨、亦不敢首、請試拷治、意色決然、公曰、義士也、彼非知三成者、命宥之、信世遂入佛寺自殺、時年二十三、公聞而深惜焉、常山紀談年據勢兎天澤拾遺

熊澤守久

熊澤守久、稱半衞門 伯繼父也、仕福島正則、元和中幕府流正則於信濃、遣兵圍其邸、士衆駭散、留者僅數人、守久在其中、及正則赴信濃、人或謂將途殺之、守久從之而行、崎嶇間關、不離左右、正則自悔其不知人、守久後事水戸侯、東藩文獻志

野村治右衞門

野村治右衞門、仕松倉重次、長門守 最爲新進、島原亂平、重次獲罪誅死、無舊臣收其骨者、治衞門詣品川、請官葬之於淺草金性院云、明良洪範

內藤瀬兵衞

內藤瀬兵衞、仕松倉重次、重次未獲罪也、瀬兵衞奉重次命、齎三百金、至京師、已而重次及二弟某等皆獲罪死、瀬

兵衛無可返報者、出訴之京尹板倉重宗、重宗賞其廉潔、以其金與瀨兵衛、瀨兵衛持其金、直詣大德寺、納之、請以薦松倉氏冥福云、（明良洪範）

橋本平右衛門

橋本平右衛門、仕赤穗侯、領二百石、爲次役、赤穗之亡、與大石良雄誓報君仇、已而病中風、足痿不能起、良雄赴江戶、前日至大津、謂曰、吾與同盟士、明日將發、不日當有好信、卿若非病、當偕登途、實可憾也、平右衛門流涕曰、縱有病、必當從行、雖死有魂魄精靈、何傷、良雄已去、明日果伏刄而死、（備忘錄引、規矩準繩錄、安藝侯臣田村左衛門具房受君命所著）

萱野武晴

萱野武晴、（三平）赤穗藩士也、赤穗亡後、與大石良雄等誓報

舊主仇、已而吉良氏遣人竊偵其動靜、良雄深韜晦、數遊妓樓、武晴嘆曰、大石君忠誠顧非可變者、必有計略、然日夜宴游之耽、因此喪初志、亦未可知、大石君實爲主謀、吾一死以激其義、乃持一書、至其家、托之家人而去、良雄披書見之、其書曰、凡爲人者見難而進則難、退則易、初爲計略爲之後、則游惰生怯、今也同盟殆五十人、待君指揮、而君日日耽宴遊、且迻母堂及內人於石束氏、是恐非恒心所致、僕實不忍視、且人之生死難測、万一吉良氏病死、而君亦不保無病、若一朝捐館、孰可爲主帥者、僕固病軀、此一事日夜不能忘於懷、今實不忍默默、因伏刄死、他日有事、僕必爲先導、良雄見書、大驚、急遣竹林只七於大津、止其死、只七走至大津、訪其家、武晴已死、有遺書曰、吾今爲流浪之身、且不慮夕、故自殺也、只七不得已、歸報之於良雄云、（備忘錄引規矩準繩錄）

岡野與井關三子

岡野治太夫、岡九郞右衛門、井關德兵衛、仕赤穗侯、爲勘定方、爲老臣大野九郞右衛門所讒、幾陷重刑、大石良雄、以其家世爲藩臣、許其乞暇去國、國難之作、三子聞大野已亡、大石據城、自負鎧函、杖槍至城下、請與衆據城、良雄聞之、自出謂三人曰、卿等心事實可感、固欲與卿等據城、然今日之擧、非有叛心、唯欲達城內諸士之義耳、故雖舊

恩之人、不許入城中、卿等速詣舊君菩提寺、供香花、以歸鄕里、三子不得已、歸去、良雄遣人、齎三百金、與三子、曰、卿等願、不必欲受、然是先君遺金、幸納之、今縱不許卿等入城、忠義之心、僕銘之心肝、不敢忘、衆以爲三子不必受、已而受之、衆竊笑之、良雄垂淚曰、不然、三子實可憫、不受金則已、受金、則是欲與同死生也、勿輕焉、及良雄等復仇就死、三子相謂曰、前日決死、至赤穗、今有事不死、是前言詐也、三子相與至京師大德寺、薦良雄等冥福、又詣伏見淺野稻荷之寺、納香花料及建碑金一、一書其所志、與俱屠腹死、其碑今猶存云、（備忘錄引規矩準繩錄）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一 終

皇朝金鑑卷三十二目次

臣道

氣節上 三十六條

大伴子蟲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二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柳瀨勝誉　校

臣道

氣節上 三十五條

擔當大事、激昂冒死、不敢撓屈、非氣節之士不能也、自古昇平之久、苟且偸安、士無氣節、國勢奄奄以至於亡、比比皆是、譬之、氣節國之元氣也、元氣先衰而國長存者、未之有也、嘗聞、忠義之降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人欲熾而天理滅矣、此篇也先忠義、而氣節次之、志氣亦次之、夫知大義名分、從容就事者、忠義之士也、激昂赴死、中其理者、氣節之士也、慷慨奮勵、其事未必中理、此爲志氣之士、苟尙志氣、而不問事之是非、是所謂人欲熾而天理滅者、其不害國者幾希矣、若夫忠義之士、則有本篇之在、此篇專錄氣節之士、而志氣之士亦附焉、兒島高德則忠義之士、唯就其一事論之、爲氣節亦可也、如平時忠、藤原爲明、僧聖佛、岩瀨太郎、則氣節之士也、如蒲生氏鄉、松倉重正、龜井玆經、則志氣之士也、作氣節篇、

大伴子蟲聖武帝天平中、爲左兵庫少属、子蟲初事長屋

王蒙恩遇、王以漆部君足中臣宮處東人二人之纔寃死、至是東人爲右兵庫頭、與子蟲同寮、子蟲偶與東人圍碁、東人語及長屋事、子蟲憤詈、拔劒斬之、（續日本紀）

平時忠

平時忠高倉朝爲中納言、延暦寺僧徒奉神輿犯闕、請流加賀守師高、諸將拒而郤之、僧徒將再入京師、朝廷患之、遣宮使諭止之、宜旨既出、朝士畏縮、皆不欲行、時忠於緇紳中素稱氣俠、應選而行、僧徒怒甚、欲加僇辱、時忠神色不變、直抵大講堂、援筆作書、諭以順逆、辭旨剴切、僧徒傳觀歎賞、事遂解、人稱其膽智、（源平盛衰記 平家物語）

同上

平時忠壽永中從安德帝在鎭西、刑部卿藤原賴輔兼豐後守、令子賴經往鎭、賴經與緒方惟能謀、將犯行在、惟能遣子野尻惟村、謂平氏曰、法皇有勅、臣不敢不從、請勿留西國、時忠怒謂之曰、主上正統天子、身傳神器、我家累世武將、蕃屛王家、而賴朝義仲招集凶徒、敢抗天子、何悖也、西國將士孰不荷我家重恩、今乃爲一賴輔所誑誘、敢抗我家、又何愚也、汝獨不聞天武走吉野而濟大業耶、主上必有反正之日、汝等熟慮焉、惟村還報、惟能不聽、（源平盛衰記）

源義經

源義經小字牛若、平治之亂、父義朝敗死、其母常磐後嫁藤長成、使其兄今若乙若爲僧、以牛若付鞍馬寺僧覺日、改名遮那王、年甫十一、閱諸家之譜、慨然以爲我世將種、

氣節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二　三

覆墜至此、必當剪滅平氏、以雪父祖之恥、於是晝讀書策、夜習武技、覺日勸之剃度、不肯曰、兄爲僧、我之所恥、何傚之爲、覺日數勸之、則竊謂曰、如強之、我將刺刄師腹、常磐憂懼、無奈之何、（平家物語）

聖佛

聖佛奈良僧徒也、文治中容匿源義經、賴朝聞之、召聖佛面責之曰、義經罪人也、汝何爲黨之、聖佛對曰、豫州西伐、背命僕所捷、及其獲罪、窮蹙來投、僕念舊好、諭以暫避威怒、徐謝其罪、廼令僧徒送之伊賀、意實欲爲公全骨肉耳、何謂黨之、且使關東之威被天下者、非豫州耶、奈何輕信讒口、遽啓釁端、請速召還豫州、親睦如初、則天下無患矣、賴朝嘉其忠、授以勝長壽院供僧職、（東鑑）

岩瀨太郎

岩瀨太郎仕佐竹義政、治承中、源賴朝自將擊佐竹氏於常陸、義政從子秀義據金砂城不屈、義政獨出降、賴朝誘殺之、乃遣諸將攻秀義、走之、時太郎與義政從兵十餘人抵賴朝陣、賴朝命縛之、疑其有計、召見之、太郎悲泣、賴朝怪問、太郎曰、臣哀舊主寃死耳、賴朝曰、汝哀其主、何不殉之、太郎曰、將軍誅臣主、臣等不得從、故一旦遯逃、而今敢來者、欲有所言也、將軍欲滅平氏、宜與天下共擊之、而今廼先滅同族、將誰與滅仇敵乎、又使何人捍衛子孫也、今諸國之所以從將軍者、徒畏其威耳、非心服也、無乃貽譏

氣節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二　四

後世與賴朝默然左右請殺之不聽召爲家人秀義亦由
之得免罪東鑑

由利維平

由利維平藤原泰衡部將也源賴朝奧州之役爲宇佐美
實政所虜天野則景爭之賴朝乃問二人鎧馬令梶原景
時往問維平景時謂之曰汝泰衡驍將必不矯飾擒汝者
服何甲汝告之我維平怒曰汝佐殿家人何驕傲乃爾我
君鎮守府將軍嫡派汝主猶不宜爲此稱呼況汝乎吾不
欲荅汝問景時還報曰彼徒惡言無復他語賴朝知其無
禮更命畠山重忠重忠親爲之設席問曰武夫戰敗就擒
古今之常何足以爲恥我二品亦嘗受辱平氏然一旦崛

起遂平天下吾子亦豈終於囚虜哉我兵素聞子勇名爭
獲不決此吾之所以來問擒子者鎧馬如何維平曰子畠
山殿耶果能知禮不似前人倨傲我當告實擒我者其甲
黑其馬鹿毛後騎攢集無所記臆重忠還報廼知爲實政
賴朝曰維平眞壯士矣廼召見問曰汝主跨據兩國擁兵
十七萬威震闔境然我兵一臨不出二旬而身死族滅無
一人徇節者何也維平曰壯士分守要害老者疲紩不能
戰如予不肖身爲生虜無由從死昔左馬頭殿管領海道
十五國兵非不多乎治之亂一敗不支授首長田臣主僅
有兩國拒守數旬孰優孰劣賴朝默然愛其勇壯釋爲家
人東鑑

藤原爲明能和歌後醍醐朝爲左近衞中將帝討北條氏
事泄爲明素以和歌見親近賊疑其預謀命六波羅鞫問
乃横竹於熾炭上欲使爲明踐之爲明神色不變徐索紙
賦和歌曰於毛比幾夜和我志幾志麿能美知奈羅傳宇
幾與能古斗遠斗波流倍志斗波衆感嘆而止增鑑

兒島高德

兒島高德稱備後三郎夙好讀書後醍醐帝之在笠置也
謀起兵勤王會行在失守車駕西狩高德慨然謂衆曰殺
身成仁正在今日吾當奪駕於途大舉討賊不克則横尸
戰場耳衆感奮勵乃伏舟坂山絕巓候之久之不至遣人

探諜則向山陰道高德曰美作杉坂山谷深阻吾要於彼
乃緣山截徑至杉坂已不及矣衆皆散去高德微服夜
潛至御館欲見帝嚴衞不得間削櫻樹書曰天莫空句踐
時非無范蠡明日兵士惟而奏之帝知義士所爲喜見顏
色及帝在船上高德與父範長率其族詣焉太平記

板部岡江雪齋

板部岡江雪齋仕北條氏直小田原已敗氏直使江雪齋
護送夫人德川氏大閤使東照公臣高力清長成瀨正成
詰問江雪齋曰汝前歲奉北條氏使與吾約朝覲之期忽
食前言掠取名胡桃城氏直所致與抑汝飾言與江雪齋
曰願見殿下口得上言大閤聞之大怒盛列拷掠具即召

新納忠元

江雪齋、入、襪其佩刀、使兩人自左右執其手、引坐之於地、罵曰、汝變前約、反覆可惡、且動天下大兵、使主君失社稷、於汝心快乎、江雪齋答曰、氏直何曾懷譎詐、唯邊邑鄙人不知國體、取名胡桃城、使主君負罪名、終及今日、北條氏之衰運、非人智之所及矣、然動天下大兵、尙支數月、是北條氏之榮、籍令氏直有携貳之心、爲之臣者、可奈之何、請速斬臣頭、太閤色解曰、吾念汝罪、將礫之於京、今爲囚人、吐氣不屈、不辱己主、眞丈夫也、釋而祿之、（兵家茶話　松窓漫錄　鄭書）

新納忠元仕島津氏、守泉城、太閤西伐、島津氏已降、命毀諸城、忠元不敢毀、後從忠久入謁關白、曰、汝往日何抗大

眞田幸村

命、忠元拜曰、臣意以爲、殿下率天下之兵、賜臨西海万里之外、島津氏之榮也、殿下怒臣不毀城、故移大兵、則臣所守在肥後疆、地勢絕險、臣屯兵孤城、設伏窮谷、與天下大兵決勝敗於矢石之下、則不特臣一人之榮、臣子孫万世之榮也、若夫暴骨原上、塗血鋒鏑、則武夫之常、臣所固期、此謀齟齬、至今痛恨、關白默然良久曰、忠元之剛、不負其所聞、（涉史偶筆）

關原亂後、眞田幸村屛居高野山、大坂後役、東照公遣其叔眞田信尹、（隱岐守）謂曰、今捐大坂、與我、當與信州一萬石、幸村拜答曰、以關原罪戾、蟄居於此山、不異於樵夫、而秀

後藤基次

賴公徵我、命使將八千兵、其恩深渥、何敢抱二心、信尹歸報、公再遣信尹、曰、與以信濃一國、可屬我、幸村變色曰、僕何以祿多寡、爲忠義之輕重、已受大坂祿、死不渝心、若和議成、則受叔之援引、當屬關東、和議不就、則在大坂、可與秀賴公共生死、叔幸勿再來、（備忘錄）

大坂後役、後藤基次率兵出陣於平野、本多正純受東照公旨、遣僧揚西、俾諭之曰、卿若屬東軍、賜以播磨國、基次曰、公命之辱、欲應其命、然去年已來、僕受大坂祿、不敢懷二心、且東軍兵弱、當應其命、今關東強盛、如旭日之昇、方今誰當之、大坂城陷、不過二旬、見危易操、非臣之志、敢辭、

粟生岡等數人

焉、（備忘錄）

粟生美濃岡左內志賀與三左衞門布施治郞右衞門高力圖書小田切所左衞門靑木新兵衞永井善左衞門等初仕蒲生氏鄕、美濃領六千五百石、左內領四千五百石、其他皆領二千石、爲武功士、氏鄕卒、秀行遷封也、美濃左內等、寄食於上杉氏、關原之役、秀行密遣人、於會津、汝等不忘舊好、臨戰倒戈、軍若有利、必有重賞、美濃等謹答曰、蜂蟻猶有君臣之義、況於人倫乎、舊恩不敢少忘、然當時受上杉氏祿、以全身命、且景勝爲天下敵、危急在旦夕、棄之爲舊主、非爲人者之所爲、臣等至此命、不能從、雖然萬

一舊主戰不利、瀕於危急、臣等速反旗、回轡不敢進、是所以報舊恩之萬一也、舊恩非不思、新主之恩不可復廢也、竟辭。備忘錄

米村權右衛門

米村權右衛門、大野治長臣也、爲人剛強有義氣、大坂之役、從在大坂、城陷、治長自殺、權右衛門受遺言、匿其少女、發覺被捕、至江戶、吏訊權右衛門曰、大坂城中庫藏貨財幾許、對曰不知也、吏曰汝修理寵臣、何謂不知、語稍侵之、權右衛門額方伏地、忽擧頭、抗言曰、我主在城中、唯議軍事、而不言金錢、其部下謀斫陣擒敵、而不遑其他、吾何與知、且城中戰敗、首領猶不保、貨財何爲、若戰勝則至兩將軍佩刀、皆我囊之有、貨財不求而至、今日裂口拔舌、安言貨財有無、東照公聞之、嘆曰、吾欲得如米村者、令傅右兵衛義直常陸賴房也、特宥之。名節錄引武將感狀記

鳥居四郎左衛門

鳥居四郎左衛門、仕德川公、姉川之役、織田公遣使至於德川氏營、曰德川殿何在、四郎左衛門出迓、曰爲何來、使者曰、將傳軍令、四郎左衛門抗言曰、寡君已爲先鋒、何煩幕下令、戰若不利、唯止一軍、不及全軍、使旨不必達寡君、使者問其名、曰、家康手下鳥居四郎左衛門、實小臣不足齒數者、使者歸告、公大賞嘆曰、家康多士哉。備忘錄

平岩親吉

豐太閤築伏見城、其歲竊遣使井伊直政、榊原康政、本多忠勝、平岩親吉主計頭各賜黃金百枚、井伊等三人受之、親吉獨不受曰、臣已仕關東、受其祿、衣食恒足、豈拜大賜乎、終卻而返之。備忘錄

井伊直政

井伊直政兵部少輔嘗使大坂、太閤饗之、命石川數正接伴、直政惡其爲人、不與交言、既而太閤又點茶賜之、亦使數正接伴、直政辭曰、數正倍累世之主、而事閤下、不義之士也、臣恥與之同坐、敢辭、聞者爲之竦慄。秀吉譜常山紀談

安藤直次

安藤直次爲紀州侯傅、東照公嘗使土井利勝、謂直次曰、賴宣年少、萬一有狂圖、汝當告之、宜獻誓書、直次曰、一日委質爲臣、雖有狂圖、安有暴其君之惡於幕府哉、若極諫不聽、從之戰死耳、至獻誓書、決不奉命。土津靈神言行錄鶴毛衣由是尾水二藩皆不獻誓書。鶴毛衣○會津中將曰、帶刀之言忠矣、然其言從之戰死不可也、當言諫而不聽、繼之以死、則並徵無瑕矣、

同上

寬永三年、台德公父子朝京師、時主上幸二條城、使諸侯警衛道路、從祿多寡、有長短、直次偕水野重良、至二條受令、退、時紀州侯賴宣在伏水、二人反命曰、尾公祿六十一萬石、故所警亦長、公慍曰、予何受斯令、直次曰、命令如斯、以祿多寡、定警衛、公曰、二人盡解事也、夫以祿定長短、在外藩宜爾、予家與尾州相並無下、故官位敘爵皆同、且吾家賜葵章旌旗、與幕府同、今警衛道路、當與尾州相匹、道

次默然、流涕曰、臣耄矣、當再往受命、乃起、重長亦欲從行、直次止之曰、淡州閱事尙淺、吾此行果不得再命、吾誓決死、乃至二條、閣老曰、卿來何故、曰警衞命令有違理、爲主公所歐、吾不能答、故再來請命、閣老皆曰、何有之、直次曰、尾紀同列、官位固無差等、無準外藩以祿多寡爲差等之理、請更前令、閣老不聽、直次瞋目曰、天子幸將軍第、大禮莫大焉、方此時、家格下尾州、生亦無益、必受再命、若君等不能受命、吾請直白公、君等當倍席、乃出、謁兩公、述前言、兩公聞之曰、紀州家所言實然、警衞長短當與尾州同、直次大悅、拜出、謂閣老曰、予今得如所請、何慶如之、若不得命、將以紀國從事、乃反命、既而賴宣偕義直陞爲大納言、

備忘錄

上林竹菴

上林竹菴、宇治茶商也、石卿餘史 庚子之亂、適在伏見城中、及敵兵薄城、元忠謂之曰、汝非承命防守、宜速去、竹菴曰、僕蒙內府公之眷遇、捐軀報恩、固其所願也、乃以紅巾爲抹額、騎馬提槍、勵衆捍敵、力戰而死、鳳岡文集 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曾商賈之不若、能不愧乎、

富田重政

富田重政、稱大炊 仕加賀侯利家、以擊劍聞、慶長初、太閤賞花醍醐、列侯諸將咸會、時列侯諸臣執主人佩刀、在堂監察、來命下堂、重政持利家刀久坐、足痺不能起、監察叱讓其不敬、曰、不速下、笞之、重政憤其不遜、瞋目撫刀曰、士一也、士而受恥、死且不下、意色已決、監察畏憚、無敢近者、殿中頗擾、利家趨出、太閤亦撫刀而出、利家叱重政、起坐、太閤問爲誰、利家曰、家士富田大炊也、具語其故、太閤曰、壯士也、彼固善劍者、監察不爲彼所傷者幸也、特許利家家士持刀坐堂云、參取越登賀三州志、武家閑談○閑談富田作戶田誤矣

久留島某

久留島彥右衞門、初事福島正則、領五千石、後爲浪人、居藤堂高虎邸側、高虎謂其臣近藤某曰、久留島者以武功爲人所知、聞在正則家、領五千石、然以其祿招之、恐不來、吾與以一萬石、汝往告之、近藤乃往傳高虎語、彥右衞門曰、謹拜尊意之辱、然高虎公與舊主左衞門太夫、最不相得、今忘之受其大祿、非本意也、請辭焉、高虎聞而益惜之、

風節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二　十二

備忘錄

那波魁

那波魁、號活所 播磨姬路人、幼聰慧、年十八、從藤原肅而學、始游事加藤侯、忠廣 後去仕紀州公、賴宣 性剛直、恒語子弟曰、爲人臣者、在軍則致身以殉國、不則强諫死之可也、乃直言無諱、屢致啓沃、紀公亦特加優禮、悅納其言、近世叢語

鈴木重好

鈴木重好、石見守 初事東照公、領五千石、後屬水戶侯、賴房 重好一日持水戶侯刀、在大廣間次席、時伊達政宗亦列座、重好仍注目於政宗、政宗訝之、謂重好曰、爾注目於我、不

馬場高道

高畑新介

敢、轉輾、何故、重好曰、侯定聞識僕名、僕水戶家鈴木石見、
者、僕聞侯名、已久、然今日始見其顏、奧羽萬一有事、水戶
必爲先鋒、於奧州爲背叛者、非侯而誰、故善記侯顏、他日
若有異圖、水戶家中獲侯首者、置僕他無其人、政宗感其
誠、曰、眞具眼也、某日當招卿、卽請水戶公、饗重好於其邸、
自執觴、飲之、譽讙、云、備忘錄
馬場高道、五左衞門仕水戶義公、公致仕在西山、一日招所善
僧五六輩、爲詩歌會、其後賜酒、談及古戰場事、一僧曰、方
今若有事、圓顱被冑、立君馬前、爲致死、如士人、家有妻子、
爲之係心、如拙僧、家無妻孥、無所牽心、必赴戰死之、可使

君輩見之、座者皆然其言、時高道在席末、默然、色不然之、
公見之、召高道曰、卿一人不應、有故不、高道曰、今某所言、
臣不以爲然、且出家者、以柔忍辱爲道、縱其胸中有此念、
不宜發之於口、且如武道、佛氏所不言、夫爲士者、執有臨
有事、爲其妻子生怯懦心者哉、實不解事者所言、是臣之
所以不應、公色慍無語、高道退、一座爲之竦然、人人別開
談、僧徒夜半歸、高道以爲必受譴、明日公召高道、謂曰汝
病宜用杖、乃出八角大杖、賜之曰、此山中多狐狼、以此備
之、且人之諂佞、浮薄之怯夫、亦一擊之、桃源遺事
高畑新介、仕寺澤廣高、志摩守食三千石、爲天草城代、廣高

龜淵孫左衞門

爲其子某、紀伊守娶薩摩侯家久女、婚儀已成、家久以伊勢
某、爲使至唐津、廣高爲設饗宴、酒酣、伊勢嘲廣高諸臣曰、
以寺澤殿、爲島津氏婿、家之新舊、國之大小、且懸隔、何伉
儷之不敵、廣高諸臣在座者聞之、憤怒欲兵之、然恐害婚
媾、皆默而止、時新介亦在座、及伊勢還、新介招饗之天草、
竊以爲語及頃間之事、彼若謝罪則已、不然、不使彼生還、
已而語及之、伊勢不屈、罵坐愈甚、新介謂使彼生還、彼必
謂寺澤氏無人、乃挺刀斬伊勢、斃之、自蹴其由、屠腹而死、
家久聞之曰、伊勢無禮、可惡之甚也、假令無高畑、其罪不
可釋、今幸借高畑手誅之、眞我所志也、速使乞宥高畑高

畑已死不及、人皆稱其義勇云、明良洪範
龜淵孫左衞門、仕松浦侯、爲銃隊長、爲人有膽氣、以戰勞
著、又有村林某者、本賤臣也、侯寵之、累增祿秩、至參國政、
村林恃寵驕恣、與長臣長村內藏助爭事不決、村林理曲、
然怙寵不屈、諸臣或附村林、或助長村、分黨相爭、時老臣
熊澤大膳、欲和解之、招村林謂曰、足下受君寵遇、非他人
可及、然今一國分黨、危亡非遠、而足下爲之長、以足下之
智、豈不之知、足下熟察焉、村林不聽、於是一國世臣、會熊
澤宅相議、時龜淵進曰、夫武士在主君馬前、拒矢石以死、
非忠與義耶、熊澤曰、然、龜淵曰、夫爲君拒矢石者、未必至

死、且雖戰敗、士未必至皆殲、然則士赴戰塲、非難也、彼村林不忠於主君、危國之寇仇也、夫臨戰塲、得敵首、速得賞賜、今村林雖姦賊過敵、人若擊殺彼、則以同僚相仇賜死、決矣、然則雖忠勇過先登之功、勢之使然、又不得已也、今天下昇平、武士雖不能立摧陷之功、無坐視國仇之理、彼若不欲媾解、雖人以我爲狂人、我則盡忠於君、與彼相刺死耳、死後幸念僕之忠焉、熊澤止之曰、事雖潔而烈、思慮似短、龜淵笑曰、武士一出口、無可已之理、諸君善議之、事若和解、則僕不意得再生也、即辭出、人雅知龜淵果決不可回、村林親戚迭相告語曰、事若如此、徒使長村冷笑得

甲賀孫兵衛

計也、竟勸村林媾解、黨論始寢、人稱龜淵之忠云、明良洪範

甲賀孫兵衛、仕稻葉正勝、小田原城主 爲近臣、膂力過人、正勝弟式部無行、屢忤正勝意、正勝怒、命孫兵衛刺之、孫兵衛時年十六、諫曰、兄弟至親、願公熟慮之、正勝罵曰、汝何怯也、孫兵衛曰、主公以怯責臣、臣不敢辭焉、即請使人檢之、正勝許之、孫兵衛如式部宅、請謁、式部命呼孫兵衛入、盛氣待之、睨視曰、汝來何故、孫兵衛投佩刀入拜、式部視之、色稍定、孫兵衛兩手據地、歷數其不法、曰、臣奉命來殺君、言未畢、突進捉式部、取匕首於懷、擬其胸、顧檢官曰、子還報、臣不怯如此、而遂與式部遁去、正勝後聞式部病死、召還孫兵衛、鳩巢小說

莊田靜

莊田靜、號琳菴 武藏人、少從谷一齋學、龜山侯松平忠晴厚禮聘召以爲伴讀、靜天資溫柔、退然若不勝衣者、而至與人論辨得失、則正言不諱、禍害不避、寬文十年、侯卒、嗣君立、柄臣專政、煽爲奸慝、靜上書請擯之、或面折排之、反爲所構、幽囚於龜山獄中四年、既而處斬、將就死、南向拜先侯曰、死酬知己之恩、再謁黃泉、臣幸無慙、又東向拜江戶之母、曰、母氏之鞠育、未能報其恩、今復先死、貽母氏之戚、罪莫大焉、兒匪躬懷私恩、其奈公義何、乃朗吟絕命詩曰、適慕胡忠簡、英名萬古流、浩然同正氣、一笑隕儂頭、時年三十

六、臨刑神色不變、人皆憐之、初靜在獄也、著獄吏問答一篇、諳記經史數千言、不差一字、識者稱之、續近世叢語

天野屋直之

天野屋直之、稱利兵衛 大坂人、爲鄉長、受赤穗侯知、元祿之變、即走赴之、以圖報效、大石良雄定復讐之議、素知直之忠誠、其所用兵仗器械、託直之造之、直之躬自奔走工肆、隨成輸之、江戶冶工某詣官曰、有請造一長兵者、其制甚奇異、是以敢告、求其人、則直之也、乃逮捕焉、他鍛工嘗爲直之作兵器者、亦傳聞之、皆告於官、於是遂下諸理、拷掠甚急、而不服、乃收錄妻子、拷問極辛毒、直之曰、此事家人一無所知、敢請其所受苦直之身、官乃復鞠訊、水火備至、身

無完膚、幾絕者數、頃之直之請曰、此事有所由、自始謀之、自分死、豈謂有生路乎、但至明春當自首、不然身且齏粉、不敢白也、官以其懇實、不似有慝者、姑緩之、旣踰年、獄卒徒隷喧傳、去年十二月赤穗諸士襲吉良氏、以復先君之讎、直之乃自首曰、直之歷世辱赤穗侯之顧、義侔臣子、當諸士圖大事、屬直之制造兵器、向之所爲、即其所用也、今聞旣復仇、直之事畢、請就刑、此事固非妻孥之所預知、願宥彼等刑、使直之一人就鼎鑊也、則雖死猶生之年、言畢涙下如雨、官聞而義之、減死放之、其子襲爲鄕長、直之入京、改名姓、曰松永土齋、住郭北瑞光院、院亦與淺野家有緣

故云、續近世叢語、郭北以下據備忘錄、

岡本木工之助

岡本木工之助、仕淺野長矩、領六百石、爲番頭、本姓松平、其兄曰左門、幕府士也、木工之助出嗣岡本氏、爲人貞良懇實、乏於進取、長矩之變、欲有所報、性寬緩、竟得怯懦之名、心甚憤之、聞大石氏嬰城、將行與之、擬議稍經日、至則事已畢、又歸江戶、在兄家、仄聞良雄等有復仇志、元祿十五年、九月出江戶、訪良雄於山料、良雄已下江戶、不得已上京師、又詣伊勢、遲遲歸江戶、十二月十六日、至小田原、始聞良雄等率同志士、復仇、大悔之、踰一日、至泉岳寺、贈書於其兄、屠腹長矩墓前死、其後及四十七士配長矩墓、其兄又乞立其墓碑、人以爲喪心所致、竟不許其請、備忘錄

小山田十兵衛

小山田十兵衛、仕赤穗侯、已老、其子庄右衛門仕長矩、領二百石、及國變、庄右衛門以在江戶、不與同盟、十兵衛聞之、大怒曰、是失武士道也、以與片岡源五右衛門有姻、命使宿其家、探之、知其與良雄通志、乃請與其列、及十二月三日、庄右衛門夜盜源五右衛門佩刀衣服資財出奔、十兵衛聞之、又大怒其子不義、且耻人言、父又與子同心、踰二日、屠腹死、時年七十六、或云、四十七士中、有堀部小野寺老士、此人與此等人共死、可留名於後世、惜哉、備忘錄

細井知愼

細井知愼、號廣澤、京師嵯峨人、形貌魁岸、方質而有氣、其口善談、性不甚嗜酒、酒間或及一義節事、輙忼慨激烈、怒髮逆植、目光炯炯也、亦不自覺其性爲爾也、近世叢語

田中省

田中省、陸奥人、少時學擊劍、忼慨使氣、後稍折節、讀書以儒業仕柳澤侯、與物茂卿親善、是時侯有嬖臣、爲人佞諛陰賊、流毒上下、省直諫弗聽、請致仕、亦弗允、省不耐憤懣、投間刺之、匿物茂卿家、茂卿乃使人護送、遂韜迹於陸奥、更號富春山人、近世叢語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二終

皇朝金鑑卷三十三

臣道

氣節下

附志氣 四十七條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三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栁瀨勝晉　校

臣道

氣節下

附志氣四十七條

藤原光顯

藤原光顯、二條朝、爲權中納言、兼左衞門督、時藤原信賴反、幽帝及上皇、矯詔、召群卿、光顯束帶將朝、使右馬允藤原範能、衷甲而從、謂曰、事若急、汝取我首、乃朝、時信賴列群卿上、光顯謂參議藤原長方曰、今日朝班、何無位次、直前坐信賴上、信賴畏怖色沮、光顯厲色曰、聞今日有旨召諸卿、所議何事、一座皆不能對、信賴竟不出一言、光顯乃振衣而起、召弟惟方、責其黨賊、惟方悔悟、與藤原經宗等謀、奉帝、潛幸六波羅、官軍得展力者、光顯與有功焉、平治物語

藤原資朝

藤原資朝酷、愛盆樹、多聚枝幹盤曲者、一日適出避雨、於東寺門側見乞兒數人、率多癃殘跛躄之類、資朝初乃以爲奇、注視良久、已而覺其醜穢可厭、因謂世之好奇異者、皆物之反其性者、而終不如不易正直之可尙也、吾頃間所愛盆樹、輪囷離奇者、何異於此哉、比還家、悉拔所植、而

棄之、其志操如此、徒然草

渡邊番

渡邊番、攝津人、源義經獲罪於兄賴朝、將西奔、往依之、番悉意護送、番坐囚於鎌倉數年、日自束髮待刑、會天野遠景征鬼界島、還至渡邊、娶番妹、携歸鎌倉、親族咸悅、番必得釋、遠景亦許諾、及還鎌倉、使人通意於番、番曰、丈夫坐事就囚、何恥之有、與渠爲姻、固所不願也、乃謝使曰、辱承至情、第僕孤獨無結姻、遠景大憤、譖之於賴朝、拘囚益嚴、番不爲意、其後奧州之役、賴朝召番、謂之曰、爲有是役、繫留汝、宜立功以贖罪、乃給以鞍馬器仗、番果有功、竟復舊土、著聞集

毛利輿州

毛利輿州、幼時拜嚴嶋祠、歸問其從者曰、汝等有禱乎、有一人曰、禱郎君有中國、輿州曰、盍禱吾領日本、夫欲領日本、才能得中國、欲得中國、何以得有中國、人皆感服、元就時年十二、甲陽軍鑑○勇士一言集十二作七歲

豐臣關白

豐臣關白、仕織田公、爲部將、公遣關白伐毛利輝元、謂曰、汝征毛利、功成封以中國、宜乘機定九州、關白對曰、中國悉降、臣徑將兵、定九州、誰敢抗之、若中國則請以封諸將有功者、公若賞臣功、幸賜朝鮮、臣大造船艦、藉主公之威、直蹈朝鮮、朝鮮若平、又攻入明國、明國若降則奉一公子、爲主、必使此二國屬主公幕下、公笑而許之、征伐記

黒田如水

關原之役、黒田如水在豐前中津、九月九日將兵九千、援九州諸城、兩筑兵來屬、軍容甚盛、時子長政、遣使報曰、關原一戰、石田等悉敗北、兒以謀、誘金吾中納言、內應、如水大怒曰、日本第一魯人者長政爲然、天下兩分之戰、宜延時日、以爲浪士地、今盡忠、果爲何乎、已而長政封筑前五十餘万石、如水亦至京師、時諸將訪如水、門前爲市、山名禪高一日謂如水曰、頃聞諸將敬崇足下、秀康君亦視足下如父、且聞夜間有密議、世人疑懼德川公有遠慮、足下知友或爲間諜、亦不可知、筑州受大封、公恩深重、宜愼敬愼、人皆言內府有戒心、蓋爲畏足下也、且醍醐山科宇治

等浪人多潜居、皆以爲足下伏兵、往往爲流言、足下宜愼身遠害、如水聞之曰、滅內府、取天下、實易易耳、我往者討平筑紫、不從者島津已、與之講和、若不聽擊敗之、非難、中國備前無人境也、當時吾兵二萬、如加藤鍋嶋、已從予、淸正猛將也、以爲先鋒、二道並進、行募兵、可得二十萬、滅內府、在予掌中、足下回想焉、我年已老、棄所略地、上京、怯懦者顧爲妄言、足下以爲實、何抵地高談、無所忌憚、禪高無言而止、備忘錄

小早川納言

小早川納言朝鮮之役、在開城、使其臣曾根兵庫、詣名護屋行營、大閤召見之、兵庫頓首伏地曰、寡君隆景使賤臣某、敢請、今願得致生兵十萬於韓、則使其守韓之諸城、隆景乃與諸將士、率現兵十三萬、進飲馬於鴨綠江、長驅破山海關、直攻入北京、以一覆其巢窟、是寡君之志也、太閤聞而壯之、武家閑談 近古史談

蒲生參議

小牧之役、蒲生參議在犬山城、與諸將列坐、時森長可武藏守出就席、諸將皆致敬、參議素貴、不爲禮、長可按刀跪曰、卿忠三郎耶、氏鄕俗稱 將鈍三郎耶、不應、又問、參議瞑目默然、長可曰、然則卿不辨是非也、言畢起出、參議笑曰、長可恥羽黒敗、罵人以爲勇、以惡聲克人、小勇也、以義膽克敵、大勇也、吾欲舍小勇、取大勇也、細川忠興後語人曰、當時吾

亦在座、一念至此、於今猶汗腋焉、備忘錄

同上

豐關白東伐、小田原已降、東國略定、廼封參議於會津八十萬石、參議已受命退倚柱流涕、關白使人以情問之、參議曰、丈夫將大有爲、必先擇其地、我居伊勢、天下一日有變、必將觀兵京師、號令天下、今也徒封於窮僻鄙陋之陸奧、封疆雖大、去京甚遠、吾知宿志之不遂矣、所以悲也、常山紀談 氏鄕記傳

同上

朝鮮之役、太閤聞明援兵大至、我軍危懼、召諸將謀議、參議進曰、明兵何足畏、若賜朝鮮、則臣請掃平之、太閤默然、同上

加藤肥州

加藤肥州、朝鮮之役、深入咸鏡道、擒二王子、武功最著、固與石田三成有郤、三成間肥州、太閤怒召肥州、歸至伏見、欲就增田長盛、分疏、乃訪其邸、時有客談方酣、乃告謁者、長盛命引紀州、就坐、曰、僕今歸詣、訪君、非他、僕與治部奴不善、君之所知、彼惡我、於太閤、故受嫌疑、蒙歸朝命、僕與彼奴不善者、太閤亦知之、且數年在朝鮮、竭忠建功、不被恩命、反信讒間、召僕、理之不可解者、長盛曰、數年在異域、君之忠義、天下誰不之知、雖然至申疏、非與治部結好、事恐不可解、方今天下誰以奴呼治部者、若與治部解怨、僕請立辨事、不者僕不能爲辨明、肥州作色曰、八幡宮降鑒在上、僕與治部奴、誓不解怨、彼在朝鮮、無一戰之勞、唯訐人陰事、構成讒間、陷人於罪、心中偃蹇如此、吾與奴輩解怨、果何爲焉、縱蒙太閤譴責死、不敢與奴輩解怨、足下亦不解事、僕在朝鮮、晝夜勞苦、今日歸朝、徑來、若思舊好、宜起坐迎予、序契濶、今唯坐搖頭、接人、非不敬乎、與如足下者談、亦何爲、此後予不敢再、蹶然起出、長盛起送肥州、曰、非敢然、少留談、肥州不肯而去、備忘錄

同上

太閤已薨、朝鮮諸將旋軍、至博多港、石田三成在港、接待諸將、肥州獨至名島、訪淺野長政、偕至博多、明日長政三成會諸將、慰藉其勞、傳太閤遺言、且賜遺物、諸將感謝、涕

泣不已、頃之三成向諸將、謂曰、從是咸皆赴伏見、謁幼主、而後之國、慰累年困苦、他日上京、必設茗讌、偕寬心胸、諸將皆曰諾、肥州固與三成惡、進出曰、諸君宜設茶會、僕在朝鮮七年、瓶無積粟、囊乏一錢、且莫茶莫酒、唯炊稗粥、以饗諸君耳、三成慍而默然、備忘錄

伊達納言

寬永六年三月、台德公臨伊達納言政宗邸、納言自持饌、將進之、時幕臣內藤外記持箸來曰、請先嘗之、納言變色、曰、如汝蜒蚰心、宜俯我、欲將天下、在二十年前、縱在當時、何思以毒害人、如汝所言、公若疑我、何有今日之舉、毒之有無、汝出嘗之、其聲徹公座、公使半井法印促饌、納言乃捧饌、進之、公笑謂納言、曰、外記卒爾、幸容焉、備忘錄

同上

納言嘗蓄一茶碗、天下名器也、一日翫弄、誤而失手、驚而承之、乃嘆曰、吾平生未嘗動心、而今褫氣於一器、名器於予何之有、乃投地碎之、明良洪範

龜井茲經

龜井茲經、武藏守 仕豐太閤、有功、太閤欲封以因幡之半、茲經辭曰、臣於我日東地、已無所望、願受大命、征琉球、以爲封地、太閤自書龜井琉球介五字、於所執團扇、與之、茲經大悅、勒船艦、積糧食、揭帆南指、將詣彼國、適颶風大起、船艦漂蕩、終不能攻而還、征韓之役、茲經將兵、會名護屋、又請擊琉球、太閤命入朝鮮、在機張、擊郤鮮兵、寬永系圖 藩翰譜

松倉重政

松倉重政（豐後守）爲島原城主、食四萬三千石、（藩翰譜）爲人有大志、謀伐呂宋、曰、予國小兵寡、然糾合諸國浪士、大兵可聚、擇幕府宗室儼者、請爲督將、以征呂宋、呂宋在予掌中也、（武家閑談）竊遣人販於呂宋、探索其情、寬永中上書言、國家所以憂耶蘇者、以西洋覘間也、臣搜訪海外事、西洋海船必經呂宋、臣竊爲國家計、莫如取呂宋、據以絕洋船之路、臣聞呂宋兵弱、取之用千餘人而足、臣願獨帥手兵、往取呂宋、若不成、不過失一城主、成則國家長無西顧之憂矣、乃講水戰於安德浦、事未報、重政病歿、事遂止、（國史、藩翰譜、武家閑談）

堀直政

堀直政（監物）獲罪於秀政、出客於加藤嘉明家、井伊直政來訪、嘉明謂直政曰、頃堀秀政老臣監物來在僕家、使之取謁、何如、直政曰、僕亦聞其名、幸得相見、既而談及長久手戰、監物曰、當時如赤旗赤隊、僕擊追之於山上、嘉明曰、赤旗者即兵部君也、卿勿爲率爾言、監物自若曰、縱爲兵部君、如赤旗隊、我擊追之山上、直政意色頗惡、（備忘錄）

石田三成

石田三成關原戰敗爲虜、本多正純謂曰、今秀賴公猶幼、老中奉行等宜協謀、使天下安寧、而今起無益之亂、一戰失利、似愚者所爲、首謀者何人、三成曰、卿倍臣齊井中蛙、不知大海、如天下大計、固可無所知、秀家景勝輝元等諸

將始則皆難之、我切說之、終及此舉、今何要推問首謀、即我一人、速刎吾頭、宥他人罪、今如卿所言、似無謀舉大事、然及臨戰、或反戈內叛、或爲內應、無可勝之理、彼等果守約束、並鋒進戰、則卿等恐取敗北、而今失利就虜、故人以爲容易取敗、雖有叛人、兵氣沮喪、然秀家爲首將、繼之大谷刑部羽柴義弘及僕等、堅陣不動、死戰挫敵、非怯懦取敗、唯憎我輩者、極口誹謗、非僕之所耻、正純曰、卿所辨吾已聞之、然不能無疑、僕聞智將料人情、察機微、如吾內府、聞伏水報、自小山旋軍、遲滯不發、視察衆情、卿等不料諸將心、卒爾出兵、終爲內叛取敗、然而曰、內無叛人、戰必有利、非吾之所知、浮田及足下長束諸將出兵於濃州、願必有敗即戰死之念、而視大谷敗不救、終之爲生虜、亦有謀計哉、三成笑曰、卿尤我不知諸將心、實然、至曰吾等舍大谷而不救、是以卿淺見論事也、大谷多年疾病、無後來之望、故遽致死、亦非無故、浮田及我等退去者、欲爲後圖也、向我就縛也、殺捕手自殺、固易也、不若就虜使人刎吾頭、且關原戰嚴而人人所爲、不能之知、得聞當日決戰之狀、將報太閤於泉下、故竊生至此、今爲問答、亦無益、閉口無語、正純退出、（備忘錄）

荒木彌介

荒木彌介受村重命、使於安土、織田公召見之、曰、汝荒木

彌助者歟、予又仄聞汝名、命前之、援佩刀、貫餅餌、啗之、彌助脫刀、膝行、欲開口、受之、公莞爾投餅刀、彌助拜戴之、退而啗餅、以袖拭其刀、授之近臣、近臣乃納之鞘、以賜之彌助、三拜戴而退、（備忘錄引備前老人物語）

直江兼續

直江兼續仕上杉景勝、領三十萬石、太閤時、諸將列坐、伊達政宗懷新鑄金錢、出視焉、兼續在席末、政宗又示之、兼續少開扇子、受視之、又躍之、視其背、政宗曰、爲歟、予不手之耶、兼續曰、僕自仕謙信公、爲一隊部將、至今尙然、以指麾先鋒、手不能手若賤物、政宗默然、（備忘錄）

石阪與五郎

石阪與五郎、初仕上杉謙信、關原亂後爲浪士、在武州忍

近邑、（忍阿部氏封邑）忠秋不之知、一日石谷貞淸謂忠秋曰、君素好士、今君邑有名士、何不招焉、忠秋曰何人、曰上杉景勝舊臣、名曰石阪與五郎、忠秋卽命忍老臣存問之、老臣遣人召之、與五郎憤然曰、豐後殿老臣欲召見予、何無禮也、乃答曰、如所言者不居此也、忠秋聞之、不悅曰、與五郎言是也、其身不幸而時有浮沉、不得已也、彼謙信以來舊臣、而我不禮之、是老臣之過也、急遣老臣於其家、卑辭厚禮招之、與五郎竟來客於忠秋家、（備忘錄）

越前納言

越前納言（秀康）在伏見邸、時娼阿國者色藝爲當時第一、納言召觀之、歎曰、彼以女子聲冠天下、吾爲丈夫、顧乃不如也、憤惋激勵、聲淚俱下、（武家閑談　常山紀談）

松平兵部

越前侯昌親、（兵部大輔）受幕命、修大城石壁、昌親訪柳澤吉保、將有所諸稟、時吉保勢傾內外、輿馬塡門、常使家臣待客、昌親値吉保不在、欲見其宗宰平岡某、某辭以公事方劇、明日又往、平岡又辭、昌親大怒曰、吾所以來者公事也、而平岡再辭侮慢甚矣、吾待濃州還、獲彼而甘心焉、乃遣人報其第、老臣帥步騎千餘來圍吉保第、同族諸侯皆發衆助之、邸中震怖、吉保子吉里見昌親謝之、不聽、吉保聞之、大驚、與雅樂頭酒井忠擧右京太夫松平輝貞相模守土屋政直、夜潛還家、入自後門、命平岡急裝還國、乃與忠擧

等見謝曰、君欲誅平岡、固當然、僕將誅之、國既已發遣、敢謝、一坐皆救解之、昌親意解而還、先是吉保最寵平岡、使之謁常憲公、平岡恃勢驕縱、侮弄諸侯、諸侯不敢違忤、賄遺相屬、至是聞者稱快、（野史纂略）

高力小隼人

高力小隼人、仕德川信康、少年時從信康登天守、信康曰、犯勁敵進戰者有之、未聞有從此飛下者、小隼人曰、從此飛下實易易已、然徒毀傷身體、何功之有、如犯強敵立戰功、人皆稱之、故無從此下者、信康曰、汝所言實然、然怯夫決不能也、言未畢、小隼人進出躍下、爲之大傷身體、期年而瘳、信康之死、去參河、仕蒲生氏鄕、領祿一萬石、改姓名

曰八橋下總、備忘錄

小栗又市

小栗又市、與一向宗亂、亂定來降、東照公左手捽其胸、右手擬刀曰、汝改宗乎、不者卽刺、又市自若曰、臣死、不能改、公曰、如汝者殺之無益、乃縱之、又市正坐曰、臣今改爲法華宗、公怪曰、向雖死不改、今忽而爲法華宗何、又市曰、爲士者不能爲死改宗、公已宥臣、不得不爲改宗也、備忘錄

永井直勝

永井直勝、右近大夫 仕東照公、長湫之戰、與敵將池田勝入戰、獲其首、關原亂平、東照公賞井伊直政、封以澤山十五萬石、使本田正信傳命曰、卿勳績絕倫、雖封以大國、未足酬其勞、然慮佗將爭功、故裁抑之耳、直政艴然曰、予自少從

征、陷堅挫鋭、戰克攻取、臨危忘命、遂致統一之功、誰復與我爭功哉、乃辭不受、時直勝在坐、謂直政曰、公命鄭重、宜拜謝、直政怒曰、吁卿以獲一勝入之首、乃爾輕我乎、直勝曰、我常侍麾下、不預先登之列、然長湫之役、幸獲勝入、不敢誇說、如足下則夙領先鋒、榮寵超群、且我公選驍勇之士、屬其指麾、故能成大功、由是言之、足下之成功、由公之委任耳、若使我與足下同任、分鑣並馳、豈遽出足下之下乎、意氣忼慨、凛然不撓、正信受旨、和解之、既而直政受賞、然直勝與直政相見、未嘗交語、頃之直政詣直勝、謝曰、前日之言過矣、今而思之、有愧於心、深感卿氣節、願託以兒

輩、文林茶壺我所寶愛、今以爲修好之信、直勝感激受之、自是交驩如初云、鶯峰集

安藤直次

安藤直次、好放鷹、嘗在江戸、其鷹師某放鷹于禁野、所司見之、訴于官、老中使直次收鷹師出之、直次不肯、老中又遣善于直次者促之、直次曰、我固知放鷹者爲誰、然所以不肯出之者、有說、我之好放鷹、人皆知之、今罪鷹師、人將謂直次放鷹于禁野、事覺則嫁過於鷹師、我何面目見人、必欲正典刑、請幸殺我、東照公不以我之不肯、使我監紀國、然今怯懦愛死、此明公之不知人也、略無懼色、事遂寢、既而從紀侯西歸、大猷公召見之、且賜鷹曰、沿途放鷹、唯

汝所欲也、日本智囊 備忘錄

大久保忠教

大久保忠教、事東照台德大猷三公、爲槍奉行、大猷公時、堀田正盛爲老中、貴寵無比、嘗談及前代健將猛士、正盛曰、若有事、今人豈不若古人哉、時忠教在座、曰然、譬大人年六十、不能得一番首、正盛默然、昭代記

同上

忠教晩年還旗奉行、年八十死、寬永系圖 臨終、公使使就家封萬石、忠教曰、生不得封侯、死何爲、請辭之、使者曰、君受之、子孫享其福、忠教曰、我子有材、當自得之、不待我傳、竟辭不受、國史

青山宗俊

青山宗俊、因幡守 寬永中從父忠俊、伯耆守 赴配所、及忠俊沒、

新井君美　佐藤半大夫　扇谷八兵衞

大猷公召宗俊、賜三千石、始召至大城、親舊會集、時堀田正盛過其座、謂人曰、彼何人、座者拜且應曰、青山因幡也、正盛曰、伯耆子耶、宗俊謂人曰、彼公爲誰、曰、是則加州殿也、言未畢、宗俊厲言曰、然、勸左衞門令息耶、衆失色、時正盛貴寵用事、人皆無不趨附、而宗俊不屈、世稱不辱其爲忠俊子、藩翰譜

新井君美、少有大志、常自謂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先哲叢談

佐藤半大夫、仕尾州侯、才智絕人、善武技、從小十人昇擢至國奉行、領七百石、頃之無故減四百石、半大夫自謂我於職事無所過、又於士道無所缺、而橫見減祿俸、是非主君所知、必出佞人讒間、即決死、至執政成瀨豐州宅、仍問其故、豐州無所答、數往請之、不肯答、於是半大夫繫馬於厩、列鳥銃鞍轡等於家、蓄米數百苞於藏、自他器械及金貨錙銖之類、每室詳列晦跡、退去不知所之、備忘錄

水戶傅相中山備州臣有扇谷八兵衞者、備州一日視其佩刀、欲得之、謂曰、易以吾刀、加以黃金、八兵衞曰、臣死不能獻、備州怒錮之、其友訪扇谷、竊扣其故、曰、我上杉憲政嫡孫、此刀即吾家所傳、今姓扇谷、扇谷鎌倉所住地名、詳語其故、某潛告之備州、備州驚召八兵衞、問之、低頭不答、

熊谷宮內　眞鍋祐重　龜田高綱

水戶侯聞之曰、宜置之上座、問之、節如其言、八兵衞不辭、座上頭、說其來歷、其後侯亦招之、見以賓主禮、曰幸居予領邑、而與二百石地云、備忘錄

熊谷宮內、父宅右衞門 仕水戶義公、以散樂名、公數命演之、牢辭以病、公嘗饗賓、前日命之、宮內承諾、衆皆謂至饗宴日、彼必稱病、至其日、宮內出演之、素有聲散樂、及登場演之、見者感嘆、演終、退入內、直稱病、不出月餘、其後公亦不命散樂、無幾屬以輕卒、或時夜直、與同僚談及技藝事、宮內曰、凡爲士者、無爲藝所掩、爲切要、不留意於此、譬如贅瘤發於肩頭、首爲之所傾、唯藝之視、其身還不爲用、公聞激賞、實宅右衞之子、後謂近臣曰、宮內數拒予命散樂、未知其何意、顧彼卑技藝而不爲也、果如我所察、可喜也、不一二年、竟命預政事云、備忘錄

眞鍋祐重、[illegible]助 讃岐香西人、仕生駒侯、朝鮮之役、祐重在河岸、福島正則過岸上、不知下有人唾之、祐重大怒、急上岸扣正則袖、拔刀曰、君何辱士之爲、正則左右大驚、祐重叱曰、卿等勿動、動則刺君、正則乃謝過、祐重色解、納刀、拜而退、人賞其勇、備忘錄引閑際筆記

龜田高綱、大隅 仕淺野侯、以武功著、一歲侯長晟 以幕府命、修繕大城石壁、高綱督之、其所築石壁崩壞者二、台德公巡

視工場、問曰、石壁數崩者何故、高綱答曰、臣提鵰之十字槍、（高綱所提槍名）出陣決、無崩敗、石實無情、無奈之何、其後工就、幕府賞其勞、賜鹿毛駁馬、高綱謂土井利勝臣早川某曰、今幕府所賜馬、所謂二毛者、人其謂之何、（二毛與逃訓同、武士所忌）願易他馬、利勝聞之曰、眞然、即更賜馬、備忘錄

谷素有

谷素有、（稱大學）土佐人、好讀書、初爲僧、在眞常寺、高自矜持、見權貴長揖不拜、遇齋鑾子弟直名之、一士人怒其不遜、挺刄脅之曰、汝何德、常居士大夫之上、若無一言可說、身首異處、素有神色不變、徐曰、任爾所爲、士人不能害而止、先哲叢談後編

三宅重固

三宅重固、（號尙齋）播磨人、從學山崎嘉、仕阿部侯、居十年、以言不行、移病、乞致仕、不允、數乞不止、以是得罪、寶永中幽囚於忍、重固在獄、每旦請水爲浴、布袍綻裂、則撚紙縷補綴之、朝夕食後、必匝獄中、百反約凡一里、精神不減平日、一吏巡警敕守者曰、監守莫怠、重固聞之、忿然曰、丈夫假令一縲紲之義、不敢脫、予所以然者、獨懼罹脚疾、膝行就刑、爲人所笑、故爾、又謂、聖賢當厄、必有述作、余雖不肖、亦竊倣之、而病無筆紙、乃托擯鼻乞紙、守者釘刺體出血、嚙菽爲筆、以此染血著狼疐白雀二篇、近世叢語

同上

重固在京、有一嫗、爲野狐所魅、其邑正幸介者、爲重固姪、

重固責之曰、若何不爲驅、闔鄕之狐、殺之、於是幸助即備弓弩羅絡、詰朝將牽丁壯、獵之、其夜聞窓外呼曰、惡狐既斃河上、即遣人見之、果有死狐、蓋衆狐斃之、以免其寃也、重固乃令屠者、剝其皮、常坐其上、時鞭之曰、毛獸奈何害萬物之靈、先哲叢談

湯淺元禎

湯淺元禎、（號常山）仕備前侯、寬延中奉侯命、赴讚之丸龜、海上風濤驟起、舟將覆没、衆皆無生色、元禎神色自若、朗吟曰、南溟奉使使臣槎、直破長風萬里波、忽値怒濤似奔馬、起提雄劍叱黿鼉、其豪氣如此、先哲叢談

藪市太郎

藪市太郎、仕肥後侯、爲先鋒隊長、一日部長傳命、今日某地有富札之擧、（有一會首、搭會衆人錢、探鬮中之者、一擧得其錢、謂之富札）宜率手下往警不虞、市太郎色不悅曰、是一事雖奉命、他唯命是從、爲士者出警博奕、可恥也、部長不得已、白之於大奉行堀勝名、勝名曰、市太郎所言非無理、然先例已然、今日姑往警焉、部長傳其言、市太郎不服、然則請褫余職、縱背君命、觸刑戮、比警衛博奕之恥、亦不爲憾也、勝名不得已、白之主公、（重賢）主公正色曰、市太郎言是也、命士警富札、非道也、乃命廢先鋒隊長警衛、市太郎不發而止、備忘錄

同上

市太郎以功勞、增祿二百石、爲奉行職、招客開宴、寵臣某來訪、此人有才學、然使酒善罵、人皆畏而容之、此日大醉、

直座上席、賀市太郎、以冷語、語頗侵之、市太郎不敢抗、時彼士將盥、出立牀頭、雙脚跟跟、市太郎弟茂次郎看護、從後、士人盥而揮之、茂次郎不以爲意、以袂拭面、市太郎亦恐其醉倒、立護之、士人顧曰、奉行殿何固也、欲手脫其所帶刀、市太郎大怒、忽蹴士人、墜之於牀、叱曰、爲酒故、寬容之、而愈益放恣、不徙出惡言、敢手武士器、果有何意、若非今日、余不敢容恐、士人惶遽、遂遁去、備忘錄

根岸文左衞門

根岸文左衞門仕井上正利、恒用心於武事、爲人迂濶、目無一丁、進退卑野、正利嘗在國、好茶讌、擇一勝地、構茶亭、一日謂左右曰、召文左、點茶、亦非一興耶、皆曰然、乃召文

左、賜茶、文左受飮、姿容踈野、俯仰可笑、正利匿笑、左右亦竊相目笑、文左衞門大怒、直歸家、命鞍於馬、開鐙匣、取而擐之、佩太刀、橫眉尖刀、騎馬出、家人大驚扣之、不肯、直驅至茶亭前、野盤舞眉尖刀、大呼曰、武士所職、當如斯、如茶湯眞何爲、縱橫馳騁數回、乃去、正利見之、亦大笑、備忘錄

小河寬

小河寬豐門天長崎人、業醫、性剛直、不與物和、有父死而兄弟爭財者、乃計室兩分、裂衣、劃器、而後異籍、不通、或與寬飮、不弟者在坐、進曰、願得觴而飮、因自通姓名、寬驚曰、吁兄弟相剖一缶者、予觴不可得矣、其人作色曰、何也、曰、父母身之本也、而父死不哀、兄弟同胞也、而爭財相惡、是所

同上

謂人面獸行、予雖無行、不欲執盃酌矣、其人怫然大怒、提刀而起、寬泰然徐曰、人而不孝弟、僕妾且不齒、不恥僕妾之不齒、而獨恥予之不觴、何也、其人益怒、欲必死之、滿坐遽相與扶之去、皆謂寬曰、先生戒之、彼必有報、寬笑曰、不能忘利牛缶、豈能死於辱哉、舉盃相酬、盡懽而去、其人自是大慙且悔、卒見兄謝罪、同從寬而學、遂爲善良矣、續近世叢語

寬嘗自京師歸、與太村人俱乘船下淀水、其人誤溲客衣、客大阪俠少、與其徒六七人、將起甘心、舟中皆爲謝之、不聽、寬熟視久之、徐起曰、止、因扶其人、復溲之、曰溲不溲均

將皆死、不若溲而死之快也、攘臂按刀、目眦裂、鬚髮張、諸少大驚、投水而逃、續近世叢語

吉益爲則

吉益爲則東洞少時以其家爲名族、欲再興家、乘馬擊劍、學兵法、及年稍長、當昇平世、知武技不可興家、誓天曰、爲大丈夫者、不爲良相、可爲良醫、濟世、遂爲醫、爲則時年十九、從是刻苦唱古醫法、二十年、其業未行、或遇盜難、一貧如洗、至造偶人鬻以餬口、友人勸之仕宦、爲則不肯、貧困益甚、爲則絕食七日、詣少名彥社、訴神曰、身雖不肖、志於古醫法、不顧衆所懼、欲推而行之、今貧窮、命在旦夕、顧我道非、而天罪予以貧耶、爲則知其是、不知其非、假令餓死、

不敢改其志明神爲我邦醫家祖幸垂照鑒道若非其道速絕我命若强施之必害萬人誅一人救萬人固我所願也告終歸路訪知人商家主人大喜出金與爲則曰予適有餘金故呈之爲則大驚因辭曰我返之無術其人變色曰我何求償哉今所以進之者非爲先生爲天下萬民也爲則拜受之從是衣食略足終至爲大名（備忘錄）

藤田彪（東湖）水戸人幼而奇穎稍長嗜武藝不甚喜讀書年踰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果以全才見稱於世云（墓碑）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三終

皇朝金鑑卷三十四

臣道

循吏上　德化　幹理　堤堰　水利　開墾　六十五條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四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三宅厚　校

臣道

循吏上　德化　幹理　堤堰　水利　開墾　六十五條

夫守介者受一方之寄、爲萬民之宰、其任可謂重矣、古者朝廷之盛、厚其祿食、以責其治、廷官庶僚咸望外任、故當時以循良之績、聞於世者班班可考、其後朝綱稍弛、凶黨肆害、陵遲至於　白河法皇、好佛、事營造、國用不給、上米穀者輒得爲國司、或父子三四人同時並任、加之　帝及鳥羽上皇、多置莊園、天下多不輸之地、國司所統、不過百分之一、於是國司不復赴任、令吏治之、謂之目代、郡國多事、循吏絕跡於世矣、源平氏以還、武斷爲治、循良之風無聞、唯北條氏悖逆知獲罪於天、故泰時時賴之輩、務恤民瘼、以祈天永命、武人之所希覯、及德川氏之世、用心於民隱者、如水戶義公、備前芳烈公、皆已載於前篇、今也朝廷廢藩鎭、每國置縣令、其名雖輕、其實古之國守也、任重祿厚、必有以德導民、不愧古之循吏者矣、要之、禮教本也、刑法末也、若徒從事於簿書期會、賦歛是督、獄訟是理、恐非治民之本、孔子曰、聽訟吾猶人、必使無訟乎、夫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是孔子之所以使無訟也、紀夏井、藤原保則等、蓋庶幾乎、今此篇先德化、而幹理正俗次之、察奸理訟亦次之、爲吏者其亦知所務矣、作循吏篇、

德化

道首名

道首名、元明朝爲筑後守、兼治肥後、勸課生業、自頃畝桒果、下及雞豚、曲盡事宜、以時案行、有不遵教者、輒加譴責、耆少竊怨罵之、及收熟、莫不悅服、居一兩年、國中化之、乃興築陂池、以廣漑灌、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是也、由是民蒙其利、人人温給、言吏事者咸以爲稱首、元正帝養老初卒、百姓祠之、續日本紀　其後一百五十餘年清和帝褒其聲績、贈首名從四位下、三代實錄

藤原園人

藤原園人、桓武朝經豐後大和諸守、入爲右京大夫、所在著績、稱爲良吏、百姓追思爲立生祠、公卿補任

和氣仲世

和氣仲世、清麻呂子、平城朝爲大學大允、出爲近江介、所得俸祿、悉賑貧民、後爲播磨守、清靜而化、民懷其惠、仁壽二年卒、百姓慕之、文德實錄

清原有雄

清原有雄、仁明朝爲攝津守、境内安靜、黎庶悅服、倉廩充實、政化大行、嘉祥初以治績最著、授從四位下、遷肥後守、數年卒於官、百姓追慕焉、文德實錄

紀夏井

紀夏井、清和朝爲肥後守、夏井聰敏、臨事不滯、嘗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吏民安之、境內翕然、不忍相欺、秩滿將歸、百姓相率詣闕、請留之、帝許之、更留二年、黎庶殷富、倉廩充實、乃造大倉四十宇於國中、以爲不動之蓄、及去、吏民贈遺甚多、一無所受、已還京師、民送米肉玩好於其家、夏井留紙筆、悉返其餘、至是母石川氏聞而哭之、人問其故、母曰、吾聞肥後之俗不尙廉吏、吾兒其不終乎、居期年、坐弟豐城黨伴善男、流土佐、夏井隨使出境、國人遮路悲哭、路過讃岐、讃岐百姓男女老幼皆迎之數十里之間、哭聲相屬、夏井素知醫、及至土佐、自採藥山澤、以給病者、多有效

驗、三代實錄

藤原保則

藤原保則、清和朝爲備中權介、會國中大旱、百姓飢饉、羣盜橫行、英賀哲多二郡、在山谷間、去府頗遠、百姓或相殺掠、或逋租逃散、前守朝野貞吉、以苛酷馭下、郡司有小罪、皆著鉗鈦、人民犯法、輙捕殺之、保則到任、悉變其法、務存大體、不問小過、賑窮乏、課農桑、於是民爭來附、境內大悅、戶口殷富、賦稅倍入、遂受租稅返抄三十四年、調庸返抄十一年、自古未有也、保則傳

同上

保則後爲備前權守、務撫恤人民、一如備中時、吏民畏愛、呼曰父母、兩備國界有吉備津彥神、國有水旱、保則必禱

同上

焉、一時傳言、境內有爲惡者、神立降罰、以助府君、境內盜服、安藝盜奪備後貢綿、至備前石梨郡、而宿、問主人曰、此國大守如何、主人曰、府君化民、專用仁義、一國莫不從化、若有奸濫者、吉備津彥神立降誅罰、德之感神、一至此、盜大愧、明日至府、自首乞命、保則召見曰、汝能改過、非復惡人、卽給糧食、封其絹付盜、移備後國府、僚屬皆曰、恐不達國府、保則曰、彼已悔悟、奈何疑之、盜持移文、果至備後府、守小野喬松大悅、放盜、自至備前謝之、其以德化下、率此類也、保則傳

同上

保則爲備前權守、任滿還京、兩備之民悲號遮路、老人往往持酒肴餞之、保則不欲違其意、爲留者數日、乃乘船泊和氣郡方上津、備前郡司聞保則無糧儲、運米二百石贈之、然恐其不受、至則受而不辭、郡司大悅而還、保則遺國講師書曰、風濤難測、請幸來禱、講師以衆僧至、廼贈之米、而去、保則傳

保則元慶中出爲讃岐守、讃岐民悉學法律、動輙爭訟、保則教以禮讓、風俗頓改、秩滿歸京、居西山別墅、無復出仕之志、光孝朝任伊豫守、辭不赴、除太宰大貳、保則頻稱病不肯就職、朝廷屢加慰喩、强以發遣、保則在鎭府、政尙清靜、吏民感服、令行禁止、先是姦猾多聚鎭西、筑前筑後肥

前悉爲盜藪、保則莅鎭、曰此輩未必懷凶狡之心、是爲饑寒逼迫而已、即以其俸米賑贍三國、深加慰撫、賊皆悅曰、府君以父母之情遇我、我豈可背乎、相率來降、（保則傳）

同上

保則陽成朝爲出羽守、出羽民夷雜居、田地膏腴、多產珍貨、豪吏兼并私增租稅、恣加徭賦、權門子弟、年來求鷹馬、無有紀極、邊民愚朴、唯隨其求、不知所訴、由是彌很貧窮、姦猾多致富溢、保則嚴設法令、有犯者捕而案之、百姓安堵、邊庭無事、時陸羽夷虜有訟、皆至出羽取決、初保則在兩備、專以仁惠化之、及治出羽、理之以嚴、吏民有罪、無復所宥、（保則傳）

平賀義信

平賀義信、賴朝時拜武藏守、有政聲、甚得民歡心、賴朝以書褒嘉、榜其廳壁曰、後爲國司者、宜以義信爲法、是後國司治皆依倣焉、（東鑑）義信解職之日、民庶無不思慕焉、（義光流系圖）

北條泰時

北條泰時、在職以清廉自處、無聲色娛翫之好、闢芟茅、繕橋梁、苟利於民、知無不爲、（東鑑）三河本野原曠莫、行人迷路、泰時命令植柳、行旅得便、民思之、如周人愛甘棠、（東關紀行）

北條時賴

北條時賴、爲鎌倉執權、弘長中卒、年三十七、時賴在職、一守貞永式目、遵賴朝父子舊制、（東鑑）士庶翕然悅服、天下稱治矣、（增鏡）及卒、將士悲慕、薙髮者甚衆、至下令諸國守護禁薙髮者、其得士心如此、（東鑑）

板倉勝重

板倉勝重、（伊賀守）爲京尹、聽訟公平、雖不勝者皆伏其罪、一無怨者、議者稱其德、（藩翰譜・備前老人物語）

同上

勝重嘗置驛京西鷹峰、通丹波道、墾田開村、民甚便之、立生祠祭之、後移居於此、日集里人、圍棊消日、及卒民多制喪服、（夢史續筆）

板倉重宗

板倉重宗、勝重子、代父爲京尹、在職三十餘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藩翰譜）令行禁止、獄訟屏息、公庭鮮事、著宴放鶴以爲樂云、（武野燭談）

小出照方

小出照方、（大介）仕幕府寬政中、宰武藏下總下野租入五萬石地、皆係日光山遞驛及助役地方、照方承命即往、親巡視部內、深察利病、勵精撫字、戶口漸繁、部民感悅、部內稱治焉、以功進布衣班、授飛驒郡令、去舊部也、民慕德惠不已、遂相議爲立生祠於新田櫓木兩驛、歲時祀之云、至飛驒、亦有惠政、既而入爲二城留守、（續近世叢語）

小島夷

小島夷（號蕉園）江戶人、性清廉、喜讀書、爲代官屬吏、赴甲州、甲州人多頑悍、稱爲難治、夷在任、務問民疾苦、以施治、居數年、民咸服其神明、父老相謂曰、向之爲吏者、非治民、徒擾之也已、今島君不然、樂莫大焉、已而爲同僚所嫉、自劾

竹垣直溫

還江戸、決意學醫、究其蘊奧、幕甲斐德本爲人、僑居本鄉竹町、矮屋陋室、纔蔽風雨、喪妻、不復娶、獨與母居、孝養備至、甲人相告曰、吾儕有今日、實由島君之德、今君獨居且貧、吾儕豈可默視、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得百金、使三人齎之、訪其居、贈之、東適不在、母氏出應之、驚謝曰、吾兒狷介、不喜受人惠、請辭之、然今適不在、暫受以待其還、幸明日復來、東歸聞之、歎曰、輓近人情薄於紙、甲人厚誼至此、稍足以慰萱堂心、然受之、傷廉、慈旨如何、母曰、固如汝言、然恐傷其志、且吾不欲專決、由是姑受以待汝、已東於是明日待三人來、饗之、且贈團扇、與談往事、乃郤所贈金、諭曰、

汝等不遐棄予、冒暑來訪、特賙予急、其厚意足感、然醫吾所施治、皆出於官命、非行私惠、則在民無私報之義、在予無私受之理、吾賣藥爲生、雖無餘裕、菽水奉懽、母氏亦安貧、卿能爲吾謝之於衆、三人強之、東峻拒益固、三人皆咨嗟、懷金而辭出、遲回顧望、去歸國、再興衆議、即以其金爲東建生祠、其後田安家封邑三河民苦水旱、俗亦姦譎、聞東名、聘之、東固辭弗允、遂應聘赴任、果有治蹟、未幾病死、年六十一、愛國叢談

竹垣直溫、字叔蘊 世爲幕府代官、初爲越後代官、中莅攝河播三州、所部地常十一石、所莅皆有聲績、晩莅常毛二州、

矢島藤藏

按所部、土壤磽确、田園荒蕪、鄉有空宅、里無居民、直溫訪父老、問其故、曰貧民生子、多壓殺之、恬不之恠、額課歲重、負債日積、無由報償、催督迫促、貧民逃散、逐末利、豪橫者事賭博、獄訟屢興、盜賊橫行、生齒衰耗、是其所以致荒蕪、直溫深憂之、先建法制、嚴禁殺子、諭以天倫之重、且請於官、產子之家、月給資財、爲育兒之資、若其母死、則別與乳母資、於是部內兒皆生育、又建議募越後窮民數口、授田宅、給農具、以墾闢草萊、越民能勉農桑、或建倉廩、於是封內之田、皆能得復舊、民老而窮者、皆給其資糧、又請官建公廨、帶之上鄉、毛之眞岡、擇人督察其部事、直溫寬政五

年莅職、至此凡二十年、流民之復原籍者、百六十餘人、兒子之能育者、三千二百餘人、越民之籍是土者、凡三百餘戶、千七百餘口、文化六年敘從六位、以賞其績、十一年以老病、乞骸骨、優勞不許、乃賜時服一襲、是歲病死、年七十七、直溫夙抱經綸之才、能恤民隱、能綏公調、教導撫育、皆出其丹心、是故在職三十餘年、所至富庶、勸善民皆愛慕如父母云、事實文編

矢島藤藏文政中爲五條代官、在任七年、政績尤著、民生祀之、藤藏本武人不甚讀書、而篤信手島氏學、以實踐爲務、性仁厚、視民如傷、憂貧民訟者費多、爲儆數間第屋、使

之寓焉、給其薪菜、號曰窮民舍、嘗巡管內、肩輿過橋、橋壞、顚傷手足、里胥惶恐乞罪、藤藏曰、是橋不堅固之所致、非汝等之罪也、捐金修橋、㭠至任之明年、催租頗緩、里正十三人、連署請急之、藤藏召十三人、親喩曰、吾在任僅一年、貧民逃亡者百餘人、今急督租、不知其至幾百人也、不急之則曠吾職、急之則厲吾民、當如何、言畢涙下、十三人皆泣、莫敢仰視、民聞之曰、勞公軫念至此、吾輩之罪也、爭先完租、是歲租入速於常年、藤藏平生自奉極儉素、而其施民萬錢如一錢、尤愼賑生、嘗謂人曰、吾非敢貪生也、庶延數年之命、以蘇吾民耳、節齋遺稿

山口董政

山口董政、字治卿、號涌谷、家世爲幕府小吏、董政爲人溫藉、喜讀書、善詩、最注心於民事、天保末、爲勘定奉行屬吏、至野州東鄕、管內土瘠租重、人民相踵逐末利、亡賴者往往爲博徒、草萊田圃日荒廢、逋債歲加、董政目擊此慘狀、乃會吏民、諭之以農事之貴重、每公暇、騎馬往來阡陌間、問民疾苦、雖祁寒暑雨、亦殆無虛日、嘉永初、擢爲眞岡代官、管七萬石、董政赴任、命屬吏桑名眞行二宮尊德、墾田地、修道路、從眞岡至谷田貝、荊榛塞路、路爲之迂回、起役除荊榛、又修堤堰、便灌漑、置義倉、備凶荒、卹老羸、以敦風俗、於是民漸革面、治績赫赫、晚年構燕息亭於廨南、栽花環水、時迎田夫、置酒吟咏、暢然自適、安政中轉駿河府中代官、萬延初疾死年七十二、東鄕人民相謀建功德碑於鄕社旁、云、愛國叢談

小宮山昌秀

小宮山昌秀、號楓軒、仕水戶侯、好讀書、有百里之才、寬政中、上書論治民之事、時南郡有紅葉村、其近旁十三村、往年奸吏起役、苦民、民不堪誅求、群起鬪訴、此後諸邑愈彫弊、人民稀少、田圃荒蕪、健訟餘風猶存、號爲難治、時老臣中山某書一貫擧昌秀爲郡宰、治紅葉等諸邑、於是移郡衙於紅葉、時老吏坂場與藏者有才幹、昌秀與共日夜悉心撫字、又呼諸邑里正、懇懇諭以孝悌勸農、節飲酒、禁博奕等

事、繼以流涕、里正皆感動、退定農事規則、戒懶惰、主節儉、不一而足、於是夜則使人出檢博奕飲酒者、行之數年、人民稍知所向、又敎民培植松櫟數萬章、數年之後、蔚然成林、或建學舍、延良師、導以孝悌之道、而又與老吏謀、講理財方、伐山木、收金貸之於民、收其利、至數萬金、乃散以救窮民、民愈感其恩、咸改行盡力於農事、風俗大革、然至理財一事、自謂此事非其人、必有大害、及敎民事就、又止之、昌秀親民如子、雖微事細務、必躬自區處、不委之諸吏、蓋昌秀於治所、謂戴星出、戴星入者、後則訟庭寂莫、長日無事、集諸吏、偕講書、故治下或至有善俳歌賦詩者、於是國

中爲尤難治者、後則風俗善良、爲治下第一、幕府亦傳旨、至稱其殖農固本、昌秀與有力焉、昌秀在職二十三年、文政三年進職、爲留守居物頭、及去郡、治下六十餘村人民惜別、如慕父母、扶老攜幼、千百爲群、將送其行、昌秀畏招物議、遣人止之、故延歸期、而竊先期發赴水戶、近旁諸邑聞之、急相告語、爭先出送、老幼擁路、望駕流涕、自紅葉至海老澤河岸二里間、不知幾千萬人、船歸水戶、昌秀修繕其家、有人乘夜投繩索竹木等而去者、亦數數有之、其得民心、率如此、清儀錄

小倉克

小倉克、稱彌衞門仕土佐侯、爲老臣、常以綏斯民、爲己任、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人爲得容私意、故刑不避親貴、不辭讎、最盡心刑獄、仍蒐輯經典傳記言涉刑法者、加之解釋、以授吏胥、自書廳壁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又倣程顥書視民如傷四字、以爲戒、是以民愛而畏之、不敢犯法、識者比之鄭子產、克父政平嘗將興水利、闢田野、克繼其志、鑿韮山、以導水、墾開鏡野、其後無水旱之憂、租入倍常、南學傳

中根鄕右衞門

中根鄕右衞門、明石侯播州臣也、嘗爲邑宰、爲民興利除害、知無不爲、邑民大悅、後致仕、去邑、民惜其去、皆出送其行、其後每歲皆記其去日、薦酒憩息之地、拜之、年老者或至

流涕、三輪善藏嘗過明石、村邑所至薦酒、於壠羅拜、以謂、有祭典也、入店問故、主人乃答以鄕右衞門事、善藏聞之、大驚曰、予以爲、今世無賢人君子、不意有若斯人、乃問其居處、聞在京師藤森、數至其室、與之談、無他異、善藏疑其有隱、扣之、曰、僕之屢訪、欲受敎、而無一言敎誡、以僕爲不可敎乎、泫然泣下、鄕右衞門曰、君執心何懇切、僕之爲人、君之所知、唯有一事語之、夫人之在世、無貴於才智、人皆悅之、然要之、才智者敎一時之具、事雖或成、難長保、實可賤也、君亦富於才智、勿以之爲善、僕在明石、亦以才智稱、以古人爲迂、任職頗有效績、自謂爲能、而去後聞之、僕之所施設、皆掃地盡、是乃以己才智、辨事、無眞德義也、僕實恥焉、善藏聞之、大愧汗出透背云、仰景錄

齋藤高壽

齋藤高壽、號芝山世事熊本侯、年二十四、始志於學、讀徂徠問答書、而知聖人之敎爲治國之道、晝夜刻意、經書研味其義、後爲別邑高橋市尹、高橋濱海、舟船所湊、庶民狡黠、號難治、高壽不治以威嚴、視民猶子也、歲暮捐俸祿、以贍窮民、民皆愛戴、猶父母也、夜臥不敢趾其舍、及罷職而去也、惜別悲泣、伏於道左、或有送踵私邸者、追慕其德、爲立生祠云、續近世叢語

中村與三右衞門

中村與三右衞門、仕藤堂侯、爲郡官、管二萬石邑、有同僚

六人、中有祿三十石者、繼其後者、家必窮困、人皆忌之、與三右衛門兼務其職、所得三十石、皆與之貧人、在職十三年、一家益盛、侯賞之、賜金百兩、與三右衛門、天性儉素、常服木綿衣、盛裝亦然、親姻貧者及治下窮民、憐恤不惜金錢、人受其惠、爲生活者多、皆服其德、遂設祠於土地神社旁、祀之、文化中年六十八歿、（備忘錄）

安部安仁

幹理　安部安仁、淳和朝爲近江大掾介、藤原弟雄、委以政事、安仁爲政精練、名聞朝廷、秩未滿、授從五位下、爲信濃介、視事三年、部內肅然、進一階、以奬勵焉、嵯峨帝嘗從容評諸國吏之優劣、以爲不若安仁爲信濃之能、乃賜牙笏、

玉帶金魚袋及御衣一襲、（三代實錄）

丹墀門成

丹墀門成、天長中爲丹波介、土民姦戾、不順敎化、號爲難治、門成施以猛政、笞罰爲先、廳事前箠楚如積、數年部內大理、仁明朝爲武藏守、所部曠遠、盜賊充斥、門成素以剛果聞、未幾風俗肅清、姦猾斂手、其後爲大和守、國多豪宗右姓、放縱不從制、門成施政自如、無所廻避、境內吏民皆戴之、門成雖無才學、長於政事、所到必樹風聲、時人稱焉、（文德實錄）

紀深江

紀深江、仁明朝爲伊豫守、性寬和、不爲物動、所莅有治績、百姓安之、時稱爲循吏、深江父田上有文武才、最長於政事、大同中爲相摸守、百姓懷之、至深江二世以循吏著云、（類聚國史　續日本紀）

春枝王

春枝王、爲人謙遜、有吏才、承和初爲越後守、政績頗著、十年以選任能登守、田野荒廢、百姓疲弊、春枝悉心經理、莅職數年、民庶蘇息、部內大治、（文德實錄）

藤原貞主

藤原貞主、仁明朝爲近江權守、莅政幹濟、案牘成堆、庶務猥積、而貞主飲酒、不醺醉後剖斷如流、吏民不敢欺、（續日本後紀）

長岑高名

長岑高名、文德朝爲右京權大夫、兼山城守、政用嚴明、百姓不擾、常謂子孫曰、吾家清貧無有斗儲、死必薄葬、（文德實錄）

忠貞王

忠貞王、（桓武帝孫）清和朝爲攝津河內大和播磨等守、後爲美濃近江守、卒於官、（三代實錄）忠貞容貌甚醜、而志尚高遠、出歷任諸州、威惠兼擧、民不敢欺、庠序之風、所在日興、能吏之化、與橘良基見同稱、聲譽之美、爲宗室之最、（公卿補任）

坂上當道

坂上當道、清和朝爲陸奥守、當道田村麻呂孫、家行廉潔、輕財重義、在任有清理之稱、境內肅如、民吏安之、州秩既終待代、四年卒於國、居貧無資、及棺斂僅有一布衾、而遺愛永存於州人云、（三代實錄）

橘良基

橘良基、光孝朝爲信濃守、良基篤學、明練治體、所在有能名、然性甚剛果、以此見憎、坐事下刑官、推勸未竟而卒、家

素清貧、中納言在原行平卿、以絹布、乃得殯葬、焉、良基歷任五國守介、每任罷歸、不載貲財、教子孫、以潔身、子在公嘗問治國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三代實錄

板倉勝重

板倉勝重慶長六年、爲京都所司代、是時諸將將奉秀賴、壓德川氏、人心危疑、而勝重上奉朝廷、下督百司、寺社雜務、民間訟獄事務、蝟集居之、綽然無一事淹滯、一物廢闕、大坂之擧事、兇徒雲集、動輙欲生事京師、勝重先機爲謀、賊不得間、參議帷幄、揣摩敵情、悉中機會、大坂兵爭兩載、而京師晏然無事、朝廷賴爲泰山、天下賞其能、藩翰譜　涉史餘筆

伊奈忠次

伊奈忠次備前守、强力有材幹、仕東照公、爲八州代官、明賞罰、勅法令、勸民務稼穡、正經界、浚溝洫、就海煑鹽、采山爍炭、桑麻楮漆、金銀銅鐵、焰硝藥草、凡土所產、莫不盡地力、以交易有無、民賴其利、常巡視州郡、尋水脈、利灌漑、開墾者百餘萬石、是以稅增而民給、公賞其功、賜墾田十之一、忠次碑　諸士傳略

田中吉政

田中吉政、爲岡崎城主、食六萬石、吉政爲人樸質、儉素自奉、身携糗餌、日巡視城野、所至從便喫餌、親撿秋禾、收其稅、寺中有植雜木者、命植茶、民家廢溝埋爲田、曠原堤趾、皆植以松、其後繁茂、供煑鹽之用、民咸悅服、正西丸聞集

依田佐助

依田佐助、少好書史、爲幕府逮捕吏、頗有能名、語友人曰、

一出街巷、則鼠竊輩明了可辨、悉逮捕之、不勝夥多、民窮爲盜、盡捕之、人類盡、政正人給、罪人自希、故捕其太甚者、其他釋而不問、一歲戶塚邑有盜賊六十餘人相會、隊長向井氏命佐助捕之、佐助請率捕卒十人往、曰、賊多、十人恐不足辨事、佐助曰、賴國家威靈、往捕之、臣一人而足、竟從其請、往捕賊十二人、至、向井以其率寡卒能縛衆盜、賞賜之、佐助不受曰、賴國之威靈、命邑人捕之、無受賞之理、有賊六十人、然不盡逮捕、何者收租極嚴、加之繇役亦繁、下民困窮至此、故圖村皆捕之、猶尙不足、此後若欲弭盜、則緩繇役、令民給足、則盜賊自消、乃以白政府、本多伊豫守聞而是之、命緩賦役、所捕賊皆免之、備忘錄

江川英龍

江川英龍、每歲季秋、巡視管內、先移檄各村、止修憩宿家屋、食膳戒一菜一羹、僚屬從卒、稍涉凌暴者、令村胥得一一告發、曰、知而不告者有罰、禁村胥會集飲饌、問孝子順孫力田篤行者、輿物賞譽、捕縛博徒帶小刀者、無賴姦民、管內絕蹤、博徒稱三島驛、曰箱根關、跼蹐而過、靜岡游乘

同上

甲州稱爲難治、天保中、幕府命英龍、與小林藤助管甲州十八萬石、甲民悅君治政清廉、一意撫循、惡風一變、凡代官巡行、一夜旅宿耗金十五圓、一休憩耗五六圓、及君巡視、食饌限菜羹、百事簡易、終役不中一宿之費、甲民連署、

同上

請長隸韮山、(靜岡游乘)

英龍天保中、襲職爲韮山代官、此時文恭公好奢侈、天下蕩然、專競浮靡、君慨然將節儉身家、以率管內、自近而遠、以及天下、先定規則、衣食居舍嚴省、無益虛飾、少有餘贏、則買文武器具、邮姻戚故人、充賞孝子貞婦義僕奇特者之資、而大小職務、委任皆得其人、凡所以爲益國補民、知無不爲、爲無不盡、心忘寢食、孜孜勵行、如斯數年、附屬官僚舊弊一洗、質素正直、爭繼君令、隣境皆異之、(靜岡游乘)

野中止

野中止土佐人、嘗來江戶、及歸期也、致書鄉人曰、土佐無物不有、自江戶齎歸、惟有蛤蜊一艘耳、海路幸無恙、以歸

日饋之、衆以爲嘗異味、計日待歸、既至則命投其所漕於城下海中、不餘一箇、衆怪問、止笑曰、此不獨饋諸卿、使卿子孫亦飫之也、自此後果多生蛤蜊、遂爲名產、衆始服其遠慮、(先哲叢談)

堀勝名

肥後侯、(細川氏)始設笞刑、老臣堀勝名持箠至家、召家臣之子某、享以酒肴、曰、汝以此撻我尻、勿愛腕力、某時年十四、乘醉極力一撻之、勝名曰、再之、即又撻之、勝名考楚痛輕重、以定其數云、(還乘集)

韓惟柔

韓惟柔、(號杏坪)仕藝藩、偕兄惟寬爲儒員、文名亞兄、晚爲知郡、治數萬石地、其所治地方率在荒僻、田磽确而多弃地、居民鮮少、生理甚微、尤爲難治矣、而惟柔區處謀畫、不愛其力、遂能扶植之、民於是安其居、大有政績、侄襄嘗歸鄉、從遊其山園、賦詩曰、連錙强梗稱神明、四郡何邊不底平、郤是家園無暇理、賤蓬惡竹滿階生、(續近世叢語)

西岡某

西岡某、爲豐之高松侯西部戶曹、有政績、大夫堀某一日招西岡、觴之曰、今茲年飢、財用不足、諸大夫爲之不安寢食、以子之勤勞、常賦無闕、公私得濟、子亦勞矣、請與子一醉、以慰其苦、言未畢、左右進鴨羹、西岡避席曰、若以燕好賜一觴、僕不敢辭、特以徵賦之勞、則敢辭、抑今歲所誅求、則盡百姓膏血、今以其無闕而賜酒、僕視之、猶見百姓膏血、

安能下咽、推而斥之、退出、時有一富人、請權綿花、西岡曰、若聽之、民必倍、府議終許之、封內民果群起、聚城市者二萬餘、圍富人宅、毀之、家什帳簿粉韲無所餘、府城爲震懾、遣二隊將、旌戟森然、將以兵威驅逐之、衆益激怒、喧囂如雷、瓦石鎌芟蔽空而下、勢不可近、於是命西岡撫定之、西岡曰、某固嘗已言之、今無奈之何、雖然奉職在此、請死之、使家奴挈二燈、一奴荷槍、肅然赴之、衆識其燈號、相呼曰、我翁來、我翁來、分道伏、寂然不成聲、西岡徑上富人堂、勵色曰、下情所籲呼、當由里正白之於椽吏、於戶曹、戶曹達之於執政、執政以聞府、公命亦自有道、今不由其道、乃敢

扇揚蟻集、以擾府公、府公在上、悖逆大不敬、能吾言下散去則善、稍爲遲疑、我有一劒、盡膂力所有、不使一人生還、扣劒而睨、二萬人同聲唯唯、爭潰、街上寂、不留一人、事遂止、（事實文篇）

大伴今人

堤堰 大伴今人爲備前守、與掾河原廣法議、欲穿山鑿石以開大渠、百姓苦之、謗議紛然、既成、民蒙其利、呼曰伴渠、時人謂西門豹復生、不能加也、（日本後紀殘編）

山田古嗣

山田古嗣仁明朝爲阿波守、政蹟有聲、阿波美馬兩郡常苦旱災、古嗣到任、創意造陂池、民始獲灌漑之利、人人霑給、（文德實錄）

加藤肥州

加藤肥州領肥後國、用心水利、築堤防、便灌漑、不一而足、引白川漑馬場楠者、爲最、至今論水利者、無不賞嘆焉、其爲渠在兩崖壁立之間、不便浚渫、是以其穿之也、一濶一狹、相承而下、濶處淺之、狹處噴之、水常激盪、自無壅淤、民蒙其澤者、有私建祠、而祭者、其所憩之樹、有比之甘棠者、（肥後國史）

板倉重矩

板倉重矩尹京時、築鴨川堤、通市原路、民被其澤、既卒之後、民思其德、設牌位以祠之、（常山紀談）

秋元喬朝

秋元喬朝（但馬守）爲老中、江戸引多摩川、供用陰梘易朽壓、有修造之勞、有司會議、欲立永世不拔之計、然以鐵爲梘、則鐵氣不勝飲、鉛雖不鏽、有毒、惟陶器爲宜、喬朝曰、陶器一遇震災、必破、不如以板厚七寸者、造之、可保百年、每百年輒改造、未足爲鉅費也、但吝財用脆薄者、奈徒費何、衆議從之、是年地大震、陰梘不壞、人始服其達識、（名賢言行事略）

古河重吉

古河重吉仕米澤侯、侯治下伊達郡乏水、荒地頗多、重吉與郡人佐藤家忠等十一名謀、大起工役、欲堰摺上川、引水、岸上皆山、於此橫穿巖石、作洞穴大丈餘、長數町、洞中每四五間、直穿一竅、以洩日光、至十縄橋側、水始出洞、重吉不仰國財、集邑民金、及此舉、功半、工費不給、重吉武斷

以二年租稅、充之、竟永利、渠成、長七里、待此水而耕者三十二邑、收穀凡十萬石、而官徵租、不已、重吉屠腹而死、年六十二、邑人戴其德、爲立碑記功云、（參取編島翁及土人語）

永田善重

永田善重甲斐人、善相地形、論水利、慶安中、水戸老臣望月恒隆建言、使善重巡歷治下諸邑、新築陂塘、以備旱乾、者凡二十二、其勞尤大者、爲久慈二渠、其一在龍口邑、循山敵功、穿鑿崖石、以開水道、旁築以長堤、而堰久慈川、決使注渠中、爲斗門而爲節、渠廣一丈二尺、南流過鹽原小倉諸邑、抵河合邑、又入久慈川、長凡五里、所灌漑凡二十一邑、其一在巖崎邑、其用功與前渠相若、東起巖崎、轉而

西抵門部邑、又注久慈川、漑田凡十八邑、承應初功始竣、
凡經五歲之久云、（水戶郡役所記）
野中止（號兼山）天資剛毅、從學谷時中、仕藩侯、爲執政、食祿
萬石、其在職也、毀佛宇、興庠校、變磽确、爲膏腴、或置農兵、
或栽藥草、或育蜜蜂等、種種新政、利於上下者不少矣、有
津呂御崎者、海沸如湯、騰騰滾滾、洶洶盤旋、危險不可言、
自古往來舟船覆沒者甚多、昔者僧空海爲鑄佛像於巖、
以祈其冥助矣、而止舉大策、破碎水中巉巖、終令永世無
風濤之難、又水有不生魚者、嘗舟行見之、乃令經此者必
投石而濟焉、越數年、果生魚、海中至淸則無魚、故有此術

云、（先哲叢談）
西島之允（八兵衞）仕藤堂泉州（高虎）丸龜侯生駒高俊泉州外
孫也、尙幼、莫府使泉川攝其政、之允有經世之才、最長於
隄防溝洫之事、高俊請於泉州、假之允、祿二千石、寬永三
年受命脩山田郡滿濃陂、陂在眞野、古者僧空海受勅所
脩、後隄防大壞、至是之允又築隄防、如故、陂三面皆山而
一面作隄防、瀦之、隄基廣六十五間、上廣六間、高十二間、
長四十五間、陂長九百間、橫半之、周回四千五間、（三里二町）漑
田凡三萬五千八百十二石、五年築三谷陂、漑田凡三千
五百六十八石、十二年爲神內陂、十四年築隄障海水、爲

田、福岡本太春日等新畬是也、後皆爲良田、家之者甚衆、
民賴其利也遠矣、後辭歸仕藤堂侯、如故、未幾高俊貶羽
州、人稱其見幾而起矣、（三代物語）
之允（八兵衞）既在讚州、脩築陂塘、復歸仕藤堂侯、大闢荒地、
爲田、歲入增數萬石、初役民、甚衆、衆皆惡之、田既成也、不
歸其利於上、咸減封內舊田稅、衆亦大悅、及其沒也、民爲
之立祠祀之、號曰西嶋大明神、伊勢讚岐之民到於今而
受其賜矣、（三代物語）

熊澤伯繼爲政、不務近效小利、其所施設、愈久愈効、備前
負山面海、三野川南流注海、夏秋間多泛溢、伯繼穿渠爲

閘、隨旱澇而開闔、水患長絕、伯繼妙解水利、其通溝瀆、築
堤防、跨馬巡視、輒授方畧、胥徒承指、興役始、不費思量、老
練其術者歎服、爲不及、人有問者、便曰、吾於治水、不若民
生長其土者、與吏諳熟其事者、吾唯取人善耳、嘗曰、民間
伐木無節、水源枯槁、雨潦暴漲、無歲無之、國無山林川澤
之政、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於是仿周官虞衡之法、撰一
法、設厲禁、定爲藩憲、（涉史續筆）

澤村勝爲仕內藤忠興、（磐城平城主）慶安三年、奧羽大旱、田皆
龜拆、忠興、於是命勝爲、興水利、乃撿夏井川、測高低、以謂、
可興百世之利、勝爲食祿五百石、捐三百石、充土木費、承

人見彌右衛門

應元年起工、日役數百人、以夜繼日、鞭撻怠役者、鑿至平窪村、山嘴突出、當夏井川之衝、隄崩流溢、苦心百方、一夜夢護神佛、有所思、鑿巖爲洞、有小蛇千百群蟠、勝爲謂、此佛驗也、築蛇塚、創利安寺、付地五石、既而渠成、有一隆所、水中滯、除之害下流、策窮將自殺謝浪費之罪、其母知之、曰、試濕蘆席置隆處、以誘水勢、如言果濺濺而流、起工三年、始告成功、渠起巖前關場村、築隄紆餘曲折、至四倉入海、凡六里、水門大小十七所、灌漑一千町、已而讒焰四起、曰、創寺附田、犯幕府大法也、有命自殺、勝爲曰、功已成、死無憾也、從容賦和歌、自殺、此爲明曆元年七月十四日、光

明寺僧歡順、贊工事、有功、深悼其非命、撰文、記顚末、金賀某、世幹脩渠事、明治九年、請縣建祠下神谷村、曰澤村社、（福島遊乘）

人見荼（彌右衛門）仕尾州侯、爲郡官、尾濃二國間有岐蘇川、南決犯尾、北決犯濃、二州被其害、自古而然、寛政中荼建言請於犬山境內、別鑿一川、南導達之於海、則水勢不至暴漲、庶幾封內之民免昏墊之苦矣、衙議然之、然衆畏成瀨氏、無敢主之者、成瀨氏尾藩權臣、食犬山、意不便之、諷荼止之、荼爲不察其意者、益言其便、成瀨不能奪、乃約刻日、往檢察地勢、使人宣言、地方之民不便之、且密誘土民、俟

田中丘隅

巡檢之日、訴之於馬前、荼豫知有之、至期、備卒數人、往親爲成瀨先導、既而望見農民數百披簑笠候道上、遣卒問之、何物村民、敢冒相君馬前、衆對曰、犬山之民有所訴、而來、荼叱曰、小民無禮、敢衝、把扇麾卒、卒皆露刄叫喊馳之、衆大駭奔潰、成瀨不能如之何、聽其所爲、功遂成、川廣可五十步、長七八里、名曰新川、至今五十餘年、美濃之水害如舊、而尾張獨免之、土人甚德之、立祠祀之、荼本微者、好學、有材幹、累官至執政、食祿千石、（拙堂文集名據尾張名家誌）

田中丘隅、八王子人、本姓窪氏、任村吏、有材智、寶永五年、富士山噴火、飛沙石、酒勾川源塞、後大水、居民流亡、享保

藪市太郎

中、大岡忠相擧丘隅、築堤防、因地勢、疏水、循水性、導河、創製土豚、請念佛僧、每豚加持陀羅尼一卷、投水中、不日而成、堤高二丈、廣十八間、基二十五間、建禹祠、隄上、稱曰文命隄、又法華隄、親撰碑、（靜岡遊乘）

藪市太郎、仕肥後侯、爲八代郡代、時築堤防、大役其民、山崩壓死者二人、傷者頗多、市太郎速至役塲、傷者命醫、死者謂其親族曰、吁二人者實可哀、然國民役於公事、猶武士臨戰塲、武士臨戰、不惜身命、彼兩人者重公役、故勤勉至終命、同武士戰死、哀死人情之常、汝等願、不堪愁傷、然爲公事死、與誤致死傷者異、故準戰死者、賜倉米若干、以

給葬埋之資、即欲與倉米、同僚謂市太郎曰、如此者與郡溜米、爲例、不可用倉米、吾子就職日淺也、不知舊例、故及此、市太郎曰否、事各有則、所謂郡溜者、不祥之米錢也、今准士之戰、不祥之米不可用、不聽同僚言、竟開倉出米、與之、其親族等感其恩、爭進就役、不日竣其功云、（備忘録）

稻津頼勝

稻津頼勝（彌右衛門）肥後藩人也、寶曆五年、肥後大雨、數日不止、蘆北郡瀨戶石山崩、塞球磨川、水溢直流、趨萩原、決堤坊、浸八代、壞屋舍、人民溺死無算、數里間渺茫如海、球磨川水勢盪激、如箭、萩原堤當其衝、往時加藤某竭心力、所築、於是人皆難之、時頼勝進曰、請任臣、臣能築之、少將（重賢）

可之、乃命頼勝、築萩原堤、頼勝雇數百人、積錢如山、令曰、每覆一簣、自攫取其錢、頼勝騎馬、縱橫馳驅水中、以指揮焉、於是人人皆竭力就役、堤基廣二十五間、堤上廣七間、長二十餘町、纔經七日而竣功、其鞏固勝舊堤、人民免魚腹之憂、土人作謠誦之、以頼勝比神佛、其名震西州、（頼勝行狀）

齋藤權佐

齋藤權佐、寬政中、仕於肥後藩、爲高橋司市、壺川經邑入海、而隄防頽圮、霖潦時降、川水衍溢、泛濫市中、居民不免墊溺之患者、殆二百年焉、及權佐爲司市、首欲修治、而懼民弗堪也、乃明政敎、以惠和之、一市乂安、有聲稱、居六年、下令修築石堤、市民竭作、競運土石、弗憚危險、人或止之、

墨井忠寄

不可曰、爲吾司市執役而死、所甘心也、高橋戶口鮮少、不類他市、然以其如是、九閱月而功事竣、所築石堤凡一千百七十餘步、其費五十餘萬錢、不仰藩府、盡取諸市庫、於是父老相謂曰、而今而後、吾知不魚矣、（肥後國志）

墨井忠寄（號蟲量）事米澤侯、擢參政事、忠寄慨然圖報効、日夜焦心、凡有利於國家者、知無不爲、在職十餘年、國富民足、嘗建議鑿渠、引松鍛諸水、以大溉北條三十餘村之田、北條國北鄙也、其田乏水、民常不免菜色、渠成、五穀蕃殖、民以蘇息、侯善其功、因命曰黑井渠、忠寄死後、民皆追慕其德、建石渠旁、請藩督學神保子廉、勒其功云、（續近世叢語）

二宮尊德

開墾

二宮尊德（金次郎、足柄柏山人）長於開墾之業、相馬藩天明凶荒、百姓流亡、田畝荒蕪、貸借豪富、藩計日窮、文化年間、藩主登用草野正辰、池田胤直、節用度、損祿俸、減各司費用、國計稍給、天保兩次凶歉、府庫一空、餓莩盈路、上下束手、二人聞二宮尊德經邦家、闢荒廢、爲不世出之才、二人乃遣使、詣下野櫻町、請謁、尊德嚴拒不見、已而知其請之懇切、告之曰、我方法在定貨源之分度、以立國本、子君臣果欲行我方法、興家國之衰廢、則宜先調查立藩以來之租稅、平均贏縮、量度中道、立一定之分度、君臣確守、以新田

所收穫、充撫卹之用、興復一邑、則盡其所收穫、充興復他邑之用、歲增千萬收穫、盡舉充興復之用、則財源日優、百廢悉舉、復往古之盛也必矣、分度一立、則興貧邑、富窮民、猶流水自高而就卑、擴充此道、則雖千百廢田、無不興復之理也、使人還報、正辰深服其言、自詣尊德許、講究開墾事誼、與胤直合謀、告藩主、斷然從尊德言、先欲試之一邑、衆皆曰、草野村在山間、每三年一年不登、戶數減少、田畝荒蕪、刱法、此邑、以取信國民、告狀、尊德不可曰、此村去城七里、僻在山中、假令興復如法、國民誰見聞君恩、爭仿是法乎、若刱之善邑、百事易成、奏功至速、且興復惡邑、多用

財貨、若用此財、外邑、可以興五六邑、兩大夫曰、然以小高爲邦疆中央、定爲試方法之地、尊德有所慮、不敢許、先是代官高野氏開復成田坪田二村、聞尊德方法、心大推服、曰非此法、國家無興復之期、與里正以下謀曰、吾輩不表誠意、故先生不許而已、自捐粮五十苞、爲刱法之資、村民爭出米錢、表誠意、於是調查兩村戶口田畝、及廢田畝數、村民貧富、西上見尊德、尊德大悅曰、如斯始可以行我方法、也、高野感激、誓行方法、必奏其功、尊德爲之講究兩村盛衰之源、立安撫興復之方法、規畫略成、授旨門人、以遣高野乃集村民、諭再興永安之道、賞善旌、濟貧困、造家屋、築橋梁、通溝渠、開荒蕪、除疾苦、使各人得安其成業、邑民感動、舊染惰風一變、綯索伐薪、鷄鳴而起、夜半始寢、隣村聞風、爭法兩邑、盡力農作、遠近皆慕其仁術、既而小高諸村皆曰、爲兩村所先者、我未表誠意也、爭請捐米金、施行方法、疆內皆知方法爲仁術、爭先願請、於是有司宿疑氷解、皆曰國家興復、非由此道、萬不可爲也、是爲弘化三年、相馬一窮小藩、而未二十年、以富饒冠諸藩、實用尊德之力也、（福島游乘）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四終

皇朝金鑑卷三十五

臣道

循吏下 正德察好 理勝 六十一條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五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三宅厚　校

臣道

循吏下 正俗　察奸　理訟　六十一條

秦河勝

【正俗】秦河勝、皇極帝三年秋、東國人大生部多指一蟲、語里人曰、是爲常世神、祭者富且壽、巫覡從而和之、於是遠近競祭之、其費不貲、河勝惡多惑民、捕而笞之、巫覡懼而止、時人作歌稱之、日本紀

藤原高房

藤原高房、淳和朝爲美濃介、威惠兼施、屬託不行、發奸擿伏、境無盜賊、安八郡有陂渠、堤防決壞、高房欲脩之、土人曰、此渠有神、不欲蓄水、故前司不敢治、高房曰、苟利於民、死亦不恨、遂驅民築堤灌漑、流通、民賴其利、席田郡有妖巫、種類滋蔓、民被毒害、長吏恐怖、不敢入部、高房單騎赴之、悉捕其徒、刑之、其害遂止、文德實錄

山田春城

山田春城、文德朝爲駿河守、赴任、爲政聽察、吏民畏憚之、時國人迎神於伊豆、名阿氣大神、國司爲之立祠、祠官托言靈異、皷惑國人、春城登時考訊糾其詭僞、自是妖言永絕、吏人服其聰察、文德實錄

板倉勝重

板倉勝重爲所司代、京師富民立雜稅、以私其利、勝重欲止之、偶一人詣府曰、送葬用錢、不知昉于何世、臣願以木造錢、收其直、勝重曰、我不知地下事、使汝先問之閻王、呼吏拽出斬之、莫復言利者、日本智囊

板倉重矩

板倉重矩、嚴有公時、自輔臣出爲京尹、先是牧野親成爲京尹、時風俗奢侈、豪猾因緣爲姦、重矩始至、搭擊豪彊、禁斷奢侈、國家制、礬師之長曰檢校、京師富商有納貲補職以罔其利者、重矩使捕之、曰、汝欲爲檢校、宜矐而目、富商大懼去職、於是豪強屏息、京兆政淸、不三月、風俗大革云、

武野燭談

野中止

野中止、爲山内侯老臣、土佐民俗葬以荼毗、數禁之而不止、止下令曰、從今後、凡有罪者之死、當焚其屍而瘞其遺骨、於是火葬自止、先哲叢談　武野燭談

藤原兼光

【察奸】藤原兼光、後鳥羽朝爲檢非違使別當、有幹事之稱、時有人失釜、就其隣索獲之、隣人不服、訴於官、乃召問之、其人辨曰、我蹇也、非兩手控地、則不能寸進、何得持釜去也、衆以爲然、失釜者訟而不已、兼光判以釜予蹇者、曰、汝言有理、我知告者爲妄也、蹇者喜、卽以頭戴釜而去、兼光呼回詰之、蹇者竟服其罪、古今著聞集

北條泰時

北條泰時一日早出、途見双傷而死者、與評定衆議、遽馳

北條時頼

人搜索四方捕得血濡衣者鞫問伏其罪即因博奕而殺人也遂下令嚴禁博奕（東鑑）

北條時頼既解執權職恐諸國吏或有挾私害民者身自羸服陽爲遊僧間行四方潛察風俗有人抱冤結者就問事狀乃云我嘗仕鎌倉爲子訴焉自作書與之曰持到鎌倉其人從之冤遂得解由是郡國守宰人人自脩飭風化大行（増鏡 太平記）

同上

時頼嘗抵攝津難波浦日暮投宿其家屋壁傾頽有老尼獨居躬親爨炊進飯時頼見尼不慣賤役怪而問之尼潸焉垂泣曰我家世食斯邑不幸喪夫失子門戸殄瘁遂爲

人所奪無所告訴孤棲二十餘年財保殘軀而已時頼憫之及歸鎌倉命復其舊邑（太平記）

北條貞時

北條貞時爲鎌倉執權慕祖時頼治迹正安中辭職薙髮躬披僧衣遊歷郡國觀察風俗訪民疾苦時前内大臣源通基蒙譴於後宇多上皇奪食邑屏居田廬貞時至京偶過其廬愛其閑寂徘徊久之値有人出貞時問主人姓名其人具告幷道見擯之由貞時曰大臣負冤如此盍告鎌倉申理乎曰吾儕亦嘗言之大臣以爲揚上之非以伸己之枉非臣子之義縱使吾門戸坐此滅絕命也何傷貞時憫之東歸之後上陳其事上皇大悔復通基食邑（太平記）

板倉勝重

板倉勝重（伊賀守）性明敏爲京都諸司代時販綿布者置行李於目病地藏堂門往他辨事爲人所盜去便出訴之勝重召堂側市人問之皆曰不知無可爲證者勝重曰然唯所可疑者地藏菩薩也汝等告長官晝夜監衞地藏勿怠市人如其言時迫歲終衆皆曰歲終多事優游監地藏不知其期不若與借償綿布便出訴之勝重許之曰照所失數納之且所納綿布各皆記姓名乃召前失綿布者示之曰箇中無汝所記者歟撿之擇一綿布曰是臣所失者乃按其名捕之果獲其盜云（備忘錄）

板倉重宗

板倉重宗（周防守）尹京時嘗巡幾甸有兒童嬉戲道傍見重

宗指呼曰防州來重宗聞之以爲吾尹京師閭巷之民不宜侮我而兒童乃爾罵我蓋彼家有怨於我故至此爾使人問其主名翌日召之問曰汝往時有訟邪對曰未嘗有訟固問之乃曰某年某月與親戚爭分父財親戚妄立證人以爲援據遂爲所誣具道其故重宗使屬吏撿前後案牘皆合因謂之曰是我折獄失理也然既往之事悔之何及今當償汝所分乃出私財盡償之士論以此多之（駿臺雜話）

同上

重宗夫人戸田氏使其幼女言事重宗倂女兩手拇指以紙繩緊縛之曰女犯法有解之者斬家人傍觀莫敢解者

有一門皂泣曰吾老矣死不足愛乃爲解之重宗亦不殺之其意蓋示不聽婦言也後賜金門皂（日本智囊）

同上

江戶強盜發榜購之百金數月不獲會重宗至自京老中問以計重宗命別作小榜夜建之其旁書曰金少故不敢告倍之必告明日盜魁過而見之意其黨所爲也懼即自首於是黨與悉獲（日本智囊）

同上

有二婦爭子重宗曰官何知所出援得者即是乃使二婦援女左右手一婦見女不堪痛放之一婦援得悅甚將抱去重宗叱曰彼非力不足恐傷其子不敢強援汝則反之女非汝子也前婦即服（國史）

同上

有婦人言夫爲賊所殺刀有血痕賊必病創使吏搜之不獲偏問瘍醫一醫曰不知何人來請臣載轎行可二三里掩覆使無所見轎中傾側如上下山阪暮至其室屋宇宏壯主人憑几而坐云爲賊所斫傷臣與之藥留十餘日送歸家重宗曰汝在其家何所見聞曰無之但歸途聞鳥鳴問之擔夫曰所謂佛法僧者臣聞高野日光獨有此鳥然二山非一日可至臣意恠之重宗笑曰汝不記俊成之歌耶乃遣吏松尾山搜捕即得賊人以爲神（國史）

松平信綱

松平信綱大猷公時爲老中江戶礫川里有縊弑禪僧者謠云與其女奴姦懼事覺自經有司案治久而不決公使信綱治之信綱密召其女奴問之具知其謬由此疑獄立決（老談一言記）

同上

簑和田之湖多產鯉魚官歲收漁課數百金姦商有欲顓其利者請增課額承買有司以爲課入加多官之利也乃白執政信綱（伊豆守）曰民多納課費多利少此必欲貴其價以権其利也且魚價倍舊則民受其患者不少若請減課額而賤賣官當商議安有貪區區之利而爲下民之患哉且人已承買而圖奪之非道若允其請必啓爭端訟獄之繁必自此起竟不允其請（故諺記）

太田資次

太田資次（攝津守）明曆初爲老中時駿河城番伊勢守稻葉

正能自殺於城中將軍遣北條氏長等驗視其尸似爲人所殺者於是同族美濃守正則召正能家衆至江戶推問之老臣安藤甚五左衛門謂衆曰寡君近喪愛女憂鬱喪心遂至此言畢流涕衆憫之資次謂正則曰彼不可信也藉令正能果狂彼不宜顯言於稠人中況事涉疑似彼宜竊治近侍以決情僞而今徒流涕安知其非僞正則然之乃問衆曰正能近侍孰與安藤善者衆以松永喜內對正則捕喜內訊鞫不服以計驗問果與安藤私通畏誅弑之也將軍以二人賜正則遂處之極刑（野史纂略）

阿部正武

阿部正武忠秋孫天和初爲老中先是越後家臣小栗正

矩與萩田正幸相訟、事久不決、至是常憲公親聽訟、正幸理順而言訥、每發言、正矩强辯拒之、且曰、臣之所爲、初非有私、某事有劵書、某事令某連署、衆不能決、正武曰、汝果忠耶、以誠輔君、何須劵書、劵書乃所以備緩急、適足見其姦詐、正矩不能對、乃詰問之、詐謀盡露、於是賜正矩及子大六死、流萩田正幸於八丈島、（野史纂略名臣言行錄）

小笠原長重

小笠原長重常憲公時爲京尹、已而爲老中、松平信玆代之、故事罪人在獄者皆斬、不遺後司、長重曰、人命至重、罪重者窮治而後處死、況罪輕者不治而斷之乎、遺之後司、何害之有、雖舊貫、我不能從也、又謂京人曰、新尹名族、莫府之新親、莫以待我者視新尹、謂信玆曰、國家自有舊典、事若淹沮、者左右彼此換易、勿出新法革舊典、（武野燭談明良洪範）

大岡忠相

大岡忠相爲江戸町奉行、柳原有旅客、行囊沈重、盜殺之、以柿油紙裹其屍、索盜不獲、忠相命取紙、浸以水、每葉剝之、中有手簡及諸般簿子、鄉貫人名、歷歷可見、因召各人、研詰、果獲盜、（日本智囊）

同上

江戸四谷人從二條番士在京、妻獨守舍、周年夫還、妻既娠、夫詰問其所私者、不言、訴之于忠相、忠相問曰、汝有所親否、曰無、曰有畜否、曰畜猫、曰汝速引猫來、其人引猫至、忠相置之側、悉召其四隣少年、每人呼其名訊之、至第五人、猫熟視其顏、直往上其膝狎之、忠相叱吏縛之、曰、奸夫即是也、拷掠吐實、蓋少年屢往來其家、猫馴之也、（日本智囊）

松浦河州

松浦河州（名闕）有德公時爲大坂町奉行、兌銀舖久五郎失金五百兩、意甲幹忠七、投府告訴、且請置之死、河州捕忠七、案訊不服、久五郎援親戚以爲證、於是繫忠七于獄、陽爲刑之者、密緝拏佗偷鞠之、自首盜金、河州召久五郎及親戚、曰、汝等誣忠七以盜、使我戮不辜、其罪大矣、我今處汝等死、但不根問其罪、我之過也、我亦自分屠腹、衆皆股慄、既而河州出忠七于獄、以示之、責久五郎曰、使忠七受縲絏之苦、汝之罪也、雖然我今曲宥汝、因使久五郎與金五百兩於忠七、以自償焉、（近代嚴秘錄日本智囊）

甲斐庄飛州

甲斐庄飛州（名闕）爲江戸町奉行、一日某甲坊正、携一孀一女、詣府曰、孀於女爲繼母、頃女父疾篤、而女不肯侍醫藥、且私自許嫁、不孝莫大焉、及其未死也、削籍逐之、父之願也、飛州聽佗訟、不顧、手作一書、呼吏付之、吏持去、良久乃返、出書以呈之、飛州謂女曰、汝不孝於父、果然否、女曰、誠如坊正言、飛州詰坊正曰、此女不孝其父、面告汝耶、曰否、使繼母告之、飛州立作色曰、此等大事、汝僅聞繼母言出訴、何其輕易也、吾嚮遣吏于其父、問之、曰、女有至性、侍病不怠、至於婚姻、則出於父之意、此皆繼母誣女也、其罪應

死、特以父病故宥之、縱令父死、普視此女、否則必付法、叱去之、（日本智囊）

栗山大膳

栗山大膳、上書訴其君叛狀、幕議收其城邑、井伊直孝曰、大膳諫止筑前守愚之、且以爲非除大膳則大事不成、因豫置毒于饅頭、召而食之、然後發書中所言如此、臣熟考之、其爲虚忘也明矣、何則天下豈有欲擧大事、畏一家老、僅假饅頭之力以除之者乎、縱令有之、怯懦如彼、不足懼也、何用收邑爲、果大膳之妄也、（日本智囊）

望月恒隆

望月恒隆仕水戸藩、爲奉行、有智囊之稱、幕府士某信耶蘇法、有司執而鞠之、不服、執政曰、聞水戸有望月某者、才

智絶倫、宜召而問焉、恒隆受命至江戸、及見其人、譚話移時、而如此者數日、其人恒問曰、聞子受命訊我、而無一語及之、何也、恒隆曰、有司鞠子、而子猶不服、况我豎乎、然我既受命、不得不來、佗日本府罪我無狀、則刳腹以謝耳、其人歎曰、善哉言乎、吾不忍無辜之人自殺、即服其罪、由是名聞一時、（東藩文獻志）

白井秀胤

白井秀胤（伊豆）世仕水戸藩、寶曆中爲若年寄、秀胤爲人聰敏、蟲涉文史、有口辨、鞫訊罪囚、莫不服者、奸豪褫氣、獄無停滯、母横山氏誡之曰、汝宜推理求情、察其寃枉、若專用威嚴、鮮不誣服、可不戒哉、秀胤謝之、既而横山氏欲試之、一日匿秀胤刀子、秀胤意侍僮盜之、縛而鞫之、搒箠嚴酷、僮乃誣服、横山氏即出刀子曰、汝之決獄、我固疑其寃枉、而今果如此、是吾之所患也、辭氣懇惻、秀胤慚服、其後決獄務加寛恕、多所全活、一日有殺人於坂戸村者、時有處士居其地、人皆疑之、秀胤命捕之、檢其佩刀、有血痕、乃訊問伏罪、秀胤頗思母言、疑其誣服、再見而問之、處士曰、我頃日斫狗、故佩刀有血痕、然人孰信之、是以自誣耳、某地有死狗、宜檢之、秀胤遣人視之、果然、乃釋之、後果獲眞賊、（東藩文獻志）

河野子龍

河野子龍（號恕齋）岡白駒長子也、與父偕仕蓮池侯、子龍沈

深多智、尤長於吏事、安永中爲大坂邸守、時藩運米九百斛、不到、已而舟人來報曰、海上遇颶、船破穀沒、幸人命無恙、因出沿海司勘牌、證左明白、人皆信之、子龍獨疑之、拘之推訊六晝夜、果得其情、蓋舟人相謀糶米、壞船以欺其官司、乞其勘牌耳、乃急追捕之、贓賊盡獲、人皆稱神明、（續近世叢語）

小野崎師由

小野崎師由出羽秋田人、事秋田支藩、嘗從其君如駿府、少年輩游蕩犯禁、或從狗竇出、有司不能制也、以告師由、師由曰、從狗竇者是狗、縛而斬之可也、自是無復犯禁者、（近世叢語）

多田東溪

多田東溪仕館林侯、爲郡宰、治下之民、有亡金五圓者、撿覈無跡、唯二僕婦在、訊之、莫肯承者、命持伊勢大神宮禳符木一去、告曰、不盜者明夜簪若故、盜者明夜必長三分、既而觀之、一則若故、顏色自若、一則剪去三分、蓋慮其長也、言遂服、日本智囊

南淵年名

理訟

南淵年名、淸和帝時、爲參議、伴善男父子潜火應天門、事覺、帝敕年名及藤原良繩、召善男於勘解由鞫問、三代實錄善男不服、年名惡善男恃辯技梧、令人詐謂之曰、卿子右衞門佐既首服、卿何敢乃爾、善男驚曰、吾兒不肖、乃服、江談抄

源經信

源經信白河朝爲中納言、資性穎敏、遇事能斷、承曆中、高麗王遣使、請名醫丹波雅忠、事下公卿議之、經信曰、高麗王病於我何與、竟不遣、嘗有人射狐於叢祠中、祠以狐爲神、廷議將處之法、經信謂曰、白龍魚服、見困豫且、由是其人得免罪、續古事談

藤原師綱

藤原師綱爲陸奧守、時郡國多事、國司多不赴任、師綱有聲績、出羽押領使藤原基衡據陸奧六郡、不畏國司、隱信夫郡、以家人大莊司季春爲郡司、師綱赴任、括公田、將入信夫、基衡密命季春拒之、師綱怒而擊之、兵多死傷、乃遣使讓基衡、基衡初欲劫之、至是驚懼、召季春問計、季春曰、

主君有命、臣不敢辭、然抗拒國宰、罪在不赦、主君托以不知、斬臣頭、以謝之耳、基衡乃遣使、謝曰、季春狂妄、僕實不知、請斬以謝、幸遣人驗視、然心深憫季春、遣妻多齎金帛良馬、贖之、師綱怒曰、彼以微賤、抗國宰、是亦叛也、奈何贖之、乃遣檢非違所書生、驗視、基衡不得已而斬之、國人歎曰、國司奉法、不顧重賂、眞良吏也、境內悉服、十訓抄

北條泰時

北條泰時爲鎌倉執權、謙虛接衆、至質曲直、不避強豪、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土地境界、幸氏有證左、泰時直幸氏、有人或告信光怨望、泰時曰、畏人之怨、不分曲直、則焉用執政矣、東鑑

下總地頭嘗與領家爭租稅逋欠、泰時親聽訟、及共訴陳、領家所言得要領、地頭抵掌曰、我負矣、人笑其屈之速、泰時曰、我聽訟久矣、縱令非理、反覆論辨、僥倖萬一、是訟家之常態也、前汝之所陳、非全無其理、一聞領家之言、遽自屈服、亦可稱也、感嘆拭淚、領家亦感之、緩地頭逋負半、沙石集

青砥藤綱

青砥藤綱事北條時賴、時賴奏授左衞門尉、爲引付衆、有人與德宗領爭田、其辭直而衆咸憚時賴、遂以田屬德宗領、太平記時稱北條氏家督曰德宗、梅松論藤綱覆議其事、以其田歸本主、本主齎裏錢三百貫、密置藤綱庭內而去、藤

綱忿曰、斷訟持平、豈特爲汝邪、苟以我公平邪、相模殿宜見賞獎、汝之貨焉得汚我邪、以錢還於其家、〔太平記〕

水口勝俊

水口勝俊〔出羽守、曰蟠龍助〕事結城政勝、上野少時曰玉若丸、天文中、遣二人於結城、買布一匹、時二人同口曰、價則我償之、相爭不決、竟訴於之奉行所、不能斷、命二人中分之、玉若丸聞之、召二人於庭、令二人執布端掣之、勝者取之、二人不得已、竭力爭掣、布絕爲二、一人有喜色、一人愀然含淚、玉若丸曰、喜者即盜也、命縛之拷問、得實、終伏其罪、奉行寺尾眞田二人亦因是得罪、〔備忘録〕

板倉勝重

板倉勝重爲所司代、富商有三子、伯蠢、季黠、獨仲可也、因緣

理訟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五　十五

召仲、授以一瓢、曰、以汝爲嗣、此其證也、授伯季亦如此、商死、三子爭立、訟之、勝重取三瓢、視之、無少異、沈吟久之、仍植諸几上、授仲者立、而伯與季皆倒、於是立仲爲嗣、〔日本智囊〕

同上

勝重爲所司代、或拾黃金三兩、訴之、勝重榜于通衢、其主出曰、我遺彼拾、皆天也、不敢取、拾者亦不受、相讓不決、勝重嘆曰、是所謂堯舜之民、不圖予生於叔世、得聽此訟、予請與汝等結交、乃親出金三兩、併爲六兩、以三分之、各取二兩、且曰、汝等二人相親如兄弟、事無大小、所欲言者必來告、我慰遣之、〔日本智囊〕

同上

京南有一貧民、貸錢六千、亡之京北、以挽車爲生、一日遇債主於途、則強奪其車、曰、納債乃還之、車夫大窘、訴之于勝重、勝重問汝挽車一日所獲幾錢、曰、三百、奪車幾日、曰、二十、乃召債主、曰、一車所獲日三百、汝奪之二十日、當出直錢六千、因與之車夫、償其直、一錢不交、兩訟俱解、〔日本智囊〕

同上

加茂巫言、其養子不孝、養子深自引咎、丹波人訴其養子、養子辨之、勝重一無所問、爲丹人逐其養子、勸加茂巫使老、〔日本智囊〕

板倉重宗

板倉重宗嘗謂人曰、外議謂我云何、汝若有聞、幸勿有隱、對曰、君每聽訟、有辭不宜者、君必呵叱之、故訟者惶懼、遂至失辭、重宗曰、汝言實中吾病、予方聽訟時、有言失理者、

理訟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五　十六

覺其面目可憎、故常呵叱之、夫閭閻之民、未嘗足履府庭、固有畏官吏之威而不能自辨明者、今後吾戒之、其後設茶磨於聽事、親自碾茶、不視訟者顏面、靜心以聽訟、云、〔武野燭談〕

同上

重宗每聽訟、設茶磨於聽事、親自碾茶、且臨聽事、必西向、遙拜默禱、人問其故、重宗曰、我心靜則茶之落處必細若、我心不靜則茶必不細、吾以此認心動靜、然後聽訟、又西向遙拜者、吾聞愛宕之神甚有靈驗、吾聽訟一有不公、欲神殛之、故常以此禱請焉、其純誠奉公、率此類也、〔藩翰譜、鳩巢小說〕

同上

京師知恩院舊藏古研一枚、傳爲平重衡故物、時黑谷源空寺亦藏重衡之硯、兩寺爭其眞贋、詣庭訴之、重宗判曰、道人殊昧事情、僕愛硯、亦藏數枚、況以重衡之貴盛、留情文房、其所藏何止一硯、然則兩寺所藏、安知其非眞、於是其爭遂止、武野燭談　謙亭筆記

戸田忠眞

元祿中戸田忠眞能登守爲寺社奉行、柳澤吉保邑民與麾下士小民相忿爭、訟於官、吉保邑民理曲、時吉保貴寵無比、諸吏皆以直吉保邑民、忠眞爲人忠直、竊以爲直法斷之、則後必取禍、已一身不足言、或貽憂其父、深以爲戚、一日諷父忠昌以斷訟之事、言未畢、父曰、汝以直道就事、籍使由斯父子罹罪、我無所恨、若畏禍枉法斷事、是大不孝也、已而常憲公臨吉保第、聽訟、吏持訟案、取進止、先之吉保遣使忠眞家、請托以邑民之事、忠眞曰諾、唯理之所在是從耳、至是忠眞聽兩造訟辭、吉保邑民所言不直、終坐其罪、在公側者、爲之縮頸汗出、居亡何、忠眞托病去職、後再復其職云、續明良洪範

中山勘解由

中山勘解由常憲公時爲盜賊奉行、時有大俠向溝某者、其黨寔繁有徒、官命搜捕、吏縛同名者至、拷治未服、某聞之曰、彼固無罪、今爲吾幽囚、吾何面立於世、即出自首曰、官之所募向溝者某也、今聞有以疑似就縛者、責所不忍、

某請伏其罪、以宥前囚、則出前囚於獄、問之、曰、彼實向溝也、某向冀彼或免罪、故不吐情實、今彼已爲某出自首、義不得默、請疾罪某、勘解由聞而感歎曰、某舊惡非可赦、然今取義罪已、實可嘉尚、今宥汝罪、今後愼之、遂兩貰之、寛能須佐美

荻生雙松

荻生雙松以儒學名重於一時、時有民貧而不能自給、棄妻、負母而行者、母病、恐追者至、棄母而亡、吏捕將罪之、律無棄母之文、使儒者議之、茂卿曰、重母於妻、不爲不孝也、重身於母、不爲不愚也、彼愚民固不知生死事親之道、畏刑、苟免其情可憫、且使聖朝新制棄母律、甚不可、又曰飢饉相仍、何時無有、使民流亡、吏之不職也、必欲究其罪、罪有所歸、幕府乃與米、使養母、續近世叢語

新井君美

新井君美文昭公時專用事、有川越民爲舅所殺者、其妻不知也、既聞水中有流屍、告諸里長、俱往視之、則我夫也、有司疑其父兄、收拷之、果然、官疑婦亦坐告親否、君美議曰、欲決此獄、須先明倫理也、傳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夫君父夫其尊無差等、又按周公喪制、曰、女子雖許嫁、尚在其室、則爲父斬衰三年、既嫁則齊衰不杖期、何也、女子在家、則以父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乃視父不如夫、是不貳天也、與男子未仕則孝於父、既仕則忠於君、其

義一也、由是觀之、雖的知父兄所爲而訴、固不可決以告親。常律也、況於不知而訴乎、古者有婦人遭家艱、爲我夫守義、終身不父其父者、君子取之、以是論之、此婦無舁章章矣、（續近世叢語）

堀田正俊

堀田正俊（筑前守）爲閣老、時北條氏長（安房守）新命爲町奉行、謁正俊、拜命之辱、正俊曰、卿今回被命要職、宜鞠躬盡瘁、然聽訟勿必爲訟者歛手、宜銘諸心肝、氏房心謂正俊吐奇言、及後聽訟、不能虛心平懷、或憎訟者、欲使彼不發言、畢竟爲怒氣所侵、不能蔽是非、是乃爲訟人歛手、非聽訟也、如此者數數有之、始知正俊語爲名言云、（備忘錄）

理訟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五　十九

渡邊隅州

渡邊隅州（名闕）爲江戶町奉行、有患惡疾者、醫爲療之、約曰、瘉則酬金五兩、既瘉、醫責金、病者曰未也、同訴之于府、隅州謂病者曰、吾視汝面、殊無可醜者、非瘉而何、然今背約不酬金、甚無謂也、曰約則有之、但家貧無所得金、如之何、隅州曰、盍鬻身以酬焉、曰惡疾如吾、誰敢買之、隅州謂醫曰、渠貧無金矣、今附之于汝、汝宜賣之、以取其金、醫曰、惡疾之人、誰肯買之、隅州曰、果如汝言、則未瘉也、此誣病者而攫金也、豈仁術哉、今姑宥汝、若復訴之、吾重罪汝、召伍老、而附醫、（日本智囊）

小濱志州

小濱志州（名闕）爲京師町奉行、時市人有一女者、一日過其友人、友人請聘其女爲子婦、市人立諾之、曰不必須聘禮、二三日中請來迎女、市人歸語其妻、妻大驚曰、何輕易也、妾已有所約婚家、比之於君所約者、其富倍蓰之、明日乃納幣約婚、市人不得已、亦適友人家、告以故、變前約、其友不聽、終訴之、志州乃召市人及其女、謂曰、汝約與一女於兩家、何無狀也、因收汝女爲官物、汝速退、乃又召其所約婚家二人父、謂曰、欲下與彼女、汝等拜戴否、皆曰所願也、志州曰、然則兩人射買、各書其數以納之、及發書、夫所約者曰納錢二百貫、妻所約者納錢百五十貫、適以女與夫所約者、且曰其錢亦非官之可取者、亦與之云、（備忘錄）

理訟　皇朝金鑑卷之二十五　二十

土屋越州

土屋越州（名闕）爲江戶町奉行、時有匠人五郎兵衛者、假芝口新肴町賃房、房主佐次兵衛者、性貪、五郎一歲臥病、不能償房錢、及病痊、佐次責房錢頗急、五郎曰、力匠事、應辨房錢、佐次不聽曰、急償償、若不能辨、乃去賃房、責之益急、終取其工作器械、質之、五郎不得已、假他賃房、移居、然已失匠器、不能就業、徒食終日、房主問其故、五郎具語以前房主刻薄、後房主與右衛門者曰、吾今竊以金一兩、可與房主以請匠器、五郎乃如其言、佐次不聽曰、自非出二兩、器械不可得、五郎歸語之、與右衛門怒曰、吁彼言可惡、乃訴之奉行所、越州乃召五郎佐次與右三人、謂曰、佐次言

非完償房錢、不能返器械、理之當然、今不完償、而曰返器械、不可也、又謂與右曰、汝已藉五郞金一兩、幸宜貸與二兩、與右曰、是臣之所難、然當奉命、乃出二兩、與佐次、越州問五郞曰、工作日得幾許錢、曰日不過三四匁、佐次賞汝器械、幾許日、曰可六十日、越州謂佐次曰、汝留五郞匠器、六十日、使彼空手、何無狀也、豈不愧與右乎、算五郞工錢六十日間、直金三兩、宜出之以償其過、若少遲滯罪之、五郞乃得金、又以之償佐次房錢、云、備忘錄

頭上

石川政方土佐守明和中爲京都町奉行、時與力士書二三十年未決訴訟數十條、示之、政方見之、曰、此訟何以經二

三十年、未決乎、下民困厄、顧何如也、元告被告、及裁決遲滯之情、一々記而示之、與力等乃備書其故、進之、政方覽終曰、速召訴人、我當辨其曲直、與力曰、未知貴慮如何、前日奉行及僕等所不能裁斷者、彼此多障礙、故遲滯至此、政方曰、聽訟之事、兩造具備、據理裁斷、應召某某、覆檢、與力曰、此地與江戸異、有公卿關其事者、容易裁斷、或爲主君禍、宜有所思慮、僕固居此、能諳其情、故其所遲滯者、奉勢家之領地、以理斷之、必有障礙、然枉斷之、亦不可、是前奉行所以束手、政方啞然笑曰、我雖位卑、已受大命、爲此土奉行、以理裁斷、勢家縱恨我、我何憂之、縱令以此屠腹、

亦無悔矣、顧一身之禍、不敢裁決、以苦下民、不忠之甚也、速命召數十年所遲滯兩造者、一日裁決十七訟、時政方就職劣七日也、備忘錄

酒井丹州爲奈良奉行、嘗以事上京、訪政方、謂曰、奈良有殺鹿者、捕入獄、先例皆處之死刑、政方大笑曰、安有爲鹿殺人者、宜科錢五貫文、丹州曰、君言實然、然春日一山僧徒恐不心服、政方曰、果如君言、事聞關東、恐不利於君身、宜以智處之、如僕意、雖處贖罪、彼必心服、丹州前膝問其策、政方竊授以方略、丹州許諾歸南都、乃召一山僧徒、謂曰、刑殺鹿者、顧奈爲畜類戕人命、何縱令處之死刑、不得

不白之京都諸司代、吾欲生之、則無生理、不、僧徒曰、退與衆相議而上答、既而固執舊例、不聽、丹州聞之、曰、然則必處之死刑、然有若罪人、是爲縱鹿出市街也、此後不可出鹿於山外、若一鹿出市街、則守衞者一人必勿惲、衆皆退曰、今後不出馴鹿於市、實難、不如綏罪人刑、又出請釋其罪、丹州聞之、怒曰、向云不殺之損春日神威、今則請釋之、何傷蔑官衞哉、盡置守衞者護鹿耶、於是一乘院大乘院二主出謝過、丹州使彼出謝罪書、遂處贖刑云、備忘錄

脇坂淡州

脇坂淡州安董爲人聰敏、有膽略、文恭公時爲寺社奉行、當時僧侶風俗大壞、破戒、犯禁者多、江戸谷中日蓮宗延命

院、醜聲藉藉、寺中設隱室、誘婦女、恣姦淫、事或連後宮、吏畏不能下手、皆掩蔽爲不知、淡州摘發之、斷決無所回護、世皆知其嚴正不可犯、僧侶屏息、各宗肅然、（人名辭書）

天保中、出石侯臣仙石左京獄起、時淡州已辭職、左京者出石侯同族老臣也、謀奪主家、欲使立己子嗣侯家、讒害忠良、欲因緣老中松平周防守爲事、時侯家臣神谷友鷲遁、爲曾化宗、具書左京奸謀、投之評定所目安箱、將軍覵之周防守爲左京姻家、其所關最多、諸司往往爲之羽翼、友鷲孤忠、獄實難理、文恭公大驚曰、在今日能理此獄、舍淡路誰、乃以淡州再任寺社奉行、世未知有是獄、見其再

任、皆驚愕以謂、必有如延命院者、而其實以左京獄事連老中、擇撰下吏、拔留役頭中野又兵衛、留役川路彌吉兩人任用之、糺仙石左京周防守及在官連累者、此兩人皆能中其任、斷決極正、天下皆悅服、獄畢、淡州進老中、時年六十、（人名辭書）

矢部定謙

天保二年十月、矢部定謙（駿河守）爲堺奉行、本府有一富醫廣岡爲次者、其義父有一子、竊托人養之、及長事片桐氏、有罪被逐、時父死已久、落魄坎坷、不得已、抵爲次曰、余爲子、先人私胤、不幸饑餓、命在旦夕、子烏忍坐視乎、爲次不聽、遂訴之、定謙使人廉問之、父老僉謂、其人面目宛然爲次義父也、定謙乃召二人、謂爲次曰、汝父嘗不告有其子、彼言亦無證據、官無奈之何、吾唯聞汝古歌一首、乃錄示、其歌曰、無那曾登人仁波言天有奴可志心丹問牟何如加答牟、爲次伏讀感泣者久之、退聽分產給之、後修睦如兄弟、定謙之決獄、情義兼至、率如此、（文恭公實錄）

泉仲愛

泉仲愛熊澤伯繼弟也、仕備前侯光政、爲學校奉行、時有兄弟爭田者、訟久不決、侯自聽之、不能決、乃命仲愛、仲愛固辭、侯曰、予有所思、汝勿辭、仲愛曰、若然則召二人於臣家、以聽訟辭、乃召置兄弟於一室、厚遇飲食臥褥湯沐之具、無皆不備、托事不爲聽訟、居數日、兄弟自悔曰、自此以

往所爭田畑、與共佃之、不必分彼此、則以其言告仲愛、仲愛出見兄弟曰、汝所言大善、何用相訟、語之以骨肉一體、不可相離之理、兄弟流涕不止、於是訟立決、少將悅曰、然決此獄者、非某則不能也、其後兄弟卒以友睦聞云、（好人錄　窓能須佐美）

松崎堯臣

松崎堯臣爲篠山藩老臣、有弟訴兄者、曰父死、吾幼鞠於兄、後吾殖財、兄借之不償、堯臣曰、兄既養汝、其德大矣、兄雖有過、理當匿之、今反訴之、不悌之罪、不可赦也、爭財曲直、何足問乎、因弟數日、乃感悟服罪、（日本智囊）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五終

皇朝金鑑卷三十六

臣道

文學上 經術 六十二條 著述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六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大内酉吉 校

臣術

文學上 經術六十二條 著述

我文教之由來蓋亦尚矣、史以 應神帝十五年召王仁、爲始、然先是 仲哀帝九年神后征三韓、入國都、收圖籍文書、先王仁八十餘年、後漢書云、光武中元一年倭奴國王、遣使朝獻、明年又朝、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我

國史無所見、天明中筑前人穿地、得金印、文曰漢委奴國王印、後漢書委奴作倭奴、誤矣、委奴今筑前怡土郡也、古作伊覩、或伊都、或伊斗、魏書作伊覩是也、蓋光武所授金印也、當時怡土國人數遣使於彼、亦無可疑、後漢書又云、使驛相通者三十國、皆稱王、按國造本紀、古九州分爲二十國、是或指四國九州等地也、當時通使於漢者、不翅怡土國也、時九州叛服不常、景行帝親征、日本武尊繼之、至神后而始定、九州人與彼相通、我不遑責問、亦可以見也、是亦先三韓役百三十餘年、九州已數與漢人往來、必有學彼文字者矣、不然果如毛人之魯、何以知稱大夫、神功若不知文字之用、入三韓、亦何以先收其文籍之爲、故余以爲雖王仁未至、我朝已有肄彼文者、唯以帝王之貴、講道者以稚郎子、爲始焉耳、而王仁所齎論語千字文而已、史云、稚郎子習諸典籍、莫不通達、當時有諸典籍亦可知矣、以皇子講之、故文教自是而興、上下相倣、爲風、至 天智輔 孝德、改革制度、倣李唐之制、有禮闈之設、對策取人、於是以文學出身者、比比相望、然我邦尚門地、故任匡贊輔弼之職者、必出華閥之門、以學生起家、調理台鼎者、纔有吉備菅原二公爲耳、至藤原百川之慷慨、基經之沉毅、保則之治績、良繩之讜諤、實資之方正、彼雖出閥閱、皆不易得之才、而其資於文教者不鮮矣、下至惡左府、猶以才學稱、 王朝文教之

盛、可想像矣、及鎌倉氏興、其所尚材官蹶張、其人椎少文、然猶見東鑑一書、而徵王風未墜地、及至室町氏、而文教掃地盡矣、至德川氏世、雖不能比隆於 王家、有如水戸義公、備前烈公者、其事業赫赫在史冊、草莽之士、如熊澤新井諸子、皆以其所學出輔其君、其他以經學文章、聞於世者、後先相踵、其尤者殆與漢士相抗矣、孔子之門分以四科、如德行政事言語、此書已有各篇、而今所專記者、在文學、學問之道、具在遺經、故先經術、孔子不云乎、述而不作、竊比老彭、著述亦學者所先、故次之、若無辭章、何以得能記載、故亦次之、書六藝之一、和歌我邦之詩章、亦不可

不以知故附焉今也　王室中興新與西洋諸邦結交士非通五方之學者不適其用爭趨西洋講習其書獨古者遣唐留學生世必有如吉備公其人者姑記其所起如其詳則期之他日焉作文學篇

王仁

經學王仁百濟人應神帝十五年帝聞王仁通經傳遣使徵之王仁從使而來(日本紀)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古事記)皇太子從學焉王仁能通和語仁德帝即位作和歌賀之曰那僃波豆僃磋玖邪虛廼波那布由語茂利伊摩烏波瑠倍斗磋玖邪虛廼波那世與陸奧采女安積山歌並稱爲和歌父母焉(古今和歌集序仁德即位據奧義鈔)

船辰爾

船辰爾辰孫王五世孫辰孫王百濟王子應仁帝遣使求有識者於百濟百濟以辰孫王應之帝以爲皇太子師大闡儒風(續日本紀桓武紀或云辰孫王即王仁也)敏達帝元年高麗上表召諸史讀之不能通曉辰爾爲解釋文義帝獎諭之又高麗上表用烏羽字跡不可別辰爾取其羽蒸之飯氣以帛印之文字盡見始得讀焉帝大嗟異之(日本紀)

吉備眞備

吉備眞備元正朝爲遣唐留學生時年二十四在唐研覃經史該涉衆藝當時學生播名於唐者唯眞備阿倍仲麻呂二人而已眞備留學二十年天平七年歸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立成十二卷其他鐵尺角弓等數種(續日本紀)

伊豫部家守

伊豫部家守從遣唐使往唐留學光仁帝寶龜九年還自唐任大學直講建議定孔子享坐爲南面家守在唐通五經大義及切韻說文字體尋轉助教大臣奏命講春秋公穀二傳(日本紀略)

大中臣國雄

大中臣國雄正棟兄之子也(正棟桓武朝人)好讀書志在該通正棟亦勸之學經史國雄從其言負笈尋師精勤強識遂通九經三史老莊等書隨扣而應擧秀才爲文章得業生未及試擢授從五位下(系圖纂書引延喜本系)

善道眞貞

善道眞貞淳和朝爲大學助承和中以明經宿儒賜攝津

荒田九段尋爲東宮學士眞貞以三傳三禮爲業兼善談論而不學漢音及皇太子廢貶備後權守仁明帝愍其年老不幾召還諸儒奏當今讀公羊傳者唯眞貞而已今而不傳恐斯學遂墜乃命於大學講之(續日本後紀)

御船氏主

御船氏主爲大學博士刈田種繼爲助教時仁明帝崇經術屢引儒生以相論難氏主執禮種繼擧傳難擊往復遂無折角左京人滋善宗人從氏主受三禮強記絕倫氏主稱爲禮聖後至助教時皇太子傅藤原三守亦好學優待儒生遇諸塗則下馬人以此稱之(續日本後紀)

淸原賴業

淸原賴業爲高倉帝侍讀(淸原系圖)博學通典故每有咨議按

引古今、辨析精覈、多見采用、（玉海）賴業嘗讀禮記、表出中庸、據本經爲解、不取舊註、賴業與宋朱熹同時、熹註未傳、所見適闇合、人以爲奇、（集宮記）後百四十餘年、僧玄慧尊信宋程顥程頤朱熹之學、侍讀後醍醐帝、先是經筵專用漢唐諸儒注疏、至玄慧始用宋儒之說、准三后源親房亦嘗受業玄慧、（尺素往來、參取太平記）

藤原肅

藤原肅、（號惺窩）幼而爲僧、穎悟絕人、既長讀聖賢之書、志嚮儒學、遂還俗改名肅、（系譜略）天正中游洛、會朝鮮國使通政大夫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等來聘、肅往見之、有一相者、見肅曰、公太聰明、精神滿腹、肅曰、聰明自可、何下太字、對

曰、是便公著處、肅笑而不言、（行狀日本人物史）

同上

肅嘗歎本邦學者專爲漢唐訓詁之學、不通聖賢之道、究心性理之學、大有發明、本邦學者崇信程朱、自肅始、（武家閒談）肅嘗欲往明而學、自筑州泛海、會風濤大作、不得往而歸、朝鮮姜沆客遊在赤松氏家、見肅歎曰、朝鮮三百年來、未聞有如此人、今航海來此、得見斯人、幸甚、（行狀日本人物史）

中江原

中江原、年十五受其祖後、原生有異稟、童丱如老成、年甫十一、從人受大學句讀、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大嘆悟曰、幸此經之存於今也、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年十七偶有僧自京師來講論語、當是時、大洲之俗惟武是競、無敢從學者、獨原日夕往聽焉、僧居月餘而去、因得四書大全讀之、而往往爲僚友所毀謗、於是晝則深藏之、至夜始開卷、先讀大學百遍、有不通者、思之或夢如人示之義、始通、因讀論孟、皆通、遂以聖學爲己任、（年譜）（先哲叢談）

熊澤伯繼

熊澤伯繼、從中江原受業、通孝經大學中庸、未一朞而歸、屏迹江東、苦學五年、家甚貧、糅飯以草根、和糠豉而食之、木綿之服、僅取掩體、人爲憂其不堪饑寒、而伯繼讀書樂道、處之晏如也、原適獲王守仁書、擧其良知之說、以誨伯

繼、伯繼了其大旨、（集義和書、常山紀談）

同上

伯繼見世之縫掖自高者、以道學爲己任、耿介絕俗、號爲儒者、非士、非民、與方外異端之徒同歸、畢者博物多識、以干祿仕、文勝其質、不過爲史、心竊鄙之、曰、學所以明人倫也、非儒者之所私也、古之學爲己、非徒以爲席上珍也、使之學、當文武兼資、施諸事業、以供天職、吾寧爲一介武夫、不願爲儒家者流也、（集義和書、伯繼傳）

伊藤維楨

伊藤維楨、（號仁齋）京師人、自少豁達、有大志、潛心宋學、研究磐磨、諳其精奧、著心學原論、大極論、性善論、年未三十已

而有疑於宋學、乃參伍出入、沉思有年、恍然自得、略就條貫、乃曰大學之書、非孔氏之遺書、及明鏡止水、冲漠無朕、體用理氣等說、皆佛老之緒餘、而非聖人之意也、其學專以論語爲主、而孟子次之、以爲論語言教、而道在其中、孟子言道、而教在其中、平居勸學、以明道術、達治體、爲有用之實材、而戒流於記誦、騖於空文、（近世叢語）

木下貞幹、號順菴、京師人、幼而穎悟、善讀書、寫字、以神童聞、僧天海一見奇之、欲以爲法嗣、不肯、年十三作太平頌、大納言烏丸光廣上之後水尾上皇、上皇歎賞、時以爲國瑞、及成人、受業松永遐年、遐年稱曰、儒門有人、我當避此人、放一頭地、時安東守約、宇都宮的、爲遐年高弟、皆推貞幹、以爲不可及、（錦里小傳先哲叢談燕臺風雅）

貞幹教人有方、慶元以來、學士先生、教育人材、最盛者推貞幹、爲唱首、其門人新井君美、室直淸、雨森東、祇園瑜、榊原玄輔之徒、或以經濟、或以經義、或以文章、著、皆一時之選矣、（燕臺風雅）

荻生雙松、字茂卿、以字行、號徂徠、江戶人、茂卿初下帷芝浦、講洛閩學、脩古文辭、年五十、倏有感發、盡棄舊學、以古文辭、爲古經階梯、創立一家言、自稱復古學、曰古言不與今言同、偏采秦漢以上古言、玩味六經、則宋儒之妄、章章乎

明矣、遂不復寓目於東漢以後書焉、又言道者文章而已矣、六經亦此物、舍此他求、是後儒之所以不知道也、又言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教則詩書禮樂四術、自子思孟子與諸子爭而降爲儒家者流、乃銳意以復聖學自任、著論語徵、辨道、辨明等書、大詈宋儒、詆思孟、務張門戶、詩文專宗李王、視彼宋元、不啻如仇讐也、安藤煥圖、山縣孝孺、服部元喬、平玄中之徒、從而鼓盪之、弟子大進、聲號藉甚、震撼一世、（近世叢語）

並河亮、號天民、京師人、師伊藤維楨、盡究其說、然於其仁義性情之說、不能無所疑、於是奮然發憤、日夜研究、始得其解、曰四端之心、卽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僞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之、則謂之心、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爲心、孰爲性、爲情、何不思之甚也、（近世叢語）

井上立元、號金峨、字純卿、以字行、江戶人、家世仕笠間侯、業醫、純卿辭祿、改業、爲儒、初治伊藤氏學、後學物氏之說、最後悟其皆非是、盡廢其所學、別出機軸、不偏主一家、訓詁取舍於漢唐注疏、義理折衷於宋明諸家、以闡先聖之遺旨、補前修之不逮焉、其於詞章、亦厭蘐園之遺習、務排

皆川愿

擊其陋弊、詩取中唐及晚、文推韓柳歐蘇、自是以降、唱其說者相踵而起、江戶之學、爲之一變、續近世叢語

皆川愿、號淇園 京師人、生而穎異、四五歲能識字、及長、恒謂不知字義、則文不可作、書不可解、自是潛思字書、而字書訓詁、往往假借、不得其眞、乃類集古人用字之例、又取諸象形、求諸聲音、乃始悟名物之義生於聲音、曰名生於聲、聲生於物、物生於天地陰陽四時之有常者、統乎道德、貫乎性情、發乎聲氣、著乎民言、故易說卦傳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凡聖人之道、辨名爲要、名明則物察、物察則文義正當矣、繫辭傳曰、夫易何爲者也、開物成務、又曰闡

而當名、辨物、正言、淇園既知聲音本於易、以定音記象式之法、曰以是闡名物之義、則雖精微之極、亦可以得通曉焉、字義既通、文理始晰、而後讀古人之書、則明白如揭日矣、於是潛心著述、或思義而不得、則終宵不寐、乃據開物之法、徵諸六經語孟左國等書、旁引曲證、以審釋孝悌忠信仁義道德諸名物、作名疇六篇、又推字義而晰文理、遂章句而繹篇次、原述作之本旨、作易詩書儀禮戴記春秋語孟繹解、遂以立一家、學弟子登門籍者、凡三千餘人、續近世叢語

柴邦彥

柴邦彥、號栗山 讚岐高松人、少而東游、學於林門、英邁不群、

耽思經籍、旁善詩文、仕阿波侯、天明末、出爲幕府儒官、與林氏共脩學政、立五科目、以造士、享保中物茂卿排斥宋學、立復古學、而來七十年所、主張其說者、踵迹而興、是時有伊東藍田、市川鶴鳴、冢田大峯、古屋昔陽、戶崎淡園、豐島豐洲等、亦皆崇尚茂卿者、而下帷授徒、都下書生薰染其敎久矣、故每示諭下、都下傳聞、詆謗百出、皆歸咎於邦彥、備中有西山正者、學崇程朱、以闢異衛道爲任、寄邦彥書、懇勸以此爲言、赤穗赤松鴻則寄書、以學主程朱、爲偏大府之學、不可如此、邦彥不答、正爲著書辨之、名曰論學書、邦彥世間謗議一切不問、唯以修學致爲務、國學規模

一新、都下學風亦從而變、稍稍知嚮程朱學者、邦彥等力居多云、續近世叢語

細井德民

細井德民、號平洲 尾張智多郡人、父正長、農夫也、德民幼有大志、不喜農業、恒好讀書、受業中西淡淵、仕尾州藩爲督學、德民說經、一守師訓、主提大義、不拘乎字句、嘗謂有天地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聖經、聖人之於人類也、今以其類、讀其書、有不言之妙存於其間矣、夫妙可思而得焉、不可揭而示於人也、故古今注家謂之釋章句則可、謂之釋經則未可、謂之釋經則可、至其可以施於今日、則未盡也、又曰聖學之要、在於成德、不在

中井甃菴

於學流、故德民之門、學無區域、使人人從所好講之、務在於成材德、續近世叢語

中井積德

中井積善 號竹山 大坂人、博學洽聞、貫綜古今、以家學崇尊程朱、平生志業、以王魯齋自比、不喜吾邦一種朱學偏隘固滯之風、故至朱說有徵疑、則犁然明辨、以得經旨爲主、肥後教官辛島鹽井嘗見積善、問其學淵源、積善曰、吾學非林、非山崎、一家宋學、是時世間治宋學者、蓋非林子門人、則闇齋之裔也、故以此應之、續近世叢語

中井積德 號履軒 積善弟也、治經精密、一字不苟、好折衷群言、意所不合者、雖名賢鉅儒人所尊信者、辨駁規切、無所

廻避、積善之於朱說、雖稍有從違、至其本領、無有背馳、積德於復初居敬明鏡止水等說、頗有所規切、嘗謂曰、好新奇而厭故常者、不可與論經矣、安故常、而憎新者、不可與論經矣、剛戾好爲物敵者、亦不可與論經矣、然是皆非君子者之用心也、若夫學行敦實、篤信先儒、而景慕夢寐者、非君子者乎、然而有不可與論經者存焉、噫論經之難、於斯可知矣、唯平心讀書、不生愛憎於新故、不岐信疑於耳目、深慨古經之未瞭、而痛聖人之心不伸於後世、如饋如罔、忘寢忘食、置毀譽得喪於度外、矻矻鑽攻、不知老之將至者、然後始可與論經也已、此蓋平生治經之大意也、積

賴惟寬

德自少至老、矻矻考索經旨、手不釋卷、始著七經雕題畧、晚又著七經逢原、發明經旨、欲致精緻、世罕其儔、儼然別爲一家言、然而不求人知也、續近世叢語

賴惟寬 號春水 安藝竹原人、幼而好學、敏悟聰穎、能作韻語、仕淺野侯爲儒員、時藝國始建學、惟寬定學制、其剏學舍於江戶邸也、皆循奉程朱、或譏其狹陋、惟寬乃作學統辨、其略曰、或謂聖學之大、不可局一學、譬如武事弓馬劍槍、數家並行、何爲不可、曰、武事固數家、及整旅行師、其帥一而已、然後弓馬劍槍、各奏其功、苟有數將帥、一金一鼓、一前一卻、則一敗塗地耳、豈能行師哉、若夫理民理兵、水利

山本信有

算數、詞章訓詁、各有所長、是弓馬劍槍也、程朱之學、本於人倫、本末兼該、傳之無弊、而爲學之統、是將帥也、安得比而同之邪、初柴邦彥尾藤孝肇古賀樸、相踵爲幕府博士、倡業於上游、而惟寬與中井積善西山正諸子、聲氣相應、衞正攘異、於是儒風一新、世人稍知趨向、程朱之學晦而復明、續近世叢語

山本信有 號北山 江戶人、年十五、就師承孝經、一聽其講、頗解其義、執四書六經、獨自讀之、專精刻苦、終不受人口授、自謂曰、古人創事、奚有師承哉、信有爲人豪邁矯强、不屈於人、忼慨尙氣節、以功名自許、故學亦不欲寄人籬下、自

構一格、經學以孝經、爲根據、續近世叢語

太田元貞

太田元貞、號錦城 加賀大聖寺人、元貞生而穎異、五歲始識字、十一作詩、十三講說經史、鄉里號曰神童、性豪邁逸宕、不肯屈於人、學問淵博、百家之書、無所不讀、而尤長於經術、密乎考據、上自先秦古文、下至後世雜書、苟有關經義者、莫不旁引曲暢、審其同異、辨其是非者、其於漢唐宋明、及近時清人、與我邦諸儒之說、會萃演繹、以折其衷、雖雅崇宋學、而至其說不合己意者、則糾駮無避、竟自建一家學、又至如老釋之書、占相之說、亦皆粗究其歸趣、四方之士、聞風、登門者、甚多矣、續近世叢語

著述

著述 我邦脩史之擧、履中朝爲始、史云、履中帝四年、始置國史於諸國、記言事、達四方志、推古帝二十八年、皇太子奉敕、撰舊事國記神代天孫天皇諸王臣連伴造國造公民本紀、天武帝十年、詔諸皇子及諸王諸臣、記帝紀及上古諸事、是等書、今皆不傳、纔存國造本紀一卷、今所傳者、古事記爲最古、日本書紀次之、而此後歷世有敕撰、今所傳六部國史是也、村上朝所撰新國史者、亦不傳矣、其後王室多事、不遑脩史也、他如律令格式、亦各有敕撰、而卷帙浩瀚者、大同類聚一百卷、秘府略一千卷、類聚國史二百卷、是亦係敕撰、故王室盛則著作之權在上、王道衰則稗官野乘坌然雜出、今姑擧敕撰一二、他皆係私著之事、如水戶國史、則私撰之最大者、故預此撰者尤多、其他輯私著之最者、以備此篇之一體云、

稗田阿禮

稗田阿禮、天武帝舍人也、博聞強記、多諳上世舊事、帝患諸家記載多傳虛僞、終失其眞、欲撰帝紀、以糾其謬、乃敕阿禮、綴集舊聞、未成而帝崩、於是元明帝敕太安萬侶、採撫阿禮舊文、上自開闢、下至小治田朝、錄爲三卷、上之、名曰古事記、古事記序

藤原夏野

藤原夏野、淳和朝爲右大臣、初文武朝、藤原不比等作令、傳歷百餘年、當時學者互作異同、乃詔夏野、疏決壅滯、解

釋文義、夏野與參議南淵弘貞、藤原常嗣、文章博士菅原清公等、論辨折衷、作義解十卷、朝廷遂施行焉、令義解

齋部廣成

齋部廣成、平城朝深慨其家衰微、著古語拾遺、廣成太玉命後裔、太玉命與兒屋根命、共佐天祖及皇孫、爲左右輔弼、而及太祖奠都、兒屋根命子孫赫奕、而齋部氏衰微不振、於是廣成擧古典十一條、以訴之於朝、言竟不行、然古言之傳於今者、以此書爲最古、故國學家講古典者、奉以爲圭臬矣、古語拾遺

滋野貞主

滋野貞主、嵯峨朝爲東宮學士、淳和帝敕貞主、與諸儒撰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一千卷、名秘府略、文德實錄 又撰經

國集二十卷、上之、經國集序

源親房

源親房具平親王之後、後村上朝准三宮、聽輦入宮、太平記 親房博洽、貫穿古今、所著有職原抄、世與藤原宣房、源定房、並稱爲後三房、臥雲日件錄 親房深嘆中興不終、皇統垂絕、乃推本皇祖建國之意、著神皇正統記、上起神代、下迄輿國、揭皇統於已徵、以明神器之有歸、其顯微扶正、頗有合春秋遺旨云、正統記

二條良基

二條良基歷仕後醍醐帝、及北朝四主、官至攝政關白、良基博覽有文才、好和歌、家藏多舊記、又借寫諸家秘書、悉藏之於文庫、故朝廷之儀式、武家之禮法、人皆就其家質焉、且祖先師輔而來、累世攝政家日記亦悉收藏、世所謂二條殿日次記是也、○按中葉缺失、今存者、僅二百餘卷、細長殿實日記最詳、其他奇書舊籍多秘不傳世、且其所著有御禊記、百寮訓要鈔、榊葉日記、小島口號、口號讀作久知須左美 貞治御鞠記、諒闇記、大嘗會記、雲井御法、白鷹記、山鳥之慰、菟玖波集、魚鳥平家、小夜寢覺等、日本史、本朝書目錄、外錄 良基慨近世和歌風體失古調、召頓阿、論和歌奧旨、著愚問賢註、以爲後世龜鑑、野史引羅山雜拾遺

一條兼良

一條兼良、文安四年爲關白氏長者、 博識多聞、最熟朝議、善和歌、達神道、涉佛書、當時推稱才學無倫、著書最多、公事根元、東齋隨筆、桃華蘂葉、除宮雜例、花鳥餘情、年立、渙語、祕訣、歌林

良材、連珠合璧、雲井春等也、又爲將軍義尚、著文明一統記、及樵談治要、又著代始和抄、贈僧宗祇、野史引羅山雜拾遺

林信勝

林信勝、寬永中奉幕府旨、議定武家法度十九條、及諸士法度二十三條、又命編集諸家系譜、使太田資宗監之、書成、上之、名曰寬永系圖傳、年譜

林恕

林恕、號鵞峰 信勝子也、豪材博識、專用力述作、五經皆有私考、累數十卷、其佗小品極多、其卷帙浩瀚者、爲本朝通鑑、三百十卷、寬文四年十一月起草、十年十月成、其修通鑑、也、爲聚群儒、官賜月俸、以供資用、其作文、祇憑腹稿、口上而善書者不能給、人或謂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恕輒曰、武人執兵而戰效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爲隕性命、固其所望也、先哲叢談

新井君美

新井君美、生而岐嶷聰慧、三歲寫字、六歲誦書、旣長器資宏偉、才具經綸、其學洽聞多識、通曉倭漢古今典故、善以國字紀事、是以雖日用簡牘、皆足以傳矣、君美元祿六年、起就甲府辟、時年三十七、始至以儒職、文昭公時在府邸、雅好學、待遇日渥、召侍講筵、每學必賜坐、使說國家遺事、十四年、受命傳考諸家譜牒、新撰譜十餘卷、始於慶長五年、終於延寶八年、八十年間、封襲賞罰詳焉、書成進呈、公命曰藩翰譜、恆置之坐右、其餘應命所著作、悉國家典型

木村高敦　林衡　鹽谷世弘

有益之書也、（近世叢書）

木村高敦、（號毅齋）武州豐島郡人、本姓根岸氏、元祿中、爲幕府木村某所養、所生父直利、好文史、纂德川烈祖事蹟、高敦繼其志、著武德編年集成九十三卷、其他所著四戰紀聞三卷、武德安民紀三十一卷、皆記以國文、（又有武家閑談廿七卷、）於烈祖事、可謂竭心矣、（蠹殘）其後水戶支藩、松平賴寬、（大學頭）著大三河志、亦記烈祖事、比高敦書、又加詳、而一一注出典、可謂無遺憾矣、（大三河志）

文恭公時大學頭、林衡建言、集諸儒、編德川實記、倣本朝六部國史、以編年體、記以國文、上起於東照公、下迄俊明公、凡十世、合六十八卷、考據精確、實不負其名、然當時藏之秘府、世無知之者、鹽谷世弘著昭代記、蓋根據此書也、衡又脩新編武藏風土記、相模風土記若干卷、極爲詳悉、皆實有用之書也、（林衡墓誌）

鹽谷世弘、（號宕陰）江戶人、事水野侯、爲文學、世弘病皇國史乘之未備、欲記識豐二氏、以迄德川氏、嘗請開史局、編國史、不行而止、後出爲幕府儒官、於是世弘欲紀烈祖政績、以報國恩、乃請修史、見允、纂述經年、始於台德公、迄大猷公、若干卷、曰昭代記、業未央罹疾、淹淹伏枕、手猶不釋卷、慶應三年沒、年五十九、（近世先哲叢談）

德川義公　安積覺

水戶義公、自朝廷既衰、國史廢缺者數百年、兵革相躡、諸家記載、往往散軼、及東照公定海內、廣購典籍、收集殘缺、而國史之擧、未暇及也、公年十八讀伯夷傳、歎曰、不有載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見、不由史筆、何以俾後之人有所觀感、於是始有修史之志、屢與儒臣語及之、儒臣皆難之、明曆三年、公時爲世子、奮勵修國史、根據正史、錯綜群書、以正閏皇統、是非人臣、爲己任、及後襲封、招致才俊、搜索遺書、勒成一書、自神武帝至後小松帝、歷世一百、立爲本紀七十三、列傳一百七十、都二百四十三卷、名曰大日本史、自公開史局、至正德五年、凡五十九年、而初脫稿、其間預編集者數十人、然至其志表、未就緒云、（大日本史、野史纂略○文化初、文公命史臣、校訂紀傳、刻之、至嘉永四年、刻畢、又經四十餘年、校訂志表、上木、大半就緒、）

安積覺、水戶人、事義公、公之撰國史、命爲館職、預編脩、自是銳意史學、用力周摯、才思益進、元祿中爲總裁、首議定脩史義例、先是北朝五主、降爲列傳、足利之黨悉書賊、覺謂、異邦革命之世、脩前代之史、其書法或然、今皇朝一姓相承、所謂南北兩宗、鈞之天祖之胤、而所謂北朝五主、即今天子之祖宗也、豈可降爲列傳乎、與佐佐宗淳等議定、建言帶書諸後小松紀首、肅公時、國史就緒、未有論贊、公命覺爲之、無何、論贊亦就、前後預吏職者、數十百人、覺之

同上

栗山愿

功居多、初覺以明暦丙申歲生、其明年義公始開史局、編國史、故覺最爲晩進、然與國史相終始、人以爲不偶然、修史始末錦江文集室直清嘗曰、安積覺眞儒也、博學多識、二十一史該涉暗熟、僕亦以爲益友、未聞江戸有若人也、三朝佚事覺成公時、又受命編次東照公事蹟、時年七十二、聰明不衰、公命使書手數輩、日至其家、每夜稿其書以授之、其強敏如此、五年而成、名曰烈祖成蹟、凡十卷、文苑遺談

栗山愿京師人、年未冠、伴讀故彈正尹八條親王、著保建大記、以上以奇才見稱、水戸義公聞之、召爲彰考館編脩、時年二十二、尋爲總裁、愿在職議論核實、攷證精確、辨疑

三宅緝明

訂誤、毫分縷析、不遺餘力、安積覺三宅緝明之徒皆服其強敏、東藩文獻志愿編摩之暇、作後小松稱光後花園三帝紀、名曰倭史後編、覺嘗謂人曰、此書略倣本紀之體、至敘室町將軍、則兼編年之體、凡臣下事迹、小而驕縱不法、大而畔亂弑逆、皆備書之、事有可議者、輒著評以斷之、剴切透徹、皆中事機、不幸蚤世、書未及成、其纔成者、亦未及脱稿、蠅頭細字、點竄塗抹、其矻矻苦心、即此可見矣、愿寶永三年沒、年三十三、文苑遺談

三宅緝明京師人、義公晩年徵之、總裁國史、緝明嘗著中興鑑言、諳熟南朝事、故義貞正成長年諸傳皆成於其手、

打越直正

至作頼朝尊氏諸傳、或云列之載記、或云宜列世家、衆議不決、緝明乃作將軍傳議、其略曰、史其著實云也、爾紀之以敘帝王終始之實、傳之以聚臣庶善惡之實、而世之勢不能無變、故史之例不能無異、是以周時封建、司馬遷世家之、漢初置諸侯王、班固傳之、晉有五胡而載記之、唐有諸州節度使而藩鎭之、而如吾邦之末造也、上有天子、下有卿士庶、而中有所謂將軍者、其官則受之朝命、其位則在於臣列、而凡天下土地財租、皆自有之、置守、署吏、征討生殺、至廢立大事、又皆自專之、周漢迄宋元、君臣事蹟、未見有之類焉、則欲列其實者、一倣異邦沿前史、可得哉、今

議自源頼朝至足利義滿、摘輯敘排、名以將軍傳、置諸傳之後、上與列帝紀抗、人臣而行天子事也、然後與夫創世家紀藩鎭者、例不同而義終契也、於是其議遂決、緝明事義公纔二年、義公薨、正德初出爲幕府儒員云、東藩文獻志

打越直正常陸人、義公晩年入史館、後爲總裁、校讐紀傳、所裨弘多、嘗議曰、北朝五主、雖帶書於後小松紀首、然目錄不著其號、五主后妃皇子、倣五代史例、立家人傳、而至五主反沒其號、甚無謂也、後小松紀下、宜細書曰紀首揭北朝五帝紀、至倣歐陽氏立家人傳、則五代擾亂之世、其

主皆起夷狄盜賊、不能統一天下、歐陽在革命之後、追修其史、故書法如彼、今我皇朝即北朝之胤、而其初與南朝鈞、是天祖之冑、其后妃皇子豈可倣五代史降爲家人乎、宜標北朝后妃皇子、以附各類之後、安積覺以爲卓越之見、實發前人所未發、竟從之、東藩文獻志

安藤爲實

安藤爲實京師人、仕義公、食三百石、貞享中義公命修禮儀類典、爲實爲總裁、書成凡五百十卷、上之朝廷、時與編修者數十人、爲實之功最爲居多、公特賜手書、勞之、爲實工和歌、尤通朝廷之典故、所著有續有職問答、東藩文獻志

酒泉弘

酒泉弘筑前人、仕水戸、爲國史總裁、正德五年冬、弘等所與脩大日本史成、進呈肅公、弘以國史竣功、與佐治毗、建議欲脩續編、以爲不如是則南北皇統、終歸於一、傳至今日、正大明白者、不能彰著顯赫、公聞而韙之、遂命脩志與續編、終無成功、議者憾焉、文苑遺談

小宮山昌秀

小宮山昌秀號楓軒昌巓孫也、受業立原萬、少仕水戸、爲彰考館生員、刻苦讀書、精力絕人、後居編修之職、訂正國史、數年出爲郡宰、先是水戸武公、命萬編德川氏及列藩幕臣諸傳、萬於是收輯群書、未及執筆、萬以年老辭之、命昌秀代之、昌秀強敏無比、雖在外職、日夜拮据、終能作一書、名曰垂統大記、凡七十二卷、記德川氏事、莫詳於此書焉、垂統大記凡例昌秀方編是書、其所輯史料、盈篋錄五百卷、楓軒史料八十卷、嗚呼亦可謂勤矣、

青山延于

先人諱延于、號拙齋少肆力文章、水戸文公脩大日本史志表、先人撰神祇志六卷、初王考諱延彝網羅群書、臚列衆說、輯神祇志六十卷、先人據之一歸簡淨、武公時撰禮儀輿服二志、哀公時、先人建言、請脩水戸藩史、新開史局、任檢討筆生者數人、居數年稿粗就、體裁倣史記、自藩祖威公迄文公、定爲世家、姬妾公族爲家人傳、其他列傳及儒林歌人孝子循吏藝術方技姦臣諸傳皆備、凡三十六卷、命

曰東藩文獻志、及哀公沒、史局亦廢、故如其列傳、有未全備者、先人平生尤慨義公遺志未成、每曰大日本史是公之事業、臣子奈何不力、故嘗著皇朝史略、述歷朝概略、又著文苑遺談、以述史臣之議論删定、又著詞林摘英、以表其詞藻云、又嘗欲輯東照公以來事實、以爲一書、編國史料數十卷、摘其大要、撰明徵錄十卷、皆已行於世云、墓誌

青山延光

伯兄諱延光、號佩弦先考長子也、少受家學、性好著述、嘗著四十七士傳、時年十八、哀公時受命、從先考編文獻志、至其列傳、伯兄立稿、殆居半、時年纔弱冠、其後爲國史總裁、考訂國史、國史上梓、終成於其手、先考沒也與會澤安俱

爲國學總教、烈公致仕也、辭學職、就史職、職事頗閒、於是著國史紀事本末、前後編、凡七十卷、居數年、烈公又出視事、伯兄亦出爲學職、職事繁劇、加之國家多事、故如後編、未全脫稿、實可惜焉、其他如野史纂略、刀劍錄數十百卷、清國公使參贊官黃遵憲嘗評我邦之史曰、漢文之史、有六部、國史、爲編年體、水戶藩源某始作大日本史、是爲紀傳、又有水戶藩臣青山某、作日本紀事本末、史家三體備、由是言之、伯兄著書、補吾邦史家缺典、受外人知賞、亦吾家之榮也、姪勇向、請清國李中堂鴻章、爲本末序、序已成行於世、伯兄而有知、必當欣然於地下矣、

豐田亮

豐田亮 字天功 水戶北鄙阪上村人、家世業農、幼而穎敏、有神童之名、哀公賜廩祿、爲彰考館生員、我先人爲史館總裁、在江戶邸、策問諸生、天功年十九、作螺廓對、讀者驚歎、亮爲人彊力絕倫、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史學、適會烈公勵精圖治、以亮爲學職、兼彰館編集、尋撰佛事志、自義公刱撰國史、至此垂二百年、志表之撰、最難其任、前後修撰、竟未有克成者、亮就職纔八十日、輙成一志、烈公驚異、以編集委之、居一年、氏族志成、方撰兵志、烈公致仕、亮亦獲罪、屏居五年、又過四年、而烈公冤解、亮再補編集、爲史館總裁、撰食貨志、兵志亦就、會烈公薨、順公命亮畢其功、

飯田忠彥

等撰刑法志、又撰神祇志、未卒業、元治元年正月歿、年六十、亮掌修史二十餘年、中間多難、從事修撰者、僅五六年、然方其奉職、早起登館、拮据勞瘁、不少懈怠、其他有息距篇、北島志、亦受烈公命所撰述、又其所自撰、有神記世書、靖海全書、時習錄等數十卷、墓誌○亮常云、大日本史十志中、撰述最難者、神祇地理二志、我先人嘗撰神祇志、亮以爲失於簡淨、於是悉心增補、中途而沒、栗田寬受其後、始卒其功、地理志、亮屬之於延[illegible]、[illegible]拮据數年、略成端緒、國難起、[illegible]罪屏居、寬及津田信存增訂、其後信存沒、予近歲受[illegible]主托、再就編纂、[illegible]業稍就緒、如食貨志、先[illegible]川口長孺撰、亮加增訂、禮儀輿服志、先人撰、原任及寬增訂、陰陽志、伯兄撰、寬增訂、職官志、飛田勝撰、亮子婿增訂、亮所撰諸志、寬加校訂、大抵付梓、大日本史全部竣功不遠、義公之志始成、實可爲天下稱賀也、

飯田忠彥 字子邦 周防德山藩人、本姓里見氏、後出釋褐、於

貝原篤信

有栖川王府、著日本野史二百九十卷、其書繼大日本史後、體裁一皆倣前書、記自明德迄文政、凡四百二十年間事迹、獨力任之、爲若大著述、可謂精力絕倫、唯恨其文稍晦澁不明暢、可惜矣、萬延初有櫻田之變、事連及忠彥、屠腹死、年六十三、明治二年、設祭於京師靈山、尋徵此書、賜五百圓於其家、忠彥亦可以暝矣、人名辭書

貝原篤信 號益軒 仕筑前侯、以博覽篤學、名重海內、又好著書、而救世之心實苦、其所著百有餘種、多書以國字、語極懇切、田夫紅女、童兒隷卒、皆便之、又善修養、投老猶矍鑠、其所屬綴者不少、六十作和漢名數增補、六十七作大和

伊藤長胤

廻、七十四作筑前續風土記及點例、八十四作養生訓、靚志、載胡昭怡怡無不愛、雖僕隸必加禮焉、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篤信謂、胡昭愛敬之德量不可及、如八十讀書不倦、吾雖耄耋、亦日夕手不釋卷矣、是爲可企及、先哲叢談

伊藤長胤 號東涯 維楨長子也、性溫恭謙抑、口不言人過、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有人乞文辭、則無論貴賤長少、黽勉應之、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手不釋卷、每有所得則劄錄之、學問之博、爲我邦儒先第一、著述等身、皆有用之書也、經術湛深、克纘述家學、紀伊侯使使聘之、不就、臺閣公卿往往延致爲客、親執弟子禮、近世

稻生宣義

叢話

稻生宣義 號若水 精本草學、獨步一時、仕加賀侯、食祿三百石、嘗撰庶物類纂一千卷、正副二本皆親謄寫、正本獻幕府、副本納藩府、新井君美稱曰、年未滿五十、而著千卷之書、古今未曾有也、近世叢話

並河永

並河永 一稱五 資性強力、手不釋卷、殆忘寢食、老而不衰、初與弟亮及尚義師事仁齋、後與友人關祖衡慨國朝無地志、發憤修之、草河內志、而祖衡病歿、永欲繼而成之、慮其非躬履不能得實、非官命不能詳致、因乞諸府、府輒許之、於是歷廻五畿、不避艱險、尋古蹟、探名境、多所表章、出入

澁井孝德

六年而輿地通志畿內部六十一卷成、上之、野史引誠所家傳

澁井孝德 號太室 江戶人、以文學仕佐倉侯、講經之暇、好讀野乘傳記、天文以降二百五十年、治亂興廢、博綜無遺、嘗著國史一百二十五卷、品第循環、二十年而五易稿、稿既脫、示之紀德民、德民謂鑒別精嚴、其才識不讓林恕安積覺、先哲叢談後編

中井積善

中井積善詩文雄渾雅健、好述作、綱羅烈祖遺事、而撰逸史十二卷、議論痛切、克極政體、幕府命進納其書、賞以時服、白川侯 定信 當路也、巡視大阪、厚禮引見、使講經義、又諮詢時務、積善退爲草茅危言以獻焉、其所論皆切時事、

蒲生秀實

云、近世叢話 其弟積德著通語十卷、記源平二氏及南朝之事、文字雅健、善摸左國二書、與其兄書相頡頏矣、通語

蒲生秀實 字君平 下野宇都宮人、氏鄉庶孽也、氣宇雄豪、讀書不治章句、恒謂其友曰、吾以編戶餘夫、不能治生商賈、又不欲仕官以干升斗之祿、讀書作爲文章、亦不能與曲學阿世之徒爲伍、獨憤然立志、欲脩贖世之大墜典、以報國恩之萬一、庶幾乎其不忝先祖矣、王政之要、在納民於軌物、俾在上之人明祀典、以教孝敬、四海之內、各以其職助祭、則天祖之所以照臨六合者、萬世無墜矣、秀實聞古先帝王之山陵、或有荒廢者、欲告之當路、以圖修復、躬自

賴襄

歷視其地、參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又著革弊賦役等諸論、號曰今書、以規當世得失、既而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等志、併與山陵爲九志、未及悉成、文化癸酉病役、年四十六、續近世叢語

賴襄號山陽　惟寬子也、幼銳敏、年十四五、一日因暴書、見東坡史論、詫曰、天地間有如此可喜文乎、遂肆力文章、最精於史學、家無藏書、本朝史唯烈祖成績、及藩幹譜而已、終能成外史政記大著作、天保初、患胸痛、居三年、忽發咳嗽、咯血、醫曰、所謂肺血疾不可治也、時方草政記、乃日夜勉強構稿、曰我必欲成之而入地、病既革、曰我死方逼矣、然

猶著眼鏡、手政記、删潤不止、忽顧左右、曰、且勿喧、我將假寐、乃閣筆、不脫眼鏡、而瞑、就撫之則已逝矣、故其記事、多成於病中、而終不得全脫稿也、外史之成、凡經二十年、既成、貎祕之家、白河侯松平定信聞之、卑禮厚幣、以請之、自是遂行於世、行狀

角田簡

角田簡字大可　仕豐後岡藩、爲文學、本姓仲島氏、性好著述、嘗記德川幕府言行、自烈祖迄有德公、及當時列藩之事、凡十卷、曰人鏡錄、又著近世叢語及續編、都十六卷、其體倣世說新語、先是北總人原公道、著先哲叢談、大行於世、其後東條耕、有先哲叢談後編、皆記文學先達遺事也、近世

叢語人
鏡錄序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六終

皇朝金鑑卷三十七

臣道

文學中 詞章 國學 和歌 共五十五條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七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大內酉吉　校

臣道

文學中 詞章 國學 和歌 共五十五條

藤原宇合

詞章 藤原宇合、聖武朝爲參議、兼式部卿、宇合器宇弘雅、風範凝深、博涉墳典、旁達武事、雖經營軍國、特留心文藻、爲當時翰墨之宗、有集二卷傳世、以其爲式部卿、世稱式部家、尊卑分脈

石上宅嗣

石上宅嗣、性朗悟、有姿儀、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光仁朝、官至大納言、自寶字以後、善文者、世推宅嗣與淡海三船、並稱、性愛山水、每遇所適、攬筆成篇、其詩賦數十首傳于世、嘗捨其宅、創阿閦寺、寺內建一院、藏儒書、名曰芸亭、自作記、有欲就閱者、則聽之、其院今存焉、續日本紀

藤原衞

藤原衞、幼穎悟、七歲遊學、以文章生、嵯峨朝對策及第、時年十八、時人比之漢賈誼、文德實錄

小野篁

小野篁、參議岑守子也、岑守爲陸奧守、篁從父客遊、日事馳逐、及還京師、未讀書、嵯峨帝聞之、歎曰、彼人之子、何乃爲弓馬之士、篁由是慚悔、折節讀書、文章冠絕當時、草隸有二王之迹、其在太宰府、唐人沈道固者、聞篁有才思、數以詩賦相唱和、常美其富贍、文德實錄

菅原道眞

菅原道眞、幼而穎悟、貞觀中、擧文章生、宇多帝登用、官至右大臣、道眞能文章、最長詩、仁和中、遊阿波守平某河西莊、賦二十題、食頃而成、文不加點、又爲宮像時、應令賦二十物、立成、妙極其趣、渤海裴頲見道眞詩、以爲近白居易體、醍醐帝嘗書其集後、曰、平生所愛白氏集、今得菅家集、不復開帙、菅家文章及後草　嘗奉詔、與諸儒修三代實錄、又奉詔分類國史、名曰類聚國史、三代實錄 菅家文章

三善淸行

三善淸行、受學巨勢文雄、文雄薦之、曰、才學超越時輩、江談

抄　貞觀中、爲文章得業生、醍醐朝、官至參議、淸行明法律、精算術、博涉經史、旁搜百家、强記洽聞、爲一時之宗、延喜初、詔求直言、淸行上意見封事、凡五千言、不特文章卓絕、其言極切時弊、今古所稱、文已載讜議篇、其所著、有善家集云、本朝文粹 仁和寺書籍目錄

都良香

都良香、左京人、博聞强記、善屬文、弱冠入學、此時士習矜伐、妍媸不分、良香嫉之、著辨薰蕕論、爲世所稱、淸和朝對策及第、聲譽益著、時論謂其文章得之天性、都氏文集 江談抄　良香嘗遊竹生島、得三千世界眼前盡之句、對未成、島神賡曰、十二因緣心裏空、時人異之、卒年三十六、江談抄

紀長谷雄

紀長谷雄生而穎敏、受業大藏善行、（本朝文粹雜言奉和）未及知名、一日諸生羣飲賦詩、島田忠臣獨賞長谷雄詩、有風骨、自是才名日著、人或惡之於善行、沈淪積年、貞觀末始補文章生、既而遊菅原氏門、道眞未奇之、適見其宴集詩、嘆曰、不意詞藻至此、後屢相唱和、（本朝文粹）醍醐朝、官至中納言、（日本紀畧）長谷雄文藻富贍、爲衆所推、詔敕表牋、多出其手、世稱紀納言、（朝野群載）及道眞執政、每有文會、必先屬長谷雄起草、嘗侍內宴賦詩、道眞執其手曰、元白再生、何以加焉、（本朝文粹）

菅原淳茂

菅原淳茂、道眞子也、才藻頗有父風、大江匡房嘗謂儒家不墜家聲者、唯都在中、及淳茂等三數人耳、（江談鈔）宇多法

皇嘗賞中秋於亭子院、召文人賦詩、淳茂作序、（本朝文粹）法皇見淳茂詩、嘆曰、恨不使故右相見之、延喜八年、渤海貢使裴璆來朝、時淳茂爲掌客使、以詩與璆酬酢、初貞觀中璆父頲奉使來朝、與道眞唱和、及是淳茂詩言及先人時事、璆讀感泣、異域之人、兩世邂逅、人以爲奇、（江談鈔）

菅原文時

菅原文時、淳茂兄子也、（系圖）博洽能文、天曆中、敕文時等上封事、言闕政、文時條陳三事、禁奢侈、停賣官、懷遠人、言甚剴切、（本朝文粹）一日內宴、命群臣賦詩、帝作先成、頗自負、及文時詩成、帝以爲絕唱、因命文時評其優劣、文時曰、聖製固優、帝強問、文時曰、臣作實上聖製一等、乃逃、帝益欸賞、（江談）

大江朝綱

鈔

大江朝綱、延喜末爲掌客使、渤海使裴璆之還蕃、朝綱作序送之、璆大嘆賞、後中國人往渤海、渤海人問江公既爲相否、曰未、曰大邦何以不重文才、（著聞集）

大江以言

大江以言受業藤原篤茂、（江談鈔）對策及第、任文章博士、兼式部權大輔、時藤原道長威勢翕赫、以言嘗作詩譏之、云、鷹鳩不變三春眼、鹿馬可迷二世情、道長銜之、以言沈滯年久、一條帝欲擢用、道長沮之曰、斯人即作鹿馬惑二世詩者也、帝乃止、當時以言與紀齊名、及從姪匡衡並稱云、（江談抄、本朝文粹）

慶滋保胤

慶滋保胤、潛心文學、（今昔物語）遊菅原文時門、才識日進、奉試登科、聲名冠絕當時、（古事談）具平親王好文、從保胤學、（今鏡）一日歷問當世文人、保胤對曰、大江匡衡如鋭卒數百擐甲、策駿馬而過淡津之濱、其鋒森然、少敢當者、紀齊名如雪朝坐瑤臺而彈箏、大江以言如白沙庭前翠松陰下奏陵王舞、（古今著聞集）任大內記、身雖立朝、而志在山林、（今鏡）華山朝遂剃髮、改名寂心、世稱內記入道、（今昔物語）

新井君美

新井君美、幼時父母拉觀戲劇、一一記認歸語之、次序一無所違、父異之曰、是兒非常、他日當於文事發、天和二年、韓使來聘、君美年二十六、乃輯錄舊所作詩、因對馬文學

日下

西山健甫乞韓人改竄、韓使嗟賞焉、爲作序復之、江村綬曰、白石天授超凡、辭藻絕塵、誠不可及、近世叢語

君美少時冬日訪林學士、學士書容寄二字、請詩、容寄國香雪也、君美悟其奇、句句用吾邦故事、立賦一律、曰、竹下瓊鋒初試雪、紛紛五節舞容閑、一痕明月茅渟里、幾片落花滋賀山、提劍膳臣尋虎跡、捲簾清氏對龍顏、盆梅剪盡能留客、濟得隆冬無限寒、備忘錄

室直清

室直清、號鳩巢 備中英賀郡人、幼而聰悟、年甫十五、官加賀侯、受命、入木下貞幹門、自是學日益精、文日益進、木門原多俊傑、而皆爲直清讓席云、後出仕幕府、直清堅守朱學、

詞章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七　七二

與物茂卿之徒、互相輕平野玄仲、一日來見、出其得意文一篇、求刪正、直清讀之、一過稱善、玄仲强乞正、乃削二十字、更增五字、玄仲不喜而去、翌日質諸服部元喬、元喬不得決、焉又質諸茂卿、茂卿視其所竄改、曰、如此而後成文、於是其徒始重直清云、近世叢語

服部元喬

服部元喬、號南郭 平安人、幼頴敏、善和歌、年十六、事柳澤侯、見物茂卿、大悅其學、晝夜切劘、茂卿稱以妙才無雙、纔過三十、致仕、專攻詩古文辭、下帷授徒、年老剪裁益精、詩文彙富嬌嬌、於物門、故後世語文辭、則必先稱元喬、至今不衰矣、近世叢語

大串元善

大串元善、號雪瀾 京師人、幼聰悟絕倫、過目成誦、年十三抵江戶、水戶義公愛其才、給以廩祿、使就人見傳肄業、既而學問大進、議論夐出人意表、藻思敏贍、有青藍之稱、既長與脩國史、元善嘗承命、部分館庫藏書、作彰考館總目、本邦之書標以十二支、異邦之書標以八卦、而十二部各冠以小序、元善作十二篇小序、一夜而成、義公大嗟賞焉、元善長於編輯、安積覺嘗稱爲劉道原揚曼碩之流亞、文苑遺談

祇園瑜

祇園瑜、號南海 紀伊人、天資雋妙、嘗自試其才、一夜賦得五律百首、人或疑爲宿構、乃延客立題、飮酒談笑而起草、自

詞章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七　七三

日中及夜半百首復成、無一句踏襲前詩、由是名譟於四方、時年十八矣、木下貞幹贈詩曰、十八山東妙、聲名世共聞、巵言甜若蜜、藻思涌如雲、人稱斗南一馬空冀北群、百篇不移日、行看任斯文、先哲叢談 近世叢語

梁田邦美

梁田邦美、號蛻巖 抱才不遇、厄窮殊甚、書篋中除四子、外有詩韻一冊、徐文長集半部耳、適會大雪、憶文長詠雪詩、乃繼五十八韻、幽若險澁、不讓文長、邦美詩材巧妙、變幻百出、奇正互用、而極力鍛鍊、兀兀不休、自少至老、詩體屢變云、近世叢語

秋山儀

秋山儀、號玉山 豐後鶴崎人、事熊本藩、爲儒官、儀爲學、極尙

該博、不欲自建門戶、工詩古文詞、嘗登富士山、爲記三千餘言、其文瀏暢、服部元喬稱之曰、自天地有富嶽、乃始有此文、苟神而不文則已、群玉之圃、一題名山、萬古愈增顏色、若夫木華之神、則固當粲然啓玉齒、爛而詩名最顯、爲詩一字不苟、其或未穩、沉思累年、定後出之、嘗語人曰、天下不乏作者、不如余之善思也、（近世叢語 先哲叢談）

山本信有

山本信有、（號北山）文章以韓柳、爲標本、詩以清新、爲宗派、是時操觚之士、承物徂徠餘風、詩文宗李王者、尚猶爲盛、信有因爲作詩志彀、作文志彀二篇、排擊李王七子之陋、學者翕然信從之、當時宗工、遂推爲文壇盟主、於是海內詩文、靡然一變、（續近世叢語 續先哲叢談）

市川世寧

市川世寧、（號寬齋）上野甘樂郡人、仕富山藩、爲儒員、世寧學博才敏、最長乎詩、清麗奇峭、無所不有、初爲樊川一變而香山、再變而劍南、務又鎔陶諸家、別出杼軸、亦非一體、後進推以爲領袖、承其指畫、能成家名世者、小島梅外、柏木昶、大窪行、菊地桐孫等數人矣、（續近世叢語）

菅晋帥

菅晋帥、（號茶山）備後神邊人、少入京、從學那波魯堂、晋帥長於詩、詩名尤高、福山侯初不聞其名、後在東見學士林衡、衡話次論詩、曰、方今海內詩、無出菅晋帥右者、侯聞之、始知其爲采邑人、於是命吏訪問、得學行兼茂狀、欲擢用之、

辭不出、其詩務敍實際、而不苟作、淡雋穩秀、不見艱苦態、賴惟柔曰、近世詩體一變、然論其洪纖兼舉、風格高邁者、識者獨推茶山云、（近世叢語）繼晋帥有詩名者、安藝有賴惟柔、京師有賴襄、西有廣瀨建、東有梁川孟緯、最後有廣瀨謙、其作未必出晋帥下、唯至詠史作、則賴襄獨步古今、亦非諸子所及也、

中井曾弘

中井曾弘、（號蕉園）積善長子也、爲人口吃、文藻敏捷、今古罕比、一日讀祇南海一夜百律、歎其敏捷、或曰、子之所絕望與、曰未、我朞月學律詩、於爲南海何有、是時適病數月而起、仲春之望、欲自試賦才、積善乃於天象地理草木禽獸蟲魚器用人事、各擇其一、以命一宵十賦之題、曾弘自午至子、完爲十篇、如素構、初不竄定、或曰、是無乃偶然乎、曾弘聞之、初夏之望、又請父曰、日有十賦之命、兒不肯幸不墜其命矣、今欲再試以結豎子之舌、積善因撰人事十題、以付焉、則如期而成、猶前宵也、於是知不知、莫不嘆伏焉、時年二十六、（續近世叢語）

藤田一正

藤田一正、（號幽谷）家業商、居水戶下谷、一正幼而穎悟絕人、初受句讀於志水元禎、日誦數百言、後師立原萬、學業日進、年甫十三、爲長赤水審序、人皆嘆異、稱爲神童、萬奇其才、薦爲史館生員、時年十五、又著讀孝經、長久保玄珠示

會澤安

之、清人程赤城、赤城大嵯貢、致書云、以吾土之大、妙年屬文、固不乏其人、然至論經義、則寥寥尠聞、貴國得才、實可貴也、（文苑遺談續編）白川侯（樂翁）聞其名、介立原萬、請觀其文、一正爲著正名論數千言獻之、時人驚歎、時年十八、

會澤安（字伯民）受業於一正、刻苦讀書、文化三年、魯西亞人寇蝦夷諸島、於是國內騷然、知外寇可警、仙臺人林子平、著外國兵談、論防禦之術、安則推本天祖建國之意、專論外寇之事、著新論五篇、其後二十年、又有亞米利加入品海之事、於是國國爭講海防策、闡西後進、崇奉其論、目以大保學首、唱尊攘之義、鳴幕府優游不斷之罪、終之覆幕府、而止、是未必在安之本意也、

賴襄

賴襄年十三、其父惟寬祇役在江戶、襄作詩、寄之、學士柴邦彥見之、大歎賞曰、千秋（惟寬字）有子、襄常用心於經濟、弱冠後擬蘇氏策論、作新策十餘篇、晚歲頗刪潤之、即通議也、襄嘗在晋帥塾、故其詩亦務叙實際、不事虛設、尤長於歌行、嘗詠史、雅言曰、余不欲詠物、詠物不若詠史、史中有無數好題目、（行狀）先是、太田元貞嘗曰、當今之文章、以因是一齋、爲冠冕、因是早沒、其名不大著、一齋特有盛名、一時推爲巨擘、次之者爲安積思順、最後有鹽谷世弘、安井衡嘗語予曰、君不見宕陰文耶、勝一齋數等、予不然之、然不欲與先輩爭論、默而止、後遇清人黃遵憲、問二人優劣、曰、一齋勝宕陰、第規模不宏、以予觀之、近世文章精練、以一齋爲第一、練磨之至、却乏生氣、是其所短、宕陰稍有生氣、是蓋安井氏之所取、在京都、則以賴襄爲第一、其文以才勝、然乏端莊森嚴之氣、其他安藝有坂井公實、伊勢有齋藤正謙、土井恪、是又其次也、恪爲人偏僻、喜讀戰國諸子之文、其學其文、亦克類諸子、刻厲峻切、非唐宋以下古文、實西漢以上諸子文也、

和歌 和歌猶漢土詩、故在我邦、則興感群怨、莫善於和歌、何者、我與彼言語風土已異、縱誦古詩、諳六義、未必能感

柿本人麻呂

大伴家持

發人志意、至於和歌、則武夫悍將爲之投兵、野老田婦爲之下泣、有罪者以之生、含寃者以之白、九重之主亦霽其怒、者往往有之、其能感發人心者、在此不在彼、是風土之所以使然、而非詩之與和歌有別也、

柿本人麻呂、事持統文武二朝、妙作和歌、世稱歌聖、獨步古今、同時有山部赤人、與人麻呂齊名、論者以爲人麻呂難立赤人上、赤人難立人麻呂下、後世稱爲和歌之仙（萬葉集、古今和歌集兩序）

大伴家持、桓武朝、爲持節征東將軍、家持善和歌、撰萬葉集二十卷、上自雄略、下迄廢帝、所收凡四千餘首、蒐羅該

博足以觀民風。先是篇詠未有成書。後世言和歌者、取以爲模範焉。（日本史）

藤原忠通

藤原忠通、鳥羽朝爲關白、世稱法性寺關白。性謹寛、善賦詩、屬文、夙嗜和歌。風格高古、至其秀逸、殆不在人麻呂下。（井蛙抄）

源俊頼

源俊頼、仕堀河鳥羽崇德三朝、任右近衛少將。多才藝、（中右記）最善和歌。苦意刻思、不輙下語。凡有感觸所得者、往往書藏之、時出而用之。以故無苟且艱澀之失、造意新奇、體製温雅。一時士人推爲宗師。（參取八雲御抄今鏡鴨長明無名抄）每有乞題詠者、稍覺其難、則先使家人子弟作之、而擇其詞意可採

者、潤色以爲己作。以故俊遍甚多。（後鳥羽帝口傳）藤原俊成嘗曰、俊頼之歌、鍛鍊精巧、無疵瑕之可指。（鴨長明無名抄）

藤原俊成

藤原俊成、幼而聰慧、善和歌。（鴨長明無明抄）常曰、歌之佳處、在得大體而已。不可務爲雕刻組織。譬諸畫工圖物、倘徒事丹青爛絢、則反使人厭之。要自然而有味、是爲得之。（清案抄）其作和歌、凝然静坐、未嘗有惰容。及成、雅淡深邃、語熟意婉。後鳥羽帝最愛之。（後鳥羽帝口傳）

藤原定家

藤原定家、俊成子。夙以和歌發名。（清案抄）頗涉獵史傳、又能詩。（明月記）而和歌之才、得之天資。縱横馳騁、曲盡精微。且受家學、奥義祕説、無所不究。（正徹物語）當時作者輩出、然定家視之蔑如。（明月記）後鳥羽上皇嘗曰、定家之歌、非人之所能摸倣。何則專尚流麗、不主意味。蓋彼以逸群之才、巧於結構。是以克濟其美。如使骨力輭弱者作之、則索然無味也。（後鳥羽帝口傳）

藤原家隆

藤原家隆、幼而穎敏、學和歌於俊成。俊成曰、此子後必爲歌仙。（清巖茶話）後果與定家並稱。攝政良經嘗問曰、當世歌人、誰爲第一。家隆默不答、出一帖於懷去。視之、定家之歌也。（十訓抄）及定家奉敕撰新敕撰集、採家隆歌最多。其相推許如此。（正徹物語）後鳥羽帝問良經曰、朕欲學和歌、誰爲師者。良經薦家隆曰、斯人當世之人麻呂也。（古今著集）家隆覃思篇詠、

前後所作、凡六萬首。（清案抄）

藤原貞宗

藤原貞宗、少居延暦寺、略通佛氏學。剃髮號泰尋。又往高野山、更號頓阿、或感空。（二階堂系圖）後住京師、工和歌、兼能書。（園太暦）時卜部兼好、及淨辨、慶運、以和歌與頓阿並稱、世謂之四天王。頓阿嘗與兼好慶運等會作和歌、探題各作六首。頓阿偶有故歸家。開題一見、而直出慶運密換以己題。頃之頓阿至、構思既成、援筆欲書。皆非前題。然從容無怪色、别賦六首。歌皆佳絶。滿座相顧、以爲不可及也。慶運曰、吾向不爲戲、安得見其絶技邪。其敏捷率此類也。（正徹物語）

太田持資

太田持資、寛正中上京、謁將軍義政。時有勅問武藏野、持

資乃詠和歌奉之都由於加奴加多毛阿利計利由布多知乃久毛與利比呂幾武佐志乃乃波羅其後又敕問其景色持資又奉和歌波我以保和末都波羅都都幾宇美知加久不慈乃多加爾毛乃幾波爾曾美留帝總賞賜御製和歌武佐志乃波加留加也登乃美於毛比志爾加加留已登波乃波奈毛佐久羅牟（備忘錄）

雨森東

雨森東（號芳洲）京師人後爲對馬侯文學東爲人篤實甚有精力到老不衰年八十一始志於和歌曰苟欲作和歌不可不讀古歌乃讀古今集一千遍既又立志作和歌一萬首前後四五年卒其業云以年八十八歿（近世叢語）

富士谷成章

富士谷成章（號北邊）皆川愿弟也出繼富士谷氏才氣絕人廣涉經史自以不及兄別治國史歌學自成一家愿嘗與淸田絢會其家席上出百題各作五言律自午至子爲限愿詩先成絢次之成章尙下筆不輟二子謂成章之敏捷今日何後吾輩既成皆副以和歌於是滿坐驚服（續近世叢語）

梨木祐爲

梨木祐爲京師下加茂神官也從大納言冷泉爲村學和歌才思敏捷嘗自朝至暮作千首以奉納住吉宮如此者二精力無比自少至老作和歌凡八萬首（續近世叢語）

小澤玄中

小澤玄中（號蘆庵）尾張人後居洛東岡崎村初玄中以擊劍遊歷諸州後入冷泉家門以和歌鳴於世與上田秋成伴蒿蹊橘千蔭香川景樹等爲友天明中罹災屋宇焦土移居太秦地藏堂詠歌加妙賴襄云杜詩以夔州爲上乘蘆庵翁和歌爲當代第一而其避災寓太秦稱最深妙故太秦者蘆庵之夔州也享和初死年七十九（古學小傳）

村田春海

村田春海從加茂氏學我邦古言之義又善和歌與加藤千蔭齊名並稱江戶宗匠春海又潛心於漢籍好作詩文初師服仲英後就皆川愿學故其作國文也取法於彼邦之文別開一派和學者推爲不可及焉春海嘗云我邦之所道周公孔子之道舍周公孔子之道而別取道於我太古吾未之聞也故和字非我字假漢字充我音也衣服冠冕皆隋唐制度也百官有司皆學唐制稍變之也律令格式皆摹倣唐制也博士立明經文章天文陰陽律算音諸科不立和學歌學博士和學歌學之名考之古未之有也和學者儒者之通本朝典故言辭也已歌學者儒者而作歌也已吾儕雖庸陋亦儒也儒而作歌者也本朝制度文物已皆奉周公孔子遺法而其信佛者亦多自中古以來非儒則佛舍此二道而別建道吾未之聞也今之和學者恥我邦別無道牽強附會妄引我古史欺人欺己吾安得不辨之哉（續近世叢語）

橘千蔭

橘千蔭、江戸人、（字徳與麻呂）加藤氏、其父枝直爲幕府與力隊、甚喜和歌、與加茂眞淵友善、千蔭蚤就父學和歌、師事加茂氏、後承父職、雖吏務叢冗、不廢文雅、研覃不懈、天明中以疾辭職、乃肆力於所好、精我邦古言之義、又善和歌、老而業逾進、名益顯、於是自貴冑權戚、以逮僧祝婦女、爭入其門、承其指讃、千蔭又稱墨妙、其所書即扇頭紙尾、人爭珍之、文化五年死、年七十四、有集號朶花編、（續近世叢語）

荷田春滿

荷田春滿、大倡國學、視我邦中葉以來敎化陵夷、滿靡爲風、或假和歌爲花鳥使、憤然有激頹波廻倒瀾之志、終身不作戀歌、（續近世叢語）

加茂季鷹

加茂季鷹、（號雲錦亭）山本氏、京師上加茂祠官、初入有栖川職仁親王門、脩詠歌、後游江戸、結交加藤千蔭、學益進、其名振海內、雖樵夫牧童、無不知其名者、於是來請詠歌揮毫者爲市、又善狂歌、入其門者、上自貴介公子、下至劇場俳優、名聲高於世、如季鷹者殆希矣、天保十三年死、年九十一、（鑑定便覽）

香川景樹

香川景樹、因幡鳥取人、荒井氏、後詣京師、從香川黃中、受和歌、黃中知其不凡、養爲子、事德大寺家、著古今集正義、多古人未發之考、遂成一家、至江戸、專唱其說、詠歌則祖萬葉集記紀歌等、憲古今集及後撰拾遺等、古乎其意、今乎其詞、得貫之躬恒神髓、不襲其面貌、優美雅健、無草莽麤率之氣、意新而巧、不墜新古今徵書記牙後、近時於此道、特推翁爲巨擘、海內歌風爲之一變、後西歸、居鴨河西涯、講歌書、敎授門人、及其門者至一千餘、天保十四年死、年七十四、（古學小傳）

國學

古者和學之名無聞者、何夫所謂和學者、在知古言講古典也已、　皇朝之盛也、各有其職、固不待在野之人、鎌倉以後、武斷爲政、不知文物典章爲何物、況於古言乎、元和建櫜以來、始有講古言古典者、講古言者以釋契冲、爲首唱、（村上帝詔源順等、訓讀萬葉集、藤原基俊、又爲訓點、其後龜山帝時、有僧仙覺者、亦通萬葉之學、爲之訓點、徒或傳之、然經足利氏亂、三百餘年而始有契冲、故以爲首唱、蓋無大不可也、）繼之有加茂氏、有本居氏、於是和學之名始成、然推本言之、講古言者、以水戸義公爲始、義公苦萬葉集難解、托契冲爲萬葉集注釋、契冲爲作代匠記、是契冲注釋出義公慫慂也、若夫講古典者、法印夕庵憾禮樂舊典廢、勸織田公興之、公乃使夕庵及菅屋貞顯掌焉、其後義公恨古典廢缺、命其臣選禮儀類典、因是廢典再興焉、所謂講古典者、亦宜以義公爲始也、講古言究古典、道乃在其中也、今至其末流、喧囂傳會、動以神世之事藉口、予不知其何謂也、

釋契冲

釋契冲、俗氏下川氏、攝津尼崎人、契冲生五年、母閫氏口

下河邊長流

授百人一首和歌，旬日能記，父亦試讀實語教，不日又記，契冲恒有出家之志，後遂師事本州今里妙法寺手定密師，受般心教，讀四五遍，背誦暗寫，時年十一，及手定寂，遺命居妙法寺，契冲非其志也，然以老母在今里，不得已而往焉，傍構一室，移母孝養，又好國學，作和歌，其所發揮，識見卓絕，悉得肯綮，其說曰，和歌皆我邦語，而邦語有雅俗焉，有古今焉，雅俗也易辨，古今也難析，苟欲知古言，萬葉集足以徵焉，是時水戶侯（光圀）方恨萬葉集世無善注，其詞不明慨焉，有爲注釋之意，遙欽契冲聲譽，欲召託其事，固辭不就，而心喜侯之盛舉，爲作萬葉代匠記廿卷，總釋二

卷，侯讀之，大嘉其卓見，乃賜白金千兩，絹三十匹，契冲悉散贍貧乏，脩塔廟，一錢尺帛不蓄也，侯又讀古今餘材抄，益奇之，賜書召之，不應，及母死，退院卜居難波東高津，號圓珠菴，屏謝俗客，消脩自適，著書十餘種，水戶侯贈問不絕，元祿十四年年六十二寂，（近世叢語）

下河邊長流，（名共平）本氏小崎，大和宇田人，自少好國學，善和歌，旁及儒學，中占居大阪南難波邑，終身潔居讀書，自適，若萬葉集古今集及勢語，皆能諳記不跌一字，與浮屠契冲爲方外交，水戶義公厚禮聘之，不應，貞享三年歿，年六十三，（人名辭書）

荷田春滿　荷田御風

荷田春滿，羽倉氏，世爲洛南稻荷山祠官，春滿夙抂冠，讓弟祠務，大倡國學，以復古自任，於神代卷萬葉集大有發明，遂爲一家言，又精覈國史律令格式等書，世稱羽倉學，大行一時，有德公聞其名，召之，辭以老而請建國學校於京師，竟卜收於東山，罹病不果，君子惜焉，（續近世叢語）

荷田御風，在滿（春滿養子）之子，性强記，一過目，終身不忘，嗣家學，在江戶，從遊者甚多，人勸之著述，答曰，家學既及海內，吾今何以著述爲，家甚貧，然繼祖考志，不欲受諸侯祿，豊前岡侯仍招爲賓，居邸中，然不受祿，天明四年死，岡侯感其節操，反祿其子云，（續近世叢語）

加茂眞淵　本居宣長

加茂眞淵，（號縣居）通稱岡部衞士，遠州濱松加茂社祠官之子，受業京師荷田春滿，學成，教授江戶，名聲藉甚，田安納言（宗武）聞其名，聘之，寵遇特厚，後致仕，益用力，研磨礱勵，和歌倣萬葉集，文章用古躰，古學之普行於世，詠歌之復古昔，一由眞淵之力，以故海內國學家多立其下風，人皆稱曰，眞淵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眞淵亦曰，契冲墾闢之，不學樹藝而寂，我師春滿未畢刈穫而逝，刈穫之功蓋自任也，傍能漢學，又書法超凡，如上代書風，明和六年死，年七十三，（人名辭書）

本居宣長，（號鈴屋）伊勢松阪人，幼齡英特，好讀書，及稍長，如

京師、從堀景山受儒業、旁學醫術於典藥武川法眼、既而歸鄉、以醫爲業、初宣長讀僧契冲所釋歌書、而悅之、於是奮然立志、欲再明吾邦之教、潛心古書、涵泳有年、比壯、加茂眞淵奉田安公旨、覩山城大和伊勢而東歸、宿於松阪、宣長即往執謁、問古言之義、遂爲弟子、數數寄書叩問疑義、後被紀州侯召、往和歌山、說書君前、侯乃命綴閣中醫班、賜俸若干、殊見寵異、宣長又應人乞、數之京、講說古書、聽徒甚衆、臺閣搢紳、微服而來聽者亦有之云、享和初沒、宣長博學強識、一守加茂氏之教、連著書以詘堯舜周孔、識者憫笑其狂妄云、續近世叢語

西山正

西山正、號拙齋 備中鴨方人、幼穎悟、負笈遊大坂、學醫術於古林某、學儒業於那波魯堂、又學和歌於紀美鑛及僧澄月、本居宣長名善國字訓詁、連著書以詘堯舜周孔、拙齋夙惡之、晚偶讀萬葉諸書、益知其言無所根據、乃擬山上億良作反惑歌、附別錄一卷、以駁其說、近世先哲叢談

伊勢貞丈

伊勢貞丈、稱平藏 家世仕幕府、領千石、享保中其兄早沒、家絕貞丈別賜三百石、爲小姓組、幼而講家學、博覽宏通、中世以後武家制度典章、至器械服飾等之微、無所不研究、考據精密、其所著書凡一百五十種、蓋貞丈之學、一種國學、與眞淵本居等、異其撰、然不得不推爲大家也、古學小傳

塙保己一

塙保己一、號水母子 武藏兒玉郡保木野村人、本姓荻野氏、幼失明、至江戶、受業萩原宗固、後游縣居翁門、安永四年、爲勾當、嘗編群書類從、後爲檢校、文政二年、群書類從前集六百卌五卷刻成、保已一恨保元以降諸家記錄雜書大率湮沒不顯於世、搜索海內、從獲者凡一千二百七十三種、皆加校訂、各以類編纂、經三十九年、始成、數百年來先修著書廢棄者、因是舉、廣傳於世、先是又編續集、得二千百三十種、類集爲千百八十五卷、是乃異邦所謂叢書也、我邦古來大部書、滋野貞主秘府略一千卷、藤原敦基柱下類林三百六十卷、藤原通憲法曹類林二百三十卷、而今皆不傳、保已一以盲人、作若此大著述、實冠絕古今、又著史料宇多天皇記二十冊、文政四年死、年七十七、參取古學小傳群書一覽、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七終

皇朝金鑑卷三十八

臣道

文學下　歐學　書法　雜記　四十九條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八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德進　校

臣道

文學下 歐學 書法 鍾記 共四十九條

歐學 往時我邦許和蘭互市者、其意在探知泰西事情、拒耶蘇之害、新井君美問歐人、著采覽異言、亦在察宇內形勢、其後講蘭書者、在專講醫方、天保中江川英明、及佐久間大星等、講蘭書者、在講武備砲艦之制、至今日則大之、刑政、小之、交易、日用器什、皆無不摹倣焉、改正朔、易服色者、古人所重、今皆變更無餘、所餘者士人之言語與衣服焉耳、近者讀學藝志林、言歐學未必始於源君美、要之當王仁之前已有漢學、然以君美王仁、爲二學之祖、亦無大不可也

青木敦書

青木敦書號昆陽 武藏人、以大岡忠相薦、仕有德公、後爲書物奉行、當時未有講和蘭之學者、敦書獨以爲其說必有可收用者、而和蘭之字、蚊脚蟹行、未易通解、於是或之長崎、質譯者、或博考其書、遂粗獲了會、歐學之闢、不得不本敦書、大規玄澤曰、和蘭學之一塗、草創新井君美、中興於青木敦書、休明於前野良澤、隆盛於杉田玄白、故近時從事於斯者、皆莫不溯源於四先生焉 先哲叢談

同上

前野良澤

前野良澤、爲中津藩奥平侯醫員、受業吉益東洞、外舅宮田全澤嘗諭良澤曰、爲男兒者宜爲人之未爲、以率先一世、居江戸中津侯鐵砲洲邸、一日同藩士坂江鷗講蘭書零篇、來示曰、讀之得解其意耶、良澤默然、心竊謂、彼人也、我人也、有彼獨能之、我不能之理乎、吁余得通此書、傳之於世、則舅氏所謂、率先一世者、或庶幾乎、於是大發憤、欲從事蘭書、而聞青木昆陽通曉蘭書、執贄其門請敎、時年四十七、昆陽嘉其篤志、悉授其所學及和蘭文字略考、且敎授讀法 良澤碑文

同上

良澤明和末乞暇、游學長崎、便道詣太宰府、拜菅廟、誓神期終其業、既往、就譯官吉雄楢林二氏、學蘭語二百餘言、且購蘭書人身內景說、歸與杉田玄白、就小塚原刑塲解剖刑屍、檢之與圖說一一符合、益服洋學精密、於是玄白與中川淳庵、桂川甫周、嶺春泰、烏山松圓、桐山道哲等、刻日會良澤家、推良澤爲長、創翻譯業、遂竣其業、名曰解體新書 良澤碑文

同上

良澤後再遊長崎、得和蘭字書醫術算術等書數部、歸、彼此對譯、欲以便蘭學、杜門謝客、潛思數年、乃著和蘭譯文略、蘭譯筌、助語參考、古言考、點倒考、八種字考、字學小成

等書、以爲初學階梯、桑名侯樂翁屢延良澤、問和蘭風俗制度、良澤後復著蘭語隨筆、思之未通、管蠡秘言、仁言私說、駁庸醫、諳星考、輿地圖編、地學通、魯西亞本紀畧、魯西亞大統畧說數篇、實爲蘭學先進、享和三年十月沒、年八十

一良澤碑文

杉田玄伯

杉田玄伯、名翼 家世爲小濱藩外科醫、少入幕府醫西玄哲門、從宮瀨龍門、受經史、於是專講外科、將爲一家、開業日本橋通街、居十年、父沒、益欲擴張家學、以謂、世間所傳和蘭瘍科出譯官手、不足確信、纂集漢書切要外治者、曰瘍科大成、其後譯官西幸作、從和蘭貢使來、玄伯就其旅館、受蘭語、幸作又善和蘭外科、乃執弟子禮、學習無虛日、幸作示一書曰、是昨年舶來外科書也、玄伯受而披之、感其精妙、手摸寫之、明和八年、蘭人又來、同僚中川淳庵就其旅館、借內景圖說、示玄伯、玄伯貧不能購、藩侯購之、賜玄伯、玄伯日夕撿其圖、疑與古傳說有異、欲撿之實物、乃與同志數人、解剖刑屍於小塚原、把人身內景圖說、對照、一一符合、以故益服其精密、遂欲翻譯是書、以資治療、乃與淳庵、桂川甫周、嶺春泰、鳥山松圓、桐山道哲等、相與刻日、會前野良澤家、創翻譯業、推良澤執牛耳、玄伯在傍筆記之、凡經三年、改稿十一回、乃發刊、名曰解體新書、安永三

年、獻之幕府、移居濱街、乞治者盈門、後又得外科集成一大部、譯創痍瘡瘍二篇、晝夜勉其業、遂發病、不能復從事、於是使門人大槻玄澤卒其業、名曰瘍醫新書、文化十四年病死、年八十五、人名辭書

桂川甫周

桂川國瑞 甫周 以瘍科世仕幕府、國瑞與中津前野達小濱杉田翼津山宇田川晉等共講洋學、寛政中、俄羅斯國護送漂民至長崎、遞送抵江戶、文恭公臨訊其狀、漂民云、俄羅斯國頗詳我邦風俗、且知有桂川先生者、適國瑞侍側、左右指曰、彼爲桂川先生、公大嘆賞焉、洋學之興、國瑞尤有力焉、然至醫術則唯用之治瘍耳、門人有吉田某專據其法、爲內治、國瑞禁之曰、西洋萬里、風土既殊、人身氣體、又自不同、治法藥物、亦必與邦人異、宜不當以彼概此、且本邦內治方術既備、何必資諸西洋、徒標新異、以駭俗觀聽、無爲也、皇國名醫傳

大槻玄澤

大槻玄澤、號盤水 父玄梁以醫仕一關侯、玄澤幼有異稟、伯父清慶奇之曰、此兒必興家、年甫十三、師事建部清庵、聞杉田玄伯唱和蘭醫術於江戶、往師之、又遊長崎、益究蘭學、時中津侯邸、又有前野良澤、以蘭學鳴、玄澤往懇請教、良澤感其篤志、爲開示奧旨、玄澤精蘭學、實始於此、天明六年仙臺擢爲侍醫、文化五年幕府命翻譯蘭書、仙臺侯

命進班番頭次席、增祿、至三百石、十年病死、年七十一、玄澤著書宏富、凡三百餘卷、有蘭學階梯、環海異聞等、又重訂解躰新書、閱二十年、就最其所悉力云、玄澤墓誌

箕作阮甫、其父大菴、爲津山侯侍醫、阮甫幼而穎異、繼父爲侯侍醫、從侯來江戶、時同僚宇田川玄眞、主張和蘭學、阮甫大服其說、遂學西洋醫術、天保十年、幕府命譯解蘭書、嘉永六年、魯西亞使來長崎、幕府遣筒井肥州、川路左衛門、阮甫受命隨行、明年幕府又於下田締結條約、阮甫與其議、後擢爲幕臣、無幾病死、年六十五、所著有海上砲術全書、日本風俗備考、八紘通誌、八紘勝覽等、阮甫養子

省吾、從父受蘭學、脩醫術、阮甫愛其精敏、以季女妻之、省吾著萬國全圖、坤輿圖識等、大行於世、事實文編

坪井信道、號誠軒、美濃池田人、初從秦滄浪受學、又從宇田川玄眞受洋醫術、玄眞憫其廉而貧、置塾中、給衣食、信道於是得專力其業、遂爲玄眞高弟、開業深川、乞治者盈門、其治於貧人、自藥物至米鹽薪炭、皆賑給之、文人墨客則不受其謝金、有人以物品報其恩者、已又必以物品酬之、其耿介如此、長州侯聘之、爲侍醫、累加俸、至三百石、又能教育人材、從受業者數百人、靑木周弼、川本幸民、緒方洪庵、杉田成卿、黑川良安、赤澤寬堂、廣瀨元恭等、皆出其門、

信道與伊東玄朴、戶塚靜海、稱洋醫三大家、嘉永初沒、年五十四、洋方醫傳

緒方洪庵、父惟因、足守藩人、洪庵爲其季子、洪庵身體羸弱、不勝武藝、常有方技之志、歲甫十五、從父在大坂、從中天游學西洋醫術、天保二年東遊、入坪井信道門、勤勉不懈、學大進、後從宇田川玄眞受教、居七年、遊長崎、就蘭人學三年、遂開醫業大阪、乞治者日盈門、生徒亦月增、時諸侯東覲、經大阪、罹病者、皆來請治、藩侯嘉之、命爲侍醫、文久二年、幕府徵洪庵爲侍醫、明年病沒、年五十四、名士多出其門、佐野常氏、福澤諭吉等是也、洋方醫傳

小石元俊、若州小濱人、幼從父居大阪、屹如成人、欲識天文地理萬物生育之理、每日暮獨立櫓下、仰觀天象、父奇之、謂曰、今日濟世、醫術爲最、乃使從淡輪元潛學古醫方、元潛一見知其奇才、後勸從長門永富鳳學、在其塾、與龜井道載、小田亨叔、共稱三傑、恒謂陰陽五行之舊說、固不足據矣、欲知病理、則不可不知生活之源、生活之源在天地之煦育、是以欲明醫理、則不可不究天地之萬物之體、乃潛心思之、人或以爲狂、或以爲愚、而不少介意、於是大有所發明、著元衍六十卷、杉田玄白爲蘭學、著解體約圖解體新書、元俊見之、嘆曰、醫理之精密、莫如蘭人實驗、我

不明此學、則吾說不立、於是寄書玄伯、屢往復討論、後齋元衎、以如江戶、主大槻氏、與前野良澤、杉田玄白等、討論蘭說、歲餘而歸、山脇東洋、素疑蘭醫論臟腑與漢說異、召元俊、論難、元俊從間辨析之、竟乞官解剖刑餘屍、以徵之、果如蘭醫所說、於是東洋乃服蘭、以西據蘭醫、以解屍、以是爲始、其後京大坂蘭學之行、亦元俊首倡之也、京師大火元衎燬、人皆唁之、元俊夷然曰、元衎之論、未極精微、天殆使我改作也、恒恨不能讀蘭字、以橋本宗吉好蘭學、資給之使、其東學於大槻玄澤、學成而反、元俊乃使之讀蘭書而研思其理、醫名藉甚、公侯延招乞治、或重祿聘之、固

辭不應、著書自樂、文化五年沒、續近世叢語

高野長英

高野長英、陸奧膽澤郡水澤人、本姓後藤、爲叔父玄齋所養、玄齋爲杉田玄伯門人、以洋醫仕邑主伊達將監、長英以家訓通蘭學、又善漢學、文政三年、年十七、游學江戶、寓父贊神崎某家、入蘭醫吉田長叔門、苦學三年、其業大進、長英一歲歸水澤、玄齋怒其學未成而歸、不相見、長英慨然、又造江戶、入長叔門、居二年、游長崎、從蘭人志比玻爾都、受蘭學醫術、志比玻爾都以善醫術聞、諸國醫士來學者、高良齋、伊東玄朴、戶塚靜海、伊藤圭介、竹內玄同等、皆在其門、長英在長崎、時平戶藩醫山田某、貸神崎氏藥價

同上

償五十圓、神崎氏命長英責之、某無償之色、長英乃曰、此金實充僕學費、若月給衣食料、使生專力蘭學、則足矣、某曰、藩侯多畜蘭書、無解之者、卿若讀之、譯之、余當請藩侯給衣食、長英大喜諾之、從是富書籍、無采薪之勞、其所譯書、多皆有益之書、先是天文司高橋某獲罪、事連志比玻爾都、其門人連坐者數十名、長英懼罹其禍、避之薩摩、既而事解、歸長崎、養父玄齋在國沒、聞之、終不還、曰、今業將成、而家君沒、歸鄉亦無爲也、我所學書、大抵譯之、不若出江戶公之於世、是歲歸江戶、迎家眷、移居麴町、業醫從事翻譯、門客四集、時天保元年、長英年二十七、人名辭書

三宅侯臣渡邊定靜愛長英爲人、延爲其藩老侯友信師、長英亦崇定靜爲人、交情頗厚、共擴張洋學、欲興實利、與紀藩儒官遠藤勝介、謀設一社、專講究政治經濟之道、以受人諮問、議其利害得失、爲標的、九年有英將擴利損來航之說、曰、其意在開互市、時幕府諸官、豫議待之之法、或曰、當依文政年中故事攘之、衆議不決、長英竊謂定靜曰、彼護我漂民來、於我可厚謝之、然而今反攘之、是不惟悖仁愛之道、結其恨、貽後患、莫大焉、恐出幕府不知外國事情、定靜然之、乃述鴃舌小記、愼機論、長英亦著夢物語一書、具述外國形勢事情、且盛稱擴利損豪傑、論攘夷之非、以

事關國政、不敢示人、密上之幕府、有人譖之、曰、頃蘭學之徒、煽動衆人、上下爲之所誑惑、今不處之於法、禍變叵測、監察鳥居耀藏、告之閣老、捕定靜、下獄、長英知不免、自首入獄、獄吏詰問夢物語事、長英抗辨不屈、遂處終身禁錮刑、居三年、獄中失火、官放獄囚、長英脫獄、變姓名、晦迹、去、搜索極嚴、長英毀傷形容、使人不知、或歸鄉里、或流浪諸州、後出匿江戸松下壽醉別業、逮捕吏蹤跡至欲縛之、長英挺刀刺捕卒、遂自殺、長英爲人卓犖、初自醫術入蘭學、竟以此成家、務擴張政治經濟、以醫術爲餘事、世人皆賞其譯書、蓋導我邦西學者、長英之功實可祟、其獄中所著、鳥之鳴音、文辭巧妙、長英善漢文、且其通和文、亦可見一斑、云、(慷慨家列傳 文明東漸史)

【書法】唐書日本傳云、建中元年、使人眞人興能善書、興能者延曆二十三年、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也、宋史日本傳云、日本僧奝然獻參議藤佐理書二卷、楊億談苑云、南海商船傳日本國王弟野人若愚、左大臣藤道長、治部卿源從英寄僧寂照書三篇、其書皆二王之跡、而若愚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能及矣、是在唐宋之時、吾邦人善書、彼已言之、吾常謂如文字、則邦人不諳漢音、雖有文名者、時不免有瑕疵、至書則本無一定之法、其高者未必劣漢人也、

僧空海

僧空海、讃岐人、能書、口及左右手足、揷筆並書、世稱五筆和尙、時嵯峨帝妙草隸、帝一日出法帖數卷、示之、中有絕佳者、帝殊寶愛、謂空海曰、是唐人墨蹟、誠不可及也、恨未知其人、空海曰、是臣空海在唐時所書、帝以其體異不信、空海乃裂軸奏覽、某年某日沙門空海書於青龍寺、帝始歎服、嘗奉敕書應天門榜、及旣釘、少應字一點、空海擲筆、塡之、毫無差謬、觀者服其妙、云、(皇朝史畧)

紀夏井

紀夏井、承和初、以善隸書、待詔於授文堂、就小野篁受筆法、篁嘆曰、紀三郞可謂眞聖也、清和朝、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及去、吏民送別、贈遺甚多、一無所受、唯留紙筆、而已、(三代實錄)

小野道風

小野道風、篁孫也、善書、遒勁神逸、冠絕今古、醍醐帝酷愛其書、及造醍醐寺、使道風書榜、其餘殿堂題字宮門扁榜、所書甚多、(古今著聞集 日本紀略) 又命書行草法帖一卷、使僧寬建、持往唐、蓋欲播其美於異邦也、(扶桑略記) 晚年患中風、手顫筆勢彌生奇體、(著聞集) 嘗爲橘直幹書奏疏、村上帝常置坐側、會禁闕火、帝顧左右、曰、直幹之疏存否、不復問他、(十訓抄) 凡其書一行隻字、人競求之、不得者以爲恥、其爲世所貴如此、(今鏡) 後世稱道風及藤原佐理藤原行成、曰三蹟、(尊卑分脈)

藤原佐理

藤原佐理、善書、與兼明親王藤原行成齊名、(江談抄) 一條朝、

爲大宰大貳、在任數年、罷職、歸京師、泊伊豫海岸、風濤險惡、數日不得解纜、一夜夢三島神來請書社榜、佐理敬諾、及覺風恬波穩、登岸齋戒書榜而去、自是書名益著於世、大鏡

藤原行成

藤原行成、後一條朝官至權大納言、多才藝、最長書法、冠絕當時、十訓抄

同上

一條朝、奉敕題宮闕禁門榜、又敕修飾僧空海所書美福門榜、行成設空海肖像、使大以言作文祭告之、而後加潤色、世傳往時小野道風、誘毀空海榜字、忽手顫不能成字、蓋行成懼有祟、其謹飭如此、古今著聞集

後一條帝、戲使侍臣各出扇於御前、而觀其意趣巧拙、以科優劣、謂之殿上扇合、行成未顯時、有此戲、衆競彫飾金銀珠玉、以誇其美、行成唯髹漆其柄、黃紙製之、書樂府數句、楷草相半、筆勢殊絕、帝把玩、歎賞不已、取而藏之、古今著聞集十訓集大鏡

藤原忠通

藤原忠通、善書、禁門扁榜、寺閣障壁、往往書之、嘗有請寺榜者、忠通書與之、既而聞陸奧押領使藤原基衡所求、大怒、使人奪取之、今鏡晚年書法精妙、自成一家、世稱法性寺樣、井蛙抄

佐佐木志頭磨

佐佐木志頭磨、性恬澹寡欲、名善書、加賀侯聘之、命書旗號左右二字、志津磨受命作稿、累月盡刻藤二千張、始成、一日命即席作字、頓首辭曰、臣字不可忽忽作焉、左右仍迫之、志頭磨憮然曰、豈以官事改吾節乎、遂致仕而行、晚年過鴨川濱、視牛喘涎曳地、書法大進、近世叢語

北村三立

北村三立、肥後人、少時淸貧、家唯壁立、上漏下濕、置浴盤於梁上、端坐其下、懋然學書、三立初學書明人戴笠、後受撥鐙法於杭州人愈立德、立德寬永末來於長崎、三立屢相往來、因以其自文徵明四傳而所至筆法、授之三立云、參取先哲叢談後編近世叢語

細井知慎

細井知慎、少善書、北島三立遊於江戶、觀知慎書、知其有筆才、乃傳撥鐙法於知慎、寶永中、妙法院親王東行、王愛

知慎書、嘗應教書焚香聽雨之四字、王以爲偏額、後奉之仙洞御所、叡感之餘、又有內旨、書惟南獻壽四字、大愜旨、院參桑原宰相賜執達之勸文、其牘中有字樣奇勝之語、自是之後、以奇勝名其堂、平林惇信、關思恭、三井親和、飯田規濤、葛辰之輩、皆從知慎學書、有名、故知慎之聲、特震於一時、先哲叢談後編知慎治程朱之學、又悅陽明王氏之說、通串百家、淹雅博聞、旁自射騎劍槍之藝、至天文算數之法、莫不兼綜、人許以國器、爲書名所掩、識者惜焉、近世叢語

賴寬

賴寬、號春水安藝人、爲淺野侯儒臣、筆札敏妙、弱冠學趙陶齋、後博學諸帖、自成一家、遒緊秀勁、操縱自如、楷法莊栗、

雖蠅頭小字、波磔勾勒、氣力周到、行草骨肉停勻、圓健跳盪、而不失矩度、古賀樸嘗對朝鮮聘使、論邦人書、稱春水爲當時第一、云、（近世先哲叢談）

良岑安世

［雜記］良岑安世桓武帝皇子也、少好鷹犬、及長讀孝經、轉卷嘆曰、名教之極、其在斯乎、廼折節讀書、卒爲名臣、（公卿補任）

讃岐永直

讃岐永直、幼入大學、好讀律令、性甚聰明、一聽輙誦、淳和朝爲明法博士、後爲大判事、永直經歷數官、判決能究其旨、後之使司、咸取則焉、大判事興原敏久、明法博士額田今人等、擧刑法難義數十條、欲遣人質問於唐、永直見之、

一一辨析、疑滯釋然、其該通如此、（三代實錄）

春澄善繩

春澄善繩、仁明朝爲文章博士、講後漢書於大學、解釋流通、無所淹礙、聽者歎服、時諸博士各自名家、互相輕侮、弟子異門、各有分爭、唯善繩謝遣門徒、恬退自守、不爲謗議所及、（三代實錄）

橘岑繼

橘岑繼、右大臣氏公子也、年少不好學、仁明帝歎曰、彼大臣之孫、朕之外戚、何爲不讀書、岑繼聞之、奮激讀書、略通經史、後至中納言、（三代實錄）

藤原齊信

藤原齊信、後一條朝、爲大納言、齊信辭藻宏麗、才藝優長、與源俊賢、藤原公任、藤原行成、其名相上下、世稱四納言、

（愚管鈔）

大江匡房

大江匡房、穎悟絕倫、四歲初讀書、八歲通史漢、世稱爲神童、（暮年詩紀）後三條朝爲右少辨、尤被眷遇、匡房自其先晉人、累世業儒、家多藏書、未嘗罹災、作庫於二條高倉、或曰京師多火、如何、匡房曰、吾家文學、當與朝家同盛衰、何須過慮、至仁平中、書庫罹災、朝廷亦遂衰、（續古事談）

同上

關白賴通創平等院于宇治、與源師房往而規度、大門北向、賴通問師房、寺門北向、古亦有諸、曰不知、匡房尚幼、從在後、師房試問之、匡房曰、天竺蘭陀寺、震旦西明寺、本朝六波羅寺、門皆北向、賴通歎賞、（古事談、十訓抄）

源經信

源經信博識多藝、白河帝幸西河、設詩歌管絃三船、撰一時名輩、隨其所長、分乘之、三船既泛中流、經信猶未至、帝不懌、頃之經信來跪沙汀、喚曰、請回船、乃上管絃船、彈琵琶、獻詩歌、帝欣然、蓋經信以長於三事、不斥言某船也、（古今著聞集、十訓集）

藤原通憲

藤原通憲、宏才博覽、諳練典故、兼通佛教天文、（今鏡、古事談）鳥羽法皇、幸熊野、召見宋僧洪海、言語不通、通憲爲之譯語、應對如流、洪海曰、子學於宋乎、抑宋人乎、通憲曰、我嘗謂或有使于異邦、是以略通殊方語耳、（平治物語）所著有本朝世紀、法曹類林、及日本紀註二卷、（仁和寺書籍目錄、日本紀註據外錄）

藤原賴長

藤原賴長、近衛帝時爲左大臣、平素好講究經傳、強記過人、未嘗廢書也、嘗詣春日社、舟中閱類聚三代格、曰、吾輩當務讀漢家書、如在逆旅、亦須讀本朝書、嘗涉獵南史、每食飲沐浴、使書生五人說其綱要、而聽之、後試誦之、其所說五百九十一事、而所記二百八十五、猶恥其未悉、好購求載籍、書庫東西各設架、名爲陽欄陰欄、分部四、曰經、曰史、曰雜記、曰本朝、其書多所手寫、台記所著有治相記、台記、仁和寺書籍日錄

太田持資

太田持資、上杉氏老臣也、嘗出放鷹、雨驟至、造民舍借蓑衣、時有一女子、折棣棠花一枝、與之、持資不解其意、怒而去、後或人言、是古歌有之、曰奈奈閉也、閉波奈波作久登毛、也麻不幾能、美能比登閉多仁、奈幾曾加奈志幾、是女假借乎花之無實、喻之無蓑衣也、實蓑國訓同持資驚曰、顧我不若一女子邪、因是發憤、則讀書耽歌詞、其後率兵、過下總海濱、時夜已半、衆恐潮未退、持資騎馬出候潮、立返轡、曰、潮退、古歌曰、登保久奈利、知加久奈留、美能波麻知登利、奈久禰仁之、哀能、美知比宜曾之留、又夜渡利根川、不知津處、人皆憂之、持資曰、古歌有之、楚古比奈、喜布知也、波左牟久也、麻加波能、阿佐喜世仁、古曾阿多奈美、牟多天、即令曰、水聲怒激者淺瀨也、可渡、果如其言、雨夜燈

稻葉長通

稻葉長通、伊豫守初屬織田公、公疑其有貳、將圖之、乃托茗讌、招長通、長通來、令一人出接伴、時壁上挂畫軸、贊以韓退之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句、接伴故問其詩、長通略有學、立誦其詩、且爲之解釋甚詳、公隔壁聞之、遽出曰、予初謂足下唯驍勇之士耳、不意足下能涉文學如此、予深感之、今日之招非他、具告以其實、於是接伴者取刀於懷、以示之、自此以往、予不敢疑卿、卿亦盡心輔予、長通伏而謝罪曰、僕非不知今日擧、然應招者出於不得已耳、亦出匕首於懷、公大稱其能用心、雨夜燈話○岩淵夜話貞通作通長

信西堂

信西堂、忍性者、長曾我部宣義之姪、性穎悟、聽南村梅軒講、竟歸於正、善釋孝經論孟、以勵士風、好靜座、爲內省工夫、訓學徒曰、靜觀本心、虛明夜氣、湛清而植、應事接物之柢、又曰、故老云、言行者立身之基、三思而言、九慮而行、乃欲其忠信篤敬矣、梅軒所謂脩爲之三事也、長曾我部親實元親弟信從以盡其敎、同志之士波川玄蕃、一宮飛騨等相謀、招聚士大夫有氣槩者數十人、交立課程、勸勉訂督、元親遂尙儒敎、置黌舍、以忍性爲師、月中六日、士夫雲聚、讀書講武、學術漸振、野史引之山會稿

林信勝

林信勝、京師人、生而秀偉、幼卽嚮學、甲斐德本過其居、讀太平記、信勝年八歲、一聞卽記之、背誦數十張、嘗造某許、

講論語集註、中脫一葉、乃操筆暗寫、以補之、一字不謬、（先哲叢談）

慶長中、東照公在二條、召信勝、侍左右、一日清原秀賢、僧承兌元佶、侍側、公問曰、光武於高祖、爲幾世孫、皆不能答、公顧謂道春、汝記之否、道春應聲答曰、九世孫、公稱其强記、（行狀年譜）

井上政重

井上政重、正就弟也、大猷公時、爲總目附、受命、如長崎、覆檢諸蠻互市、政重少時學佛、後悔之、崇聖經、信程朱、手不釋卷、最潛心於易、與林信勝父子善、居官尤謹庶獄、常讀康誥呂刑、旁涉棠陰比事、詳刑要覽等書、再三反覆、乃止、其至長崎也、或聞其好學、謂曰、僕家藏聖像及李耳、請皆

進之、政重乃受聖像、而却李耳、及還、造小殿、以安焉、（鶯峰集讀耕集）

鵜飼眞昌

鵜飼眞昌、（號鍊齋）京師人、幼聰慧絕倫、七八歲已誦數萬言、十歲賦數章詩、十四五、訓點通鑑綱目、梓行於世、博覽彊識、浩無津涯、二十從山崎嘉、而受業、佐藤直方嘗見嘉、眞昌在坐、適書肆携漢本二程全書來、嘉趣令直方讀之、直方受讀頗滯、嘉使眞昌讀之、不蹉一字、嘉謂直方曰、讀書如此始是、直方益愧屈、眞昌後仕水戶侯、爲國史總裁、（文苑遺談）

青野叔元

青野叔元、京師人、幼好學、書無不讀、最勤史學、不喜詞章、

義公聞而召之、預修國史、叔元讀資治通鑑、凡十八遍、讀二十一史、凡二遍、人物制度、地理財賦、皆審加檢覈、巨細悉舉、遂每一史、參以稗官、較其同異、曲筆謬傳、一歸是正而後已、或値叩問、輙舉成文以答、嘗著書、駁諸史、積草盈箱、以多病、而廢、人咸惜焉、（東藩文獻志）

長久保玄珠

長久保玄珠、（號赤水）水戶赤濱人、玄珠少時家貧、夜則挑燈讀書、繼母頗吝、患其費燈油、禁夜學、自後坐暗室、焚線光照以讀書、其篤志如此、後出仕藩侯、最長於地理學、柴邦彥嘗曰、翁年踰七旬、學究萬卷、其於方輿、最所篤好、嘗以二十年工力、改正輿地圖、又嘗奉藩公命、著大清輿地圖

及歷代沿革地圖、又志大日本史地理、其談萬里之外、百代之前、豁如指家園方隅、其爲識者所稱譽、亦如此云、（文苑遺談）

太宰純

太宰純、（號春臺）爲人强力、讀書精詳、一字一句不苟過、點畫有訛、必更而止、丹黄工緻、裝釘精整、若夫史漢則句讀圈發、及標書五色、爲之爛然如繡、且大小筆墨刊行著述、皆親繕寫、遠近書疏、莫不手答、（近世叢語）

清田絢

清田絢、（號儋叟）京師人、父龍洲、以其出冒伊藤氏、使絢復本姓、絢夙學於家庭、平生好讀溫史、三十歲時旣讀世所謂三編通鑑、者十三回矣、自作批評、以爲娛、至晚年、積歲所

三浦晉

記數十卷、拾掇其要、作十卷、曰資治通鑑批評評語、出於人意表、先哲叢談後編

三浦晉、出清門、幼穎敏、從學綾部安正、年十七如豐前中津、遊藤貞一之門、以俊才稱、恒欲窮天地造化之理、思之不得、至於忘寢食、年三十始知天地造化之理、乃謂曰、天地唯是一氣物也、氣外無物、物外無氣、一條妙理、貫徹宇宙、玄界無際、神化不測也、自是志益堅、學彌進、著玄語十餘萬言、論陰陽消長之度、氣物融化之道、又著贅語、盡其餘蘊、自謂二語未及性命之理、乃作敢語、以述先聖之道、謂之梅園三語、晉旁能詩、有詩轍寓意、梅園詩集、近世叢語

紀德民

紀德民、幼好讀書、年十七、遊學京師、垢衣弊帶、食糲啗蔬、務儉費用、先是父正長爲之與金五十兩、使適其用、在京一年、費十兩、以其餘購得書數百卷、及歸馱兩馬而還、其後父母將分田宅爲生理、德民不可曰、願得二百金、從兒所欲、乃許之、盡買書而讀之、自謂是吾師也、足不出戶外一年矣、先哲叢談後編

財木茂右衛門

財木茂右衛門、細川侯臣也、能通天文、有德公時、八月望、侯將朝、十四日茂右朝造監察府、上言曰、明日係主公凶日、須要謹愼、昨夕臣察天文、將星有變、主公愼勿出門戶、監察以爲、彼固侯所信、乃由近臣白之、侯聞之、曰、然、或有

綾部剛立

此事、是日例演猿樂、使衆觀之、侯命止之、如朝見則公事、吾當朝、是日侯造朝、適如廁、時幕臣板倉修理亦廁、修理喪心、欲斬老中板倉佐州、以其家章與侯家章相類、誤認侯爲佐州、竟斬侯廁上、侯果罹災、如茂右所誡、近代公實嚴秘錄

綾部剛立、豐後杵築人、祖道弘、父安正、贅餘　綱　皆以儒行著、剛正兄富阪、亦受家學、仕杵築藩、剛立幼齡奇穎、家人夜背而出、必仰觀列宿、審問其名、及長英邁嚴毅、精敏絕人、甚好星曆之學、又審治方技之言、以支子家居、不干外事、潛心困苦廿餘年、一無所師授、盡出心匠、而大通其法、明和中、藩侯特命爲近臣、從如江戶、既歸、歎曰、星曆淵微、安

得爲爵祿累、而能窮其理哉、數乞致仕、不許、遂亡、隱於大阪、改氏麻田、以醫爲業、而益潛心星曆、不論空理、以測量實驗爲本、日夕碧磨、又二十餘年、其術用成、列侯聞其聲、聘之、弗應、寬政中、幕府脩曆政、因索妙通星曆者、執政因聞其不甘仕宦、乃召其高弟高橋作左衛門、間五郎兵衛二人、至改脩曆政、凡百測驗、大底奇績、舊天官翕然風靡、至其消長求食二法、曆法論者以爲非西洋人所至、近古叢語

伊能忠敬

伊能忠敬、下總香取郡人、好星曆之學、最精於推步測量、齡踰七旬、鬢霜皤皤、而意氣蓬勃、如少壯人、每測量命下、

懽喜見顏色、不日而發、寬政十二年、官命忠敬、測量北陸道、及蝦夷地方東南沿海、以定地度、至文化十二年、閱十八年、五畿七道遐陬僻壤、無地不步、盡測量而圖記之、後復有命、修定宇內輿地全圖、及度數講、行程記、至文政四年、輿地全圖及譜記成進呈、亡何病死、年七十八、子景敬早死、孫忠誨嗣、官追賞忠敬之功、厚賚忠誨、以旌之、續近世叢語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八終

皇朝金鑑卷三十九

臣道

武技上 射術 馭術 共七十四條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九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人見昌　校

臣道

武技上 射術 馭術共七十四條

古者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者乃治天下之要務、不可偏重、我　太祖神武帝以武功創平群雄、建千歲不拔之基、　景行帝西征東伐、日不遑給、神功以女主自征三韓、武功之盛蓋如此、故武備夙開、其人勇悍、而至於戎器、

尤重弧矢、上自王公、下至比閭之長、專習此技、以爲威天下之器、以之得名者、輝於史冊、葛井親王以皇子之尊、稱弱善射、盾人宿禰射洞鐵盾、破外人之膽、源賴義父子之技爲朝之藝、一箭之威、皆能讋服敵人、蓋可謂射之神者矣、至於技擊、未聞有得名者、源平氏以降、及南北之亂、諸將往往佩長刀、必有巧其術者、足利氏之季、有飯篠家直、富田勢源者、以技擊得名、及德川氏、世士以專講刀槍法、爲業、故以此技聞於世者最多矣、永祿以後銃砲盛行、而弧矢之用衰矣、維新後、禁士帶刀、刀槍之用廢矣、薩摩之亂、彼特以短兵接戰、官軍爲所困、於是亦知技擊之不可

廢、聘招其師、以敎壘卒、由是俗間亦頗有講此技者云、作武技篇、

弟彥公

弟彥公、美濃人、景行帝令日本武尊征熊襲、日本武尊曰、臣願得善射者俱行、或薦弟彥公、帝乃遣使召之、遂擊熊襲平之、日本紀 其後日本武尊東征、在常陸、望見飛鴨、射之、應弦而墜、乃名其地曰鴨野、常陸風土記逸文

葛井親王

葛井親王、桓武皇子、幼而警悟、嵯峨帝嘗御豐樂院、觀射、諸親王及群臣以次射、親王時年十二、帝戲謂曰、弟雖幼穉、當執弓矢、親王應敕而起、再發皆中、時親王外祖坂上田村麻呂侍坐喜甚、起抱親王、而舞、進奏曰、臣嘗將數十萬衆、

征討東夷、實賴天威、以致平定、自料兵略有所未究、今親王在韶齔、武技如此、非臣等所及、帝笑曰、將軍襃揚外孫、何甚過多、文德實錄

盾人宿禰

盾人宿禰、仁德帝十二年、高麗入貢獻鐵盾鐵的、帝饗之、於朝、大會群臣、令射盾的、衆莫能穿、盾人射而洞之、使人大驚、起而羅拜、帝嘉之、翌日賜姓名的戶田宿禰、日本紀

吉備尾代、雄略帝時受命、帥蝦夷征新羅、至吉備、過其家、適蝦夷聞帝崩、遂相聚結、侵寇旁郡、尾代擊之、娑婆水門、蝦夷切避箭、或踊、或伏、尾代乃彈弓弦、紿之、待其踊且伏、射殺之、追至丹波、盡殺之、日本紀

筑紫國造

筑紫國造、失名欽明帝時、將兵援百濟、與新羅戰、百濟大敗、王聖明死之、王子餘昌爲敵所圍、筑紫國造射中新羅勇兵、洞鞍橋前後、潰圍而逃、餘昌稱國造、曰鞍橋君、日本紀

坂上清野

坂上清野、田村麻呂第四子、爲春宮少進、嵯峨帝時爲東宮、嘗御武德殿、特簡天下騎射拔群之士二十人、親之、清野與焉、又命步射、佐味舌飾麻呂、飯高常比麻呂、與清野較射、清野爲第一、帝歎美、文德實錄

神門氏成

神門氏成、齊衡中爲左近衛將曹、時有鳥集殿前松樹、人呼曰古古鳥、其鳴自呼、乃敕氏成射之、應弦而墜、帝稱善、賜絹賞之、文德實錄

菅原道眞

菅原道眞、清和朝、未第爲得業生、一日訪都良香、會良香講射、良香以爲彼儒生、未嘗操弓、試授弓矢、道眞一發即中、觀者驚服、北野緣起

門部府生

門部府生、好射、晝夜不休、夜無燭、撤屋板燒之、衆止之、不聽、板盡、毀棟梁柱牀、皆燒之、遂還居鄰家、已而朝廷聞其善射、召令賭射、射果精絕、天子感賞、命以相撲使、府生乃往聚力人、泛海而還、路經川根島、島賊藪也、果有賊船來薄、舟中皆驚、府生神色自若、整衣冠、操弓矢、立船屋、賊魁方開扇麾衆、府生彎弓、一發中其目、賊魁仆、賊徒拔其矢、驚曰、此非軍中所用、而能中如此、得非神箭耶、登時潰去、

宇治拾遺

僧行快

僧行快、善射、嘗乘舟、輸米熊野、路遇海賊、賊請米、行快曰、吾輸米熊野、孰敢請者、賊曰、吾知子輸米熊野、所以來請也、不然何必請之、行快曰、汝等之請不可許也、欲奪則奪之、乃彎弓射之、賊俯身避之、方立、後矢中眉間、斃之、賊懼其捷疾、問曰、卿爲誰、行快曰、身是正上座行快也、吾知汝等爲熊野人、故示此伎倆耳、賊益驚曰、然則何不早造、乃皆逃去、著聞集

大矢助武信

大矢助武信、姓闕嘗居京師、盜魁來覘、伺其家門、無關鎖、而資財甚富、居者亦多婦女、盜魁以爲奇貨、夜帥其黨、而往、

將入門、不覺畏怖、還、連夜累往、皆不得入、盜魁以爲、此何人所居、而威猛乃爾、勉強而入、室中有捻箭聲、盜魁怖甚、如箭中身、乃逃、過其鄰、鄰人素識盜魁、飲之酒、盜魁執盃、指而問曰、此何人家也、鄰人曰、卿未知耶、此大矢助武信來住也、盜魁驚怖、投盃而逃、宇治拾遺

獵夫

一獵夫、與僧某善、一日往訪、僧曰、吾將令卿拜佛、何不留宿、獵夫從之、夜不寢而待、夜半有物、從嶺頭來、光彩如月、熟視則佛騎白象也、僧泣而拜、獵夫以爲、彼果眞佛耶、僧徒固當見之、吾以殺生爲業、何得見之、今我得見之、恐非眞佛也、吾當試之、乃彎弓射之、矢中佛胷、其光乍滅、轉墜

谷、僧驚問故、獵夫曰、我試佛眞僞也、令其果眞、矢必不中、今中吾矢、得非妖魅耶、遲明尋血蹤、下谷有一大狸、矢洞胸而死、始知其爲妖也、（宇治拾遺）

平貞盛

平貞盛、葛原親王玄孫也、驍勇善射、天慶之亂、親射殺平將門、後爲鎭守府將軍、嘗還京師、欲宿一僧家、僧辭曰、賀茂忠行、爲我筮謂、今夜必有盜難、將軍勿留、貞盛曰、師有戒心、但當留我防衞、奈何拒我、僧從之、夜半羣盜排門而入、貞盛起執弓箭、乘闇潛入賊中、詐指虛室曰、彼有貨、賊不覺爭赴之、貞盛從後射斃一人、呼曰、追者在後、何不避箭、一賊曰、奴輩箭鋒不足畏、貞盛又射殺一人、賊發鳴鏑、

賊大懼、爭門逃走、貞盛追射又殺數人、擒一人、考問盡搜捕其餘黨、世服其驚勇、（今昔物語）

源賴光

源賴光、貞純親王玄孫也、驍勇善射、一條朝、爲東宮大進、侍皇太子、時有狐臥於殿上、皇太子命賴光射之、賜御弓及蟇目矢、對曰、臣壯歲戒射獵鹿之類、久不試藝、中之不易、如其不中、適足以墜家聲、敢辭、皇太子強之、乃射中其胸、狐墜地、皇太子及羣臣、感其能以弱弓重矢射中之、賜寮馬賞焉、賴光拜謝曰、此非微臣射藝之功、唯藉祖先神祐之力也、（今昔物語）

源宛

源宛（渡邊綱父）與平良文（貞道父）並居東國、各恃其勇武、不相下、適有人間之者、二人大怒、欲共確勝負、乃剋日定約、各率兵數百、出陣于野、既而良文使人謂宛曰、與率衆而戰、曷若單騎相當、以決雌雄、宛亦然之、於是二人徑前注矢、良文發矢、宛回身避之、宛發矢、良文亦如之、縱橫馳騖、交相發矢、而不能中焉、二人各服其技、乃相謂曰、吾與子非有深讐、欲一戰以校勝負耳、今已各試其技、亦可以已矣、乃輟兵、講和、深相結託云、（今昔物語）

源賴義

源賴義沈毅善騎射、父賴信在關東、求良馬而得之、及歸京、有盜欲路奪之、多方計之、不得、行至京師、偵之、賴義心欲得之、入侍賴信、賴信逆謂之曰、我得良馬、明旦當與汝、

賴義悅而留宿、會風雨甚、盜乘間偷馬而去、賴信以爲盜必東國人、負胡簶單騎逐之、賴義亦驚起、執弓矢、騎而東馳、至關山、及之、盜乘其馬徐徐涉水、夜黑咫尺不辨、賴信謂賴義必來在後、顧而呼曰、射之、言未訖、忽聞弦聲、其馬驚逸、鐙撼有聲、賴信曰、盜斃、汝取馬來、乃先歸就寢、賴義遂得馬而還、賴信心深嘉之、明日飾其馬與之、（今昔物語）

同上

賴義爲小一條院判官代、院好畋獵、賴義每從焉、好用弱弓、射猛獸、每發必飮羽、莫不應弦而倒、上野介平直方、見其騎射奇之、謂曰、我雖不肖、爲名將之胤、雅好武藝、而未嘗見控弦之巧如卿者、請以女爲箕帚妾、賴義納之、（陸奧話記）

源義家

同上

源爲朝

奥州之役源義家每射甲士皆應弦而斃清原武則欲試其弓力疊堅甲三領挂之樹枝請射之義家一發洞貫武則驚嘆曰君神人也衆之懾伏亦宜矣（扶桑略記）白河法皇嘗患夢魘敕義家獻兵器厭之義家上黑漆弓一法皇置之枕上魘遂弭乃問曰汝所上弓豈非陸奥軍中所操者邪義家對曰臣不復記臆法皇嘉嘆焉（古事談）

義家一日獵裝之野阿倍宗任從焉見一狐逐之曰我不忍殺之言終發矢矢汰耳間著地狐斃宗任舉而示之義家曰畏怖卒倒耳今將蘇蘇則縱之（古今著聞集）

源爲朝爲義第八子爲人魁岸奇偉膂力過人長七尺許

左手偏長四寸最善射自幼恃勇凌人保元之亂爲朝從父詣白河殿兄義朝平清盛乘夜來襲清盛部將伊藤景綱及子忠清忠直來前爲朝曰清盛尚不足爲敵況汝曹乎宜斂手退景綱怒而射之爲朝曰我嘉汝勇與汝一矢汝試當之乃射洞忠直胸而及忠清鎧袖一軍讐悚無敢進者清盛引退獨山田伊行回馬呼曰願一見八郎殿爲朝又射殪之詰旦義朝親督二百餘騎來戰爲朝謂家季曰敵兵甚衆若吾軍矢竭短兵相接則一以當百亦不可敵我欲發一箭而懾軍將何如家季曰然但勿誤傷之爲朝乃射鏃斷義朝鞶而著寶莊嚴院門楔義朝進馬曰汝

源賴政

源賴朝

本善射今何不精爲朝曰憚家兄不敢若見假借請命所中注矢將發事已急深巢清國進遮義朝馬前爲朝射斃之兩軍格鬪互有勝負義朝乘風縱火軍遂敗績爲朝逸去匿近江輪田後被擒傳送京師帝御北陣親之廷議處斬以其非常壯士減死一等斷臂筋而流於伊豆大島居五旬創既愈臂力雖稍減注矢反長於舊於是自領大島及三宅八丈美計澳五島奪其租稅舊臣亦稍來屬勢日熾暴橫加甚朝廷詔伊豆介工藤茂光率兵五百討之戰艦抵大島爲朝謂從士曰我如欲邀敵縱萬數可輾擊而敗今縱射卻官軍而違敕方命亦終不可免吾志決矣汝

曹當悉離散乃執弓出海濱注大箭遙射一艦洞之艦淪人沒舉軍大懼不敢進艦爲朝歸家靠柱刳腹而死年三十二爲朝射藝絕倫强弓長箭世所不及後世傳其鏃爲槍相傳爲朝所至諸島至今立祠祭之（保元物語）

源賴政攝津守賴光玄孫也天資穎敏尤精射工和歌（平家物語）高倉帝時有鵺夜鳴宮屋上帝以爲不祥侍臣推賴政射之賴政一發中之帝及侍臣莫不歎賞（十訓抄）

源賴朝仁平三年春時年七歲祖父爲義開花宴於堀川第賴朝亦往庭中有大櫟木繁茂蔭數畝雲雀多集之賴朝持小弓覘之頃刻射獲三羽爲義謂曰汝年尚幼射獲

奈須宗隆

飛鳥、實可驚也、頼朝笑曰、生弓馬之家者射殪人、可謂名手、射獲小鳥、何功之有、爲義愈益奇之、曰、汝成長之後、優於乃祖八幡公、其藝可必欺鬼神也、自是後呼爲鬼武者、備忘録

奈須宗隆一餘下野奈須人、源義經屋島之戰、平氏使美人乘船植畫日扇於船首、麾以示之、船離岸七段許、義經招畠山重忠、謂曰、是敵誘我也、卿爲我射之、重忠辭、乃薦以宗隆、義經召而命之、宗隆脫冑、騎馬出、至海渚、時風起船颭、宗隆持滿待定、兩軍休戰注目、宗隆一發斷其柄、海陸翕然嗟賞、讙呼之聲不已、義經賞以鞍馬、源平盛衰記

淺利義遠　渡部番　源翔

淺利義遠、一稱與一源義光曾孫、壇浦之戰、和田義盛射中平知盛船、相距二百餘步、麾而呼曰、請射還之、知盛命仁井親淸射之、其矢遠汰、義盛冑、再射中義經船、親淸亦麾而請返射、以辱義盛、義經選衆命義遠、義遠視敵箭、曰、幹弱而短、不中用、請用我矢、一發洞親淸胸、亦過海五段許、擧軍大駭、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渡部番、攝津渡部人、爲人沈勇、尤善射、嘗會客於家、見鯉魚躍淵、射之、每發皆中、坐客服其精妙、著聞集

源翔、稱源五瀧口善射、一日有衆分隊較射、及晩勝敗不決、約待明日決之、翔後來聞之、謂衆曰、僕不欲就隊、請別藉矢、

諏訪盛澄

射前候竿後、中者爲勝、衆皆可之、乃與矢、翔臨場、甲矢射前竿、不中、衆罵之、乙矢射後竿中之、是日勝負於是決云、備忘録

諏訪盛澄藤原秀鄕苗裔、善射、世傳其祕訣、最妙於流鏑馬術、屬於平氏、久在京師、其名著聞、其至關東、最晩、源頼朝憤拘之、頼朝一日在鶴岡、觀流鏑馬、急召盛澄、擇廐中惡馬賜之、命流鏑、盛澄將騎、馭者謂曰、此馬有癖、每抵侯前、必右馳、君其用意、盛澄頷之、騎出、騁至侯前、馬果將右、盛澄素善馭、執轡左之、射中侯心、又以斗柄揭小土器、凡三、盛澄馳驅皆射破之、頼朝感嘆、亦命射其柄、柄長纔五

武田信光　北條時宗

寸、盛澄竊謂、所命何艱、是我武運之窮也、然無由辭、捻燕尾鏃、令横乃射之、三發皆中、見者感稱、喊聲不已、頼朝亦大感賞、竟宥其罪、備忘録

武田信光鍊習弓馬、通習笠懸犬追物流鏑馬儀、世稱信光及小笠原長淸海野幸氏望月重隆、曰弓馬四天王、義光流系圖

北條時宗幼習射、蚤以能著、弘長中將軍宗尊親王觀射於極樂第、命小笠懸、衆皆不諳射儀、辭焉、時頼召時宗命之、時宗騎而臨場、一發中的、時年十一、宗尊賞歎不已、時頼悅曰、斯兒固有繼業之器、東鑑

北條經時　吾妻助光

北條經時善射、嘗獵藍澤、注鞄箭、射熊、應弦而斃、（東鑑）

吾妻助光（四郎助）善射、仕源實朝、實朝嘗張宴、時有蒼鷺集寢殿之上、實朝命射之、番直者無名手、助光有罪屛居、北條義時欲宥其罪、對曰、助光居在近、召之如何、實朝乃急命召之、助光至把弓、從階陰窺之、放矢、見者以爲不中、鷺忽然墜於庭、捉而撿之、血縷出左眼、而不傷、助光以鷹羽箭、射掠其眼、墜之也、（備忘錄）

結城朝村

結城朝村（稱綱戸十郎）事將軍賴經、嘗從朝京師、遊關白道家第、有鶬鳥適逸、集庭樹上、賴經令朝村射之、朝村乃削盧鞄箭、射中之、鳥入鞄中而不傷、衆皆嘆賞、（東鑑）

本間忠秀

本間忠秀、騎射絕倫、從新田義貞、拒足利尊氏於和田崎、相持未戰、忠秀單騎執弓、按轡海岸、呼曰、聞將軍舟中載妓、置酒、請侑以隹肴、注矢以待、適有海鳥捕魚而翔、忠秀射截雙翼、墜於尊氏船樓、魚猶在爪、賊呼而問名、忠秀曰、請觀此箭、乃復射、箭飛六町餘、洞貫船板、箭彫其名、賊取而傳觀、莫不震恐、忠秀揮扇、呼曰、亡矢可惜、請更返射、一賊出射、箭不達而墜、官軍大笑、（太平記）

本間忠秀　相馬忠重

後醍醐帝御延曆寺、高師重來犯、以熊野兵爲先鋒、從松尾坂登、忠秀與相馬忠重、在義貞側、下瞰笑曰、不必煩衆、吾能一射奪其魄、乃徐起注箭、有一賊執巨斧前導、忠秀一發洞其鎧、一賊繼登、忠重射貫其冑、皆斃、敵愕眙莫敢前、二人乃顧呼官軍曰、讐敵來薄、我將習射、請設標的、官軍植畫月扇、相去二町許、二人相謂曰、月不可射、乃共發雙矢、夾月而中、二人大呼曰、卿等受吾箭、驗鎧冑堅脆、賊益駭潰去、（太平記）

隱岐廣有

隱岐廣有（治部左衞門）仕左大臣藤原道平、建武初、每夜有異鳥、集紫宸殿上、其聲如呼迄何日、後醍醐帝惡之、使善射者射之、廣有中其撰、八月十七日夜、携弓矢出候殿庭、時異鳥又翺翔殿上、每鳴有光徹御簾、廣有扳鏑矢、將射之、伏思少頃、忽去其鏃、而射之、異鳥展轉下墜翅、如車輪、衞

士把炬照之、人面蛇形、觜如利刃、展其翼、長二丈六尺、人皆賞嘆、帝問曰、箭去鏃何、廣有曰、箭若植殿上、不祥也、故去鏃、帝亦大感賞、敕敍從五位下、賜領地云、（備忘錄）

石金宣常

石金宣常、本姓某、以善射仕武田晴信、所謂甲斐強弓石金左馬介是也、晴信嘗欲試其技、置堅甲於石上、射焉、宣常乃抽一矢而起、一發洞貫、併入石寸餘、晴信嘆曰、古之善射者、有我祖八幡公及鎭西八郎、而未聞穿石者、賜氏石金、（先哲叢談）○石金、或作石龜、非也

眞木上野助

眞木上野助、仕尼子晴久、精射藝、聞出雲山狹多鹿、一日深入其山、席苔蔭木、吹笛作雌鹿鳴、以偵雄鹿、偶有大蛇、

桂元澄

蓋欲喰鹿蟠蜿下山山谷動搖上野助仰見之疾走而去大蛇來追其疾如箭上野助自知不免至山坂九折處注燕尾箭待之大蛇來欲張口躍嚙上野助一發中其口又退走至坂折處彎弓待之不來以爲必殪之歸語其父翌日與偕至彼地箭穿蛇口洞其脰斃其長數丈（備忘錄）

桂元澄（右衛門大夫）小姓爲安藝桂城主仕毛利元就爲士大將天文二十二年元就將兵圍江田城（尼子氏屬城）牙城據西峰月城據其東月城乏水元就攻絕其汲路敵人張大綱於兩城間挂水瓢數百於綱牽引送水日夜不息元就視之曰誰善射者元澄乃進射箭無虛發瓢皆破城兵送水

瓢極疾如飛鳥元澄又射破之城兵換以銅鑵欒鑵等我兵休戰視之呼曰射乎射乎射大綱元澄曰諾以燕尾箭射截其綱於是月城無水退入牙城城尋降元就以爲元澄功稱曰教經以來之名手命更能登守其弓矢今在嚴島寶庫云（備忘錄）

石川又四郎

石川又四郎仕東照公性善跳走馬馳不及又善射公嘗巡視敵城敵兵一人登埤露尻以手扣之公視之曰可憎奴也近臣請命善射者射之石川某其人也翌日公亦巡視敵兵亦登埤如昨日又四郎執弓急進射墜之公及從兵皆曰吁善射哉聲未歇城中又返射貫又四郎喉公殊愍惜躬自拔箭命還營及夕公以謂又四必死遣使訊之又四郎無少痛色與人圍象棋對使者曰謹拜命之辱箭疵無少苦明日又當赴戰人皆留之乃改辭曰一兩日間休養以從役（備忘錄）

山內作太夫

山內作太夫者松平康親子康重士也康親仕東照公守諏訪原城武田氏出兵攻之康親出戰而退作太夫及進士清三郎山崎某爲殿作太夫數射敵斃之矢已盡甲將山縣某（源四郎）追躡清三郎投一箭與作太夫作太夫留射敵兵志村某洞貫其胸餘勢入松木甲人恐退山縣乃拔其矢贈康重曰強弓精兵當今無雙康重撿其箭刻進士

姓名乃召清三郎賞之曰是作太夫所射具言其實又召作太夫問曰果有此不作太夫曰清三郎所射非臣之功康重嘉兩人有讓兩賞之與感狀云（備忘錄）

伊庭總兵衛

伊庭總兵衛仕池田輝政射藝絕倫輝政在吉田（參州）迎德川氏爲夫人總兵衛偕諸士出迎之於今切湖總兵衛特使人齎弓時夫人與從遣人曰衆中獨齎弓者非伊庭君耶曰然又遣人曰今白鷗一雙浮洲渚願拜觀一矢總兵衛曰諾乃注矢進鷗距岸凡三十間見人漸赴深潭總兵衛滿引久之不放見者皆疑訝有頃乃射之其矢穿雄鷗截雌鷗尾兩家士人讙呼與濤聲相和其人乃請其矢及

白鷗而歸總兵衛友人間曰何故不速發曰僕欲兩獲之待其並浮竟不相偶視其稍偶射之竟失其一是爲遺憾總兵衛於射與善銃者爭巧中未曾取敗其術蓋如神備忘錄

永田孫右衛門

永田孫右衛門射藝精妙左右善射或背或臥百發百中其技如神池田少將聞而祿之少將一日放鷹於野有鴻在田少將召孫右衛門命射孫右衛門諾而起執弓進光政視之曰其進也愚鳥必起近侍皆爲之握汗已而鴻果起高六尺許乃射墜之取而進之少將問曰何故不射其在田孫右衛門對曰臣之進也君已言鳥必起若射其不

起是主公所見誤也故待鳥起也少將大賞之備忘錄

吉田左近

吉田左近仕加賀侯利常以善射聞大阪役爲敵所射失右手三指然能引弓命中碎玉話　寬永中侯之江戶抵信濃上田放鷹鷹逸去繼適絓城樹鷹弗能動侯召某及辻某喜內命射取之二人乃手弓隔水望之相距三十餘步吉田一發斷其繼鷹即飛歸侯乃脫外袍賞之手夜召二人與物曰左近若失中喜內必中之前田家譜○碎玉話左近作大藏

子松時達

子松時達以善射聞年八十患眼然猶不廢射注箭彎弓令門人言其高下發無不中後病甚不能復中乃擲弓箭曰吾老矣不復爲用自是絕食妻子諫之不聽有門人三谷半太夫者爲國老聞之自往取粥勸之時達摔之強食忽吐之曰吾不能復食遂不食而卒續奇人傳

佐野久德

佐野久德稱四郎衛門事水戶文公善射藝時竹谷高明以鳥銃名世藩人稱曰銃則竹谷射則佐野每射鐵砧黏紙於背發矢紙乃裂人稱其妙久德常曰吾既挽滿當吾前者不能逃也東藩文獻志

齋藤高壽

齋藤高壽詳東事篇平日教弟子以文武曰不兼資文武則非有用實材也犬射者鎌倉將軍時盛行其後喪亂之久希有講習者高壽乃擇官府所藏書與禮師竹原氏所傳以明其義而作犬射義一篇與同志再興之藩主數觀稱善

因轉騎射師後大爲犬射於千葉城射手四百三十六騎犬四百四藩主悅曰自有犬射以來未有此盛也事聞於京師天子詔淸原宜條賞之續近世叢語

朝岡平兵衛

朝岡平兵衛尾張人慶長中試射於京師得長壽院後廡通箭五十一爾後射家者流相承爭功力卒以堂廡爲弓矢場科云逸史

梁瀨龜之助

梁瀨龜之助與平作州士勸兵衛子也幼而善射寬文八年年八歲至江戶深川三十三間堂試通矢放矢堂側矢踰堂者名爲通矢一日所射六萬六千箭而矢踰堂廡半者三千七百箭弓長四尺矢長一尺七寸備忘錄

梶川勝藏

梶川勝藏石川備州家士、幼而能射、元祿十六年、年十二、至深川三十三間堂、晝夜試射、射凡一万二百餘箭、而箭踰堂半者一万十一、力猶不屈、矢人仍止之曰、若此而不休、後無復繼者、僕等無由糊口、乃止、有間、備州世子來聞射畢、心不悅、勝藏乃又射百餘箭、備州大悅、與祿百石云、備忘錄

高瀨金彌

高瀨金彌紀州侯侍醫善朴子也、幼善射、正德三年年十歲、試通矢於深川三十三間堂、一日一夜、射凡二万三千箭、其踰堂廐半者、凡一万五千七十八箭、紀州侯與祿二百石、爲中間番、備忘錄

野呂介右衛門

野呂介右衛門仕紀州侯治貞、善射、年十三、一日試射於堂廐、凡一万千九百六十五箭、踰廐半者凡一万千七百十五箭、及長、請試射於京師三十三間堂、貞享中、紀州臣和佐大八試射於此、爲海內最、以故侯不許、天明三年、侯命試藝於深川、一日所射凡一万七千箭、箭踰堂廐者五千五百八十三、是爲江戶堂廐第一、備忘錄

藤原內麻呂

馭術

藤原內麻呂歷事桓武平城嵯峨三朝、廢太子佗戶、好害名流、有一惡馬、御必毀齧、嘗使內麻呂乘之、欲見其毀傷以爲娛、已而馬低頭不動、執鞭廻旋、時人以爲非常之器、日本後紀

藤原成通

藤原成通近衛朝官至權大納言、成通工詩歌、多材藝、善馭馬、嘗從幸白河、中流馬蹶、成通躍立鞍上、裳衣莫所濡、今鏡　成通輕捷絕倫、能走墻腹、或輾轉屋上、忽坐簷端、最好蹴鞠、其妙殆通神、古今著聞集

佐伯國方

平重盛拜內大臣、賀夕番長佐伯國方試馬、始出馴馬、國方請曰、今夕之試、僕圉屬曰、以爲必當制悍馬、如斯善柔恨其無觀、願更命之、重盛曰、萬一傷敗賀夕不祥、國方重請曰、若以爲不足制驍騰者、則請令他人爲番長、重盛不得已、命出惡馬、國方喜而騎、廻旋縱橫、無不如意、重盛亦悅賞之、著聞集

都築經家

都築經家、武藏人、以馭聞、初事平氏、平氏亡、或擒之、以獻賴朝、因之梶原景時家、會陸奧貢悍馬、人莫能馭、景時薦經家、賴朝召之、問曰、聊能馭此馬否、經家曰、馬受制於人者也、奈何不可馭、乃命騎之、馬大而驕、跳騰不已、經家縛袴跨之、馬猶跳、乃走之、乍駐轡、徐步姿容閒雅、觀者駭異、賴朝擢爲廐別當、經家畜馬、夜半以物飼之、曉則繫之、不與寸草、每從獵、放鞍馬數匹自隨、馬疲則易之、其妙如此、著聞集

下野敦賴

下野敦賴、善馭術、賴朝嘗獻馬百匹於後白河法皇、法皇召敦賴調馭、時方冬月、敦賴單衫而至、比馭畢、遍體流汗

人服其精。著聞集

同上

一條二位入道有悍馬、召敎賴子賴久、騎之、忽而馬躍、賴久墜、敎賴時年七十餘、視之曰、何馭術之拙、老夫不然、唯願老後何如耳、乃試騎之、馬不遂躍云。備忘録

三浦泰盛

三浦泰盛善馭、嘗擇馬、一馬出厩、擧雙蹄踰闕、泰盛曰、此驕馬不可馭也、一馬擧蹄中闕、泰盛曰、此駑馬不足馭也、乃止。徒然草

吉田某

吉田某以善馭聞、嘗曰、馬之性剛悍、不宜以力爭、欲騎者必察其強弱、又熟視其鞍具、若有不稱意者、愼勿馳驅、不忘此戒者、是謂善馭。徒然草

本間忠秀

或從本間忠秀學馭、問奥術有幾、忠秀曰、有步棧法、善之、無不可爲也、弟子懇請學、忠秀與之聯騎遠出、山谷間遇一危棧、曰子審觀之、乃下馬徐牽過棧、復上、弟子怪問、忠秀曰、奥術在全身無邀危、以逞巧也、且崖壑數丈、可一鞭超、況乎有棧、雖然子未習者、慣視超捷、此敎危也、可乎。文録清談

小笠原貞宗

小笠原貞宗補信濃守護、其家世傳射藝騎乘之法、至貞宗最極其精妙、後醍醐帝爲聽昇殿、因師習之、帝嘗欲知坐鞍之法、令貞宗騎、親就其鞍上探試之、乃大稱賞、命畫工圖而藏祕府焉、又嘗受其射法、謂其騎射之巧、得之於天也、乃賜書褒爲武人師表、以王字銘其旗、後改爲菱、初帝以犬追物狀害生類、敕廢之、貞宗以步射之與騎射、於武事不可偏廢、而馳逐之習、以犬追物爲最要、遂上書光明院、請復之。小笠原家譜

小笠原大學

小笠原大學仕大友義鎭、善御悍馬、永祿中、織田公遣使贈悍馬鬼月毛於大友氏、義鎭召大學而命之、大學許諾、明日卒八人牽馬而至、姿態雄逸、嘶聲如鐘、大學佩四尺餘刀、跨之、執轡銜、體甚正、馬不敢驕、馭擧、義鎭命試馬藝、大學乃復騎、或登梯、或立棋局、或立鞍上、走之、觀者嘆曰、馭鬼者此亦鬼矣、義鎭大悅、賞賜優厚、命以馬付大學、每

調馭、觀者如堵、它馬官皆不敢騎、雄城某嘆曰、執不馭馬、唯此馬極有力、力能勝之者制之、非它人所及也。大友興廢記

加藤嘉明

加藤嘉明、年甫十二、爲長濱馬販家傭、有膽力、眼光射人、年少使馬、主翁遣嘉明鬻馬、每出不售、乃馳驅於郊野、習馬、竟自得馭術、及十五歲、牽馬至岐阜求沽、加藤景泰、嘗仕信長居岐阜、能鑒定驥駑、見嘉明所曳驄馬、曰、駿也、唯恐有癖、不厮養百日、雖用、嘉明冷笑曰、人者萬物之靈、雖魑魅魍魎、何難馭之有、將士鬻馬者爲建功也、設得駿足、以擽暴徒、蓄之於厩、則何益之有、若以金換之、則馬主也、畜獸何得淩主威乎、我今與馬爲友、以人之威馭之、請試

焉、乃解轡、乘散馬、揚鞭打馬頰、馳驟馬埒、數回疾如風、而馬汗白沫、嘉明徐收馭、景泰驚歎、迎嘉明於私邸、審問居所世貫、薦之秀吉于長濱、（野史引太閤記）

紀伊南龍公

紀伊南龍公善馭、嘗疾馳、風落頭巾、急以手承之、且戴且馳、觀者嘆伏、松野總太郎聞之曰、公馭法未熟、公召見問故、松野曰、小田原之役、豐臣氏三將踰日金嶺、俯瞰則東照公旗、經其麓矣、前路有溪橋、三將曰、德川氏馭法冠海道、吾觀其渡橋、公進至橋、下馬而渡、衆皆笑之、三將曰、大將不宜履險、眞天下之善騎者矣、以是言之、公未可謂善馭、南龍公嗟賞、命近臣書其語、藏之、（言行錄）

閒齋

閒齋陸奥人、失其姓、自幼好馬、後徙居豐前、慶長元和間、其名聞天下、年四十病眼而盲、猶不廢騎、其臨馬埒試一回、輙更縱馭、或與衆騑逐來往迭錯、與常人無異、居家聞馬蹄聲、言其毛色老弱、未嘗錯誤、（碎玉話）

石黒甚右衛門

石黒甚右衛門、事播磨侯池田利隆、好馭馬、禱之觀音、每夜往拜、途纏手巾於刀欛、執其兩端、爲攬轡狀、往返四里、不避風雨、如是者三年、夜臥則掛帶於足、執以代轡、業成、名聞一時、常曰、馬之職在騎乘、天下豈有不可馭之馬耶、嘗從侯經信濃、時信濃有一悍馬、時人謂百年以來所未有、石黒請騎之、馬夫六人牽之而來、雙瞳夾鏡、觀者皆慴、石黒跨之、命夫去繩、皆不聽、石黒曰、吾若不能制、授汝馬直、夫乃去繩、馬徐步不敢驕、夫驚異、乍入曲巷、不出、夫以爲被曳去、往視則方盤馬、已而步驟馳騁、唯意所如、觀者歎伏、友人有調馬者、乍聽銃聲、驚奔不可制、乃請石黒騎之、銃聲相屬、而馬如不聞、石黒平生騎駑馬、不用鞭策、而馳驟甚疾、觀者以爲悍馬、（碎玉話）

香留五郎右衛門

香留五郎右衛門、仕池田侯（利隆）、侯一歲將就國、至遠江大井川、時水大溢、宿金谷、福島正則亦至、遣使於侯、問其安否、且曰、僕亦爲水滯留懸川、侯謝其厚意、已而召五郎右衛門曰、正則使使者存問、明朝爲彼所先、耻也、吾將先彼

渡河、何如、五郎右衛門曰、何難之有、臣請先嘗之、明日黎明五郎右衛門騎馬出、河水狂奔如瀧、五郎右衛門直入水、水深殆沒馬首、頃刻上前岸、衆皆歡呼、並鑣截河、終皆達前岸、至島田云、（備忘錄）

上田安重

上田安重（平平）阿波藩士也、以馭術聞、時有悍馬、人不能馭、安重視之曰、馭此馬宜用古鞍、乃出藩庫所收十數枚、安重諦視、得一古鞍曰、是也、宜用、乃取用之、見者皆云、一古鞍安得馭悍馬、時有三浦次郎右衛門者、年已老、一見曰、久矣不見判官鞍、今日復見之、及安重跨馬、馳驟盤旋、無不如意、人皆大驚、此鞍義經屋島之戰所用、大夫黒馬鞍、

草野文左

阿波先侯至鎭時、獲藏之於武庫也、由此安重馭術益顯、（明良洪範）

草野文左仕酒井忠勝、一日與同僚騎馬、擐甲揮槍、爲突入敵陣之狀、馬脚逡巡、觀者爭稱、文左大息曰、我少時出入万馬之中、未曾覺馬脚逡巡、今也年老力衰、一木槍猶不如意、故勞馬過度、致此逡巡、而衆不之知、却稱其妙、噫、亦甚、（浮史續筆）

爲井權之助

爲井權之助仕堀田正盛、（加賀守）善馭、大猷公一日出過上野近旁、權之助不之知、騎至淺草門、時會先驅至、馬驚而馳、將近公駕、權之助急執轡、低馬首、馬屈四蹄、跪坐、權之助乃下伏地、公視之、謂正盛曰、汝士名手也、正盛增祿賞之、（備忘錄）

首田宇平（治）會津藩士也、有馬癖、聞伊勢人神戶盛吉善馭、變服爲轄卒、往事之三年、熟視其馭法、及歸以善馭聞天下、（武家閑談）

佐藤秀周

佐藤秀周出羽米澤人、沉默恭遜如愚魯、好武事、最愛馬、善馭、米澤城主上杉彈正（治憲）召爲近侍、辭曰、臣性鄙質、不習進退、且好馭、一日不聞馬臭、不能飲食、請擇能任事者、弗聽、出語人曰、國無人、取侍御於圉人、嘗在江府、曉聞馬嘶、謂其友曰、板倉氏邸（與上杉氏邸爲隣）得良馬矣、往歲吾擇買馬於市、蓋是其餘馬、問曰、何以得知之、曰吾嘗辨其聲、因言毛色、往認之、果是、（近世叢語）

皇朝金鑑卷之三十九終

皇朝金鑑卷四十

臣道

武技下 刀術 槍術 拳法 銃術 雜記 共四十二條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人見昌　校

臣道

武技 刀術 槍術 拳法 銃術 雜記 共四十一條

飯篠家直

刀術 飯篠家直、稱山城守、夙好擊劍、祈香取明神、得其術、夢神授書一卷、曰、汝爲天下劍師、受讀通其義、及覺、尙記其語、於是試之、千變萬化、人無得覰焉、弟子日多、自命曰神道、常陸圖誌 世推稱刀法中興祖、家直長亨二年卒、武藝小傳 北條五代記

塚原卜傳

塚原卜傳、常陸鹿嶋塚原邑人、爲人驍勇絕倫、其祖安幹學技擊於香取人飯篠長威、安幹授之、其子新左衛門、卜傳從父受業、弓馬刀槍、無不皆講究、尤妙技擊、神出鬼沒、人莫能窺其術、時下總有梶原長門者、善揮雉刀、時或斫飛燕、截伏雉、先謂人曰、吾必斫左手及右、而斬頸、乃揮刀斫燕雉、皆如其言、人皆莫不悚懼、卜傳與長門較技於武藏川越、卜傳弟子皆危之、卜傳云、夫薙刀刄欲長、若刄短、不爲用、彼所用薙刀、刄纔尺餘、何足恐、及臨塲、長門提薙刀、出、卜傳所帶刀、二尺餘、已而較技、卜傳一擊斷其薙刀柄、又擊殺之、卜傳又嘗在近江蒲生氏家、時有恨卜傳者、

同上

伏屏風後、伺卜傳過、突然躍出斫之、卜傳却避、立挺雖刀、一擊斃之、因是其名大著、大將軍義輝（光源院）引以爲師、學其術、後辭去遊歷四方、以角技、從者百餘人、或鞲鷹、或牽馬云、門人弟子受業者數十百人、北畠具教、細川藤孝、二人受其秘方、甲斐原美濃、山本晴幸等、亦大服其術、就決其疑、後歸鹿嶋郷里沒云、（塚原卜傳傳）

卜傳西遊、歸濟矢走渡、（近江）同載數人、中有一壯士、長身黑鬚、高談若左右無人、仍以擊劍自負、卜傳坐睡爲不聽、已而謂曰、君談論、僕亦已領之、然至以劍法自負、僕所不解、僕亦少時勤苦學劍、然不以勝人爲主、唯慮不負於人耳、

士人曰、言何謙也、所學何流、卜傳曰、唯不負人、以無手勝人也、士人曰、果爲無手勝、子之所帶何爲、卜傳曰、是乃以心傳心之二刀、而斷我慢之鋒、斫惡念之萌也、士人曰、然請與子嘗較技、子能無手而收勝耶、卜傳曰、我心之劍者、活人劍也、然對惡人則變爲殺人刀、士人聞之、大怒、謂棹人曰、速達彼岸、我將決勝負、卜傳目棹人曰、陸則往來頻繁、恐驚衆目、乃指辛島前一島曰、至彼、令人見無手勝流、仍促棹人、舟達島、士人挺長刀、躍上岸、罵曰、來、斷子頭爲二、卜傳曰、少頃待之、無手勝流以靜心爲主、乃高褰裳、脫雙刀、付棹人、因躬操棹、僞爲撐岸、躍上岸之狀、反推舟、舟

同上

開離岸、士人見之、呼曰、何不上岸、卜傳大笑曰、何用上岸、盡泅而來、所謂無手勝者是也、士人不勝憤怒、呼曰、怯哉、速回舟、卜傳不答、距岸一町、開扇招曰、此劍法之祕、若欲學之、請期他日、舟遂達山田村、（武藝小傳）

卜傳已老、欲讓其後、有三子、皆克繼父業、卜傳欲嘗三子能、一日置木枕於齋幌上、開齋幌隙、先召長子、（彥四郎）長子覘察齋外有物、手承木枕、入座、卜傳又取置之、如前、又召次子、次子至開齋、枕果翻墜、按刀入座、又置之、如前、召三子、三子至開齋、枕墜未至地、挺刀斬之、而入座、卜傳怒曰、汝等見木枕、動心者何、嘉長子預知備之、乃讓後於長子、

且曰、我有一刀法、唯授之一人、前我傳之於伊勢國司、汝往受之、遂死、（武藝小傳引勢州軍記）

岩間小熊

諸岡一羽、文祿初、學劍飯篠家直、有盛名、居江戶崎、（常州）時根岸兎角、岩間小熊、土子土呂助、三子從一羽受業、皆至精妙、一羽罹惡疾、小熊土呂看護、日夜不離側、兎角不省、出奔抵江戶、改神道流、曰徹塵流、入其門受業者數百人、其名聞於遠近、小熊土呂二人竭力養師病、三年一羽竟死、二人葬之、相議曰、兎角倍師、甚無謂也、請往江戶、擊殺之、然二人敵之、假令克之、非所喜、乃偕祈鹿神宮、取鬮決之、小熊當行、乃往至江戶、欲與兎角決勝敗、故爲不知兎

角名、標榜大城橋傍、曰、若有志劍法者、請與其人決勝負、結師弟之約、其下書曰日本無雙岩間小熊、兎角門人視之、果大怒、罵曰、言何傲也、彼不知此地有先生耶、乃仆榜、折之曰、如彼者、何用汙刀刄、請相共挺殺之、兎角聞之曰、愚哉小熊、予一擊殺之、乃請所司較技、東照公乃遣山田豐前、撿之、二人皆持木刀、兎角爲人長身被髮、眼光射人、所提木刀極長、以鐵爲筋、小熊身小而多鬚、貌實如熊、其所持木刀無所裝飾、各自橋左右、進相鬬、兎角薄小熊、壓之橋欄、小熊急捉兎角足、投之橋下、挺短刀、大呼、斫橋闌、示勇、於是其名大著、兎角門人多從游者、其後爲兎角門

人所誣殺、武藝小傳一說

富田勢源

富田勢源、稱五郎左衛門、學擊劍於其父、所謂中條流者也、仕越前朝倉氏、永祿三年、勢源嘗遊美濃、時國主齋藤義龍學神道流於鹿島人梅津某、某聞勢源來、請角技、勢源辭曰、技拙固不足較、且中條流禁與佗流較藝、梅津益侮責之、義龍使人強之、勢源不得已、應之、義龍使監之、梅津爲人魁岸、攜弟子數十人、假刀長三尺餘、勢源抽積薪中長尺餘者、易假刀、梅津請用眞刀、勢源曰、渠欲用刀、則用之、僕薪材而足矣、監使乃令梅津用假刀及角技、勢源揮薪、撲梅津頭、至流血、梅津僵、擊勢源腕而仆、勢源足蹈折梅津刀、梅津怒、探懷出匕首、刺勢源、勢源復擊仆之、義龍使人與物賞之、辭曰、與他流角技、爭勝負、中條流所禁也、國主有命、不得已應之、受賞非吾志也、武藝小傳

太田忠兵衛

慶長中大內演散樂、使士庶縱觀、有染工吉岡建法者、善擊劍、擧動不愼、衞士呵之、建法怒拔刀、一擊斃之、被傷者亦多、所司代板倉勝重揮眉尖刀、而起、太田忠兵衛止之、曰、戮奴臣力足矣、勝重授眉尖刀、曰、以此斬之、忠兵衛叱曰、奴無禮、延頸就戮、時建法踞紫宸殿階下、應之曰、敵我者非汝而誰、忠兵衛拋眉尖刀、曰、何用此物、爲拔刀、乃前、建法將起而仆、忠兵衛大聲呼曰、起、斬僵者、非夫也、建法

起、忠兵衛即擊斃之、勝重稱嘆、爲陞俸、後謂之曰、建法匹夫、而劍術則罕比、其僵也是天棄之也、汝不就斬之、其勇有餘、而其氣則驕矣、恐非擣虛之道、忠兵衛對曰、誠然、然斬僵者、而反爲其斬脚者、往往有之、夫僵有虛實、彼臨敵而僵則虛矣、而欲近則斬之、此實也、僵而不起者、未之有、其將起必防身、斬敵之念已虛矣、擊其虛斃之、不太費力、此臣之所以勝也、勝重稱善、日本智囊涉史續筆

柳生宗嚴

柳生宗嚴、但馬守、善刀術、子宗矩傳其法、世稱柳生兵法、宗矩以刀術、侍大猷公、寵遇甚渥、宗矩嘗學禪理、而得刀術妙意、常假禪喩術、假術喩政、多所彌縫、大猷公常謂左右、

柳生宗矩

曰、欲通世務、宜問宗矩、其見重如此。（藩翰譜）

同上

台德大猷二公皆從宗矩受業、弟子盈於海內、一日有客、踵門請謁曰、僕有不戴天之讎、搜索數載、今乃得焉、詰旦將赴鬪、小人未嘗習刀法、願片言垂教、宗矩曰、以鋒擊人者敗、以鐔擊人者勝、其人果獲仇。（昭代記）

同上

大猷公嘗游品川別館、宗矩從焉、命侍臣角刀技、管馬諏訪文九郎善馭、不善刀、每對皆輸、恚曰、臣騎鬪則不敗、試之衆果不能敵、命宗矩、宗矩騎出數步而駐轡、待其來近、擧刀痛撲馬首、馬驚、因進擊其人、公嘆稱曰、臨機制勝、眞國手也。（明良洪範）

小野忠明

小野忠明（次郎右衞門）以擊劍擅譽、一時爲海內稱首、薩摩侯嘗招忠明、與家臣角技、忠明以爲單身敵衆、不能生還、乃託從弟以後事而去、侯擇驍勇之士四人、與之較、皆不能勝、忠明曰、四子盍齊擊我、四人怒其不遜、揮刀圍擊、又不能勝、鬪坐憤恚、侯乃召忠明於一室、屛左右與之敵、又不能勝、乃請爲弟子、命其臣悉爲忠明門人、其爲時所慕如此、忠明每日揮木刀擊物者千、每宿直伺僚屬未起、操木刀揮之、其篤志如此。（寒能須佐美）

同上

忠明初稱御子神典膳、從伊藤景久（稱一刀齋）學擊劍、究其奧旨、景久授以割瓶刀、江戸近郊有膝折村、劍客殺人逃匿民舍、村長不能制、請官使忠明誅之、從之、官乃使小幡景憲監之、忠明至、自呼曰、我御子神典膳也、汝當決勝負、汝不出、我入鬪、賊曰、我聞子名久矣、幸角技、乃提長刀出、忠明刀不滿二尺、進斷其兩腕、顧監使曰、剄之乎、景憲頷之、乃斬其首、觀者嘆服、東照公召見、賜祿三百石、隸於麾下、忠明後冒外家氏、改小野云。（武藝小傳　編年集成）

同上

忠明與柳生宗矩皆以擊劍聞於世、大猷公欲試二人技、命侍臣伏隱身於頂格、急召二人、待其過、以木刀擊之、宗矩先至、以扇支之而入、忠明後至、避頂格入、人不能撲、世稱忠明愈於宗矩。（明良洪範）

伊藤忠一

伊藤忠一（稱孫兵衞）母小野忠明姊子也、忠明事大猷公、以擊劍擅名天下、忠一從學、竟究其術、寬永中事水戸威公、藩人無重之者、時井田喜大夫善擊劍、弟子甚多、一日招忠一於家、請較藝、忠一不能辭、乃下堦相敵、庭內有坑、井田逡巡却步、遇坑顚踣、爲忠一所毆、忠一請再試之、乃背坑對敵、井田不能敵、且鬪且逃、再墜坑內、乃嘆曰、子術如神、願從子學之、遂爲弟子、誡其門弟、命悉從忠一學、繇此聲譽藉甚一時、其術盛行云、嘗作一書、以傳子孫、其言以爲、技擊之要、在愛其軀、勿冒險近危、至於大節、當決意致命耳、議者以爲君子之言。（東藩文獻志）

小瀧與三衞門

小瀧與三衞門、甲斐人、從柳生宗矩學擊劍、以其術聞、寬永中事水戸威公、爲新番、一日宿直、僚友謂曰、聞子能以寡敵衆、有乎、曰、此術之妙也、子輩試擊我、即操筆而起、僚友相聚、欲毆擊之、與三衞門且躍、且避、以筆塗僚友額、竟不能毆、衆大嘆服其趫捷如此、東藩文獻志

和田正勝

和田正勝、稱平介、仕水戸藩、爲大番、爲人驍果、武藝絕倫、從朝比奈夢道、學劍、晝夜講習、究其秘奥、變化如神、擅名一時、時宇都宮隆綱亦善擊劍、正勝一日訪隆綱、隆綱出一兜鍪、曰、此吾家重器、累世所傳、然未知其可用否、願子試之、正勝知其試己、固辭、不聽、乃挺刀擊之、兜鍪兩斷、隆綱

意甚忌之、二人緣此有隙、天和中、正勝坐不遜賜死、世歸罪於隆綱云、東藩文獻志

同上

正勝嘗在江戸、一日出遊、有幻人臥地、使路人以刀子刺腹、其人能左右閃避、竟不能中、獲錢甚多、正勝操刀子、將刺之、幻人驚起乞命、乃誡之而去、同上

同上

正勝嘗夜與弟子譚話、俄而障子有狐影、一座大駭、正勝執扇擊烟盆、爲節、狐蹲踞聽之、正勝即使弟子代擊節、直開障子、斫之、應手而斃、其捷疾絕人、多此類也、正勝以擊劍得名、藩人多從之學、一時驍勇之徒多出其門、後學其術者、以正勝爲鼻祖、東藩文獻志　正勝墓在水戸神應寺、相傳

病瘳者膜拜、病立愈、至今香火不絕云、

鵜見助兵衞

鵜見助兵衞、仕越前侯忠直、時武功之士某者有罪、忠直命助兵衞拘某來、助兵衞辭曰、臣曾無捕縛人、若不能縛、不惟臣一人耻、敢辭、忠直曰、勿辭、若不能縛則斬之、助兵衞乃往說某、與偕來乘船、時忠直遣步卒二十人、來亦偕乘船、助兵衞身小而某乃大男子、且佩刀、旁人皆爲危懼、助兵衞踞艫、某亦來憑船、舟人進茶、某啜茶、與助兵衞共談、船將至城下、某忽躍入水、衆大驚騷、欲入水索之、助兵衞自若、撫髭曰、衆皆勿驚、彼雖遁、將安往、今當浮出、暫停船、言未畢、有水色變紅者、曰、在彼、乃廻船、忽而死屍浮出、

乃捉檢、一股已絕、方彼躍入、助兵衞挺刀斬之、納刀於室、而無一人見之者、衆皆大驚、服其技、助兵衞即造忠直營、具告其事、忠直曰、汝擐甲立功、予數聞之、然劍法神迅、所未聞、大稱之、白石紳書

山崎兵左衞門

山崎兵左衞門、仕德川忠直、善擊劍、其名鳴於世、時有高繩者、以劍術遊歷諸方、至越前、大誇其術、忠直召之城中、命兵左等六人、較其技、高繩大懼、乘夜逃去、後忠直以事愚兵左、欲遂殺之、急召之曰、我與汝試其技、汝能敵我乎、兵左曰、謹諾、忠直乃挺刀斫兵左、兵左以小刀支吾、忠直竟不能斫、於是忠直擲刀、嘆賞曰、汝藝精妙如神、乃以其

石井兵右衛門

刀賜兵左（武藝小傳）

石井兵右衛門美濃大垣人自幼從父仕加藤清正寬永中加藤氏國除客居大阪以擊劍授徒正保初生玉里酒肆有客三人酗酒殺主翁被傷者數人府廳遣卒緝捕客在樓上攀梯者下礮斬之殺傷甚多兵右聞之與子兵介走至告吏乃傳命兵右大喜請曰生獲三人實難殺一人則如何吏曰可乃命兵介曰汝立樓下予投汝縛兵介曰服勞少者之分請大人留不聽衷鎧甲左持炬火疾呼上三人齊鋒迎之炬火攔鼻頭烈焰衝灼三人退縮乃突進直截一人擎一人投之樓下兵介就縛之一人則兵右搏

縛之事聞城代太田資宗稱其勇遣近臣賜米二十苞銀二十錠兵右拜命辭賚使者强委之去兵右謂兵介曰士雖貧也豈可以貨取耶苟受其賜人將曰爲利忘身乃往且告意辭賜資宗歎曰眞烈士哉乃召見勞之命賜酒侑以佩刀由是受二百石客濱松（野史引常山文集）

林田左文

林田左文仕黑田忠之（筑前藩主）爲隊長屬步卒二十人左文善擊劍殆無敵手一日部下卒六人殺人出奔左文適調馬聞之即馳追躡步卒見之偕還謂曰僕等縱出在他國決不言君追躡幸從是回轡不者非君利也左文徐下馬謂曰六人同殺人其罪必有輕重吾欲糺之故來也有一人曰是以謀誣我也拔刀來逼左文自若不動曰卒爾勿誤事刀將接左文曰慮何短挺刀斬仆之曰汝等能聞吾言彼來逼故斫之汝苟不抗吾何兵之又有一人來擊左文曰愚矣佯却立其人急逼之左文翻身斫仆之又有一人來逼復仆之死者已三人左文乃前斬殪一人所餘二人一則擊傷之一則蹴仆之解彼腰帶縛二人立之於馬前騎回筑前士聞之多入其門然左文爲人姦邪後得罪死（明良洪範）

新免玄信

新免玄信或稱宮本武藏播州人父無二齋善十手術玄信以爲十手非常用器不如用二佩刀（武藝小傳）遂潛意演習

揮雙刀術號二刀流（羅山集）玄信於刀法蓋出於天性年十三時有新當流有馬喜兵衛者玄信與之較技擊而克之十六歲遊但州州有秋山某者有膂力又善擊劍玄信又與角技擊而殺之於是其名大著後遊肥後有巖流者亦以擊劍有名求與玄信決勝敗長門豐前海中有嶋曰船島二人相約決技於此至期巖流將航船嶋時乘船赴島者陸續不絕巖流問舟人曰今日航船島者極多何也曰今日劍客巖流者與宮本武藏決技於船嶋欲觀之自黎明航島者不知其幾巖流曰我乃巖流也舟人驚曰君果爲巖流僕請艤舟於他君當逃之他邦君術假令如神宮

同上

本黨類寔繁、決不能生、巖流曰、然、雖然、吾亦不願生、縱雖死、食言非勇士所爲、吾必死於此島、汝幸酹水於吾墓、已而巖流上陸、待玄信、玄信至、偕決勝負、巖流用刀長三尺餘、玄信以假刀、巖流揮刀來鬪、玄信一擊殪之、因埋巖流於此地、人呼巖流島、武藝小傳

一日有少年見玄信曰、弟子有父仇、請決勝負、官命許之、期在明日、既設場、願學必勝法、玄信嘉其志、曰、我愛汝孝義、有必勝刀法、傳之、兩手各持一刀、左手支敵刄、右手刺其胸、演習達旦、玄信曰、可也、必勝無疑焉、少年一從其敎、果得復仇矣、鈴林巵言

齋藤篤信

齋藤篤信常拜不動佛、人問其故、曰、余十三時出走入都、途逢一僧、僧奇余年少單旅、問故、余曰、赴江戸學擊劍、僧曰、子成童、果使此一念不動、則可成名天下、盡誓神佛、且禱成業、余然之、乃禱不動祠、誓曰、使余比廿五歲不傳劍術秘奧、則自刄而死、入江戸、游岡田十松門、親操薪水賤役、百折不撓、比廿五歲、得皆傳、允可其名大著、靜岡游乘

寶藏院胤榮

【槍術】寶藏院胤榮、中御門氏、南都之僧徒、好刀槍之術、與柳生宗巖共學刀於上泉伊勢、學槍於大膳盛忠、業已就、別創槍法、所謂十字槍者是也、及晩年、胤榮以謂、身在釋門、而講武事、固非本意、吾後嗣不可必講武、所在武器皆

刀術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　十三

授門人中村尙政、寺中不留一器云、胤榮慶長中役、年八十七、武藝小傳

寶藏院胤舜

胤榮後嗣胤舜、胤榮沒時、年纔十九、以爲此寺所以得名者、非釋氏遺經之故、而爲先師胤榮槍術故也、吾不可不繼其業也、即招胤榮高弟奧藏院者、日夜勉勵、竟至精妙、自是後寶藏院世世以槍術有名於世云、武藝小傳

中村尙政

中村尙政、市左衞門、從南都寶藏院胤榮學十字槍、得其宗、仕越前侯忠昌、大猷公召見其技、武藝小傳命高橋左近爲對、曰、汝堅持長槍、不高不卑、其鋒擬彼臍、勿動、及角技、左近守命、不敢動、尙政進接槍、良久、二槍相交不解、久世大和守命罷之、衆毀尙政、柳生宗矩曰、不然、大將軍以秘訣授左近、左近多力、固守命、不動、尙政欲決勝必敗、知不可勝不進、名手也、鉀書

鳥山榮庵

鳥山榮庵、從京僧安大夫學槍術、至其極、榮庵嘗欲筮仕、從江戸赴紀州、抵駿府、有衆喧擾、榮庵問故、曰有罪人擁弓矢據某屋、榮安曰、我請戮之、即持鎌槍自名入之、罪人發箭凡二、榮安皆斫之、進刺其人殺之、竟從紀州、又往藝州、從遊者多、後歸江戸、武藝小傳

進士

【拳法】水戸義公時、有一進士、其人以拳法聞、時幕府有太田某者、膂力絕倫、義公愛其勇、屢招之、設宴、一日太田乘

槍法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　十四

竹內守次郞

醉大言、嘲拳法、爲無用、士聞而大怒、請較短長、公許之、太田攘袂下階、取一大屏、運轉如扇、士不能近、久之屏觸物虀碎、士伺間欲搏之、太田左捽其髮、右持其腰、捧之空中、謂曰、勝負決否、士曰、未決、太田怒甚、乃擲之地、士遂死、既而太田覺胸間痛楚、視之則骨折、乃知爲士所蹴、無何死、人稱太田多力、而服士之術焉、人見雜記

竹內守次郞善拳法、捷疾如神、時幕府臣松平三五郞、力量過人、喜養力士、聞竹內名、以爲彼雖拳法名手、在衆人得施其術、設令我輩搏之、彼何能爲、招守次郞、相見欲試其術、出一力士、謂曰、請嘗搏此夫、力士張股進、欲拉殺守

次郞、守次郞前搏力士、力士忽顚踣、抵屋柱、柱折氣絕、三五郞大驚、謝曰、君術捷疾、殆過所聞、僕聞拳法能生死人、願使彼蘇生、守次郞圖以屏風、施以其術、力士又蘇、然脊骨摧折、竟爲廢人、三五郞由是服其術、爲之弟子云、明良洪範

龜崎安太夫

龜崎安太夫、不知何許人、精妙柔術、一歲宿備前烈公時岡山藥師寺、人聞其術、爲弟子受業者多、時同國浪人本間某者、至其寺、請較技、安太夫曰、諾、乃入內、縛一足、歛一手於帶、躍出曰、可、某心甚慍之、曰、未較技而如此、足下何輕我之甚、安太夫曰、卿之不悅亦宜然、如此而僕有勝理、幸來較、某忿懫、謂搏而斃之、以辱彼徒、乃進捉安太夫、高擊瞼眼、安太夫笑曰、勝敗未決、某乃發聲投之於地、安太夫未抵地、翻身蹴某仆之、某顚倒壞佛壇屏障、安太夫疾躍壓之曰、汝記之否、某大感服、竟爲之弟子云、備忘錄

加藤肥州

銃術

朝鮮之役、加藤肥州結營於山麓、有虎每夜入營中、捉馬走去、肥州近習上月左膳、年十四十日暮上厠、爲虎所嚙而死、肥州大怒、運明勒兵、圍山大喊、忽而有一老虎、自叢中躍出、肥州在大石上、以鳥銃擬之、時近臣亦齊銃口向虎、肥州令曰、汝等姑待焉、已而虎走進、欲開口嚙肥州、肥州急放銃、丸洞虎口、出其背、而勢猶欲騰躍、少頃而斃、備

忘錄

稻富祐直

稻富祐直、稱伊賀、仕細川忠興、文祿朝鮮之役、暇時忠興以田獵爲游娛、忠興素善銃、祐直亦特妙鳥銃、甘雨亭叢書引澹泊史論附錄每出獵而歸、必較其獲、忠興恒多、而祐直每少、忠興謂曰、汝以銃手稱、今所獲卻不及我、豈非盜名邪、答曰、君信妙手、非臣所企及、而臣有小技、請撿鉛子痕、忠興就視之、則祐直所獲、皆中胡脈、忠興則專主于中、無復所擇、野史引慶書附錄

大井主馬

大井主馬、受銃術於安見元勝、元勝仕加賀侯利長、爲銃將、善銃、主馬爲其高弟、亦仕利長、利長嘗在高岡、病、時爲

鷁鳴蘆葦中、利長惡其聲、使人驅之、主馬在船中、見鷁飛去、執銃一發中之、利長感賞焉、（松雲公夜話）

池田家士

備前侯光政、家臣多以善銃聞、一日相會演習、有僧來窺、謂曰、諸君皆已鍊熟、老衲願以身爲鵠、諸君以爲演放之資、如何、若中丸則止、不中則幸惠一方銀、衆皆諾、於是僧脫袈裟、赤體距銃口數十步、開足直立不動、衆迭出放銃、遂不能中、諸士善銃者聞之、爭出狙擊之、竟不能傷、僧得金不貲、明日將去、有一士人、聞之、曰、若使彼之他邦、曰池田家無人、國恥也、夫以人爲的、不仁也、然彼已賣術貪貨、是決非眞沙門也、乃呼僧於家試之、僧亦脫衣裸立、士人一發應響而斃、人人大賞嘆、問其法、士人曰、此僧素得幻術、蓋其直立者彼影、而身必在其下、故彈其衣、果然、吾聞彈狐狸妖物、下銃口狙之、無不中、是古人所傳也、（明良洪範）

竹谷高明

竹谷高明（稱忠衞門）長於鳥銃、尤極精妙、一時無比、守山侯嘗招之、觀其藝、高明連發不中、白侯曰、此銃不良、侯怒甚、使人借水府鳥銃、高明操之、發無不中、侯感嘆、或嘗夜求鶴於高明、高明乃至水邊樹下、使人放空砲、果有鶴驚飛、高明從闇中發銃、應聲墜地、文公嘗命高明殺鳩、令不得傷其身、既而高明獻之、皆中其嘴、公嘆賞、（東藩文獻志）

雜記

眞田信幸

眞田信幸、（伊豆守）以武田氏遺老、大猷公時猶存、酒井

忠勝嘗問兵法之要、信幸對、以不知、忠勝強問之、信幸曰、在愛士、忠勝又問之、信幸曰、在禮與義、忠勝感歎而去、（仰景錄）

熊澤伯繼

熊澤伯繼、年少體貌充肥、自以爲武夫之職、一旦緩急、被甲持兵、驅馳奔走、無所不爲、而豐肥如斯、何以堪之、雖由稟受、亦安佚所致、從是攻苦食淡、日夜講武、或走曠野、跋山村、日勞筋骨、其宿直也、藏木刀於襉笥、僚友就寢後、獨竊出空庭、演擊刺法、如是數年、身軀稍瘦削、（先哲叢談）

荻生茂卿

荻生茂卿、少時精習兵學、故其就仕途也、亦以兵學、不必以儒業、晚復專談武、與熊本藪弘篤初相見、時茂卿首謂曰、陣法行伍、不可不究也、子西海人、必習水軍、水軍其以何策爲上邪、遂數刻談戰法、不及佗事云、（先哲叢談）

湯淺元禎

湯淺元禎、恒好武、故其文記古名將者極多、嘗著常山紀談、亦案戰國死義伏節忠臣勇士之迹、或考覈異傳雜說、此皆出於好武之心也、每戒子弟、曰、苟爲武士者、寧廢文事、勿廢武事、（先哲叢談）

大井貞廣

大井貞廣、（號南塘）京師人、仕水戸侯、爲國史總裁、貞廣爲人軒昂磊落、有暇則講習武技、人未嘗見其讀書、或詰之、輒曰、我丈夫也、一旦國家有警、不可以論孟爲甲冑、其承公命、代作大日本史序、人皆謂文必不佳、及成、典雅莊重、

人皆歎服、（文苑遺談）

太田元貞嘗論講武練兵、曰、威敵利器、固在弓銃、而養士卒之勇、莫如刀槍、城府之間或專恃長兵、而不知用短者、其俗必弱矣、（續近世叢語）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終

皇朝金鑑卷四十一目次

臣道

清德　博施濟人　德克感人　卓行　共七十條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一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大内酉吉　校

臣道

清德（博施濟人　德能感人　卓行　共七十條）

行之得於身者、謂之德、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脩其身、能事父兄、能御僮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興利除害、能居官擧職、是皆德也、然不明其道、則不能脩其德、道明德脩、謂之道德之士、雖無其位、人皆重之、不翅當時重之、百世之下、猶有聞其風而興起者、夫不德之人、雖祿爵厚榮耀於一時、將草木偕零、與麋鹿同死、古今不知其幾何、道德之貴、雖神鬼猶知敬之、藤原實資之於病魔、伊藤維楨之於狐魅、長胤之於天狗、是也、鬼物猶感之、況於人乎、林信勝、南宮岳之於幻人、一見知其非常人、中江原、伊藤維楨之於刼賊、或聞其名、或聞其言、感激爲良民、二子之學行、世之所稱、固不足怪、正輔佐吉一農夫、所謂目不知一丁者、然又能感盜賊、動天意、人性之善果可徵、而道德之於人

如此、可不貴重乎、曰誠、曰勇、曰廉、曰讓、曰愼、曰直、曰智、曰量、皆德之發於外者、而就其事加之名也、今皆蒐其事、著之於篇、其他能爲人謀事、居官擧職、事父兄、擇交游等、亦各有所屬、今擧其博施濟衆、以德服人、或其行義卓卓者、以爲一篇、作清德篇、

博施濟人

博施濟人

博施濟人、聖王之所病、固非責人臣之義也、如和氣清麿、小野岑守所爲、乃人臣之標準、如正輔佐吉正卿所爲、眞所謂卓行、非可以此規人者、然厚自封殖、不顧人急、滔滔皆是、而此等人視人之窮困、出死力拯之、人之美德莫大焉、故表出以置此篇云、

三宅笠雄麻呂

三宅笠雄麻呂、越後國蒲原郡人、光仁朝、蓄稻十萬積而能施、寒者與衣、飢者與食、且修造道橋、道利艱險、積行經年、勅授從八位上、（續日本紀）

和氣清麿

和氣清麿備前人、爲人抗直、多所通曉、嘗墾田一百町於備前、永爲賑給之資、鄕民賴之、清麻呂子廣世、桓武朝、爲大學別當、請納私田二十町、爲勸學料、又以大學南私宅、置弘文院、藏書數千卷、以墾田四十町、永充學料、（日本後紀）廣世弟眞綱、爲少將、嘗割俸出財、買攝津良田、以贍士卒、（續日本後紀）眞綱弟仲世、爲近江介、所得俸祿悉賑貧民、（文德實錄）和氣氏兄弟好施、不吝、蓋皆清麻呂遺風也、

小野岑守

小野岑守桓武朝任參議、兼太宰大貳、憫西海行旅病者無所寄宿、露臥至死、建續命院七宇、以養之、置墾田百十四町、恐其久而廢、請令府監若典一人勾當其事、未及以聞而卒、家人尋請之、廷議許之、續日本後紀

藤原冬嗣

藤原冬嗣、識量弘雅、才兼文武、淳和朝官至左大臣、冬嗣嘗置施藥院、收養親族貧乏者、又置勸學院、教授子弟、折封戸一千戸、及買田給之、續日本後紀 子良相又繼父志、建延命院於勸學院南、以養藤氏生徒病困無資業者、以東京六條宅、名崇親院、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並皆割封戸、入莊田、給其資用、三代實錄

田邊希文

田邊希文、號晋齋、仕仙臺侯、爲儒官、嘗從侯巡按封境、宿某邑、夢小兒數十輩來挽衣裾、已覺、父老言此邑習俗生女不舉、恐生長後糜粧錢也、希文愍然、即上疏告其狀、侯即日下令禁之、因命每生女賜米一石錢五百文、邑民至今受其惠云、先哲叢談後編

正助

農夫正助、筑前竹丸村人、忠愨謹厚、走於人之緩急、甚於己私、途遇吏父老暨富人、則磬折趨過、郡寒暑雨、會有徭役而人倫有難色、請自代、享保中西海道大風、筑前尤甚、稻苗盡枯、正助以謂、其如此則國必無穀種也、乃號泣禱天曰、今也逢天之怒、稻苗盡死、百姓將死亡、伏願以奴代庶民之身、賜來年穀種、則何惠如之、至秋饑國無一毛、唯正助之田豐熟勝常年、正助大悅、收穫之後、徧頒諸國、國使爲穀種、藩侯聞之、乃命吏訪問、得其孝義狀、感嗟、賜田一町餘、永復其租、年老病死、命建碑、俟每過之必下輿馬云、續近世叢語

永田佐吉

永田佐吉平居、立志利物、所在橋梁、皆以石改作、以備水患、每出行、途有遺粒、則必收拾、以食於雪朝飢鳥、事無巨細、其用心類如此、於是人乃稱佛佐吉、寬政初死、年八十九、續近世叢書

奧貫正卿

奧貫正卿、號友山、武藏入間郡人、好學、受業成嶋鳳卿、寬保

壬戌、關東大水、郡最受害、民舍漂沒、正卿即載食於舟、行食餓者、視其濕處而病者、悉載歸養之、數百人、因請其父曰、大人平生諱兒力儉、爲有今日之急歟、願傾積聚以拯之、父喜許之、於是發倉大施予、飢民爭聚門前若市、正卿多作粥食之、又不問壯幼、每人與米四升、既而米罄、使人齎金買穀粟豆麥、金又竭、請父質田宅於江戸富商、得金以繼之、自冬十月至明年四月、惠施所及四十八村、所救活十萬六千人、事聞、官大賞賜錢帛、旌門閭云、先哲叢談後編

五十嵐俊明

五十嵐俊明、號穆齋、越後新潟人、好學善詩及畫、平生輕財、重義、報己周人急、寶曆中州大饑、傾家資以爲賑濟、饘餼

孫次郎　武右衛門

既竭。置傳寶書畫古器。以繼之。其病不能興者。遣內人。夜令荷飯粥。至而食之。脫衣衣之。鄉有司無意於荒政。乃抵府。爲百姓請。有司愧謝。大發廩救之云。（近世叢語）

孫次郎（播府屋）弟武右衛門。藝州豐島郡乃美村人。家雖不甚富。兄弟皆有慈心。好施與。因擧火者多。時比年不登。兄弟以爲。當此時。飽食暖衣。天譴可畏。自今每事尚儉約。以救人窮。爲志。其妻亦能從之。於是日食麥飯。雖幼者皆然。家素爲酒舖。至此休釀造。多積米穀。貯糟粕鹽醬等。至秋冬。餓者果多。兄弟謂飢人曰。微物以相與。雖似傲人。君等以爲一日糧。我等所望。無過之者。卑詞和顏。以與之。餓人

太右衛門

皆感喜。不欲受者。或貸之。或賣之。以救其急者。不勝枚擧。隣村朋府淸武鍛冶屋安宿久芳等諸村。受其惠。免飢餓者頗多。正德四年。國主賜白銀。賞其志。（備忘錄）

太右衛門。信濃高井郡小見邑人。邑傍千曲川。元文二年水溢。民亡田圃者多。太右散金貸之。邑民質求田園。亦自質收隣里田園。分賦居民。各令勸農。是以莫一人散離者。又邑民多子乏食者。皆收爲家丁。稍長畀資財。悉卜其居地。又搾油也。悉分邑民貧窶者。躬不以爲利用。寶曆七年明和二年及五年。千曲川洪水。衆民飢困。太右散麥稗穀。總五百三十苞救之。代官岩出某以聞幕府。安永八年十

服部時壽　脇謙則

一月。賜銀。且許帶刀稱族。（野史引地方凡例錄）

服部時壽。（俊賢宗）大和高市郡人。家世業醫。時壽夙刻意。家學後出爲高取侯侍醫。尙儉素。家頗饒。然好爲賙恤。豐年糴穀。凶歲輒低價糶之。一鄕咸受其澤焉。高取川漲。輒壞橋。民病之。時壽乃捐貲。造石梁。是年大稔。人稱爲豐年橋云。（近世叢語）

脇謙則。豐後小浦人。爲里正。以方正聞。周急爲務。每會凶災。所救最多。事聞。老中館林侯傳命賜白銀五枚。其子則彌後承父職。能繼其志。賑恤谷廣。天明初賜白銀若干。是時連歲不登。物價騰貴。衆庶困迫。則彌連出錢穀。拯饑寒

川村壽庵　青山瑤溪

者。償租給餉。以復本業。拮据經營。殆至傾產。郡民賴之。得免死亡者。不可勝計也。天明末。老中沼津侯傳命。賜白銀十枚。許帶雙刀。署姓氏云。（續近世叢語）

川村壽庵。南部人。業醫於江戶。天明荒饑。東陬最甚。鄕親告以餓殍狀。壽庵即日悉鬻書籍。馳遣賙之。或嗤之曰。子行義信於人久矣。一言可以致千金。何爲自苦如是。壽庵曰。以己財而救人。忠也。貸於人以救人。非忠也。我唯盡吾心而已。嗤者慙服。（皇國名醫傳）

青山瑤溪。（名延壽貫吾大父也）仕水戶侯。性好施與。親戚朋友。有窮乏者。傾囊橐而贍之。無所吝惜。天明末。荐饑。浮浪載路。至

門乞食者、日不知其幾、瑤溪設食以餉之、其所居近邑曰風呂里、里民主農時、不得下種、瑤溪聞而閔之、乃買穀以與之、時米價踊貴、斗直至錢三千、里民賴以得活焉、門生小澤某嗜酒、家貧負債、不能償、將亡命、告急瑤溪、瑤溪乃出七十金爲償之、某負恩不能還債、至絕存問、瑤溪晚年窮困、衣食不給、然竟不責其償、其性仁厚如此、文苑遺談

青木敦書 號昆陽 仕幕府、延享中爲書物奉行、嘗歎曰、凡有罪遠放之島嶼、要在使其終天年耳、然諸島少五穀、常以海物木實給食、是以往往不能免餓死、豈不亦痛哉、且雖內地、遇歲歉、則民不能無菜色、凡百穀之外、可以當穀者、莫如蕃薯也、乃陳官求種子於薩摩、試種之官園、極蕃衍、於是著蕃薯考一卷、而述培植之法、官鏤版、併種子、行下諸島及諸州、未數年、無處不種、至今上下便之、雖歲不登、民不適餓者、實敦書之惠也、先哲叢談

三浦晋 號梅園 豐後杵築人、晋自奉節儉、有贏必施、又釀米錢、歉歲出貸、豐年入息、由是免飢寒者多矣、孝子順孫、節婦忠奴、湮滅無聞者、晋爲稱揚顯之、或告之於官、使得褒賜、或募之鄉邑、以爲救助、又白餽米鹽、日月相給、而使奉養無跌、閭閻子弟有小善必褒焉、有小惡必誡焉、是以人皆憚其嚴、懷其惠、杵築人民十數村連合騷擾、將入城府、

晋要諸道、解喩再三、事乃平、又神祝與寺僧訟、結黨相仇、縣吏不能制、晋又居間解之、自是鄉邑爭訟、多就取決、諸侯果辟皆辭、杵築侯召見、待以家老之禮、寬政初死、年六十七、續近世叢語

太田澄玄 號大洲 江戶人、業醫、澄玄性友愛、兄弟數人皆貧、每推衣食而與之、毫無厭色、隣里有窮不能存者、輒資導之、種栽藥草、因以舉烟者數十家、而澄玄居陋巷賃房、茅宇塾庠、修身不移、坐臥一室、外無客次、常時設臥具、有來訪者、意所不可、輒覆被而臥、雖勢貴不可得而見焉、皇國名醫傳

室町宗甫 京師人、家素富、有二子無賴、放之、曰養佗子爲嗣、恐稗子來侵汨之、不如賣家、以施於人、即鬻居宅及什器、得黃金二萬兩、乃僦闔焦隱居絕交、聞有窮人、則必封金五兩、竊投其家、來謝則曰、予不知也、唯恐人知之、及其死也、施與已盡、唯餘米二合錢三百耳、近世叢語

五左衞門 奥州白川金万村人、一村凡二百餘戶、告無清水、五左衞門深憂焉、自壯時發憤、誓神佛、堀井凡八十餘所、不能得清泉、筋力已疲、及老掘一井、始得清泉、翌日五左衞門病沒、因名五左衞門井、闔村皆賴焉、五左衞門後絕、劣有一孫女、村人爲饋米穀、以爲井司、四十年後、白川

侯定信巡行村邑、至此、見清泉沸出、來憩、時孫女年六十餘、拜伏井傍、侯問知其故、大感五左衛門執志不屈、即出物賜孫女、賞其祖功、備忘録

內藤平左

內藤平左衛門奥州白川郡須賀川邑豪族也、關東邊邑、民多子者、多不擧、後生號曰間引、不知其爲慘、寒民往往爲之、家稍饒者亦有傚之、官下令禁之、不止、平左衛門心常悲之、若聞有欲行間引者、乃自出養育之資、與之、常云、米價至賤、不必多費、平左衛門爲人篤實好學、克恤人窮、又或修道路橋梁、領主聞之、許其帶刀稱姓、以準士林、其沒也、置孝經於枕側、遺言曰、如教墮胎、子孫世世勿失吾法、其子亦篤實類父、邑僧聞其風、謂曰、欲建寺門、請施財、其子笑曰、吾不忍人患、故出財救之、如寺門、無之何害、竟不與一錢、備忘録

權左衛門

權左衛門、新井氏、武藏足立郡莊左衛門新田人、家頗富饒、邑瀕荒川、數有水、人馬多罹災、權左深憂之、爲邑人謀、築一小邱、於其圍、高七尺、縱十七間、長八間、上爲樓屋二宇、一長八間、一長六間、皆塗以土、中安大釜、草加驛及近邑每有水患、乃遣舟邀窮人及馬、俾至此避災、明和三年、關東多罹水災、貧民出爲乞丐、而此邑無一餓者、近邑災後或願賑恤、或乞粟種者、比々皆然、而居邑無一人請求者、

且其佃人有老親者、歲尾各與米二斗、貧而無資產者、貸金錢米穀、暇時服勞償之、時權左已死、子孫助繼父志、從而不改、近邑貧民爲水災來乞食者、每人與麥一合、日來者多至百餘人、凡經二百餘日止、邑民貧而不能納租稅者、孫助代爲納之、極貧者貸與米金、不收利子、代官辻源五郎以聞、幕府賜銀若干、且許其帶刀稱姓云、孝義録

常松次郎右衛門

常松次郎右衛門、陸奥今岩代岩瀨郡鏡沼村人、世爲里正、能竭力於賑濟、貧而不能納租稅、或不能買馬者、或罹災阨者、咸貸與米金、救其急、而有不返償者、亦不以爲意、唯以拯人窮爲志、一村無不服其德者、有仁井田村者、闔村窮困離散殆盡、會津侯憂之、使次郎兼此邑里正、次郎能殫賑濟方、漸招來流民、又立爲一村、而其所得月俸皆施村人、或以爲村費、不敢私一錢、日夜勞心於其職、寶曆十三年擧爲鏡沼仁井田大里正、授祿十五石、國中貧民擧子一二人、後則多不擧、由是戶口漸減、加之女子寡少、欲結昏者非多贈貲不能娶、年壯而不娶者多、侯屢下令諭生育之理、弊風不革、會津領又在越後、越後生育最多、士人雖貧、無不擧子者、次郎以爲移彼國女子於此土、弊風必改、乃請郡宰自出資、遣人越後、牽女子數十人來、皆置之已家、與近邑人爲妻、從是弊風大改、侯善之、寬政二年、

與祿五十石、爲鄕士、兼郡中監察、命擔當窮邑之事、專爲之料理、云。孝義錄

本間宗善

本間宗善、羽後酒田人、世世以豪農聞於海內、酒田港西北受海數十里、平沙漠漠、無尺木寸草、冬間朔風揭沙、堆積成山、餘勢及酒田、屋舍傾倒、宗善憂之、文化中興役、先爲囊沙數百萬、累積海岸、高數十弓、長數百間、俄然爲岳、築山王祠其頂、植樨松數百萬株、已而苗生如草、而每一經冬、根露幹枯、交爲沙所埋、宗善百方培養、漸掩沙面、數年後、蔚成松林、此患頓止、擧邑無虞、其爲熟土者種黍養蔬、薪木蔚然、蓊蔫時全邑長免風浪大患、過者無不歎其

功。新潟游乘

香兵衛

羽後龜田藩地、沿海沙路數里、此間海風飛沙、平地咸起丘山、殆如沙漠、邑人善兵衛、三十年間植松數萬株、是以田野日闢、居民安堵、擧邑賴之、弘化三年、城主岩城隆濟撰文建碑記之。秋田游乘

德能感人

德能感人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覇、以德服人者王、以德服人、王者之所爲、是亦非可望於人臣、如仁齋藤樹二先生、學德積於躬、其言行自能感動人、不啻感人、妖魔猶且遁避、嗚呼果使是等人在其位、人民受其賜也必矣、是亦人臣之標準、故擧以爲勸人之鑒云、

藤原實資

藤原實資後一條朝爲右大臣、實資性明達方正、不阿權貴、藤原道長嘗有邪崇、實資往候、鬼忽憑人曰、賢者方來、我不欲見此人、歘爲解散之狀、病即瘳、古事談 時人號曰賢右府。十訓鈔今昔物語撰集分類

林信勝

林信勝嘗訪某侯、某侯畜幻人、作草器、縮容身、跳入之、括其口、執槍刺之、莫能傷、招客演之、時信勝在座、幻人入而復出曰、座中有眞人、不可爲幻、信勝笑頷之、一坐莫不驚歎。國史

中江原

中江原號藤樹　近江小川村人、爲人溫厚、信明人王氏之學、先躬行、後文詞、人無賢愚、皆服其德、莫不興起於善、旅舍

著肆有客所遺物、則必置之閣上、以俟其復來、歷年之後、塵土坌滿、竟不收用、嘗之京師、行路轎中說心學、轎夫感動流涕、其德之薰人、率此類也、一時稱曰近江聖人。先哲叢談

同上

近江久世氏領邑有無賴者、揮刄據空屋、捕吏及門、不能入、止合圍喧囂耳、藤樹會寓同邑、過其門、聞狀、請捕吏解佩刀而入、暴人殺氣爲之挫折、收刀與藤樹偕出、藤樹說捕吏、勿凌辱、暴人束手受縛。野史引著草

同上

一急遞懷金趣京師、至河原市、近江 買馬乘之、至椋本驛、投宿、馬子歸家解鞍、有物取而視之、橐中有二百金、大驚遽

至榎本驛舉橐金還之急遞驚喜削出橐中金十五兩爲謝馬子變色曰我今返足下物何謝之有我若貪金初無持至之理所謝則不能受願唯買夜至此得二百錢足矣急遞感激垂泣曰足下果何人有何德而然也馬子曰僕一無所知唯我近邑有中江先生者每夕講書人皆行而聽之先生曰父母宜盡孝養主君宜致忠敬勿掠人之物勿違於理勿背於道矣向之橐金素非僕之物無取之之理熊澤伯繼適求師在逆旅聞之知中江氏有德遂趍小川村爲弟子云 東遊記

原宵夜自郊外歸有賊數人遮路曰客解橐以供我飲酒

原乃舉錢二百授之賊拔刀叱曰所以求客者豈止是也速卸衣及刀否則不須多言原神色不變曰姑緩之乃瞑目叉手少頃曰吾思慮之假令戰而不利無輙卸以與汝之理即撫刀起曰戰者必告以名姓我是近江人中江與右衛門也賊大驚投刀羅拜曰弊鄉雖五尺童子莫不知藤樹先生爲聖人者吾黨雖行刼爲生焉得施之聖人願先生矜其不知而宥之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乃諭以知行合一之理則賊感泣遂相率爲良民 國史 先哲叢談

享保中三輪希賢 名據乘續大記 過小川邑欲吊原墳墓問路農

夫農夫即釋耒耜徑趨入屋更服出導希賢至墓拜掃甚恭希賢心訝之問曰爾於藤樹有何親乃爾農夫曰欽仰藤樹先生何止僕也闔邑皆然父老每語其子弟曰吾里父子有禮兄弟有恩室無忿疾之聲面有和煦之色者由先生遺敎也希賢矍然曰世稱爲近江聖人吾今乃知其不虛也享保距原之死七十年鄉人猶戴其德如此矣 先哲叢談

又有一貴人欲謁原廟令前驅傳命邑人邑人曰自昔來此邑拜祠廟者必望廟下馬今君在輿而命開廟門不敬如此廟門不可得而開貴人再三謝不聽曰君初無仰敬之意徒聞人之言欲覩祠廟耳若使祠廟爲世之觀弄

是瀆神威也竟不肯開貴人大慚 窓能須佐美

小川邑人來江戶嗣某家一日有客言次及儒者客問曰中江藤樹子之里人也聞其學爲世所仰子必審其行其人改容曰藤樹先生吾先子之所師事因悉其平生實不乖近江聖人名也及我出爲此家嗣先子將其所什襲先生書一張付我且誡曰此是聖人之手澤兒善藏之吾子今慕先生則使得觀之乃起著禮服出一軸於櫃捧置案上頂禮跪拜者猶緇徒之崇佛像也客悚然以爲藤樹畎畝之一匹夫而見重於士大夫之間如此則其道德與世之所謂儒者不同盥漱再拜而後觀之 先哲叢談

伊藤維楨　伊藤維楨　伊藤長胤　佐藤直方

伊藤維楨、（詳文學門）嘗夜行郊外、刼賊數人要路、按劍曰、吾徒不醉無樂、今欠酒錢、客若無所懷、則幸遺衣裳、維楨神色不少動、曰今日囊橐適空、斂縕袍脫以遺之、且問汝輩何所業、曰昏夜行刼、以自給、是其業也、維楨曰、以若所爲爲生、吾何拒之、輙脫服授之、賊曰吾儕行刼、數年、未嘗見擧止如客者、抑客何爲者、曰儒者也、曰儒者爲何事、曰以人道敎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於親、弟於弟、不可一日無者也、人而無道、禽獸焉耳、言未畢、賊皆頓首涕泣曰、噫君與吾儕、是人也、而事業之逈異、如是、吾甚耻、願宥吾儕罪、今後洗心、謹奉敎於門下、皆改心自勵云、（先哲叢談○按明亘洪範敍雲居和）

德能感人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一　十七

偷之事、與維楨適和同、彼亦僧徒中之巨擘、其能使人反其善、實可貫也、

有人爲狐所魅者、諸術不能辟、適聞維楨之德能服妖魔、招請之、維楨至、口未吐一言、狐懼服謝罪去、（同上○盤珪錄曰雲太闡）一言服狐魅、可謂非常人、維楨默亦能消之、豈可及哉、

維楨子長胤、（詳文學門）丹波山中俗有號天狗逵者、人若作居室、其逵路、必有祟、維楨有一門人負氣、曰天狗何足畏、廼搆屋其地、已而其宅每夜鳴動、不能居、竟爲空宅、其後長胤遊丹波、求僑寓之地、門人故令長胤居之、竟無復怪異、（閑散餘錄）

佐藤直方在江戶八町堀、家至貧、窶然泰然、不爲意、益篤

永田佐吉　中西維寧　小河寬

志於問學、其弟子某爲會津侯老臣、欲救其窮、懷金百兩、欲以贈之、往訪直方、及與之談、其辭氣容色安貧樂道、無復餘念、老臣感愧、不能言而歸、他日又往、如是者三、竟不能言而止、山崎闇齋聞之、曰、縱雖及百回、當無贈期、（備忘錄）

永田佐吉、美濃竹鼻人、夙以長者稱、歲暮懷金、自近江歸、宵道於山中、遇於群盜、併金及衣、皆推與之、徐謂曰、夜黑失道、請導我官路、一人諾之、乃問其居、佐吉曰、家在竹鼻、曰佐吉君與、曰然、盜因歎曰、陵暴長者、不祥莫大焉、翼日來謝、且釋金及衣、而去、（近世叢語）

德能感人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一　十八

中西維寧、（號淡淵）尾張人、世事國老竹腰氏、資性溫和、動止鎭靜、雖家人、不見喜慍之色、有奴事維寧二十年、未嘗訴苦、一日泣伏於廚下、門人紀德民問之、則曰、主未嘗疾言、今爲我疾言、我罪當死、德民驚、入請維寧、笑曰、修籬當用竹、見其用木、故疾呼也、彼以爲怒乎、德民以告諭奴、奴喜復泣、迄維寧歿、剃髮爲頭陀云、（續近世叢語）

小河寬、（詳氣節門）業醫、冶人之子不孝、見逐、寬治病、至民家、主人呼少年作膾、者見之、寬驚曰、是不孝之子邪、膾進、不食而出、少年乃慙且泣曰、小河君邑之望也、而不食我所作膾、不亦可愧之甚乎、遂改志爲孝子矣、（續近世叢語）

奥貫友山

明和中、武藏相模上野三州荒饑、姦民相集、爲盜刦、奪富商、毀壞民舍、將及奥貫友山家、一人走至、大呼其徒曰、是我奥貫翁居也、昔在寬保之水災、以翁在、使我祖父兄弟、得生存、汝知之乎、衆大駭、相顧曰、我儕無力之可報、庇恩而反可寇哉、羅拜而去、四隣爲之免暴亂云、同上

南宮岳

南宮岳號大淑 信濃人、以儒學教授生徒、岳在桑名時、飲一豪富家、主人招幻師、以供娛樂、將奏技、忽逡巡謝曰、坐有異人、我技不成、即辭去、滿坐皆敬畏岳、後又在洞津時飲所親家、幻師亦來作技、不成、私謂人曰、嚮在某地、一儒士在坐、我技不成、得無彼人在坐耶、不辭而去、有一人先歸者、須臾走、反曰、歸途村口橋橫架、曲不可度、衆皆以爲妄、既而衆歸至橋口、信矣、惶怖歸至、時岳猶在坐、聞之笑曰、是必幻師爲其技不成、眩惑公等也、衆乃強岳偕出至橋口、又無他異、岳進度橋、衆皆從之、大服其德矣、先哲叢談後編

增田尙正

增田尙正號徹齋 本氏松尾、嗣大和五條驛豪商家、質直好義、天明中歲大饑、尙正說諸豪族賑救貧民、不聽、於是獨出錢米若干救之、亡幾、饑民相集數百人、夜毀諸豪族之家、次及其友某家、尙正聞變馳往、乘屋喩衆、衆或認其提燈徽號、驚曰、吉野屋老翁也、相顧引去、其家遂得免、

吉野屋者尙正家號也、尙正娶堀氏、生一男曰常正、後養父妾擧子、尙正養以爲嗣、擧家產巨萬與之、使己子別居、人皆服其義、節齋遺稿

卓行

卓行 僧玄賓以下十數人、或能救人之急、或導人爲善、或能解鬪爭、行義卓卓、世之所稱、然是皆有名之士、一言一行未足見其人、直之正助等、目無一丁、其卓行眞出於天性者、澆季之世、亦不可多得也、今輯錄以爲規世敎人之一助云、

僧玄賓

僧玄賓姓弓削氏、高僧也、桓武平城嵯峨三帝、皆善遇之、玄賓厭俗避世、或爲津渡人、或爲人守田、一歲適伊賀、爲郡司奴僕、居頃之、郡司以小過、褫職、玄賓愍之、問其故、主人曰、非奴僕所知、玄賓强問之、郡司具語其故、玄賓乃敎以免罪之方、郡司大驚曰、爲之奈何、幸善處之、玄賓乃誘主人、詣京師、假貸袈裟、服之、至伊賀國守家、說以郡司小過不足責、竟得無坐事、玄賓出去、遂不知所往、備忘錄

慶滋保胤

慶滋保胤冷泉朝任大內記、性慈仁、嘗朝參途遇一婢泣甚哀、訪其故、對曰、妾爲主人借玉帶、路而遺之、恐得罪主人、是以泣、保胤乃解所帶與之、今鏡

藤原有國

藤原有國一條朝爲太宰大貳、先是攝政藤原道隆以事怨有國、奪其官、江談抄古事談 長德初道隆子右大臣伊周坐事、

爲太宰權帥、時有國在任、聞之、曰、權帥先人嘗以怨讐我、我獨以爲辱、況權帥以貴戚貶竄、將何以堪、乃使子廣業迎之供設備至、伊周大愧。(榮花物語)

畠山重忠

畠山重忠天資敦厚、沖退自守、(東鑑)然有威嚴、等輩値重忠在傍、雖夏月避暑、肅然改容、其爲人所敬憚、如此。(盛管鈔)

土屋數直

土屋數直甲斐騎將昌恒孫也、昌恒從武田勝賴、於天目山死之、東照公錄其死節、擢其子忠直、屬之於台德公、卽數直父也、數直寛文中爲老中、武田信英信玄之裔也、每饗宴、數直敬之特隆、其來訪必出迎之於門、設盛饌享之、躬自擧案、禮殆如君臣、至子政直、從而不傚。(名臣言行錄・武野燭談)

片桐貞俊

片桐貞俊、(石見守領和州小泉)就桑山宗仙學茶事、善熟其道、稱于世、貞俊善鑒定古器、適東府、途就逆旅、認尿壺、命主人灑掃、果支那古陶也、請換之、金主人曰、鄙夫未識其爲珍器、君如欲之、何爲貪金、貞俊强畀之、命左右壞之、人皆怪焉、貞俊曰、此乃古陶支那器也、他日若有鑒識者、賖求稱水甕、沽市必矣、償得者不識一爲穢器以爲寶器、故我欲使人、無謬也。(野史引思齋漫錄)

永田德本

永田德本(詳正直篇)受命、治台德公病、不受賞賜、去、公益重其人、强使德本言所欲、德本曰、無已、則吾友某無居宅、願賜宅一區、猶臣受賜、於是賜甲斐山梨郡地一區、及金若干、德本乃使其友居之、併金與之、世呼曰德本邸、而德本復賣藥爲生、如前日、逍遙自適、不知其所終。(畸人傳信濃奇區一覽參取皇國名臣傳)

中村之欽

中村之欽、(號惕齋)京師人、幼而好學、崇信程朱、爲篤行純儒、一夕近隣失火、火將延及其家、門人故舊大驚馳至、爲之防禦、俄而風變、惕齋家免火、衆皆相慶、惕齋特有憂色、人怪問其故、曰、今火之延及者、向在風上、無防火之念、而風俄變、其狼狽周章、顧果何如也、予爲之憂也、其來援者、聞之、急至火道、家爲之助防云。(備忘錄)

同上

之欽性廉貞寡慾、於功名財利、泊然無情、雖少長於買豎

之間、不知物價、其家豪富也、而盈縮無所間、嘗爲管長所賦墨、親串欲以訴官、之欽不可曰、以私利損人性命、不慈莫大焉、從是家道日衰、而亦不爲意。(先哲叢談)

川井與

川井與(號東村)大坂人、其父以賣茶爲業、與好飲酒、爲父母憂、醫林玄伯告以痛飲傷身忘親之罪、與自是除親戚義故宴集外、不敢飲酒焉、年垂五十、始志於學、受業於山崎嘉、與長於嘉十四歲矣、嘉曰、入道莫如敬、當先持敬、子不幸過時、不必讀書、可專務實踐、我說告子、則每事體究、與於是專力持敬之說、不敢少懈、悔往日之薄於親、又恐來日之不終養、絕不復飲酒、竭事親之道、親沒、定爲三年之

喪、大高坂季明嘗曰、川井翁一味誠實、所謂獨立不慙影、獨寢不愧衾者矣、（讀近世叢語）

芭蕉

芭蕉翁伊勢人、爲俳歌祖、元祿中、大和國武內村有孝女、名今、有至性、人皆感動、芭蕉一歲往、在山城攝津間、將貫花芳野、漸得金一兩、以當路費、聞今女名、枉道造焉、感其孝養、且憐其窮乏、乃出囊中金一兩贈之、今辭不受、芭蕉强與之去、於是徑就歸途、途而遇一友人、其人謂翁曰、芳野花何如、芭蕉語以其故、友人曰、翁平生心切於見芳野花、今得路費、而不爲觀花費、與之於人、實爲遺憾、芭蕉笑曰、予遊芳野、爲花之美也、今幸視人之美者、何恨不見花、春者他時又至、竟拂袖去、（備忘錄）

天野直之

直之俗稱理兵衛、號天野屋、爲大坂平野町北組總年寄、自赤穗侯淺野釆女正時、爲用達、辨藩財用、直之自祖父時、借淺野氏金、負債至數千金、一家殆不能支、至長矩時、盡免其債、大石良雄、深知其爲人、白長矩、與俸米十口、直之大感戴其恩、深悅良雄仁愛、一歲至赤穗、時適暑月、曬諸寶器、直之請良雄視之、及晩收器物、失一玉盃、人人大驚、撿閲除直之外、無至此者、衆疑直之、乃告之良雄、良雄招直之曰、今日失一玉盃、吾雖知吾子不竊、然除吾子外無來此者、衆皆疑子、可若之何、直之聞之自若、曰、吾實竊

之、無所逭死、請速賜死、乃言之於長矩、長矩出玉盃於袖中曰、吾前適視守者懈、取玩之耳、於是群疑釋然、良雄深感其義氣云、（備忘錄）

伊藤長胤

伊藤長胤嘗出行、見一遺囊、使門人拾之、有金數兩、長胤蹔竢待其人、不至、乃持歸納之伊勢神宮、（畸人傳）

小澤玄中

小澤玄中（號蘆菴）尾張人、仕竹腰氏、家貧矣、以五金買箏、彈之、有奇音、中島道威來賞之、曰、奇器也、玄中曰、子實以爲奇器、則請以贈之、以子之妙手、而不蓄一名箏、予平日所深憾也、道威辭不可、遂與之、（續近世叢語）

小石道倹

小石道倹（號俊之）若狹人、感淡輪元潛知遇、盡心事之、雖風雨夜、苟過其門、必下轎步行、（續近世叢語）

同上

道倹嗜烟草、然用極惡者、曰、吾少也貧矣、不能奉親以往、烟奚以佳者爲、（同上）

三宅緝明

三宅緝明（詳文學篇）初至江戶、時人莫知之者、僦居日本橋後坊、時方除日、有人來隣舍責還金、隣人不能償、遂至忿爭相罵、緝明不忍之、聽直至隣舍、見主翁曰、某今日來住鄰舍者也、今聞主客之爭、不勝蹔感、予囊中有所餘金若干、願爲吾子以此償之、乃出以授之、主客大感歎、由是知名云、（文苑遺談）

澤村維顯

澤村維顯（號琴所）近江人、受業伊藤東涯、平生好潔、內行修

清、自喪其妻、遂絶淫欲、居室淸肅如僧廬、好賑恤、視窮乏者、不顧家之有無、賙之、嘗自謂、吾固無一善狀、唯在貨色二者、未有對人雖言者也、（先哲叢談後編）

松原慶輔

松原慶輔（號一閑齋）平安人、從並河亮學儒醫二道、與名護屋玄醫等齊名、性寬厚、有乞治者、雖廢證悉備、未嘗辭、昧然如不悟其死者、門人問其故、曰、吾固知其不起、然一息猶存、人子之情、舍醫誰恃、而醫亦誰不盡其術、以希或生也、（皇國名醫傳）

木村貞貫

木村貞貫（號蓬萊）尾張西鄙人、仕勝山侯、少時家貧、常無十日食、如有流氓乞食者、則傾米櫝以與之、貞貫資性直諒、

雖齊居獨處、皎然不自欺、初爲書生時、嘗飲酒樓、知娼妓善歌者二人、其後二人爲主人所逐、無所依賴、來請寓居、貞貫憫之、居二人於家、遇之若賓、曰、汝儕在娼家則爲妓、今則處子也、爲整其資裝、嫁之、（先哲叢談後編）

同上

貞貫居北郊下邸、偶出行、而火發其舍、延燒公宮、貞貫歸、號哭待罪、既而友人知實非貞貫、隣人譔之、勸申析之、貞貫辭曰、人居我行、人有累我、單身、吾不如待罪之安、竟不自明、例失火燒公宮者逐、侯不忍也、令閉門而愼三十日、遂更例云、（續近世叢談）

正助

農正助、肥後宗像郡武丸村人、事親至孝、其敬長上、恤孤獨、亦非人之所及、享保十七年、是秋西南諸道大蝗、無田不被、而正助畔內不見一蝗、熟如平年、人驚嘆以爲孝感所致、正助初至貧、一夜有盜、入竊米一苞、正助竊、不敢呼而蹤之、村人也、明日正助借人一苞、負至盜家、小普諭曰、子以窮、昨夜取我米、吾寧與之、然夫米極擇備租、請與此苞相換、盜大瞿曰、不取、正助論以求歇、大聲、弗聽、隣人趨來、搜出竊苞、盜拘於村、正助懇請釋之、先是寶永中、黑田氏郡吏感嘆正助孝行、授田一段七畝、始業農、既而黑田擢高履賞賚之、享保十四年春、永免三段八畝租、（十三朝紀聞孝義錄）

太右衛門

太右衛門（見於前）父曰愚跡、住邑已七世、與人不相爭、農餘釀酒榨油、以爲業、愚跡誡一家、每就寢、不跐府城及郡寮、每過禁榜場前、必解笠致敬、太右亦皆倣之、常崇敬政府、守法超衆、愚跡每當食、太右及其妻躬自調理以薦之、夫妻子女、夜則必拜愚跡而寢、朝起亦然、愚跡如適他、則從以家丁二人、臨歸屢出人、待其回、自出途邀之、渾家出門迎之、太右之他、亦然、愚跡亦自迎送、或得珍味、雖少須予、親族有病、自往問之、日夜看護、是以戚族親睦如一家、家奴僕婢、一入其門者、自化其風、重公義、親族相和、（野史引地方凡例錄）

森文作

森文作阿波德島人阿波侯步卒某二子也幼失父母為兄所養年九歲給仕家臣家寶曆中開塾板野郡中島浦為童子師為人謙遜有卓行其妻沒有子劣二歲文作又不娶請人乳育之岳翁不能自給文作迎之奉養如父其教童子以敎上為第一義故其弟子視君侯家臣殆如神又不分貧富親疏能從其性敎導之邑人皆感其德文作居宅大壞人勸加修繕文作貧而不能修邑人因勸開搭會聚金錢近邑聞之爭入其會至四十餘名合心勠力以就土功不日宅就里有親屬不和者文作痛歎之或托人喩之往往改過遷善云門人仍增至二百人其身多病善交鄉人恤人困窮救人危難其子文左衛門善肖父有至性妻亦能執婦道寬政四年國主聞之賜白銀五枚賞之十一年再賞其卓行賜月俸二口賞其子夫妻賜白銀無幾文作病沒年六十六因以父俸賜其子其門人嘆文作德行無傳託儒臣近藤某撰文建碑云 備忘錄

山本信有

山本信有 詳文學門 下帷敎授時蒲生秀實少壯遊學上國還阨窮殊甚過親人家不受訪信有信有一見憮然手贈數金秀實駭辭信有曰足下遊學數年今將歸鄉而衣敝囊罄非所以慰尊親也秀實感涕謝而受之 續近世叢語

高山正之

高山正之上野幡羅郡細谷村人客居江戶牛門將歸省

於鄉使奴守舍而行數日而還奴捲室盜去或勸之訟不可曰我已失人又煩有司是益明恥也欲蹤跡之曰所盜不少恐有累人有書舖為奴所欺曰子素信我盡償其價有一人亦言辭曰吾不與子相知 續近世叢語

正之自少喜傳孝悌睦婣忠貞義烈之事故每聞有一善行者雖遐陬僻邑必往求存者親觀察亡者詢其實皆詳錄其所傳而後還如此十數年足跡殆遍天下人或問其所以則曰傳不云乎百聞不如一見吾欲觀之以自勵語之而益人耳 續近世叢語

善兵衛

善兵衛陸奥 今岩代國 大沼郡人為二日町村肝煎一歲大川大水下米塚村出新田二村境堤壞水與鶴沼川合水勢彌盛浸出新田民家及二日町村渺漫如湖道路斷絕土民老弱男女皆避水高地殆三日及饑餓善兵衛裸體負糧食截激流往食餓人又至小松村藉渡舟諭之先載老穉後壯者達下米塚村又借上米塚村渡舟以二舟載所餘人馬送之本村而所流來材木皆上之岸俾人守之其他堤防將壞者繕之俾不至大壞出新田流失三戶厩二所人馬無恙是皆善兵衛之力也寶曆八年會津侯與錢若干賞之 孝義錄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一 終

皇朝金鑑卷四十二目次

臣道

謙讓二十五條

謙慎十八條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二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人見昌　校

臣道

謙讓二十五條

有而不居、謂之謙、應受而推、謂之讓、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所謂有而不居、應受而推之謂也、我邦天智帝以還、文敎大興、有大學之設、士皆知道、文德以後藤原氏世秉國鈞、異才往往屈於下僚、然其族如氏宗、良繩之推讓、岳守、安仁之謙虛、皆有退讓君子之風、若夫功名之士、率負氣不遜、平清盛、源義朝之輩、皆功名之士也、得志則驕蹇難制、不得志則負勇罔上、古今皆然、藤原保則鎭奧羽之亂、不勞一卒、致平定之功、而謙讓不居、盛德之事也、源信賴則驚勇之士、未必讀書講道、有功不居、歸之於天子、抑亦王家文敎浹洽之使然也、作謙讓篇、

文屋淨三

文屋淨三長親王子也、初爲諸王、續日本紀 孝謙帝崩、儲位未定、吉備眞備等欲立淨三、淨三固拒而免、日本紀略

藤原世嗣

藤原世嗣、桓武朝爲大學頭、爲人謙遜、不恥下問、恭謹接人、類聚國史

藤原岳守

藤原岳守、少游大學、涉史傳、資性寬和、士無賢不肖、傾心引接、仁明朝爲近江守、有殊政、既而罷歸、無復榮進之心、論者高之、續日本後紀 文德實錄

藤原良房

藤原良房、輔文德帝、執政、時帝尚幼、良房貴寵冠世、然資性謙遜、願以盈滿爲戒、神皇正統記

安倍安仁

安倍安仁、文德朝拜權大納言、安仁志向謙虛、視公如家、謂子弟曰、諸國調庸多入封家、納官者少、所食之邑於身有餘、乃上表、請減大納言所食、給中納言之封、帝嘉其有讓、特許所請、三代實錄 文德實錄

藤原氏宗

藤原氏宗、清和朝自權大納言轉左近衛大將、氏宗雅重藤原基經才器、表請讓大將、不許、已而拜右大臣、辭不許、乞割職封之半、優詔聽之、三代實錄

藤原良繩

藤原良繩、清和朝爲左大辨、時南淵年名爲右大辨、大江音人爲左中辨、班皆在良繩下、良繩私語人曰、二人皆碩儒耆老、吾齒少於二賢、而職居其上、出入進退、常有汗顏、左近衛少將藤原基經、少有風骨、才望甚高、時論皆謂非常之器也、先帝重其雅量、最見親重、而今共帶四位、吾豈帖席、有少將帶四位者、中將辭職、是前賢所傳也、吾雖無

古人之行、竊懷慕遠之志、久妨賢路、須早避之、遂稱病篤、不肯視事、久之三人皆進職、而後就職、三代實錄

藤原保則

藤原保則、陽成帝元慶初、爲出羽權守、先是秋田城司良岑近貪婪、誅求無厭、蝦夷叛燒秋田城、國守藤原興世戰數不利、三代實錄 保則至鎭、示以威信、懷綏撫納、立致平定、頃之召入京、在朝卿相皆稱其勳績、保則辭謝云、此皆朝威之所致、愚何力之有、時人皆以爲保則不勞一卒平定大寇、朝廷必當有殊賞、而以其辭讓、遂無優褒之制、藤原保則傳

源頼信

源頼信、後一條朝、爲甲斐守、時平忠常作亂、下總檢非違使平直方討之、久而無功、頼信受敕、一戰虜之、朝廷嘉其功、將賞之、頼信請曰、臣奉敕討賊、賊束手迎降、實是天威之所致、臣何力之有、臣向謬蒙國恩、忝任四國、而臣已衰老、不能赴遠地、如得改任丹波、則臣志願足矣、小右記

藤原忠實

藤原忠實、鳥羽朝、爲關白、聽牛車、久之不駕、後始駕、退朝謂人曰、御堂殿聽牛馬齒幾強仕、宇治殿及大殿賜之皆四十一、我蚤有是命、深恐盈滿、故未敢駕、今我四十一、我追先例也、中右記

藤原伊通

藤原伊通、大納言宗通第二子也、宗通臨終、頒所食莊園於諸子、使伊通記其地名、與兄信通同署、以肥後三重莊、丹波今林莊與信通、命諸子曰、須與汝等者、汝毋役後各分領之、宗通薨、無幾信通亦沒、其子行通尚幼、母疾將沒、乃與三重莊於伊通、今林莊於弟重通、伊通辭曰、先考之言猶在耳、且押字墨未乾、豈忍違之、且父逝子嗣、理固當然、我畏天道、耻人倫、竟以二莊授行道、台記

藤原俊成

藤原俊成、少壯與藤原淸輔、爲一時和歌判者、淸輔外廉內恢、或爲人所駁、抗顏辯折、以故人不敢可否焉、俊成爲人溫厚、遇有駁議、虛懷受之、無復拒人之色、鴨長明無名抄 及晚年、惕然悔悟曰、予以不才判歌詞多矣、或有輕重失權、前賢有知、其謂之何也、加之以衰老、朝聞夕忘、恐引證致疎謬、而猶不自省、以一己之私意妄定其優劣乎、術後不復置判詞矣、御裳濯川歌合序

畠山重忠

畠山重忠、資性冲退、又有膂力、正治中、頼家誅梶原景時、命波多野盛通、捕其黨勝木則宗、盛通從後抱持之、則宗多力、挺刀欲刺盛通、重忠在座、急握其腕、骨碎氣絕、遂擒之、頼家欲賞盛通、責壁紀內曰、捕則宗者重忠也、非盛通也、頼家問之重忠、重忠曰、盛通實捕之、臣何與焉、退讓紀內曰、武夫以正直爲本、子何謾妄至此、其與物不競皆此類也、東鑑

北條泰時

和田義盛之亂、北條泰時有功、將軍實朝賞以陸奧遠田郡地頭職、泰時辭曰、義盛非敢怨上、徒欲滅臣父耳、而幕

同上

府將士多死、臣爲父除寇、供子職而已、何賞之有、願以所賜與將士、實朝曉喩再三、乃受、東鑑

暦仁初、將軍賴經朝京師、至橋本驛、將士皆已宿民家、北條實時後而至、無所投宿、乃露宿舞澤、泰時聞之、曰、實時小侍別當、宜親近將軍、今乃露宿、吾不忍安枕、乃至舞澤、於是足利泰氏三浦義村等繼至、遠山景朝請以客舍授實時、泰時乃還、東鑑

今川貞世

今川貞世、範國次子也、範國事足利氏、爲駿河守護、貞世爲遠江守護、範國欲以駿河與貞世、貞世以兄範氏嘗欲之、固讓不受、及範氏死、貞世復讓於範氏子氏家、範國甚

奇之、臨終遺言、命貞世幹掌門族事、氏家亦深感貞世恩、臨死遺命以領國與貞世子貞臣、貞世固執其志、不肯受之、適氏家無子、其弟泰範爲僧、居建長寺、貞世請使還俗、襲氏家職、足利義滿爲分駿河、給半于貞世、半于泰範、管領細川賴之嘆其廉讓、爲難及也、難太平記

中山信吉

中山信吉、家範第二子、家範稱勘解由、仕北條氏、豐臣氏東伐、家範守八王子城、死之、東照公錄死節之後、賜信吉邑、以中山祖先所食欲與之、信吉辭曰、臣兄在、爲願賜他邑、公甚嘆美、以中山旁近之邑賜之、恩遇甚厚、慶長中、公在伏見、盜與群臣雜居、欲竊佩刀、信吉適見之、赤手縛之、

公賞之、賜以黃金、信吉曰、獲賊者非臣一人、願皆賞之、公曰、首獲賊者卿也、卿其勿辭、爲其不矜功如此、東藩文獻志

本莊宗孝

本莊宗孝、宮內少輔宗資兄、與京紳二條公爲姻戚、其妹乃常憲公所生母、所謂桂昌院也、而性寡欲清儉、謙挹下士、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以常憲公臨其邸也、爲營殿廡、頗宏麗、宗孝每謂人曰、某殿監也、若以此爲吾宇、則大命斬矣、可不畏哉、名賢言行錄

林道春

林道春、資性恭謙、不以才能驕人、生平溫順謹恪、故歷事四世、未嘗得譴責、前後執政亦無所謗毀、行狀

佐久間源左衛門

佐久間源左衛門、房州人、其兄源四郎仕里見義弘、臨死、托幼子源五郎於弟曰、屬吾家於汝、源五比及十五歲、即使彼出仕、終死、義弘鴻臺之役、源左衛門與多賀藏人據和田城、拒戰有功、三船山之戰、又有功、義弘賞之、以倍其祿、源五郎年已成童、源左衛門將讓家、源五郎辭曰、此家所以致繁盛、實由阿叔軍功、且兒受撫育、至於今日、如家督讓之叔父子、源五左衛門不肯、親族不能決、義弘聞之、感嘆曰、眞美事也、然割家祿五之一、是法也、且彼增兄祿、軍功所得、是皆可與、源左衛門曰、臣代兄有功所得、請受全祿五之一、源五郎曰、非中分其祿、不能受、相爭不決、親

族勸從君命、源左衛門所得祿、皆與之、世以爲美談。房總志料引里見記

貝原篤信

貝原篤信、號損軒 筑前人、世事黑田侯、博覽強記、無不窮綜、而情存謙挹、不以辯博自高、平居深自韜晦、而好著書、而以利人濟物爲要、其所撰著、不爲名高、務益後人、乃至家範鄉訓樹藝制造養生等、蹇蹇懇懇、俾俊之徒、雖或輕其學術、而補益天下、實爲不尠矣。近世叢語

同上

篤信如京師、途過湊川、見田間有一小阜、問田夫、夫答曰、楠正成遺瘞、篤信不覺淚下、慨然曰、胡莫一片石記美事、是夜宿兵庫驛逆旅、主人福岡運穀通賈也、篤信與語及

湊川事、某怡然曰、願先生作文、賤子建礎石矣、篤信至京師、作碑銘文、歸途託某、無幾、篤信又贈書曰、我向見遺址、欲傳美事于後世、再思楠公忠精亘千古、與日月爭光、如我碌碌書生、以荒辭表之、可謂不知己分也、意酷愧之、全身汗流、故止焉。野史引福岡藩村山退齋錄

同上

篤信嘗自京師歸、取路於海上、同船數人喋喋相語、中有一少年、意氣傲然、掉頭皷舌、解說經義、篤信沉默竦聽、如不知字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少年始知爲篤信、愿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竄去。同上

木下貞幹

木下貞幹、詳文學門 屛跡於東山、讀書二十年、從遊者日多、名震一時、寛文四年、加賀侯綱紀遣人聘貞幹、貞幹辭曰、臣尺五先生松永遐年門人也、先生嘗爲藩臣、而其子永三未仕、請先聘永三、侯嘆曰、彼重師恩、及其子、可謂有古人之節、遂併聘二人。錦里小傳前田家譜

稻田九郎兵衛

稻田九郎兵衛、父曰修理、仕蜂須賀至鎭、大坂役、城中夜出襲舟場、九郎兵衛父子力戰有功、兩將軍賜感狀、其後世屬太平、旗下士問九郎兵衛以船場拒戰之事、九郎兵衛答曰、當時僕年十五、今年已久、忘之、強問不答、又問兩將軍感狀、曰、實蒙意外褒詞、深納篋、不再見、是亦忘之、竟不語其功。備忘錄

謹愼十八條

語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愼其獨、愼之爲言、眞心也、人心不眞則假、夫位高祿厚、則驕慢之心生、意得謀中、則矜誇之心生、力壯氣昌、則凌傲之心生、是皆有所恃、而失其眞心、故能存其心、不因物移、戒愼所不睹、恐懼所不聞、此之謂愼其獨、藤原仲世寢不趾宮闕、可謂不欺闇室、秦時執謁堂下、能不忘其舊、明智光慶致敬障外、小野某謹守主命、五井守任渡邊恒之敬父師、皆可謂謹愼之士也、作謹愼篇。

藤原顯忠

藤原顯忠、左大臣時平子也、村上朝爲右大臣、時平嘗讒

構菅原道眞、爲太宰權帥、其後時平諸子皆蚤世、人以爲菅靈之祟、顯忠深畏懼、每夜拜於庭、祈免難、兄弟中惟顯忠官位顯達、立朝最久、人皆以爲畏愼所致、（今昔物語、參取大鏡十訓抄古事談）

和氣仲世　和氣仲世、性至孝、奉公忠謹、每寢未嘗趾宮闕、（文德實錄）

北條泰時　北條泰時、在執權職十八年、自量涯分、不登顯位、又不爲宗親將士求官職、（神皇正統記保暦間記）

同上　每有除拜、常懷挹損、四位之命至、召陰陽助安倍忠尙曰、我無功勞、冐進崇班、恐難令終、宜禱神明以保寵錫、因祭泰山府君於家庭、（東鑑）

泰時與諸將遇番、宿直幕府、及老益勵、値宿直、家僮奉筵、

而進、叱卻之曰、褻物不宜設於公堂、汝爲人臣、尙不辨是禮乎、嘗詣法華堂、拜堂下、寺僧請登堂、曰、將軍在世日、不得輙近、薨後豈易禮節乎、（東鑑）

風早公雄　風早公雄、官至權中納言、爲人謹敕、居恒見人、必著烏帽襌袴、雖有微恙亦然、或時病臥、關白尙實遣使訪之、雜掌入告之、公雄下蓐、伏身聽命、應對如親謁殿下、其性恭肅殆不愧屋漏者、（野史引思齋漫錄）

板倉重宗　板倉重宗、重昌皆勝重子也、二子少近侍於大猷公、欲試二人能否、即假設疑獄、使二人裁決之、重昌立剖折其曲直、重宗沈思良久之曰、裁決則別可申白、後數日上斷讞、其旨與重昌言相符、於是人皆以爲、內膳賢其兄、勝重至江戶、公具以語之、勝重曰、內膳輕率、周防鎭密可用、公問其故、曰、折訟國之大事也、以一言失得、萬民苦樂係之、豈可輕易裁決、故再三思慮、而後上讞、是重宗所以可用也、後果如其言、（常山紀談雨夜燈武野燭談大猷公爲台德公）

板倉重矩　板倉重矩、雅性謙讓、不喜奢侈、嘗居本莊、灌漑園蔬、以自娛、扁其居室曰咬菜、後分司大坂、入輔大政、權行京尹事、所至以扁額自隨、及再爲相、賜第瀧口、亦揭以舊額、或問其故、重矩曰、凡人至貴顯、必忘布素之時、變其志操、大抵皆然、予以不才備位宰相、自念祿賜過分、常懷戰兢之心、

故朝夕視之、庶幾不生驕侈之心矣、其恭愼如此、（武野燭談）

井上正就　井上正就、（主計頭）爲閣老、書居室柱、以井上半左衞門子半九郎十一字、謂人曰、吾等不忘半九郎時、竭忠於幕府、是祈吾家永命也、如石田三成、忘其爲左吉時、故作天下亂也、正就實安部大藏遺腹子、恐生驕心、故自警焉、（備忘錄）

酒井忠隆　酒井忠隆、（忠清子小濱城主）貞享三年、在國疾病、適子忠囿賜暇、馳一晝夜而至看病、忠隆扶病起坐、先問幕府安否、而慰撫急驟之勞、及疾少有間、忠囿請巡視城郭、忠隆掉頭曰、以我疾病故、子賜暇來看病、未聞賜在國之命、如欲之他日更請而可觀也、（野史引諸家手錄士林禁秘錄）

堀田正敦

天保三年六月、故若年寄堀田正敦卒、先是西城老中闕一員、本城老中青山忠裕、憐正敦純忠不遷職、將薦之、諷意、正敦固辭、或問之、正敦曰、欲榮悪辱、我豈異於人哉、顧某才劣識淺、待罪政府、亦久、守拙二字、某護身符也、若列相位、是重尸素之罪也、烏得不辭青山氏之推輓乎、其人慚服、文恭公實錄

松平縫殿

松平縫殿頭玄蕃頭子、爲惇德公小姓、見寵幸、初夜直之時、與坊主謂縫殿曰、今夕寢具未至、豈無遺忘乎、請遣使促之、縫殿曰、寢具吾無所用、坊主曰、是何謂也、縫殿曰、顧他人用寢具、大猷公時、事事簡易、番直者納更衣於囊、入直謂

之番囊、今則作大葛籠、中納酒器肴核、入直、或以饗人、何侈也、加以寢具、吾所不解、入直之日、不安寢食、故有番直之名、何得解帶而寐乎、吾爲番直而來、非爲寢直來也、人皆感其志、備忘錄

三宅彌平次

細川忠興、越中守、嘗訊明智光秀、有小姓過光秀所座障外、拜伏如在光秀前、忠興見光秀、稱其誠樸、光秀曰是必三宅彌平次也、忠興召問其名、果然、光秀後擧爲老臣、賜以其姓、明智左馬介光慶者是也、明良洪範名將拔、十竹齋筆記

吉田重勝

吉田重勝、稱六左衞門、善射、仕細川忠興、武林原始、關白秀次好射、謂其弓不直、命重勝加矯枉、秀次適在樓、遠望有人簑笠

冒雪馬上荷弓者、至則重勝也、秀次問曰、汝何不使從者擔之、答曰、主公所親執、奈何托諸人、秀次喜、因賜號雪荷、其徒遂稱雪荷派、明良洪範

小野某

小野某、土井利勝大炊頭近臣也、利勝一日坐便室、見有斷縷長尺許、因呼左右、曰、誰直、某入見、利勝以斷縷付之曰、汝善謹藏之、左右皆竊笑、某常置箪囊中、以自隨、後數歲、利勝召問之、某於箪囊、取以進、利勝乃補其刀帶、既而召老臣、謂曰、往者吾以尺縷、付小野某、左右皆笑吾儉嗇、而某遵奉我命、不敢墜失、內之箪囊、以竢我需、其奉職恭謹可嘉、即與祿三百石、賞之、故[illegible]記

五井守任

五井守任、號持軒、大坂人、初業醫療、一婦人誤方劑、悔之、竟改業爲儒、有至性、侍父病、誤觸褻器、大駭捧持敬移之、子純禎亦以儒著、近世叢語

二山義長

二山義長、字伯養、雖在家、常著禮服、居江戶本鄉弓町、其家無井、常汲隣家井、一日隣人濬井、義長家無僕、自出助其勞、尙不脫禮服云、備忘錄

渡邊恒

渡邊恒出羽橫手人、如江都、從學紀德民、嘗誤穿師履、對履再拜、而意未慊、跪執加額久之、同上

奥貫正卿

奥貫正卿、好施與、嘗救人窮困、時河越侯秋元凉朝爲執政、大悅正卿所爲、召見賜時服佩刀、爲設盛饌、使其大夫、

件食、正卿喰了、飯二椀、羹一椀、不及其餘、大夫勸啖鮮羞、
正卿曰、四民嗟飢、老稚凍餒、非王侯不可食甘脆、竟不食、

先哲叢談後編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二終

皇朝金鑑卷四十三目次

臣道

正直六十一條

藤原實資 二條　藤原衡 一條
源俊明 一條　藤原長方 一條
藤原實氏 一條　藤原俊成 一條
下河邊行平 一條　二條尹房 一條
中院通村 一條　山科持言 一條
高橋鎭種 一條　蒲生參議 一條
森長定 一條　蜂須賀家政 一條

星野某 一條　近藤某 一條
成瀨正成 一條　安藤直次 一條
松平乘邑 一條　大久保忠教 一條
藤原肅 二條　林信勝 一條
島田利正 一條　北條氏長 一條
山名義豐 一條　阿部正方 一條
兼松正儀 一條　加藤虎之助 一條
淺見孝右衛門 一條　曾根内匠 一條
西村左馬允 一條　班鳩平次 一條
監士某 一條　伊達成實 一條

池田市郎兵衛 一條　茂久景久 一條
長田德本 一條　北島三立 一條
太宰純 三條　板倉九 一條
伊藤長堅 一條　那波守之 一條
瀧長愷 一條　下濃宇兵衛 一條
名越克敏 一條　松岡成章 一條
熊斐 一條　加納政明 一條
三浦治郎左衛門 一條　千宗佐 一條
佐藤秀周 一條　中井積德 一條
子松時達 一條　荷田在滿 一條

矢島藤藏 一條　甚三郎 一條
龜田久兵衛 一條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三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人見昌　校

臣道

正直六十一條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而生、幸而免也、又曰、此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正直之臣、當職不避難、論事不顧衆、臨利不忘義、當法不阿親、擧賢不避仇、若夫回邪之士、事事皆反之、然正直多不容世、回邪常得其志、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自古如此、是世之所以亂、不得不慨嘆也、藤原實資正色立朝、天子依賴焉、藤原衛兄弟、侃侃抗言、無所回避、皆王朝之偉也、近藤某方直、不受姦吏籠絡、姦吏由此得罪、其功遠在斬將搴旗之上、池田某質直不欺、殆武人之知義者、島田利正、北條氏長、直言不撓、山名義豐、不爲利回、松平輝貞、不以私託人、皆幕府之良也、伊藤長堅、太宰純、矜莊自持、有眞儒之風、北島三立、荷田在滿、不欺其心、亦可謂特行之士也矣、吾特欽藤原長方之直、當平清盛議兩京利害、長方抗議、傍人爲懼、已而清盛從之、人皆怪焉、長方曰、人之情其所自是、徑行不顧、有悔而後謀諸人、彼之間、我知彼意已回、是以導之、而已矣、善哉言也、古今以直招禍者蓋不鮮矣、長方剛直、資之以智、宜矣、其言之易行、正直之士宜以爲鑒也、作正直篇、

藤原實資

藤原實資一條帝長保中、爲大納言、時左大臣藤原道長納女彰子於宮、要一時名輩、作彰子屛風和歌、藤原公任爲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獨拒不作、嘆曰、豈有官列公卿、而受大臣命作屛風歌者乎、公任身出華胄、職典廷尉、何阿合乃爾、道長使人懇請、實資峻拒不應、小右記

同上

一條帝時道長專總朝政、擊斷自如、朝臣上下貪緣攀附、唯恐不及、朝廷綱紀日弛、唯實資獨侃然正色、無所回避、帝竊憑賴焉、參取小右記大鏡榮花物語

藤原衛

藤原衛淳和朝爲式部少輔、有不法者、必論斥之、不避貴戚、帝甚器之、仁明朝爲彈正大弼、王公豪右戚憚之、衛弟助亦清直不憚、毀譽廷臣爲之跼蹐、文德實錄

源俊明

源俊明白河朝爲中納言、兼中宮大夫、公卿補任　中宮藤原氏薨、帝悲哀過甚、俊明入諫、言頗剴切、古事談　俊明嘗作丈六佛像、陸奧押領使藤原清衡遺砂金以資之、俊明卻而不受、或問其故、俊明曰、彼盤據邊陲、安知異日不叛朝廷、有征討之議、吾將與鬪、所以不受也、古事談十訓抄

藤原長方

藤原長方爲人剛直、當事敢言、無所回避、玉海略衰記安德朝爲左大辨、時平清盛遷都福原、延暦寺屢上奏請還舊京、清盛集百官議兩京利害、衆皆承意盛稱福原之美、長方獨抗議以爲不便、清盛不懌而罷、傍人皆爲長方懼、俄而清盛奉帝及法皇還舊京、或謂曰、新都淨海所極愛、卿何譏之甚也、如觸其怒、卿將若之何、長方曰、不然、人之常情、其所自是任意行之、及有疑悔方始謀諸人、淨海發問、我知其意已回、是以從而導之爾、聞者嘆服、盛衰記續古事談盛衰記長方作宗房諫

藤原實氏

藤原實氏後嵯峨朝官至太政大臣、公卿補任實氏嘗途遇北面賫敕書者見實氏下馬爲敬、實氏劾奏曰、賫敕書者不宜下馬北面某不知禮、此輩豈得仕朝邪、因黜之、徒然草

藤原俊成

藤原俊成初學和歌於藤原基俊、基俊與源俊頼不相能、其徒各立門戶、互相短毀、及俊成奉後白河敕撰千載和歌集多取俊頼歌、或曰彼非卿師之所惡乎、俊成曰、我唯取歌耳、其人何與焉、時稱其坦夷、兼載雜談

下河邊行平

下河邊行平壽永中西海之役召還鎌倉獻良弓酒讌、頼朝問曰、西征將士皆乏糧食、至有逃歸者、卿長役踰年、而贈遺豐贍、得無納賄賂乎、行平曰、臣在西海、匱亡殊甚、以器械易軍食、及赴豐後、諸將皆假舟於參州、臣賫所著甲、

刖雇一小舸、身不戒衣、直進入陣、斬美氣敦種、時有驚此弓者、製造甚精、臣欲得之以獻、脫衣質之酒食、則留守家士之所賫、若猶有疑、則質問於諸將、頼朝嘆其愊幅、東鑑

二條尹房

或人請二條尹房設茗燕、尹房徽行詣其家、接伴有一兩輩、饗後評品茶器及茶釜曰、此釜所未見、湯之沸也亦異、是如何釜也、主人曰、公能鑒別之、是謂九輪釜、中古世多有之、今則絕少矣、尹房曰、吁其釜者出高師泰之所爲、鎔九輪寶形爲釜者、果然則何興之有、卿志可取、然愛惡人所甑者、中心不快、請用尋常釜點茶、俾退之云、備忘錄

中院通村

中院通村爲人篤實、最深歌道、爲武家傳奏、嘗奉敕至江戶、時大猷公爲將軍、通村質直忤公旨、公怒置之上野南光坊、居三年、公欲知古今集奧意、擇其人、南光坊主天海時之謂公曰、中院氏幸在顧宥其罪、傳古今集奧意、可也、公從之、天海乃傳將軍旨、通村不悅曰、公家固異於武家、當今武家執大柄、故吾輩奉使來背武家命、得罪死、埋骨於東國、非不思家、奈王命何、至如和歌道吾所不知、且如古今集受授、非踰四十歲、例爲不可也、天海初爲通村謀歸京、故爲白家光、通村不應意甚難言之、公數問不措、天海不得已、答以通村言、公聞之不憤、却感不枉其節、且聞通村通達官職故事、以爲拘留若此忠臣、眞吾不明也、

山科持言　高橋鑑種　蒲生氏鄉

即日召通村、促歸京、贈遺優渥、通村亦無喜色、歸京、無何、公推擧竟爲大臣職、論者曰通村不屈節、公能改過、明良相遇、眞可敬也、（明良洪範）

山科持言（藤原氏言行子）仕朝、累遷至從三位春宮亮、享保三年任參議、廷臣或曰、非例也、持言曰、先是基凞爲左大臣、兼輝爲右大臣、而超拜關白職、古來非無其例、但其人非其器、則謂之亂階、今於我亦然、亂階之朝、則難共立、乃告病致仕、元文二年薨、年八十一、（野史）

高橋鑑種（筑前岩屋城主）少時稱彌七郎、兄鑑理約迎齋藤鎭實妹妻彌七郎、時豐前中國軍事驛騷、不能成昏、其後彌七郎遇鎭實、語次及兄所約事、曰爲軍事稽緩、今請迎之、鎭實曰、前日所約、僕實不忘、然妹者罹痘瘡、姿容大變、今則難成昏、彌七郎變色曰、異哉君言、夫齋藤氏於大友家、自祖先以武功著、故僕兄夙約昏、請君勿辭、僕等毫無好色心、乃成婚、生子二人、鑑種時年劣二十、（備忘錄）

蒲生氏鄉有鐙、號佐佐木鐙、傳爲重器、細川忠興請之、氏鄉將與之、左右曰此天下名器也、奈何與之、請與古器相類者、氏鄉曰古歌有之、奈幾奈曹騰比登珥波伊比氏耶、美奴邊志許許呂能騰波婆伊加我許多邊武、吾獨不愧於此語乎、遂與之、（雨夜燈）

森長定　蜂須賀家政　星野某

森長定（詳智識篇）嘗奉織田公刀、在側、刀鞘黑漆飾、以欵紋、長定潛料記其欵數、公覩知焉、居數日、集左右近臣、撫其刀、謂曰、有能暗射鞘上欵數者、乃與此刀、衆爭射之、不能中、長定獨默不言、公問汝何不射、長定謹對曰、嘗料記其數、今陽爲不知者而中之、是實主公以貪其賜也、臣心實恥之、是以不敢、公悅其誠愨不欺、賜以其刀、（近古史談）

文祿三年、蜂須賀家政在伏水、招黑田如水、長束正家、前田玄以、開宴、石田三成聞之、來訪、相共獻酬、家政擧盃屬三成、三成拜戚、且曰、予有欲請阿州侯者、諸君幸贊焉、今日公所帶、所謂斷胴信國刀者歟、願賜之、有事則三成提此刀、爲侯家之輔、家政正色曰、此刀所以斷堅甲也、非若卿者所帶、三成赧然、頃之三成辭去、由是三成深惡家政、家政蓋憎三成佞媚、不欲親之、故正色遠之也、（備忘錄）

星野某（蓋松平氏家士）天正中、德川公出兵、諏訪原、攻海野遠山等、松平直乘（左近）從、菊川向敵城、城兵出戰、直乘兵敗退、時星野一人反戰、我兵見之、皆返戰、破敵、追躡至城門、敵又出戰、兩軍確鬪交綏、時公建牙旗、於川上南山、望見壯之、召星野、賜酒賞之、星野笑曰、臣今日之戰、逃走後人、恐懼失圖、誤入陷穴、敵兵不知踰過、漸而出於穴中、敵兵追我兵、在阜上、相距二十步、我兵已下在谷底、左右無一人、今

縦逃無走路、故決死向敵、而我兵亦返戰破之、追至城門、臣何功之有、然拜此賜、使朋友拜之、即以手巾纏座前酒尊、負擔而出、備忘錄

近藤某

近藤某仕東照公、公時在參河、有奴大賀彌四郎者、强敏絕人、公擢爲代官、寵任用事、天文三年、公增某俸邑、邑係彌四郎所管、某詣彌四郎家、有所諮問、彌四郎謂曰、僕推轂足下、故有是命、足下愈益竭心於公事、僕不敢踰外足下、某不悅、徑出適老臣家、辭曰、頃日所賜俸邑、僕不能拜命、老臣怪問其故、某具語彌四郎言、且曰、僕貧困、雖朝不計夕、由姦慝如彼者之薦引、加賜俸祿、實武夫之醜恥也、僕雖死決不能受、老臣告公、公即召某問之、某具告其姦曲、公由是知彌四郎姦、無何彌四郎獲罪伏誅、若欄夜話別集

成瀨正成

成瀨正成隼人正大久保忠隣之得罪、上書駿府、以申理、時左右惴恐、莫敢奏者、正成奮然曰、是我任也、懷狀奏之、公由是知其不反、寬永系圖

安藤直次

安藤直次爲紀州侯傅、酒井氏之親族有仕紀藩者、忠勝託之直次、直次曰、本藩之士、卒皆幕士親族、今受君請託、幕士請託、安得拒之、卒不聽其所請、老談一言記

松平乘邑

松平乘邑右近將監年尙壯、有德公知其能、擢爲老中、果稱其職、有德公臨終、亦受顧命、淳信公時、大岡雲州爲側衆、貴寵用事、威權最盛、老中若老皆因雲州白事、於是執政每輪番事畢、贈物謝之、乘邑聞之曰、爲天下大老者、若何而因渠等成事、何其陋也、老中之威亦衰矣、他人爲之、予則不賴渠等調停也、竟不贈遺焉、備忘錄

大久保忠教

大久保忠教大猷公時爲旗奉行、幕府歲首例賜糕、置法酒、監察見座無忠教及今村九兵衛、令召之、至、忠教曰、凡臨陣者、未背遺兵械、非以其重之之故乎、人則輕於器、吾輩長物、宜矣爲所遺也、二人欲退、監察白執政酒井忠勝、曰、宴享所以親群臣也、而遺之、罪在有司、松平信綱謝、令就筵、忠教笑曰、人先飮而後飮之、是灌餘耳、信綱作色曰、大廚豈以餘瀋宴群臣哉、忠教曰、公不知勇爵之禮乎、列居第二、謂之灌餘、勇士恥焉、敵來行於殿下士、列居第一故云忠勝起扶忠教曰、今日之享、叟固當列第一、予請爲接件、忠教悅、拜宴、昭代記

藤原肅

藤原肅參議冷泉爲純子、東照公召肅於伏見、令講大學、公時白衣茶筌髻而坐、肅乃默不講、公怪問之、對曰、大學則君子正心治國之古典、士民修身齊家之聖經也、欲聽之、豈得不禮乎、於是公更服聽之、野史引明良洪範

同上

肅逃佛歸儒、嘗入見東照公、講讀經史、時浮屠承兌亦在坐、乃謂肅曰、以子之才、棄眞還俗、我竊惜之、肅應曰、自佛

言之有眞諦俗諦、自儒觀之、人世皆眞、未聞呼君子爲俗也、承兌不能答、他日承兌又謂曰、子也博洽多才、今倚明聘、宜以子充使、子亦无不利、肅正色曰、公欲利乎、則自爲之、吾非爲利者也、近世叢語

林信勝

林信勝仕東照台德大猷三公、井伊直孝嘗謂曰、世人稱樊噲、爲驍勇絕倫、然武人誰無勇、若在今日論勇、予亦未必出噲之下也、信勝曰、噲屠人之子、門闕固、不如君、然以吾觀之、君有不如噲者、夫蹈鋒刄冒矢石、以先驅爲勇、是匹夫之勇爾、若噲犯顏諫高祖、君果能之乎、以此言之、君不及噲遠矣、直孝大慚、是時大猷公稱疾、不見諸侯、故信勝以此諷之、世以爲格言、常山紀談

島田利正

島田利正大猷公時爲江戶町奉行、時執政患米價翔貴、與有司議之、利正曰、執政買米儲蓄、米價安得不翔貴、執政問誰爲之、利正曰、即酒井讃州爲之、忠勝曰、吾未嘗爲之、乃召家宰問之、家宰曰、無之、利正作色曰、某日買穀某所、非爲儲蓄而何、其佗何可枚擧、其切直如此、老人雜話 武野燭談

北條氏長

北條氏長安房守爲監察、時松平信綱封邑之民、與佗縣之民訟、官遣氏長按問之、信綱謂氏長曰、曲在彼民、我民實直、氏長曰、誠如君言、曲直明白、何須遣予、信綱曰、官遣卿者欲按問兩造、辨其情僞、氏長曰、然則前言過矣、信綱大

慚、鳩巢小說

山名義豐

山名義豐信濃守本姓金田氏、爲山名矩豐養子、天和中爲常憲公近臣、關宿城主牧野成貞備後守無子、公命成貞以義豐爲子、義豐不敢奉命、曰、臣已冒山名氏、今又出冒他氏、臣實不忍、且成貞官高祿重、今去卑就貴、非義也、臣拒公命、罪固大矣、公必賜死、死亦無所恨、公大怒欲處以重典、成貞聞之、因公寵臣謝義豐罪、且曰、公苟罪義豐、臣亦不敢養他人爲子、公幸宥彼罪、爲臣擇他人、則事兩相得、臣之大願也、公從之、續明良洪範

阿部正方

阿部正方志摩守文昭公在甲府、正方與公相得無間、日詣其邸、談話至夜分、一日幕府坊主來謂曰、外間頗傳主君有吉兆、正方曰、何謂也、曰主君與甲府殿相善、幕府增加主君祿、爲甲府老臣、正方聞之、翌日詣甲府邸曰、聞有如此風說、此後不敢詣貴邸、謹告、後竟不訪甲府邸、備忘錄

兼松正儀

兼松正儀亦四郎初仕織田右府、台德公上京、至熱田、正儀出謁、公使土井利勝、問桶狹之戰功、及至刀根山、右府親賜鞋、事、且汝年齡與豬子內匠執長、正儀答曰、桶狹之戰、朋友數人偕進、臣將騎時逆注馬鐙、心以爲不祥、共進果無功勞、友人曰、戰而不勞、外觀殊惡、以其所獲頸血、汙臣兜鍪、以泥土汙臣甲裳、乃與友人出謁右府、右府悅與衆

受褒賞、馬刀根山則前夜有軍令、臣怠慢、右府騎馬出、臣不暇著鞋、徒跣奔出執轡、右府以太刀所懸芒鞋賜臣、別無可言者、猪子年歲少、臣二歲、利勝以其眞率不飾、曰是卿功勞、何不少飾正儀、曰否、否、臣不敢白詐、公聞之大感賞、賜時服、加以黃金、（備忘錄）

加藤角之助

幕臣加藤虎之助、肥後守淸正苗裔也、文恭公時爲近侍、公年尚弱冠、好走馬、嘗與侍臣競馳、約後者罰以鬼耳、主有傷耳者、虎之助進請競馬、公後、虎之助曳公耳、不堪痛而入、同僚責之、虎之助從容曰、我祖肥州勇武冠古今、予以諂悅、取容不愧肥州乎、屏居竢罪、松平定信見公曰、臣

聞虎之助曳君耳、殿下特命給仕、適足以見江海之量、言了、呼虎之助曰、汝今日所爲、頗似有所慮、夫苦人自喜、賢主所無、汝觸虎吻以戒殿下、其志可嘉、少年有此膽、前途可想、公慙感、無言而止、（松平定信行實）

淺見某

淺見某（孝右衛門）蓋淺井氏遺臣也、姉川之役、三井某（角右衛門）戰獲、織田氏驍將坂井久藏、或云三井與淺井氏將生瀨某俱斃久藏、二人後事三好秀次、而生瀨有寵、秀次嘗賞姉川之事、生瀨謾奪三井功、秀次即拘之、三井乃引淺見爲證、淺見素與三井有隙、而與生瀨親善、人皆爲之危、秀次召淺見問之、對曰、獲坂井者三井也、且其戰甚可觀矣、於是秀次釋之、賞其功、淺見後事京極高次、云（常山紀談）

曾根內匠

曾根內匠初仕武田氏、蒲生氏鄕領會津也、來求仕宦、氏鄕一日爲猿樂、使諸士見之、時蒲生四郎兵衞來言內匠至、祿之乎否、不祿則命使之他、氏鄕曰、祿之、即命召之、氏鄕著舞衣、內匠著長袴出謁、將退、氏鄕曰、幸也、卿亦觀猿樂、內匠時年可四十歲、氏鄕謂四郎兵衞曰、曾根年猶壯、予所嘗聞曾根之子歟、內匠曰、武田家曾根內匠者、臣一人已、曰聞一日七回接槍、眞是乎、內匠曰、一日三接槍有功、其後獲一首級、甲州童兒戲謂之一日七回槍、實非七回接槍、氏鄕聞曰、實仕信玄者言也、是實同七回接槍、大

賞其眞直、（備忘錄）

西村左馬允

西村左馬允仕蒲生氏鄕、於勢州獲罪去、後又召還之、翌日召左馬允、借角力、左馬大力善角觝、氏鄕亦有膂力、相搏良久、左馬自意若勝之、氏鄕必爲慊、負則必以爲輕薄、與得輕薄名、不若努力悉力、竟奮勵勝之、氏鄕以爲憾、又命角力、張足、相搏、近侍皆謂、左馬不少讓、再勝之後、必不得死、見者汗掌、左馬亦意若負愈取輕薄名、努力再勝之、時氏鄕笑曰、汝力實過我、翌日加增其祿、是蓋感其正直也、（備忘錄）

斑鳩平次

斑鳩平次初仕上杉謙信、後去游歷諸國、訪加藤肥州臣

莊林隼人肥州聞其武名欲祿之隼人謂平次曰無仕本藩之意耶平次曰固所願也隼人乃問祿之多寡平次曰俸米而足隼人意平次在上杉家領二千石餘其所言非實強問之平次曰吾於上杉氏累功勞得祿今無尺寸勞而銜舊功貪祿上杉家曾無此風無祿而奉仕此後臨戰塲一回槍之勞願賜五百石是賜者非濫賞受者非虛受也如濺遁者不敢奔也乃從其請朝鮮之役其功拔衆者凡七回竟領三千五百石（備忘錄）

監士某

監士某（佚其名姓）福島正則士也正則好飲嘗遣人於大坂沽酒某監焉適遇颶漂至八丈島時有士人來長面黑瘠請曰贈予一杯酒飲以慰鄉思某曰足下何罪而至此曰我則浮田秀家也某大驚竊以為酒皆主君之物非己之可私然此人若不至此何就吾輩乞餘瀝今恐罪不與非丈夫也即持酒肴以贈之且曰舟中酒皆主君之物是以不能如意請幸以此慰羈愁已而某還江戶具白其狀且請專擅之罪焉正則召見某諸臣皆以為彼不必能免某至正則曰汝所為大善多與之猶不欠吾事況一樽酒乎然無予命故不多與若秀家乞而汝不與彼必以吝嗇罪予予恥也且竊與而不告予何由知之汝正直故不為汝志可嘉嗟賞不置（續明良洪範）

正直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三　十五

伊達成實

伊達成實（小字藤五郎）初與白根澤某有隙及政宗時成實薦白根澤為隊將政宗感其不介意前日事白根澤亦慙愧往成實之門拜之成實提薙刀出曰吾薦汝者為國耳汝前日之無恩於我豈可恕乎非公事則勿復來也叱之去（日本智囊）

池田市郎兵衛

池田市郎兵衛事寺澤廣高池田初仕某氏從軍為殿有一人被創踞田塍呼而求救池田直下馬授之自擊其轡有敵三騎來躡池田留戰殪一騎走二騎遂以其人免其人後事黑田長政長政一日訪廣高語及此曰君知之乎廣高曰彼素不喜矜伐故僕未之知即召問之對曰方彼求救時敵人來薄臣以為救之必不兩全將棄去又恐有後者或能救之則他日何面目見彼不若與之共死也實出於不得已臣至今愧之矣長政益感其眞率曰是難於獲百首級也已退同僚謂子之對何質也子若不語誰得知子胸中市郎兵衛曰否我自少有一願言之與行必一致莫有內外是予平昔之志也今兩公在上予若飾言是欺予心也奚不恥於心乎聞者皆服其操行之正云（明良洪範）（武將感狀記）

茂久景久

茂久景久（源左衛門）以上杉流兵法聞為人剛直終身不仕貧甚少時或謂茂久曰依托上野學頭便於筮仕其人告之

正直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三　十六

長田德本

學頭景久往見之。上野僧正懇切待之曰、竭力薦引於公侯、暫來寓焉。景久曰、頃聞當來、乃辭出、途而自思、出家沙門之徒、出武士之庇蔭爲生活者、今以武士托身於其人、非素志、縱迫饑餓、非其義、不可爲也。乃旋詣上野、見僧正曰、向至貴家、約蒙薦引、然少有所思、請止之、欲告此言、故中途而歸。言畢而出、竟不詣上野。其志操蓋如此。（備忘錄）

長田德本、三河大濱村人。以醫周遊四方。德本常驅使駿藥、機宜應變、未嘗誤人。藥價每貼十八錢。（當今一厘八毛也）寛永初、台德公不豫、百方無驗。典藥頭今大路氏乃薦德本、因命召之。德本時年百十有餘、頸掛藥囊、踞牛背而來、一診上駿藥、數日得愈。賞賜固辭、只乞十八錢而去。（續近世叢語　台德公）（據皇國名醫傳）

北島三立

北島三立（號雪山）肥後人。仕熊本侯、食祿四百石。性宏達不羈、而崇陽明王氏學。熊本侯令國中治陽明學者改之。三立與同志之徒、俱謂爲爵祿變我操、非夫也。乃上書、臣少治陽明之學、事君父必由於斯、今而棄之、更無事君父之道也。請致爲臣而行。侯甚奇焉、而許之、特命賜三年之祿、使得隨意去國。於是三立修理屋宇、洒埽庭內、而致之有司、野服蕭然而行。（近世叢語）

太宰純

太宰純（號春臺）信濃人。從物茂卿遊、講習古學。性嚴毅端方、

自信甚確。前後所見諸侯甚多、未嘗枉己而求進焉。巖村侯世子延爲師、其始至、世子不送迎。純艴然曰、至賤處士、何敢傲於貴人。雖然余所說、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侯不得不禮焉。而其所待薄甚、是非不禮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侯爲老中、用舍竊達、皆出於其手、而其言一無所忌憚。於是其臣相議、別招師儒。世子聞之曰、予誤矣。遂厚禮之。（近世叢語　先哲叢談）

同上

純嘗著經濟錄、侍中某覩之、欲以備乙夜淸覽、私使書商小林延年求正本於純。純辭以稿本作字不愼、且衰邁不能繕寫、而私於延年曰、布衣之士以言進於朝、必因執政、若夫因內官以達、則君子不爲也。（近世叢談）

同上

純旁通音樂。（常山隨筆）享保中、幕府命小野田國光詳定琴曲、於是從純討論樂書。（近世叢談）閣老井上侯（河內守叢談作笠間侯）以公命召純、欲問以音樂。純辭曰、臣非樂人、不出。居三日、詣侯邸曰、純非樂人、音樂則非所知、若問文字、則敢無所辭也。（常山隨筆）東叡法王好音律、聞純妙於音、使人召之。純辭曰、余儒生也、若以儒被召、則不俟駕、以其私嗜末技、爲王門伶人、余不欲也。自此終不復吹笛。（先哲叢談）

板倉九

板倉九（號復軒）受業木下貞幹。爲人謇諤、仕幕府、新爲司計曹長。後數日、府署無故亡三千金、同僚之士倉皇失措、不

知所爲、相共謀議、將償而秘之、九不可、曰、此有盜在也、諸君償其缺而掩之、盜後顯露、則欲掩之無及矣、宜啓之政府、明白事實、而後待曠職之罪、諸君如不欲、我獨啓之、衆恚曰、新曹長欲遑衆生事、群議不能決、竟從其言、居無何、果獲盜、於是衆皆服其先見、（先哲叢談後編）

伊藤長堅

伊藤長堅（號蘭嵎）維楨季子也、仕紀爲文學、始講書、君前對案不說、侍臣數促之、長堅徐曰、公坐於褥、聖人之書不可講說也、侯聞之遽去褥、於是乃爲講說、音吐朗暢、辨論明爽、侍坐者皆歎曰、眞儒者也、（續近世叢語 先哲叢談）

那波守之

那波守之、龜之子也、仕紀藩、好學有父風、紀公（宜祖）嘗命曰、今歲中秋有詩則速獻之、守之曰、臣適有它事、不暇賦詩、公遣人諭之曰、子承家業、專力文學、於一詩豈有不獻之理乎、守之曰、臣初不賦中秋詩、今補之以獻、不唯欺君、亦自欺也、臣父臨終遺言、汝若事君、欲迎合取媚、勿復讀書繼業、臣服膺斯語、故不敢奉命耳、紀公嘆曰、那波父子可謂直臣矣、（桧合雜記）

瀧長愷

瀧長愷（號鶴臺）仕長戶侯、嘗在鄉、飮於一權貴、酒酣、問曰、凡爲治、和與漢孰難、長愷曰、漢難和易、曰何也、曰彼使不學之人居政職、則必恥受其制、我雖不學之人、爾居政職、而下亦不恥受其制、所以彼難我易也、合坐失色、其人以告君、君曰諷刺卿等、唯是此老、（先哲叢談）

下濃宇兵衛

下濃宇兵衛仕池田少將（光政）爲大監察、時老臣某曰、頃聞家士納貢米、以大斗、百姓愁訴、有如此人耶、宜檢覈、宇兵衛曰、此事不能檢覈、何者、尤家士用大斗、宜從老臣始、乃取宇兵衛所用斗量、較老臣所用、老臣斗量果大、宇兵衛所用常量也、宇兵衛曰、僕所難者爲是也、老臣赧然、（備忘錄）

名越克敏

名越克敏江戶人、以文學事水戶義公、總裁國史、時國用窘匱、有司欲減館生、克敏見執政曰、先公置史館、招致天下英才、不惟供修史之用、將以教化國人、培植人才、然則本藩之養諸生、其關係不小、今以國用不給、議減之、如克敏不才、食祿二百石、實爲素餐、請先輸之官、以助經費、執政惡其抗直、以是蒙譴、然議遂格、（東藩文獻志）

松岡成章

松岡成章以精本草聞於京師、享保中幕府辟鑒別藥品、時清商始齎空青至、有司私請曰、此物若非眞、則官不啻失利、吏亦從有罪、幹旋賴子之一言、請圖之、成章曰諾、鑒畢、大聲曰、是僞也、空青內必蓄水、一碎試之而可、乃碎而視之、果乾涸無水矣、人皆服其精鑒、官將留祿、成章固辭、官不能奪、賞以金若干、成章即以爲路資、迨歸京師、封其餘還之於官府、（皇國名醫傳）

熊斐

熊斐號繡江長崎人仕爲譯官好畫學清人沈南蘋爲其所貴重一豪商需之三年不能得一日謂斐曰幸賜尋畫令女嫁時賁奩百須僕且任之斐勃然怒曰予譯官非畫人也今苟如此則天下士人謂我何卒取絹素還之近世叢語

加納政明

加納政明大隅守爲紀州侯長臣嘗出在江戶邸中納言治貞數召共談一日聞政明善拔刀技謂曰請一見政明辭納言強之政明正色曰拔刀之技公家臣有名者不勝指數宜命之臣之技藝則少異焉納言嘆賞曰汝言是也備忘錄

三浦治郎左衛門

三浦治郎左衛門阿波藩士也無子養人子曰與茂太郎後有子曰孫介及長與茂太郎一日謂父曰往年無子養兒爲嗣宜矣今已有實子宜立爲後兒別有所思強請去治郎左衛門悉聚一族謂曰我心素無養實之別而與茂太郎以爲言我不知其故蓋以我爲深愛孫介者夫爲士者一爲父子契約何以渝其言如此卑薄之行我心決無之與茂太郎若拒吾言八幡大神監臨在上必逐孫介與茂太郎即不敢復言備忘錄

千宗佐

千宗佐以茶事仕紀伊侯嘗出在江戶國老水野思明飛驒守與閣老水野忠之和泉守同族共喜茶儀思明恒欲招之然以其爲閣老憚招之忠之察之一日往訪思明懌饗酒食使宗佐點茶忠之辭將歸召宗佐曰予數年欲見卿今日不圖得償予望予亦欲招卿然不能以老中職公然招子幸以子之心來訪予邸宗佐正色曰君者國家大臣不可私於人若有私外人必聞僕雖卑賤以先人故知名於海內若有私人必知之君若公然召僕僕亦將告君而往大命雖重敢辭忠之赧然備忘錄

佐藤秀周

佐藤秀周事米澤侯治憲爲督御從在江戶會東信聞孝婦之狀侯親讀而淚下其明紀德民見焉及夕辭出侯執其狀命秀周曰速報紀子講後語多而忘之秀周頓首對曰

臣昨以爲匹婦至賤以孝故使君讀且泣既曰君之好學雖風化所及而亦紀子之訓之賴君見紀子必先言之而終日不及臣疑其有說今君曰忘之其斯之忘何所不忘昨喜今悲歔欷不已侯瞿然懼忸怩慙却膳不食即寢不寐近世叢語

中井積德

中井積德號履軒大坂人過骨董舖見古鐔不問其價以四方銀買之舖主曰此物價廉何爲如此積德強與之獲鐔以還門人一見歎曰嘉品也請倍其價以獲之不許固請乃許之積德懷其所加四方銀往與舖主舖主怪之審察名居知其爲大儒也以謂還金必不受也籃盛鮮魚朝

投其家而去、續近世叢語

子松時達

子松時達（稱源八）仕出雲侯、以善射聞、爲人剛廉質直、少時坐事被黜退、匿民間、爲傭夫給食、一日就隣人買茄子、鄰人憫其貧、與之、其後時達徑至畦中、捉茄子、繫錢於莖而去、隣人怪之、既而知時達所爲、即持返之、時達不受、後侯召還之、居家質素、未嘗畜酒器、侯嘉其術、增秩祿、妻勸之令購酒器、時達就市買盃、問曰無瑕乎、曰無有、及還、妻視之曰、盃底有瑕、乃復往市返之、曰、汝何欺我也、市人謝過、出錢返之、時達曰、汝欲欺人、我欲不受欺、可謂兩得所欲矣、竟不受而還、其操趣高介、多此類也、續畸人傳

荷田在滿、叔父春滿以國學著、無子、在滿因嗣其家、又精國學、應召田安家、一日與君侯抗論不合、侯欲從己說、不肯曰、貴賤雖異、各有所志、枉而從君、是面諛也、乃致爲臣而去、續近世叢語

矢島藤藏

矢島藤藏、文政中爲五條代官、時富民假名於王家、放債射利、收息倍常、稱曰名目銀、有不償者、牒奈良奉行、嚴吏督責甚急、日出逮書數十通、貧民逃亡者相踵、一人逃亡、禍及親族鄰伍、父子兄弟離散者、日數十人、鄉長憂之、相與謀曰、訴之奈良、不如訴五條、乃來訴、藤藏慨然以除之爲己任、與書奈良奉行、陳名目銀之害、且曰、僕不忍坐視、

將請大府除之、以君宰一方、故先啓焉、爾其辭殊激烈、奉行見之、顏變手顫、即日下廢名目銀之令、方名目銀之行、奈良獄庭常滿、及其廢、爲之一空、節齋遺稿

甚三郎

甚三郎、備後有田村里正也、其旁近六十餘邑、皆幕府所領、風俗桀黠、動訴代官、非亦多逋租、獨至有田村、則竟無構訟、租稅皆完納、甚三郎常諭衆曰、縱縣官雖不公、爲民者無不敬上之理、況如租稅、奉之君上也、萬一有不如令、我等上稟決、無所貸、享保中六十餘村里正相議、欲有所訴、有田一村不與之、里正等來謂曰、他村皆已一心、唯此一邑不敢承、諸何踈繆也、又聞有邑人唱異同者、吾子支吾不肯、吾子果不與共合力、請決鬪、甚三郎自若曰、吾則一人、卿等多黨、欲甘心於我、唯任卿等之爲、吾苟有一息、決不從卿等言、備以敬上納租稅爲踈繆、爲此死、卿等之手、是吾所甘受、速刎吾頭、義見於面、衆聞之、皆逡巡退去、縣官後聞之、大賞其義云、備忘錄

龜田久兵衛

龜田久兵衛父曰竊樂、義父也、久兵衛幼與母偕居竊樂近隣、年十餘、偕母參佛、群衆雜沓、久兵衛誤換他人雨傘、返、久兵衛欲返之、憂不知其人、母曰、何用憂勞、且所換傘新而勝汝傘、於我無損也、久兵衛曰否、傘新、是其所以不可不返也、竊樂聞之、知其資性之美、乞爲子、後果以孝行、

著、云、
備忘錄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三終

正直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三　二十五

皇朝金鑑卷四十四

臣道

智識 六十五條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四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谿夫　校

智識 六十五條

天下之事、非智不能辨、然惟知智之用、不析事理、智之爲害也亦大矣。故古今以智禍身覆國者有之。如件善男、藤原時平、非不慧也。如足利直義、北條義時、非不智也。要之不過爲讒人、爲國賊已。善哉孟子曰、所以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所謂行其所無事、非有識者不能。智之所以尙識別也。智之實莫大知人焉。平貞盛之於平將門、森長定之於明智光秀、藤原繩之於石田三成、熊澤伯繼之於由井正雪、一見洞察、其肺肝如燭照而龜卜。何其智之明也。平重盛之重乎國體、大久保忠敎之論乎戰機、可謂智而有識矣。源光、荒尾志摩之不悉、抑亦智之事也。作智識篇。

藤原保則

藤原保則清和朝爲備中守、小野葛絃爲掾吏。保則器異之、謂曰、卿異日必爲良吏。又在讚岐時、菅原道眞代爲守、保則竊語曰、新太守當今碩儒、非吾所測知、但見其志、恐非明哲保身之士。後皆如其言。保則傳

三善淸行

三善淸行、醍醐朝任參議、强記治聞、爲一時之宗。五條堀河有凶宅、人不敢居。淸行買之移居、親戚皆止之。淸行不聽、妖亦熄。今昔物語

源經基

源經基承平中爲武藏介、豫知平將門蓄異謀、密詣京師奏之。朝廷疑、不納。無幾、將門果反。日本紀略 今昔物語

平貞盛

平貞盛在京師、嘗詣式部卿敦實親王。時將門亦候親王。而去、從者五六人。貞盛遇諸門、入謂親王曰、恨今日不具從兵、不能殺將門。它日爲天下患者、必彼夫也。後果如其言。古事談

藤原秀鄉

藤原秀鄉爲下野押領使。天慶中平將門反、秀鄉陽應之、造其營通謁。秀鄉宗族強大、將門方梳髮、聞之驚喜、出迎、髮不遑理。既而饌至、對食、將門下筯、飯迸落、汚袴、輒自拂拭。秀鄉以爲輕躁無度、誅之非難。遂與平貞盛勠力討滅之。參取東鑑 盛衰記

藤原道長

藤原道長、路見一童子逐馱馬行、且披書、乃令近前視之。果具奇骨、目有重瞳。携歸家、令大江匡衡子養之。後遂作名士、即江學士時棟也。十訓抄

平時望

平時望嘗訪敦實親王、見王子雅信。尙少、謂王曰、位官竝極高、願以下官子孫託之。雅信後官至左大臣、果如其言。

時望已卒、雅信以其知己、厚待其孫惟仲、十訓抄江談抄

大江匡房

大江匡房、嘗詣關白賴通第、時源義家、從賴家東征、平賊而還、來在坐、談征戰事、既而匡房退出、私言、渠有將才、惜未知兵法、義家從者竊聽而恚、待義家出而告之、義家曰、此必有故、追及謹請、遂執弟子禮、寬治中、義家征武衡、方攻金澤城、見飛鴈亂行、曰、是江帥所教、必當有伏、分兵圍之、果有伏、遂擊敗之、著聞集

藤原保昌

藤原保昌、三條朝爲丹後守、赴任、路歷與謝山、有一老者、戴笠立馬樹下、從者欲叱而下之、保昌戒之曰、視彼據鞍按轡、殆非庸人、既而遇平致經率衆而至、見保昌曰、公向見老翁乎、是我父平五大夫也、田舍翁素疎禮法、恐有失敬、致經既去、保昌顧謂從者曰、向從汝等言、則悔何及焉、十訓抄古事談

藤原師長

藤原師長、高倉朝拜太政大臣、好音律、最長琵琶、盛衰記 初藤原信西好歌舞、撰詞曲中佳者、教妓舞之、名曰白拍子、徒然草 平清盛耽嗜聲伎、最好之、盛行於世矣、師長嘗謂人曰、觀舞聽樂、知國之興亡者、古賢之論也、今世所謂白拍子曲、多商音、亡國之音也、舞容不端、仰天似憂思者、不祥甚矣、人以爲知言、續古事談

平重盛

平重盛寢病日篤、會醫宋、自宋、父清盛勸令治之、辭曰、死生有命、保平之戰、冒鋒鏑而不死、今病而死、命也、何以治療爲、況具位大臣、不宜私見外國游客、縱我不起、寧忍辱國乎、清盛不能強焉、盛衰記平家物語

平廣常

平廣常、上總望族也、源賴朝起兵、遣使召之、廣常觀望不應、賴朝兵敗、奔於上總、復使趣之、廣常託以徵兵未集、既而聞千葉常胤應之、始帥兵二萬、往會於隅田川、賴朝讓其遲緩、不即召見、廣常退而嘆曰、佐殿流人、從兵單寡、吾以大兵來會、此常人所深喜、而責讓乃爾、眞有人君之量也、遂傾心歆附、東鑑

僧高辨

栂尾僧高辨、明惠 畠山重忠一日訪高辨、未至、高辨之徒遠望煙塵、曰、京師有火、高辨曰、否、當有勇士來、是其兆也、有頃、重忠至、談華嚴經而去、東鑑

朴翁

朴翁、關婦氏、有文學、通古今、從後村上帝、居吉野、足利直冬奏請討父尊氏自效、帝聽之、朴翁聞而嘆曰、古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堯讓舜而天下治、苟孝於親、雖在仄陋、可以登庸、若其反之、雖有功閥、何足任使、今直冬欲假王命而戕其父、其悖天理失子道、莫甚焉、然朝廷容之、又授以節鉞、其謂之何、假使此戰得克其功、不可以遂、後果如其言、太平記

山名時氏

山名時氏、修理大夫、常曰、我子孫必有叛臣、何者、建武以降、因

將軍恩、始爲一家。元弘以前居上野上市、殆與農民無異。世態人情無不知悉。故戴將軍恩、知上下分。今也不然。動侮上輕人、爲子孫世、必忘君父之恩、唯矜己之才、驕逸放縱、以受將軍嫌疑。勢必至離叛。至氏清果叛、義滿滅其家云。（難太平記）

太田道灌

太田道灌城中忽有菌生。大如繖。道灌見之曰、汝能倒植否。菌翻然倒植。衆皆愕然。道灌笑曰、汝因人言乃爾、何足以爲怪。又爐中鐵架自飛在坐上。道灌見之曰、人二足猶能步行。汝三足而行、不足以爲奇也。毫不介意。怪亦消。（日本）

智養

筑紫僧

天文乙酉、織田信秀卒。葬於萬松寺。時嫡子信長年十六。不著禮服。至柩前、攫香投鑪內、一拜而出。弟信行（勘十郎）著禮服、靜坐薦香、姿容閑雅。衆皆注目誹笑信長曰、疎放例爲然。時有筑紫一僧、曰、信長眞保國者。果如其言。（備忘錄）

立入賴滿

立入賴滿（右京進）嘗說萬里小路惟房（大納言）曰、今天下瓜割。王政衰微。三好長慶蔑視其主、陪臣松永久秀恣政權。公卿資用乏絕。竊察恢復王家者、無超尾州織田信長者。密賜綸旨、使之上京。惟房感稱、乃奏聞正親町帝、敕賴滿齎綸旨、礒貝久次副之、爲熱田神宮奉幣使。兩人趨尾張。主信長臣道家某家、竊傳密旨。時信長出獵、還適過道家居。道家傳密旨。信長大悅、沐浴著禮服、謁敕使、拜受綸旨。且賜名香道服。時信長劣領尾州半國。謂賴滿曰、今蒙平底天下之勅、一生之慶幸也。今年平尾州、明年征美濃、而後上京、興隆朝廷。十一月賴滿奉幣於熱田社、翌日將還京。信長獻黃金。（備忘錄）

下川傳三郎

下川傳三郎京師人。少爲禁中勤使。掾領大內供御經費。本無常額。是以人多汙贓賄。大極奢侈。傳三郎居官無幾、俄辭去。其妻及族人涕泣以諫。或至以爲病狂喪心。傳三郎不以爲意也。悉出婢妾、第宅庫藏、附與他人、而栖居陋巷、貧窶自甘。居十年、他勤使及掾皆以姦贓顯露伏誅、籍

沒其家。事在安永初也。於是人人始服其先見。（續近世叢語）

森長定

森長定（蘭丸）仕織田公、以敏慧稱。謂公曰、臣視光秀方食不食、失匕箸。彼深怨公、必有異圖也。及今不誅、禍殆叵測。請命臣。臣力能辨之。公不聽。（碎玉話）已而光秀果反。與弟坊丸力丸防戰死之。長定時年十六。（信長記・常翰譜）

竹中重治

竹中重治智勇絕倫。當時人皆畏服。稱曰、在昔楠木、今則竹中。太閤三木（播州）之役、重治從在軍。至書寫山、多購求釋氏器物、送之高野山。其意謂三木城陷則遁世爲僧。知爲秀吉所忌、欲以避禍也。然沒於陣。可惜。或曰亦幸也。（備忘）

錄

黑田孝高

黑田孝高跛而勇與竹中重治半兵衞並爲太閤機密臣聽敏機警重治蚤死孝高獨用事秀吉益信任而心竊忌其能不欲建爲大藩孝高亦知之恐取殃及受封于中津無幾告老因令子長政襲封孝高乃祝髮自號如水人鏡錄

藤堂高虎

藤堂高虎嘗惡時人殉葬之弊造一函謂群臣曰他日欲殉我者書名小簡投之於是投簡者七十餘人高虎持其簡請東照公曰此皆臣之股肱將使之輔臣子請以公命止殉公許之乃還家諭衆一人曰臣被創爲廢人願獨殉焉高虎憂之東照公聞之曰我委高虎以先鋒若有殉者

必奪之其人乃止高虎尋請曰臣子不肖不足傳臣國願得徙封公問故高虎曰伊賀沃饒其人驚悍輕剽西聯一夜而抵大坂伊勢與近江山城接境扼大坂咽喉臣不欲傳之不肖之子公曰卿家壯士欲殉卿者爲卿子守吾何憂焉高虎之歿竟無一人殉之者云明良洪範

加藤嘉明

加藤嘉明從豐關白東伐時前田利家上杉景勝下鉢形諸城詣行營獻捷關白無喜色兩將退不自安關白謂左右曰二人非無功然專事招納無矢石之勞凡爲將者當先屠一城然後受降否則有恩無威兩將聞之請屠八王子城以自効許之嘉明語其人曰關白其無後乎殺以立

威是偏裨將校以武自喜者之爲耳君天下者務止殺猶恐不及今有斯言不類焉日本智囊

本多正信

本多正信德川公謀臣也豐太閤在伏見召正信蓋欲有所屬托也正信察知之先見增田右衞門曰子君有命召僕僕拜命之辱然僕不才無佗技唯習使鷹耳幸吾君好鷹以此叨祿至於軍旅之事與時務則一切不經意聞子君不好鷹僕何以陳之于左右右衞門白之于太閤太閤曰鷹於我無用遂不見日本智囊

同上

豐太閤薨東照公在伏水奉遺命總太政石田三成欲作亂細川忠興以告曰三成謀決淀水灌于君邸請避之于

大津會本多正信至公問之曰不可忠興徒知避害而未知避害之爲害也大抵物之勢一詘不可復伸諸侯觀我避于大津必去我而歸彼今日之計莫若陽爲不知者陰爲之備三成之黨雖多不足懼也日本智囊

同上

阿部忠秋幼從父造正信正信見忠秋曰此兒風神異常邦家之器也願其父戲曰可謂鷄窠生鶴名臣言行錄忠秋後果爲名臣

大久保忠隣

大久保忠隣得罪配江州石崎大阪前役忠隣親族皆從軍便道過之見忠隣忠隣曰此役無戰矣汝等無用器械皆不解其意已而果講和罷歸復訪之曰君前日何以知

無戰歎而不答皆曰我輩生長太平適會有事今又徒歸何日得逞我武忠隣曰務脩器械以待後命明年四五月必有事果如其言堀殿實錄

大河内秀綱

大河内秀綱松平信綱父也古田重勝學茶事於千利休爲世所推重勝得珍器或古書畫其完全者必壞之隨加繕脩補綴以古其色其徒多倣之秀綱常語人曰此人必得奇禍後果黨大阪被誅人皆服其識鑑或人問其故秀綱曰古之重寶名器存於今者不知其經幾兵燹幸而完全蓋有神物呵護而已今彼以一己之私故致壞損悖理之甚其設心如此身豈得全乎藩翰譜國史

安藤直次

安藤直次爲紀州侯傅時有近臣贋造公印矯借金幣者紀公怒命直次處刑直次置之田邊三年適至江戸問之幕府老中彼罪當死否老中曰當死直次曰願告諸將軍奸惡如此者恐他日使紀伊殿蒙叛名從今以往有造贋公印者無所嫌疑則待幕府證書殺之否則囚之以爲證左將軍曰紀伊家何疑之爲他日謀叛書或出不敢以爲證直次即刑之慶安中由井正雪果僞造紀公印以謀反逆而由此免嫌疑紀公深感直次遠識云駿話本別集叢物語

同上

直次與板倉重宗友善重宗父勝重爲所司代以老辭職台德公命舉人自代勝重乃薦重宗公乃以重宗爲所司代重宗苦辭不受執政以直次善重宗使往諭之直次造重宗欸言移晷重宗以爲直次以京尹事說我而直次未始一言及之將去重宗謂之曰比者莫府命予代父子聞之乎直次曰聞之然子實不勝任重宗曰子亦以爲不可乎直次曰吾非謂子材不勝任也但患子怯懦爾重宗曰何也直次曰父擧之君任之君父之命安可辭也子若之任一有失職則刳腹而死耳今子辭不受命吾故以子爲怯懦也重宗乃受命鳩巢小說

同上

大坂役後東照公將以駿河百萬石封賴宣紀伊公退居三島泉頭古城以綿叢爲之區畫台德公遣使賀之明年公

薨事格賴宣太夫人謂人曰若使公三年在世賴宣當領百萬石惜哉直次在坐答曰百萬石過多也其後及有駿河侯忠長事衆始服其言備忘錄

鳥居成次

鳥居成次元忠子也東照公以石田三成爲父讐付成次囚之成次善視之解縛使浴與衣服藥餌曾無怨色翌日上言先人爲國家授命非與三成私鬪也臣亦不敢獨讐之蓋三成即天下之仇非臣可私誅願還之東照公深感其少年有識允之名賢言行錄藩翰譜續集

大久保忠教

島原之亂大猷公命板倉重昌討之使石谷貞淸監軍時大久保忠教以前朝耆老尙存公使執政召而問之按本書云

同上

石忠敏及永井安盛、然據寛永系圖、安盛死在寛永十一年、則此說誤、故今不取、忠敏曰、事已失機、間臣何爲、酒井忠勝問其故、忠敏曰、莫府未命二臣、宜諸臣等、今已命二臣、問之何爲、忠勝曰、子以此爲不可乎、曰然、忠勝曰、子宜陳意見、忠敏曰、莫府以百姓作亂、心必輕之、然大衆一心、保守險阨、拔之不易、且二臣名位卑瑣、一旦驅諸侯之兵以攻之、恐衆心不服、不可得用、臣等竊以爲宜命宗室三藩、使執政大臣監其軍、乃爲得體、寛永小說

重昌已至島原、賊久不平、公復遣松平信綱、忠敏聞之、愕然曰、吁重昌死矣、賊三千人一心固結、野戰猶難、況於攻城乎、夫戰者可攻者攻、不可攻者不攻、不可攻者固守之、

待其糧盡力衰、攻之兵無死傷、而屢遣使促戰、死傷必多矣、信綱未至、重昌果戰死、遺老物語

板倉重宗

板倉重宗爲所司代、一日謂明石侯曰、吾聞子城中有人丸祠、苟志於國雅者、皆欲往進香、然以其在城中不果、請移祠于瀕海爽塏地、使人縱意得賽禱、吾亦爲建一石燈臺也、侯從之、重宗乃建燈臺、每夜使點火、前此賈船夜過明石洋者、遭颶多致覆沒、自重宗有此擧、船皆認火入港、以得無恙、日本智嚢

中山信吉

中山信吉爲水戶侯傳、威公胤息已多、然未置後、大猷公命擇諸子、信吉至水戶、謁諸公子、察其賢否、群公子皆修飾出見、義公時年六歲、見信吉、呼以翁、直把盤上打毬賜之、信吉大悅、抱公曰、眞吾郎君也、廼歸而告大猷公、遂立公爲世子、義公行實

加納直恒

由井正雪因人請紀伊賴宣、曰、願執賤役以事公、加納直恒曰、焉有兵家而執賤役者、是不可信也、正雪後果謀反伏誅、人服其先見、日本智嚢

島田利正

島田利正、彈正少弼 自慶長時爲江戶街司、在職二十餘年、寛永系圖 老成多智、人稱爲智嚢、大猷公興建東照公寶塔、欲制作堅緻萬世不朽、召執政議之、不能決、時利正致仕家居、公素知其才、輙召問之、對曰、宜修豐國廟國家萬世之後、

脩補日光廟、亦當如之、聞者以爲確論、鳩巢小說 老談一言記 名語集

同上

大猷公時、近臣高島左近坐殺幕僚、賜死、後執政與利正語及之、頗悼惜焉、利正曰、以吾觀之、其死也晚矣、古人有言、曰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彼恃勇鬬狠、宜其取禍也、寛明日記

天野彌五右衛門

元祿中地大震、天野彌五右衛門數日前命買蝎蝗絆三百挺、家臣不知其意、諸而不買、居三日、天野曰、蝎蝗絆買來否、曰未也、天野怒曰、何緩也、吾不知其謂、萬一後於機、若之何、家臣不得已買蝎蝗絆、至天野自命其臣、梁柱等間悉鞏以蝎蝗絆、曰稍覺不足、然如此苟足、至夜地果大

震、人人大驚、往天野寢室、勸之出避、天野自若曰、我所戒爲此也、緩步下庭、城外家屋多壞、天野家固不廣、爲以蠟蝗絆羣之、其家不少壞、人皆奇焉、備忘錄

矢部定謙

矢部定謙爲大坂町奉行、既轉勘定奉行、跡部山城守代之、時山城守問職掌之所宜、爲定謙略告其事、且曰、有大鹽平八郎者、本爲與力、今則致仕、非常之人也、譬諸悍馬、善御之可也、不然、威臨激其怒、甚危、山城守退、語人曰、吾聞駿河守人傑也、問以町奉行之事、然以御區區與力隱居法相告、意頗輕之、翌年平八果舉事、日本智囊

江川英龍

天保中水野越州爲閣老、時鳥井耀盛用事、構陷高島秋帆矢部駿河、又忌井上傳兵衛廉直屢諫、已姦回、使本庄茂平次暗殺之、江川英龍始見鳥井氏、語人曰、彼一時登高官顯職、必不全其終、果如其言、靜岡遊乘

藤原肅

藤原肅在京、關白秀次召肅於相國寺、偕僧徒賦詩、他日又召肅、肅辭以病、謂弟子曰、君子小人各有黨、交非其類、譬如氷炭不相容、予於關白不惟不相容、後必有悔不及者、秀次聞不悅、肅恐罪、往肥前名護屋、備忘錄

同上

石田三成嘗遣使聘肅、肅不就、直江兼續亦慕其名、屢招之、又辭不往、一日兼續來訪、肅適不在、有頃歸、聞之、謂家人曰、渠數招我、我不往、今又來訪、而復不見、渠必以我爲拒之、乃往訪、會兼續東歸、追至大津而見之、兼續大喜、乃謂肅曰、我欲興衰宗、可謂忠邪、肅曰、無可乘之機、而欲速成其功、取敗之道也、退而謂人曰、兼續好興事、必危邦家、後果如其言、武家閑談 常山紀談

佐佐木島

佐佐木島 稱寄 和泉人、讀書力學、石田三成聞島之名、厚幣聘之、講說經史、恩遇頗優、大閤既薨、島三往見三成、知其有他圖、稱病不再往、其臣栢原某與島友善、賄以黃金、吐露情實、固要附三成、島拒之、竟不肯、先哲叢談後編

成島鳳卿

成島鳳卿 號錦江 仕幕府、爲儒官、有鑒識、相摸酒勾川歲漲溢、爲患、官吏治之無功、鳳卿一見田中兵隅、即知其非常人、遂薦治酒勾桒長堤、果底績、其堤名曰文命、立碑紀事云、先哲叢談

伊藤維楨

伊藤維楨延徒講道、時赤穗大石良雄執贄、一日來侍、其講書而時時睡、不聽、衆皆匿笑、退後詬罵曰、懶惰如彼、不如不學、維楨曰、小子勿妄誹、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近世叢語

熊澤伯繼

熊澤伯繼仕備前侯、用事、侯聞由井正雪名、欲辟之、諮於伯繼、伯繼曰、臣先可面試之、乃往見正雪、從容謂曰、寡君若有聘足下、則能出仕否、正雪曰、固所欲也、其祿何如、曰五千石、正雪曰、敢辭、伯繼還、謂侯曰、正雪逆心見乎色、得

安東守約　中野繼善　山鹿高祐　荻生茂卿

一夫而害國家、非謀也、正雪亦曰、嘻、吾深爽殆彼、彼洞視、
不懌久之、續近世叢語

安東守約、號省菴、世仕柳川侯、明人朱之瑜有學德、流寓長崎、人莫之知也、守約一見知之、委贄爲之弟子、割歲俸之半贈之、先哲叢談

中野繼善、號撝謙、長崎人、太宰純少時從繼善而學、繼善悅其爲人也、謂曰、子天下俊英、他日成就、可坐而待矣、予雖不肖、獨於子不失也、先哲叢談

山鹿高祐、字素行、有先見之明、其所言、數年之後、毫釐不違、有一諸侯、喜招名士、高祐時時至焉、時由井正雪以兵學

鳴、亦應招至、姿貌儼然、長高祐十三四、然聞高祐通經義、長韜略、每會下意、厚禮有親之之色、高祐唯序寒暖、不交一語、其後謂侯曰、臣察正雪容貌、殆叵測、君勿近焉、侯不用、至有慶安事、始服其明、備忘錄

正德中有章公尙幼、宮禁稍弛、老女江島等、數游劇場、偕俳優飮於酒家、其他踰法頗多、時老中秋元喬朝、命有司訊鞫其罪、處江島於遠流、坐之或死或流、時荻生茂卿謂柳澤吉保曰、秋元閣老其死在近、吉保問其故、曰、此人自常憲公時執政十餘年而無過擧、今按老女等罪過嚴、後必悔之、悔則當病死、其秋喬朝果卒、備忘錄

馬爪源右衞門　荒尾志摩　河村義通

馬爪源右衞門、仕黑田侯之忠善、銃百發百中、同藩有林左文者、善擊劍、爲隊長、一日其卒六人與殺同僚出亡、左文聞之、馳馬追及、立斬四人、生擒二人引返、於是國人多爲其弟子、馬爪獨不與之交、或問其故、馬爪笑不答、已而左文有罪誅、馬爪竊謂其友曰、左文大姦人也、他日或生事不可測、吾非不欲從之、一日執贄、彼若有離不可坐視也、何若初不結交、今果獲罪、可謂愚者千慮有一得也已、明良洪範

荒尾志摩、備前侯忠雄老臣也、侯請建東照公廟、擇地營之、其地有一大木、人皆云、此木有靈、志摩命伐之、匠人斧之、

忽焉吐血、或大汗發狂、衆皆惶怖、無敢近者、志摩聞之曰、姑待焉、廼齋戒三日、至大木下、屏息默禱曰、命伐木者我也、神若有譴、宜罪予、匠人何罪、且伐木拓地、非私事、今受君命、營東照公廟、神若爲祟、願罰臣一人、少頃志摩日禱請、如此者二、謂衆曰、今神來有所託、汝等拜之否、衆曰神託猶無所聞、況神象乎、志摩曰、今有神告予曰、汝將營東照宮廟、我何惜一木、速其伐之、神勅如此、盍速伐之、乃命匠人伐之、以營廟、竟無復怪異云、明良洪範

河村義通、號墻軒、江戶人、與新井君美爲忘年交、一日謂君美曰、吾子至於今日、決死有幾、君美曰、僕與人忿諍決死、

三刀谷孝和

曰、三義通乃言、吾子當時決死、皆不可、何則今視不死而生、則蓋可以無死者也、夫可以無死而尙猶決死、如此、請從今而後、吾子專心致志、以決死於文學、予議吾子爲人、故敢以告、爾君美聞之、奮勵刻苦、竟成大業、後語室直淸以此、而言、僕之發憤文學者、以義通之一言也、續近世叢語

三刀谷孝和監物、雲州人、仕毛利氏、有軍功、後致仕、去、關原之役、毛利氏遣使招之、固辭不往、語其臣曰、石田三成必敗、德川氏領地皆在東國、故使島津謀叛、誘德川氏西伐、而據京師大坂、師必有利、今使其隣國會津起事、德川氏

智謀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四　十九

杉原常陸

進退得如意、是石田暗於兵法故也、何以得制勝、後果如其言、備忘錄

杉原常陸仕上杉景勝、爲士大將、智而有勇、關原之役、東照公聞石田起兵、從宇都宮旋師、時上杉氏諸將聞之、皆悅、時常陸獨顰眉曰、爲大敵憚遠以旋師者、是不知其人也、德川氏率諸將西上、石田必敗、主公一人何以得敵德川氏、今半途旋師、決非吾利也、後果如其言、備忘錄

蟹才藏

福島正則欲隸兵法家某、召饗之、使蟹才藏爲接伴、已而正則謂才藏曰、汝與彼談兵哉、才藏曰、我國於武、又何所不足、向外人問兵法、彼亦序寒暄外無他語、然其爲人諂

後藤基次

諛無誠實、且當食把羹三注飯、是無斷決、又無知其量之智也、斯人何足取、正則聞之、竟止而不隸、備忘錄

後藤基次仕黑田長政、朝鮮之役、先鋒遠山進與後軍相隔、喊聲仍起、基次謂長政曰、先鋒敗、長政曰、汝得天眼通耶、何以知之、基次曰、喊聲漸近、得無敗而遁乎、果然、其後又隔一山、我軍與敵戰、長政問曰、勝敗何如、基次曰、我軍有利、長政問故、基次曰、敵進其塵蔽我、色濃而黑、敵遁塵從彼、色淡而白、今敵之馬塵白、故曰我兵有利、果然、備忘錄

同上

大坂之役、城兵燒千波營、退、後藤基次曰、備前兵必來、令

智謀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四　二十

其兵伏烟待敵、敵遂不追躡、人尤之、基次曰、計策有時或違、備前兵不逼、顧花房助兵衞猶在耶、此時備前諸將欲乘煙、助兵衞曰、有後藤基次、彼必設伏、勿進、煙消則城兵並鋒而伏、果如其言、備忘錄

渡邊內藏丞

渡邊內藏丞初仕三好氏、又爲松永久秀臣、有武功、後又仕池田利政、大坂前役、携少年輩至柵內、曰、顧卿等始臨陣也、卿能記之、時外柵距城劣四五十間、然如春靄籠山、城壁門櫓朦朧不分明、是兵氣之所致、此城不可驟拔、又見彼我射箭墜隍中、曰關原亂後未幾、武術之衰一至此、翌年之役內藏丞又呼少年輩、謂曰、城上無氣、屋瓦可數

太田善太夫　江口三郎右衛門　藪慤

此城當陷、果如其言。備忘錄

太田善太夫仕酒井忠勝。元和中、幕府將流福嶋正則、忠勝謂善太夫曰、幕府命收正則封、彼非常人、必生事、予甚危之、善太夫卒爾對曰、否、彼何爲、忠勝曰、汝言亦又何太忽、予甚危之、善太夫曰、正則非知事不成爲之者、愚者或爲之、正則雖狂暴、成敗之理善知之者、彼何生事哉、果如其言。備忘錄

江口三郎右衛門、武功之士也、丹羽長重加賀小松城主以高祿招之、時長重臣有小笠原犬頭者、亦武功之士、爲人疎野、無口辯、官卑祿薄、犬頭聞之曰、丹羽家有犬頭、海内孰不知、彼敢以武功來仕、吾一言質之、至謁見日、犬頭詣廳堂、見江口謂曰、江口君之幽魂者、豈足下之謂乎、江口曰、然、仄聞犬之頭者、卿之謂乎、吁剛勇人也、然鄙野而口硬、故爲小臣、凡爲武士者、武勇固非可爲奇、吾等武功比貴殿、不知其下幾等、然自少游仕數主、爲世所知、故受祿過其分、貴殿剛勇、家士稱以奬喩、若能知他國法、砥礪名節、必爲高祿之人、惜哉、犬頭大服其言、後竟相親爲友。備忘錄

藪慤號孤山熊本藩人、少力學、博涉經史、爲時習館教授、時本田眞鄉爲生員、性頴悟、能屬文、慤讀其應試二十一策、

評曰、蘇子之文、蘇子之見、老夫讀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雖然若此人必罹若此禍、十年之後、思老夫之言、眞鄉後去肥、爲柳川儒官、有故見奪祿、至京師、公卿議建黌舍、以眞鄉爲教官、都講竊與造金而亡、眞鄉由是坐廢、果如其言。續近世叢語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四終

皇朝金鑑卷四十五目次

臣道

機敏 四十八條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五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谿夫　校

臣道

機敏 四十八條

夫事發於近、成於遠、起於易、終於難、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故非才敏者、不能應其機也、天資敏則不必學古、而中竅會機、藤原能信、片言諭聖主、定皇儲、北條泰時、揩顧之際、鎭莫府喧擾、板倉重矩、細川忠興、詭言一以安衆心、一以曉猛將、是皆明於事機、所謂救之於近、收之易者、比之彼禍起變發而後救之者、其功之難易顧如何也、森蘭丸、天野康景、板倉重昌、年皆幼、或知叛臣、或報主急、或解同署之難、是出於其天性、固非思慮而得其機者、不謂之機敏、可也、故作機敏篇、

藤原能信

藤原能信、後朱雀朝、爲皇后宮大夫、公卿補任 寛德二年、帝不豫、欲禪位、後冷泉帝、而令後三條帝居東宮、關白賴通受顧命而退、能信知賴通沮議、躬近御牀、詭言曰、陛下欲以第二宮付何僧、帝曰、是何言、朕將置之東宮、前謀之關白、曰、事未晚也、故止、能信曰、聖慮已然、宜早決定、不可過今日也、即日立尊仁親王、爲皇太弟、後三條帝是也、以能信爲東宮大夫、愚管抄

藤原有國

藤原有國、一條朝、官至參議、嘗有人圖暗打有國者、有國聞之、在暗處、持油立、果有來打而過者、便以油灑其袖、明日認以爲驗、其人不能爭逃、人稱其機警、江談抄

藤原實資

藤原實資、爲侍中、時藤原貞高在省中暴死、實資命出屍於外、史問、從何出、曰、應從東陳、當直諸人欲觀其屍、蝟聚東陳、實資急命擧尸、更從西陳、竟無一人見其醜狀者、大東世語

平重盛

平重盛、官至內大臣、賀茂行祭、都下之俗、觀者多乘車、動乃爭地、重盛嘗以車四五兩、出觀、觀者偪側、已無可駐地、衆以大臣至、恐當被驅除、果退數車而進、既而察其退者、皆空車也、重盛豫占觀地、至乃相更耳、十訓抄

平貞道

平貞道、事源賴光、有勇名、劍卷 一條帝時、大盜袴垂者被捕、遭赦而出、身無寸縷、乃往郊外佯死、路人環觀、貞道適來過、見衆問故、橫弓瞋目而去、衆笑之、已而衆散去、有一武夫、駐馬戲以弓撞袴垂、袴垂突起搏而墮馬、奪刀殺之、悉褫衣服、奪弓箭、跨馬馳去、群盜往往來從、每遇路人、掠奪衣服弓馬、擁袴垂而去、聞者始服貞道之智、今昔物語

北條泰時

北條泰時、幼名金剛、嘗徒步出遊、遇多賀重行、重行不下、

同上

馬、頼朝聞而大怒、詬重行曰、禮者困人、加敬何別少長焉、如金剛非汝儕輩也、重行詐稱無是、頼朝益怒、質問泰時、泰時懼重行獲罪、對如重行言、頼朝嘉其能掩人過、賜劔褒之、東鑑

嘉祿初、政子薨、一日鎌倉無故驚擾、將士揚旗擐甲奔湊、幕府及泰時之門、殆數百騎、泰時使平盛綱尾藤景綱等、馳出海濱、呼曰、有反者、士卒從後、至稻瀨河、盛綱等顧而諭曰、實無變、將以弭諸君喧噪耳、今不稟命、擅興兵甲、果何謂哉、宜及夜撤兵、速獻其旗、翌日泰時召見、緩急用命、信義可嘉、然爾後愼勿妄動、衆乃悉還其旗焉、東鑑

同上

曆仁初、泰時從將軍頼經朝京師、至天龍河、將士爭欲先濟、史臺浮橋或壞、止之、不聽、泰時聞之、馳至河上、坐地、衆望見不肯濟、頼經既濟、泰時乃起、東鑑

愛宕通賢

愛宕通賢權大納言中院通純男、小字家壽丸、幼侍後光明帝、殿上宿直之臣、聚坐博奕、家壽丸見之謂曰、娛哉、我亦試之、奕畢、正席曰、禁中嚴肅、非可戲之地、我與汝今後宜誡、衆悚然、野史引家傳

北條氏長

北條氏長、嘗使人讀三略、而聽之、乎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歎曰、此一言而足、乃掩卷而止、其警敏如此、甲陽軍鑑

甘利昌成

甘利昌成、左衞門仕武田晴信、爲部將、永祿中松山之役、部下米倉重繼、彥太郎中丸、穿腹出背、血盈腹、且死、人或謂服驄馬矢、可以下血、重繼曰、爲士者食馬矢、求生恥也、不肯飮、昌成聞之曰、求生爲君、何恥之有、立取馬矢湯一飮、屬之曰、味佳、卿試服之、重繼即啣之、瀉血數升、傷果痊、甲陽軍鑑

擴野史人名

藤堂高虎

藤堂虎高娶淺井氏、生一男、擧動如成人、虎高深奇之、倒其名、命曰高虎、有賊隱民家、虎高與長子高則夜往窺隙、高虎私佩父刀、追尾伏屋後、虎高排戶而入、賊遁屋後、高虎一刀斫之、父愈奇之、時年十三、涉史續筆

森長定

森長定、蘭丸幼侍織田公、時有僧請謁、盛蜜柑於盤獻之、長定持至、將見於公、公見之曰、汝持之危矣、勿顧中途而仆、蜜柑猥藉座上、公曰果然、翌日人謂長定曰、昨日過顧、豈不苦心乎、曰否、吾不少以爲苦、何者主公已危之、而吾持之、是公言不中也、故顧以不虛公言也、備忘錄

同上

長定幼而慧、織田公欲驗其才、嘗命闔前堂紙障、蘭丸諾而往、則障闔矣、乃緩開而緊闔之、令有聲反命、公曰障果開乎、曰闔矣、公曰戞然有聲者何、蘭丸跪對曰、君命臣闔之、若覩其既闔而徒歸、則君之命廢、臣恐諸臣之或不敬君、故謹開而闔之、使佗人聞其聲、欲實君之言也、近古史談

石田三成

日本智囊 備忘錄

豐臣秀吉在長濱，嘗放鷹於野，渴甚，投長光寺乞茶。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溫，盛到七八分。公一喫稱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公喫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大熱。公愛其才敏，請之僧，携歸，以爲小臣。石田三成是也。三成時曰佐吉，時年十三。日本智囊 備忘錄

同上

三成仕太閤，貴寵用事。一歲霖雨連日，淀河大溢，忽報河內堤決。太閤親出，命塞決口。事急不遑造土豚，衆不知所爲。三成時爲奉行，單騎馳急，發京橋口倉，出米千苞以塞決口。既而雨止水退。三成下令曰，速造土豚以易米苞，米苞則任汝等所取。民爭趨之，不日隄成，其堅牢倍於前。三成敏慧，率此類也。明良洪範

[illegible]

豐臣秀次昏虐嗜殺，動輙手刄侍臣，夜屢微行，斫人于街上。嘗出，望見孕婦，曰，聞古有剖胎者，其樂可想矣。因命左右曰，適掔來一人，聘及之。附婦耳曰，第亟行。乃握路傍晞麥，反命曰，是懷麥囊者，非有身矣。故臣謹取一掬以證之。婦危而脫。野史 據家譜 實錄逸史

天野康景

天野康景仕德川氏，幼而聰慧。天正十六年，德川廣忠質東照公於駿河，時戶田憲光彈正送，欵於織田信秀，好謂誘，載公於舟赴駿河。已而轉柁西指，左右不之覺，舟達熱田。織田氏出兵警衛。於是從臣皆大驚，相目不知所出。康景時年十一，竊召從者曰，汝疾走趨岡崎，以汝所見返告。若或遲疑，爲敵所覺，雖悔不可追。從者脫去，於是岡崎始知其變云。藩翰譜

細川忠興

細川忠興，關原之役，從諸將攻岐阜城。池田輝政兵先登，福島正則怒曰，吾受命爲先鋒，而彼投旗於城，號爲先登，以此爲功，誰不投旗。井伊直政等進曰，池田諳地利，而城兵皆弱，池田不爲優，卿功不爲劣也。正則怒稍解。會輝政遣使賀捷，正則罵曰，食彼以糞，使者將起。忠興在座，謂正則曰，何不斬使者。正則曰，彼無罪。忠興曰，卿已忿言彼，今還報，則池田必怒而激變。今捨天下之大敵而搆私鬪，無乃貽患於內府邪。正則曰，誠然，卿爲我善處之。忠興乃慰諭使者，遣之，緣此獲無事。時人服其智云。明良洪範

安藤定次

安藤定次稱治衛門，爲東照公近臣。大坂前役，公巡視諸營，至石川忠總主殿頭營，進瞰城中。城中知之，銃丸雨下，穿近臣袖。人皆失色，或白曰，銃丸殊甚，請避之。公自若不應。定次後至，曰，鳴野諸營最苦銃丸，請公察之。乃執轡至鳴野。至則距城頗遠，銃丸不能達云。武德編年、參取落穗集○落穗集、又載橫田尹松事、與此事亦同、今姑取其一云、

[illegible]

石田之亂，羽書旁午。曰，伏水城陷。曰，細川忠興妻子燒死。

曰敵收東征諸將孥於城中東照公每聞不樂左右欲慰之而不能也適圍作入謁爲其狀扮武藏坊辨慶大聲呼曰武藏坊敢候起居直進抽刀西向作斬首之狀曰三成伏誅公乍見大笑（日本智囊）

酒井忠勝

酒井忠勝少時重遲寡言人皆以爲愚一日某所失火忠勝策馬率衆往救指麾周備如老成既而衆渴入店飲酒忠勝曰食糧酔飽兩得人始知其不愚矣（日本智囊）

同上

忠勝致仕號空印居牛込邸明暦丁酉正月十八日都下暴風空印遣人于板橋高井戸千住口多糴米貯之既而失火延燒死傷塡街民艱食空印盡糴以救之（日本智囊）

松平信綱

青山忠俊爲人彊記自諸侯至小吏一見皆能識之一日登城衆推其彊記曰此無他術唯去輕人之心耳衆問其故曰大國之君人皆識之至小吏則不能識何也大國之君則心重之小吏則輕之故爾我心無此累所以悉識也衆皆以爲然松平信綱年少時在坐隅進謂忠俊曰日月列宿人皆識之至小星則不能識也足下能識之乎忠俊曰如小星則大官猶不能悉識之況於我乎信綱曰然則大者易識小者難識是自然之理未必由於輕人之心與否也（日本智囊）

同上

信綱少近侍大猷公公時爲世子有雀巣於台德公寢殿屋簷世子欲獲其雛命信綱取之信綱辭不得乘晚潛傳廂足蹶而墜朌然有聲台德公驚提刀起夫人挑燭出視則信綱也公即詰問之曰晝間見有雀巣欲得其雛來於此耳公不聽曰是非若心必爲人所使數責問不伏公迺盛信綱以巨嚢挂之於梁曰若不以實告則孤不敢宥然猶所對如初明日公出聽政夫人令侍女賜朝餉手自括嚢口挂之如故及午公入推問猶弗變夫人爲謝之公誠而放焉謂夫人曰彼以今之志長則後必爲竹千代無雙忠臣矣（藩翰譜）

同上

大猷公嘗朝京師主上詔明日將覽諸將調馬時不惟無

馬埒主上覽觀之地亦無之事急工作奉行無若之何信綱聞之即命敷重厚席數枚於地植柱於四隅纏以屏障蔽以新戸屏一朝而事辨翌日主上幸之諸將調馬以供叡覽土井利勝（一云酒井忠勝）聞之曰是非豆州不能辨實不可欠之人也然是豆州之過也爲上者不知下情故有此詔夫難爲者宜以難爲上奏恃己才智爲人之難爲者後來何以繼之如豆州者豈可常得哉（備忘錄）

同上

大猷公之爲世子也嘗有病醫請灸治時公命左右取藁來左右受命出已而屢趣之信綱聞之命擇席之新者俾以刀裂其陰抽藁以進（叢談錄）

大猷公嘗病，便殿庭有假山，欒以巨石，命有司除爲平地。石大不可俄除，衆皆難之。信綱命穿巨陷其側，以埋石，覆以土，不日竣功，公大悅。（叢談錄）

同上

大猷公狩牟禮野，命騎士隊圍山從獸，四野曠濶，衆不知所向。適信綱單騎馳過，隊長馳馬詢之。信綱仰見日景曰：時已正午，公營在正北，宜令背日從獸，勿面日。於是衆皆無失方位者。（叢談錄）

松平直政

松平直政，寬永中，大猷公仍增其封，語侍臣曰：汝輩知直政所以益封之故乎？直政年甫十四，從大阪役。既歸江戶，東照公召之，謂曰：聞汝遇敵却走，信乎？對曰：臣果却走。公

爲敢賜謁。今既賜謁，事之眞僞，不復須啓也。其慧敏如此，此所以屢加封也。（顯代記）

酒井忠朝

酒井忠朝爲參政。耶蘇之亂，忠朝薦一少年爲監軍。大久保忠教在座，聞命曰：乳臭兒有何功爲監軍？少年怒，與忠教爭。忠朝曰：子既受大命，以私忘公事，子負我舉。謂忠教曰：嘗聞鳥巢之役，翁年十六，初臨戰，時先登者誰？忠教不能應。出曰：讚州之子能言。（國史　武野燭談）

板倉重昌

板倉重昌幼時，以父蔭補童子郎。時同署郎眞田某爲人所殺，而不知其主名。台德公怒，命吏使治之。同署郎恥言之，將自殺。重昌年最幼，亦欲自殺。造兒上井利勝曰：聞官命吏治罪，同署皆將自殺，予辱君眷顧，故來訣。利勝大驚，具白公，竟弗窮問。（武野燭談　國史）

板倉重矩

板倉重矩（內膳正）爲大坂城代，適雷震城樓，都人驚擾。先是萬治中，雷震城樓，樓中火藥遇火暴發，怒激如雷，多焚死者。至是都人咸懼奔走。重矩乃使街司唱於街曰：火藥悉已投於壕中。驚擾乃定。人稱其智算。（雨夜燈）

石谷十藏

石谷十藏嘗爲步隊長。其部下之庭有鶴下來，家奴戲以斧投之，即死。部頭以下驚愕奔走，不知所措。先幽其奴，與主人告之。石谷氏會不在，待至暮夜，十藏乃歸，問曰：部中得無有事故乎？部頭促膝低語曰：今暮某家有鶴自空際

下，奴誤投斧即死，百方無救。且爲之若何？十藏大聲言曰：子云有鶴自天落而死乎？是暴死也。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之乎？蓋食毒蟲之所致耳。子歸，其以此說傳之部中。明日，戴鶴以登于朝，啓老中諸公曰：昨暮僕部中之庭，有鶴自天落而死。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暴死乎？蓋食毒蟲之所致。其奈之何？老中首肯曰：既已暴死矣，當不必問。十藏曰：諾。但中毒之鶴，不可納之太官，請拜受而歸。乃退歸，則呼部頭，以鶴付之曰：昨來奔走，心身亦勞矣，以此勞之可也。（日本智囊）

北條正房

北條正房（初氏長　安房守）大猷公時爲監察，爲人嚴毅方直，有智

新井君美

數、公宵獵近郊、多獲鹿、日既晡、不知多少、命正房數之、正房撚紙若干、結鹿角、照餘紙、比校、頃刻辨其數、昭代記

新井君美筑後守仕文昭公、時朝鮮人來聘、公享之、侑以舞樂、宴終、聘使謂君美曰、日本人好色、君美問其故、曰、今日見右部舞者、傅粉、夫樂者象德者也、舞者傅粉、媚於觀者、非悅色耶、君美笑曰、是舞者色白也、且右部者高麗樂也、高麗人可知之、韓使默然、又一日出煙草盆、加以銀造煙管、韓使見君美至、退煙草盆、援筆書曰、那用此烟管、薰我錦繡腸、君美立把筆書曰、試用此煙管、融我銅鐵腸、又引煙草盆、一吸煙管云、備忘錄

吉田又助

吉田又助父曰壹岐、仕黑田長政、朝鮮之役、臨平安江、江濶而深、大船上下、諸將或曰七八町、或曰十餘町、其語不一定、長政命又助父子測之、又助辭、長政曰、汝手下或有老兵、偕測之、又助乃出臨江、隔岸適有三鮮人、又助謂其士曰、汝速走堤上、我揮背旗、即止、其人走行、視其人與鮮人相匹、即揮旗止之、而測其中間、得八町五段、長政深稱其智、備忘錄

加藤平三

加藤肥州清正嘗設茗讌、出名器、置之於坐、小姓數人聚觀、有一人誤墜茶器於地、立碎、此器肥州所愛、衆皆大驚、小姓等武功士人之子、相約曰、罪人決不可白、主公若强問、吾輩同伏罪、既而肥州見之、曰、壞此器者誰、無一人答者、肥州怒曰、器不足惜、意汝等惜生命、以匿其罪、將命屠腹、於是盡召是日上直者、謂曰、汝等年尚弱、怯懦至此哉、汚父之武名、甚可惜也、壞者必一人、而不告、將謂之何、有加藤平三郎者、年才十四、進曰、碎器者、果一人所爲、然不意主公窮問至此、且以士器易士命、固非衆相約掩蔽罪人、縱命屠腹、有誰告白者、且主公言及臣等父之武功、愈益不能白、臣等欲捐命於主公馬前、今欲以一器易衆命、臣等決不能白、肥州意大感其言、然已出前言、勢不得已、曰、兒子小慧何知、起坐入內、亦不問其罪、代柯錄

望月恒隆

望月恒隆稱五郎左衛門仕水戶藩、爲奉行、義公嘗患城東商家乏水、將爲陰溝、引水、命平賀保秀、以溝洫事、保秀將引笠原流泉、以達城東、以告恒隆、請視其地、恒隆曰、子素達地理、我又何議、保秀固請、恒隆乃剋日約行、及期、恒隆率吏民而行、不赴笠原、轉到仙波湖上、南向縱目、久之歎曰、平賀之術、何其精也、湖面雖平、而水勢東流、地之高低可知矣、今因其地勢、以導流泉、不亦善乎、竟不往其地而歸、聞者稱焉、東藩文獻志

梶金平

梶金平仕本多忠勝、長篠之役、武田勝頼大敗、遺所傳舊旗而走、原田彌之助拾而揭之、金平取其旗、追蹤罵曰、武

伊藤總左衛門

常世與三右衛門

田軍兵、縱惜其身、焉有棄所傳旗而逃去者乎、旗本行順曰、所棄旗已舊、故棄之、揭所新造大旗逃、金平大笑曰、旗則為舊、捨之、馬塲山縣內藤等武田家古老忠臣、是亦為舊捨之乎、畝兵無言而逃、東照公後聞之、大稱金平之敏、云、備忘錄

伊藤總左衛門仕小笠原忠政、右近太夫為大阪邸留守、島原之亂、忠政在國、大坂城代阿部忠次召總左衛門、授幕府書曰、速達於忠政、總左衛門退窺開緘、則命忠政出兵島原也、即刖摸寫之、飛舸送本書於小倉、命曰、雖風雨勿避、尋又竄摸書、發飛舸、既而前舸遇風、達小倉稍遲、後舸却先之、忠政得之、大悅、賞其機敏、增加祿二百石、為四百石、世世為大坂邸留守、備忘錄

常世與三右衛門仕松平忠昌、福井藩主、為隊長、一歲藁毛川大水、城下堤決、忠昌命諸隊長分隊救之、與三右衛門率手下出、暴雨未止、沾濕透衣、手足凍凝、與三右衛門立防塲、時逆浪殆壞堤、急遣僕於家、少頃持酒食至、乃與手下共把杯喫飯、忠昌躬出巡視、見之不喜、與三右衛門飲噉自若、已而蹶起奮曰、可即躍出、先衆入川、指揮手下、手下亦爭搬土豚築、決堤遏橫流、俄頃堤成、衆皆刮目、他隊則凍餒不振、忠昌視之、大感賞、備忘錄

西尾傳兵衛

深井陽寧

安井某

太宰純

京都一童

西尾傳兵衛為越前侯光通扈從、嘗饋食君前、光通見食中有汚物、示之傳兵衛、傳兵衛受則食皆盡、光通怒曰、寡人唯看云、未嘗食云也、傳兵衛謝其不敏而止、日本智囊

深井陽寧仕高崎侯、為老職、楊子岸火、侯邸在火道、驅衆乘屋、陽寧陽言曰、救備前邸、無憂拔二十、於稠人中為之長、蹈車躍水、遂救得而還、皆問曰、何以拔之於衆、曰二十婁甚垢斂、泥水之事、不惡汚濕、可以逞其力、人皆服其機警、近世叢語

安井某仕郡上侯、侯家適失火、外像不諳內嚮、無知所為、某大呼曰、勿燒屏障、人爭執障去、又曰、各執所見去、於是器什盡出、同上

太宰純、號春臺、為徂徠門高足、時有人為野狐所憑、父母百方療治不瘳、而狐能通諸子百家語、祠官僧徒交為祈呪、皆為之所屈、後則雖巫覡無近之者、其父甚憂之、不得已、請春臺、春臺至、其家謂狐曰、汝克通人情、博涉書傳、予今欲有問、汝克為答、不、狐曰、何如、問、吾能答、春臺曰、論語中子曰字有幾乎、狐以其出意料外、不能答、春臺曰、是等瑣瑣不能為答、雖誦萬卷書、將為何用、況於害人乎、再三叱責、狐登時退去、其病瘳、人皆稱其言出意表云、備忘錄

板倉重宗謁祇園祠、祠前群童聚戲、一童以邦訓呼數字

曰自一至九語尾皆帶都音十獨無者何也群兒茫然有一童年僅九歲答曰亦有然者五字既重都音所以十字止本訓也重宗聞而奇之翌日使人召致之乃合二餅餤爲一團使童子食之曰上者旨下者旨童子沈吟忽拍掌曰左者鳴右者鳴重宗異焉（日本樗囊）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五終

皇朝金鑑卷四十六目次

臣道

廉潔 附節儉共五十二條

藤原貫楯 一條
和氣貫綱 一條
下河邊行平 一條
畠山重忠 一條
葛西清重 一條
北條泰時 一條
北條時賴 一條
青砥藤綱 二條
大久保忠茂 一條
天野康景 一條
安藤直次 一條
阿部忠秋 二條
松平輝貞 一條
本莊宗資 一條

古田大膳太夫 一條
郡頁則 一條
武市常三 一條
岡田元次 一條
六角義鄉 一條
梁鐵某 一條
眞野佐太郎 一條
林新右衛門 一條
池田市郎兵衛 一條
堀勝名 一條
臼田可久 一條
佐藤廣義 一條
小篠吉左衛門 一條
川田半左衛門 一條
京師饑人 一條
西吉太 一條
與四右衛門 一條
鬼東忠兵衛 一條
藤治 一條
要介 一條

鬼作 一條
藤四郎 一條
稲匠利作 一條
卯兵衛 一條
光太 一條
八兵衛 一條
治郎太夫 一條

附 節儉

藤原顯忠 一條
朝倉義峪 一條
岡本半介 一條
熊澤伯繼 一條
草野文左 一條
松岡玄達 一條
綾部道弘 一條
伊藤幸猛 一條
江川英龍 一條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六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德進　校

臣道

廉潔 附節儉共五十二條

語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所謂清者、廉潔不汚之謂也、士之尙廉潔也久矣、周人以六計斂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皆以廉爲本、士君子居官、俸祿或薄、而日用衣食妻子奴婢之奉、有不給、勢不得不取諸人、於是受賄黷貨、以虧廉節、故士之砥礪其節者、不儉其身、節其用、則不能持廉隅也、北條泰時時賴、皆能儉素奉身、輔之以青砥藤綱之廉能、其得人心、亦宜矣、若大和氣眞綱藤原眞楯林某之廉退、下河邊行平之廉辨、阿部忠秋之廉法、安藤直次池田某之廉正、松平輝貞之廉敬、比之藤原道兼兼家伊周道長之徒、奔競爭奪、以不顧懿親者、何啻天淵、彼皆衣紳之家、此輩率武弁之士、而天資近道者如此、可不敬哉、作廉潔篇、

藤原眞楯（藤原眞楯）、天平中爲治部卿、眞楯度量弘深、有公輔之才、在官公廉、慮不及私、聖武帝特詔使參奏宣吐納、明敏寵

遇甚渥、從兄仲麻呂心害其能、眞楯悟之、稱病家居、出爲大和守、續日本紀

和氣眞綱（和氣眞綱）、淸麻呂子、仁明朝爲參議、臨職執事、未嘗阿枉、法隆寺僧善愷訴少納言登美直名之罪、太政官欲據實判、右少辨伴善男援直名、反譖奏左大辨正躬王許容善愷非法之訴、乃敕明法博士斷之、衆皆畏憚善男權勢、不敢正言、於是眞綱嘆曰、塵埃之路、行人掩目、枉判之場、孤直何益、不如去職避世、乃閉門不出、續日本後紀

下河邊行平（下河邊行平）、事賴朝、見親近、常從詣鶴岡、行左中太常澄者、爲舊主長狹常伴謀刺賴朝、竊混儀從中、賴朝見而怪之、言未發、行平覺擒之、賴朝悅曰、今日事急矣、卿善處之、我賞卿功、惟聽其所請、行平曰、臣所知邑、每年貢馬、百姓苦之、請得蠲免、賴朝曰、凡有功必賞、人之所爲榮者爵祿耳、卿之所求、不亦異乎、即下令、廏則當蠲之、東鑑

畠山重忠（畠山重忠）、性廉潔、與物不競、賴朝奧州之役、重忠爲前鋒、三浦義村等欲先登、夜潛過重忠營下、或告曰、公爲前鋒、諸將爭先競進、請遮留之、重忠曰、我已爲前鋒、假令他人部敵、我亦不爲無功、且嫉人之先登、非我所欲也、事平、賴朝論功行賞、義村等賞賜頗厚、賜重忠葛岡郡、其地狹小、重忠竊語所親曰、我雖承前鋒命、而大木戸之戰則他人

先我、我知而不禁者、欲分功於等夷耳、見其驕貪、果如我意也、(東鑑)

葛西清重

葛西清重、勇而愛物、(沙石集) 頼朝赴上總、遠近來屬者甚衆、而江戸重長以背黨於大庭景親、不肯來降、命清重誘殺重長、江戸葛西同族也、已而重長來降、(東鑑) 頼朝將奪重長地、賜之清重、清重辭曰、益封賜邑、將以庇族類、一身腴瘠非所問也、今江戸氏於臣爲族、如有罪奪地、則願授之他人、頼朝怒曰、汝不受賜、汝邑亦將收之、清重曰、臣今由此得罪、固臣命之窮也、非臣力所能及、然不當受而受之、臣亦不肯也、頼朝感悟、乃不收重長地、(沙石集)

北條泰時

北條泰時、爲鎌倉執權、清廉率物、諸將士贈以珍奇、便不悅曰、諸將厚情、無乃以難得見眖邪、其價亦應不貲、諸君雖富、財用有限、是既無益於我、盡隨其價出償而止、爾後無行貨者、(大東世語)

北條時頼

北條時頼、(相模守) 性儉素、食不貳味、一夕燕居、會族父宣時來、時頼手擧酒曰、獨飲不若與卿共之樂也、奈深夜無下物何、宣時即起入厨、照紙燭、索殘醬侑之、終夜對飲、盡歡而止、其淺薄如此、(徒然草)

青砥藤綱

青砥藤綱、歷仕北條時頼及時宗、食邑數十所、家富於財、立身清約、衣食麤惡、刀室不髹、每出一人持木刀從後、及授官、應佩衛府太刀、藤綱不爲裝飾、只加弦袋而已、藤綱嘗夜行、過滑川、誤墜十錢於水、藤綱遽命從者、以五十錢買炬、照水撈錢、竟得之、或嘲其失大得少、藤綱顰蹙曰、甚矣子等不用意於經世也、十錢雖少、失之則永損天下之貨、五十錢雖損於我、亦益於人、彼此六十錢、其爲利不亦大乎、聞者歎服、(太平記)

同上

北條時頼、嘗詣鶴岡、齋宿、夢神告之曰、汝欲致治、須用青砥某、既覺、明日徵藤綱、給食邑、藤綱怪問其故、即告以實、藤綱辭曰、今以夢用僕、他日又以夢斬僕邪、夫無功受賞、是謂國賊、臣未有微效、不敢當、時頼賢其言、益敬異焉、(太平

記)

大久保忠茂

大久保忠茂、事松平清康、大永六年、夜乘風雨襲山中城、取之、清康欲賞之、忠茂辭曰、臣老矣、四子皆有祿、臣復何望、清康曰、有功不賞、何以率人、忠茂曰、然則賜市税、允之、人皆謂忠茂老而貪、既而召市長、悉蠲市税、於是遠方之民、繼踵至曰、願爲安祥民、清康以爲忠、曰、是人之所難也、(松桑紀事、藩翰譜)

天野康景

天野康景、慶長中、領興國寺三萬石、嘗使人伐竹以備修築之用、置步卒以守之、一日有偷兒數輩、來盜竹、步卒力拒、斫一人斃之、餘皆亡去、已而田原民訴于官、謂云、與步

卒忿爭爲所殺傷官吏遣人謂康景曰邑民雖賤公民也何得濫殺宜斬步卒以謝罪康景答曰殺盜天下之通法若以是爲罪吾當坐之官吏以告東照公公以爲康景非濫殺無辜者必有以也宜竢他日覆撿時本多正純謂康景曰子辭直則直矣如挽公法何盍亟斬步卒以謝罪康景曰以直爲曲豈爲士者之所爲哉與其殺無辜以苟免孰若奉身而退遂去不知所之（武德大成 駿臺雜話 常山紀談）君子謂康景上不害公議下不傷私恩以殺一無辜爲不義而不屑棄萬石之祿獨行其志以潔其身賢矣哉（藩翰譜）

安藤直次

安藤直次東照公賜直次及成瀨正成邑萬石而直次所食實不過五千石其後公謂二人曰吾封卿等以萬石之邑治狀何如正成對曰直次所食五千石非萬石公曰吾封卿等何有等差吾以直次所食万石而直次未嘗言及之可謂長者也乃益其封邑并數歲之入賜之云（武將感狀記）

阿部忠秋

會津中將（正之）嘗曰勢權之家車馬輻湊古今皆然未聞阿豐州（忠秋）之家車馬輻湊吾以此知其賢大猷公之付托儲君宜矣（土津靈神言行錄）松平信綱嘗謂同列曰自今而後諸侯饋遺宜杜絕之忠秋曰若子之言則天下諸侯或有饋遺于者至僕未嘗有饋遺者何須絕之信綱大愧（故諸紀績 明良洪範）

同上

忠秋忠厚篤實（鳳岡集）輔政三十餘年（國史館日錄）以廉介持身杜絕請託（常山紀談）嚴有公時士大夫好養鶴佳者估極貴重忠秋亦好之常置鶴籠於坐隅時一諸侯購得名鶴欲因醫官餽以求知醫官伺間從容言之忠秋不應已而命左右開籠盡縱之醫官怪問其故忠秋曰予僉位宰輔爲人所趨附不宜有所好比者好鶴乃傳播於世若此自今而後不復敢養鶴醫官大慚而退（駿臺雜話 [illegible]亭筆記）

松平輝貞

松平輝貞（右京大夫）近侍常憲公有寵元祿中增食一萬石併前七萬石荻原重秀造輝貞邸賀之且私其家宰曰在某國則某地在某州則某邑地皆肥饒唯子君所命僕能辦之家宰以告輝貞大怒曰吾宗家豆州盡忠事君終身不過七萬石吾始承故因州後食三萬石今已倍之吾不肯何以堪之縱令封地在墝确猶可也吾平生誡汝等謹勿受私謁今復如此是余用汝之過也命家宰屏居（武野燭談）

本莊宗資

本莊宗資（因幡守）采地分在上州者八百石縣官收之更賜地贏二百石荻原重秀付田籍宗資曰某叨蒙厚恩爲列侯祖先所未有則采地可供上用者敢不惟命之從今反得餘贏意殊不安也遂固辭不受（名賢言行事略）

古田大膳大夫

古田大膳大夫豐太閤三木之役大膳父吉左衛門戰死

郡良則

長子、曰兵部少輔、次郎大膳也、兵部爲松坂城主、（伊勢）慶長五年卒、其子才三歲、東照公使大膳爲後、改爲兵部少輔、大膳辭曰、公命之辱、何幸如之、然成育兒子、使之繼父名、是臣之所望、敢辭、公聞之曰、眞希世之士、大感其志、及兒子漸長、自城地至茶器一一具錄之、以讓兒子、其身蕭然、不持一物云、時元和六年也、（備忘錄）

郡良則、仕豐太閤、時石田三成寵幸用事、欲得人心、每出納庫中財貨、密與其半於人、又分之於良則、良則謂不受之必橫罹禍、卽受而拜之、藏諸城庫、從是稱病不出、後爲旗奉行、及大坂城陷、與子兵藏偕殉秀賴、時年七十、（備忘錄）

武市常三

武市常三、美濃人、（仕斎藤氏）其兄曰善兵衞、天正初戰死、其孤才三歲、常三養育之、至成人、使之改名善兵衞、修繕家屋、于其采邑資財悉讓之、其甥常三持酒鎗一柄鐵槍一枝去家云、（太閤記）

岡田元次

岡田元次、（竹右衞門）松平防州家士也、防州始稱松井左近、姉川之戰、元次從左近、騎驄馬與敵戰、有功、時羽柴秀吉望見爲壯、遣人問其名、曰家康家臣松井左近士也、秀吉曰、我歸上國、汝來訪、當言姉川之戰騎驄馬與敵戰者、吾必厚祿汝、東照公反旆後、聞之命元次赴上國、元次父伊賀怒曰、棄數世舊君、假令食大祿、非士之道也、止不遣、其後越前侯秀康遣使謂元次曰、汝來越前、予一萬石、數促之、僚友四人、秀康又以高祿招之、元次竟不肯、又誡其他不之遺云、（明良洪範）

六角義郷

六角義郷、（兵右衞督）關白秀次獲罪也、義郷爲石田三成所讒、失其領邑、關原之役、三成等矯秀賴命、遣使謂義郷曰、今回將兵自大坂趨北國、必復舊領、義郷聞之、變色曰、方今驅促家人、趨北國、是實同亂徒、遺汙名於後世也、立斬殺其使、關原戰後、東照公遣使懇切傳命召之、義郷謙答曰、今受大使、臣實有榮、不知所答、然今出拜命、人必嘲笑、彼

以流浪之身、貪得一領邑、出謁、是一辱也、又向秀賴公命我率兵趨北國、嘗賜本國、然不應命、而今出謁、則人皆嗤其怯懦、是二辱也、今回於德川家、無尺寸功、何以出受公懇命、是三辱也、今無謁公之義、幸以此歸報、終不出焉、公聞之曰、其心實可謂君子之人、深感其操守、（備忘錄）

樂鎭某

樂鎭某、仕六角氏、後爲浪人、關原之役、西軍已敗、安國寺惠瓊潛匿洛下七條寺、樂鎭知之、告諸司代、官遣人捕之、至、乃召樂鎭、與采邑、樂鎭辭曰、臣所以告彼居所者、實有故、故太閤時、臣主六角義郷爲石田三成安國寺二人所讒、國中之士、至僕等輩、皆爲浪々之身、恨入骨髓、至今始

眞野佐太郎　林新右衛門

得慰此鬱憤實藉關東之庇陰何由是私領邑哉東照公聞之曰卑賤士言何美也乃命賜黃金五十枚樂鎭拜而受之曰願換以靑蚨乃受歸施與之邑人或饑者人一貫文 備忘錄

眞野佐太郎豐臣氏臣也關原之役長東正家誘捕竹腰正信幽之于大坂邸令佐太郎監守佐太郎憐其幼撫視特厚既而西軍敗于關原正家自殺正信得釋東歸大坂之役佐太郎入大坂屬七隊將眞野賴包正信從東照公攻城城陷佐太郎拒戰被創而仆東兵將刄之正信適見之曰汝非佐太郎乎叱兵勿刄扶掖歸營請宥其死特旨

放之正信謂佐太郎曰吾欲報汝德他日宜來問吾因與刀一口金若干佐太郎辭不受強之乃受刀而去後入書寫山中剃髮號暫夢尋如肥後造一茅菴于下里住焉竈突蕭然饑寒不支或謂之曰子盍作一封書報之竹腰氏必得安富暫夢哂曰吾豐臣氏臣也豈從人乞憐乎後病沒 名節錄引證尻

林新右衛門仕福島正則傅其女子正則之廢封也諸臣聞難出走留者不過數人新右衛門進謂正則曰若使外兵蹂躙第中大恥也主君宜早自引決如後宮則臣能辨之而後臣亦割腹死耳已而正則受命出赴配所新右衛

池田市郎兵衛　堀勝名

門僑居京師諸侯聞其名招以厚祿新右衛門辭不出曰余年已過七十無意於祿仕而諸侯招余者蓋以先主亡國時之事耶是何足言且余手足拘攣不可用若從事於戎間不若壯者徒食高祿非余志也其友謂曰子盍受祿以爲子孫計新右衛門曰人誰不愛子今辭祿不受是爲子孫計也凡人不應其器受高祿招禍之本也且使人言以位牌祿遺其子孫非愛子之道今余子雖賤已食人之祿爲余去其主可謂貪得矣人皆有命貴賤非人之所能竟不出而沒 明良洪範

池田市郎兵衛以武勇聞致仕在家寺澤廣高聞其窮困

善遇之給祿四百石黑田細川大藩聞之竊招以三千石市郎兵衛辭曰余曩窮困蒙寺澤侯大恩妻孥免飢寒今貪厚祿仕他國非義也廣高竊聞之感其廉潔將與三千石市郎兵衛曰臣唯感君恩遇祿之多寡固不論也且委質以來無一勤勞徒叨君眷遇今又增受俸祿臣實不快於心若論平昔武功君老臣某雖領八千石不可與臣比肩然則雖賜萬石猶未慊於心故增臣祿不足爲臣榮也竟辭弗受 明良洪範

堀勝名爲肥後家老有一富人躡踵其門饋魚請見平太左衛門引見之曰我與汝無一面識然今饋以魚豈欲有

所囑乎、苟其事有理、我循理裁之、若夫非理、雖饋數十尾、我弗敢受之、呵責出之、因封錮其家十五日矣。（日本智囊）

臼田可久

臼田可久、（號貝齋）仕備前侯、天和中、致仕居京、自少志於道、雖以名教爲任、不欲抗顔稱儒者、其學專體究實踐、常傭書以給食、食或不足、取桒芋雜炊以爲食、而無一語之及貧也、人或有贈物濟其窮乏者、辭而不受、反有愀然不樂之色、不得已而有所受、則必以報之、後人皆知之、不復餽也、藤井懶齋嘗謂可久曰、朋友有通財之道、兄窮困如是、而不受交誼之饋、是何義耶、對曰、不敢不受、若其朝夕不食、餓不能出門戸、吾何不受、今雖窘急、幸未至此、故不受、

耳、鄉黨之人、皆稱其廉介。（先哲叢談後編）

佐藤廣義

佐藤廣義、（號周軒）江戸人、嘗遊京師、便道省伯母於伏水、伯母爲田光氏、家頗富、喜廣義至、且感篤志、乃出百金贈之、曰、汝以此爲學資、廣義辭不受、伯母曰、勿辭、我子放蕩、將傾家產、與其濫費以供燕樂、寧與汝以充爲善之用、廣義益辭曰、一家主既已如此、安可不別有所儲以備不虞乎、余一介書生、無貲固分耳、但大母之惠、某拜賜也多矣、遂不受一金去。（近世叢語）

小篠吉左衛門

小篠吉左衛門、長碕人也、爲人廉直好讀書、傭書自食、性嗜酒、鄉人目之曰淵明、家貧有則食、無則已、晏然忘憂、延寶中長碕大饑、會崇福寺僧千呆煑粥、以施衆、吉左餓甚、自省曰、古人三旬九食、我日忍飢、義耻乞丐、獨不往、邑之大豪憐而遺之金、曰、聞子急、請爲之衣食、辭曰、余聞食其食者、死其事、吾老矣、恐無以報、日不肯受、朋友或餽之、亦毫無所取、晩年節操愈厲、不食數日、且死、端坐讀近思錄、澹然而終。（野史引先民傳、續叢語）

川田半左衛門

寛永中、伊勢桒名一寒士川田半左衛門、拾得金一百兩、於水濱、明旦視一瞽者踟躕舊處、如有索物、前問曰、瞽者何求、瞽泣下曰、瞽是山東產、欲買官於京師、昨暮下船、遺失金囊、喪金則不能往京、又不得還邑、進退維谷、故探索

久矣、半左問其員、與所拾得者合符、盡還附之、瞽者抃躍、合掌請割三分之一、酬德、半左固辭不受。（野史引閑際筆記）

京師饑人

京師饑人、途拾黃金、訪其主還之、主人曰、子也餓矣、拾得貨財、是天之賜也、而有此行、清潔如氷、雖然、焉得中心無欲之乎、餓人哂曰、予不幸餓死、是乃天命也、夫惡死背命、塵芥猶且不屑也、況乎於黃金。（近世叢語）

西吉太

元祿中、長崎有西吉太者、甚貧、或時欲詣某神宮、往過飯塚村、途而拾革袋、中有金銀及銅錢、吉太以爲必有遺主、來索躊躇待之、不至、乃表榜其故及所往旅舍、立之於數所、至赤間關、三日待風、將渡小倉、時遺主來詣、曰、僕京師

與四右衞門

八幡宮使僧也、於筑前筑後間、納祈禱札、聚初穗金錢、將上京、換馬時失金銀財囊、不知所爲、而忽見君所建表榜、以爲神明所爲、實不勝歡喜、故追跡至此、吉太聞之大悅、問其金數無違錯、乃擧還之、其正直神亦助之、其後不意有幸福、家竟爲富有、備忘錄

與四右衞門、會津耶麻郡三宮村農也、家極貧有負債、出爲若松大和町伊兵衞奴、擔擔造他店舖、歸途拾紙包者、知其爲金、不敢自開視、伊兵衞爲開之、中有金十兩、卽訴之於市正、乃命搜之、市知爲下野今市商人遺金、返與之、與四以奴隸之身、不利遺金、且平生能竭忠其主、元祿初、

會津侯與錢賞之、孝義錄

鬼東忠兵衞

鬼東忠兵衞、日向那珂郡人、爲某侯步卒、早失父、家極貧、有母失明、善事之、天明中途拾革袋、中有金銀貨、欲還之其主、數問之於人、不能得、皆曰、此非田舍人物、城崎南村莊右衞門數過此、必彼人所遺也、其家相距四里、忠兵不遑之往、問果是、乃還之、莊右厚謝、明日使使贈酒肴、使人歸說其窶狀、莊右大感其貧而不貪、欲爲救其貧苦、乃出米金、償其負債、爲生活之地、侯聞之、以米賜忠兵、併賞莊右之義云、孝義錄

藤治

藤治、信州小縣郡沓掛村人、爲同郡馬越村某馬子、日馱旅客行具、天明八年、馱松本侯急遞三人行李、詣上田原町、歸憩諏訪部村、將換馬鞋、馬腹衣中有槖金十五六兩、藤治大駭、不敢解封、乃託其村人、急歸告其主人、主人曰、汝闕告實、是天之賜也、藤治心不安、曰是必向急遞所遺、明旦早趨上田、果遇急遞歸來、藤治呼曰、君等何故歸來、急遞告以實、藤治遽出金返之、急遞大喜、與酒錢二百文、藤治辭而不受、強之、乃受、領主聞之、與錢賞之、孝義錄

要介

要介、京都人、爲人正直、有子一人、年十二三、有盜心、要介大憂之、時有人乞之者、乃與之、無幾其妻沒、賣却家具、入一寺、爲厮養、及年六十、天明八年正月、欲游江戶、辭寺行、

宿草津驛、明日聞京地大火、走至京、向所事寺已爲灰燼、彷徨丸太町河原、爲知人屬監其家具、時有一人來囑一函、蓋以紅色袋、曰願少頃監之、言終走去、其人臨去遺一物、要介拾收之、則金也、居二日、火漸滅、所屬家具、其主皆來持去、而至函之與金、無來收者、意是必其主爲火燒死、不得已開金封驗之、少有所思、卽造其家問之、果是也、又問此函亦君家物耶、曰不知、出金五兩爲謝、要介不受曰、欲探函主還之、請借君家、日負函出往市街、如此者三日、至黑谷、有一士、問曰、自何負其函、至何地耶、乃語以前日之事、且曰、欲知其主人、日負擔來往、以待有問者、言函中

喜作

物合、即返之、士人曰、函中物吾不之知、幸至吾主家、乃偕至一貴人家、其家即出一紙、言函中物金香爐銀椀雌雄刀七腰古鏡古硯等凡五十餘件、與函中物吻合、乃返獻之、貴人賜衣賞之、固辭不受、問其居、曰臣無家、還奉此函、丞欲赴江戶而已、貴人曰、然則至某侯家、乃與一書、要介持其書至江戶、訪其邸、主人開其書、知要介爲人、與一室、居之、時有少年一十、注目於要介、至夜其士密造其室、曰、君或非下京治郞兵衛殿耶、（治郞兵衛故名）要介曰、何以知僕舊名耶、曰、兒幼名七之助、十三歲離膝下、如大坂、行檢不修、又如堺、爲僧東雪、僕受此人教訓、改心來仕、此已十七年、

雖身不肯、已爲士、受主之寵眷、唯朝夕思慕二親、祈之神佛、四年前奉君使至京、乃訪父舊居、無復縱跡、奉使期迫、還江戶、今日再奉歡、何喜如之、淚下如雨、翌日告之君侯、侯欲以爲厨長、父子偕使之、要介不肯、曰、吾於京有所約、可再歸京、遷延之間得病、其子能盡孝養、以沒云、備忘錄

喜作、筑後三池郡原村農也、寬政初、夜過岩津村、拾一囊、中有金銀貨若干、扣其村人門、見其主人、謂曰、僕拾遺金、若有來搜者、幸語之、乃告以其居所姓名、明日中尾村人文藏者、果來搜遺金、至前人家、聞喜作所託、乃至原村訪喜作、具語以其故、喜作大喜、出囊還之、文藏又喜、折半其

藤四郞

貨、以贈之、喜作固辭、不受、喜作素貧、實可謂不欺闇室者、矣、領主聞而與米賞之、云、孝義錄

藤四郞、羽州由利郡內道川村人、馱旅人荷物、得賃錢爲生、寬政二年、馱物趨松崎村、拾一夾袋、中有金一兩二分、及劵書數通、藤四以爲金雖不多、如劵書則遺主必用之物、乃欲索其主返之、問之於人、人無知之者、乃持歸家、不告之妻子、竊搜索他方、有能登福浦人倉谷某者、來秋田、歸途遺失、不能歸鄕、還至秋田、宿土崎港、藤四聞之、往尋訪之、果其人所失、乃出返之、某驚喜曰、金非所用、盡與之、藤四曰、爲思遺主歎恨、尋來、何敢受謝儀、竟不受、某不得

攝匠利作

已、沽酒饗之、藤四與偕傾杯、喜返遺物於故主、某乃記其居處姓名、與藤四曰、若有拜伊勢神宮、幸訪僕家、領主聞之、與錢賞之、孝義錄

攝匠利作、筑前御原郡東本鄕人、爲人篤實正直、喜謳歌、寬政五年元日、與邑人二名詣高良神社、歸途至平田村、利作少後、有觸足者、拾得檢之、財囊也、語之於二人、其數則不語、家有一妹、亦不語之、揭表於吾門、及前日拾獲地、曰、有遺失者來取、過三日、肥前佐賀江見村貞七者來云、前日持主人金、至日田、爲野狐所謎、終至遺失、聞有表榜、尋至也、利作乃問其數、呼隣人爲保證、乃返其金、貞七不

卯兵衛谷平

任歡欣折半其金以贈利作利作曰吾固有利之之心何以表之爲困辭貞七不得已沽酒肴共酌而去久之高眞山座首蓮臺院傳雅僧正遺使本鄉里正曰爲肥前江見村貞七囑祈本村桶屋利作一代無事安全子孫繁昌曰如守札幸送之本村故來致也里正乃告之領主有馬侯侯聞之與錢五貫文賞之 備忘錄

卯兵衛上野新田郡安養寺村人谷平同郡尾島村人谷平一歲過安養寺村有鳥多集噪墓間樹上怪之彷徨瞯碑間有文蛇蜿蟺谷平以爲是也諦視非蛇絲條也引之有囊中有金五十兩封皮上記卯兵衛名谷平大驚謂此村有卯兵衛者家素富必是人也是日係酒井村社日有市彼必往之乃懷金如市卯兵衛果在谷平喜竊謂卯兵衛曰君定有所遺卯兵衛搖頭曰否僕無所遺谷平以爲在衆人中故然吾過矣市散後又往問答如前谷平以謂在他人家故然待其歸又造其家曰君必有所遺請告實卯兵衛曰無之谷平不悅曰五十兩金封有卯兵衛名非君而誰投囊具語所以拾卯兵衛不敢受曰此金實吾所遺然今非吾金君拾之乃君之財吾無可受之理卯兵衛曰吾非拾之爲返之於君姑拾之也已二人相讓不決卯兵衛拱手默然頃之曰君雖巧辭拒吾天意何可拒吾欲

往市過墓不覺有遺失且金者人之所倚而吾遺之天也鴉群噪蛇導君拾之僕不能違天不可以取金君亦不可違天還金谷平亦默然頃之曰吾亦不能違天其故何也此金果無還此家之理則他人當拾之然吾拾之我非可取人財者必尋其主還之者也君何得辭焉舍囊走出卯兵衛提囊追之不及不得已持歸其年及暮持米三苞金二分贈谷平爲饗從是每歲爲例終谷平身云卯兵衛爲人善事父又常喜施與家有三藏收米麥臨死遺言曰三藏所收勿用之可以備不虞萬一有饑饉以之救一村之人 備忘錄

光太

光太阿波國東覺圓村農直兵衛次子也嘗出途拾金百疋封皮有姓氏即尋訪其家還之其人曰吾不曾遺金不受光太不得已持還其後與折原某拜富田金毗羅途至書肆出其金請換銀幣與赴金毗羅乞人或盲者或不仁者每人出銀貨一錢與之揮盡而止初光太抵書肆懷中無一錢藉折原錢買書然至拾遺金則不敢用一錢云 備忘錄

世之所賤莫甚於乞丐而八兵衛治郎大夫者乃皆乞食路旁者至其行義實足爲士人之鑑故收以置編末云

八兵衛

八兵衛者乞丐也享保八年江戶室町商越後屋吉兵衛

甲幹市十郎討帳、收諸家金、獲三十圓、中途而遺之、卽還、求彷徨、八兵衞見之、曰、君何所索、得無非遺金耶、市十郎欣然曰、然、八兵衞曰、吾向拾之、願其人必來居此待之也、請聞其詳而授之、市十郎乃言其數及證文等事、八兵衞曰、眞然無可疑者、出金授之、市十郎以金五圓爲謝、固辭不受、市十郎曰、吾以爲此金已失、無可出之理、而今再入吾手、無濫取之理、八兵衞曰、君其思之、吾若有受之意、安可還三十圓乎、吾非素有意拾之、若遺之者、或其主人之金、其人必獲罪、他人拾之、此金必不返、吾欲還之於其主、故拾收之、今而返之、吾志得達、亦何求、乃辭去不顧、市十郎追躡、出其所懷金一分、曰、今日寒甚、幸以沽酒、八郎兵衞乃受之、欲去、市十郎問其名、曰八兵衞、車善七手下乞兒也、市十郎還、具語吉兵衞、吉兵衞不勝感涙、欲必與五圓金於八兵衞、明日夙遣市十郎及一人、訪善七宅、諭八兵衞俾受之、善七曰、八衞者昨夕從何地受金一分來、示善七、呼同侶買酒肴、與衆共飮、今曉暴死、市十郎請善七乞其骸、且曰、勿移之於他、乃歸告吉兵衞、遣人受其屍、以彼金買棺、厚葬之於本莊無緣寺云、備忘錄

治郎太夫東海道原驛乞丐也、文政中拾金九十八兩、出訴原驛官衙、時遺失人亦來訴、便以金與其主、其人與金十兩、於治郎大夫、固辭不受、錄詩并和歌、去、不知所之、橋上路傍一二錢、往來晝夜幾數千、生死貧富任天命、昨日錦纏今日筵、多加良曾登淤母比波曾天爾豆豆牟便志比呂比天於毛幾都美也加佐禰牟、備忘錄

附　節儉

藤原顯忠、村上帝時、爲右大臣、性尙節儉、第宅器用極朴素、盥漱不用盤、自執杓灌洗、雖爲大臣、出無前驅、翳從甚少、方設大饗、治具簡約、堂廡一無所崇飾、參取大鏡十訓抄古事談今昔物語

朝倉義谷、修理大夫越前領主、尙質朴、不喜華靡、常服麻布、不衣美服、見諸士常云、爲上者衣美服、其下皆耻麁服、不喜謁見、上下情疎、是敗家之兆也、備忘錄

岡本半介在江戶、一日其友來、半介欵待之、唯有脫粟飯菜羹海鰮耳、半介曰、今日饗故人以盛饌、吾亦得伴食、可謂幸矣、其友曰、我未嘗食草具如此者也、半介曰、異哉子之言也、吾雖不肖、辱執國政、豈可以奢侈導人耶、金銀天下重寶、今用之于口腹之慾、是芥視金銀也、可乎、其友愧死、日本智囊

熊澤伯繼、仕備前藩、爲參政、地位益隆、而家人雍睦、治生儉素、妻女或執薪水、夏日唯有二單衣、見一老婆窮、脫衣

而與之身著浴衣、命婢取其一、婢曰、浣濯未晞、因別製一衣、其儉如此、而多養丁壯、畜良馬、軍事之備、可比萬石家、常言、齊家之道、不可不知歲計、若千石祿、以六百祿供公私之用、三分其餘、以一備不虞、以二爲一歲盤費、則不患不給也、鵞山先生年譜

草野文左

草野文左、事酒井忠勝、平生自處、如在兵間、編竹爲簀、客至、敷藺席、共坐、其入直、囊乾飯、時出食之、不多食、曰、多食傷胃、見同僚齎行厨、歎曰、可以四方無虞奢飲食如此乎、夜無衾禂、擁一綿衣一布子而臥、後製一衾、其制四幅、縱半幅、覆半幅、曰、戰國士人所用、渉史續筆

松岡玄達

松岡玄達、號恕菴京師人、博覽強記、最精本草學、家大富、有兩大庫、一藏國書、一貯漢籍、而自處甚儉、不喜華飾、其子典、不穿絹帛、恒服布袴、門人因遺紬袴、達乃曰、昔者予侍仁齋坐、時東涯年尚少、恒衣素棉衣、今豚兒則服染衣裳、比之東涯、不亦奢乎、而又何以此華飾物爲、遂不許服、嘗獲南天燭幹、命奴斲爲女子笄、其儉素率如此、近世叢語

綾部道弘

綾部道弘、豐後杵築藩人、自處節儉、不喜華飾、嘗有人遺彩服於其子、道弘曰、先君貧素、即世、吾亦辛勤多年、幸享俸賚、媛養兒女、是君之惠也、夫人情難於儉、而易於奢、予非不愛兒也、不欲其習奢、遂不許服、近世叢語

伊藤幸猛

伊藤幸猛、號河鏡岡藩人、治家有法、雖職升秩增、儉素自守、衣食菲薄、迄老無變、其子在江戸、時買紬衣、以贈、幸猛不服曰、藩制雖許六十服絹、我今任近臣、長不可妄穿、況於命節儉時乎、續近世叢語

江川英龍

江川英龍、衣必木綿、食限豉羹鹽菜、非薄人理所不堪、淡然綽然、其罹疾就蓐、四十餘日、皮膚不勝痛、而不敢用絹布衾蓐、家人以桑綿補理敗衾、始改用之、居室不加營繕、戸牖皆糊故紙、接客處糊白紙而已、如疊席十數年間不改繕、隣藩使者至、無所坐、腰扇拂塵而後坐、坪井信道贈詩曰、名族傳家七百春、清廉今日一層新、不憂滿室塵埋膝、欲掃東洋萬丈塵、小女七歲始學書、有客贈硯匣、君一見曰、此爲無用虚飾物、出菓子箱、自畫梅花、與之曰、如此而足、靜岡遺乘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六終

皇朝金鑑卷四十七目次

臣道

度量 廿五條

勇敢 三十八條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七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宮寺美成　校

臣道

度量廿五條

自古俊傑之士、必有過人之度、故投之於雜亂紛擾之中、而不亂、處之艱難流離之地、而不屈、置之酣宴惱漫之中、而不移、唯其有度、故能有所容、是以在人之上、則推賢讓能、普與人同、彼其器度褊狹者、媢能忌才、挾智自私、恒嫉人在前、如此者雖才力過人、可與治國家哉、藤原時平陷菅原道眞、藤原師尹排源高明、藤原兼通讒源兼明、藤原兼家嫉藤原義懷、所謂器度褊狹媢能忌才者、書曰、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殆數子之謂乎、藤原氏宗推藤原基經、藤原良繩避南淵年名、所謂推賢讓能者、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蓋二子者其庶幾焉乎、然史不復多見、二子已見前編、今姑輯器度過人者、爲一篇、作度量篇、

藤原仲平 藤原仲平基經子、資性溫雅、兄時平讒搆菅原道眞、爲大宰帥、仲平雅與道眞善、及其貶、問遣不絕、不以兄故生嫌、其性夷曠如此、愚管抄

同上 仲平朱雀朝爲左大將、時有星變、司天官奏咎在大將、右大將藤原實賴惡而禳之、或告仲平禳之、仲平曰、是移咎於彼、以求自免也、實賴年少才高、寔國之寶也、我年已老、無益於時、死亦何所損、遂不禳焉、今昔物語

藤原在衡 藤原在衡冷泉帝時爲大納言、時右大臣藤原師尹讒左大臣源高明、爲太宰權帥、源平盛衰記 在衡聞高明見貶、嘆曰、延壽皇胤、乃遭此變、在衡家臣相謂曰、我公必陞大臣、在衡大怒逐之、續古事談

藤原道長 藤原道長關白兼家季子、爲人豪邁、有器局、少時嘗與兄道隆道兼侍華山帝、時夜雨甚闇、帝欲試三人量、謂之曰、詎冒此闇夜、能至無人處邪、道長曰、臣可往、乃分命三人曰、道隆宜往豐樂院、道兼仁壽殿、道長大極殿、時已三更、二兄畏縮殊甚、道長從容白帝曰、臣今獨往、當以何爲證、帝乃於巾箱中出小剪刀授之、既而二兄皆股栗不得前還、少選道長徐還、即以一木柹爲證、曰、此是臣所削取大極殿南面下柱木柹也、帝遣人驗之、果然、帝大感賞、大鏡 其父兼家之薨、及葬、衆遽騷擾、道兼惶懼失色、道長年最少、

神色自若、徐曰、僕已遣人問之、無它、但馬驚佚耳。時源頼光在坐、退嘆曰、此人有將帥之量。著聞集

藤原實資

藤原實資少修操行、人或嫐笑之、實資不以爲意。嘗移居新宅、爐火飛燒簾、俄頃延及屋宇、衆皆喧擾來救、實資止之、人怪其故、曰、微火倏發、終不可救、蓋天災也、縱令救而滅、則有災大於此者、亦不可測也。徐徐駕車而出、唯携一笛、餘無所顧。人服其曠達。十訓抄

藤原行成

藤原行成、官至大納言、少有雅度。一條帝時、嘗在殿上、與藤原實方論事、實方不堪怒、直取其冠、投之中庭。行成神色自若、徐召小吏、取冠著之。帝適隔簾見之、知其器度足

度量　皇朝今鑑卷之四十七　九

任擢藏人頭。古事談 十訓抄

源雅定

源雅定近衛朝拜內大臣。時藤原實行拜右大臣、或作賀之車馬闐門、良久、實行出見、喜動顏色、次詣雅定、門庭閴寂、不見賀者。俄頃雅定出接、第曰、大臣之職、繁劇可厭、何賀之有。人服其偉度。今鏡

藤原公教

藤原公教、實行子、後白河朝爲內大臣。公卿補任 公教資性溫良、不貪榮利。今鏡 嘗與客相對、會有飛礫撲隔子、客失色、公教顧問曰、何人所爲。家人對曰、隣家少將所擲也。公教笑曰、此危地不可居。乃延客移坐、少時礫復至、公教談笑自若、竟無慍色、其雅量如此。十訓抄

平重盛

平重盛沈毅有度量。嘗啓事中宮、有蛇至膝下、恐其驚中宮、徐捉其首尾、以袂蔽之、召藏人源仲綱授之、仲綱受之而出、宮中終無知者。其性度如此。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用光

伶人用光西使、船上遙見海賊舟擬我至、乃整衣登舵樓上待之、漸近、則徐吹篳篥數奏、意色蕭條、曲音甚苦、賊皆墮淚、更與所得贓物而解去。著聞集

岡田豐前守

岡田豐前守名[illegible]爲勘定奉行時、代官某私官物、命之勾會。某日至官衙、一日潜携刀入、斫殺豐前同僚、豐前即挺刀鬪、人人皆大驚、來援、豐前竟擊殪之、而徐至執政前、具述前事、且曰、某者勘定方人、速出斬殺之。不語已勞、執政見

度量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七　六

其袖有血滴、曰、卿袂有血。豐前曰、僕亦出其席、少預其事。乃退。備忘錄

松平忠卿

松平忠卿、對馬守 仕幕府。天明中、幕士佐野善左衛門斫若年寄田沼意知於營中、事出意外、在坐者人人皆驚失度。忠卿時年已七十、進抱善左衛門。意知遂死、善左衛門亦賜死。其後人謂忠卿曰、當時人多在坐、君以七十餘老人、能爲此舉。忠卿曰、以此羸弱、遇難處之事、今倘令人悚然。聞者賞其不伐云。備忘錄

芳賀內藏允

芳賀內藏允仕池田輝政、爲書記。關原之役、輝政與諸將攻陷岐阜、命內藏草檄、報捷於關東。時城中火起、延燒、火

藥櫃爆聲如雷、衆皆驚駭、內藏揮筆不顧、輝政知其有膽、後擢爲老臣、雨夜燈

伊藤維楨

伊藤維楨少時、德大寺某公好學、招集京師名儒於其館、以聽其講書、而使諸儒迭相詰難、維楨亦應其召、諸儒初威儀肅然、低聲應答、已而論難蜂起、抗言激論、至變面色、維楨言色溫而恭、始終如一、諸儒皆服其雅度云、閒散餘錄

同上

維楨排斥宋學、作論孟古義、未有副本、時京師大火延及書堂、百物蕩盡、維楨唯携古義而逃、近世叢語有一門生、家素富、懷三十金訪維楨、維楨從容談話、不異於平昔、門生擧坐、口竟不能言而止、人見雜記

同上

大高阪季明著適從錄、排擊伊藤學、維楨弟子觀之、以告曰、先生辨之、維楨微笑而不應、弟子奮然曰、先生不辨、僕且任之、維楨徐曰、我非渠是、則予從而改焉、渠非我是、則亦何辨焉、先哲叢談

天野屋直之

天野屋直之大坂人、出入於淺野侯門、特見眷顧、嘗抵赤穗、時屬暑月、公庫曝寶器、直之謁家老大石良雄、見之、已而亡一玉盤、撿問之、直之外無入者也、衆皆意直之、良雄大驚、召直之語之、且謂曰、我固知子弗竊也、然衆皆疑子、其如之何、直之恬然曰、臣實竊之、請速就刑、時有司已潛

度量　皇朝金鑑卷之四一七　七

告之侯、侯袖間出之曰、寡人取而把玩耳、直之何知、於是群疑始釋、良雄心奇其爲人、及元祿之變、屬之大事、託以腹心云、續近世叢語

熊斐

熊斐、出方直篇嘗奉大府命、將畫虎、會蠻人貢虎、欲寫其象、乃持筆硯、與衆俱往觀、虎俯低首、斐以竹捽之、虎則怒擡頭、眼光電發、閃閃射人、觀者怖怯走去、斐神色自若、徐圖而返、近世叢語

三浦晉

三浦晉、出女事門重厚淳靜、未嘗疾言遽色、一日與僧談、適會迅雷震於庭樹、僧愕然、晉從容曰、師亦喫一驚邪、僧有愧色、同上備忘錄

澤村維顯

澤村維顯、號琴所近江人、世仕彥根侯、嘗游於湖、風暴濤怒、殆覆沒、舟人皆恐、而維顯神色自若、皷櫂而歌、又與友人泛舟、舟子無狀、乃拔刀擊之、會有救止者、舟子躍入水去、維顯復坐、無異平素、近世叢語

姥柳元聖

姥柳元聖、號有孳岡藩人、性豪邁、有大志、篤志儒學、受業服部元喬、元聖素有才幹、受藩侯知、參其國政、未幾坐事獲罪、見幽、凡在獄中二十七年、神色泰然、更無怫鬱之意、未嘗一日病、獨潛心於易、著周易解十六萬言、每月朔望、必朝服向城而坐、蓋擬朝參也、安永八年罪釋出獄、教授生徒云、續近世叢語

度量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七　八

紀德民　澁井孝德　矢野弘　中村正道

紀德民、性溫恭、未嘗疾言遽色、或標書其著嚶鳴館詩集、極其醜詆、門人得而示之、德民覽畢夷然曰、大益於我矣、同上

澁井孝德、太室、明和甲申春、朝鮮人來聘、時往客館、與之筆語、又有贈答詩文、後輯曰歎詩照乘、有一儒生、評其書、極口論駁、門人示之於孝德、覽畢曰、大有益於予、亦無他言、備忘錄

矢野弘、杵築藩人也、有一士、豪宕負氣、在稠人中、見弘極口謾罵、弘色不動、徐言曰、僕不佞、未達尊意、請平心復言之、但忿戾之言、多所犯觸、不可再叙、其人赧然大沮、自是

弘在坐、不敢肆言、續近世叢語

中村正道、號斗監、岡藩市人也、有故下獄、既而得釋、其歸家也、親戚故舊迎者載路、皆唁、數月受無量怖苦、正道夷然曰、浮海如上國、不得順風、則舟居踰年、每每有之、余在獄也、作如是觀、不覺其爲辛苦也、同上

勇敢　三十八條

記曰、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理、此聖王之所以貴勇敢強有力也、神州之爲地也、在東海之表、風氣勁烈、多勇敢之

縣守

士、搏猛獸、冒白刃、不敢變色、視死如歸、蓋其天性也、縣守單身入川島河、斬巨蚪、斷其種類、巴提便至百濟、左手捉虎舌、右手刺殺之、驍勇如此者、歷世不乏其人、故　先皇不惜財祿、以收其用、無事則擧以居輔相百執事之職、有事則用之於戰鬪、內則捍邊疆、平寇賊、外則討三韓、征肅愼、所謂無事用之於禮義、有事用之於戰勝者非耶、　皇室中微、　明王不興、上下恬熙、政流文弱、於是勇敢之徒、往往跋扈、爲朝廷憂、源氏以驍勇之姿、受將帥之任、征討誅伐、能奏其功、於是勇敢之士、爭出競興、以爲之用、生殺之權、竟歸於源氏、故源右將以之伐鬼界島、北條氏以之、

挫元寇、豐太閤以之鞭撻朝鮮、邦士勇敢之風、蓋不減於古、然其際未必無恃勇力而得罪於名教者、是所謂狂夫、而操利刀者、其爲害也亦不細矣、蓋顧上之所以教養之術、未得其道也、輔國家之治者、其亦可以鑑已、作勇敢篇、

縣守吉備國人、勇悍多力、輕捷絕倫、仁德帝末年、吉備中國川島河、有大蚪、行旅被害、死者交道、縣守患之、臨淵投三瓠、曰、汝吐毒害人、我將殺汝、汝能沈此瓠、則我避、汝不能則殺汝、時蚪化鹿、欲引瓠而沈之、瓠不沈、縣守攘臂入水、拔劍斬蚪、悉斷其種類、河水爲赤、時人服其勇、因號其淵、曰縣守淵云、日本紀

膳巴提便

膳巴提便、欽明帝六年、使於百濟、宿海濱、夜失小兒、適大雪、明日巴提便尋虎蹤、入山中、虎張口而進、巴提便執其舌、挺刀刺殺之、剝皮而還、（日本紀）

文屋卷雄

文屋卷雄、綿麻呂子也、幼有勇力、善騎射、事文德清和二朝、爲左近衞少將、卷雄拳捷無比、嘗戲騰駕車牛額、躍立車後、爲少將時、狐走東宮屋上、卷雄登屋、追及斬之、

源公忠

源公忠、醍醐朝爲藏人右少辨、時仁壽殿燈油無故而乾、帝怪之、意鬼物所爲、公忠曰、臣請驗之、乃往潛覘之、聞有足音、公忠躍而蹴之、有物應足而去、自後怪絕、帝褒焉、（今昔物語）

藤原保昌

藤原保昌、一條朝爲丹後守、時有大盜袴垂者、尤爲凶悍、嘗見保昌夜行、欲劫之奪衣、提刀追尾、保昌吹笛不顧、袴垂意畏其勇、欲發且止、保昌乍停笛、回顧袴垂、不覺首服、保昌曰、我嘗聞汝名、汝亦一壯夫、從吾來、復吹笛徐行、還家、取絮衣與之曰、乏則復來、愼勿作刧、（今昔物語）

源賴光

源賴光、（伊豫守）爲人英武驍勇冠世、嘗夜過弟賴信宅宴飮、適見繫一人於厩中、問彼何人、賴信曰、鬼同丸者也、賴光曰、彼固多力、何不嚴其縛、賴信乃令以鐵鎖、鬼同丸聞而怨之、爾夜賴光醉臥賴信家、鬼同丸脫鎖逃出、潛上藻井、將伺便刺之、賴光召從士警衞、鬼同丸不得發、聞其往鞍馬、欲要之於路、乃赴鞍馬、至市原、殺野牛、匿身其間以待之、既而賴光至、源綱公時（姓闕）平定道平季武從、賴光見牛群游、令從士射之、綱見斃牛、射之、牛突然而起、俄而鬼同丸跳出揮刄、逼賴光、賴光挺刀斬之、遂墜其首、人服其勇武、（著聞集）

源賴信

源賴信、爲上野介右兵尉、藤原親孝從在其國、縛盜於家、盜脫枷鎖遁出、劫親孝兒爲質、走據壺屋、擬刄其胸、親孝驚悲、不知所爲、因囑家人曰、莫敢逼近之、如使彼殺兒、則寸斬其肉、何益、走見賴信、泣訴之、賴信笑曰、勇士臨事不顧妻子、如何以一兒之故狼狽如此乎、乃自往視之、盜見

其至、屏息不敢仰視、捉兒益急、賴信叱曰、汝欲殺此兒乎、將欲免死乎、明言之、盜對曰、我豈爲殺之乎、苟爲活命之地耳、賴信曰、速舍此兒、我不汝殺、盜懾伏從之、賴信命曳出盜、親孝請斬之、賴信不許、曰、彼窮爲盜、貪生刧兒、不忍深罪也、且我與彼約、豈可食言哉、乃與之糧馬弓矢而去、（今昔物語）

平景政

平景政、（權五郞）年十六從源義家、攻金澤柵、敵射中景政目、景政不拔而進、射殺敵兵、乃還營、三浦爲次欲爲拔矢、以足履其面、景政拔刀欲刺爲次、爲次驚問故、景政曰、寧死於鋒鏑、不忍面受人足、爲次乃膝壓而拔之、（奥州後三年軍記　三）

平忠盛

平忠盛、貞盛六世孫也。白河上皇有寵姬、造宮於祇園祠東南。處之世稱祇園女御。上皇微服潛幸焉。忠盛以北面從之。會雨夜闇、路有如夜叉者、頭髮鋩鋩如束銀針、口吐火光、忽明忽滅。上皇見而怪之。從者皆畏怖不敢進。上皇使忠盛捉之。忠盛徑前抱之、乃老僧也。將點火於祠、首戴麥稈、手火器行、且吹火。衆始知其非鬼物。上皇大稱其勇。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　後以女御賜忠盛。平家物語

宗家士

對馬守親光家士某佚其名氏、壽永之亂、親光歸心源氏。平氏遣兵擊之、親光走高麗、某從之。親光婦方有身、將娩、乃構廬於野。有虎來窺、某射殺之。國主聞而嘆美、給地。親光適會源賴朝滅平氏、遣使迎親光。國主乃授寶、送還之。東鑑

同上

壹岐守宗行家士某佚其名氏、獲罪航海、走新羅。一日至金海、有虎食人、衆驚擾。某謂衆曰、吾能射殺之。爲吾告有司。衆從之。有司乃召而問之。某曰、不入死地、敵不可獲。貴國人唯恐傷身、安能殺虎。吾國則不然、一執弓箭、有死耳。有司曰、子果能殺虎否。曰、吾之死生不可逆料、然虎吾必能殺之。有司請射之。某問曰、虎食人、其狀如何。有司曰、虎之食人、猶猫捕鼠、伏而熟視、一躍噬之。某曰、虎焉在。曰、在西郊麻田中。廼執弓矢赴之。衆笑曰、甚哉日本人之騃也。彼今死矣。某搜麻田、果有伏虎。乃注矢以待。虎果熟視、張口跳

進。某一發中其口。虎仆復發。兩矢斃之。還報衆。衆皆往觀、驚曰、甚哉日本人之猛也。雖有百虎、使渠儕十人當之、可以殲之。有司厚賞某。某還壹岐。宗行聞之曰、彼能揚國威於異域。乃宥之、賞以財物。宇治拾遺

藤原忠清

藤原忠清、事平清盛、任右衛門尉。盛衰記　會有二賊亡匿鳥羽殿寶庫、鎖門自守。違者環視、懼不敢入。忠清即踰垣、直前手殺一賊、縛一賊。衆服其膽勇。平家物語

源義經

源義經、幼名遮那王。承安中、與深栖賴重自京師赴關東。行至近江鏡宿、自加元服、更名義經、稱源九郞。時年十六。抵下總、居之數月。會有盜盜馬、土人追措之。盜徒甚衆、據樹自捍。衆不能捕、圍而守之。義經赤手縛之。又群盜入民家、義經赴之、立斬四人、餘被創迸散。賴重雖服其勇、而懼平氏聞之、頗戒之。京師本平治物語

熊谷直貞

熊谷直貞、本姓平氏、京師人。寓於武藏、膽勇過人。熊谷鄕有巨熊爲害、鄕閭患苦之、相共定約曰、能殺熊者立爲黨長。直貞年十六、入山殺熊。鄕人喜、爲私黨旗頭。因以熊谷爲氏。熊谷家譜

和田義秀

和田義秀、稱朝夷名三郞。驍勇絕倫。正治中、將軍賴家遊海濱、聞義秀善泅、命試其技。義秀游泳數回、乍深沒不見。衆驚怪。須臾捕三鮫魚而出。賴家大悅、賞以鞍馬。馬極駿驅。義秀

兄常盛嘗請之不得、乃進曰、義秀固習於水、臣不及也、至膂力則義秀不如臣、請試角力、然後賜馬、勝者頼家笑而許之、兄弟解衣相搏、常盛殆不能支、北條義時進救解之、常盛裸體跨馬、揮鞭馳去、頼家大笑、東鑑

下瀨加賀

下瀨加賀、仕石州津和野三本松城主吉見正頼、參河以勇力聞、一歲正頼在京、時洛中六角堂有夜叉、夜出害人、京中無貴賤、日晚則皆鎖門戶、無出外者、正頼便命加賀戮之、加賀深夜赴之、彷徨樹下、夜叉果躍出逼加賀、加賀搏而殪之、夜叉伏不能起、加賀縛之來、非夜叉、大男子也、身長七尺、擐甲被冑、以鹿角爲標、冑上植白毛、臉甲植熊毛、以金爲兩眼、著白直垂、形容無異夜叉、晝則伏堂下、夜出殺人掠資財、時管領大內義興大賞之、曰、勝捕眞夜叉、呼曰夜叉加賀、其後石州海有鰐魚害人、加賀聞之曰、余已受夜叉號、若何釋之乎、翌日入海搜之、鰐果出欲吞加賀、加賀捉之、以刀刺之三、鰐勢稍屈、則縛以繩引至海濱、乃剖其腹、昨日所吞人屍尙在、乃與之其父母、從是又呼曰鰐加賀、備忘錄

荒元重

荒元重、源三郎 或稱井上氏、仕毛利元就、住藝州高田郡吉田、天文三年吉田釜淵有恠物、攫童兒入淵、人人大怖、吉田在山間、人跡殆絕、元就聞之曰、誰能戮之者、人皆謂是必大蛇、或夜叉、非尋常者、無進答者、時元重進曰、縱爲大蛇鬼神、以武勇夷之、何難之有、臣入淵底、嘗索之、走出、人人皆曰然、可戮妖恠者、除荒外無人也、元重至釜淵、貴賤見者如堵墻、元重裸體帶二刀、立其淺處、大聲叱曰、妖物在此淵、審聞吾言、出、汝害人民、荒源三郎爲誅汝來、出決勝負、淵底俄起浪、有捽元重兩足掣之者、元重立握其兩手、欲掣出之、彼亦欲掣入淵、其力殆不可測、彼少出面見之、則淵狙也、俗云河童 嘗聞彼頭上窪處有水、亦有力、欲捽其頭、滑不可捽、漸而竟捽頭、覆水、淵狙力忽衰、則提而上岸、縛之歸城中、元就感稱曰、汝智勇之士也、增加五十貫地、副以來國行刀、元重不受、曰、予數回臨軍、獲敵級、時賞祿雖薄、不敢觖望、今捕此畜類而蒙恩賞、士之恥也、必有爲此生不平者、竟辭不受、備忘錄

山中幸盛

山中幸盛、自幼勇彊力兼十夫、冑裝爲朏形、其成、適在月初、因拜月禱曰、願不出三旬、以勇名聞、未幾、從尼子晴久子義久、入伯耆、攻小高城主山名氏、獲其驍將菊池音八、時年十六、名節錄

福島正則

福島正則、屯釜山、侍童爲虎所食、正則怒甚、次夜虎來窺營、正則袒裼向虎、虎不動、左手捉虎頭、右手搖頷下、輾轉搏鬪遂斃之、涉史偶筆

毛利秀元

毛利秀元關原之役西軍已敗秀元率兵至瀨田福島正則黑田長正加藤嘉明等屯於此地遣使曰今過此者毛利宰相耶僕等今方食宰杠駕顧享行廚秀元謂天野元政曰今不往以我爲怯使元政持刀從死士數人過訪正則出迎把手秀元素有膂力又佯戲握正則手其意謂長政嘉明若有不良心則欲投正則斬二人已而知其出好意則受享而出正則後語人曰秀元膂力難測時予帶冑鐶彼自鐶上握吾手後四五日猶覺疼痛（備忘錄）

矢田作十郎

矢田作十郎德川家勇士也每戰爲魁退爲殿其冑以銀鯉爲表一日阿部四郎兵衛謂曰足下銀鯉冑實爲美觀願假以一戰言未終作十郎曰腰脫者（俗言怯人）若人而被此冑貽不類也四郎兵衛變色腰脫果何謂請聞其說事殆不測作十郎曰若請冑當與之假者當返之謂也足下臨戰場有生還之心耶予每被此冑臨軍陣無生還之心故謂此冑非腰脫者可用四郎兵衛曰僕誤矣強請被之出戰敵人見之曰戰態盡似銀鯉冑人戰畢返之作十郎曰已爲死鯉不敢受四郎兵衛乃語其日決戰先衆狀而後受之（備忘錄）

安田次郎　福永助十

豐太閤朝鮮之役遣島津義弘書索虎肉文錄四年三月義弘獵於昌原終日不獲一獸明日又獵深入山中雪猶未滅衆或墮指遂合圍大喊聲震山谷乍有一虎將突圍安田次郎兵衛挺刀追之虎躍搏之安田刺其口刄出於背而斃又有一虎伏叢中不出衆欲發銃會雨火滅上野權衛門進曰我必殺之虎亦躍進上野揮刀亂斫虎忽啣而投之墜崖谷死虎直躍上大石呼一聲佐佐六七自石下擊虎頭者三虎啣六七戛之樹根骨碎有聲見者股慄福永助十郎提虎尾刺其腹長野助十郎亦從旁刺之虎乃斃義弘大喜獻之太閤（佩弦齋遺稿）

菅正利

菅正利仕黑田侯朝鮮之役甲州獵近郊有一虎正利帥二卒逐之虎啣卒擲地躍搏正利正利側身舞刀斫中其腹虎怒吼而仆乃擊殺之（參取語山鹿黑田臣輸譜志士清談）觀者歎曰猛士銛刀皆不易得也（志士清談）

片倉景綱

片倉景綱（小十郎）爲伊達奧州（正宗）近臣一日城下失火奧州時年少氣壯自出拒火風烈火益熾士皆逡巡景綱在側進呼曰我君在此拒火猶禦敵火猶不能遏豈不致鄰敵之嘲笑邪揮槍立縱士二人仆之奧州悅其勇決後擢爲老臣豐太閤嘗招景綱以大封景綱辭曰東奧武夫不事二君是其家法也終不肯聽大閤稱其義（武家閑談）

村田甚十郎

村田甚十郎仕黑田孝高爲近臣時孝高臣有罪孝高遣二壯士誅之而其人反擊殺二士奔入市廛閉戶拒守時

其弟二人亦來援捕吏至不能入自朝至夕甚十郎請曰臣願主彼檢之孝高不聽甚十郎強請而往至則破門中小戶取以爲盾三人者進斫之甚十郎揮戶擊仆二人一人則斬之提三人首騎馬歸行三町彼臣見甚十郎過以槍橫鑿其腹甚十郎立挺刀斬踣之傷甚墜馬氣絕已而又蘇孝高急遣人舁之至孝高使枕己膝問曰所傷何如甚十郎曰如主公所覽言終而死（備忘錄）

村田吉次（與之介）播磨人其兄三人事黑田孝高皆死事孝高憫之召吉次祿之時年九歲孝高嘗欲試其才夜使人僞爲刑死立磔柱上命吉次往而檢之吉次唯而起獨至

磔柱下植標將歸柱忽動搖吉次以爲氣息未絕延擊柱刺其人窘急脫走吉次大怒追之路有一祠跳入閉扉告以內命吉次不信乃示孝高所與章服片袖吉次乃釋之由是孝高知其器可用後果以武勇著（常山紀談）

村山越中小早川秀秋步士也秀秋一日遊備前牧原放鷹獲鷺時有三雁來以翼擊鷹鷹逸踰龍口山失所之秀秋大怒手刄鷹人歸路見山有大松而有物纏繞如膠木秀秋問之近臣近臣見秀秋容色未平皆慴恐無答者乃呼士人問之曰蛇也彼以此爲栖巢年已久秀秋顧左右曰孰能斬之越中進曰臣能之乃脫衣服佩刀入川至松

樹根履蛇身而上蛇怒急並纏越中及松木越中挺刀斬蛇首蛇怒緊縛越中殆如岩石之壓越中乃以刀入蛇及樹間究力推之蛇斷爲三下墜越中亦從墜秀秋大賞嘆與祿百石以列士籍云（備忘錄）

後藤隱岐基次長子也仕黑田長政得罪走攝津匿本津一日從一小奴入市會有二賊殺人匿酒庫中閉戶自拒吏不敢入隱岐謂吏曰生擒耶將殺耶吏曰殺之可隱岐乃蹴戶跳而入少頃斃一人捕一人出附之吏而去路遇片桐且元且元嗟嘆問其名不答使人蹤之贈米酒隱岐受酒還米明日且元自來固問其名予金二百兩大坂役

起從父在城中遂死之（勇士武功傳）

濱田彌兵衛長崎人與末次茂房（平藏）友善寬永中平藏遣商船於漳州（清國）時阿蘭陀人在臺灣伺知之劫掠其財物舟人逃還平藏憤怒彌兵衛謂曰予請爲報其恚乃與衆百餘乘一大船唯齎農器其二子亦從之蘭人果來圍問其故彌兵衛答曰此地膏壤未嘗墾闢請爲諸君墾之已而見甲比丹故爲掉慄狀甲比丹命進坐彌兵衛得間跳搏甲比丹轉展相搏其二子取刀於懷以刀背擊甲比丹甲比丹困憊彌兵衛跳伏之刀擬其胸有一蘭人拔劍斫二子二子立斬斃之其餘皆逃去追斬數十人彌兵衛即

喜兵衛

數甲比丹以掠日本船之故、甲比丹惶懼請命、償前貨以十倍、則如其言、遂償、甲比丹遣使謝罪、明年乘蘭船返之、從是蘭人接我邦極恭、勝清人、彌兵衛無何死、新藏出仕肥後藩云、（鳩巢小說 長崎夜話）

喜兵衛、山城小栗栖村農人、其父作左衛門、鑓殺明智光秀、以勇敢著、喜兵衛亦有膽力、一歲有猨出為害、及日晩、行人絕迹、而中有白猨最大且暴、里中少年聚議殺之、喜兵衛聞之曰、殺一猨何用衆議、余年六十餘、殺彼白猨以辱少年輩、雨夜深更著蓑衣、手鐮至墓側、仰臥如死人、良久之、白猨果至、見之跳踰其上二、欲竟噬其喉、喜兵衛以

河島傳右衛門

鐮刎其頭、即起牽猨來、少年輩大驚稱嘆、喜兵衛笑曰、猨重牽引太勞、為余沽酒酬勞、（備忘錄）

河島傳右衛門、安藤重長（右京進 高崎城主）士也、嘗抵江戶、時有步士斬同僚、疾走上樓、諸士大驚、傳右在厠聞之、出赴之、欲上樓無階、有一卒持他階子來投之、將上、傳右蹈其背先上、步士將去階不及、急揮刀擊傳右、傳右以刀拒之、呼曰、我河島傳右衛門也、焉有殺人得生者哉、況據此拒人乎、汝速屠腹、予當相之、步士曰、傳右衛門君固所聞知、君言實然、請屠腹、幸介之、即屠腹、未絕、傳右斷首投之窓外、曰、士已屠腹、頭則僕斬之也、人皆稱其勇決、（明良洪範）

酒井又六

酒井又六、酒井侯（姫路藩主）臣也、嘗浴草津溫泉、有一旅亭頗清麗、欲托宿、問其價、主人曰、請宿、如其價則任君意、又六怪問故、主人曰、人宿此者不出三日去、故比他室稍清潔、又六曰、人不宿者何故、主人曰、此室至夜有怪物出惱人、故無長宿此者、又六曰、是我所求、可以慰旅中閑寂、乃與一僕托宿、終夜不交睫以待焉、竟無他異、天明呼主人語之、主人曰、是蓋畏君勇不出也、然宜再驗之、又六晝浴泉、夜則不寢、夜深不覺坐睡、時有如小兒者來滅燈、又六拔刀斫之、手如少觸物、急點燈、不見一物、此夜如此者三、又六謂吾用雌刀、顧刀短不及也、後夜橫雄刀伺之、又復坐

永田道慶

睡、不覺至深夜、果有物滅燈、上又六膝觸其額、又六驚醒、把刀橫斫之、手有所觸、乃點火視之、無一物、席上流血淋漓、天明呼主人、認血痕、庭上血縷滴滴、乃從其血痕行一里、至一山麓、有小穴、血縷延入穴中、即窺之、有老狸斃死、其後此居妖怪竟絕、又六善武伎、最長於拔刀云、（窓乃須佐美）

永田道慶（善齋）以儒仕紀伊侯、自少常杖鐵笻、重五十斤、一歲從僕一人、經間道登高野山、樹木陰翳、大木橫道、諦視則蛇也、長三丈、僕大恐不知所為、道慶自若、聞蛇畏鐵氣、即以杖叩其尾、鱗甲堅如石云、（備忘錄）

細井知慎、（詳氣節門）元祿中事柳澤侯、為鐵砲隊長、步卒二十

人屬之、背護送一囚、至河越、役畢將歸江戶、時前囚竊監卒間、毀淸室木格而出、監卒欲拘收之、趫捷不可邀截、竟奪監卒刀、盡死力與數人戰、爲所傷者多矣、知愼時喫飯、聞之直持在側箠盤、遽出向之、囚振白刄逆之、知愼以箠盤擊之、眉榜血流眼遮、監卒左右捉其手足、遂縛之、（先哲叢談後編）

堀內武庸

堀內武庸、（稱安兵衛）學擊劒於堀內正春、其伯父某者一日來謂曰、吾與友人相讐、決鬪於高田馬塲、請托妻孥、武庸曰、僕今聞伯父急、爲得外親、家事宜托之他人、即從伯父、至高田、敵兄弟三人一奴從之、敵呼曰、莫以外援、各相當決

死、伯父獨前、與敵交刄、已而其弟二人來前、武庸亦挺刀進鬪、立斫一人、斃之、又進斫其一人、其奴自後來擊、中武庸帶、武庸轉身擊殺之、顧其伯父、與敵格鬪相傷、交困不能鬪、武庸即斬敵首、示伯父、卒肩伯父退去、於是勇名大著、堀部金丸聞之、養爲子、淺野家四十七士之一也、（二老略傳）

正木時堯

正木時堯、（稱九郎）里見義頼二子、後冒正木氏、剛勇而有膂力、能挽强弓、馭惡馬、房總傳稱、婦女幼童畏之、如鬼神、（漫錄）時堯嘗與僚友避暑於河上、或游水逆流、流急水淺、深及胸乳、時堯取民舍板戶、來邀水而壓上、戶中折、再併戶三

枚、自下流逆登、河水左右分流、逆行百丈餘、衆皆驚愕、（野史）（引碎玉話）

古後某

古後某、（善大夫後稱蓍）仕戶田侯、（山城守）一日退朝、有人驛騷、某問其故、曰一士人殺人、入習井、加刀於額、以擬刺下入者、某聞之、即脫雄刀、附從者、自持短刀、直跳入井中、立縛士人、出、其後朋友謂曰、子有何術、入井中縛人、不死邪、某曰、彼若額刀不動、吾爲彼所刺必矣、然吾直跳入、彼必心動、橫刀決矣、刀橫則我擒之亦易易耳、（二老略傳）

工藤多仲

工藤多仲、松前藩士也、寬政初、戶切地（今渡島上磯郡）山中有大熊、數出害馬、馬主相謀欲殺之、聞多仲勇名、往請、多仲諾之、偕往至山中、熊果躍出、將攫多仲、事急不暇挺刀、與之相搏、墜於水中、遂挺刀刺殺之、（北海道志）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七終

皇朝金鑑卷四十八目次

臣道

交義 二十二條

臣道

名言 二十一條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八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加治秀政　校

臣道

交義二十四條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交道之難可知爾、世固有以信義相交者、有以勢利相交者、夫平居慕悅、醵膽抽腸、指天相誓、如膠漆、一旦利害見於前、相視如胡越、是乃小人之交也、切切偲偲、貌疏而情親、窮達不變、其道死

生不失其信、是乃君子之交也、眞根子以死脫武內公之厄、能全聖主之過、可謂死交也、結城朝光於三浦泰村、下河邊行平於畠山重忠、熊澤伯繼於笠原竹友、新井君美於岡島達、飛鳥淵於紀德民、伊藤一元於南宮大湫、是皆可謂君子之交也、然伯繼數子有道之士、未足爲多、而行平朝光、則一武夫而已、尙能全其交義、與國之佐、果與季世之士不同也、維新以還、洋風大行、人各結社相交、所謂社會之流、布滿天下、以信義耶、以勢利耶、吾未之知焉、作交義篇、

眞根子、應神帝九年、遣武內宿禰、巡察筑紫、時其弟甘美

內宿禰譖於帝曰、武內據筑紫、招三韓、以圖不軌、帝信之、遣使殺武內、武內聞而歎曰、吾無貳心、今何罪而死、時眞根子說武內曰、大臣赤心奉上、天下所共知也、詣闕辨無罪而後死、未晚也、人言僕貌肖大臣、請以身代、即伏劒而死、武內大悲感、乃竊逃出南海、詣闕自明、帝鞠訊武內及甘美內、使二人探湯於磯城川濱、質情僞於神祇、甘美內服罪、武內執佩刀、毆之踣地、隨而欲殺之、帝特詔釋之、賜紀伊直等之祖、以爲孥、武內執政如故日本紀

源俊賢深服藤原行成才、行成坎壈日久、怏怏不樂、欲薙髮遁世、俊賢慰諭曰、窮達有命、宜勿屈志、足下有家寶否、

行成曰、我有一劒、累世重器也、俊賢曰、當急鬻爲資、以祈榮達、我且竭力推奬、一條朝、藏人頭闕、俊賢推轂行成、遂補之、其後行成任納言、班在俊賢之上、而深感舊恩、每坐讓席古事談大鏡

結城朝光、與三浦泰村友善、年老辭幕府、還居下總、泰村之亂、出兵援幕府、旣而至鎌倉、見北條時賴、語及其事、因敍與義村有平生之舊、哀惜淚下、且曰、我若在鎌倉、不使泰村至此極、時賴稱其忠厚東鑑

下河邊行平、藤原秀鄕之裔也、與畠山重忠友善、文治中梶原景時譖重忠據邑謀叛、賴朝召行平及結城朝光、議

秋上久家

之、朝光曰、重忠忠直、決非懷異圖者、宜召之面察其情、賴朝乃遣行平召之、重忠大恚曰、我有何缺望、自棄舊勳、忽爲叛人、赤心奉公、幕下所知、而爲讒口所陷、無由自明、子銜命而來、欲誅我也、引刀將自殺、行平遽止之曰、子常自稱不譎、何今逆詐之至此、以信接人、我豈讓於子邪、子爲將軍之胤、我亦四代將軍之裔、適足相敵、戰以決雌雄、何用詐謀陷子乎、重忠乃命酒盡平生歡、遂與行平俱至鎌倉、因景時陳謝、景時曰、子如實無反謀、宜上誓書、重忠曰、我心與言無二、何煩誓書、賴朝乃召見、唯叙寒暄、無一及糾問事、遂釋、東鑑

秋上久家、伊織分父曰綱下、三郎左衛門仕尼子勝久、有郤、去仕毛利元就、久家訪山中幸盛、謂曰、僕無顏見於君、積年結交、欲共死生、吾父有所思、合力於毛利家、是後不得再會、實爲遺憾、向者欲竭忠於主公、今則已矣、故來序別、幸盛從容曰、然、尊公屬毛利、乎上者以義相合、不合則去、僕與君爲斷金交、今不忘交義、來訪、其志何深切、然尊公已叛、君亦從之、僕不敢爲恨、乃借傾離盃、自明日而可爲擊伊織君計、君亦可運擊此鹿之介籌、是皆所以爲其主、非爲私仇、縱明日爲戰場塵芥、至於交義、不可相忘、共把手哽咽而別、備忘錄

坊主某

岡見經吉

福島正則、茶坊主某、逸其名、正則凶暴嗜殺、一近臣有罪、正則幽之城樓、不與食、某嘗受恩於近臣、每夜竊以食餽之、其人曰、事若漏泄、罪必及子、吾假令得食、不免死、子莫再爲、某曰、吾儕得罪、當死、因子彌縫、以免、吾因子得罪、無所憾、後數日正則意近臣必餓死、則發戶見之、近臣容色不衰、正則怒曰、是必有餉彼者、某進曰、臣實餉之、正則怫然、撫刀曰、汝何以然、某自若曰、臣嘗得罪、幾死、而彼白其冤、終得不死、故餉之以報其恩耳、正則泫然流涕曰、爲人者宜如此、則宥近臣罪、常山紀談參取涉史偶筆

岡見經吉、事水戶威公、爲大番、寬永初、幕僚豐島正次殺井上正就、時雨宮于親、以正次屬、亦仕威公、爲同僚、聞正次死、至經吉家、謂曰、豐嶋罹禍、妻孥無所依賴、將往問之、經吉曰、若報之有司、則移時、後期、子宜速往、至則赴本邸、告之于親、大悅、及至江戶、如其言、無幾、還水戶、威公惡其慢上、命有司鞫之、經吉曰、于親實無罪、願賜臣死、公再遣人問之、經吉曰、于親聞知己之死、而赴之、弗顧其軀、此士之常也、若使于親耳若不聞、不可謂之士、彼一旦赴難、其意甚鋭、臣若不許、則罪在彼、臣既許之、則罪在臣、臣不忍見良士就死、願速賜臣死、公感嘆、竟釋之、令他人不得效之、東藩文獻志

水野忠善

水野忠善、（參河刈谷城主）與淺野長直、（內匠頭）友善、正保初、長直移封播磨赤穗、長直以赤穗無城、因忠善、請築城、大猷公曰、赤穗地非衝要、何以城爲、執政告之忠善、忠善嘆曰、僕不復見諸君矣、乃起、執政怪之、呼還問故、忠善曰、昔台德公賜笠間城於長重、長重傳之長直、爲城主者二世、一旦將軍奪其城、徙之無城之地、長直不復列城主、所以有此請也、而將軍不許、長直上愧於父祖、下愧於儕輩、必將棄城遯世、願使長直至此者、忠善也、勢不得坐視、要當携手同行耳、執政且以白、公曰吾當許之、然必用已資財、不得仰給於我、訖功之間、爲免課役、長直大悅、遂城赤穗、（野史纂略國史）

（落穗集）

加藤泰實

加藤泰實、（遠江守）與淺野長矩友善、元祿十四年、天使至關東、長矩受命、爲接伴、泰實一日訪長矩、謂曰、僕與足下爲莫逆之交、吾有所思而不言、非朋友之道、況於公事、論其利害、是乃奉上盡忠也、僕雖庸愚、聊述鄙見、幸留意焉、足下所與共吉良義央、爲人不遜、恃其職掌、舉措無狀、僕去年奉使於日光、與彼共執事、彼或誇其官、或矜其門地、每事倨傲、然念奉上之忠者、爲私遷心、不可、尤小人無禮、假令受辱衆人之中、決不可發忿也、僕不敢顧不敬、實欲不失朋友之道也、長矩肅然改容、謝益友之義、曰鄙生亦如足下意、然聞之、剛而直道、曰武、臨事不屈、武門之風也、已而長矩不能容忍、果取亡國之禍、泰實夙察之、誡長矩、以寛弘之道、可謂明識矣、（備忘錄）

新井君美

新井君美、（號白石）江戸人、遊木下貞幹之門、遊事堀田侯、不得志而去、時寠甚、元祿中貞幹欲以薦諸加賀藩、岡島達、加賀人、亦貞幹門人也、聞之、戚然語君美曰、予負笈遠遊、有年於玆、比得家書、老母日逼衰頽、倚閭待予歸、每一念至、百感攢心、如幸賴吾師先容、得釋褐於本藩、則願足矣、君美即告貞幹、曰、僕求仕、何國之擇、請舍僕薦彼、貞幹嘆曰、世衰道微、如子絶無而僅有者、乃薦達於加賀云、（先哲叢談）

室直清

室直清、正德二年、爲幕府儒者、時新井君美仕文昭公、任事、威權甚盛、直清與書於君美、曰、昔者延喜中、菅相公起於儒家、受大任、專權、時三善清行上書於菅公、陳以愼身遠禍之道、夫管公才德傑出於古今、位居丞相之貴、天下人衆畏服、誰肯間然、而清行以一介之賤士、獨冒其威嚴、言人之所不言、靖恭先生時、僕論及此事、以清行爲天下奇士、僕以謂、清行非求奇士之名者、實出愛菅公之深而已、今吾兄德望比於菅公、雖不知其何如、於其學術文章、恐非菅公所及、上逢英主知遇、展其材力、菅公以後未聞

立原萬

儒臣如此者、僕自昔厚同門之交、頃聞蒙眷顧之厚、日久、竊謂、愛吾兄者、有若僕者乎、淸行得言之、疏交之菅公、僕不言之於同學之故人、旣倍切偲之情、又違於輔仁之道、今聞吾兄之寵隆、忠告者必言、從今後愼迎接、遠權利、是常人所知、豈足爲吾兄語哉、僕所言非玆、吾兄於幕府、將順匡救之功、頗赫赫在人耳目、然比古人有大勳勞於天下者、恐不足並稱、以吾兄之豪傑、可不芥滯於胸中、是豈以菅原諸公、自期之志哉、盤根錯節無免利刃、由破竹之勢、其詞色之間、剛鋭果敢之氣、自盛而少謙退抑損之心、吾兄可不覺其如斯、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其功、

僕願吾兄不有其善、不矜其功、孟之反不伐、聖人所稱、馮異之屛於樹下、古今之美談、是吾兄所可知也、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踰墻而走、亦莫余敢侮、蓋其位愈上、其心愈下、譬如造堂、上加一尺之崇、下增一尺之基、不然必有傾覆之禍、方今英明在上、無譏毀之患、雖不與彼延喜之時齊、害盈益謙、惡盈好謙、天人不易之道、不可不愼、僕願吾兄秉謙讓之心、愜天人之道、能終其譽矣、今聞吾兄寵錫之新、不以祝而以規、吾兄哀其愚、察納焉、（敬在菴備忘錄）

寬政中、幕府辟伊豫人尾藤孝肇、（其佐）爲儒員、先是元老松平定信命儒員柴野邦彥、擇儒家有齒德者、邦彥諮其友立原萬、萬曰、尾藤孝肇非其人乎、邦彥奏擢之、而孝肇不之知也、孝肇來都、萬不往見、後辭職、孝肇亦告老、其居相隣、於是萬往訪之、適孝肇在蓐、竟不相見、無幾而歿、世皆服其神交、（文恭公實錄）

寺田傳右衛門

寺田傳右衛門、仕黑田忠之、（筑前侯）時栗山大膳爲老臣、專國政、傳右與人爭訟、傳右有理、而不見直、馬爪源右衛門與大膳善、謂大膳曰、彼訴訟傳右有理而或以爲非、吾與寺田面友、非有知音、又非受寺田委托、今聽訟不明、是足下之耻、願詳察焉、大膳因是正其是非、以寺田爲直、傳右

聞之、不謝源右、源右以爲寺田不知恩者、其後大膳姤倉鉢十太夫寵、與忠之有郤、終訟之幕府、幕府罪大膳、處之遠流、倉鉢威權益盛、馬爪爲栗山深友、連坐就獄、其黨凡十人、傳右與倉鉢爲知友、謂倉鉢曰、馬爪非黨栗山者、而今罪之、是不正也、若殺之、足下獲無道之謗、孰肯心服、倉鉢不可曰、子勿言、事已決、傳右作色、直進接其膝曰、吾往日有故受彼恩、今而不報、將待何時、馬爪有可拯之理、無奸曲之事、故救之、馬爪之寃、吾能知之、故以可報之理、報之足下、欲以私怨殺無辜有藝之士、故規之、吾於足下、爲爭友也、此義若不達、平生交情之渥、亦何爲、足下果能用、

谷松

吾言不意色已決倉鉢悟之、且以其言有理、笑曰、諾、由是馬爪一人免罪、其餘皆死、馬爪出獄、語人曰、寺田非庸人也、人之善惡蓋棺論定、信哉、（備忘錄）

熊澤伯繼

谷松、（號齋）一土佐人、後去移京師、又來江戶、遊事稻葉侯、暮年辭之、性淡泊、不屑財貨、野中止、嘗出重價、購正宗所鍛刀、乃托松付之研工、時某甲將冠、松爲之賓、則贈其刀爲祝、他日止聞之、亦略不介意、（先哲叢談）

熊澤伯繼、初在近江、與笠原竹友同學友善、及伯繼執閫山之政、祿位既優、從君朝江戶、騶從甚盛、途宿大津、竹友聞之、鹽漬魚腸、苞以竹皮、掛杖頭而荷之、躄躄徒步、詣逆

荻生雙松

旅、求見、人見其徵、而輕之、不爲陳、乃陳姓名、久之、得通、伯繼驚曰、笠原先生來耶、何不速告我、躧履出迎、竹友不拜曰、吾疲矣、直踞堂廡、伯繼手爲解其鞋、竹友笑而謝、相携升堂、開樽命酌、竹友素諳伯繼嗜鰻鱺、乃出向所齎者、爲下物、相與話舊、終宵劇談、驩歡而罷、見者莫不嗟異焉、（伯繼傳）

荻生茂卿、與讃之文學岡井錫友善、且有葭莩之親、孝先嘗浴箱根溫泉、臨行、託茂卿以妻子、既而小兒患痘、茂卿馳往視之、晝夜身不解衣帶、飲食湯藥皆自調之、兒危篤、馳人告孝先、孝先深服其高義、與人語及之、輙嗟嘆久之、

安藤煥圖　大宰純

細井知愼

（松陰快談）

安藤煥圖、太宰純、與田中省吾、俱學於物茂卿、省吾仕柳澤侯吉保、時侯有嬖臣、爲人佞諛陰賊、流毒上下、省吾直諫弗聽、請致仕、亦弗允、省吾弗堪憤懣、投間刺嬖臣、匿物茂卿家、後出奔陸奧、煥圖純數人相共謀曰、侯必遣兵追之、恐不可脫、盍相與出死力拒之、乃各衷甲護送數十里、追兵不來、乃告別還、省吾更號富春山人、（松陰快談　近世叢語）

細井知愼、（廣澤）友有河原半左衞門者、一日持金裝小刀示知愼曰、此本侯家之器、以賜其臣者、其臣困窮欲鬻之、足下購之否、知愼見之、眞名刀也、乃出金購之、其後半左衞

飛鳥淵

知愼之亡、至其家、詣其妻曰、往日夫君所購小刀、願一日借之、明日當反、妻乃出與之、後數日不返、始知爲其詐語、知愼詣面責讓、知愼曰、名器可再得、朋友之交不可再得、終無少惜色、（備忘錄）

飛鳥淵、（號洲）主長崎人、富而好學、與小河寬親善、會尾張紀德民來主寬家、淵相見甚悅焉、居三年、德民聞母病、即日東歸、歸則母既歿、哀毀嘔血、臥病歲餘、獨恐資產漸盡、而使父憂、寄二子書、以借百金、淵謂寬曰、吾能以百金、助世馨（德民字）之孝、固非所惜也、即盛以匣、而題曰、石、以報德民、（續近世叢語）

紀德民

紀德民、(詳文事篇)年十八游學長崎、主小河寬、友飛鳥淵、共結兄弟交、德民後家江戶下、雖教授、貧甚、而兄家因事失產、平洲迎父於尾、孝敬特至、寬淵二人後先皆自長崎來同居、淵單身、寬有妻子、并平州夫妻、爲五姓三家同爨、多年一無間言、其後寬淵各卜居、寬歿而無所歸、德民曰、於吾殯喪祭若家人、且妻兒皆依賴焉、淵又歿而無所歸、喪祭之、猶於寬、養妻兒於家、後爲其女子、整資裝、嫁之人、寬子鼎長、薦之尾府、食祿儒官、又其友南宮大淑子齡、大淑沒後、與其母氏皆依賴焉、齡長、薦之尾府、又食祿儒職、德民厚於交義、率如此、(先哲叢談後編)

伊藤一元

伊藤一元、(號冠峯)伊勢人、讀書講業、與南宮大淑情交尤密、明和己丑歲、大淑自桑名移江戶、託妻子於族人、約過一年、必迎之、其後大淑遇災、資財蕩盡、過期而不能迎致妻子、又不忍隔百里、聞大淑窮迫、一元愍之、急使之治行裝、一元家固窮貧、典田宅家財、得金十五兩、使人護送之於江戶、大淑謝之、復其金、一元辭而不受、(先哲叢談)

清水新次郎

清水新次郎、紀州藩士也、親友有鵜岡傳內者、亦仕紀藩、傳內獨身有一奴曰軍藏、享保初、軍藏夜殺傳內、攫其財貨衣服、遁、傳內後絕無爲復仇者、新次郎痛恨、予固與傳內相親、視之如兄、我當復仇、乃乞暇去、以爲彼語聲東晉、必之東國、乃至江戶、寓淺草瓦町、更名姓、以尺八教人、以索軍藏、一日遊吉原、見京町娼妓秋篠、悅之、後稍親狎、秋篠盡心奉歡、一日謂新次曰、妾察君爲人、非久居此者、必大有所期望者、君不敢吐其實、妾常以爲恨、新次曰、實如卿所察、予亦何拒、我友鵜岡某、爲奴軍藏所戕、我欲爲報仇也、乃語以其形貌年齡、曰、此郭內衆客所來去、若有肖此者、速告予、秋篠諾之、軍藏已盜傳內財資、果來江戶、寓三谷今戶、佯爲浪士、秋篠主人與之相知、一日攜軍藏歸張宴、秋篠伺見其人、以爲似新次所言者、即遣人報之、新次急至、一瞥知爲軍藏、躍然欲出刄之、秋篠止之曰、彼今

夜必宿此、明朝盪沐時、君能認其人、從事未晚、新次從之、明日自戶隙窺之、果軍藏也、乃待其歸、從後至其居、乃呼曰、汝軍藏、天譴難逭、我欲復鵜岡傳內仇、速來決、軍藏驚曰、傳內無子、汝何者、新次曰、我傳內友清水新次郎也、願汝亦記之、按刀進、軍藏曰、此地人家相屬、我與汝鬪、必爲人支吾、且煩吾房主、彼有總泉寺、約今夜入彼庭決鬪、奈何、新次曰、大善、乃歸家裝束、又之娼家、見秋篠辭訣、秋篠故罵新次、新次怒出戶、赴總泉寺、待仇至、已而軍藏來、乃揮刀相鬪、良久、軍藏氣盛、新次殆危、時有一童豎自堂後走出、斫軍藏背、軍藏驚顧、新次進擊仆之、謂豎曰、君何人、

豐賀曰、君志願達矣、諦視則秋篠也、新水即告之市尹、紀藩乃召新次、還之、又命賜金、脫秋篠籍、以爲新次婦、生二子、長嗣傳內後、次爲新次嗣云、（近代公實嚴秘錄）

臣道

名言二十條

言者身之文也、榮學之所判、讀明一言、叔向知其賢、語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聖賢之言、片言隻語、後人奉以爲標準也、若夫後人德雖不及聖賢、其言亦有可以爲規者、未可以人廢言、井伊直孝之教、永井尚政、板倉勝重之論、重宗、重矩之論、好惡、彼其人皆可敬、故其言皆

有味、僧高辨之論治道、簡切明確、不似佛氏誕慢之語、泰時之治、蓋有資彼言、且其責泰時、義正言順、似有道者、未可以異端斥之也、此編各立門目、如嘉言、以類入焉、唯其不可類集者、雜記以作名言篇、

東照公

東照公一夕謂近臣曰、我生於戰國、自少勞心於戰陣、無由問學、然聞一句之要旨、頃刻不忘、我以此要旨、開我佳運、其句奚若語哉、汝等察而中之、近臣各思索有所言、公曰否否、衆皆曰、臣等思止此、公即曰、汝等所言、定四子六經中之要語、我則不學無所聞、我要旨者報仇以恩是也、聞此語、銘於心、事之大小、於玆得益最多、我秘藏之要言、

今日傳之、汝等也、語畢啞然、（備忘錄）

僧高辨

栂尾僧高辨謂北條泰時曰、君不見夫治病者乎、良醫能察其原、審寒熱所中、然後投劑、莫不立愈、世之爲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則姦僞益作、風俗日偸、欲爲之治、末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欲治其疾、疾愈重、治之不成、由人有欲心、欲心一萌、衆禍競起、足下執政柄、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明惠傳）

土屋昌次

高坂昌信甲斐老將也、土屋昌次嘗問昌信曰、待士之道、何如而可、勵之以武耶、必好鬪爭、教之以仁耶、必廢武事、昌信曰、今磨礪刀劍、利其鋒刄、將以殺人、然不作之鞘、則

不可佩矣、無鞘而佩之、則非唯觸處不可用、必致損傷矣、若旣磨礪之、又恐其缺損、不利鋒刄、則不能斷割、今夫勇而好鬪者、此無鞘而佩刀者也、仁而廢武者、此磨刀而不利鋒刄者也、故待士之道、如用刀劍、而後可矣、（佩弦齋外集）

高橋鑛種

高橋鑛種嘗與其臣論勇、皆曰無勇不可以爲士也、鑛種曰、有勇無智、是血氣之爲耳、苟知怯之可恥、豈有無勇之理耶、古云、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三者之序、不可不知也、（省庵文集）

堀尾吉晴

堀尾吉晴、（松江城主）爲人謙遜、嘗誡子孫曰、士當勉其道、莫嗜

佗技、織田金左衛門者、右府之族、而有膽略、而以善養鷹、也不得爲將、可以鑑矣、大閤記 堀尾家傳

加藤清正

加藤侯清正嘗曰、我欲知剛者、嘗刻意學觀相、無益、至今、唯知慤實者至死無貳耳、雨夜燈

細川忠興

細川忠興受學藤原肅、通大義、其語道理、善取譬諭、人台德公嘗問治國之要、對曰、如方筐而圓蓋、方可、又問、如何、是良材、對曰、似赤石浦之貝殼爲良材、台德公稱善、他日問左右、忠興所言、汝等以爲何如、皆答不解、公曰、赤石浦風濤尤猛、貝之生其地者、激蕩磨淬、光澤殊濯、人亦如是、嘗險阻、受砥礪者、方成良材、昭代記

土井利勝

金地院元良筮土井利勝之年、以呈之、利勝使人讀之、筮文紙尾載可愼之月數、利勝聽焉、曰、異哉、吾不信之、人豈可有不愼之月乎、可有不愼之日乎、又可有不愼之事乎、一言一動、不可不愼也、苟畏愼、何用年筮、吉凶在我、不在月也、日本智囊

井伊直孝

永井尙政信濃守初拜閣老、見井伊直孝掃部頭、曰、尙政不肖辱茲大任、何以敎之、直孝曰、明日有告、宜齋戒而來、尙政追明、沐浴著禮服而往、直孝謂之曰、諺云、怠慢惟寇、子知之乎、曰、然、直孝曰、凡萬事之敗、未有不自此起者、子愼勿忘焉、人以爲確言、蝸廬小說 憲須佐美

板倉勝重

板倉勝重爲京尹、東照公嘗以彥坂光政、爲駿府街司、光政辭以不習吏事、公曰、板倉勝重伊賀守嘗當之、汝宜諮焉、已而勝重至駿府、光政見勝重具言之、勝重曰、爲吏之要、唯無受賄賂而已、苟能如此、神明湛然、是非自見、世以爲名言、深秘錄

同上

勝重既致仕、其子重宗代父爲京尹、勝重以寶刀與之、曰、夫刀之爲用、可以衞身、可以殺人、然狂夫操之、其用無異、汝居此職、亦然、愼勿如狂夫之操刀也、續明良洪範

同上

牛籠勝登、稱忠左衛門、勝登撝之山會稽、嘗云、先人嘗除監察、造見重宗、且求敎、重宗曰、子愼勿文過、子若文過、患及屬吏、子苟有

過、宜自引咎、公知其不能、必舉賢才而任之、先人曰、請終身佩服、重宗曰、是非吾言、初予任京尹、先人以此誨予、予每服膺之、故今以是告子、爾、老談一言記

板倉重矩

板倉重矩內膳正少好學、師熊澤了介、其嘉言善行、膾炙人口云、嘗曰、竊人之財、謂之盜、吾觀今之諸侯、非盜者鮮矣、知士民之善、而不舉、又從而掩之、是掠人之美也、人君之職、在知賢而舉之、此天之所以命爲司牧也、今掩人之美、而曠司牧之職、豈非大盜邪、吾恐有是行、深自警省焉、常山紀談

同上

重矩又曰、人皆有所蔽、已之所好、言雖非是、必是之、莫知

其非己之所惡、雖是必非之、不啻不容、又從而罪之、此人之所以取敗也、常山紀談

同上

又曰、儉約與吝嗇相類、推其本則大有所異、所謂儉約者省費耗而竭財於有用、所謂吝嗇者、不辨是非得失、徒吝財之謂也、野史引遺家手錄士林禁秘錄

阿部正武

阿部正武嘗曰、今之諸侯私其土地、爲固有之物、故侈心自生、陷於不義、我祿受之於先祖、我武具器械皆祖先之所托、非吾之有、故欲報主恩酬祖先之德、則以禁逸游務文武爲心、且如擊劍、或以爲大將所不急、不然、我少時受業於柳生某、及有不兒事皆用之、非無用、且使家士勉業、

吾不知之、不能也、正武恒愛家士、曰、夫平常有內外別、萬一有軍旅之事、則何有內外之別、我欲爲君捨吾身、身一而非有二、家士亦爲我捨一身、吾先人秋忠曰、吾被君恩、領高祿、家士則須與其祿也、爲吾助力、故以家士爲吾家士、大誤也、家士則分自上所賜之祿、與偕就軍役、是列侯之職也、備忘錄

若林養元

若林養元、爲紀州納言治貞侍醫、日侍公側、納言一日問養元曰、甲某何如人也、養元曰、善人也、他日又問曰、乙某何如人也、養元曰善人也、納言怪之、曰、人固有善有惡、而汝答皆同、何也、養元驚答曰、有是哉、主公果爲知人之善惡、耶、公之臣如彼其多、固有合臣意者、有不合臣意者、然臣能念之、臣等所使令不二三人、然猶有不合臣意者、而有人言其惡者、臣心亦不快、今臣言人之善惡、主公亦不必快、故臣無所可否、若夫論人之是非善惡、是有司之職也、納言聞而然之、備忘錄

熊澤伯繼

熊澤伯繼栖於鹿背山、山城客問曰、先生比來間否、伯繼曰、吾爲善、惟日不足、何間之有、客曰、今日爲善、其跡何見、伯繼曰、人苟立志於義、則盥嗽櫛縱、皆爲進善之地、即不衛、一匡九合、亦復兒戲土羹耳、客歎服、續近世叢語

老父某

老父某逸其姓氏、島田利正舊故也、利正大猷公時爲町

奉行、剛毅聰察、摘發奸伏如神、治江戶三十餘年、姦商讋服、將歿、請分其采邑與二子、二孫、已歿、子孫漸衰、人皆憾之、嘗親舊宴集、某愀然曰、吾儕享翁之惠、多矣、何曾不希其子孫之榮、然其家之日衰、蓋亦不爲無由、翁才智有餘、決獄、蔽罪、無絲毫滲漏、然職如市尹、宜明而不宜察、察則物無遁形、翁之太察、無乃損福乎、聞者以爲至論、昭代記

度會延經

度會延經曰、近世我國人心日下、欲爲己家之飾、多貯吾朝記錄、秘之不以見人、數年之後、或罹火災、是非作者本意、作者撰述、欲布之於世、而後人私心不欲其流布、實可謂不道也、備忘錄

永田善齋曰、鳥與獸人皆知、草與木人皆知、金與石人皆知、惟至於賢、則人皆不知、蓋不愚我愚、故不賢人賢、謂珉爲玉、既不知玉、亦不知珉也、續近世叢語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八終

皇朝金鑑卷四十九目次

臣道

規戒二十九篇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九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加治秀政　校

臣道

規戒 三十九條

雖至愚之人、責人則明、雖賢哲之士、恕己則昏、是人之所以尙規戒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是爲君子、過而不悛、是爲小人、子夏孔門高弟、索居離群、則曾子之規、懼然而悟、子夏猶若此、況於庸人乎、雖然、規之者苟非誠愛發於中、亦不能動人也、藤原師輔之遺誡、藤原保則之誡下僚、皆殆有道之言、阿部忠秋之規酒井忠清、本多正信之誡正純、誠愛懇惻、人誰不感動、而二人漠然、殆致覆滅之禍、板倉勝重之於重宗、所謂有是父而有是子者、中神孚於某侯、不翅醫其病、其言眞醫國之良工、不知侯能用之否、作規戒篇、

藤原師輔

藤原師輔村上帝時爲右大臣、師輔性寬綽敦雅、能容衆、嘗作遺誡一篇、以敎子孫、其略曰、事君必忠、事親必孝、敬兄如父、愛弟如子、公私大小必齊心力、勿有纖芥非心、坐有言人惡者、必當起避、禍出自口、愼之愼之、敬事耆老、必就質問、賓客來訪、必速出見、衣冠車馬、隨家所有、勿求華麗、勿借人器、借必速還、勿怠公務、勿懈宿直、在朝欲其愼重、在家欲其寬容、小事勿怒、誚讓人過、從而溫色、勿爲暴怒、榮花物語 拾芥抄

藤原保則

藤原保則淸和陽成朝、經歷諸鎭、聲績大著、天性廉潔、以身化物、下僚有貪穢者、輒屛人、謂之曰、君宜砥礪名節、勉取榮譽、何必終於一州小吏、但資財不給、所以取貪之譏、僕有薄俸、請給之、君愼勿犯官物、若終不悛、不與之接言語、見其有一善、則喜見顏色、常稱譽推擧、助成其美、保則傳

楠正成

延元元年四月楠正成拒足利尊氏於兵庫、正行年甫十一、從在軍、軍至櫻井驛、正成遣正行還河內、且誡曰、獅子生兒三日、投之絕壁、以試跳騰、汝今十餘歲、愼勿忘吾言、吾之見汝、惟有今日、明日無我、天下必歸足利、汝勿惜一死、以墜家聲、必也糾合餘衆、保金剛山、圖旌殉國、然後已、此汝之孝也、乃流涕辭訣、授帝所賜菊作刀、遺之、正成及直義戰、死之、太平記 正行服膺父命、正平中遂又死王事云、

細川賴之

細川賴之受足利義詮委托、輔佐義滿、自著戒法五章、以頒與一時、一曰戒阿主好、二曰戒掩親訐、疎好讒陷仇家、

三曰戒不善言不思惡用愛憎是非人及外和柔而內貪險害外謟諂而內實多欲自縱驕奢不拘禮法四曰戒無功邀賞無才貪祿徇私忘公五曰戒動掠同列之美自冀其進用及受納賄賂妄薦非才凡人犯其法者聽無貴賤其親疎互相告發告者則大有賞(細川頼之記)

今川貞世

今川貞世事足利義滿爲遠江守護善和歌兼好文學弟仲秋爲政不善貞世作家訓誡之其言剴切仲秋爲悛行世俾其書號了俊壁書(今川記)

太田資長

太田資長幼而穎悟歲纔成童父道眞謂曰汝容貌魁偉而聰亦大如此而無禍者鮮矣汝黽勉愼戒焉譬如板牆直則立曲則倒資長退持屛風來曰直則倒曲則立如何而可道眞默而入他日道眞手自書驕者不久四大字揭壁召資長讀之問曰斯意何如對曰小子願加之添削乃書不驕亦不久五字道眞怒以扇打資長資長壯時言行稍放縱故道眞數加訓誡(野史引家譜)資長他日勳名過父然遂及禍者其父如預知之者

中院通茂

中院通茂性剛直官侍讀有栖川正仁親王見圍棊具戒其宰曰凡兒戲及長乃止唯博戲從年長益耽甚不可也乃奪棊局而踏(好人錄)或持尺八供親王玩曰名器也通茂見之曰誰進此者擊碎之左右驚謝進者進者慙其好之

不正曰願勿使我名聞內府也(兩夜燈)

本多正信

本多正信臨死語子正純曰我者參河鄙人也公不知其不才致位於群臣之右二子封侯一子爲大藩老臣宗族莫不露其澤死生無能報也我見前代事君者北條義時恃勢蔑君石田三成賣友固恩不生念之至如身負其責汝聞我言勿驕人勿凌人無辱人與人交恭則愛於人事君敬則獲於君汝愼諸我每增封辭不受公常憐之我死公必加汝封汝愼勿受若從我言子孫受其福而正純不能用終至配流(國史纂論引武野燭談)

土井利勝

土井利勝台德公時爲老中烟禁甚嚴一日當直者聚首吹烟利勝適至急取烟具懷之利勝曰幸使我少喫之衆皆低頭利勝請之不已乃出烟具呈之利勝吹烟一二管謝曰不圖今日喫此珍味但將軍太惡此物事若發露我與子輩皆得罪今而後勿復吹烟(日本知言)

酒井忠勝

寬文初酒井忠勝致仕在牛籠邸時東福門院(台德公女)召閣老松平信綱有所請托凡十四條其實出叡旨云信綱具白將軍難從之狀立辨其事而還人皆稱其明敏信綱一日訪忠勝具語其故稍有得色忠勝聞之曰豆州能思之女院在召命是重使也足下應答警敏非謂無理然不論是非當白將軍而爲之答辨何其輕脫女院者將軍家所

除若有請托、其中無障礙者、一二條當應其請、事體宜爾。

信綱大慨　備忘録

井伊直孝

井伊直孝、特贈部　老後、榊原政房、刑部大輔　一日訪之、直孝悅謂曰、我衰朽朝不謀夕、今欲有所語、轉幸以爲遺言、所語非他、報國一事也、夫爲臣者、各務其職、勉勵不懈、是匹夫之忠也、如卿與僕、由君恩以爲封侯、則其忠異於此、唯以仁愛撫下、爲緊要、是皆人之所知、然仁愛之外、亦謂無他、不可也、今予所言者、愛士、固不待言、至於步卒、素行多違理、若以勇強陷罪者、宜加愛憐、勿數其罪、少有過誤、恕之、常使之以誠、懷之以恩、恒宜以是爲心、何者、萬一臨戰場、所賴者家士也、臨戰則愛士之心自生、矢丸之間、卒爲第一屛翰、安可不重乎、及接戰則士次之、爲第二屛翰、亦又不得不貴重、次則左右近臣、臨戰雖把軍麾、其實欲拜士方、此時始悔平日遇士之不厚、此理卿父及僕、饜閱歷熟知、而足下及豚兒等、未知此情、善悟此理、與豚兒等每相會、講是等事、相共勉勵、是爲盡忠之第一、蹈之以爲、唯止於己利害、大不可也、何者、卿及僕等、卒者爲將軍第一屛翰、士則爲第二屛翰、我等爲第三屛翰、我一人不爲將軍惜身、粉骨虀肉、以爲不辱職誤矣、自第一屛翰、以至將軍親兵、皆能堅固、是爲第一忠義、此他瑣瑣小事、非爲諸侯者

規　戒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九　七

同上

忠、至於此義、僕身履而知之、卿及豚兒等、雖身不之履、聞父語、且遺老亦多猶有所識、至於子孫、必爲一場話柄、唯從時勢、爲無益小事、以爲奉公、唯使家士從己所欲、家士等亦唯從時勢、如此則國家衰兆也、且諸侯多蓄臣妾、以務奢侈、爲無益之費、是亦自然之勢也、能誡之、唯撫育家士、以盡忠於將軍、爲治世第一義也、願銘心勿忘焉、備忘録

同上

板倉重宗

板倉重宗、周防守後　近侍台德公、公將朝于京師、重宗求行裝之具於父勝重、勝重時爲京尹、久而無報、重宗數促之、既而勝重贈以一大箱、重宗使人開而視之、惟有一雜藏子而已、左右皆愕然、重宗獨領會、時谷一齋在坐、亦視而怪之、問其故、重宗曰、夫雜藏子者、惟見前面、不見上頭、此大人教我以恭儉也、一齋退語人曰、有是父有是子、信哉、故諺記諺亭筆記

重宗代父勝重爲京尹、勝重即日去職、退、重宗曰、兒也非貫願學之大人、何遽爾、勝重曰、明鑒以汝爲能、何效故官所爲、父子而已、不同心亦異、我在則從我、我亡則誰從汝、自以爲不能、無掩其過、掩過則害事、害事則民無聊其生、天下多才、必擇能者、以過免官、非恥也、去不顧、常山紀談故諺記國史

嘗有官吏將之任長崎、途出京師、見重宗、晤語移時、重宗袖出一古鑑云、此前時崎陽官吏竹中重次所遺、重次以

規　戒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九　八

阿部忠秋

墨而敗、（垂水繼武家盛衰記）予每以此鏡自照爲戒、故以相贈、蓋崎陽蕃漢珍貨之所湊、官其土者、多黷貨、故戒之、（雲箋錄）

阿部忠秋嚴有公時、已致仕、酒井忠淸秉國柄、驕奢過度、居第近下馬牌、人謂之下馬將軍、好飮、列侯家、買人出入其家、往饋其具、他宰臣率皆如此、唯板倉重矩自京兆復徵、獨淸介持己、忠秋招忠淸、數其常不奉法曰、足下善之則已、若不善之、僕與足下辨之將軍前、忠淸避坐謝曰、微君焉聞此言、僕自少不知畏惕、以累世預政、爲諸君所推、不知致此過、既聞君之教、不敢不改、忠秋謂稻葉正則久世廣之土屋數直曰、厩橋侯非諸君所得望也、然不尙儉約、莫厭衆心、諸君何爲奢侈相誇、不思善其職、故將軍以僕爲愚戇不諱、大漸時命國家大事得便言之、僕老時將軍亦以爲言、僕受命至重、利害得失、知無不言、凡在此坐者、或將軍之所甚重、天下之所瞻仰也、今僕之言爲天下、而不爲身、諸君善思焉、（國史）

天野彌五右衛門

幕臣天野彌五右衛門、爲人飄逸、有奇行、一日往淺草、從者三四人、歸途至一市店、見其造花卉、時有攫徒、混衆竊剪天野貨包、天野立捕其手、彼欲脫去、從者至、拘之、去盜知不能免、伏謝罪、天野曰、勿憂、吾有可語者、盜愈恐、流涕謝罪、曰、否、吾若罪汝、立斬棄之、今有可語者也、及至其邸、天野乃引之、謂曰、我罪汝、果何爲、唯願汝所爲、吾不知其故、夫農者用力於耕作、商者悉精於機利、以涉其世、汝奪人物、以畢其生、果何事也、汝有眼、人亦有目、汝以一人之眼、視人、人以衆人之目視汝、汝雖欲免、得乎、吾今歸汝、汝不廢此業、必當失其身、吾聞共及一河水、亦是多少緣、汝剪吾貨包、亦是因緣也、因誡汝、宜息此業、爲商人、若然吾當與資本、乃與金三兩、盜人流涕謝再生恩、歸竟爲煙草商、其後詣天野家、天野懽曰、汝用吾言、可愛也、及天野死、剃髮爲僧、弔其菩提、巡拜諸寺、以謝其恩云、（備忘錄）

僧良雪

元祿中淺野侯之變、家臣早水滿堯（藤左衛門）萱野重實（三平）急馳告變、赤穗上下悲悼、皆互相弔、正福寺僧良雪往弔大石氏家臣瀨尾某、將歸、適良雄下城、良雪從詣其家、良雄坐、視之、良雪慇懃弔國難、良雄曰、然、心誠悲焉、良雪曰、所謂悲者無他、決死之謂乎、良雄熟視良雪、無語而退、良雄由是知良雪不凡、與之相親、竟語以國事、及欲據城、群議沸騰不決、良雄謂良雪曰、國亡、家臣雖多、足用者不過四五人、而苟起事、反辱主君也、良雪曰、君誤矣、夫舉一國納城、一人斷然決死、曰、某不敢納城而死之、不可謂之納城、況如君門地、君苟決意、衆人孰敢不從、指揮成功、在其人胸中耳、（備忘錄）

大石良雄

服部宇內仕淺野長矩、爲小姓、性好器玩、嘗購刀子、其柄彫龍、宇內以爲名工所刻、見者以爲不凡、已而宇內又購獲平釘及刀鐔、爲三品、沽獲五十金、老臣大石良雄聞之、以爲是商賈所爲、此風不可長、況於近臣乎、長矩一日出在外、良雄命廚人備盛饌、曰今日以服部宇內爲主賓、以享宿直人、宇內亦竊聞之、不知其謂、已而享饌已具、良雄乃招宇內於正廳、正色謂曰、頃聞卿獲一刀子、裝鐔爲三物、博得大金、實可慶、今日之享、祝卿獲大利也、卿能靜心聞予言、夫爲武士者、有利物之心、實可恥也、爲士者有士之法、卿食祿二百石、不求利於外、足以養妻孥、唯守信義、專心武事、供主君之用、是卿之急務、今以少壯之身、唯利之耽、以得利爲喜、與商賈何擇、終之損數世主君、爲骨董舖耳、自是之後、絕心器玩、宇內赧然、其後數年不弄器玩、然性之所喜、遂不能止、又復僞雕名器、爲人所覺、出奔抵江戶、果如良雄所誡云、備忘錄

河村隨軒

河村隨軒嘗見新井白石、白石年尚少、隨軒曰、僕聞天子將軍之貴、一生之中、必有一二回念不可不死者、況於常人乎、須貴殿爲人才敏、先是決意者有之乎、白石心謂異問、曰回顧往事、與人爭論、已決死者二三回、隨軒笑曰、其決死者皆非也、何者、於今不死、無不可也、其不可死者尚決死、今後宜爲問學決志、吾欲言之、故爲此問也、白石自鼓奮勵勉學、終爲鴻儒、備忘錄

井戶龜右衛門

井戶龜右衛門初仕小野木氏、後去爲細川氏臣、爲人重厚有膽畧、有增田藏人、亦細川氏臣也、資性豪縱、食祿六千石、而家計極乏、龜右衛門嘗受托其父、交情殊篤、數箴之以節儉爲言、不聽、藏人役江戶、奢靡滋甚、龜右衛門憂之、以爲箴之不以計、彼終不悛、料其交代將還東行至桑名、伺其過驛、策馬而過、健丁十人從焉、如將赴江戶者、藏人見之、顧曰、卿非龜右耶、曰事急不得緩語、不顧而馳、藏人回馬追之、曰平日交誼、豈容如此、執其轡不縱、龜右衛門乃下馬曰、將軍將有事于大坂、藩兵刻日往會、藏人愕然曰、吾無儋石之儲、卿所悉、今日之計將如之何、龜右衛門顰蹙曰、吾屢戒卿以奢侈、而卿不省、及今悔何及、藏人泫然淚下、龜右衛門見其窘甚之狀、乃曰、前言聊試卿耳、雖然、方今天下恟恟、志士當預爲之備、而卿放奢無度、一旦中原有事、豈可垂涕而止乎、諺曰、冬衣裁于夏、雨傘製于晴、卿其勉旃、藏人感悟、自是勤儉以奉國爲務、後三年大坂之役作、藏人率兵數百人從焉、蓋龜右衛門切偲之功也、名節錄引明良洪範

川井與

川井與、諱清修篇以篤學聞、或見與言其父雖事與聞之、泫然

泣下、謂左右曰、鵠梟入室、速驅出之、其人不肯去、懇乞教、與乃責曰、子之至於斯者足也、告於我者舌也、舌與足皆親之遺體也、以遺體毀本體、天地之所不容、罪莫大焉、語畢、復泣、其人瞿然伏、他謝罪曰、請從是改行、與乃謂其父曰、古人有言、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令子可與爲善、但以不學至此也、其人竟以孝行名於郷里、續近世叢語、續先哲叢談後編

小河成章（小河成章）號立所、平安人、受業於伊藤維楨、當時崇奉堀河學者、皆以辨駁理氣心性之説、爲專務、其事實踐躬行者尠矣、成章特先躬行、而後言論、嘗定學規三條、揭諸齋壁、

其一曰、反求於己、勿責於人、二曰忠以盡己、恕以待人、三曰不逆人譴、思己不信、又書云、人之氣質有萬不同、其造道之方、亦各因其材、敎戒之目、固非三條之所能盡、然平生所以爲學者、不在於此、則雖有可觀者、不足以爲學矣、續先哲叢談

富永仲意（富永仲意）元祿間以瘍科鳴、爲人質直、細川侯臣某有病、急招邸醫某、某曰、方食、少遲之、時仲意在座、責之曰、藩士有急、而子以食辭、豈侯祿子之意乎、吾恥與子交、某大慚、亟赴病家、皇國名醫傳

中神孚（中神孚）號琴溪、近江人、業醫、嘗爲一侯治其宿疾、侯饗之、有老臣謂孚曰、寡君積年沈綿、一朝如洗、誠荷厚惠、然腸胃新受劇藥、今後宜加調養、願聞其藥方、答曰、孚疾醫也、唯知藥之可以攻疾、未知其能養人也、雖然有方、請試陳之、夫節飲食、時起居、而氣不鬱滯、非所以養脾胃乎、遠少艾、警淫佚、而精不虚耗、非所以養心腎乎、斥娛與籟、而才咒在旁、納用輔弼、而讒邪絶跡、非所以養耳目乎、夫聰明不蔽乎外、心腎安於内、四體康強、營長衛育、調養之方如此、何如、侯聞之、稱善久之、皇國名醫傳

名越克敏（名越克敏）號南溪、以文學仕水戸、爲國史總裁、時老臣太田資厚購獲矮几、直數十金、刻鏤精絶、備極奇巧、一日出以

示克敏、克敏曰、君爲國之元老、宜以節儉率下、而購靡麗無用之具、以競奢侈、此亂風化也、資厚大愧、文苑遺談

小宮山昌嶠（小宮山昌嶠）以文學仕水戸侯、少時性急、不能容忍、父昌邦自書忍字、以扁其室、以戒之、昌嶠因自作箴、起臥必省、其麁暴之性頓改、文苑遺談

瀧長愷（瀧長愷）號鶴臺、長門人、受業山縣孝孺、仕長門侯、嘗飲於一權貴、酒酣、主人問曰、凡爲治、和漢孰難孰易、孝孺曰、漢難哉、曰何也、曰彼使不學之人秉持鈞衡、則下必恥受其制、我則雖不學之人、不恥受其制、是所以漢難和易也、一坐失色、其人以告君侯、君侯曰、諷刺公等、唯此老、先哲叢談

宮崎奇

宮崎奇、（常之通）尾張人、受學於伊藤東涯、其作文溫雅、詩亦直率、書學趙文敏、深得其筆法、人得隻字半行、以爲至寶、又妙墨竹、當時淺井圖南（名直）、御園原尹（名中渠）、山科宗菴（名讓富）、並稱爲平安四竹、筠圃居其首、請畫者日尋踵、一日母謂之曰、恐人以汝爲畫工、筠圃深懲悔、自是誓不復作云、（尾張名家誌）

中西維寧

中西維寧、（詳傳篇）舍江戶南芝、同僚某別、其人少長於君侍寵專權、維寧取磁盃十枚毀一、與之、其人愕然未言、維寧除曰、戲盈之理也、且與使偶竟奇也、不如使奇待偶、其人感謝、後自抑損、終身不敢（先哲叢談）

小河寬

小河寬、（詳氣節門）善森武兵、武兵仕相馬侯、爲金奉行、寬見其女衣服華麗、問之、武兵曰、寡小君賜之、曰、監金之家、莫如斂衣疏食、若何不辭、曰不得命、曰、得命者失官、不得命者失身、武兵大服其言（同上）

吉益爲則

吉益爲則（號東洞）以醫術鳴於一世、嘗應山崎侯招、詣之時、侯語次及政事、爲則從容問曰、聞君侯喜僧徒、何故、曰、與彼談政事得失、欲以爲吾補、爲則欸曰、君欲求治道、其志可賞、然問之僧徒、夫僧者捨親斷妻子、以爲其道、政者親親以敎導妻子爲道、僧何知妻子情、是實緣木求魚也、侯聞之大悔（備忘錄）

千宗佐

千宗佐、茶人利休耳孫、世世繼業、居京師、受紀州侯祿、宗佐之子喜讀書、遊伊藤東涯門、宗佐誡之曰、汝勿問學、吾家自先人業茶事、又以是受祿、顓茶道天下無益之事、爲識者所笑、汝若爲問學、自生厭家業之心、汝必廢業、是破先世之業也、汝決勿問學、吾業固無所用學問也、唯可守先人敎、勤其業也（備忘錄）

井上仲八

井上仲八、（小出孝義）多力、以擊劍知名、一夕有盜入室、執之擬刄、問曰、爲盜幾年、曰夜來唯一之間、鄉曰西郡野人、爲父所逐、無所得食、仲八使之食、即拉之、如其村、屬村正曰、爲我奴畜之、如逃則來告、我必索得殺之、村正許諾、盜恐不敢逃、居二年、日夜勤苦、村正知其悔、爲請歸其父（近世叢譚）

堀勝名

堀勝名致仕居本莊、時有葛西彥四郎者、仕有吉氏、新襲父祿、勝名遣人招之、彥四郎意勝名必詢主人家政也、即詣之、勝名酌酒飲之、正色謂曰、今日所以招足下者非他、有返言足下、老夫往年居京町時、聊父某語曰、人非忠信不可一日立、況居大官者、不可須臾忘、若失忠信、假令有智慧、亦無所用也、老夫服膺至今日、然不才別無爲、一事唯至忠信二字、遵奉未嘗有所大缺損、今幸致仕、足下有吉家之門族、忠信二字尤爲切要、因以此歸足下、足下

竹股當綱

勿輕視是尊人遺言也銘心決勿忘焉（高灑氏著隨分録）

米澤鷹山侯時諸士請自出墾荒田竹股當綱聞之感其忠誠流涕曰卿等念國至此國政必振僕亦宜荷鉏先之然身任劇職不可一日曠務嫡子友彌雖不肖使之代執役卿等幸善教之諸士皆固辭當綱不肯趣命友彌率家人著簑笠出與諸士共事室老請曰君爲國老臣而郎君簑笠出門過街市似不可宜使郎君至郊而改服就役當綱大怒曰若爲一家之長而發如此言果何謂也夫我之所耻立群臣之上不憂一國之安危唯耽一身之安樂是我大耻今爲國家簑笠荷鉏何醜之有諸士皆念爲國以

執太刀手提鉏钁汗于山野泥土夫爲君赴難不顧一身是士之本心亦於是可見矣諸士美事莫大於此予今爲老職宜先衆就事然不可一日曠職不得已使友彌代予友彌年尚少或以之爲耻汝宜俾勉勵執事今也不然汝爲予家之長其言如此何也竟使友彌率家人簑笠出門赴野云（米澤政事大略）

綾部道弘

綾部道弘（出孝友門）敕其子安正曰道不外於人倫勿馳空文以遠日用凡事無害於義者須從時俗勿妄違國禮也（近世叢談）

佐藤廣義

佐藤廣義（讚岐人）仕巖村侯擢爲老職侯妾舉家子賀妾者皆以其爲母侯家之重獨廣義入內毅然正色曰爾自今之後勿恃有子以驕肆侯家禍福在茲爾禍福亦在茲矣座者悚然（同上）

安井完

安井完（號滄洲）飫肥藩人質直好義有要親姻乞貸者以告完完從而貸之其人懼曰以先生齒德俱尊宜有以誨焉而反貸之慢小人也完曰貧富天也予不幸生於貧人之家乞貸爲生將如之何今親姻貸於予者以予力足贍之耳乃生民之至幸者是不可亦賀邪其人頓首而謝（息軒遺稿）

淺野重

淺野右京大夫齊賢爲世子時學武尤長馬術一日與同僚世子赴備前國主池田治政招治政請客試馭於其圃

齊賢固辭以手足疼痛治政自恃元老强之辭色頗勵齊賢曰家父（重晟）背誡某曰馭術爲武技之一平素不可不尤講也然較其優劣於稠人之中是厠卒之爲耳汝無爲也是以敢辭治政赧然整容曰某過矣某過矣顧謂其子齊致曰汝須記右京君之言矣於是試馭遂寢（文恭公行達）

皇朝金鑑卷之四十九終

皇朝金鑑卷五十目次

臣道

孝友上　五十五條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代田有恒　校

臣道

孝友上　五十五條

孔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我邦歷世諸帝、以孝道治天下、故帝王讀書、必先孝經、若夫天智、桓武之純孝、仁德、稚郎子、清寧、顯宗之友愛、上已以是導下、下安有不化者哉、是以王朝之盛、至性友

愛之士、多出於衣簪之家、施及山林閭閻之民、以孝聞者、前後輝於簡册、王風之衰、上之天子父子相夷、下之藤原氏兄弟相鬩、至於源氏、則弑其父、戕其叔、恬不之怪、賴朝崛起、亦受其遺風、殺叔之與弟、如屠雞豚、及足利氏父子兄弟迭尋干戈、爲上者如此、爲之下者何遑脩禮順、孝悌之風、無聞不亦宜乎、唯平氏有一重盛純孝至性、濁世之麟鳳也、平氏雖其家風、宗族相和、則源氏之所不及、應仁以還、英豪割據、唯勇是視、以捐生殺身爲榮、其弊睚眦殺人不顧、於是復仇得名者、往往而在、如松本某、牧野成里、里見元勝、飯尾兼晴、比比皆是、然是蓋衰世之事、而非國家盛事、何者王法殺人者死、王法不行、而後有復仇之事也、及德川氏世承平二百餘歳、復仇之風雖未掃地、然藩侯有至性若水戸義公、備前少將池田武州、上杉彈正者、下至列國細民、往往有以孝聞者、豈非化行於上而俗美於下故乎、今先孝養、次之以復仇、復次之以友愛、王朝嚴申復仇之禁、今也表之、似與王法相戾、然彼皆出於至性萬不可已、而一切抹之、殆似不可也、作孝友篇、

大部路祖父麻呂

大部路祖父麻呂、父石勝爲漆部司令史、元正帝養老中、坐盜司漆、處流、祖父麻呂時年十二、弟安頭麻呂九歳、乙麻呂七歳、同言臣父盜用司漆、將以養臣等兄弟三人、願没爲官奴、贖父罪、帝感其孝、許之、續日本紀

大中臣正棟

大中臣正棟、嵯峨朝爲內舍人、正棟幼而警悟、孝順天至、遭父喪、殆致毀滅、服闋、就學、以幹敏稱、已而喪二兒、正棟忝有出塵之志、頻經家艱、觸事感動、遂披剃爲僧、改名壹演、三代實錄

藤原吉野

藤原吉野、仁明朝爲中納言、侍淳和上皇、上皇晏駕、果表辭職、吉野性至孝、定省溫凊、造次無違、其父嘗聞有鮮肉、遣人索之、庖人以吉野不在、靳不與、吉野歸而聞之、大悔恨涕泣、責讓庖人、終身不復食肉、續日本後紀

藤原有國

藤原有國事嵯峨帝、少善事父、父輔道嘗爲豐前守、有國

隨父赴任。父病暴卒。有國請命秦山府君。祈求懇至。俄而父蘇。人以爲孝感。古事談 十訓抄

山田古嗣

山田古嗣天性篤孝。文德朝爲相模權介。幼喪母。嘗讀書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文德實錄

藤原衛

藤原衛。內麻呂子。二歲喪母。五歲始聞之。哀慕動人。內麻呂奇之。立爲嫡嗣。文德朝爲右京大夫。文德實錄

藤原良縄

藤原良縄。父大津爲備前守。良縄仁壽齊衡間拜春宮亮。父在任得疾。良縄聞而欲輙奔赴。帝不許。及凶問至。嘔血氣絕數刻乃蘇。因去職。三代實錄 貞觀初轉左大辨。其母紀氏

爲尼。居山城眞如院。良縄割俸祿。充香火之資。至此紀氏寢疾綿綴。良縄扶侍不違左右。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及其沒解職。哀戚過禮。殆至毀滅。三代實錄

紀夏井

紀夏井。清和朝爲肥後守。母亡居喪過禮。建草堂。藏骸骨。晨昏無異生時。惟崇佛經。日讀大般若經五十卷。以終三年之喪。同上

藤原良仁

藤原良仁。長良弟也。清和朝爲中宮大夫。良仁少好學。性至孝。丁母憂。哭泣歐血。絕而復蘇。尋病卒。三代實錄

下毛野公助

下毛野公助。父武則攝政兼家隨身也。嘗從父賭射右近馬場。不務。武則怒撻之。公助伏而受之。人曰何不逃。公助曰。父老足弱。追我疾走。則懼致顚躓。若有損傷。是重吾罪也。聞者感歎焉。古今著聞集

藤原實行

藤原實行有才學。近衛朝爲太政大臣。性至孝。親有疾。衣不解帶。晨昏侍養。遭父喪。藤原基俊來弔。繫和歌於梅樹曰。伞加志美志阿流自我保珥氏宇迷我延能波奈陀珥和禮珥毛能乃多利世余。實行感傷。答歌曰。禰珥加倍流波奈能須我多能山加志玖波多陀古能毛斗烏加多美斗波美余。今鏡

平重盛

平重盛資性忠恪。中外屬意。平家物語 二條帝之崩。諸寺會葬。延曆興福二寺爭席構兵。時有訛言。後白河上皇陰命僧

徒討平氏。清盛聚兵爲守禦備。重盛堅執以爲妄。乃告上皇宮。會上皇將幸六波羅。自開論重盛。乃扈從還家。清盛稱病不出。上皇乃還。重盛送之至宮。還見父曰。乘輿臨幸不亦榮乎。清盛曰。世有密計。所以不謁也。重盛曰。保平以降。敵愾勤王。功在吾家。吾苟奉公無貳。上皇何疑我。我苟猜懼。則浮言益起。願大人敬上鄭下。勿生疑阻。清盛嘆曰。驛量何大也。

藤原成親結黨竊謀滅平氏。事洩。清盛怒。流成親父子及其黨與。將幽法皇於別宮。大召子弟臣僚。於是平氏親族戎服畢集。清盛弟重盛後至。及中門。宗盛見其烏帽直衣。

引袖尼之曰，有大事，大人既甲，兒何獨綏服。重盛曰，此吾家私事，何謂大事，吾忝大將之任，不可輙擐甲，若凶徒犯闕，王師失利，雖丞相之尊，亦不得不戰，今所謂敵者爲誰，不見敵而擐甲，將誰與戰。清盛望見愧服，不暇解甲，披素絹衣自蔽，迎兒曰，今日首事者法皇也，吾將徒之他處，卿來何綏。重盛默思久之，乃流涕曰，相國而戎服，兒所未聞，況薙髮歸佛者乎。佛說曰，四恩國恩最重，我家雖桓武之裔，中葉衰替，未嘗躋膴仕，不將軍剪誅將門，賞不過受領，先大父刑部卿，造長壽院，始得昇殿，當時猶謗之，而大人遭逢盛際，榮踰祖先，不肖如兒，亦居樞要，一門采邑殆半

皇朝名臣錄卷之五　十

天下，國恩之大如此，而一旦背恩犯上，祖宗震怒，亡無日矣。且大人之功非不大，然闔門受賞，未必無濫，法皇惡我，亦不爲無由，幸而其謀漏露，大納言就擒，法皇誰與圖我，我速罪其黨，奉公無貳，不以往事爲纖芥，神必佑我矣。大人縱欲抗法皇，兒决不能從，何則兒受國厚恩，不忍背之，但當帥手兵二百，護衛法皇耳，雖然悖逆如義朝，亦兒所不忍見，進退維谷，大人必欲上請，先斬兒頭。清盛憮然曰，我餘齡無幾，所慮者子孫耳，善爲之，乃起。重盛顧諸弟曰，大人老悖，卿等何不一諫，起謂兵士曰，大人縱欲出兵，卿等不見吾頭，慎勿從之，乃還。恐清盛遑怒，遣使令兵士曰，

吾有所聞，欲來者來。衆驚曰，內府愼重，此必有故，乃爭先赴之，淸盛第無復隻兵。淸盛大驚。二日，重盛召平家貞、貞能曰，卿爲我告大人，法皇聞舉大事，命重盛討大人，重盛不得遂命，然亦不敢背大人，將以身固請，但恐大人聞之驚怖失措，故遣二人護衛。二人往告，淸盛懼曰，吾過矣，卿爲我往謝。二人還報，重盛嘆曰，子而刼父，吾罪大矣，乃泣下，左右階涕。重盛令衆曰，吾有所聞而召卿等，尋知其妄，卿等速還，異日或有所召，愼勿遲回。法皇聞之，流涕曰，以德報怨，重盛之謂也。源平盛衰記

僧某，不詳名字，事母至孝，而家甚貧，其母嗜魚，僧常買而

孝

皇朝名臣錄卷之五　八

羞之。時白河上皇嚴禁屠殺，不能得魚，母絕食幾死。僧悲惋，自往桂川，捕得二小魚，巡吏執之，并魚送於官，法司鞫問。僧抆淚曰，法之所禁，誰不遵守，况身在釋門，罪不可逃，但我母老且病，非肉不食，今雖放此魚，不可復生，幸饋母所，聞一下寃，則雖就刑不憾矣。辭氣懇切，吏卒感泣。上皇聞之，賜金帛赦還。古今著聞集

藤原長親，師賢之孫，後村上朝官至中納言。長親有文學，事親而孝，弱冠丁父憂，行三年喪，哀毀過禮，服未闋，帝崩，賜素服，長親悲感賦和歌，詞意悽惻，時人傳誦。續史日傳　新葉和歌

生

膽屋久治

膽屋久治義朔子。義貞北國之役，瓜生保與弟義鑑奉義治起兵杣山。義治時年十四，與保等共擊走足利高經兵。威日盛，遂遣義鑑等降，爭獻酒饌，犒飲連日。時義貞義助在金崎，爲敵所圍，內外斷絕。於是義治愀然不樂。義鑑進曰，郞君何爲不樂。義治曰，向者寇敵事殊可喜。然皇太子及我家大人，久在圍中，苦戰飲血，而吾獨飲酒，何心能樂。義鑑掩淚而起。宇都宮泰藤聞之，奮曰，將門有將，果不虛矣。太平記

磐田彌三郞

磐田彌三郞，其父性意，事畠山義深。因請之亂，出走，性意亦走至駿河，爲今川範國所執。彌三郞往請代父死。性意視之，謂非己子，彌三郞固爭不已。範國感而兩釋之。家毛利本天正本太平記

畠勝猛三子

畠勝猛三子，長好義，從勝猛戰死，二弟孝，家貧，山中養母。十年，所陷命不能自存。東照公在駿府，兄弟竊謀曰，吾聞官懸賞購以問石田氏黨，今一人捨軀，足以終養。弟因詣吏，因兄乃縛，母以弟宦游，反接之，以詣府，自言山民誘擒畠勝猛子。有司牛弟獄，官兄，兄不忍去，連夜彷徨獄畔。獄吏執以獻，乃□□曰，請速就顯戮。東照公憫其孝義，特宥二人，令還田，○府下厚給終身。迦史○勝義館武家盛衰記

大七郞兵大

深楠良久，往加賀，依利長。其母爲浮田秀勝保母。慶長中，幕府流秀家父子於八丈島，秀勝母前田氏，利長妹也。時秀勝尚幼，兵大夫母悲之，請官從行，乃託兵大夫於前田氏。時年纔三歲，前田氏善視之。及長，請利長祿之兵大夫。有主性，日夜念母不置，遂辭祿爲僧，名一心。元和中，台德公朝京師，兵大夫邀駕上書，云臣母某在八丈島，願主島省侍。吏論之曰，汝所請有國禁，不能許汝，其絕意。兵大夫曰，臣懇請不哀裁許，臣不敢欲生。意色已決，公感其至性，因欲召還其母，乃使某作書報，其母母不可。公使人諭之，問他所欲，兵大夫拜謝曰，臣以卑賤，不知忌諱，屢陳狂妄，而公容意于此，將何請，臣唯有一願，秀勝君於加賀侯爲外姪，願使侯贈資用於浮田氏，臣母亦必安焉，臣之素願亦得立。公許之，從此前田氏每歲送資用器什於島中。諸侯聞之，爭聘之，郞應再還仕加賀，無何而死。遠州賀長

伊達治左衛門

伊達治左衛門，出羽松江人，寬永中，仕國主堀尾侯忠晴。善事父母，出告反面，定省溫凊，無少懈。饌非甘毳，父母不悅。伊達雖俸薄，食必□鮮醲，不計家有無。朝夕躬自執刀俎，不使人作之，以不知己之所爲也。暇則買魚，謂父母曰，今日幸得魚，割烹□所好。父曰作鱠，母曰作羹，伊達各從命，或爲膾，爲羹，以互盡歡，或□□戲，娛父母快志，以示其健

父母視之猶嬰孺、使令若奴婢、伊達容色愉愉、聲氣溫柔、以奉之、國侯嘉歎、數給嘉穀、國人相語曰、國非無孝子、唯無如伊達者也、孝子傳

中江原樹、號藤 其祖事大洲加藤侯、父隱於農、祖沒、原因事加藤侯、母獨在鄕、原思慕痛疾無已、嘗歸省、即欲作還母、不欲踰波濤如他邦、乃獨反大洲、陳情乞骸骨、侯素奇其爲人也、不許、誓以不事二君、又不聽、即棄官去、時年二十七、初將行也、悉鬻家什、以償宿債、其餘買穀而積之、家其意在還俸米、僅持一百錢行、國史

原晚年患痰咳、每疾累數枕而臥、從愈去之、病革時、其母問之、原懼母之憂、力疾手自去一枕、曰少愈、母曰然、則不日必起、悅而出、原則死矣、川田資深歎曰、先生之於孝、至死不變、可謂至孝矣、續近世叢語

酒泉弘、號竹軒 仕水戶義公、後爲國史總裁、弘事母而孝、起臥必省、出入必告、有病則晝夜侍側、目不交睫、母年八十餘、以天年終、哀慕哭泣、感動左右、歲時追感、言及之、泣涕交下、文苑遺談

湯淺元禎、號常山 有至性、壯歲喪父、哀毀過禮、衰以爲襯、三年不脫、每旦往拜其墓、慟哭而歸、二十五月而止、喪母亦若斯、値其忌日、必薦所嗜者、告以生日之語、哭泣失聲而已、先哲叢談

後藤達、號艮山 江戶人、少而好學、遊林學士門、專攻經義、傍好醫、善事父母、江戶多火災、達十年間七罹災、家財蕩盡、父曰、災厄如此、無復生意、與憂勞拮据、再謀興復、不如西徙京師、安居以終身也、達乃奉父母如京師、以醫爲業、家道益窘、未嘗使父母知之、及喪父、年已過知命、號慟擗踊、氣絶而蘇、三日不食、三旬廬墓、三年寢苫枕塊、不飮酒食肉、毀瘠稱禮、朝夕奠至於流涕、服竟之後、每日早起、點燈焚香、悲慕流涕、家政大小、出入吉凶、必告必報、如事生然、近世叢語、皇國名醫傳

中根若思、號東里 伊豆人、幼有至性、其父善飮、每出醉則歸晚、若思挑燭迎之、一日父醉甚、不辨其若思、大罵之、遂倒樹下而睡、扶持之不起、走反取轎於家、而恐其母不安、曰父宿某許、今夜醉客衆、某家又無餘轎、與兒一宿而還、乃辛父睡還、張轎於樹、護之以徹夜、遲其睡覺、扶之還家、鄕人皆稱其孝、後師事室鳩巢、以文儒著、續先哲叢談

宮崎奇、號筠圃 尾張海西郡人、幼時母灸其背泣焉、母曰痛乎、曰否、兒聞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稟性孱弱、不攻則疾、是所以泣也、及長受業伊藤長堅、父死爲服喪三年、業粥僅給、母沒亦然、世皆稱焉、近世叢語

片山猷、（號北海）越後新潟人、家世爲農、猷好學、西遊京師、師宇士新、遂以儒著、猷少貧、朝夕不給、事親克奉其驩、年老家人以其老病、請用帛易布服、猷却之曰、吾昔者養親、不能使輕暖足於父體、今吾易以是爲、因泣數行下（近世叢語）

香川修德、（字太仲）姬路人、業醫、修德有至性、幼喪父母、每朝起、躬洒掃祠堂、拜跪一如事生、至老不變、母沒、服喪三年、其友瀧長愷贈書稱曰、齡在耆老之間、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可謂松柏之質、經霜彌堅也、（名鶴僊）

五十嵐浚明、（號出浦德門）事親能盡其歡、父母既沒、日必拜其在日坐處、未嘗惰容、其旁雖極忙迫、未嘗誤履其所、與人言、適及父母、輒潸然感泣、或獨坐垂淚、問之、則曰、有念二親耳、聞有孝子、必迎致而敬愛之、詳問其親所嗜物而饋之、（近世叢語）

池無名、（號大雅）京師人、喪母、將葬、親負棺而行、門人止之、不可、曰、母老病不肯見人、膳飲非予所供、則不肯飲食、夫送死人事也、豈可委之人乎、（續近世叢語）

菱田房明、家世仕幕府、隸考工、房明年十一喪父母、哭泣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三日、親戚義故恐其得疾、百方諭誡、則上廁而飲泣、終三年、不敢嬉戲、已長、迎妻有子、歲時伏

臘、見其子獻酒稱壽、必泫然泣下、曰、吾蚤喪考妣、不得一日如爾曹長列吾目下、以事二親生前也、乃翁豈非不幸哉、[illegible]慕迄不樂、（續近世叢語）

井上仲八、世仕尾張竹腰氏、性孝順而多力、母老不能行、常負以行、行止適其意、嘗出見子母爭言、直入其室、其子見之、戰栗請罪、遂爲順子、（近世叢語）

關口滿雅、仕米澤藩、爲步卒頭、年六十餘、其父尙健、滿雅敬養不衰、恒自歌舞以樂、及喪、哀慕如孺子、（人鏡錄）

小田切久藏、仕米澤侯、通國稱其孝、或見其色不樂、問之、曰、扶家父浴、老瘦日甚、言畢泣、泫然承臉、（續近世叢語）

皆川愿、（出文學門）父得風痺、而好遊覽、愿以轎難出入、告官造車、乘之、令人輓而行、躬自護視、（續近世叢語）

此篇輯錄士大夫孝悌、庶人之孝闕如、亦似無不可、然德川幕府執大政、專以孝道教天下、固與鎌倉室町二氏異、其淺於是閭閻匹夫以孝悌聞者、不勝枚擧、是亦教化之所以俾然、闕而不錄、不可也、今錄其卓卓者、列於篇末云、

美濃當耆郡樵夫、事父至孝、家極貧、鬻薪以養父、父嗜酒、樵父常提瓢過市、賒酒以進、一日往山薪樵、誤墜巖谷之際、聞有酒氣、心怪之、回顧其側、有泉涌出、其色似酒、嘗之、芳烈甘美、樵夫大喜、汲以供父、靈龜三年、元正帝幸美濃、

過郡觀之以爲孝感所致遂名其泉曰養老因改元授樵父官家至富饒 十訓抄

智原左平次

對原左平次豐後人幼名鬼松其祖曰閑齋嘗爲僧善書後還俗仕細川侯長臣長岡佐渡其子市左衞門亦善書乃鬼松父也市左衞門父沒後嘆人生無常棄妻子爲行脚僧出家不知其所之鬼松時年三歲居頃之細川侯自豐前移封於肥後佐渡爲八代城代鬼松伯母夫松井某養育鬼松更名左平次及長思慕其父終去肥後蹤跡之入中國遍搜防長二國又轉至藝州廣島物色之稍聞有似其父者云有僧久留此地作繪畫一日晦跡云左平次聞之憮然又趨備前岡山適見路旁有一庵左平次意是或其父所住乃往窺之果有一老僧左平次幼而別父不能認爲吾父否乃入語以父事謂曰貴僧乃非其人耶老僧曰君便爲搜父來乎可爲憐憫也若果使老僧爲父何勝驚喜吾雖不關君事聞之猶且泣下沾袖人世實有可倘如君者我知君所搜之人舊人在某里數年前已去世今尋訪之實無益也不如早歸國也然日已傾止宿此庵意極懇篤明日將別左平次心知其爲父泣咽幾絕然竟不得已歸肥後居頃之仄聞前日所訪老僧者迺其父也則後無幾何亦沒左平次大息深傷其薄命杵築侯感其孝志召而賞之改名姓曰伊藤作兵衞云 備忘録

次郎衞門

次郎衞門會津永谷村村長也牟民以孝悌於是部下無爭訟事父母孝曉起省父母眠未覺則退覺則迎之盥嗽結髮從其所欲冬夏溫凊未嘗須臾離其側出則告所之在他塵不自安人問其故曰恐踐父母坐也正保三年藩侯正之賞之賜米若干次郎衞門辭曰賤民未嘗孝於父母假令臣孝父母於臣父母也何賞之有旁人曰君之賜辭之不敬也乃拜受賜就廩分米少苞之人問其故曰舟運恐罹覆沒父母不能嘗僕陸行使父母先拜賜也侯益悅年賜廩米終父母身 會津孝子傳

徐德政

徐德政明國紹興蕭山人父敬雲明萬曆中歸化爲長崎人生德政少捷悟通閩語官舉屬譯部資性孝順慶安二年父沒又九年而母沒德政居喪盡哀築墳建祠雕石鏤玉百堵皆新時日修祭事死如生終身不怠冢樹皆變白世以爲孝感 長崎先民傳

千布仙衞門

千布仙衞門長崎人有妹偕事母以孝聞家貧無奴婢兄妹同炊無失奉養仙衞門鬢生二毛不娶人憐其獨處勸之納婦辭曰吾母在堂方喜懼交並之時且有妹未嫁藉令納婦有一不順反違初心古人云孝衰於有妻子吾不忍爲也聞者無不感嘆旣丁母憂艱苦枕塊號泣不輟晝

柴木甚介

夜追薦香花夜夢其母執手而言曰我生無憂死亦忘苦優登善所緣汝誠懇妹亦有夢相合益不勝悲慕乃詣寺設齋諷經以薦冥福云（長崎先民傳）

柴木甚介備中淺口郡大島村内柴木農也兄弟三人甚介爲人孝悌幼而喪父爲母所育兄弟分產母愛甚介孝志常在其家甚介善事母夜則以身暖席使母就寢坐其枕側母不寢不敢就枕母若不睡甚介亦不寢母若有病苦終夜看護問其疾痛朝則先母起煮茶以待母起冬則爇薪禦寒夏則設幬拒蚊先入幬中案其無蚊而使母寢之若以事出往岡山先買母所嗜魚蝦或時菓而後辨己

事歸家薦之於母且其納租也先人納之其多少唯從里正所言歲歲量其所餘反之於甚介甚介主其苞樣甚介所作極佳人遂呼爲甚介苞郡吏嘗與米賞其孝甚介歸家拜母曰今賜此米爲有母也若無母何有此賜乎是母之恩也一粒不敢自私母年老欲使其安逸而家貧不能如意今幸以此米任母所用母年八十猶有壯容人惟問之母曰甚介孝行至誠妾至於今不知憂苦何以有老容假令國君之母恐不如妾無憂甚介至孝蓋感神明其所作田亂與桑幾隔一畷甚介所藝善熟一鄉皆化其風爲善莫承應三年國主池田光政聞之深感其孝友召兄賞其孝悌長復其田傳之於子孫時有人問之者曰汝有何意而有若孝悌之誠乎甚介曰非有意爲之食若先母其味不旨夜寢母若不安則寢亦不安其後有人謂里人曰甚介以孝悌長除其田租汝等定有羨艷心乎里人云如甚介非人所及舉一邑賜之亦非所羨一歲熊澤了介巡郡中殊聞甚介家後謂人曰今實見堯舜之民欲賞揭之非言語所及終無言而歸甚介子又曰甚介爲人篤實其子甚介受祖風以孝行聞於世池田繼政與書賞其孝云（孝義錄）

川井與

川井與（字實）東俗稱布袋屋與左衛門京師商也年垂五十

始受業山崎嘉讀小學知往日薄於親赧然慙悔謹身節用務豐父母之歡與嗜酒父母憂之乃不復飲正保中父疾與日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饋饌必自執巾帚捫癢必躬洗滌之起坐扶持之如奉盈不欲人之代己如此三年父遂不起與哀戚踰節饘粥絕口父之執與僧謀從俗火化與悲之然不能奪夜竊送柩葬埋之居喪大抵遵朱子家禮家事悉委妻子非省母不出戶十有九月母又逝毀瘠殊甚通二喪四十餘月憂色猶未去時俗無從禮制者與獨然行之此後有喪服三年者蓋昉於與也後十年與棄商服農耕於郊外其墓父母之心益切言及

五郎作　清十郎　長薰

父母必墮涙、嘗語同志曰、我平生无他工夫、凡動靜語默、取舍予奪、第欲使遺體无受汚名、爾。孝子傳

五郎作、江戸人、居神田鍛冶町、父五郎兵衞、明暦中有罪、捕繫被拷掠、五郎作請吏曰、吾父年老、不勝苦楚、父子一體也、願代父受杖、吏不聽、五郎作籲天大呼、觀者靡不流涙、豐後守阿部忠秋、聞而憐之、命吏代父受責、究治而罪不抵死、乃併釋父子。孝子傳

清十郎、會津小平潟里民也、家貧、賣身爲僕、請主曰、僕有母年老、願夜歸省母、不敢缺事、主異許之、清十郎勉強給使令、善得主意、旁睦其友、夜則歸省、母相距三十里、天曉

孝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　十九

乃來、主未起、掃除門外、待其啓門、藩侯正之聞之、明暦二年賜米賞之、欲擧爲吏、清十郎辭曰、小人有母、恐不能事、母侯益悅、給廩米終母子身、云。會津孝子傳

長薰、會津伊南郷樵者也、家甚貧、父母年老、起居無憀、長薰失明、無他技[illegible]、知近里挽、日爲庸、以養父母、有食則分半、贈父母、腰携一瓢、有飲則以瓢受之、歸餉父母、人則贈飲食、辭不受、強之不聽、日日挽臼、不以爲勞、夜歸采薪供父母、父母疾、瘡痛痒、必撫摩之、談話移刻、只見川有梁、不敢渡、就下流褰衣涉水、人問其故、曰梁下水深、過渡溺死、誰養我父母、不如涉水安也、侯亦聞之悅、明暦三年給廩

甚太郎　長兵衞

米、養父母以終其身。同上

甚太郎、長崎人、家貧、賣菜爲業、早年喪母、善事其父、冬溫夏凊、奉以甘旨、怡然不知其勞也、其父後病狂、且時溺遺淋漓、褌褕汚穢、甚太郎竊親浣濯、不使父知之、早起炊熟、告父所之、擔菜出鬻、父或思之、倚閭頻呼、觀者憫之、告甚太郎、甚太郎急歸、人皆稱爲孝子、寬文中、長崎令河野通定賞之、賜錢十緡、時有平野屋某父子爭訟於官、通定召甚太郎、指觀訟者曰、爾知其人乎、對曰、不知、乃歎曰、此人孝聞一鄕、婦豎皆知之、爾等獨不知、不亦可恥之甚乎、夫父子訟獄者禽獸也、我任在治人也、不忍折禽獸之獄、

孝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一　二十

也、乃嫚罵斥之、訟者慙愧叩首謝罪、其後大悔改行、竟有孝慈之名、詣吏聞甚太郎事、各遺以月糧、官又賜六百兩、以旌其閭。長崎先民傳、國史

長兵衞、大和葛下郡今市人、有姊名伊麻、姊弟皆有令質、善養其父、姊爲人婢、其地相距十餘町、居主人家、役畢、每夜到今市、孝養夙歸主家、有年所、弟以造桶爲業、每晡省父、詣壇寺、歸供晡餐、日經廻數里、勤業歸、復詣寺、盡力孝養、寬文十一年、伊麻年殆六十、猶不懈、會疫癘大行、邑人多死、父亦患癘、姊弟竭心百方、用醫藥、不曾有驗、醫士謂用鰻羹則可治、二日[illegible]、姊弟徧索之而

不得、是日晚伊麻出汲水、歸水缸中有物、惟見之形似蛇、驚遽點火認則鱣也、姊弟抃躍、拜天感謝、卽以食父病忽得痊、里人傳聞、來乞其餘、予之、患痢者食之皆瘥、鄉黨咸稱其純孝、事聞領主、乃召姊弟、賜俸米、以旌閭里。野史引今市物語故事要略

中村五郎右衛門

中村五郎右衛門駿河今泉村人、善事父母、定省無怠、雖有家僮、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洒、天和二年、官旌賞之、世世復其田、五郎右衛門頓首曰、臣蚤喪父、今而尋思往事、其罪不少、父嘗出飲、夜深而反、叩門戸數刻、闔室熟睡、無應者、父不得已、鑿墻而入、嗚呼其子在家、而使父不得入、豈非不孝耶、謹辭。近世叢語

深谷村民

仙臺深谷村村民某逸其名、其父失明、某夫妻善事之、以孝聞、父好釣魚、某負父往磯淵、餌鉤使父垂釣、而恐其墮水、纒於父帶、繫之於木、以耕其旁、妻時烹茶、行慰之、父甚樂之、無日不釣、藩侯伊達綱村賞之、永免其租、與金三十兩、以資其奉養。玉襺隱見

彌作

彌作常陸玉造村人、早喪父、家甚貧、彌作性愚而篤孝、事母甚謹、其妻嬰病、不能致養、彌作去之、獨與母居、家無田產、傭耕給食、母老病不能行、方農時、憂母之獨居不樂、負之至田頭、持茶果慰之、冬夜無衣衾、彌作憂之、脫己衣進母、母亦不肯著之、彌作卽竊其熟眠、而蘊覆之、防擁百方、終夜不寢、或使母臥爐傍、煨炭爇之、將出必謂近隣曰、吾有事而出、願爲我護母、母常摶飯而與之、彌作受而懷之、疲勞終日、竟不敢食、及歸出以給母、母有疾則晝夜侍側、母思食魚、則至水際捕而供之、平日飲食必從母意、母遊村里佛寺、必負之而行、彌作年四十、母常勸再娶、彌作曰、貧窶至此、奚娶爲、遂不可、母性嗜酒、彌作日買而勸之、延寶初、水戸義公南巡過玉造、卽臨彌作家、賜金若干、謂曰、此非我所與、天賜汝也、因召村吏、命買田與之、又命中村良直爲之傳云。東藩文獻志

大串昌德

大串昌德常陸田方村人、昌德幼而至孝、起居飮食、唯父母所命、性篤直謹愼、未成童、每日夙起、省父母、爲梳其髮、問衣之寒燠、視膳調味、父母食畢、而後就食、隣里感嘆、年二十二、喪父、哀慕不輟、事牌位如常、家多負債、貧窶愈甚、而憂色不形於面、事母愈謹、母將寢、則必設衾席、冬夏溫凊、皆得其宜、母寢未睡、則在側談話、待其眠而後退、兄介內失明、昌德事之如父、妻亦善執婦道、竭力孝養、母既老、每出行、夫妻扶之、過溝瀆、必負而過之、介內感其孝、每曰、汝竭誠事親、勤勞尤至、宜少休焉、昌德曰、家若富饒、必得盡孝、今家貧困、不能如母之所欲、爲可歎也、然而所願則

次兵衛

安母心而已、母兒與人語、及其事、未嘗不流涕、元祿中、水戶義公臨其家、見而感嘆、遣人告之虛公、公賜書褒之、且賜銀若干、遍示境內、以勵孝養之風、（東藩文獻志）

次兵衛、常陸村松邑人、次兵衛事父至孝、元祿中、父得病、而氣絕、次兵衛抱之號哭、族人聲而內之棺、次兵衛曰、我父必蘇、開棺出之、會義公過那珂湊、侍醫鈴木宗與從焉、初公常謂侍醫曰、雖扈從在途、有請治者、宜不告而速行、宗與適聞此事、即至其家、與藥、父果蘇、宗與歸而白公、公大喜曰、天使汝救彼、至孝感天、乃此乎、彼家貧窶、食必不往、乃賜米及菜魚、明日公臨其家、賜金若干賞之、（桃源遺事）

七三郎

七三郎、加賀藩法興寺村（越中）人、元祿十三年、其父有罪繫獄、七三郎詣吏自劾曰、臣父無所預、犯罪者臣也、吏再三詰難、其言如初、於是繫之於獄、已而其母又出訴曰、犯罪者非妾夫、乃夫之弟某也、證以某手書、吏執某鞫治、果伏罪、吏乃怪詰七三郎、七三郎曰、臣父年老、時又向沍寒、臣不忍使老父一日在牢獄、叔父之罪亦不可告、故自冒罪、敢行欺詐、若罔上之咎、固非所辭也、藩侯綱紀大感其篤至、與金賞之、又給俸二人口、以終其孝養、（前田家譜）是後加藩封內、請代父罪者數人、今皆省略、

清七

樵夫清七、河內日下村人、清七獨與母居、母壯也、爲富商乳媼、口慣美味、不能蔬食、清七力儉奉養、其采薪也、先人而出、後人而歸、其薪常倍於人、乃分爲二、一供今日之費、一資母不時之需、一夜母欲食鶉炙、適有砉然觸[illegible][illegible]、出視之則鶉也、人皆以爲孝感所致矣、（年山打聞　近世叢語）

皇朝金鑑卷五十終

皇朝金鑑卷五十一目次

臣道

孝友中三十五條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一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德進　校

臣道

孝友中 三十五條

孝子

正助、筑前武丸村人、孝行天至、父年六十得風痺、起居不便、正助抑搔扶掖、克適其意、有妹嫁人、父欲之、見則每自負以往、父嗜酒、正助日就隣村沽之、久之、酒家感其孝、辭價不受、正助以爲濫得、非廉也、乃之他而沽、凡父母

所欲、無不即供、未嘗與父母同井泉、修葺不敢自乘屋、畏父母在其下也、父母之杖屨、祇敬之、不敢近焉、嘗娶妻、雖甚相善、順父母之養、出之、父年七十餘死、正助哀毀骨立、日詣墓前、語言如存之日、母亦既老矣、自非徭役農務、不離其側也、(續近世叢語○孝義錄亦載正助事、頗爲詳委、正助事已出清德門、故姑取本書、)

吉兵衞、長崎人、有弟曰久兵衞、其妹曰福、三人偕事母、借居野口某、同爨積年、家無儋石、菽水盡歡、兄弟以縉席爲業、晝則經歷通衢、昏則歸來、母子相對、和順怡怡、有寺曰永光寺、母常牽杖詣焉、三人先後趨從、或逢風雪雨露、則負母詣寺、兄弟不娶、女亦不嫁、意恐以家室之累、失母之歡心也、野口氏擧家出、則託吉兵留守、自晨迨夕、坐不再遷、曰不他顧、隣保服其誠愨、元祿季母以天年終、三人居喪甚謹、未幾兄弟相尋而歿、年並過六旬、女特存在、寶永三年奉行佐久間信尙賜物、甚渥、褒揚孝友、以風勵四方、(野史引先民傳、夜話、)

僧宗融、肥前長崎高雲寺住持也、天性至孝、養其母於寺中、母常好魚、寺中素禁葷酒、然其母自少嗜魚、今而禁之、老衰益甚、性命難保、時時買魚、托之門側人、割烹以薦母、寺貧出無僕從、嘗一日出過市、有販鮮魚者、借錢於知人、沽之、貫以藁、躬自提歸、割烹以進母、不厭人嘲笑、然有學

德、爲人所稱云、(備忘錄)

佐伯孝思、江戸屋工也、幼喪父母、爲祖母所育、家貧、孝思力儉供養、祖母八十病聾、孝思不侍則兒啼不食、孝思蓬髮垢面、日夜抱負、抃歌兒戲、適其意、久之沒、孝思孺慕涕泣、吊者無不垂涙、(近世叢語)

竹松、江戸小梛町人、享保中年九歲失母、與父共居、父盲而家貧、竹松日販蔬菜、得二三十錢、買米爲粥、進之於父、自食豆腐滓、幕府召之町奉行所、賜銀子、以賞其幼而有孝、又命其市內、使養育竹松、竹松身小如七歲兒、人皆謂蓋其勞瘁之所致、(備忘錄)

與五兵衞

與五兵衞、下總小濱村闕郡人、事老母有孝、或人聞之、至問其狀、與五兵衞曰、所謂孝行者、僕實不之識、其人將還、老母在側、乃問曰、聞媼子有孝、眞然否、媼曰、與五兵衞孝行素無足言者、唯平生無違言、往他必三告、無一夕宿外、本年年三十五、然不娶婦、曰若迎婦、不稱母意、悔之無及矣、其人聞之、流涕感嘆、乃謂與五兵衞曰、以何如心事母耶、曰、平生無罣心者、唯常不蹈父母影、一夕不去母側、無忤其意、唯是已、備忘錄

市右衞門

市右衞門、備前岡山人、幼而喪父、伯父五郎右衞門取養之、視如己子、市右天性良易、思伯父恩、敬事如父、五郎嘗周旋盜物、得罪入獄、市右時年十八、大悲嘆、持衣服食餌、至慰問之、居六年、享保十年冬、仄聞伯父將處死刑、悲泣、卽申訴願罪臣、幸宥伯父罪、其言懇切、國主池田繼政聞其爲人、大感其至誠、賜米二十苞、出伯父於獄、曰、赦期已至、非爲市右故赦也、有家僮淸吉者、當市右申訴、出家、不知所之、五郎遇赦、久之、淸吉亦還、問其故、曰、不忍視市右悲嘆、往於伊勢、祈之於大神宮也、人皆賞市右篤志、僕亦類之云、備忘錄

藤次郎

藤次郎、備中小田郡尾阪村里正也、善事老母、天寒暑熱、尤悉心看護、母寢時、在其側伺母快眠、而徐退、夜半又然、其母嗜酒、藤次烹肴薦酒、呼婢爲伴、藤次亦飲、或時唱諸戲舞、使一家男女謔笑、母亦爲之欣然、母所食必自嘗、其近地有劇場、則不厭其費、使母視之、以慰其心、家貧有負債、然不使母知之、恒囑其妻孥僕婢、曰、母年老氣短、時或有言背理、決勿忤其心、寬延三年、國主池田信濃守政直聞之、賜饌與金賞之、孝義錄　備忘錄

貞平

貞平、豐後武藏郡手野村人、生而啞、寬保中、年十八、從其父與母姊共去鄕里、居筑前志摩郡本岡村、十餘年、父死、無所依歸、又還鄕里、鄕人憐之、爲結廬、與父遺田、然母老、姊盲而手足不仁、貧困殊甚、然無故、一飯不乞於人、一錢不取於人、適有乞貸、刻日還之、不誤其期、如納租稅、纖無明日之食、決無逋欠、安永五年母沒、人皆謂彼奈何而葬母、時伯父某居梓間村、棺材米醬之類、皆預托之、伯父出所貯鮮衣、爲明衣以葬之、又養姊如母、家無所貯、傭作爲生活、其姊欲出乞錢、爲乞兒之狀、以諭之、貞平流涕、亦以手爲傭作養姊之狀、抱姊留之、領主聞之、賜物賞之、貞平歡喜形於面、以奉其姊、如母墓表、亦建之、孝悌實出於天性、口不能言、耳不能聞、然而自然合聖人敎、其母之死也、悲泣幾絕、過三日食不下咽、伯父作食勸之、始把箸云、禮父母之喪、水醬不入口三日、杖而立、直非虛文、豈貞平之

謂乎。備忘

莊五郎

莊五郎、武藏多摩郡押立村人、善事母、業採樵、妻死有子三人、初家頗饒、蓄婢、至此家貧、沽却田地、自育三子、而事母如舊、不少衰、母嗜酒、莊五日賖酒勸之、一日採薪於山、一日駄馬販之四谷、食小兒以干蘿蔔等、而母則貯米麥食之、又恐母知貧困、如其所賖、乃曰今日有是等利潤、夏則每夕燒草薰蚊、冬則脫已服衣母、置三兒於爐前、與黍團、使之就眠、母則出晝間所買餅糍勸之、如此三十年、近隣皆感其至孝、村老聞之、爲母贈酒一駄、里長川崎某聞之、呼莊五問其狀、莊五曰、某無所記、代官上阪某與米賞之、寬保初有德公賜白銀二十枚、又除其田租、加之以米六石、人皆聞之、亦往往贈之以物、殆致富饒、時母年八十八、莊五五十一。備忘錄 能須佐美 意

林太郎

林太郎、淡路牛內村人、父曰兵助、林太孝敬出天性、年才七歲、夜則綯、晝則耕、少閑則入山采薪、至國衙村源兵衛家、鬻之、所得有餘、乃沽酒歸家以飲父、後數沽酒歸、父云、沽酒飲我、我非不喜、然費錢無益、必止、林太諾、頃之又沽酒歸、謂父母曰、兒有所祈、獻酒太神宮、父母幸酌其餘澤、朝夕之食、父母不食、不敢下箸、一歲林太有事、將往國衙村、時雨雪、父曰木履可往、母曰履行恐顚、履行、林太以爲從父、背母、從母、背父、右穿木履、左穿草履、往、同村人結伊勢講者、父將偕人詣伊勢、林太至源兵衛家、借米五斗、歸之、以爲父旅費、其後以米返源兵衛、附以利子、源兵衛曰、汝今償之、恐不能納租稅、姑持之還、林太悅、歸告之父、父亦悅、共至其家、一反所借米及利子、又更爲新借米、其父欲與共擔、林太曰莫勞爺、兒獨持還、父不許、迭沮語不[illegible]、源兵衛命從父言、林太沽酒來飲父、竟獨擔米還、郡司聞其孝、呼林太問曰、汝何由盡孝如此耶、林太曰、鄙人不知所謂孝行者、唯思莫辱於父者、郡司愈感其志、告國老稻田氏、復其田、終其身、實寬延三年也、林太郎時年才十九。備忘錄

松田傳之助

松田傳之助、安藝沼田郡中調子村農八兵衛子、年幼而孤、其姉嫁藝州侯廝養丹九郎者、無子、養傳之助爲子、一歲丹九在江戶邸、其所直局內失物、其徒七八人皆拘、丹九亦在其內、傳之助聞之、絕食而臥、明年春、年才十二、自謂、至江戶邸、代父受其罪、乃出家、夜以繼日、赴江戶、素無路費之資、飢則彷徨路旁、疲則臥橋上、渡川踰嶺、僅而達江戶邸、告以其情、邸中吏皆感其孝心、無何、其父寃得白、反許稱氏帶刀、賞傳之助孝心、實寶曆六年也。備忘錄

實積妙乘

實積妙乘、天台徒也、栖於山一紀、欲滿其功、不幸而兄弟

龜田窮樂

皆已亡、老母孤獨無養者、妙乘置之其別業、孝養奉事、不少怠、會有其徒故易祖法者、妙乘深惡之、然以有母在、不能去寺、其徒知之、故虐待之、以誡後人效之者、妙乘雖憤激、不能奈之何、爲之鬱悒、居恒不樂、終發心病、彌留之時、母憂其食減、問其所病、妙乘即起而躍、再三、吾壯健如斯、母何憂之、蓋慰母心也、然疾實病、其夕欲修施食法、而不能、請母修之、未終、忽然坐寂、（野史、引尾[illegible]）

龜田窮樂、爲卜者、事母有孝、居京師堀川、母老臥病、有客來訪、隔席談話、時適暴雨傾盆、堀川水漲、水聲瀧瀧、其母聞之、呼窮樂、問曰、彼瀧瀧爲聲者何、窮樂具答以暴雨川漲、母頷曰、然乎、窮樂復坐、坐未暖、母又呼窮樂、窮樂應聲而起、母又曰、彼瀧瀧爲聲者何、窮樂又答如前、母笑曰、然乎、窮樂又退對客、母又亦呼窮樂、窮樂直應聲而往、母又問如前、窮樂亦答如初、客怪曰、何爲不曰如向所答、而數說同事乎、窮樂搖頭曰、否、母年老、爲病所侵、少耄、忘前言、數問之、如始問者、故吾亦以始受問心應之也、客聞之、大感其志之厚、（備忘錄、思齋漫錄）

龜田久兵衛

龜田久兵衛、窮樂義子也、爲木綿商、嘗事其父窮樂、爲迎婦、又分家、居其近旁、久兵黎明訪父居、父睡未覺、乃歸、如是者二三回、父睡覺、或聞咳聲、乃曰、久兵來、於是汲水炊飯、爲食具、而歸、出販必告、歸又必告、不厭寒暑、歸則至問其安否、父不命退、不敢退、其居距父稍遠、人皆感其孝心、相謀、爲求近隣無人家、使久兵居之、爲穿其壁、以通其居、窮樂病痔、下血汙臥具、久兵躬自洗滌、其妻恨之曰、是妾所可爲也、而君自爲之、是外妾也、久兵搖頭曰、否、吾父也、爲父洗之、汝亦雖同予心、中必以爲汙、若少有此心、吾爲父悲之、故不使汝洗之、其妻亦欲伺久兵虛、洗其汙穢、久兵必先知之、先妻躬洗之、其妻終不能先久兵、其至性如是云、（備忘錄）

彌三郎

彌三郎、岸本氏、父曰三右衛門、壯年仕松坂及津城主藤堂氏、晚年歸居松坂鍛冶屋町、業農作、頑愚而與人不和、怒則擲詈妻孥、彌三幼稚、悲泣請宥、常祈請神佛、欲使止父嗔、迨年甫十二三、借錢二緡於親友、始商買廢鐵、僅得賺錢、稍償逋賦及積債、以安父母之心、十四歲與朋友結社、詣太神宮、受享於御師、有魚肉珍味、則苞之、先友歸家、再調烹之、以薦父母、（野史、引松坂雜集）

山口莊右衛門

山口莊右衛門、大和十市郡八條邑人、父與十郎爲邑里正、寶曆中有罪流于伊豆新島、家財田園皆沒入、莊右有母及祖母、備力以養之、贈書於島、以慰其父、久之、祖母沒、欲事父于島、請之地頭、不聽、又聞有大赦、遣弟淸右衛門

義兵衞

于江府歎請往島省父明年有遠江人遇赦歸者來唔語及父事曰且今爲盲人莊右心愈不安有伯父爲僧居高野山赴告狀謀之歸邑屢歎請不措遂達府聽得聽乃託妻於人以衣服器財換路資往航新島與十果喪明居小茅廬乃訪告狀初則疑不信稍知其爲子且驚且喜島中有嫗名福亦能看護來會大悅且夕致孝養有暇則巡視山野土地荒蕪不生菜蔬僅采薢蘚以薦食而已至冬魚蝦亦乏唯種芋保命或栽綿蕒草以換穀久之認得沃土乃蒔所齎穀麥以養父島人見聞或化之一日福竊問莊右曰得無有妻子乎乃答以實福曰卿來已數年一言不

及之何莊右曰父若聞之卻恐惱其意故不語耳後數請宥免島長亦憐之具狀以聞終遇赦擁父而歸（野史引續畸人傳）

義兵衞山城葛野郡西岡川島村農牛右衞門養子也實下京賈人之子襁褓時牛右請育之年甫十歲牛右死獨事母迨明和七年母歲八十三義兵年四十七爲人溫和嫌飲遠色謙己敬人自幼與人不諍不說人善惡親睦兄弟初家貧七歲爲北野富田屋某奚奴十六歲而辭與母家居爲人傭耕或舁轎輓車以得傭錢爲生業每自食糟糠不使母知之甚乏則不食母恠問對曰受他人享飽食每朝夙興調母食及盥漱具備爐火烟草而後赴傭母嘗

三六

患腕脛疼痛梳髮服衣莫不盡心當其食每一匙撿之魚肉去骨以薦之傭於近隣每休憩趨問起居一日兩三回嘗往伏見爲願人業日往來京師三日必歸省有通問川島者必問母安否居半年以母故辭歸每對食拜戴而喫或得魚菓於人携歸以薦母母益耄四肢疼痛不能步每宵扶浴湯夏日拂蚊虻冬夜以懷溫母脛寒烈則擁兩腋令母熟眠而覆衾夜闌按摩弗懈或問曰子事親之道受教於儒佛邪曰否又問子心欲盡孝邪曰否只欲不疎畧耳（西國孝子行狀聞書）中井積善備書其孝狀以示世一時傳稱入禁掖天皇讀狀叡感勅賜義兵以大官蔗霜果御府銀錠

若干（野史引續近世叢語）

三六備後三谿郡大田鄉人父曰文七農民也三六夙失母父性頑老病足虐使三六動輒罵詈三六善事之其妻名蝶亦能奉舅父老數遺矢夫妻洗滌汙穢具湯沐更衣服慰藉懇切如慈母於小兒家貧夫妻以糝爲團飯炙之爐中父至披衣小遺夫妻唯偕笑而任其意父年九十飲食則無異於人且好甘毳魚商至不論價買之不似貧人魚人亦察其意或與魚而去三六一日以三升麥換乾章魚以進膳父曰章魚大則味佳若小章魚有如無也三六大悔卽遽往三郎坂坂距此一里又以五升麥換大章魚

大澤三二郎

來薦之其居在山間一歲大雪魚商不至所貯鱻魚皆殫其父方食憤然不下箸妻謂三六曰若出漁於川蓄魚或可得三六曰如此大雪雖往於河非可得若幸得一尾父喜可知乃與持網罟出一望皓然踏雪至河岸河凍不可下網三六試割氷則鮒鯊爲群爲氷閉塞夫妻大悅即捕獲之歸一冬供父有餘父又嗜豆腐旁近無賣之者父每欲食之乃往三郎坂月不知幾回酒則貯之瓢中三六常侍晩酌父謂之飲則少飲不然雖好酒不敢飲三六嘗與妻偕挿秧三六先往久之妻不來即責之妻曰翁云欲食田螺因採之調理薦父故後三六變色曰吾不之知是以

叱責吾過也一日其妻見村長曰吾夫自昨夕不食以臥妾不知其故願諭之村長乃往謂曰卿何故憂爵乃爾三六曰今年不熟貢米雖已納其餘不足以養老父爲之悶悶村長曰是事易易宜借之里正里正若不能吾能辨之三六爲之釋然近隣贈之米一苞乃示之於父父喜笑曰估此米以製吾酸三六如其言其父悅之夫妻亦大悅明和四年國主淺野侯聞之與錢若干賞夫妻孝（孝義錄 備忘錄）

大澤三二郎上野新田郡牛澤村人事母至孝家貧盡力於耕作兄家富饒而母却以受三二色養爲樂三二雖往田耕鑠數歸家問母安否參神社佛寺必負母行於月於花從母所欲往其身被鶉衣衣母以清新衣又製竹輿其子舁之母久坐輿中厭倦則負之務使母心安人詰輿製之蟲曰唯欲其輕便耳其妻亦孝順事母能盡心人或謂三二聚集蒲花爲褥最宜老人體三二搜索蒲花刈芟爲褥以奉之母大悅爲便此後三二每遇有老人母者必勸之作蒲花褥又善擊劍常帶長劍邑有俠客負氣惡之一日酣醉歸塗遇三二俠者抗言無禮欲決鬪三二辭以有老母丁寧辭謝俠者不聽抽刀欲來擊三二直前搏投之反奪其刀以刀背仍揮之近隣之人走來援之且使二人解恨結和俠者後謂人曰三二孝子也吾向輸彼一著

灰屋巢居

者爲此也固非可爲意者持菓子魚鳥等數饋三二母安永初三二病死云（備忘錄）

灰屋（本氏河本）巢居備前岡山舟著町人初名又七郎幼而喪母叔父一居不娶無子乃養巢居以爲嗣巢居善事父父年老好書又喜圍碁每日招友圍碁若友不來巢居侍側談古今事以消閑年五十餘未嘗一日出游冬溫夏清衣食奉養無不竭心延享四年一居年八十八死巢居悲哀過節厚斂葬之自玆身居一室不與人交斷酒肉喫麁食不剪爪結髮每旦展墓不脫喪服不近婦人不快寐三年晝夜讀經書不關世事笑不至矧執古禮以終喪安永四

藥匠子

年死、年七十九。備忘錄孝義錄

安永中、京師四條大和大路有藥匠、其母躄疾、其子某至孝、看護不懈、醫療無効、酷以爲憂、禱清水寺觀世音、日詣之、未有驗、世諺云、祈禱者投身於臺下、有驗者無異、無驗者乃斃、孝子決意、欲代母投身、於是翻身而墜、而不知人事、所在男女遽驚救呼、會有認孝子者、馳報其家、母愕然、且悲遽、術乃起跳行、促家丁、令赴救、擧家周章馳驅、人未識躄之能起、無幾、衆援孝子、回直問母安否、母聞孝子聲、抃躍趨出、孝子見之、大駭曰、躄瘳矣哉、母始知起步、衆亦驚喜、俱感歎觀音靈驗及孝子至誠。野史引思齋漫錄、

三郎兵衛

三郎兵衛、江戸湯島人、其父又稱三郎兵衛、業賣藥紙、家極貧、寬政年間、三郎兵衛年甫九歲、爲人所拐帶、赴陸奧、途有藥紙、則必拾懷之、每日不懈、騙拐人恠、問、對曰、兒父業賣藥紙、若拾贈之、必悅、又每旅舍對食、必拜父母、時或謂、父母如今何爲、不歎我苦、唯其父母之慕、流涕、令人感動、騙拐人見聞數日、始感悟、愧己之不孝、又悔騙拐爲業、今拐帶孝子、使其父母憂苦、殆不如虎狼、乃謂、送歸此兒於舊里、是後誓不敢爲拐騙、扶兒回抵湯島、問其家、日已黃昏、時父母爲失子、悲泣、騙拐人立戶外、呼曰、送還此兒、請受焉、乃去、父母驚且喜、將謝其人、走出呼之、不及、入問其子、始知騙拐人感悔改心、大喜其子之至孝、其兒追稍長、孝行備至、事聞府廳、賞賜白銀、後數年、嚮之騙拐人、爲僧來訪、時其父已死、兒稱三郎兵衛、爲紙戶、廛舖繁榮、騙拐人入見曰、我昔感子至孝、爲僧修父母冥福、以謝我不孝之辜、今安居草菴、是子之貺也、留宿三日辭別而去。備忘錄、思齋漫錄

龜松

龜松、信濃佐久郡內山村農夫總右衛門子也、上野國境有破風山、以此邑傍山、猪鹿屢出害稼、村人作哨屋防之、總右一日在屋焚火、有狼忽然來嚙足、總右驚顧拒之、狼又咬脣及腮、乃手握狼耳大叫、時龜松出芟草、遽走至、以鎌搭狼口、狼怒嚙之、鎌折、再把父鎌、以柄刺狼口、漸得倒之、總右被疵、不能起、狼猶欲奮躍、龜松以石敲入鎌柄、且毀其牙、狼尙不屈、龜松以大拇指抉其兩眼、竭力笞之、狼死、乃扶父歸、龜松時年十一、性雖不太强、一心竟能救父厄、代官大貫某以聞、幕府賞賜白銀、以表其孝、時天明九年也。孝義錄

傳藏

傳藏、安藝高田郡桂村貞右衛門次子、幼而恬和、尊親愛兄、與他童游戲、無敢爭物、七八歲夙起掃除佛壇、焚香點燈、待家人拜終、至晚亦然、及年十歲、母病、傳藏深憂、其母再爲風所冒、家事躬力爲之、不使母操作、時或涕泣、嘆母

病不瘳、居一歲、母病益重、傳藏不須臾去側、日進湯藥、醫
師曰、食物熱者、不宜、自玆必先嘗、撿其冷熱、凡其飲食、躬
自調理、母不甘食、即求珍羞進之、母食即悦、母不食即泣、
母爲之力食、有暇撫摩肩背手足、佳節人皆游衍、傳藏不
出、一日有伊勢神樂者來、皷吹喧然、邑人麕集、家人亦皆
趨出、傳藏獨居枕側、母曰、盍出見、猶坐泣涕、母曰、汝悲不
得見乎、曰否、母病如此、無心游觀、爲此悲耳、人亦喧傳朝
鮮人來、男女爭先往觀、傳藏獨不往、唯如所進母園茄、自
往摘之、一夜爲烟草刀傷足、血出淋漓、乃至陰處泣、家人
見之、爲拭血、傳藥、時母呼傳藏、乃應聲往、嘻笑如常、一夕

仄聞醫言、母病殆難愈、憂見於面、傳藏用心詳悉、無所不
至、如食物禁忌、一一問之於醫、至二便澄濁、亦皆記臆、每
醫至、細告之、其看護精至、成人不及、母病一年餘稍愈、傳
藏大悦、居不久、母又病乳腫、醫師曰、宜吮膿、膿血臭惡、傳
藏即吮之、無少厭色、唯願母病之速愈、天明四年、村長白
之於國主淺野侯、明年侯召傳藏、賜白銀二百目、時年十
二、寛政辛亥再賜米三苞云、備忘錄○孝義錄亦載大同小異、唯十二作十一
留松、伊賀阿拜郡東條村農忠七孫也、忠七無子、有一女、
名林、往年以隣邑人爲婿、生二子、長龜松、次乃留松、居數
年其母染惡疾、竟去婿、養老父、育二子、力病就農事、使龜

松出仕、已而病滋甚、祖父忠七亦臥病、邑人愍之、告之國
主藤堂侯、天明三年、侯與米賑恤、留松時年八歲、善看護
二人病、或乞人殘飯以進、或拾柴以炊飯、已而母又沒、留
松悲傷、如不欲生、罹惡疾沒者、不能與衆共葬地、特埋之
河旁、有人深夜過之、有兒守墓、怪而諦視、乃留松也、問曰、
何故來此、留松曰、今宵有雨、恐水增至、流失母墓、故自薄
暮來守、其人諭曰、墓地高於水、決無水浸之理、拉留松歸、
其後每雨必往護墓、而事祖父竭孝養、藤堂侯月與米、以
至其成童、爲期云、孝義錄
萬吉、伊勢鈴鹿郡坂下驛人、五歲失父、其母病痞、日數發、

少間即執事營生、萬吉雖幼、助母營生計、病發則萬吉乞
藥、求食進之、日至驛塲、助衆就役、然以其幼、不足養母、乞
旅人負其物、日不知其幾回、得賃錢、以養其母、每過門必
入省母、後則旅人皆感其孝、或與藥、或與錢、以助之、代官
多羅尾某聞之幕府、天明七年賜銀若干、賞之、亦賜俸米
於其母、萬吉時年十一、孝義錄
代吉、尾州愛知郡人、居日置村觀福寺後賃房、幼喪父、有
母及弟二人、家貧不能買薪、拾寺社落葉、或乞之於人、或
憫其幼而服勞、與之以麥稈、日賣物爲生活、或食以饑、若
有肴必持還薦母、一歲爲疾所侵、伏而泣涕、母怪問、代吉

日、日日奔走理生計、今病如此、或死、阿母死、未可知、若然、阿母及二弟、何以爲生、爲之泣而已、母若臥病、則爲具藥餌、而後往商、必懇勤託隣人、與母語亦殊恭謹、不似貧人子、天明三年、尾州侯與物賞之、時年十歳、孝義錄

安次郎

安次郎、尾州春日井郡小幡村農彌助子、幼失父、有妹歳纔三歳、皆爲母所養、家貧不能爲生、安次日日乞食近邑、以爲生活、無幾母病不能起、殆及飢餓、安次竭心看護、又至人家請乞、人若有與食者、持還薦母、有餘與妹而自食、麥稗夏則無蚊幬、芟草終夜薰蒸、使母安眠、母病不瘳、竟死、安次亦能養妹、以其行不似幼者、天明四年、藩侯賜物、

賞之、時年八歳、孝義錄

百之助

百之助、江戸本郷金助町莊八義子、本浪士鈴木某子、二歳爲莊八所養、年稍長、性柔和、與人無迕、養母多病、久在牀、百之憂之、比年十歳、無晝夜、在母則撫摩肩背、母病大發、終夕不寢、扶掖之、暇則偕父鬻菜蔬、晩必歸省母病、薦藥餌、一日無懈、莊八嗜酒、然爲其妻病、家產稍乏、不能飲酒、百之以爲父若生病、柰之何、乃竭心商事、少有餘錢、沽酒、待父歸薦之、敬事父母、不少忤其言、父母皆感喜、每逢人語之、寬政四年、町奉行池田筑州賜銀若干賞之、孝義錄○

本書擧幼年孝子頗多、今才取五條、

吉兵衛

吉兵衛、鐵平石屋阿波德島人、幼喪父、事母至孝、爲人謙恭不語人惡、家貧、製莚蓆鬻之、或出傭作、數歸省母、出不遠行、母厭冷飯、乃朝夕晏炊、母嗜鮮魚、盡力購獲以進、己乃喰粗糲、有故他出、懇懇托母於隣人、慮有火災之警、言之再三、即出、母年老喪目、起臥亦不自由、吉兵常扶掖之、上圊又然、方夜母不寐、亦不敢眠、諄語慰其寂莫、遺矢汙衣服、則夜中浣濯、不使人知之、又或苦便秘、乃燀湯溫腰、又用蜜去痛、若是十餘年如一日、近隣有設湯沐者、乃負母行、浴用意周到、如慈母愛孩兒、有人愛其篤行、請爲義子、并養其母、吉兵不肯、曰、往人之家、若有不如母意、是使老者

抱憂也、時人呼曰孝行吉兵、天明中年凶、國主開倉、救窮民、感其孝義、與母子以九人食、明年再賞其孝義、終身賜二口俸云、備忘錄

平太郎

平太郎、鹽若村屋阿波德島鹽屋町人、父曰清助、母早沒、幼有至性、其父爲人戾而爲衆疏、平太妹曰宇野、亦柔順、與兄共養父、家素貧、父久病、又罹眼疾、兄妹皆幼、殆不能爲生活、親族雖時時救其窮、不能久保、終賣家財、兄妹著鶉衣、見者憐之、平太出爲人傭作、晝則不在家、每夜歸家、歸則撫摩父肩背、起臥扶掖、夙興調理父饌、採薪汲水、不使父勞、作晉給仕人家、出使必走歸省其父、人饋之甘脆、持還

爲父、無何辭仕、歸家、亦又傭作、或供人使令、勞辨生計、然爲父求酒肴、以慰其病、父亦愛平太、有人饋、其父亦必與食、暇則爲近隣汲水、且爲辨其用、以謝平生之恩、人與之賃錢、不受、同借家者皆愛平太、交養其妹、平生與父不善者、皆爲之饋、其父以助之、寬政六年、國主蜂須賀侯賜白銀五枚、賞其孝、時年十五、(備忘錄)

新之助、安藝蒲刈下島人、父母皆病、而二妹尙幼、島民多掃拾松葉、舟載送於都、以爲生計、新之助日爲傭人、負擔至海港、得錢以養父母、二妹早起、炊雜粥、新之助乃具饌於枕側、奉濃處於親、自啜薄處、告以所往、每過其門、必入省父母、問衣燠寒、或進湯藥烟草而去、夜則摩捋肩背、雨則在家捆鞋、與二親語語、以慰藉其寂寥、身恒衣襤褸、人憐之、與以故衣、布則爲敝縟、蔽親枕、綿則爲衣、奉親、己則手巾猶且不能携、人又與以手巾、又輯綴爲其妹襯衣、一日其父謂曰、我身疾病不能就稼穡事、使年少如汝者日勞苦、實不勝憫然、言終淚下、新之助曰、吾翁不外出幸也、在內故焚薪爨亦可以慰心也、其身曾罹瘧疾、若一日臥床、竈烟忽絕、闔家不能舉箸、恐爲親憂、傭作如常、病發則於木蔭岩上、獨爲呻吟、熱去則歸家、執薪水勞、寬政三年、國主淺野侯賜米十苞、賞之、時年纔十七、(備忘錄○孝義錄亦載新之介事、比之稍

略)

八十郎、安藝山縣郡戸河內村農也、幼而有異稟、常侍父母側、敬事如神、過前必旋避、不敢觸犯、及長益盡孝養、朝夕食饌躬自具之、一一嘗而進之、父有所好、乃盡力求之、調理以進、父死、母年老、起居不自由、其所欲往、佛寺或親姻朋友、不問遠近、自負母往、不知其勞、其後母臥病、目亦盲、八十深察、其事事不如意、不常離左右、朝乃曰天明、晚乃曰日暮、人至乃曰某至、往他必告其故、刻期而還、凡自耕耘至其他細事、一一告之、居久之、母亦臥病、湯藥飮食、無不悉心、晝夜不去側、無何母沒、八十大悲嘆、招親故僧徒、歛葬如禮、村長具狀、告於吏、國主淺野侯感其篤志、長復其田、以表孝義、居一歲、八十請村長曰、孝者素我所可務、爲子者之職也、向不圖被恩賜、甚踰我分、天譴叵測、願納貢稅如故、村長固止之、不肯、乃申訴之、侯聞而感稱其志、如其除租、則不聽、(備忘錄　孝義錄)

近江湖邊黃鳥某者、居恒能擬黃鳥囀語、故人呼爲設名、母先歿、事父孝、家極貧、鬻炭薪以爲業、採薪于山、往則告、歸則面、以怡其父、父嘗愛黃鳥、初家頗富、後貧、雖生業無間、養餌盡心、以慰父、已亦學囀語、善熟、時以聞之父、父年七十爲盲、起臥看護不懈、得餠菓、必供父、不使知匱乏、踰

年四十不娶時或戲跌爲小兒戲不令知我年老父歿號泣聲感動鄉里歛葬而後哭慟絕食七日終身不復爲鶯語遂自剃髮廬父母墓側而終（野史引故事要畧）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一終

皇朝金鑑卷五十二

臣道

孝友下 三十六條

曾我兄弟 一條　藤原邦光 一條
長沼兄弟 一條　松本某 一條
牧野成里 一條　匂坂總十郎 一條
里見元勝 一條　飯尾兼晴 一條
甘子大三郎 一條　渡邊數馬 一條
多賀孫左衛門 一條　石井兄弟 一條
谷十三郎 一條　佐佐木清十郎 一條

雄之介兄弟 一條　橘隆菴 一條
近藤忠之丞 一條　北條泰時 一條
増尾春榮 一條　宗像實久 一條
池田兄弟 一條　松平乘員 一條
曲淵吉清 一條　伊藤友親 一條
手友梅 一條　高原秀治 一條
綾部道弘 一條　木村伊兵衛 一條
柴木甚助 一條　與兵衛兄弟 一條
小左衛門 一條　宗四郎兄弟 一條
勘七兄弟 一條　竹藏 一條

岩吉 一條　木塲長平 一條

曾我兄弟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二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代田有恒　校

臣道

孝友下　三十六條

復仇　曾我祐成、弟時致、本氏伊東、父河津祐泰、爲從祖父工藤祐經所殺、時兄弟尚幼、母再醮曾我祐信、兄弟爲祐信所鞠、及頼朝開府於鎌倉、祐經尤被親信、勸頼朝殺二孤、頼朝乃召二兒、及至畠山重忠、和田義盛營救獲免放歸、兄弟已長、欲復仇、屢覘祐經、祐經每出、從卒自衞、兄弟時或望見、不能下手、建久四年、頼朝獵於富士野、祐經從焉、兄弟大喜、遂往富士野、百方狙祐經、乃陽爲警夜者、過列營前、入祐經臥所、祐經已易室、兄弟彷徨、偶有人告祐經所在、曾我物語是夜祐經召倡妓、宴飮大醉酣寢、兄弟擧炬、相視曰、殺醉臥人、猶斬死人、乃呼曰、祐成時致爲父報讎、祐經驚覺、將執刀而起、兄弟揮刀寸斬之、時雷雨闇黑、營中騷擾、兄弟殺傷十許人、祐成爲仁田忠常所斬、時年二十二、時致徑前入頼朝營、爲其舍人所擒斬死、時年二十、距父死十八年、始克復仇云、東鑑曾我物語

藤原邦光

藤原邦光、元享中、北條高時流父資朝於佐渡、令本間山城入道殺之、邦光年甫十三、從母匿仁和寺側、聞父死期在近、與其奴乘商船到佐渡、詣本間所居、曰、我資朝子、至自京師、願垂哀憐、使得一見、本間聞之、會僧延待、經日不許之見、吏請資朝出囚室、洗沐、資朝知將殺、曰、聞吾兒遠來、不得一見、可悲也、正色不復言、作偈贈邦光、遂遇害、僧爲收屍、火之、致骨於邦光、邦光慟哭、投地曰、使我徒視白骨邪、遣奴齎歸、乃稱病淹留、晝臥夜出、伺間以圖本間、一夜候風雨甚、往至其寢、進闖戸隙、本間適不在、本間子三郎熟臥燈下、雙刀倚枕、邦光謂、闖渠下刄大人、是亦父仇、殺之足矣、欲奪其刀以刺之、恐其有覺遲疑久之、會飛蛾群聚、乃唾破紙障、縱蛾滅燈、因入取太刀、以擬其胸、既而謂、睡人猶死屍也、足蹴枕、驚方起、刄已洞腹出背、刳其喉、殺之、出而匿竹叢、頃焉守者覺之、爇炬遍索、邦光欲自殺、復謂、仇既報矣、徒死無益、不如赴君事、濟先志、以兩全忠孝也、出將走、有隍廣二丈許、傍多巨竹、邦光攀之、隨低以達前岸、行逮天明、伏麻田中、追者數十人、呼索而過、迄夜邦光復出行、路遭修驗者、請哀憐救死、修驗者負之至津、適有商船將發、請而附載、追者方至、船已離岸、因獲免到越後、遂歸京師、高時伏誅、邦光出仕後村上朝、爲中納言、

長沼兄弟

太平記

長沼長介、弟長八、甲斐人、家世仕板垣氏、兄弟幼時、其父如信濃、爲座光寺家臣青柳柳介兄弟所殺、其母悲憤、欲令二子復仇、二子既長、弘治二年、如信濃、潛居諏訪鹽尻、窺隙留百餘日、其友增城源八郎、石田長藏、矢崎新九郎、飯室喜藏來援、二子泣謝曰、吾入敵國復仇、事不必成、死吾分也、併殺吾友、恥也、縱令事克成、安保無子輩之傷、子輩死而吾生還、不義也、自殺以殉子輩、亦亡益也、請速歸、子輩不聽吾言、吾忍憤不復仇也、四人不聽、捜懷出一紙曰、誓與共死、盟書在此、而今徒還、何面目見人、既許人以

死、意在復仇、縱令四人皆死、無兄弟殉之之理、兄弟若死敵、四人代復仇、不必殉也、二子不能強之、柳介家富兵多、二子嘗遇之於塗、從者十餘人、二子欲逆戰、僕曰、衆寡不敵、況敵地必有助之者、不如待他日、二子曰、吾自出國、祈神復仇、誓不復生還、今見敵不戰、將待何時、乃與其友四人、併僕十二人、進擊之、敵素強勇善戰、我徒皆負數創、竟奮鬪斃之、甲斐侯晴信聞之、遣人迎歸、命升二人爲子義信臣、常賞其勇、眷顧不衰云、甲陽軍鑑

松本某

松本某、逸其名、父內匠仕越前朝倉義景、而內匠爲人所殺、某時年尚幼、其母抱逃於山中、既長欲報仇、仇家兵備極嚴、墻外環以隍、門戶甚密、某度單身難敵、乃變形爲丐子、入乞食廚下、瞥見烟窻下有井、綆繘汲水、及夜又往、門已鎖、又撤橋、不得入、某泅達墻下、踰入登屋、自烟窻縋井綆而下、綆絕而墮、騞然有聲、家人寢者驚起、呼曰、井中有賊、謀槍刺之、某以爲不可免、亦自井中呼曰、誤墮井、非賊、願救之、或曰、賊也、不若刺之、主人出曰、出諸井、然後殺之、縋而出之、詰問、某佯曰、賤人晝間來乞食、見廚有美羹、欲竊食、誤墮井、願垂憐、合掌涕泣、主人睨視良久曰、盜顏酷肖內匠、命奴縛之、引至冢間、戮之邑中、少年聞之、集者五六十人、照炬火、前後相擁行、途過山脊、有谷、壁立數十尋、

某跳入谷、衆愕然不能繼、某幸無傷、仰見壁上炬火點點如星、遙聞衆人喧呶聲、乃以縛背巖力下上、繩絕、因以泥汚其面、追隨混入衆中、與共還、衆不悟之、還謂主人曰、盜墮深谷、身必粉碎矣、主人勞之、飲里人酒、皆醉、某得間入匿牀下、衆散人定、某匍匐出窺、仇人方擁侍兒二三人睡、枕上有一刀、乃進執刀殺仇人、提首出、侍兒大驚、某揮刀曰、汝勿聲、聲則殺之、侍兒皆恐怖屏息、某脫走、其僕二人追鬪、某反擊皆殺之、入山遁歸、復仕義景云、慶關隨筆　明良洪範

牧野成里

牧野成里、稱田藏、家世爲參河吉田城主、父成繼失邑落魄、弘治二年、客於尾張、一日與室崎城主石川某筑後守圖棊

爭道、鬪諍被害、時成里尚幼、稍長欲復仇、而某已老、成里以謂、斬老人、非夫也、子隼人強健且多兵、擊殺隼人、亦足矣、乃伺其放鷹、伏兵野外、成里挺身出擊殺之、伏兵乃起、擁成里去、成里後仕太閤、受祿二萬石、關原之戰、兵敗剃髮、依池田輝政、東照公釋其罪、仕台德公云、（編年實錄 兵家茶話）

勾坂總十郎、仕東照公、其從兄曰六郎五郎、勇士也、姉川之戰、擊北國勇士眞柄十郎左衞門、殺之、然性魯、其妻通家豎、六郎手刄家豎、遂妻千滿寺爲尼、已而每夕詣寺、會之、總十郎父某、爲六郎伯父、聞之大驚、即痛誡六郎、六郎憤怒、殺之出亡、總十郎欲報父讐、公謂之曰、第二城以內、禁用兵刄、其他所在、即復仇、又謂六郎曰、汝勿爲總十所擊、六郎素勇悍、總十郎不能容易下手、一日六郎與其友渡天龍川、時總十郎持銃、伏堤陰、六郎覘知之、立拔刀擬友人胸、曰、足下亦非同謀乎、友人驚、問故、曰總十在彼方覘吾虛、友人曰、是非吾所知、果然、請速回舟、總十郎卒不得意、其後總十郎遇六郎於伊賀國、終擊殺之、時其子某亦讐總十郎、欲伺隙殺之、頃之聞總十郎臥病、持藥訪之、曰、聞足下受病、希早得平愈、因今齎藥至也、總十郎聞之、曰、善乎子之問病、且見贈以良藥、予實爲慶、乃約病痊必詣其家、可酬厚意也、然病不愈、卒死云、（備忘錄）

里見元勝、稱勘四郎、父內藏介、屬上山滿兼、與叔父越後俱有勇名、最上義光、欲併上山、以利啗越後、謀滅滿兼、越後潛應之、招內藏介、議之、彼若不聽、殺之、伏力士待之、內藏介果怒、責其不義、將歸、力士刺殺之、越後直襲上山、害滿兼、以城降義光、義光用爲上山城主、元勝時年二歲、其母抱逃於成澤、匿於安養寺、寺僧愍之、携走大崎、及長膂力絕倫、憤父死非命、欲復讐、（四家合考 義光物語）時越後子民部在上山、元勝潛行窺之、守禦頗嚴、不能得志、居二年、始得間入城、犯其寢室、燈火黯淡、元勝入撥燈、見民部剃髮方眠、搖覺之、曰、我勘四郎也、欲復父仇、艱苦萬狀、今來見卿、卿已爲僧、我而斬老僧、恐爲人所嗤笑、故回意抑憤、卿莫怖焉、我出家不食數日、爲我設食、民部畏縮聽命、元勝喫飯飲酒、辭曰、今還、監門必怪之、煩卿送我、民部不得已、送至羅郭、將別、元勝曰、我仇不得不報、必殺卿子、民部驚惶走入內、即令士卒追之、不及、是後上山防衞益嚴、不得入城、元勝漆身爲癩、乞食城下、藏刀竹中杖之、民部子常多兵自護、元勝不得近、一日出調馬、元勝進近之、從者叱曰、郎君在、癩子何無禮、元勝佯錯愕驚怖、故爲狼狽狀、近前挺杖刀、斬殺之、走入山中、民部發役徒、然炬圍山搜索、元勝疾走入會津、（玉灘隱見 諸家深秘錄）事在慶長年中、其後潛居仙

寃又爲其妻復父仇紀伊侯賴宣聞之召與千五百石爲旗奉行云（里見重勝墓誌玉滴隱見）

飯尾兼晴

飯尾兼晴（逵丞）之肥後人仕松倉重次松倉氏滅如讃岐寄食叔父兼友之家居二年其老生駒正種譖告兼友賜死初兼友無子養兼晴弟兼勝爲子兼勝坐處刑兼晴泣曰叔父之與汝雖死出官命實正種之爲也我必殺正種報仇亡何生駒氏有難還出羽正種配出雲兼晴變名姓赴之聞出雲國禁外客闌入乃留美作數日與一寺僧相知聞其子院在松江囑僧往得寓焉因仕國老乙部某松江侯以官命監正種構邸寘之資給極厚兼晴夜密出縱火

欲候其出而刺之家人撲滅之如此者再事遂不成未幾乙部招饗正種等十餘人兼晴以爲得時請爲典客匿一刀於亭中導正種至自呼姓名執刀斬之正種不遑抽刀竟斃之家人驚擾兼晴出一封書曰復仇始末在此我既遂素志不敢避死也願莫連累乙部氏無復他語乙部具陳諸官官命處斬兼晴時年三十五（十竹齋文集按備忘錄飯尾兼晴作前野織部叔父兼友作前野助左衞門蓋飯尾變名前野本姓也姑待後考）

甘子大三郎

甘子大三郎叔父長兵衞善擊劍客於小濱士甘子藏人家時二宮權左衞門者亦以善槍聞二人爭技相惡寛永中二人會人之葬中途相遇忿言格鬭長兵衞爲權左衞

門所殺權左因出奔居三年大三郎遇之大津決鬭於山科遂擊殺之大三郎時年十八（若狹守護代記）

渡邊數馬

渡邊數馬仕宮內少輔松平忠雄其父數馬與安藤重信臣河合半左衞門友善而半左衞門殺友出奔竄數馬家數馬潛送諸備前忠雄與祿千石居十餘年數馬死有三子伯季皆不肖仲子受父祿襲稱數馬半左衞門子又五郎一日訪數馬數馬不在殺其弟源大夫出走至江戶匿安藤治衞門家已而事覺又去竄安藝騎將大久保民部宅而民部死又還江戶數馬聞而要之於途又五郎叔父河合甚左衞門仕本多政朝在郡山謂人曰又五郎壯夫

也數馬不能當焉雖家狗狂則噬人不可無戒心我往助又五郎反擊除患害固與數馬姻戚畏怯者異即辭祿去政朝臣又有荒木又衞門者數馬姊夫也聞之憤怒亦致仕往助數馬併從者四人又五郎妹夫櫻井半兵衞善十字槍又助又五郎主從凡十三人寛永十一年十一月又五郎等至伊賀上野又衞門突然走出斬甚左衞門斃之數馬與又五郎相鬭又五郎從者射中又衞門袖又衞門進斬之併傷三四人而刀折半兵衞揮槍來進又衞門殆危數馬從者負傷仆聞又衞門呼喚聲驚起斬櫻井腕而又斃又衞門竟擊櫻井殺之時數馬又五郎雌雄未決又

衛門亦不敢救、呼曰、身親復仇、二人疲甚、少憩復鬭、數馬遂擊斃、又五郎、上野士來問故、又衛門應對無異平日、其後忠雄子光仲、給祿千石、云、（碎玉話、常山紀談）

多賀孫左衛門

多賀孫左衛門、仕京極忠高、兄曰孫兵衛、弟曰忠大夫、有箕浦與四郎、內藤八左衛門者、與孫兵衛爲友、二人殺孫兵衛、出亡、孫左衛門、於是拉弟、去京極氏、欲報兄仇、而不識其面、父客間市大夫請從之、妹之子三田右衛門八、亦來助、而與四郎病死、八左衛門仕小笠原忠脩、受祿五百石、忠脩聞其有仇、擇徒卒六人、附之、寛永十八年、四月、忠脩命使於土井大炊頭、多賀兄弟知之、要其歸路、八左衛

門騎馬、傔從頗多、兄弟與市大夫右衛門八、前後夾之、孫左衛門近前脫笠、呼仇名、斬之、忠大夫繼進、內藤從者皆善拒、一人揮薙刀、斫孫左衛門、斃之、忠大夫等奮鬭、殺敵九人、扶掖孫左衛門、未死、曰、吾仇既復、我死無復遺憾、即瞑、其餘抵官、首實、官義之、不罪、（常山紀談、家乘、明良洪範）

石井兄弟

石井吉時、（源藏）弟曰時定、（半藏）父政春、（宇右衛門）有四子、長曰兵左衛門、次曰彥七、次則吉時兄弟也、政春仕青山宗俊、（因幡守）宗俊爲大坂城代、政春從之、其友赤堀遊閒者、屬政春以其子源五右衛門、政春善視之、其後政春因事嚴加訓誡、源五反忿恨之、延寶元年十月、政春夜從外歸、源五乘暗槍鑱殺之、亡走、時兵左衛門上直、弟彥七聞之、而出、源五已逃、於是兵左兄弟去青山侯家、蹤跡源五、兵左意其父亦或與知兇謀、迺殺之、榜曰、汝源五右衛門、殺恩人、遁去、非士之道、今殺汝父、汝勿釋父仇、遁匿、兄弟有叔母嫁美濃人犬飼某、往依之、彥七曰、吾請獨索仇、辭出、頃之叔母沒、兵左遣從者孫助於安藝、天和初、兵左夜方浴、源五又來、乘暗刄兵左、犬飼姪茂七揮槍刺源五、反爲所傷、源五遂逸去、時彥七航海赴伊豫、溺死、源五仕伊勢板倉重常、（隱岐守、龜山城主）重常聞其有仇、嚴爲之備、初政春之死也、吉時兄弟皆幼、安藝侯士丹波某妻亦石井氏也、故養兄弟、其

妻常謂兄弟曰、妾若男子、當刺源五洩妾憤、汝等若成長、勿忘父兄仇、兄弟聞之、復仇之志日切、孫助聞源五在龜山、往而窺之、屢彷徨城外、源五益爲之備、吉時年十五、將如龜山窺仇、乃乘舟抵岡山、又變形如龜山、或赴關坂下、竟不能入城、又赴江戶、求爲板倉氏廁養卒、元祿初、時定年已成童、亦出廣島、抵江戶、爲傭夫、得出入板倉氏邸、九年時定始得仕板倉侯士平井某、從歸龜山、無幾平井沒、又仕同藩士辻某、既而某赴江戶、從如江戶、吉時即詣町奉行川口攝州家、訟源五左衛門事、請復父兄讐、官聽之、十三年吉時始仕板倉士夏目某、從如龜山、時定亦仕

下村一學者、赴龜山、兄弟與合心、日夜伺仇、吉時又轉仕同藩士鈴木某、十五年五月、兄弟與覘源五上直、不果、明日乃要其歸路、源五退直至二城、兄弟前後夾之、曰、石井氏之子某某爲父兄復仇、汝必記之、吉時乃挺刀、擊源五、源五受以刀柄、時定自後急刄之、源五將顚、二人共擊殺之、取復仇始末書於懷、置於源五袴中、兄弟遂詣門者出城、至京口、追騎不至、迺至京師、青山野州聞之、遣人迎兄弟、吉時後爲重臣云、備忘錄、世有石井復仇紀事一冊、此是書事頗奇、恐出後人傅會、故今取備忘錄、

谷十三郎

谷十三郎、幕府步士也、父曰十兵衛、元文初居日本橋第三街、以善書爲童子師、家頗富、旗下士件六左衛門、借其金、不返、十兵衛怒曰、若不償債、當訴官、六左不得已、算子錢、與原銀合爲一、新爲之券、十兵聽之、六左乃白監察曰、僕向上京、失印章、敢告、居一年、十兵責債最急、六左肯不爲意、十兵大怒、竟出訟、市尹石川某土佐守乃召六左於評定所、問借谷某金否、六左曰、不敢、於是命對理、十兵執券爲證、六左見之曰、捺印則是也、某去年七月所失、當時已告之監察、此券書係九月、是蓋拾吾遺印、贋作此券、官幸審實、市尹以六左言爲眞、大疑十兵、考掠數日、十兵辭屈、就刑於小塚原、十三郎爲父故、祇官憤怒曰、吾父寃死、六左所致、彼實不共戴天之仇、必殺彼以吊父靈、然梟父首於路頭、恥也、夜潛往刑處、奪其頭、將退、守者二人出遮之、十三郎拔刀擊仆之、竊葬之於牛込仙性寺、十三郎欲復父仇、日夜伺其隙、無幾、幕府世子家重放鷹館於小菅、六左從之、十三郎裝飾名刀以爲竹杖、混徒隷赴小菅、十一月夜、六左赴小菅、一僕提燈、十三郎隱身叢薄中、乃躍出曰、六左衛門、吾待汝久矣、我父爲汝所陷、我則其子十三郎也、乃拔杖刀斫之、從者逃去、六左防戰、竟爲所殺、六左同僚高木金右衛門後來、授謀於十三郎、送其屍於其家、因以病死聞、十三郎亦得無罪、近代公實嚴秘錄初石川某之斷獄、蓋知十兵辭直、然不欲罪幕臣、故枉殺十兵、高木等蓋知其情、故不尤十三郎、却授計全之也、

佐佐木清十郎

佐佐木清十郎、父曰軍右衛門、久留島藩老臣也、其弟曰九郎右衛門、與兄妻私通、寬延三年、竟殺軍右、與嫂出奔、無何嫂死、清十郎時年五歲、十二年遂辭久留島、率家臣二人、搜索仇所在、聞其在仙臺、赴之時、九郎易姓名、在相馬、爲軍談師、即又往相馬覘之、果是、乃訴之於相馬侯、侯遣人捕之、告於幕府、幕府聽其復讐、十三年五月、侯構虎落於厚町、長十二間、遣檢使監察及小監察十二人、步卒五十人、爲警衛、乃召清十郎九郎右衛門二人、皆服白衣、

雄之介兄弟

又以白布爲抹額、九郎以雌刀、淸十郎以雄刀、相鬭、良久、勝負不決、止鬭與憩、凡三次、毎休賜白湯及酒、飲終又賜粥、淸十擊斬九郎耳傍、九郎不撓、淸十急擊殪之、淸十少負傷、相馬侯厚遇之、遣歸之於久留島、云、備忘錄

兄雄之介、年十三、弟鎌吉年七歲、失其鄕貫、其父業事件師、一日有壯夫、持友人書來、有曰此人瓜葛子也、聊有過失、請爲皀隷、以食焉、父聽之、寄食月餘、頗敏慧、扶業最力、竊與其母姦、而父不察焉、一夕父自外歸、母稱友人贈烹魚薦酒、其父泥飲酣暢、壯夫亦自外入、共行酒、父終醉眠、母及壯夫竊投繯殺父、以筵盛尸、投之屋後河水、而就寢、

明朝母夙興而炊、兄弟食畢、請曰、今日產上神祭祀詣焉、兄弟更服出、兄乃佩刀往、一町許、謂弟曰、子能識前宵之事乎、對曰、知之、乃撫背曰、能默矣、我亦雖知、陽爲不知、乃竊授方畧、途而歸、曰、願賜錢一百、母乃與五十、弟進奪兄刀、自佩而去、兄僞歎曰、不可無刀、強請帶他刀、將出下庭、陽隻履于床下、顧壯夫曰、鎌吉踢我履而去、請取焉、壯夫伏入床下、將執履、雄之助挺刀踴躍、剌其腋、呼曰、復父讐也、鎌吉趨自外入、亦把刀刺臀、而不措、其母戰慄潜匿叢陰、比隣男女走至、皆以爲爭鬭、擁止、兄弟具說前宵狀、曰、仇不可脫、衆皆悪其姦、稱嘆兄弟、兄弟遂寸斬姦夫、而悲泣曰、如我母何、衆以聞縣吏、命捕其母、繫獄、嘉賞兄弟孝而有謀、召祿雄之助、命親族愛養鎌吉、繼父業、野史引鶴著夜話

橘隆菴

橘隆菴、其父曰藥師寺平馬、初仕讚州生駒氏、生駒氏亡、又仕本多能州、蓋忠義也一日在家、與友人忿爭、竟爲其殺、隆菴時年十五、出曰、父仇不可釋、拔刀進鬭、爲敵被斷其右腕、平馬妻又揮薙刀、叫呼出鬭、立斫斃之、能州賞隆菴幼年能抗其仇、欲祿之、曰、臣身已如此、不能手槍、請辭焉、竟與母偕去、後爲醫師、改姓曰橘隆菴、世呼曰無手隆菴、備忘錄

伊吹某

伊吹某、其父曰武藤左膳、仕阿波侯、某爲同藩士伊吹祿介所養、一日在廁屋中、遽然有聲、急出、則家僕斫殺養母、某時年十五、把槍叱曰、咄悪奴不可遁、揮槍鏦之、僕驚而走出、某帶雌刀、又提槍追蹤、出門、無所見、以謂是必潜居門內、即退窺其舍、紙障閉而不開、即以槍鋒推開之、僕果擧刀待某至、見之躍出、某以槍鏦之、不中、中其袖、僕捉其槍柄、欲進斫某、某投槍拔刀、斷其右腕、僕不敢屈、進與相搏、某爲所倒在下、幾危、某急以刀刺其腹、直躍起、刎其頭、以復母讐、時天保五年正月也、備忘錄

近藤忠之丞

近藤忠之丞、父曰雲田忠右衛門、爲加賀藩倍臣、家甚富、

忠之丞爲藩步卒同藩士有山本治大夫者食祿二百石家貧天保四年假忠右金而不返忠右數責之治大夫以其言有理切謝過以延還期忠右諾而去其弟孫三郎時亦在坐謂兄曰縱假彼金以近習之身低頭謝過於賤人武士之恥也其意欲害之治大夫好語慰解之已而孫三郎出與友人飲於市招妓痛飲飲已與友人別乃赴雲田家時適會歲除忠右爲討債點燈疾步孫三郎自後呼曰待之汝前至我家見余兄如遇賈人何無禮也顧汝亦記之挺刀斬殪之藩主遣使撿之以其骸賜雲田家時忠之丞在江戶聞之痛恨然士庶懸隔無奈之何竊欲報讎乃

入旗下士村松某門講究技擊居二年至金澤伺敵不果又赴江戶隔一歲從藩主又適金澤稱病不出已而招朋友親屬宴之曰病痊請獻一盃其意在與之訣別翌日隨藩主詣佛院還稱病入寢夜竊設父神位供香花載一卷書於机加以和歌二章乃釘其戶隙潛出覘敵孫三郎朝將適學校忠之丞要之於今枝民部邸前曰君非孫三郎君耶曰然忠之丞曰足下六年前所誅雲田忠衛門子忠之丞也明年元朝亡父七回忌也元朝固可避短報祭期今日幸賜足下頭供之於靈前君若不聽僕將下手孫三郎有愧色曰是必出誤認非吾所知忠之丞怒曰怯哉士乎挺刀擊孫三郎孫三郎亦拔刀決鬪忠之丞斫斷其右手孫三郎左手挺副刀忠之丞急擊殺之袱包其頸提供父墓更衣亡去是朝居停主人怪忠之丞不起推其戶有釘乃呼隣人與開之見有神位香花等大怪之已而聞高岡町有復仇事始知忠之丞所爲其書蓋記復仇始末藩遣人收之無人知之者 備忘錄

北條泰時

友義 北條泰時與諸弟友愛殊敦政子嘗命泰時分義時采地給諸子泰時自取甚少政子怪問泰時曰臣旣爲執權何以采地爲但當存恤諸弟耳政子歎異寬喜中泰時在評定所聞盜襲弟朝時家即馳赴之衆皆從之會朝時

不在家衆禦盜殺之泰時途聞之廼還平盛綱曰君任太重縱有大寇猶當遣使偵探然後命僕等禦之今何自輕至此泰時曰人之在世所恃惟親族弟若爲賊所殺而兄不暇救恥孰大焉故賊攻吾弟在佗人則爲小事在我則一家大變不減建保承久朝時聞之感喜贈誓書曰吾子孫世世事兄子孫無敢有貳 東鑑

增尾春榮

增尾春榮武藏人承久之役從兄種直屬官軍拒賊于宇治勢田種直中箭仆春榮進欲扶之爲賊所擒義時命高橋家次監衆虜於伊豆三島春榮亦在其中兄種直不死得脫悲春榮爲虜至三島告家次請見春榮是役也家次

子某戰死、春榮年貌似其子、故家次愛憐春榮、謂曰、汝兄自遠方來、求見汝、汝宜相見以慰其情、春榮意今若見兄、兄亦得罪、不利於家次、乃佯曰、僕兄宇治之戰被創、死、是必他人冒兄名、以欺君耳、家次惟之、使春榮潜窺兄、春榮曰、彼家僕也、若吐實、不得見、故冒兄名、來也、家次語其兄、兄曰、請面與弟對决、家次乃使兄見弟、兄數春榮曰、汝指兄、爲家僕、何謂也、弟曰、汝不顧身禍、遠來訪、實吾所喜、自謹曰兄、是欺人也、汝速去、兄曰、吾携汝、臨陣不須臾與汝相離、吾中箭與汝別、故汝惟而不信、弟固爭、不服、種直不得已、曰、吾來此者、欲與汝共死也、然則我先自殺、以明吾志、欲挺刀自刄、春榮大驚、泣涕且拜曰、指兄爲僕者、欲救兄死也、今已如此、何強爭之、乃握手悲泣、見者皆流涕、種直謂家次曰、春榮年幼無罪、請罪我、宥弟、家次曰、汝弟已列囚人名簿、不可私易也、於是兄弟從容待死、時鎌倉馳急遞曰、因大宮則當請衆囚中命宥七人罪、春榮兄弟亦在赦中、免死、家次請春榮爲義子、聞者皆感兄弟義氣云、本朝言行録、備忘録

宗像高實妻

宗像高實妻某氏、高實爲宗像社大宮司、其妻生一女、而沒、妾有一男、永正中高實病、將沒、謂妾曰、我死期已迫、女子非汝所生、然吾憐之、嫁之他人、我雖死猶不忘、妾曰、勿深苦心、彼雖女子、姉也、定爲嗣、妾子年尚幼、托之於人、或以爲餘子、高實沒、妾謀諸一族郎從、皆不可、反流妾及女子於桐島、立其男、爲後、曰左衛門尉實久、其後妾率女子、出島、至京師、訟之、筑前者大内氏所領、時義興爲管領、在京師、聞之、曰、如此訴訟、世之所希、即呼其妾及女子、謂曰、高實雖有遺言、實久男子、且於汝爲實子也、又問女子曰、汝意何如、女子曰、妾非男子、固無嗣家之望、妾曰願賜家於此女、於是義興急召實久、於筑前問曰、汝所思何如、實久年劣十歲、答曰、兒不聞父遺命、況母憐姉、故有此言、家督則請賜之於姉、義興不任感歎、乃白幕府、賜宗像家於其女、曰、實久成長、則宜爲之輔、郎從等恐禍及身、乘夜入城、刺殺其女、義興大怒、誅其賊、使實久嗣家、備忘録

池田忠繼

池田忠繼、左衛門督 武藏守利隆異母弟也、母德川氏東照公女也、利隆母早歿、故輝政娶德川氏、生忠繼及忠雅、輝政卒、利隆襲領五十二万石、德川氏謀欲毒利隆、使二子分國、忠繼深憂之、然知其不可諫、一日謂兄利隆曰、弟少有所思、今後問安必拉弟行、是後兄弟同往、母氏不能加害、一日問安、兄弟共坐、母氏進饅頭、各異其器、忠繼察其意、前取兄饅頭、食之、母君大驚、面色如土、忠繼謂兄曰、味不佳、勿食、利隆曰、弟所食我何可辭、復食之、於是兄弟同日

歿時元和二年三月六日也、時人憫之曰、其行殆過王祥王覽、（備忘錄○按此條已出至孝門、彼以爲兒嗣、此則云孫嗣、未知孰是、姑存以待後考、）

松平乘眞

松平乘眞、父乘次稱縫殿頭、仕幕府、領七千石、初無子、養乘眞（內藤氏）爲子、已而產子眞次、正保中乘次疾病、請幕府、頒食邑四千石於乘眞、三千石於眞次、府命允之、乘眞固辭不肯、曰、我爲養子、有眞次在、如何其拜之、眞次亦請曰、臣雖爲實子、甞受養兄友愛、爲庶決矣、且亡父遺命不可背、乘眞聞之曰、然則我出家矣、眞次亦爭之、互相讓弗決、事聞、府議俱嘉其志、賜三千石於乘眞爲庶、賜四千石於眞次以嗣乘次後、乘眞稱左近大夫、後加賜食邑二千

石、爲駿府城代、眞次爲大坂定番、加賜封邑一萬石、（野史引三松倫續藩翰譜）

曲淵吉淸

曲淵吉淸、父吉景甲斐人、後事東照公、食五百石、吉景將歿、以其邑讓吉淸、吉淸辭曰、兄以功自食百五十石、勝於食萬貫、願以大人邑分與三弟、吉景喜、東照公亦善之、分賜三弟、如其請、關原之戰、吉淸有功、加賜八十石、食二百三十石、（編年集成、萬世家譜）

伊藤友親

伊藤友親、父友玄、（稱玄蕃）事水戶威公、爲大老、食祿二千一百石、友親其少子也、兄之昌有故出養於外家、友玄病時、義公爲世子、憂其嗣未定、使人問之、友玄曰、願以少子爲嗣、世子領之、無何友玄卒、威公以爲之昌兄也、縱有玄蕃遺命、宜以之昌爲嗣、世子已以受友玄托、懇乞再三、公不聽、友親竊聞之、與其族人共見執政曰、竊聞公與世子軫念各異、然如玄蕃家督邦家細事耳、儻世子由此失公歡、則關係甚大、之昌雖養於外祖、同胞兄也、既仕藩府、友親年少、未列仕途、他年隨其器、賜斗斛祿、亦唯命、願以先人之祿、全賜之昌、友親之願也、若割賜友親、甚乖所望、言如不聽、友親亦有自處、辭色凄切、之昌亦謂以吾爲嗣則不能一日在世、兄弟去則嗣絕家滅、不如憑執政布陳世子、以友親爲嗣、則兩無所失、吾志亦得伸矣、時年十八、時人

欲申其寃日至官衙請宥兄罪官吏拒之秀治强訴不已官吏怒欲罪秀治者數秀治毫無懼色如此數年秀治不屈訴之如初後則憐其志再審問兄罪其寃始白得出獄云 備忘錄

綾部道弘

綾部道弘豊後杵築人年十七喪母日夜哭泣廬於墓左自舂沙石爲墳兄某仕杵築侯道弘弱冠出官於隣藩會兄久病資產告匱至典田宅道弘因歸仕分歲俸以贖其田宅償逋稅兄死二子尚幼道弘撫字以至成立 近世叢語

木村伊兵衛

木村伊兵衛美作津山人事森侯有兄多病且爲癥毒所

胃不能就仕有姊三人一人嫁人不諧而歸一人爲人不仁伊兵衛友愛殊篤祿微然爲置一婢以奉養之其職爲賄方役朝夕在城中在家喫食躬自奉膳薦兄姊兄姊食畢而自食終身不娶盡力以養兄姊及兄姊死葬祭皆盡禮伊兵衛不知字其友愛蓋出其天性云 備忘錄

柴木甚助

柴木甚助 詳孝義門 與兄分產別家兄惰於農事其田日荒一日謂甚助曰吾父不慈吾受瘠田雖耕耘殫力田畝日荒汝得良田稻熟家饒我爲兄宜受良田以汝田與予若不然吾必害汝甚助少無忤色乃以其田與兄自耕兄田自玆歲其田大熟所與兄田翻爲瘠田兄逋租歲多力不能償里正惡之將投之檻舍甚助大以爲憂至里正家流涕曰兄不肖而罹此咎若得宥罪如其逋租某代納之里正見其言出悃誠大感之爲宥其罪甚介大悅歸假貸於人人皆知甚助心爭出金貸之以償兄逋租其後兄終破產不能自食甚助則分己田若干爲兄田自耕之以養其兄人或謂甚助曰汝兄何不感汝誠不孝如此又無愛弟之心耶甚助曰否非然唯身多病怠業世人不察爲此言也 孝義錄

與兵衛兄弟

與兵衛備中淺口郡六條院中村人有二弟長曰作兵衛次曰少七作兵別家已十餘年少七特與作兵同竈而與

兵家產漸傾其所持田地半已賣却而又謀賣其所餘作兵謂曰阿兄奉妻子來住弟家而鬻居宅及蓄牛以償負債合三人田爲一與共耕耘三分其所獲則家業可繼兄曰往年分家今又爲一徒招人嗤笑不可也假令兄弟相和娣姒同居恐生口角不聽作兵曰兄弟友睦勿怨公事非先母遺命耶今弟視兄如父視嫂如母使弟妻如婢妻若不聽痛加戒勅而猶不悛逐之耳與兵遂移居作兵家償其負債一家輯睦村人皆稱之寛文九年國主池田侯與米賞之 孝義錄

小左衛門

小左衛門會津耶麻郡上林村人有弟曰清右衛門兄有

二子四孫、弟有一子三孫、兄弟娣姒子孫、凡十七人同居、一家相和、娣姒相愛、無少嫌隙、兄弟相謀曰、今假令同居、至子孫必分產、不如從今爲之、乃爲連屋、以異爨、已而家人皆悲離居、又仍舊同居、弟若將諸孫往於田、兄則在家、燀湯、寒則焚火待之、暇則兄弟共抄紙、爲生計、有人招饗之者、弟必推兄、弟往於田、兄必分旨與之、兄弟皆與里人善交、鄉有爭田水畦界等事、兄弟與中折、事遂解、常敬長上、先人納貢稅、元祿二年、會津侯與米二人、賞其友義、云、孝義錄

宗四郎礒八兄弟、父與左衛門、若狹國農夫也、父時一日

歸人抱小兒來、請一宿、翌日將去、流涕曰、妾身巡拜諸國佛社、財乏身勞、幾回欲棄此兒、顧爲犬猳餌、養育至今日、願垂慈愛、無以養此子乎、與左衛門深憐、諾養之、此爲宗四郎、撫育八年、又生一男子、此爲礒八、二人成長、善仕父母、弟出爲人僕、宗四郎謂父曰、兒養子、弟實子也、兒出仕、使弟在家、與左衛門語之礒八、礒八不肯曰、有兄出弟居之理乎、宗四郎以爲、我若居家、弟不必歸、於是宗四郎亦出爲人僕、其後與左衛門病死、兄弟相讓、無嗣家者、里正遂訴之於官、官大感其義、明和八年酒井侯賜米於兄、復其田嗣家、弟別賜俸米、爲步卒、備忘錄○孝義錄亦載、大同小異、明和則取孝義錄、

勸七、讚岐那珂郡四條村人、其弟曰利左衛門、兄弟偕有十餘石田、兄愛弟、弟敬兄、不失禮節、一歲領主使人撿田地、勸七田有贍地一段餘、及撿利左田、少一段餘、乃出兄弟劵書、撿之、兄之贍地果弟之田地、勸七赧然曰、三十年間掠弟之田、貢稅使弟納之、至今算其所得、當過百石、盡與予田於弟、恐未足償之也、弟頃大窮、盖爲此也、請受村長旨、里正曰、既往之過、今何須咎、自今後勸七贍田宜返之、於弟利左曰、是分田時誤者、實弟等之過也、至今無可受之理、且兄弟一體、何足介意、兄年老、農事不如意、若減其田、何以爲生、前途可憂、弟則年猶壯、田地雖狹、事猶足

矣、勸七曰、以我田、殫與弟、不足惜、弟若不受、我心不能安、兄弟相讓不取、里正乃招勸七兄弟、懇懇諭之、利左乃諾、兄弟友睦、相交以義、如此、邑有賣家者、價銀五百目、當時以六十目爲一兩、利左有貯銀三百目、借其餘於人、購之、勸七往爲之賀、出袱包與之、去、利左開視、中有銀五百目、大驚、遽至兄家、曰、何以爲如此事、弟若初知其爲貨、何以受之、乃還之、勸七曰、往年有分田之過、於今不能忘、聊表其志、我心猶以爲慊、幸受之、以安我心、利左不聽、辭出、兄追躡、強與之、利左乃至伍長家、具語之、願招兄、論還之、一村皆感其志、謂利左曰、兄志如此、而不受、是逆兄也、銀五百目、受其

二百目、償購家負債、然則兄志亦不虛、使勘七收三百目、是理之當然、懇諭之、二人不得已從之、領主松平侯聞之、天明三年與米賞之、孝義錄

竹藏

竹藏、丹後岑山領農民子也、村民子數人相與往刈草、時有猨俄至、皆倉皇奔去、竹藏有妹、年財八歲、走而後、爲猨所嚙、竹藏且走且顧、見之返救、以所持鎌急擊猨首、猨怒棄妹嚙竹藏、竹藏又鎌刺猨喉、猨斃、竹藏氣絕、衆來飲之藥、始蘇、時年十一、其後創愈、藩主京極主膳召而賞之、備忘錄

岩吉

岩吉、阿波那賀郡下福井村人、爲人篤實、安政六年其兄唯吉、分與財產、俾別爲家、岩吉農隙業搾油、又販器什雜物、晝夜勉勵、家產增殖、岩吉以謂是皆因兄恩、欲返納其所分田圃、唯吉曰、分與田圃、以爲弟家產、今無復還納之理、固辭不受、岩吉曰、厚殖宗家、以固根本、弟之所願、懇請不已、遂納之兄家云、勸懲一步

木塲長平

木塲長平、肥後天草郡高戸村人、性溫良敦柔、數世同居、不分產業、家族五十餘人、其他所使令乳母奴婢等亦頗多、而一家親睦、合心協力、男女分課、長老注意於培殖、少壯盡力於耕耘、能守廉恥、謹愼就事、家無游手、若有大事件、取決家長、有窮乏者、務盡救助之道、勤儉爲本家、雖非富豪、亦無不給之憂、自其祖以降、得城主褒賞、凡四、王政維新、縣廳又撿其行義、賞賜之、以爲部內模範、勸懲二步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二終

皇朝金鑑卷五十三目次

列女　母氏　保母　妻妾　七十一條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三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豁雄　校

列女 母氏 保母 七十一條 妻妾

易云、在中饋、貞吉、女之所職、在織紝酒漿、固不可責以貞烈、況吾邦師氏之化、閨門之敎無聞、然風俗敎龐、故女子亦貞順淑謹、異邦書稱之曰、婦人不淫、不妬忌、上世風俗之美、可推而知矣、是以孝女烈婦、能事親守節者、史不絕書、而如上毛野形名妻之勇壯、物部麤鹿火妻之明敏、雖丈夫何以過焉、及中世、王朝尙文、彤管之美、有如紫式部、清少納言者、才藻卓絕、實閨門之班馬也、及源平氏興、孝順之風雖無聞、然如北條時賴母、楠正成妻、瓜生保母、山內一豐妻、才識明敏、無愧於物部氏妻、至於奧村永富、浦上宗景、三村高德、飯尾豐前諸子妻、則上毛野形名妻流亞也、我邦風氣之勁烈、亦可見其一斑也、源賴朝妻北條氏、則我邦之武氏也、雖賴朝之雄、殆爲之制、況於其子不肖乎、今也　王室中興、朝廷制、女子亦入學、專講小學之法、學成、出爲都邑敎師者、比比皆是、自是之後、果出才如式部者乎、或出烈如永富妻者乎、是未可知也、先母氏保母、次以妻妾、又次以女子、不以其行義作之品第、作列女篇、

蜂屋氏母

母氏 蜂屋貞次母佚其氏、貞次事東照公、以驍勇著、每戰爲先登、永祿七年、公將攻吉田城、自率騎五千、覘敵、城兵急出戰、本多忠勝、揮槍先登、貞次曰、吾不欲爲第二槍、即擲槍揮刀、進戰、立斬仆敵二人、有一人以銃擬貞次、貞次進以左手遮銃口、右手擊斷其膝、中銃竟死、其母聞貞次決戰之狀、喜曰、吾兒臨死決戰如此、其勇實絕類、夫橫骸於戰塲、武夫之所願、何足深悲、吾兒以不勇、得謗於世、何以生爲、聞者嘆曰、非斯母不生此子、參河物語 編年集成

中島氏母

中島元行母佚姓氏、尼子晴久使尼子刑部大賀駿河率兵一万、攻經山城、備中 城將元行善守、其母甲冑披外套、橫刀、侍女二十人從之、元行守中城、則母自巡甕城、元行巡甕城、則母守中城、日夜奔走、以勵士卒、敵遂解圍而去、日本智囊

幸田氏母

幸田彥右衛門母佚其氏、天正十一年三月、羽柴秀吉與織田信孝搆兵、先是信孝生母坂氏、質在安土、彥右母從之、秀吉忿、將殺其質、其母竊寄書於彥右曰、凡爲人之道、以事君爲大義、親先子者、古今之常理、今我爲君爲家將捐一身、汝必勿悲、能守忠孝之道、必勿以母故懷貳心焉、

山中氏母

秀吉嘗欲捕其母、令彥右歸降、主是察其志不可奪、遂磔之、以徇於市、遣兵侵畧信孝屬邑、彥右兄弟奮鬭終死之、（野史引比賣鑑列女傳）

山中幸盛母某氏、慧敏有智能、教育常擇亮直有益者與之遊戲、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有狗盜雞鳴之客而來、至暑則絺綌之、寒則重繭之、佩帨苣蘭贈之、以施恩惠、欲其從幸盛指揮、故每出役、朋友相救如骨肉、母氏常諭幸盛曰、凡出戰捐軀赴難、戮力報主、則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勿忘人臣之節、幸盛常拳拳服膺云、（野史引列女傳）

豐田氏母

文祿之役、淸正赴國都、命貫田孫兵衞使於名護屋行營、

孫兵衞有母年七十餘、以使事急、不得過省、遣一奴往問安、母仗杖送奴門外、曰、汝還語吾兒、勿以吾老爲念、吾餘命不足惜、惟恐兒臨難眷戀私親、墜公事也、孫兵衞聞之、感激、（日本智囊）

渡邊氏母

渡邊尙（內藏助）母永原氏（高野山過去帳）號正永、母子仕豐臣秀賴、大坂戰敗、諸將皆死、尙負重創、歸見正永、正永曰、汝何死之晚、尙曰、欲復見阿母也、正永曰、女子不得死、無害矣、汝受國恩、深於海、汝而不能死、恥莫大焉、尙乃殺其三子、自割肚死、正永喝采延頸、受相者刄而死、（大坂物語難波戰記）

同乳母

渡邊氏乳母某、大坂之役、城將陷、尙在譙樓、刺殺其二子、

長子年才六歲、命乳母速拉來、乳母佯諾曰、更服而來、乃出、與共逃、盛之以澁紙、縋而出城、匿之市中厠、將出逋、爲軍卒所縛、拷問、乳母曰、妾等渡邊從者水谷某妻子、責問其子、子不敢吐實、軍卒曰、出償金二百兩、則宥、乳母至明石渡邊氏竊請之、渡邊感其忠義、出金授之、乳母乃與之軍卒、事解、至京師爲南禪寺喝食、年十八、細川忠興、一栁末榮共謀俾還俗、仕文昭公於甲府、賜五百石、曰渡邊權兵衞、（備忘錄○本書倘作紀、不知孰是、姑從前書）

平塚氏

士人某母平塚氏、因幡守爲廣女也、生而多力、嘗嫁一士人、生二子、寡、關原之戰、爲廣敗死、母携二子、潛居京、京尹

板倉勝重聞之、遣騎卒邀之、母使乳母抱二兒遁、謂使者曰、妾治裝而行、願少寬之、邀者下馬待之、母乃衷甲著袴、蒙衣袖鐵檛出曰、公等相待太勞、因陽將乘輿、忽脫冒揮鐵檛、擊倒數人、餘衆驚擾、母跨馬疾驅遠去、而官不窮追、後與二兒偕在藤堂高虎所、其孫仕藤堂氏、稱平塚權大夫、（明耳洪範）

澤橋兵母

澤橋兵大夫母、加賀人、浮田秀家娶前田氏、母從往爲其出八郞保、及秀家父子竄於八丈島、八郞尙幼、乳母棄去、母獨悲之、徒跣抵官、乞從行、不許、將自殺、吏止之、幕府聞之、特命遣之、兵大夫年甫三歲、託前田夫人、獨赴八丈、兵

大夫及長仕前田侯而悲母在海島亡命爲僧元和中台德公朝京師遮駕上書請從母八丈以有制不聽公憫其志使貽書招母兵大夫拜謝曰母必不還然公命臣敢不奉乃贈書母果怒責以忠孝之義終不還駿臺雜話

原氏母

原元辰舊赤穗門母某氏淺野氏亡元辰未去播磨潛抱復讐之志不形之於言色一日謂母曰大石氏有故以書招兒兒將行此行逗留半月或直趨江戶未可知也母曰汝今遠行千里實太勞矣雖然我家溫飽以至今日果誰之賜也汝此行必爲故君報恩以揚父祖之名吾若爲男子偕女東行以就事夫父母誰不愛子况吾今纔有汝一人非

不愛汝然汝若背武夫之道畏死全生則故君之靈何以得慰焉且汚父祖之名以爲世之笑戮是吾之所深恐也故有事則汝必先人戰死勿以吾爲念若汝吾命吾不復面汝元辰曰兒世受國之厚恩爲君致死固其所也唯意母老矣遭逢國艱不能竭奉養是爲痛恨今受母訓兒心大安乃酌杯相別大石氏有病不能東下元辰復還母氏喜問曰汝能遂事還來否元辰告之以故母聽之不悅明日母起晏開戶視之母已伏刄旁有遺書曰向者丁寧諭汝勿以母爲念而汝今念吾來還似孝而非孝也吾勸汝以死實所不忍然是吾之所以深愛汝也吾今一死以勵汝汝勿忽諸元辰悲慟復仇之志益固矣諸家大秘錄

山崎氏祖母

山崎嘉幼敏捷南學傳其祖母語曰諺云身直一錢目直百錢然有目不知學與無目同其直不過一錢嘉因自强讀書先達遺事國史

山脇氏母

山脇尙德東洋號母駒井氏性質端正頗能讀書通曉大義尙德平安人父早沒駒井氏師二子極嚴敎以義方恒使二子讀書於樓上捨其階梯吃飯上厠外不許下樓故尙德與弟源吾日夜憤勵從事於學終以儒著當時若後藤達香川大冲皆推以爲不可及先哲叢談後編

小池氏母

小池友賢母室氏直淸妹也暗誦四書五經友賢幼時常置膝下敎以讀書友賢仕水戶侯卒以儒顯室氏敎養之力也文苑遺談

河合氏母

河合正脩母失其氏賢而有母儀正脩仕水戶爲國史總裁嘗夏日袒裼讀書母見而大怒以杖箠之曰汝職備總裁爲人矜式而敗毀禮法何以率諸生正脩歛容謝之乃止其嚴如此文苑遺談

小野氏母

小野阿通不知何許人老後其女仕信州松代侯請迎母養之侯允之乃遣人迎之阿通赴信州時其使謂曰姨捨山距此不遠可往見耶阿通聞之賦和歌曰乎婆須天能也末爾波以艮志奈乎幾幾天久留末乎加閉須比登毛

古曾阿禮、竟不往、是思勝母之故事、作此歌也、備忘錄

江川英龍母安藤氏、英龍幼時學文武二藝、日夜苦學、事主實踐、母氏奬勵學事、期以遠大、深戒溺愛、十三歲時墜馬傷腕、母氏無少驚色、手塗膏藥、徐諭曰、學武藝、固宜有此等事、古人不言乎、三折肱爲良醫、英龍平常擧此事、戒人、流涕曰、余樹微功、勵志節、稍爲世所知、皆母氏之訓也、廿五歲喪母氏、母氏手與所頸念珠、曰、凡人成大事、在忍耐、汝不敢恃天才、事無大小、專主忍耐、我死、視念珠如母、緊頸服膺、不得忽此訓、英龍涕泣奉訓、終身不放念珠、死時遺言曰、含歛不得放念珠、靜岡游乘

鳥羽屋文兵衞母、逸其名、攝津尼崎人、年二十三嫁備前岡山商某、早失其夫、文兵尙幼、家無舅姑、母一人當家、盡去家奴、置老婢九人、汲水舂米、皆使婢執役、置七十餘老奴、司門闕、正男女別、嚴治閨門、不爲華麗、家本爲市中舊家、家產亦饒、使夫弟司家事、時其子無賴、竊典却文兵產業、其弟大驚、謂文兵母曰、請讓予家於文兵、嫂則迎置予家、養之、母曰、爲人子者、不可不嗣家、且妾往他家、非所欲、不肯、而其弟竟不償其金、母曾無恨色、文兵及壯、或夜出游、母不寐待之、或至鷄明、夜寒則爲粥、勞之、其子內愧、後不復出、天明初、年殆八十備忘錄

板額城資盛姑也、資盛伯父長茂、源賴家時、以叛見誅、資盛欲爲報仇、築壘於越後鳥坂、據之、賴家使佐佐木盛綱擊之、資盛士卒殊死戰、矢下如雨、盛綱兵多死傷、板額雄桀、多力善射、兼有兵略、束髮如童形、著腹卷、從櫓上射、發無不中、信濃人藤澤清親、遶城後、從山上狙、射貫其兩股、板額僵、因虜之、資盛兵敗、清親以板額到鎌倉、賴家召見之、板額進至簾前、容貌醜、無少屈色、淺利義遠、請爲己妻、賴家異之、義遠曰、臣不論容色、此女而生子、必勇、是臣之所請、賴家笑許之、東鑑

妻氏

物部麤鹿火妻某氏、繼體帝六年冬、百濟朝貢、別表

請任那國上哆唎下哆唎沙陀牟婁四縣、穗積押山方爲哆唎國守、奏曰、四縣近接百濟、遠隔日本、賜之百濟、幷爲一國、甚便、大連大伴金村然之、乃以麤鹿火充宣敕使、麤鹿火時爲大連、將往、某氏止之、曰、住吉神以海表諸蕃授胎中天皇、故太后與武內宿禰議、每國置官家、爲海表藩屛、其來尙矣、今割而賜人、自違區域、奈後世之譏何、麤鹿火曰、汝言固是、然天敕不可背也、某氏曰、何不稱病、麤鹿火從之、乃更遣使宣敕、賜四縣、大兄皇子安閑帝也聞之、大驚曰、官家之國、先帝所置、奈何輙授蕃國、乃遣日鷹、改宣百濟使者、對曰、天皇敕賜既畢、皇子豈得妄改之、臣不敢奉

命。時人謂金村押山受百濟之賂矣。新羅聞之。怨望。數出兵侵掠任那云。（日本紀）

田道妻

田道妻。不詳姓氏。仁德帝五十五年。蝦夷叛。帝命田道討之。戰于伊寺水門。兵敗死之。從者取其手纒。歸授其妻。妻大悲慟。卽抱手纒而縊。時人哀焉。（日本紀）

上毛野形名妻。舒明帝九年。形名拜將軍。討蝦夷。戰無利。兵士潰散。形名單身走。入壘。爲賊所圍。計無所出。欲乘昏逃去。妻慨然曰。吁。走則得免乎。祇取辱耳。妾聞君之祖先。平治海表。威武著聞。今君臨難苟免。則前烈盡廢。豈不自恥哉。乃飮以酒。形名酣寢。妻親佩其劍。令婢妻數人鳴弓弦。形名醒起。取仗而進。賊以爲軍衆猶多。解圍而去。散卒稍集。遂擊破之。（日本紀）

紫式部

藤原宣孝妻藤原氏。稱紫式部。資性敏慧。父爲時甚愛之。曰。恨不使汝爲男。長而能和歌。博涉和漢舊記。兼通朝廷典故。（紫式部日記）著源氏物語五十四帖。假託醍醐朱雀村上三朝事蹟。架空憑虛。閎富精妙。度越古今。後人下箋注釋疑難。爲詞家之宗。（河海鈔）一條帝讀而大賞之。曰。是善讀熟日本紀者。人呼曰日本紀局。（紫式部日記）

清少納言

清少納言。清原元輔女也。有才學。與紫式部齊名。一條帝時。仕藤原皇后。被眷遇。皇后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峰雪想如何。少納言卽起褰簾。時人嘆其敏捷。（白居易詩香爐峰雪撥簾看）年老家居。屋宇甚陋。郎署年少。見其貧窶。憫笑之。少納言自簾中呼曰。不聞有買駿馬骨者乎。笑者慚而去。（古事談）著枕草子。行於世。

赤染右衛門

大江匡衡妻赤染氏。稱赤染右衛門。有才思。善和歌。與和泉式部齊名。（長明無名抄）藤原公任。將辭中納言。屬當世名儒紀齊名大江以言作表。皆不稱其意。更請匡衡。匡衡還家。低回有憂色。右衛門怪而問之。匡衡告以故。曰。以齊名以言之才。猶不能厭其心。我如何得副其望哉。右衛門沈思少頃。曰。妾得之。彼公性素矜飾。宜盛述其門地閥閱。而微露沈滯之意。匡衡從之。公任果大悦。遂用其草。其穎悟如此。（十訓鈔。本書中納言爲大納言誤）

源渡妻袈裟。姿容端麗。未笄。爲渡妻。遠藤盛遠。其母甥也。盛遠一見袈裟。神思恍惚。寤寐不能忘。乃至母家。刧而請之。母驚惶詭謝盛遠。固約而去。母召袈裟。授之小刀。泣曰。亟殺我。袈裟大驚。母具告以狀。曰。與其死彼手。不若死汝手。袈裟悲泣。以爲子代親。固其分也。乃謂曰。兒善處之。勿復慮焉。日既暮。盛遠至。袈裟好語紿曰。妾在渡家。多不稱意。君志誠切。則速殺渡。盛遠大喜。袈裟約曰。今夜我可使渡沐髮醉臥。君潛入臥內。認新沐者。殺之。盛遠諾。袈裟歸

小宰相

而謂渡曰、妾前以母疾歸省、今疾愈、請共歡飲、渡醉、袈裟扶臥、自濡髮、詭服爲男子、隔席而臥、夜半盛遠斬首而去、視之則袈裟也、盛遠大悲恨、提首至渡家、告實請死、渡曰、事既如此、殺汝無益、不如爲僧贊其冥苦、乃剃髮、盛遠亦爲僧、僧文覺是也、其母號哭幾絕、得遺書篋中、辭甚酸楚、盛遠瘞其屍、爲起墳、世呼曰鳥羽戀塚、（源平盛衰記）

小宰相、刑部卿藤原憲方妻也、風姿艷美、初仕上西門院、後爲越前守平通盛次室、及平氏西奔、小宰相亦從行、壽永中一谷軍潰、平氏倉皇浮海走、多爲東兵所殺獲、不知通盛之存亡、既而舟中人來言三位君亦兵死、小宰相聞

之慟哭、遂投水死、（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

鎌田氏妻

鎌田政家妻、內海莊司長田忠致女也、平治元年、源義朝兵敗、將走關東、路抵尾張野間、投忠致家、忠致殺義朝及政家、妻聞變至其死處、哀慕悲慟、遂伏政家刃而死、（平治物語）

佐藤氏妻

佐藤繼信忠信兄弟妻、逸其姓氏、源賴朝舉兵也、義經時在奧州、將赴之、藤原秀衡使繼信兄弟從之、其後義經將兵西上、滅木曾義仲、殲平氏於西海、已而與賴朝有郤、又奔投秀衡、初龜井片岡等數人、從義經出奧州、及其歸、亦皆從還、繼信兄弟皆爲義經死不還、其母每見龜井等泣曰、假令二子中一人生存、得與彼人共還、妾何爲恨、今也

不然、慟哭伏而不能起、兄弟妻二人悲之、欲慰其姑、與偕擐甲著兜鍪、橫薙刀、奮然皷氣、進曰、阿母兒等兄弟即今凱陣、音容依稀似繼信兄弟、時人憫二妻孝志、作木像擬其形容、白石城南才川驛高福寺、其像猶存云、（備忘錄）

佐介氏妻

佐介貞俊妻者、不詳名氏、貞俊事北條氏、元弘之亂、從軍攻金剛山、及亂平、貞俊見收、思慕其妻、弗已、即以佩刀託之僧、以遺其妻、遂即刑、僧乃持其衣與佩刀、往示之、其妻覽而不堪悲咽、乃作和歌書之曰、多禮美與登加太見越比東濃斗斗女計牟多倍氏安留倍喜以乃知奈良奴爾、遂引刃而自殺、（太平記）

岸氏妻

岸勘解由妻佚其名氏、永祿七年、織田公略美濃、勘解由守堂洞砦、公遣人諭降、不聽、公即圍攻之、勘解由令其子孫四郎守前門、自與其妻拒後門、指揮左右、殊死戰、而衆寡不敵、孫四郎奮戰而死、勘解由垂涕、妻曰、戰死士之常也、何爲悲之、妾代僧一偈、引導極樂、乃歌曰、佐殘多津茂志婆肆能古留毛於奈之見智古能世乃悲末遠阿計保能能楚良、復出戰挫敵、謂我事畢矣、夫妻相刺而死、（美濃明細記）

浦上氏妻

浦上宗景妻佚其名氏、播磨人、年十六來嫁宗景、此夜赤松政秀有恨於宗景、以三百餘騎急來襲、時坐客盈堂、張

宴、酣飲、事起不意、狼狽不能出戰、獨宗景父子力戰、父村宗死之、宗景出奔備前、新婦揮薙刀、親斬敵兵、戰疲伏刄死、實永祿九年正月十一日也、（播磨名跡志）

飯尾氏妻

飯尾豐前妻、佚其名氏、永祿十年、今川氏眞以猜疑、殺豐前、妻守引間城、東照公諭降、致城、全其邑、妻對曰、妾雖女子、生弓馬之家、徒致城、非素志也、乃遣兵、攻之、城兵力戰、殺傷三百餘人、而城兵死者二百人、外郭已陷、妻被髮擐甲、率侍女十七人、開門出、揮眉尖刀、縱橫突戰、所向披靡、而竟與侍女皆戰死、（烈祖成績）

津田氏妻

嘉津佚其氏、京師人、美而慧、仕織田信行、信行長臣津田

八彌、美丈夫也、一日八彌侍宴、信行謂曰、我與汝婦、乃召嘉津、曰、我爲汝結縭、乃使二人酌酒、獻酬、假爲昏、曰佗日納吉成儀、八彌微賤、以姿貌得寵、及長有才識、乃擧爲長臣、織田公以佐久間玄蕃弟某、爲信行老臣、至是爭權、相惡、某遂殺八彌、出奔、投齋藤道三、嘉津悲恨、乞致仕、曰、妾辱命、約昏八彌、八彌死無報仇者、妾願當之、信行不聽、嘉津強請之、乃許之、與八彌所遺刀、嘉津與老僕俱往美濃、宿叔父家、會道三子龍興、放鷹郊外、見嘉津姿色、問之、對曰、自京來求仕、龍興悅、携歸、侍其夫人、嘉津素善和歌、降意、從僚友、是以皆愛之、龍興命諸士試騎射、嘉津見其名簿、有仇人名、乃請觀焉、及臨場、毎人呼名、至喚仇人名、嘉津揭簾、走出刺殺之、呼曰、津田八彌妻復夫仇也、道三大怒曰、前年彼來投予、信行請之、不許、而今不能庇、爲女子所殺、我甚慙之、命拘縶將戮之、夫人憫然曰、貞烈如彼、而令縲紲受耻、所不忍也、願招之寬一宵、明日還之、道三許之、夫人乃令嘉津出走、謝曰、恐累夫人、夫人曰、公有意使儂捄女、無憂也、嘉津乃奔岡崎、東照公嘉嘆、召置左右、玄蕃聞之憤怒、請織田公、得彼甘心、公遣使請之、東照公不肯、遣玄蕃益怒、使刺客殺之、發覺被刑、織田公不懌、事殆不測、嘉津聞之、曰、妾之死晚矣、自刄死、遺書陳其情、讀者

無不泣下、東照公命葬諸大樹寺、（明良洪範）

三村氏妻

三村高德妻修理進元親妹也、勇而多力、高德爲備前常山城主、天正中、小早川隆景以兵十萬圍之、高德兵不過百騎、自度不可敵、欲自殺、其母曰、吾先死、約刀欛於柱、走投之、自貫而死、高德妹年十六、亦走投與母相串而死、妻曰、妾雖女子、武人之配、不殺一騎、徒死無爲也、乃擐甲佩刀、亂髮被冑、執薙刀出、侍女皆諫止之、妻笑曰、汝等女子、敵兵不必殺、速出避、吾則異於此、戰場即淨土、修羅即極樂也、侍女聞之、皆奮願從者三十餘人、家兵亦爲之奮勵、出戰者八十三騎、敵將浦宗勝（兵部丞）率七百騎圍攻之、妻

鳥井氏妻

執麾指揮左右，力戰兵多死，妻揮薙刀呼曰，吾聞兵部殿勇冠三軍，願一當之，宗勝恥敵女子，避之，妻手斬七騎，負傷創，脫佩刀，呼曰，是國平所鍛，吾家寶刀，請贈兵部殿，退勸高德及子高秀自殺，相高德刎之，併殺女兒，口含刀自貫而死。後太平記 常山紀談

鳥井與七郎妻川合氏，與七郎仕朝倉氏，義景之滅也，諸士妻孥皆逃散，為尾張兵所掠略，妻年十八，兵見其美，捕之行，妻悲泣失聲，携至營中，妻度不免，佯曰，今至此，不得不從君，而妾父與夫皆戰死，母與姑亦離散，不知妾所在，願作書報之，而後聽命，兵聽之，乃作書，畢，窺間走投井而死，兵大驚，見遺書絕命詞曰，世爾閉奈波，與志奈幾久毛乃於保比奈牟，伊佐以理底，麻志也，麻乃端乃都幾，見者無不墮涕。信長記 烈女傳 比賣鑑

星合氏妻

星合敦房又十郎妻，飯尾信宗隱岐守女也，嘗之京，及日岡，人馬譯騷，夫人怪之，上粟田山而望，煙焰蔽天，金鼓震地，曰京地必有戰爭矣，吾苟為士妻，懼而逃之，恥也，下山至粟田口，道路喧傳明智光秀攻本能寺，夫人驚曰，織田公吾之親戚，而為主君，豈可聞其變而避之乎，叱從者，星奔至本能寺，烈焰騰空，無門可以入，時敵圍南西北三面，唯解東一角，以其有壕也，乃繞出六角地方，有一人白綾裹物，

踰屏而來，夫人以為盜，揮眉尖刀，斬之，啓而視，信長首也，夫人雪涕裹之如故，使從者齎至于大德寺，稍進，呼曰，光秀何在，莫敢應者，遂赴紫野，有一人尾至，曰，大將召汝，夫人又斬之，徐徐入大德寺，自護信長首，馳入于星合城，陳事原委。日本智囊

明智氏妻

明智光秀妻，佚其氏名，光秀未仕，負氣凌人，鄉人有事，必為謀主，朋友為夜話會，輪流延請，適會光秀為會主，乃語妻以其故，為之供具，光秀素貧，而朝夕食膳尚不能辨，而其妻諾之，無難色，已而友人來至，光秀引之坐，雄談動坐，然謂頃家無儋石之蓄，何以為饌具，心竊不安，及享客盛饌，反出他會主上，客已散，光秀心恠之，伺其入浴室，殫薙頭髮，纔餘其四邊，光秀恠問其故，曰，會席供具無由辨理，故斷髮為鬟，賣辨之耳，光秀感激，由是出求仕，光秀之敗也，刺殺其幼子，自殺云。備忘錄

諏訪氏妻

諏訪勝衛門妻，佚其氏，天正十年，織田信忠以大兵攻高遠城，勝衛門從仁科信盛在圍中，力戰死，妻時年三十餘，貫緋甲，亂髮抹額，不胄，自呼曰，予諏訪勝衛門室也，舞眉尖刀，奮戰，殺傷數人，含刀自貫而死。參取信長記 常山紀談 武邊咄聞書 豐臣實錄

奧村氏妻

奧村永富妻某氏，永富仕前田利家，守末森城，天正十二

中山氏妻

年佐佐成政率大兵來攻肉薄齊上永富苦戰衆寡不敵外城竟陷永富妻美而勇挾眉尖刀率侍婢數十人齎酒食巡城中食士卒謂曰聞往昔有楠氏者以孤城拒天下兵諸君努力明日金澤援兵必至矣士氣由是大奮皆殊死戰敵終不能抜明日利家來援大破成政軍入城稱永富功又召其妻慰勞之厚加賞賚云常山紀談 前田家譜

小田原之役中山勘解由狩野一菴嬰八王子城防戰甚力敵將見之使降人金子紀伊守小岩井雅樂助入城諭降之二人至勘解由所其妻滿身浴血匍匐出視二人曰子雖不忘舊交而來謝情之厚良人既刺殺嫡男助六妻

與幼子二人同狩野君自盡妾亦繼伏劒而未死請幸殺之言畢飲泣二人驚曰吾等奉大將命來宥死而今亡矣夫人宜保身以修勘解由君冥福也妻聞之瞋目罵曰我以爲汝輩來將與吾夫同死也何圖降于敵不義之人與之言猶汚穢吾舌何況假其手而死乎言未畢含劍貫喉而死日本智囊

十八丈

蘆名盛重家士某妻夫妻佚其名氏妻生兒甫二歲盛重爲伊達政宗所敗出奔妻夫從之留家譜及寶刀一口付妻訣別妻不勝悲賦和歌夫賡其歌詞極悽惻既而其夫與追兵戰死之妻聞之至其墓血書和歌於卒塔婆背

曰加津岐壽緩安萬耳婆安羅氏志穗奈良努宇瀰爾能曾瀰氏宇喜免美樓嘉奈遂投湖而死伊達鑑

杜氏妻

杜忠昉島津義久臣守平佐城脇坂安治等來攻忠昉妻擐甲助夫捍禦乘風散灰東軍目眯不能進因開門突戰擒之漳中斬獲頗多日本智囊

毛利氏妻

關原亂平毛利勝永父勝信豐前小倉城主謫於土佐後聞大坂擧事一夜語其妻曰吾獲罪放流使汝辛苦而今有所思但不欲公言耳妻曰遇世變窮厄何足憂妾願聞其志勝永曰吾家世以武著鉢今沉淪至于此可恥之至我欲潛逃而與于大坂唯恐罪及于汝身因愴然涕下妻哂曰妾雖

不肖爲士妻豈懼死者哉君請速逃之以成其志勿以妾爲念君若戰死妾亦有一死耳勝永大喜遂逃至大坂山内對馬守固幽勝永妻以聞東照公嘉勝永之志且赦其妻常山紀談 兵家茶話

鯰江氏妻

鯰江勘兵衛妻白井氏勘兵衛仕佐佐木承禎早死白井氏容色艷麗關白秀次好色數召之固辭不聽乃作絕命詞自殺其詞曰倭禮婆多多於茂幾伽宇弊乃由布都由耶幾延氏宇幾奈遠努免氏加具佐卒風敎抄

澤田氏妻

澤田次郎助妻佚其名氏次郎助仕玄蕃頭細川興元會津之役次郎助從興元東其妻留在峯山城丹後敵以大兵

來侵、與元父幽齋在田邊城、令峯山留守、來併力、事起倉卒、留守狼狽、使士卒搬器械、募民舁輿元夫人婢妾等、亦皆乘轎、民畏敵兵、不應募、衆不知所為、次郎介采邑在綱野、次郎介好學、常惠邑民、至此相謂曰、我輩受次郎介殿惠、有年、今畏死不報恩、非人也、邑民二十人走至、見衆轎、呼曰、次郎介殿內何在、妻年二十許、立出轎、指夫人與曰、此即次郎介殿妻也、自褰裳曰、至清瀧不過一里、雖女子不能步邪、衆女從之、卒至清瀧、乘舟達田邊、幽齋聞之、大悅、次郎介後攻岐阜城戰死、關原記大全

長岡氏妻

長岡宗信妻米田氏、父是政、細川忠興老臣也、嫁宗信、生一女、而琴瑟不和、異寢席者三年、宗信有罪、慶長十一年、忠興將誅宗信、竊語米田氏母、以誅宗信之故、使之招其妻、其母曰、妾女雖不與宗信相得、不必臨難棄之、雖然、君之命也、請嘗告之、米田氏果不聽、曰、今臨夫之難去之、豈人理也哉、惟稚女無所知、幸養育焉、即遣其女、宗信知之、感其貞節、自謝其過、竟與妻共自殺、常山紀談

一士人妻

杉浦氏佚其名、嫁一士人、氏父大隅為館林家幕府一族室老、一夜招同族張宴、時其夫某喪心、提白刃入內、大隅適逢之於廊、察其喪心、以鞘刀拒之、且欲手搏之、夜闇、乃將誘致之廣坐、杉浦氏聞鬪擊聲、執燭往視、則其夫與父相鬪、即躍入二人中間、其子武兵衛及族人踵至、事始解、人人謂其妻曰、殆哉、曰、彼夫、此父、姑不知其喪心、執援執拒、唯捐身入其間耳、人皆感其志、其後大隅曰、吾不能以女嫁狂疾人、竟斷其婚、其妻終身守節、不再嫁云、備忘錄

美濃部妻

山中本氏內木留者、房州淺井郡人、為尾藩士山中某養女、嫁幕府美濃部伊織、伊織明和八年為二條城番士、赴京師、購佩刀、一日與同僚相會酌酒、即出其刀示坐人、先是伊織借同僚下島甚右衛門金、時甚右亦在坐、大怒曰、假人金而不歸、購如此器以誇人、汝實非人也、起蹴伊織、伊織不堪憤怒、挺刀斬甚右、坐人爭起格兩人、已而幕府拘二

人、訊問、甚右病創死、於是錮伊織於有馬左兵衛家、幽其祖母伊織弟宮重某家、幽其妻子於伯母婿齋藤某家、而祖母請與留同居、安永三年祖母沒、無幾其子亦死、親族絕不餽餉、不得已給仕黑田侯家、居三十二年、乃請致仕、侯嘉其久奉職、聽其請、終身賜俸二口、歸鄉里、文化六年、俊明公法會、伊織遇赦得出、留大悅、至江戶、設室宮重氏邸、與伊織共居、幕府賞其貞操、賜白銀十枚云、備忘錄

湿見氏妻

湿見某妻佚其名、年十五嫁、為人貞順寡言、其鄉里為右族、婦人生長於富有、夫家素貧、然安貧敬夫、居十年、湿見病死、其妻哭泣極悲、葬祭盡心、其兄料婦人年壯不能守

師岡氏妻

山本氏妻

節、勸之再嫁、貞婦拒之、其兄欲强嫁之、貞婦入房將自殺、人皆遽止之、其兄誓云、予决不奪汝志、貞婦太悅、自是撫育其孤、守節性不喜游觀、其夫沒後、一展其墓、終身不出門、年未四十沒、其子亦能奉母教、有名于世云、（備忘錄○按僅見氏）（登幕府人而不知其在何時）

永山脊子、水戸家士師岡綱治（與右衛門）妻也、有姿色、家奴數挑之、不可、一夕綱治在外、奴伺之、竊入閨中、脊子預知之、立抽刀刺殺之、以衾覆其尸、以待綱治歸、徐告之、顏色不少變云、（年山紀聞）

山本安兵衛妻齋田氏、名利惠、父清兵衛、尼崎侯松平遠

州家士也、安兵衛仕杵築侯、琴瑟相和、居五年、安兵衛病沒無子、利惠年纔二十、號哭悲泣、見者爲下淚、乃養人子嗣家、放蕩亡命、家絕、時姑猶存、謂利惠曰、妾將歸鄕里赤山、（距江戸八里）汝年猶少、宜歸鄕里、圖再醮、利惠愀然曰、阿姑何爲出此言、自妾嫁此、又無適佗之心、况阿姑年老、妾代先夫君養阿姑、今將何歸、阿姑縱往邊鄙、跡之以遂奉養、其姑多方論之、不肯、乃曰、妾决不能偕少婦、利惠泣曰、今已無所賴、欲歸無家、縱不能偕往、竊蹤跡阿姑後、至赤山、雖不能扶阿姑起居、幸思今日之好、得借檐下地、拜阿母下風、幸聽焉、姑曰、妾懟汝年少、故拒汝行、汝克偕妾、趣辭

粟津氏妻

淺田氏妻

陬、顧猶我子也、足慰妾情、乃偕赴赤山、結廬親姻近地居之、利惠躬操薪水、勞以養其姑、松平親盛（對馬守）聞之、遣使招之、利惠謹謂使曰、召妾就官仕、實拜命之辱、然妾自失所天、誓不復爲人間交、况有老姑賴妾爲生、幸能辭焉、遂不肯、其後尼崎侯又欲使之奉仕後宮、利惠又辭曰、向不聽亡夫舊主命、固爲奉阿姑之養也、又辭不出、養其姑三十餘年、如一日云、（備忘錄、續近世叢語）

粟津信濃介妻佚其名、佐佐木志津馬女也、嫁信濃、居二十四年、信濃罹疾、疾病、謂妻曰、吾死則恐卿無生業、然零落爲尼、亦耻也、卿齡稍傾、然有良偶嫁之、吾不以爲恨、妻

泣曰、妾自幼受父教、少學書、於養一身足矣、夫君勿憂、信濃色喜、竟沒、其妻守節、改名照元、以能書著、多爲之弟子、云、（備忘錄）

淺田新之丞妻坂部氏、稟性端正、新之丞仕阿波侯、食祿三百石、一歲奉命赴江戸、途得病死、坂部氏悲慟失聲、殆欲絕、自是杜戸坐一室、水漿不入口數日、家人强勸食、不得已日食麥粉數匕、過五十日、從人言、始開戸、然不食米飯、朝夕裁食麥粉、不談世事、日至佛壇、唱其夫法號耳、冬不衣絹、夏不用絺、不掃一室、不油髮、人人勸剃髮、答曰、妾世外之人、雖一事不欲勞人、得入其室者、裁有親姻子孫、

耳、日日所談、無非哀慕其夫者、年三十三而失夫、其後食麥粉、外、唯食供佛菜羹耳、其出室財兩三回、終身不出一室、云、備忘錄

柏原武太夫妻某、武太夫肥前佐賀藩步卒也、一日與其妻偕拜太宰府菅公祠、時會祭典、衆庶爲群、夫妻入店休憩、時同藩士小林居齊戶田等三人亦來拜、主從偕九人、醉後跟跟又來、憩、武太夫妻容色艷麗、三人者乘醉戲其妻、武太夫以其爲藩士、屈意不抗、三人者戲謔滋甚、武太夫不堪憤悶、曰、君等何無禮也、此則茶店、衆庶所視、且今在他邦、由君等舉動、僕亦不能坐視、請止焉、三人大怒曰、

汝以步卒之身、向吾輩爲此言、何傲也、率至本國、以從吾輩所思、相與擁夫妻行、武太夫亦以爲、今在他邦、不可生事、乃隨行、入國境也、立挺刀斬戶田某、斃之、又擊殺其從者、小林某抽刀拒戰、武太夫授雌刀於其妻、妻亦與夫共殊死戰、殺居齊某及其從者、小林負傷退去、其他皆遁、武太夫歸詣隊長松波彥市家、且語事狀、彥市悅曰、不圖我隊下有如爾者、然私鬪者不得共全、天下大法、如汝性命、不能料知、然如汝後、吾必立之、遺汝名於後世、武太夫曰、卑賤如臣、加刄於士族、臣二人已決死、請就縛、彥市曰、汝舉措已勝於士、何用縛爲、歸舍待公命、彥市即出、告之佐賀侯勝茂、侯大稱嘆曰、如彼者宥以爲士、必爲方面之用、今殺之、實可惜、然法亦不可枉也、又問曰、彼無族類耶、曰、昨年彼義父沒、無子、養姪爲子、即武太夫也、聞其妻有身、侯喜曰、幸也、然則宥其妻、以待分娩、男則命爲士、女則擇士子配之、褫彼三士祿、以與之、汝傳此語、令彼甘就死、彥市召夫妻、具語之、武太夫不勝感激、流涕頓首曰、卑賤如臣、而蒙若君命、死且不朽、時其妻進曰、雖拜命之辱、前日之事、固由妾、妾願與茂太夫共就刑、彥市曰、倘如此、是戾君之盛意也、汝宜全身以吊夫之死、不肯、強請與夫偕死、彥市曰、待分身後、今若背君命、爲之處重刑、未可知、絕武太

夫後、大不可也、再三諭之、乃止、武太夫將死、彥市數重厚席、加以蒲團毛毯、武太夫著禮服、坐毯上、其妻走出、見其夫曰、妾亦欲偕死、然君命難背、姑全身分娩、追夫君後在近、請幸勿勞心、妾雖愚、願夫君快死、令妾師之、武太夫微笑曰、固不待汝言、汝宜從君命、重其命、分身之後、養育其子、以嗣柏原後、其妻曰、如妾之死生、夫君勿爲念、請速就死、武太夫拜握刀、屠腹爲十字樣、死、其妻揮淚微笑曰、見夫君快死、妾心亦降、再拜而退、已而分身生男、廼又請死、彥市告之於侯、侯命止其死、固執不肯、侯聞之曰、然處刑如法、彥市亦設席、如其夫時、其妻從容就死、云、聞者悼惜、

侯亦爲隕涙、命其子曰、武者之介、賜祿七百石、令彥市養之、小林某一人生存、處斬沒收三人者家云、備忘錄

鎗權藏妻　侯其名、權藏居大坂、以任俠自喜、嘗爲人中保、而其人出奔、竟坐是梟首、妻謂其子曰、使汝父梟首顏於人、老婦不忍也、夜往奪之、其子曰、如官譴何、不聽、夜至刑塲、被梟者數人、暗黑難辨、謂我夫首大於人、乃摸索得之、攜至香火院、荼毗葬之、後過鹽街、遇出奔者、曰、我夫爲汝死、汝即夫仇也、不敢使汝逸也、出奔者欲拔刀、妻執其手、不得拔、使旁人捕之、鳴於官、處罪、伊達鑑

二山氏妻

二山義長字伯養　妻垂水氏、名三、字省君、操行貞正、且學於其夫、讀書通古、義長之學釋老也、三隨而領解其義、義長之爲王、爲朱也、三亦克治之、世稱曰夫婦並有才學者、有二山伯養貝原益軒耳、義長嘗將出適、有火、乃謂曰、火遠矣、必不及焉、若漸逼、則吾歸携汝去、少焉風急、延燒及近隣、弟子謂三曰、災今難免、內君盍早去、三從容曰、夫君臨出、謂妾曰、火逼、必歸共行、今不待夫君而去、此不奉夫君言也、與不奉夫君言以求苟生、寧燒死而全女子節、時火益熾、居益危、而守死不變、已而義長遽歸與俱去、備忘錄 先哲叢談

奥平氏妻

奥平氏室　老奥平傳八、欲報父仇、其黨有某者、謂其妻曰、

今有故絕婚、再嫁良人、妻固問其故、某乃詳語黨傳八報仇事、且曰、雖能報仇、已犯國大刑、必不得生、予矜君年少無所依賴、妻聞之、立髠其髮曰、不再見君、此髮亦不肯結、已而某輔傳八報仇、往見其妻、妻髮鬖鬖然、其髻則如故、鳩巢小說

堀部幸

堀部幸　金丸、彌兵衛女也、金丸仕赤穗侯、無子、養中川武庸、爲嗣、將以幸妻之、未醮而國難作、金丸父子密與諸士謀復仇、幸與母游歷諸國、祈禱佛神、明年冬詣伊勢松坂、聞復仇事、大喜、遂至京師、無幾、父子賜死、時伯父爲僧在江戶、乃往請爲尼、伯父命寢一室、乃沐浴死者處也、幸終宵安眠、無少怖色、伯父乃授戒、爲尼、名沙海、其後至泉岳寺、結庵長矩墓側居焉、常哀故侯無後、屢訴之於官、前後二十五回、竟知其志不遂、每夜點燈其墓、以終其身、年九十一死、續奇人傳

小島氏妻

小島喜兵衛　赤穗義士黨也、隱于大坂福島、俟復讎之時、然貧甚、至賣劍償房錢、一日使妻買水于外、從容屠腹、刺吭未殊、妻還見之、抱而起之、謂曰、事至此命也、妾亦有一死耳、轉手爲夫取終、伏其劍而死、日本智囊

三宅氏妻

三宅重固　妻田代氏、重固之幽於忍也、託妻以母及二子、而與黃金廿兩、以爲資、田代氏念夫囚在囹圄、極艱辛爲

之妻者晏然煖飽心不忍爲也自是冬不穿縕袍夏不張蚊幬定省之暇爲人縫刺澣濯以給奉養如此三年所受廿金不費絲毫及重固出獄乃出金還之重固怒曰其如此奉養必闕也田代氏徐語以養姑之故而曰此金之不糜乃豫備君今日之用也重固感嗟久之（近世叢語）

友松氏妻

德永氏柳川侯侍醫友松玄益妻也玄益年三十餘有惡疾辭祿家居養病臭爛稍劇家亦極貧臧獲皆逃德永氏躬親執爨事夫愈謹父母屢使其辭去不可寬文中夫死哀毀過禮喪終獨與姑居事之太厚（續近世叢語）

石川氏妻

石川權兵衛妻某氏權兵衛事水戶藩臣跡部正矩一日

有駑馬者直五兩正矩見而愛之以語權兵衛權兵衛曰其價甚貴不宜買之正矩爽然自失蒙被而臥時其妻謂曰妾之嫁君父誡妾謂婦人事君與夫竭誠輸節唯命之從則不可不蓄金因以金五兩授妾妾藏之者久矣今主公將買馬而君止之以故抑鬱無聊妾不忍見之願以此買馬權兵衛從其言正矩大悅（東藩文獻志）

梶原氏妻

梶原某妻佚其氏梶原高山（飛驒）藩士也一歲役於江戶其妻分娩居七日呼親姻享之及夜使其婢就寢妻獨寢蚊幮之中夜將曉爐上炭櫃少動妻諦視之間櫃仍動搖妻乃起帶而抹額把楣上手槍居炭櫃側有盜自床下擊櫃除之將出妻執槍刺其腹其人欲退不能退竟斃妻待夜明呼起婢近隣亦聞之驚至檢之則豊聞所享木工某炭櫃亦某所送知其家曲折竟生不良心至此（備忘錄）

服部氏妻

服部善兵衛妻某佚其氏桑名藩士女也善兵衛仕尼崎侯戶田左門冬日對爐俾其僕理髮僕不敬善兵衛怒欲抶之僕捉其手搏壓善兵衛於爐上善兵衛不能起妻在厨下聞其喧擾持火箸手急撞其眼且擊其裾仆之善兵衛起挺刀斬殺之然爲爐炭燒久病而愈又同藩中有畜惡馬者一日奔逸入門躍來厨下其妻立取衣投蒙馬首御者尋至執之去其機警如此（備忘錄）

加茂氏妻

加茂眞淵妻遠江濱松驛舍梅屋某女也眞淵亦同鄉人其父養眞淵爲子以女妻之眞淵日夕潛心於書婦翁不懌其妻謂曰見夫君爲人非爲逆旅主人者今幸有子成長之後使之嗣家夫君決策揚名天下眞淵乃出奔京師從荷田春滿竟以國學鳴於世其妻守節在家數十年（備忘錄）

後藤氏妻

後藤某妻佚其氏後藤爲金座有愛妾其妻爲人仁愛視妾如姊妹衣服飲食皆無所異居久之妻罹病妾請數往今戶託道士禱其平愈已而後藤竊窺其妾贈道士書乃託呪詛也後藤大憤曰平生吾妻厚遇汝汝忘其恩爲如

此不道之事、吾欲殺汝、然恐爲人所笑、乃逐之、其妻哀請曰、女子卑薄、事至此、亦非可惡、彼久在此、今俄零落可悲、與淺草一廛於季子、使彼居之、固請、竟從之、非徒無嫉妒之心、反報仇以恩、可謂賢矣 備忘録

藪鶯山

藪鶯山 號孤 婦元田氏、肥後人、懿齡過強仕、獲宿疾、五十以後彌甚、四體痿痺、口吃、不能言、足有所欲行、元田氏扶持援引、乃得進數步、手有所欲持、元田氏知其心在於運筆、則執筆挿之於指間、乃得書數字、懿平生又喜圍棊、或與客對局、則手之所指、元田氏必從旁著石、能愜其意、其他至於飲食起臥、元田氏必躬親、則子弟侍婢、亦皆能慣知

扶助焉、懿受病二十餘年、日日逍遙晏然、至於瞑目、以元田氏侍養之得其方也、寛政中事聞、賜九曜章小袖袍、藩內榮焉 元田氏墓表

木曾氏妾

妾氏 木曾義仲妾、柄給今井兼平妹也、美而勇、善武技、義仲嬖之、每戰別將一部、北國之戰、所嚮有功、及義仲敗績從者僅十三人、柄給在其中、東兵尾擊、柄給防戰甚疾、東兵披靡、義仲至四宮河原、從騎止七人、柄給尙在、遠江人內田家吉、自言力兼六十人、與柄給接馬交搏、柄給即斬其首、持視義仲、義仲憫然曰、可惜勇士、爲一女子所獲、我亦不知其死誰手、異日人將謂義仲臨死猶攜女子、適足

同上

累名、汝自此去、柄給固請、義仲慰諭懇至、柄給嗚咽還國、時年二十八、後爲尼、居越後友杉、云 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語

源氏妾

義經妾靜、本京師白拍子也、土佐房昌俊至京師、義經曰彼必受鎌倉密旨、爲害我來、即召而詰之、昌俊曰、臣本僧徒、今爲拜南都七大寺來、決無害心、乃呈誓書、義經乃止、昌俊去、靜謂義經曰、向彼將去、四顧第中、注目於廐、雖表呈誓書、內實抱害心、至夜、義經曰、予從昏心動、意昌俊至乎、靜曰、然、街衢塵起、人行急遽、不可無警、即遣兩童子、詗其旅舍、久之不還、又遣一婢、少選走歸曰、二童斃於門、門內鞍馬數十匹、今將發、既而昌俊果來襲、義經曰、彼何足

畏、執刀將起、靜曰、小敵不可侮、急執甲冑被之、義經躬射、斃數十人、遂虜昌俊 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義經去京師也、靜從、匿吉野山、義經與之金寶、使人護送京師、送者奪金寶而去、山僧捕靜、送京師、是春賴朝召致鎌倉、問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賴朝以其有身留之、政子聞其善歌舞、欲召而觀之、稱疾不至、既而賴朝與政子詣鶴岡祠、召靜命舞、靜固辭、不可、賴朝强之、再三、靜乃黽勉起舞、其曲詞意無非思慕義經者、觀者感歎、一日鎌倉幕僚訪其旅舍、講飲、梶原景茂乘醉戲之、靜垂淚曰、豫州將軍之弟也、豫州若在、卿曹豈得見我面乎、景茂愧而退居、

杉原氏妾

無何、生男子、賴朝命安達清經、沈之、由比浦、靜號哭不與、清經奪去殺之、放還靜於京師、東鑑

杉原忠興、宮內少輔妾山名氏、忠興爲道上城、備後神邊主、山名氏、伯耆人、山名豐清女、幼孤、爲人所育、忠興悅其才貌、爲妾、弘治初、忠興病中風、病日篤、將沒、謂山名氏曰、吾今死無可囑者、唯所思者汝也、汝年才過二十、春秋猶富、吾縱死、勿剃髮、唯任汝所嫁、吾毫無所恨、山名氏哽咽飲泣、已而起坐、以剃刀割鼻斷髮、出面忠興曰、不欲再見人、故爲此容也、忠興大驚、流涕曰、世有貞順如汝者乎、吾不敢忘、忠興沒後、入安藝奴田佛通寺、爲尼、備忘錄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三終

皇朝金鑑卷五十四目次

列女中 妻妾 女子 共三十四條

淨松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四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宮寺美成　校

列女中 妻妾 三十四條

【妻】松者、小澤氏、武藏人、住根川濱、適野口某、無何某罹奇病、形容大變、手足拘攣、癈營業、典却田園、家僮皆散、結茅河濱叢中、松每日至人傭作、以養其夫、父家頗饒、嫌婿惡疾、欲爲絕婚、數或怒以勸之、歸、松不肯、以故、不聽其窮、欲苦之以變、松守操益固、其夫憐之、亦欲絕婚、松笑曰、妾聞人之貧富、生時已定、今將誰適、妾一日有命、雖投水火、與君偕、勿徒勞心、唯任妾之所爲、夫一夕竊至河岸、將投身、松竊跡之、自後抱止、曰、君若然、妾請與偕、意色已決、夫不得已、偕歸、居十年餘、其夫死、松服喪三年、每事如其夫生存、幕府石谷將監、本爲町奉行、時已致仕、聞之、大感稱、欲與郡司謀與一字、以爲婦女鑑、無何、將監病死、事格、里人敬尊善遇之、延寶中年老病死、備忘錄

耶須者、常陸野上村農夫與永衛門妻也、與永染惡疾、常在牀蓐、一日謂妻曰、汝年尚少、而我疾日劇、汝善事後人、我死無恨矣、妻泣曰、姑年既老、君不能致養、妾豈忍棄君

權右衛門妻　幾乃　鶴

而嫁人乎、與汝強之、妻不聽、將自殺、與汝驚而止之、流涕曰、汝能守節、我亦何言、自是事姑及夫愈謹、常自耕耨以給其食、一日水戶義公過其地、見婦人耕田、怪而問之、乃耶須也、公大歎賞、乃過其家、賜金若干、且除其租稅云、桃源遺事

權右衛門妻某氏、權右常陸多賀郡中村農也、郡有又四郎者、數挑其妻、妻守節不肯、其夫販馬之江戶、又四覗其虛、夜深潛入挑之、妻拔刀斬殺之、乃出訴、義公聞而感嘆、後過其地、召見夫妻、賜物賞之、桃源遺事

幾乃者水戶南領木能谷村傳兵衛妻也、老母年八十餘、幾乃孝養具至、其挿秧也、起農負母、其夫荷秧及遊糧、以古傘蔽日影、坐母其下、進烟草、母性喜農事、見夫婦挿秧、爲娛樂、人或咍之曰、聞有負母看花者、未聞有負母往田者、傳兵衛所爲、是所謂長母傲也、幾乃聞之曰、老人與壯者異、假令驕之無放蕩之憂、一人老母唯欲從其心以怡悅其情、然常以不如意爲恨、言者大愧、備忘錄按此條未知出典姑書侍後考

鶴者鐵屋吉右衛門妻也、年十四來嫁、善事其舅、居三歲擧一子、是歲其夫病死、喪已畢、親族相議曰、今雖有子纔一歲、擇佳婿配鶴、鶴泣曰、妾雖年少、聞不見兩夫義、且有

莊右衛門妻　七兵衛妻　忠五郎妻

遺子、妾盡力代良人事舅、以養此子、人人皆感歎而止、善事舅過良人在時、居一年親族又述前議、鶴固誓不肯、衆又不得已而止、天明中鶴罹病、病革、人皆坐枕側、曰若有所思即遺言、鶴曰、無可遺言者、先老舅死、是爲恨、唯所請者雖大斂日勿使男子觸妾膚、言畢沒、時年二十七、備忘錄

莊右衛門妻某、莊右武州榛澤郡深谷村農也、一日在田爲猴所噬死、某時年二十許、大悼惜、欲殺猴報其仇、提短槍以搜猴所居、一日看大猴臥且眠、某意是必吾夫之仇也、執槍鑱其喉、猴震怒欲起、某不敢縱槍而大呼、村人走來竟斃之、其舅感其志、別迎婿氏、妻之云、備忘錄

樵夫七兵衛妻佚其名、七兵家在洽東、一日入山歸晚、其妻往求之、樹上有巨蟒、蜿蜒低首、有揚揚色、似吞其夫者、乃操鎌直當巨蟒、爲見吞、乃剖其口至於腹、遂將夫偕出、近世叢語

忠五郎妻佚其名、忠五出羽置賜郡中和田村農也、妻隣鄉人、年十五嫁、擧一子、居二歲、其夫罹癩疾、面貌腐爛、舅姑嫌忌不近、妻無厭心、晝夜看護、夫感其懇切、謂曰、吾今罹此疾、父母猶且厭之、爾志之厚、死且不忘、然病日篤、死亦非遠、爾妙年、吾今絕婚、見其適他、吾心亦降、吾死幸供

一香花、言畢泣下、妻亦哽咽、久之曰、一旦爲夫婦、縱遇艱苦、決不爲恨、妾倘去、誰看君疾者、況已有子、而今絕婚、何其言之無情、夫亦流涕不已、曰、然則如汝意、居無幾何、其夫沒、妻慟哭欲絕、舅姑相謀曰、婦能看護病人、且盡孝於余、今歸之鄕里、非本意、吾養爲女、嫁之他人、孫則使乳母養之、寡婦流涕曰、妾已以舅姑爲父母、如再嫁他家、非妾所知、且夫君臨死、託以二孫、是後代夫君盡孝養、保護此子、此妾之所志、舅感其貞節、善視之、其子及長、能類其母、繼家、爲村長云、備忘錄

姬者備後世羅郡高山町商儀八郎妻也、父半兵衛御調郡宇津戶村農也、姬年十六嫁儀八、能守婦道、性謹愼謙恭、不敢少自專、其爲饌甘毳進之舅姑及其夫、已則與婢共麤食、舅姑年老、每夕夜闌眠寤、姬起抑痛搔痒、寢食之厚薄、及枕之高低、皆注意正之、姑性頑、初則數怒罵、姬不少忤意、降氣柔聲、引過責己、後則姑亦心和、無復詬罵、其夫罹重病、久之不瘳、性爲之褊急、不少如意、憤恚不食、姬憂勞慰諭、又託親故諭以養生之道、居數年、病益篤、姬看護殫心、晝夜不解帶、其夫臥床八年而沒、半兵衛遣人招姬、姬有一女、乃將女至宇津戶、舅姑以爲姬不必歸來、號哭甚於失其子、姬已歸鄕、鄕人富者請聘姬、其父欲許之、時

其舅聞孫女病、又遣人招姬、姬謂父曰、令舅姑見此女、妾亦將展夫墓、其父不得已、遣姬、姬歸家事舅如故、其父又遣人勸姬還鄕、姬竟無歸色、其父以謂爲有女子也、乃助其生計、居一年、女子亦沒、其父亦又遣人諭之、姬執心如故、其父曰、汝有何所賴而然耶、速來、姬曰、前途妾亦非不爲意、然舅姑年老、妾舍之嫁他、妾實不忍、從此其父不復助其生計、家計日乏、姬乃織機得貲、又製豆腐販之、其姑不以生產爲意、喜飲莨茶、一日茶竭、時無錢、姬唯有一袷衣、乃沽之以買莨茶供之、享保末國主安藝侯聞之、遣吏檢之、舅曰、我子早世、唯因此婦爲生、其所行、今欲言之、無可擇言者、唯其小心翼翼、衣我食我、扶我安我、我等雖貧、樂以忘憂、自婦來已十八年、殆如一日、言與淚共下、侯乃賜米五石賞之、姬時年三十三、姬初有子數人、皆沒、養姊之子、嗣家、侯又命復其田云、備忘錄 孝義錄

粟者甲斐田中村農夫之女也、幼孤、依村長某家、村長愛其爲人、資之以嫁村人安兵衛、未幾、夫染惡疾、臥在牀蓐、粟事之躬、執井臼、毫無厭心、晝則代夫耕田、夜則還扶助之、有暇、紡績以供薪柴、舅年七十、每出遊野外、必持湯茶往、省之、遠出晚歸、必迎之里門、村人嘖嘖嘆賞、享保十三年、七月大風暴雨、川流大溢、壞堤襄陸、田中村在其下流、

及夜、人相呼曰、水將至、避之、時夫病、四肢爛潰、自知不可起、乃謂妻曰、我寧死於水、汝疾避之、汝不我醜、藥餌扶助之勤勞、我銘心不忘、今親老、汝年尚少、幸全生、無滅家、是所望也、我染此惡疾、餘喘無幾、死水則幸也、粟泣曰、相親數年、臨難去之、不祥也、語未畢、門外洶洶、且叫且號、曰、水聲近、後者死、妻乃扶舅出門、託之人曰、願救此翁、舅曰、汝與夫俱來、不然、我不獨生、粟曰、敬諾、大人步遲、請先行、妾與良人及之、乃盛舅副衣及田地典券、以油紙、託人遣之、入室侍夫側、誓天以與夫同死、水至、遂溺死、屋舍亦蕩焉、夫妻之尸亦流失、水退、民復其業、聞其妻之志、各醵金以

修其冥福、縣官嘉其節、賜黃金以旌其節、先哲叢談 備忘錄

樵夫久兵衛妻佚其名、丹波船井縣人、享保中、縣有野豬、被傷、哮狂奮迅、久兵負薪歸途與豬遇、欲避無地、遽攀傍樹、違地僅三尺許、豬嚙衣裾、曳之、數相挑、久兵力竭、竟陷崖下、豬益猛、咬嚙數處、叫啼求救、會久兵妻趨來、以己袂蔽豬首、跨而擁之、發聲呼救、村民二人馳至、一人把刀刺豬、一人奮斧斫蹄、衆亦萃至、遂殪之、久兵得免死、龜山城主褒賜穀若干於其妻、時年五十四、野史引東涯筆談

絲者若狹三方郡早瀨佐左衛門妻也、善事舅姑、已而姑死、舅年八旬、老而聾、數罵詈、絲無少忤其意、一日絲自外

歸、其舅散亂藁禾、與兒孫游戲、絲曰、何爲、舅曰、戲爲產子狀也、絲曰、然乎、妾亦產子、亦持藁來、共游戲、其舅大悅、爲興、一歲深雪埋軒、舅曰、欲食茄子羹、絲曰、諾、乃走往近隣一寺、乞得蕣豉茄、去其鹽氣、爲羹進之、又一冬舅欲食鮮魚、時海濤不穩、市無魚、絲苦心無奈之何、乃欲出門、徘徊顧思、忽見有一魚撥剌屐下、絲拜天大悅、則割烹薦父、隣人云、時有鳶捉魚、至其屋上、魚躍而墜也、是實孝感所致、明和七年領主酒井侯聞之、賜米若干貫之、且除其田租、云、孝義錄 備忘錄

猪兵衛妻佚其名、猪兵備前和氣郡伊部村農也、妻善事

舅姑、舉一女子、居十年、其夫罹癩病、妻竭心療養、看護具至、居六年、夫病滋甚、夫乃謂其妻曰、予病如此、加之家亦極貧、今與爾離婚、爾出嫁人、反覆說諭、妻不肯諾、唯仍以夫病爲憂、家道滋窮、乃賣身爲婢三年、其所得皆贈之舅氏、不私一錢、後又歸家、然窮乏如故、舅姑與夫偕謂宜去爲一身計、妻曰、妾今棄病人、亦烏往、已而姑又病、妻一人勤勞家事、其夫病愈益甚、妻晝夜殫心看護、人皆感歎、池田侯綱政聞、賜米若干貫之、備忘錄

伊麻者、大和竹內村人、夫沒、獨與舅居、定省無怠、舅嘗疾、不飮食、旬餘、病間欲食鯉魚、伊麻憂山中難俄致、及夜廚

褒、忽焉有音、驚起視之、卽鱓也、大悅、割烹薦舅、舅疾尋愈、人以爲至孝所致也、芭蕉菴桃青聞其至孝、特往見之、感涕而去、近世叢語

百合

百合者越後三島郡村田邑農伊兵衛女也、嫁出雲崎尼崎町木工作大夫、百合善事姑、居一年其夫爲工業遠出、久之不歸、家素貧、朝不計夕、晝則采薪於山、或爲人傭、夜則績麻、以養其母、每事請姑、無少忤其意、姑性慳貪、憤戾善詈、百合和色事之、不以爲意、逢人未嘗說姑事、隣人憐其小心、惜其姑之橫、竊諭曰、夫君不歸、是必棄君也、何苦養若此姑耶、不如早歸鄉里、別擇良人、百合曰、妾夫縱棄

妾、不歸、姑則妾母也、妾去誰養姑者、妾一生無夫、是亦前世宿業、非所可恨、遂不從、愈益勤勉、不厭辛苦、後五年其夫歸、偕能事其母云、備忘錄

淨智

淨智者長崎人友田某妻也、生一女、某弟死有子二人、某養其長子、妻撫視如己子、及長無嗣、某遂之、其後妻謂某曰、君齡已傾、無子、願納一妾以謀繼嗣、勸納妾遇之極厚、無少妬心、無幾擧子、其妻大悅、視之不異己所生、其後妾復擧二子、妻乃使妾掌家事、剃髮爲尼、曰淨智、唯以詣佛寺爲事、正德初死、年七十、備忘錄

桶屋妻

桶屋某妻佚其名、長崎人、有姿色、年十七八爲某妻、生二子、其舅戀慕數挑之、不肯從、操心愈固、然不使其夫知之、一夕舅亦逼近、不能之拒、然告夫非孝、從之背道、進退維谷、自思不若舍己身、一日竊舅夫不在、竟自殺、時年二十五、人皆悲之、備忘錄

不幾

不幾者天草島人、幼往長埼爲人婢、後嫁磨屋町香屋某、某放蕩不能居家、一日出亡、不知所之、有父母年已老、不幾痛心、曰、妾若去、此孰養舅姑者、卽獨留養之、其家以剝樒皮作香爲業、不幾晝則往買樒皮、夜則舂爲末、舅出販之、有田、舅老不能耕、不幾自耕耘糞田刈麥、亦皆出其手、父母數遣人曰、汝家無夫、與一人艱苦爲家、不如歸鄉里、

不幾曰、妾若不在、孰養舅姑、竟不肯、正德四年、長埼府尹大岡某、與米十苞白銀十枚賞之、備忘錄

倉

倉者宇津宮押切町島屋半兵衛妻也、爲人孝貞、有女一人、半兵無行、借貸已多、不能養父母、竟出亡、倉於是爲人裁縫浣衣、或執男子業、以養舅姑、居十年、舅姑皆死、其病也、倉竭心看護、無所不至、近隣皆稱之、勸倉納婿、倉守節不肯、半兵赴江戶爲人僕、聞其妻孝義、大悔過、自是之後、歲贈俸金若干、又居十年、或人爲半兵謝罪負債主、且請歸鄉、半兵於是歸鄉、深謝倉之恩義、爲夫婦如初、備忘錄

勝

勝者備前岡山內田町久米屋貞吉妹也、寶曆八年嫁三

宅某某備中都羅島農也勝有婦德能事姑人皆稱之某早沒養其姪爲後無幾又死向夫季弟爲人所養時出歸在家乃使之受後其姑與親姻謀使其弟妻勝勝曰是非道乃詢於兄兄又曰是夷狄之道也勝愈守節再三辭之里正曰彼家爲里中名家其一族已與姑謀及此議已决勝亦不能辭明和七年正月入室更服自殺有遺書贈一族里正大意謂妾不幸喪夫是天也無奈之何妾一婦人而見二夫愧莫大於是況於爲弟妻乎不啻背人倫何面目見亡父於地下然此事必勿告於官聞者無不感歎流涕（備忘錄）

世幾者會津耶麻郡木地小屋村農總次郞妻也總次罹惡疾已十五年有一女子謂妻曰病患若是决不能長存卿年猶壯幸携女歸鄉以圖再醮數諭之世幾曰惡是何言一旦伉儷若何得輕去假令重履困阨十數年後爲阿孃迎壻以終此生竟弗肯朝夕禱良人病於神佛於是自佃田或揷秧鋤草或爲人所雇就耕業每年所納租稅曾無逋欠一家三人生計出世幾一手若終日爲雇則具一日食歸則又調其所好者進之出得異味必携歸其夫嗜酒常貯之壺起臥扶掖無寒暑晝夜之分或入山採樵以爲禦寒備常誡其女曰汝爺罹如此病努力孝養世幾父

同郡田茂澤農彥衛門者見世幾貞操謂曰予力所及爲汝援助於是世幾愈竭心奉養已而夫死人勸納後夫或嫁他人皆拒而不納終爲女納壻以嗣父後延享二年會津侯與米賞之（孝義錄）

花者安藝國安藝郡牛田村農源三郞妻也家有舅姑祖姑亦存花之所生子女五人長女多病足跛兒亦幼安永三年源三郞病肺癰晝夜吐膿血左脇腫潰决痛殊甚舅亦病晝伏夜發終夜不寐姑亦爲病所侵祖姑獨無恙齡已傾源三郞田凡六石花不獨耕之代父爲閘監能愼開閉水溢則晝夜奔走不使水害田圃晝雖在外數歸省病

人主夜在舅側撫摩之又省夫困苦拭其膿血更進湯藥挑燈至天曉不須臾安眠鷄鳴起辨朝炊進食病人天明荷鉏出佃田或爲人所雇得錢乃買魚酒以進之兩姑如此者四年無厭倦之色人或憫其艱苦謂曰如父母則宜竭力盡瘁今也不然宜少自保愛花曰否妾從嫁此家受舅姑愛憐所生子女亦因得撫育其恩殆過父母故欲厚奉養家貧朝夕進蔬食實非妾意也言終泫然言者大愧舅姑每遇他人必說花至孝至泣下夫病六年沒花涕泣厚葬之家益窶然不使舅姑知之田租亦先人納之一歲舅病大發花深憂之晝夜看護及病甚枕舅於膝看守不

瞬人皆感其志舅沒居二年祖姑又沒於是花孝養其姑益篤衣食起臥皆竭心而女子已長乃納婿花猶執鉏鎌耕耘不息花自失夫束髮以繿衣則繿褸其形最陋殆如老猴其姑宿痾屢發不甘食花每日買魚以進希其姑下箸姑年八十花已六十有孫數人然家事不敢自專必問之於姑至孝非天性不能如此自安永迄天明安藝侯三賜物賞之如此者實寡矣（備忘錄 孝義錄）

利幾者伊豫大洲染工忠左衛門女也忠左晚年病足廢業墾闢山田劣爲生活無子養孫女乃利幾也養閭人喜兵衛爲婿議家喜兵性急多過失然善事父母父母親之

如已子父母之喪喜兵經紀喪事如禮利幾深喜之已而喜兵欲鬻父田則購良田利幾止之不肯無幾周旋人來語田事利幾不應事竟止喜兵大怒曰父田授之於汝汝疾出去先是利幾爲夫所逐數及怒平亦偕居及此利幾謂夫怒太甚不若暫避竟出喜平晚自外歸氣已平其婦不居乃問近隣亦不在明日遣人姻家亦又不在皆謂喜兵逐其妻妻必投水死厩長乃幽喜兵居三日親姻知利幾所匿語以其夫無狀欲絕婚覈其田地利幾泣涕曰不意使吾夫罹此禍是皆妾所爲決非夫過幸能保之皆曰喜平罪譴難測不若自我絕婚再三諭之利幾曰事皆由

妾起而奈何絕婚私其田廬且吾夫前能得父母歡心亦經紀喪事妾常欲報此恩萬一吾夫獲譴妾縱無所寄決不自我離婚已而喜兵果罷職衆又勸離婚不肯其舊主人深感其孝貞留之其家領主加藤侯聞之召利幾與米苞賞其貞節於是其夫再得爲閭人利幾流涕深自引過曰使夫罹禍皆妾之罪父母有靈果謂之何其始終執心不渝如此（備忘錄 孝義錄）

吉郎右衛門妻佚其名伊豫大洲古田村人吉郎大洲重松村農也娶婦有子離婚再迎婦即今妻也居無幾何爲逋欠多欲往江戶爲奴以償之即託子於其妻往江戶爲

臧獲初一傳音信其後絕而不通凡十八年其妻貧困朝夕殆不能擧火而抱乳子不別雨風闇夜往乞人乳或以米粉代乳其子稍瘦衰妻來嫁纔半歲已有身自念其夫所托則爲前出夫之長子也非可疏者雖乞人乳養之瘦衰如此成立叵測而所孕亦夫之子然爲次子長子無乳其死決矣不如以此乳養前子即乞產婆墮胎以其乳養長子長子得乳忽而肥盈竟至成立名千太郎幼而慧母慈而嚴年十二三已就村役妻亦事舅能執婦道領主加藤侯聞之賞其貞操長除賦役云（備忘錄）

市者豐前宇佐郡湯矢部村人彌平妻也家貧母盲市嫁

後無何彌平罹惡疾身目腐陷市能看護晝則携其幼弟耕田夜又不安眠彌平一日謂市曰爾代吾養母不厭吾病年已久不知所謝願吾病雖愈爾還鄉委身於他人是可以少謝恩且吾心亦安市流涕曰從妾來此家誓無適他之心無病則爲妻有病輙去妾何有此野心君罹此病天也妾爲君婦亦天也天命焉可逭愈益厚事之已而其弟羅同病市以一人養三病人貧益甚其居距宇佐坊里許中有坂路市負薪樵日往坊交易米鹽以免饑餓寬保初彌平死市痛哭聲動四隣貧不能葬借貸以辨事其後親姻相謂曰市之孝貞世寡有比然難長保或至乞丐不若歸之鄉里市曰阿姑目盲弟又羅病若無妾誰養之妾縱爲乞兒棄之焉往人憐其窮或贈米粟中津奥平侯聞之遣人偵之人皆稱爲孝婦至其家家纔防雨露而二人病在牀市事之色和容懃宛如賓主其人還告侯乃賜米賞之曰米竭則告之有司備忘錄

初者下野足利郡川崎村農過八妻也年二十來嫁居一年擧一子名勘彌無幾過八罹病將死謂初曰汝年尚少予死嫁他人初曰何有此事爲女子者一適夫家又無適他之理況舅姑偕存誓撫育此子以嗣家過八死初晝則竭力農耕夜則紡績以養舅姑育孤兒艱苦備至居四年

貞歌

舅謂初曰勘彌稍免懷汝宜出嫁初不肯從其後舅病中風晝則寐夜則不眠食亦無常初能事之或負以拜神社佛閣又憂其病有變沐浴徒跣祈於神佛寬政中舅年七十餘死初事舅數年租稅佛事及其子之就學皆初一人而辨之勘彌亦伶利讀書習字與他兒異於是闔村擧皆曰初行義可爲女鑑勘彌可爲童兒規一夜有盜三人入家捉初搜衣服雜具將去其姑適睡寤呼曰有盜盜乃曰兵之初聞之欲使盜無侵姑脫盜所壓褥下出急抱斫母者二人盜見之出遁初所抱盜亦欲遁初不敢放爲盜牽引抵後園盜出死力與初爭初被十餘創竟不放手大呼求救隣人走出遂得縛盜初負重傷殆死官聞之賞其平生行義賜金五十圓且除其田租賦役云備忘錄

貞歌者筑前博多富人伊藤小左衛門妾也初小左造別莊於長崎一歲中半居之時貞歌爲丸山娼小左出金脫其籍爲妾其後小左爲長崎人吉三郎所誘與外國船爲交易於洋中交易爲國家大禁然往往有爲之者已而事發覺吉三就縛磔死小左亦以同罪磔死於立髮村貞歌聞小左死仰天慟哭居三日謂人曰願往立髮一見良人死處即與從者二人偕至地臨海絕壁高七丈乃拜其屍徘徊彷皇忽從岸上倒投從者大驚下瞰手足割裂而死

人皆感其義烈云、偏錄忠

橘氏女

女子橘逸勢女、某有至性、仁明朝、父逸勢坐事、流於伊豆、道死、女徒步從父、監護者叱之使去、女乃晝止夜行、遂得相從、及父死、號咷哀慕、收屍葬之、廬於墓側、落髮爲尼、後負其屍、以還京、人皆異之、稱爲孝女、文德實錄

舞妓

舞女微妙者、本良家子也、僑寓鎌倉、時源賴家宴於於比企能員家、能員使微妙歌舞、態度妙絕、觀者稱嘆、能員白賴家曰、舞女本京師人、欲訴事於幕府、願公親問之、賴家問其故、微妙潸然涙下曰、曩時建久中、妾父右兵衛尉爲成、因讒得罪、竄於蝦夷、母亦以憂終、妾時七歲、旁無親戚之可憑賴、及年漸長、思慕益切、而無緣聞父之消息、故執此賤技、於幕府、冀賜哀恤、賴家惻然、滿堂酸鼻、賴家政子、深感其孝志、即遣陸奥爲搜訪之、至則父既死於徙所、微妙聞之、慟哭幾絕、遂薙髮爲尼、政子授居宅、厚存恤焉、東鑑

源夜叉

夜叉者、左馬頭源義朝女也、其母延壽、美濃青墓驛長大炊女、義朝嘗宿其家、私延壽所生、平治之亂、義朝敗亡、夜叉異母兄賴朝遁、至大炊家、平氏聞之、拘賴朝去、夜叉時年十二、曰妾亦頭殿之子、與他日再被幽辱、可與兄同出就刑、乃將走出、人諭止之、既而竊出、投水死、平治物語

奈良氏

奈良義成妹某、失名、有殊色、從兄寓伏見、好和歌、兼善書、永祿中、義成就西岡人貞光久左衛門、學吹笛、累年、久左愛慕其妹、懇請以爲妻、久左已有妻、將去之、義成辭曰、逐前妻、以配我妹、非人倫之道、請辭、久左思慕益切、數來往親交滋厚、義成彌嚴師弟之禮、竊與母相議、諭妹約婚於野村高勝、時大將軍義昭在本國寺、三好黨急襲本國寺、義成屬三好氏、軍敗、遂走東寺、久左嘗欲獲義成、以甘心、追躡、呼義成、義成回轡將戰、有敵十餘騎與久左俱來、射中義成、久左將馘之、義成揮刀斫其膝、遂爲所殺、衆彈指諸久左、久左到伏見、奪其妹去、寘之於予舍、妹佯和色曰、妾聞、我夫越中與左近並陣歿、今已爲孤寡、請君少垂憐哀、願致書於鄉里、以慰母氏之情、乃作書、截髮毛、以封緘託之、久左、久左遣人送之、伏見母氏閱之、有歌曰、於毛比加波布可幾不知勢波牛也計禮止差曾布美豆仁波奈乎那我左女耶、母氏悲泣自殺于使者面前、使者驚歸、久左已遣使者、悅傍妹、戲狎將逼之、妹奮起抽久左佩刀、刺殺之、亦自剖腹而死、織田公聞之曰、貞光不義不仁、不可不誅、乃捕其妻孥、所殺焉、野史引比賣鑑

米村氏女

大坂之役、大野治長、命米村權右衛門、送夫人德川氏於東軍、治長有一女、從焉、權右使己女從焉、治長女適得疾、

權右護之、如京師養疾、權右女性順謹、與父俱侍湯藥、晝夜不離左右、後疾日篤、終不起、權右火葬之、是日女悲號不自禁、忽投餤火中、抱棺殉之、觀者酸鼻、權右收骨葬高野山、（名節錄引落穗集）

吉村烈

烈者吉村氏、父曰嘉六、仕阿部對州、（重次）食三百石、爲用人、爲人忠誠、同列有渡邊茂太夫者、性貪而奸佞、新進用事、國政多出其手、設新法、重課邑民、邑民苦之、嘉六雅廉直、茂太夫恐其爲己害、屢譖之、對州、對州信讒、褫嘉六職、嘉六知出茂太夫讒、恒切齒憤怒、嘉六無子、有一女即烈也、其母早沒、烈及長給仕對州夫人、幸此年已二十一、嘉六

欲迎壻配烈、即上書以請、半歲而不受理、已而嘉六臥病、無幾沒、死後不能請後、其家遂絕、烈無所措身、已喪父、日夜愁歎、加之又失家、進退維谷、然父常言茂太夫奸而爲國蠹、今若刄茂太夫而死、一以慰父憤恨、一以爲國除奸賊、忠孝兩全也、於是詳記茂太夫奸惡之事、留之於家、顧死後監察得之、必呈諸君公、於是衷鎧甲、帶雌雄刀、蔽以婦人裝、夜訪茂太夫、請謁、茂太夫手燭出迎、烈急拔刀刄之、茂太夫負重傷、斃、燭亦滅、烈乘暗刺之二三刀、家僕恐怖無敢近者、其子權之丞在外、聞之走歸、烈又斫殪之、監察楢本某來、烈立授佩刀、謂曰、仇敵已報、妾志亦償、請就法、對州聞之大怒、幽烈於高山某家、已而遣之於本莊下邸、命屠腹、烈袒將死、時有人從門呼曰、有君命、待焉、烈即攝衽、問曰、君命何如、使人本山某、取一書於懷、曰、今日籍嘉六家、得烈遺書、君公具知茂太夫姦惡事、曰、茂太夫死已晚、因宥汝罪、且以宮下某子勝之助、續嘉六後、汝善視之、時勝之助與某共至、烈曰、謹拜君命之辱、然一旦受命伏法、而今不死、是見君過也、妾恣殺敵、爲之賜死於妾大幸也、又謂勝之助曰、汝以君命嗣吉村家、君之大恩也、妾自今爲汝母、妾死後、善事君盡忠焉、妾今與汝訣別、左手把盃少飲之、右手握刀刺腹、受流血於盃、與之曰、飲之、則

眞同血屬、勝之助一嚼盡之、曰、母氏一生之訣、實不勝痛惜、兒雖年幼、嗣吉村家、幸降心就冥途、烈大喜曰、年未成童、能令母意強、眞爲吉村家子、死後妾將告之先父君、父君必以爲喜、汝勿忘忠義之心、言畢、以所刺刀、從右割腹、至左、以左手攜頭髮、使介人斷首、見者皆下淚、對州聞之、嘆惜、命勝之助爲小性、後賜祿二百石、爲側用人試補云、（備忘錄）

宮城野信夫

姉曰宮城野、妹曰信夫、父與太郎、仙臺老臣片倉氏邑民也、寬永十三年、姉（年十六）妹（年十三）偕父在田除莠草、時適片倉臣志賀團七過之、信夫不之知、擲莠中其肩、團七爲人、

殘忍、大怒、呵責、與太伏地、謝曰、女子年少不知背後有人投券、願宥其罪、姉亦與父流涕謝罪、團七不聽曰、以泥汚士之面、猶欲生乎、立拔刀斬殺與太、姉妹驚駭逃去、團七竟訴、以與太失禮、時姉妹母在病床、聞之、悲泣竟死、姉妹日夜茫然、不知所爲、然家有負債、請里正賣田地償之、而得其餘財、因往依相馬兩金村叔母家、頃之竊出、赴江戶、往淺草上野等、見茶店有士人、托事問有名士、有一人云、當時以兵法劍術鳴於世、有由井正雪者、侯伯及旗下士、爲徒弟者過四千人、於是姉妹以其言、質之他人、其言信矣、姉妹乃之正雪家、上謁、曰、妾等自遠方來、願得面白正

雪、出見二人、問汝何地人而有何所託乎、曰、妾仙臺白石邑者、所請者密事、不能陽言、正雪乃命二人洗足、上堂、食之、及夜、招之於一室、姉妹具告以團七殘酷殺父事、因欲復父讐、然身生長農家、加之女子之身、如劍術固所不講、彼則武士、奈之何而可敵、故欲從劍法名家學其道、妾等遍問之於人、皆以主君爲當今第一、願仕君家、操薪水之勞、餘暇則講劍法、主君幸教之、且語且泣、正雪深感其志、曰自是以往居吾家、練習三年、復仇亦非難、姉妹大悅、正雪乃托二人於其妻曰、汝置之於側、善視之、名姉曰宮城野、妹曰信夫、教姉以陣鎌銑鍜、教妹以薙刀、居三年、正雪

謂二人曰、前約三年者、爲安汝心也、然彼實勁敵、自今又非積二年功、未也、二人亦從其言、晝夜勉勵、業大進、正雪乃召高弟五六人、與二人較技、皆不能敵、正雪大悅曰、可也、速赴仙臺、贈姉以陣鎌、贈妹以薙刀、加之以白衣一襲、復仇必又來、二人謝五年間教導之大恩、泣咽告別、正雪亦爲下淚、遣僕芝田某等三人、從二女、抵白石、某乃謁片倉臣鈴木某正木某曰、某由井正雪僕也、此二人貴邑逆戶村農與太郎女、五年前仕正雪家、今乞暇歸鄕里、僕受主命、送二人者、姉妹又述志賀團七害父事、妾等別父母、無可依賴者、願借父死團七君之手、二士告之片倉氏、片

倉氏素知團七凶暴、因二女所訴、益知其兇惡、曰二女之意、蓋欲復父仇、故就正雪學劍法、其志可感、乃命舍之幽團七蠻火大學家、命其族屏居、乃直往仙臺告之主君、仙臺侯大悅、又感其志、急訴之幕府、幕府又許其復仇、結虎落於白石川上、縱橫廿一間、片倉氏亦臨視、檢使及監察、其他衞士七十人、卒三百人、持挺警衞、隣國人民聞之、來觀者爲群、殆無立錐地、團七帶長劍、入自西門、姉妹白衣又以白布爲抹額、入自東門、姉手提陣鎌、妹手薙刀、令正雪使者芝田壺內等三人、皆入虎落中、曰觀鬪決報之、正雪、團七裹鎌甲、徒士來、令脫之、曰、卿不知復讐法乎、盛水、於

碗飲之、飲畢、乃鬪、約曰、聞鼓聲、乃止、信夫進曰、五年前卿殺吾父、其事爲妾故也、妾先決戰、團七笑曰、汝女子敢敵予、膽何大、二人與來擊予、信夫曰、後大言、請先決勝負、揮薙刀進、團七素善劍、出死力確鬪、信夫殆不能敵、見者流汗變色、然信夫於薙刀練習已久、或進或退、輕捷如飛燕、團七勢稍衰、虎落外見者放聲援信夫、二人皆負傷、鬪未決、鼓聲起、步卒持挺入中間、止鬪、命醫與藥、少頃鼓聲又起、宮城野易信夫進戰、宮城野所持陣鎌、附以鐵鏁、長丈餘、其端約鉛丸、提之徐進、團七額刀待其來、宮城野急擲鋭鏁中團七雙眼、團七頓失明、暗摹揮刀、宮城野急投鎌

丸、約其兩腕、團七不能鬪、宮城野呼信夫、信夫走出立斬兩腕、宮城野進殪團七、以鎌刎其頭、見者歡呼動地、時姉妹踞團七骸、將欲自殺、吏驚止之、姉妹同口曰、以賤人之身殺士、罪至重、決非可生、吏曰、復仇已請之幕府、且仙臺侯亦喜許之、無可死之理、二人竟以鎌斷其髮、吏亦問其故、二人曰、因主君之憐愍、仇已報、妾等又無所求於世、願爲尼、一祈大守武運、二弔父母之菩提、三弔團七之死、是二人之志願、仙臺侯大感其志、復父遺田、且新賜二百石、爲供養料、贈正雪使者各白銀三十枚、謝之、及正雪獲罪、死於駿河、二人請其頭葬之阿部川彌勒寺、瘞於塚上、弔其靈云、信忠錄、引井備偏復仇記、記成寶曆年間云、實而者章亦有此記、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四終

皇朝金鑑卷五十五

列女下 女子 婢 娼 共三十一條

勝浦氏姊妹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五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宮寺美成　校

列女下 女子 婢 娼 三十一條

女子

勝浦氏姊妹、長女市、次松、次德、又有二弟、長曰長太郞、次曰初五郞、父太郞兵衞大坂人、多蓄大船、元文初、船長新七從出羽秋田、爲人漕米穀、抵大坂、海上遇風、船幾覆、新七乃佯託沉沒、私販米穀、歸、太郞兵衞秘之、已而米主訴之大坂奉行所、官乃召其父及新七、新七出奔、乃拘其父、幽其妻子、居三年、遂罪其父、當斬、十一月牓其罪、肆之木津川口三日、時市年十六、松十四歲、德十二歲、初五郞六歲、長次郞十二歲、養子也、市聞父死刑已決、悲泣不食、終夕不寐、妹松亦然、市竊謂松曰、爺犯罪陷刑、實爲養妾等也、無坐視父死之理、妾欲代父死、何如、松曰、妹所思亦然、市乃曰、長太郞義子也、留俾養母、初五郞年尚幼、留之無益、不如與妾等共死、作申告書曰、長太郞義子也、幸以妾等四人代父死、死且不恨、乃持至奉行所、夜已明、當時太田備州爲大坂留守、稻垣淡州佐佐濃州爲町奉行、乃呈其書、町與力等聞之、叱曰、汝父罪已決、死在明日、汝

等出申告書何益之有速去市等泣伏不去淡州憫之乃
與錢物諭去而無去色曰爲乞父命來何用此物不肯卒
乃捽之出時備州亦至淡州語以姊妹事備州亦憫然謂
曰宜驗其誠僞淡州乃召五人於訟庭盛列拷問器械見
者無不膽褫乃使五人坐其前備州亦在坐吏謂曰汝等
欲代父死蓋爲欲一見父也縱如汝所願先殺汝等而後
宥汝父汝等雖死不得見父然則與死後見之何擇市答
曰唯赦父罪縱不得見父決無恨曰然則責問以此器械
苦不可言汝肯之否曰縱受百辛千苦妾等不悔曰汝等
申告書除母何曰安有母而許子之死者乎故不告長太

郎亦取書於懷進之曰臣雖義子受父養育則與四人同
且代母死宜委之姊妹代父死宜在男子臣請就死又問
之於德德變色問之初五郎五郎搖頭無語乃命歸之明
日又召之曰今日汝父當就刑然以汝等有請願告之於
江府姑延死期明年三月召五人告曰太郎兵衛罪非可
宥今年朝廷行大嘗會有大赦因宥父罪是非由汝等請
唯憫汝等之志衆議不決以至今日幸會大赦故宥之汝
等無罪若近隣有可嫁者乃可托身與父相別已四年可
憫今日使汝等認父乃引父示之父子相抱悲泣展轉不
起官吏亦爲之泣下（備忘錄、孝義錄亦載此稍略）

尼崎里耶

尼崎氏名里耶京極備中守高豐家臣尼崎某（稱幸右衛門）女也
其父同僚岩淵傳内者竊挑其妻一日偵其父不在夜來
誂之適其父自外歸怒曰何無禮也傳内驚愕挺刀斫其
父逃出其妻時懷小女即投之執刀追擊不及擲刀中其
肩終不知所之其父遂死其妻携其女寄食於妹夫某家
女即里耶也其母日夜悲憤竟成病死妹視其孤如己子
年稍長一日語以父母之事里耶大驚悲泣及年十六辭
叔母趣江戶叔母止之不聽曰祈之佛神或藉神助以得
復仇即從一士人之江戶給仕旗下士永井源介者源介
善擊劍來學者衆矣里耶執事勤恪雖不習賤役拮据悉

心源介夫妻愛其爲人問汝何人子而何以至此里耶詳
述父母事流涕不止且告以復仇之志源介聞之曰雖女
子豈不能復仇因教之學劍無幾術大進源介曰與在予
家不若屢換主人以搜仇人於是里耶給仕或一月或半
歲不知換幾主人一歲仕旗下士坂部某者其家臣有小
泉文内者年已五十餘或時語曰少年之時戀慕人妻遂
爲斬其夫日月逾邁如昨日事里耶心動欲窮詰其由乃
陽言曰君何妄言也君豈有此事文内曰吾何妄言吾本
京極某家臣也詳語事由且曰仇家有一女子耳又無報
仇之憂啓襟示之刀瘢里耶確知其父讐躍欲擊之恐誤

失大事、故爲不知起座、明日之源介家、告之、源介大悅、廼詢之京極家、以訟於官、官遣人逮捕文內、考問得實、授之、京極氏、京極氏結柵、其下邸、令二人決勝負、里耶衷鐵鎌、以白布爲抹額、決鬪柵中、遂擊文內殺之、備州大喜、賞其孝、曰、實女中之丈夫也、以爲其女之傳、常山紀談

多加者大森氏、南部人、父通仙以醫爲業、多加十餘歲、町奉行與力某監奴源八、慕悅多加、憑通仙僕與八、數投艷書、不肯、通仙還居京師、改族、山脇、家滋貫、又移大坂、落魄竟死、鯛屋貞柳、嘗與通仙相識、爲之紹介、嫁多加於城代內藤氏家士小野田某、母亦往依焉、享保三年、內藤式信、

適江府、某亦陪從、受命、懷四百五十金、再到大坂、途過江尻驛、爲賊所殺、式信怒、籍沒之、逐其孥、江戶富澤町賈人金七者、憐母子、善視之、會隣人失火、延燒金七家、其妻弟君太夫者居金戶町、多加母子借金七往依之、多加竊與君太夫謀、託老母於此、而鬻身於新吉原松葉屋、更名瀨川、多加嘗肄技藝、兼有姿色、爲第一等娼妓、有客三人自謂京畿遊士、淹留松葉屋數日、一日客謂主翁曰、吾儕欲見鎌倉、請託儲金、篋中如有用、則馳人以請、乃託以劵書、主翁入內、與妻語視之、時瀨川在側、意怪劵印與亡夫印、相肖、歸子舍、檢亡夫印、殆同、乃請主人校合、果是、就主翁夫妻、問客來由、請見其佩刀、何料刀乃亡夫佩刀也、意竊抃躍、乃報之金七、贅裝藏二刀於敝襲裡、狙客子舍、客舞妓狎戲、客則源八也、乃招少妓、問客名、客時倚戶歌院本、瀨川縱聲入、一刀斫源八、二客將阻之、瀨川曰、請莫管、我報吾夫讐也、將刺喉、主翁大驚遽至、固止之、以訴府廳、金七等亦馳至、踊躍稱贊、檢屍人來、牽源八至町奉行廳、奉行中山時春、鉤摭舊惡、悉首伏、又捕二客、遂梟三人于鈴森、殊命瀨川免娼妓、主翁消折瀨川與身錢、貲尙餘金二百兩、乃召內藤氏家人、坐其初不訴、抄沒其金、託之於金七君太夫、養瀨川母子、賜金於瀨川、賞其義擧、於是瀨川

剃髮爲尼、結庵於淺草、居焉、名自貞、吊亡夫靈、題和歌於菴壁、曰、以計彌豆仁、與奈與奈加牙波、宇都禮度、母彌豆母仁娯艮須、都幾毛計賀麗須、野史引翁草

婉女者其父米澤士人、有故辭藩、去住江戶新川濱、以醫聞、婉早失母、有一妹、一夕有人叩門告曰、某病勢危篤、其父促裝趨往、婉與妹居守、時列侯所餉傳米積在堂、近隣惡少年、窺主人不在、蔑視二女、四人成群、排門而入、更擔米苞出、婉時年十六、妹纔八九歲、婉語妹曰、吾雖儜弱、一女子、坐視賊入吾室、奪吾粟、不能抗、他日何顏見於人、且阿爺性嚴、吾見賊退縮、不能出手、受譴責必矣、吾挺身當

之、乃使妹匿身庋閣隙之、吾一女子纖柔無力、加之以寡
敵衆、萬無生理、吾死後阿爺還家、汝開陳所見可也、廼提
刀潛出側戸、伏玄關外、有一賊方負米出、婉直進、以刀刺
其腹、立斃、一賊以爲跌而僵、趨將扶之、婉又刺之、亦斃、於
是有一賊覺暗中有人、將前捉之、婉又揮刀斷其一臂、一
賊逃走、婉追擊傷之、頃之其父歸、聞之大驚、事聞、町奉行
奇其義勇、賞以銀錠、痛禁死傷者家、俾不得爲仇怨、實享
保季年事也、人名錄引女丈夫傳

磯者寺澤氏、阿波德島南大工町普次右衞門養女也、幼
有至性、年十歲夙興就女工、天明乃適鄰先生家、習字讀

書、歸家不與他女子游戲、夜則紡績至深更、年十八爲近
隣女子師、教習字、暇則爲人織紝以養父母、曾無一日之
怠、而素行端正、人皆感嘆、欲使女子倣其孝養、及女儀、來
受業者日多、因是生計不乏、年廿五、父母欲納婿、磯曰、難
知者人心也、雖有始克有終者鮮矣、若不善者來嗣、有屏
棄妾雖悔無及、妾雖女子、兩親無恙、妾必竭奉養、如納婿、
幸舍之、竟不肯、磯衣父母以新衣、自繕故衣服之、年四十
母命服新衣、其不喜華美、盡心孝養如此、久之、父老病中
風、乃雇人以轎舁父、偕往山野、以慰其心、寬延四年、父沒、
磯悲泣、日展其墓、凡一百日、其後母亦患中風、老耄遇人、

或俄泣涕、不少如意、即捶罵磯、磯竟不怒、欲慰其心、或倣
傀儡師、舞童子所持人形、水滴以歌今謠、母爲之粲然、母
病滋甚、不知二便漏洩、磯晝夜除其滷穢、且洗滌潔之、天
稍寒、乃開爐蓄火、設臥簟於其上、使母寢之、自臥其傍、殫
心看護、不解衣帶、母七十餘、寶曆四年沒、磯悲嘆無措、市
尹告之於阿波侯、侯乃除其課役、終身云、備忘錄

初者豐後杵築紺屋町人、幼失父、獨與母居、母老病、家貧
無居室、有定七者、憫之、借其舍居之、初時七八歲、日販菓
菜、以養母、母一日喜謂曰、今日所獲青蚨頗多、明日則無
復勞心、此後初獲錢少則悲、買者亦憫之、爲買其蔬、年十

歲、絡絲織機、或爲人洗衣針線、以至母藥餌衣服、悉心調
理、或爲人傭、自朝至暮、夜則歸省母、領主松平駿州賜物
賞之、母臥床絕食、初憂悲問其所欲食者、母曰、得鰻鱺羹、
以酒、或可以食、初悅、立提器出、時夜已丑刻、人止之曰、夜
深月黑、顧市店皆已寐、少待之、夜且明、不聽而至魚店、是
夜有魚船入港、未寐、輒買鰻鱺、又趨酒肆、酒肆有宴、亦不
寐、輒沽酒來進之、及母沒、初悲哀憂見於色、領主又賜銀
賞之、初不以爲己資、買母平生所好器物、以其餘建母墓
表、又賣己衣、建其外祖母碑、或謂以君賜建母碑可也、如
祖母碑、有何所急、初曰、妾今建母塔、不建祖母塔、母必以

爲憾、定七感其志、欲爲其子和吉婦、和吉性放蕩好博奕、典父家、借銀子、明和初從人之江戶、後遂出奔、定七不得已養人之子、亦不良、無何出亡、於是初出給仕人家、以養定七、居有頃、定七病、起臥不便、數汙衣被、初浣濯常令淨潔、悉心力事之、定七感泣、或至合掌拜之、無何、定七沒、初經紀喪事、納祠堂料於寺、數詣其墓、安永三年、和吉歸至彼去鄉、幾十一年、夜竊至其親姻、乃托人招初、謂曰、本年當父之七回忌、欲詣父墓、謝前過也、乃出賻物金錢、與之、且謝其不孝之罪、及初善養父之厚、鄉人爲媒、使和吉娶初、如其父意、備忘錄 孝義錄

姬者甲斐巨摩郡乙黑村農忠右衞門女也、三四歲時父病死、獨與母居、及長迎婿、婿無行、其母不悅、乃出之、其後人亦媒納婿、姬不肯、曰、又恐不能恊母意、或有子、不能養母、竟寡居三十年、當耕作時、爲人傭、一日在外、數歸省母、進食不少怍母意、或爲人織機、輒纂聚木綿屑、爲衣、衣之、於母自服其故衣、食之甘者、皆供之於母、常自麁食、天寒脫其服衣之於母、村人憐之、多傭姬、以授賃錢、姬年老雖勞苦、母前則不敢見其狀、母年百歲、姬時六十八歲、幕府賞其孝、賜銀廿枚、祝其母壽、賜米十苞、命大學頭林信充、爲之傳、云、備忘錄

曾與　密莁　幾曾

曾與尾張海西郡某村農善六女、善六極貧、以漁爲業、納妻生女子、即曾與也、甫二歲離婚、曾與稍長、有至性、不浴、不櫛、不嫁、夙夜捻苧織機、納貢役、傭以養父、或特苦飢寒、不使父知之、父慮使則不怍、只以父喜爲樂、父性嗜酒、每日午飲十錢、晡時亦然、之他則授以十錢、父曰、何故折半、對曰、一飲二十錢、酒恐爲害矣、晡時復請、乃授、爲笑語欣欣相娛、曾與出外、當亭午、父傾盡十錢、晡時求飮、不得、乃欲與飯、對飯盒開蓋、中得十錢、以爲與、父飲他處、醉倒道路、曾與憂之、遇雨被簑笠、探索所往、或提蚊幬、或負衣衾、往覓之、曾與迨二十五六歲、好佛、絕肉食、奉父以魚、特以

父之悅爲己心、父老後感其孝心、語人以至泣下、安永三年邑主志水氏、免其租稅、國主亦賜金、旌表至孝、曾與時四十五歲、野史引孝女曾與傳孝義錄亦載之、然比本書事實稍略

密莁者失姓氏、安藝加茂郡竹原村人、世貧賤、其母病在蓐、手足不良、起臥待人、女事之、不遺力、父母欲嫁之、而不可、母曰、女子不得不嫁人、吾身恃汝養、然爾而不嫁、吾心不安也、不得已從之、既適其家、居月餘乞訣、其夫怪而問其意、則曰、吾在此家也、非有所不足、非有所不安、但母病在蓐、心不能忘、欲歸養而已矣、夫乃許之、野史引明霞遺稿

幾曾者米澤紺屋町商次郞兵衞女也、五歲失母、時祖母

孝

年六十餘、罹中風、起臥不自由、家貧、其父日外出營生、祖母起居、皆委幾曾、幾曾頃刻不去其側、或煎藥、以待其需、飲食則節其冷暖、上厠扶之、天寒燂湯洗手、或撿爐火、其䔡也、又置脚爐、或撫摩手足、無一不如祖母意、祖母嗜烟草、次郎與幾曾、以菓子錢、乃折其錢、買烟草菓子、薦之、人或饋之、乃先進之、而後喫、其餘上杉侯聞之、感其幼而孝養絶類、安永二年、與米若干賞之、時年七歲、孝義錄

幸者大坂島内間屋町卯兵衛號大和屋養女也、本天王寺村鍛工某女也、五歲而孤、爲親姻伊兵衛所育、及六七歲、殆如成人、卯兵愛之、乞爲女、時年十一、卯兵以彈綿、爲業、其

妻割藺皮、作燈炷、卯兵衛貧窶、幸炊飯浣衣、善事父母、不喜嬉游、居一年、卯兵病、不能就業、幸與母偕製燈炷、卯兵臨死、謂幸曰、自汝來我家、善事我、我愛汝、如眞子、若及年十六、欲爲迎婿、以樂老、今則反、禍汝、吾死則善事母、以營生計、幸曰、阿爺勿劬勞、顧藥餌奏効、病不日當愈、天地之間、妾之所賴者、唯有爺孃耳、百歲後有萬一、事殫心家業、以事北堂、莫必勞心、無幾卯兵死、幸號哭悲泣、見者哀之、事母益厚、朝則夙興當爨、又往母臥床、問其安否、晝夜製燈炷、深更猶不休、夏日炎熱、執團扇扇母、嚴冬夜寒、懷母足溫之、出告歸面、無忤母心、年十三、母宿痾亦發、不能就

山口藤

業、貧困愈益甚、幸製燈炷、得錢、至藥餌食物、母心之從、看護無怠、病日革、母謂幸曰、妾聞才智過人者、多遇艱苦、今而思之、眞然、如娘子性易良且慧、實所希見、而薄命如娘子者亦寡、早離眞父、而養父亦早世、所存者妾也、妾亦將爲永訣、今有所託、娘子竭力製燈炷、足以營生、房主市老皋皆善人、妾死則居此家、力家職、勿必聞不善人言、凡人生莫哀於女子、其所言如有情愛者皆仇也、人世如水竹之浮沉、務賤業者、早失怙恃、無所依賴、竟信人言、爲其所誑者十八九、汝雖幼、善記此言、幸嗚咽流涕曰、今後依賴同市人、謹守此家、母聞之、喜、竟沒、幸哭泣、終夜展轉母側、

夜已明、近隣人來弔、典家具、以葬母、資財不給、借錢二貫文、財得辨後事、其後幸日夜務業、無何還所借錢、至一周忌、請僧薦母冥福、又贈粉餈於近隣、是皆幸貯積賃錢之所辨、市老大感稱、乃錄其行狀、上之、寛政二年大坂市尹以其幼而至孝、賜白銀二十枚、賞之、四方聞之、欲爲買燈炷、至其家者爲市、幸乃羨慕父母、流涕曰、是皆父母之恩也、備忘錄、孝義錄載此事、不如此詳也

山口氏名藤、父某爲飯田侯堀親寚江戸邸永巷吏、因亦奉仕世子、初飯田侯有妾豐浦者、美而有才、善書及和歌、侯深寵之、殆專房、進衆相寚、既而干與國政、凡豐浦所言、至

黜陟沿革、莫不聽用、權傾內外、閫藩懾之、輿論洶洶、大夫安富主計、恐其生變、乃至江戶、見侯、直諫、不敢退、侯知其不可奪、即黜豐浦、主計拜謝而出、既歸飯田、復召入宮、更名若山、居半年所、威權薰灼、殆倍往日、終與夫人鬩、侯爲鎖永巷、不復通聲息、內外切齒、藤嘗學書及和歌於若山、至此惡其所爲、與之絕、若山驕橫益甚、藤知其必生亂階、決意刺之、一日白中衣、襲盛服、懷匕首、詣若山房、會女伴群嬉、藤曰、少間願白公事、群女皆散、藤分席而坐、徐詰其罪、若山抵頭、不肯服、藤詰責益峻、聲色俱厲、若山不能答、起將避之、藤足躡其裾、手捉其領、若山號呼求救、藤罵曰、

奸婦汝而不死、必誤公家、取匕首於懷而刺之、父某會直、聞號疑有變、疾走而入、見之大驚、抱女將縛之、藤撞若山、而倒之、排父手、乘若山背、極力刺小腹、而滾轉之、父復捉藤縛之、事聞、命下之士獄、後數日若山以瘡死、侯令吏鞫藤曰、汝發狂邪、敢爲此大膽事、藤色愠、徐對曰、妾何敢狂、若欲知公義與私怨、請詳述之、吏怵、不敢問、命書其意、上之、終不復訊、輿送之飯田、夫人憫其忠而就死、賜金五圓、以給路費、既至飯田、又囚士獄、地旱寒、士庶恐其傷於寒、欲贈衣衾、諷之大夫、大夫曰、是士獄也、何害、衆爭贈之、衣衾山積、及饋美味珍膳者、日夜相望於途、既而侯令吏論

葛見氏女

絲

大不敬、當斬、劊手皆辭、不肯斬、乃探鬮定之、劊手恐驚動致誤、欲巾其目、藤微笑曰、妾雖女兒、亦生於武人之家、何煩巾目、吏曰、首側矣、且直之、乃取梳於懷、梳櫛髮、寬衣襟、端坐而斬、觀者垂泣、時年二十二、天保庚子十二月二日也、（息軒遺稿）

江戶淺草富商葛見某、有二女、少女年十四、父老、與妻及二女居小梅村、畜奴婢各一人、嘉永初、跟奴夜出、賊時主翁之亡、來劫其家、排戶直入、擬刀於妻腹、以責呈金、少女挺身救母、而罵賊、賊怒、揮刀擊之、傷肩及指、勢方危急、婢走進、自後攫賊陰、極力拉之、賊捉婢、投於庭、既而旋轉顚踣、

不能自主、遺其刀而逃、舉家因以得全、女傷亦淺、但兩指欲落、請醫治之、毫無酸痛之狀、（息軒遺稿）

絲者、大和五條人、父稱源兵衞、世爲驛之富族、奢侈過度、產大落、加之母蚤歿、二弟二妹皆幼、絲年十五撫育之、以家事爲己任、常有復先業之志焉、絲夙以才德聞、兼美姿容、諸豪族爭聘之、絲嘆曰、安有家衰弟幼而可嫁乎、固辭諸、父晚患偏枯、絲侍湯藥、日夜不離側、數年如一日、此時二妹已長、皆適人、而絲年二十七、猶在家、輔二弟、以攝家政、中外見者莫不嘆其賢而哀其志、享和三年、代官池田某召見賜物、賞之、無幾、父沒、絲哀毀過制、服既除、專用力

松代女子

於家務產稍復乃爲長弟娶高木氏有順婦之稱居數年季弟病歿長弟亦得疾遂不起初高木氏生男女各一男名庸長弟慮其幼而不堪事養甥惟充爲嗣絲叉輔之產益殖殆復其初天保初代官矢島某召見之亦有賞賜後配甥以姪連擧二男而庸亦成長頗好讀書絲大喜曰吾事畢矣乃委家事優遊以老絲攝家政凡三十餘年後以病歿　節齋遺稿

嘉永初信州松代農家有一女子年十七拂曉蒭於山老猨嘯於林女見而愕然嘗聞父老之言猨性走則噬止則去乃右手持鎌凝立猨徐進間可三步怒躍噬胸女捽其

兩耳壓之地欲鎌斷其喉稍鬆右手猨奮起相搏躍噬其頭不中女捉兩耳而倒之膝據猨前脚竟失鎌無奈之何乃呼求救有一女走來遙謂之曰姐非某氏乎曰是也精力盡矣幸來救曰救哉緊捉勿鬆遂走進抽鎌於腰亂砍猨脰且哭且抉猨勢大衰乃捨而走歸具告父兄年少八九人聞之走往老猨果伏於莽端動未死遂擊殺之舁以至家一村盡驚救者其從姉也長女一歲松代侯賜錢六千貫之女五千錢　息軒遺稿

富

富者嘉永初僦居內久寶寺街其家以鬻紙爲業父早歿遺孤四人女其第二也一夜賊數人突入擧家皆逃獨女

與長兄仁三郎及弟吉藏在賊挺刄劫兄問財所在時女甫十歲以身蔽弟出所蓄星金乞赦兄賊怒刀背連擊女女委身刀下曰殺妾赦兄無兄如家何辭氣慘惋賊相顧感嘆引去後賊被捕自招市尹召女及兄親問其狀以聞大府大府賜銀十錠旌之　節齋遺稿

杉目氏婢

婢杉目參河婢參河仕相馬義胤守西館城伊達政宗來攻城中僅二百餘人參河防戰死之婢負參河子抱己兒走爲軍人所捕乞哀不聽佯以己兒稱參河子軍人殺之因以婢歸婢後以金贖參河子及己身子長稱杉目右衞門　奥羽茶話

婢小萬

婢小萬其主某事豐臣秀頼直諫獲罪去不知所之其婦及二兒拘大坂城中日夜悲泣聞主人在淸水寺欲脫走未有路小萬潛出於水關入淀水游泳得虛舟歸載主婦及二兒出遁中途遇賊賊見主婦美欲掠之且褫其行李圍之小萬與主婦拔匕首拒戰主婦斬賊刄誤及兒兒死主婦益悲憤斬殺四賊小萬亦斬六人餘皆散走主婦負數創託小女於小萬死小萬欲殉之不忍棄小女乃施衣裳於近寺葬主婦屍至淸水寺覓還小女於其主　續奇人傳

皆川氏婢

皆川藤右衞門婢佚其名藤右事水戶威公時幕府令天

鈴木氏婢

下禁耶蘇法、某人犯法、連及皆川、皆川下獄死、命捕其族、初皆川妻將死、託三兒於婢、婢竟留其家、鞠養甚至、既而三兒下獄、婢悲泣不已、請與俱入獄、吏不許、婢曰、舊主託孤於妾、言猶在耳、且三兒尙幼、無妾則死在旦夕、妾坐視其死、不如先三兒而死、如得從之入獄、則妾之幸也、吏感其言、許之、觀者莫不流涕、婢奉三兒二十餘年、終始如一、威公賞其節義、賜祿、以嫁人云、常陸國誌

處士孫助宅外有竹林、林中一厠、暮夜有怪駭人、人莫敢上厠者、家畜一老婢、一夜更深上厠、暗中忽現一雛僧、覗婢冷笑、婢大喝捕之、入宅點火視之、即一大老狸矣、婢罵

曰、畜生敢魅万物之靈、手搏殺之、合家驚嘆、孫助曰、我嘗意渠將種也、今得其實矣、迫問其姓氏、則北條氏將鈴木大學之妹也、日本智囊

美與

美與江戸青山百人町步卒女也、本多政武中務太輔夫人池田氏、少將綱政女勇而有膂力、性又喜勇健、嘗欲祿侍女、而無當其意者、一見美與、曰、可也、厚祿之、衆皆笑其妄、美與性敏而直、力行無私、又能察知婢媼心、能與之交、衆皆悅之、一歲盛夏曬衣服、又設蚊幮、中有鎧甲、女伴見之、或笑、或稱之、夫人聞之、悅曰、果不負妾所見、與附役五郎八者喪心、夜半揮白刄、入廣廡、傷步卒厠徒、轉入水巷、又將入內寢、五郎八素善技擊、婢媼皆驚走、捕手至、不知其所居、呼曰、五郎八出、良久之無一人入內者、美與腰提燈、提薙刀、出曰、汝何爲者、夜中侵入內寢、何不畏天、大悪人速去、五郎八聞之、曰、咄女子來、揮刀進擊、美與懸燈於壁、脫薙刀室、與五郎八交鬪、伺隙以柄鐏撞其眼間、五郎八目眩、不能鬪、美與又擊其足踣之、呼曰、暴人妾已踣之、捕手速來、步卒走來縛之、政武夫妻大悅、賞之、曰、雖古之巴靜、無以過之、美與善擊劍、最長馭術、云、備忘錄

宮部曾與

曾與宮部氏京都諸司代與力七太夫女也、仕松平豫州室、有姿色、勇而慧、一歲永巷有恠物、夜過者結伴而往、曾

與夜嘗一人而往、廊廡懸燈動搖、風冷透肌、旁有燈室、窾窾有聲、曾與已過、有物自後撫其顏、曾與顧見、有一物、長六七尺、被髮瞋目睨曾與、曾與前捉其手、手有毛毿毿然、彼乃欲逸、曾與不敢放手、恠物漸縮小、長殆三尺、期期而鳴、曾與固執擺之、恠物乃囓其手、曾與又捉其顋、捩其手、遂捕至其室、以足開其障、婢視之驚倒、鄰室聞之、皆大驚愕、曾與乃令婢呼人、人至縛之、夫人及吉邦乃命捉來、照燭視之、其面如丸、鼻尖、口大至耳、頭髮下垂、滿身有毛、如十一二歲童兒、盜服吉邦外套、以韁繩爲帶、不知其爲何獸、欲聽其聲、以箠扑之、期期然鳴、吉邦以爲奇、明日欲示

中老婢

之於橥以殺之、乃置之犬室、使人守之、及遲明見之、其所縛繩索具在、而失其所在、自是永巷惟遂絕、吉邦賞嘗與以雌雄刀、夫人賞以衣服一襲及絹匹、後出嫁家臣前田將監云、備忘錄

大久保長州 教寛 家有一中老、女名 官 或時有過誤、女長大怒、詈且箠之、中老憤懣、則賷書其家、遣其婢二人、婢曰、二人未背偕出使、請遣一人、中老曰、今日之使大事也、非二人則不可也、強遣之、其婢塗而相謀曰、二人未嘗同使、是實可異焉、且主婦顏色亦異於常、恐有他事、則竊啓書視之、則報死於其父也、婢大驚曰、有是哉、妾當止其死、即遣一

紋

人於父家、遽歸則中老已死、婢覆以衣被、陽爲不知招女長於其室、女長乃至、婢啓其被、則中老伏刃滿身朱殷、婢曰、今日爲君所辱、竟至此、君則吾主之仇也、挺刃倖其腹、殺之、衆皆疑婢殺二人、婢取遺書於懷曰、是可以證矣、且詳述其顚末曰、主仇已報、妾死而無所恨、意色甚閒、長州大感其志、則竟擢婢爲女長、常山紀談

紋者備前岡山小吏某女、年七歲仕騎將若原監物家、享保中、監物有故去備前、紋時年二十、從監物母姊至京師、監物世祿三千石、所從男女數人、至此皆離散、紋一人不忍去、竭心給仕、居頃之監物母病死、沽其衣服財帑葬埋、

綱

困窮滋甚、監物姊生長於富貴、加之多病、非甘毳不能下嚥、紋盡力辨之、或縫紝、或爲人所雇、或沽梅弁、以養之、看護其病、三十餘年如一日、寶曆中、備前侯繼政思監物祖先武功、召而祿之、監物始得歸仕、紋又歸寄食其親屬家、及監物姊沒、每忌日設神牌祭之、天明中紋將死、遺言曰、妾若死、挂監物姊神牌於頸葬之、死時年八十九、紋蓋幼時爲其姊所養育、故報其恩也、備忘錄

綱者若狹遠敷下中郡小松原人、父曰角左衛門、年十四仕步卒松見茂太夫家、爲其兒傅婢、一日負兒在外、有瘈狗奔至、綱急抱其兒覆之而伏、狗齧綱數所、衣破血流、

福

綱不敢動、有人馳聚、擊狗殺之、急抱綱歸其家、傷甚、人問曰、何以能不使兒子負傷、綱太息曰、妾初來此家、父母誡曰、汝往仕主君家、保護幼君、勿忽焉、故竭心保護、瘈狗之至也、忘吾身、唯欲使幼君無傷耳、已而其傷膨脹、氣息奄奄、急遣人於小松原、其母來、不問其女疵、先問松見愛子無傷否、松見氏呼醫傅藥、不愈竟死、茂太夫以爲其子捐命、厚葬之、藩主酒井侯聞之、大感其義、明和八年改葬西津村西德寺門外、築塚立碑、曰忠烈綱女墓、復其父田、賜白銀、命儒臣爲之傳云、孝義錄卷 取備忘錄

福者甲斐八代郡末木村農六右衛門女也、舊都留郡忍

波留

草村里長五郎右衛門婢也、里長初富饒、已而家產衰耗、沽卻田地、且罹癩疾、數年、不能自起居、福善看護、負五郎、携其幼子、踰險路、歸依我子六右、六右夫婦亦竭心看養、家素貧、力不能給、福依賴比隣、傭賃以換穀、或分己食養主人父子、躬自糴斂衣、求衾以被主人、寒夜至以我肌膚煖主人、夏夜把扇、終宵拂蚊、使其子學書、日夜勵精苦修、事聞、天明八年二月賜銀三十枚、邑代官亦予金、以表閭里、（野史引忠女福事）

波留者美濃中島郡沖邑農總內女也、歲甫十一、仕河內八上郡長曾根野德右衛門、限以十年、德右初豐饒、後稍衰頹、不幸亡子、遂困窮、至僕童婢女悉遣歸、沽卻田園屋舍、命波留歸鄉、波留辭曰、妾不欲歸鄉、主家不之欲、則無奈何、若不然則被恩多年、今見主家困窮而棄去、妾實不忍、請從與俱艱難、德右夫妻感泣、以從其意、波留大悅、勵精辛苦、取我衣帶、以給主人、躬自耕耘、售餘田、以養夫妻、德右臥病、不能起、妻亦多病、波留不羞垢衣惡食、一以養夫妻爲心、一夕更闌、德右求食茶粥、有粟無薪、波留趨盜隣家藁三把、將歸、隣翁物色追之、波留捧藁、扣頭泣下、具告事情、謝罪、且哀請曰、如不聽則吾儕三口忽飢渴、妾不敢厭、唯憂老夫妻艱苦、辭色誠實、隣翁感激、自携藁三十

比左

把、畀之其家、天明五年、德右竟死、明年事聞、府廳以米一十苞賜波留、表其忠節、時年五十、（野史引心得草）

比左丹波篠山一富豪婢也、其鄉里距城下數里、年少出爲婢、資性柔順、能事主人、迄笄年、未嘗有一悖意、只瞻望鄉里父母耳、每有得錢帛殽菓、雖少請必致之父母、主家有兒、或人贈以女形假面及鬼面、鬼面主母恐其兒驚怖、以女面畀兒、兒翫弄不措、比左視之、懇切涕泣請之、主人異之、強喩其兒授焉、比左忭悅、入子舍、對假面獨語、或悲、或笑、主人覘其之他、竊換以鬼面、比左入子舍、見鬼面驚遽泣下、仍請假歸省父母、會日晚、懷鬼面疾出、往二里許日暮、過曠野、有惡棍數人、群居燒火、比左將過走、賊呼數、矣、比左回到賊曰、請借取煖、比左泣下辭、不可、賊藉、闌居、散金錢、樗蒲、或配分奪掠衣物、比左對火少時、回風吹焰、面目覺熱、密被鬼面避焰、一年少竊視、驚叫走去、餘黨亦各泣叫散走、不知所往、比左亦走到鄉里、敲戶、父母聞呼聲、迎入問故、答曰、乞得女假面、酷肖母顏、故意擬相見甚喜、俄然變作夜叉、故以爲母必死矣、尋說及途遇賊事、父問其地、燒松炬、與比左往見、金錢衣財狼藉如舊、悉拾收以訴領主、吏跟問曰、是乃比左至孝、天之賜矣、盡予其父母、（野史引故事要略）

碧

娼 虎者大磯倡也、曾我祐成屢遊大磯、見虎而悅之、虎亦相愛、諸豪競欲通殷勤、皆不顧焉、和田義盛來飲其家、召虎佐酒、不出、義盛怒、欲罪之、其母懼、促之、虎不肯、曰、曾我寒士也、和田豪貴也、妾豈忍以貧富易其心乎、時祐成在虎許、義盛請祐成與虎同出飲、及酒行、終不與義盛相酬酢、引盃飲屬祐成、曾我物語及祐成報讎鬭死、賴朝召虎問狀、既而免歸、哀慕悲泣、登箱根山、請僧行實修祐成冥福、作諷誦文、悼之、以祐成所騎馬、爲嚫、遂爲尼、如信濃善光寺、時年十九、東鑑後歸大磯、往高麗寺、云、曾我物語

岩者江戸根津川島屋娼也、人呼爲島岩、岩凡製衣服、畫

錦木

令人畫島、岩父貧困、不能爲生活、竟賣岩、爲娼、岩無恨色、常語人曰、聞烏獨有反哺之情、安有人而不養其親者乎、故視畫島以自警、少有金錢、即贈其父、不爲己有、一意以安父志爲樂、無復他念、備忘錄

錦木大坂新町茨木屋娼也、與浪士藤戸大三郎相愛、爲偕老契約、大三郎有父讎、年未弱冠、爲情愛所牽、稍延歲月、錦木初不之知、後聞之、大驚曰、爲妾故不可忘父讎、勸之復仇、延典身之期、得三十金、與之爲路費、大三郎往偵敵、敵知之逃去、大三郎得病死、錦木聞之慟哭殆絕、於是謝客七日、造難波村鐵眼禪師居、詳說大三郎事、出金造

墳、設位牌、請鐵眼薦其冥福、鐵眼稱歎不已、錦木約期滿必薙髮爲弟子而去、鐵眼是後遇人說其貞烈、於是節婦之名傳播四方、來賓如市、大坂富人某者、驟來愛錦木、欲出五百金脫其籍、先以二百金與主翁、涓吉日迎之、錦木曰、已典身不得已接客、今嫁人、是背大三郎契約也、妾當自決、主翁聞之、欲返二百金變其約、富人父聞之、大感其志曰、予家富誰不願爲子婦、顧渠貞烈不少動心、希世節婦、以五百金與渠、使渠遂其志、主翁亦感富人仁心、辭五百金、欲脫其籍、然仁人之志不可孤、乃受二百金、竟脫其籍、錦木喜、以其衣服恐與之同侶、往見鐵眼、請薙髮、居山

內、爲弟子、鐵眼以謂、年壯有姿色、恐不能遂其志、不許、錦木往依姨母、一日瞯其亡、身燒鐵片、印面、痛楚不可堪、氣殆絕、姨母歸看救護、錦木對鏡見顏容變、欣然再往見鐵眼、鐵眼驚嘆曰、實鐵石心腸也、竟許在山內修業、備忘錄引攝長懷記

正誤

第二卷至孝篇、引備忘錄、載土井大炊頭好房事、土居當作松平、好房父忠房、初爲大炊頭、後稱主殿頭、領肥前島原六萬九千石餘、好房亦爲大炊頭、土井侯歷世

爲大炊頭、故本書誤認、好房、爲土井、也、頃閱和漢名數拾遺、始知其誤、因辨之云、

通計二千五百八十條序文作二千五百四十五條者原數也今增爲此數

皇朝金鑑卷之五十五大尾

跋

近歳著書多用國文而漢文寖少吾季父嘗著皇朝金鑑頃捐貲印之笑曰漢文之書乖於時好奈傳之不廣何勇亦以爲然已而謂去歳自　皇上一宣戰於平壤於旅順口我兵所向無不奏捷外國實畏我武矣自今而後我國史者清韓二邦必爭繙之而此書雖屬傳記彼人士一閱則必曰日本國明君賢臣古今何其多也必亦服我文矣夫震耀威武武臣之職也發揚文德文士之任也季父於此書可謂盡文士之任也加之季父客冬獻金以供恤兵之用焉季父素行淳朴而爲武獻金爲文捐貲吁亦可謂善致臣道矣抑海之內外交通之便期之將來彼二邦果傳此書安知不同文諸外國亦傳之哉

姪　青山勇拜撰

跋

在昔唐張九齡著千秋金鑑獻之於玄宗唐史乃書云九齡述前世興廢爲千秋金鑑五卷上之蓋嘉其忠藎故特書焉爾我師鐵槍先生著皇朝金鑑呈書於宮內大臣請上之亦欲盡其忠藎焉也顧九齡之書一時所撰故僅止五卷而先生之著則不然其史學襲四世之箕裘而拮据費半生之精力故爲書至五十五卷之多而彼專採爲君者所可鑑而此併具君臣之兩鑑則其爲金鑑豈不更大乎夫千秋金鑑已入唐帝之觀覽以取信于天下永傳于世今皇朝金鑑蓋辱入我　聖皇乙夜之覽其取一世之信重顧如何哉余知其必廣行于海內焉若夫史臣他日或有明治史之撰乎亦安知不爲其所特書而永存金鑑名於千載焉邪小子不敏樂爲先生道之乃書以爲跋

門生　手塚德進拜撰

跋

鐵槍青山先生嘗在水戶彰考館編纂之暇脩成此書及戰略新篇而深藏篋中四十年于茲乙未之春刻之於東京松陽家塾矣今也我國大勝其武維揚而宇內列國耳之目之或畏焉或嫉焉遽然聯合欲以當我鋒且清國割地媾和財力非不足坐於兵力不振耳寧不思臥薪嘗膽以雪前日之耻哉古語云迨天未陰雨綢繆牖戶爲我國人者豈其可弗思焉邪日羅有言服斂之道在培養國本也先生今日取此書頒諸海內想其意在勸仁誘義純一人心以鞏固國本也歟乃書所感以贅卷尾云

門人　宮寺美成拜識

青山延壽　編

戰略新編

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東京松陽家塾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
東京松陽家塾鉛排本影印

自序

序

予年未冠、專攻文辭、讀孫子十三篇、深愛其文簡切有法、數讀不厭、因竊思自古英豪用兵制勝、不能出十三篇之外、於是輯皇朝戰鬪之事、證之以孫子語、類分區別以爲一書、其後得明葉夢能所著運籌綱目、其爲書體裁略同、無大相遠、而綱擧目備、有條而不紊、采擇亦精、所謂無餘蘊、於是毀舊稿、一從葉氏之書、如其大綱則依其舊、少有所取舍、如其篇目、則我於彼土風已異習尚亦不同、故至其戰鬪、彼無而我有者有之、我無而彼有者有之、無者刪之、有者增

之、或據或益、不依其舊者相半矣、如其事蹟、則上據大日本史、下撮伯兄紀事本末、書、會萃成編、而葉氏在專論韜略、故其記事、刪繁就簡、予素不講兵、唯記其戰鬪、以備兵家采擇焉耳、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予可以已而不已、固知得罪於聖人、雖然職在執戟、執兵衛國、是其職也、其職則小、其言則大、蓋亦有不容已者、見者幸恕焉　明治紀元春

三月　青山延壽序

戰畧新編目錄

卷之一

御軍門第一

目　一

二

卷之二

料敵門第二

名將料敵

楠正成 二條　小早川隆景　大谷吉隆

智將測度

源義家　源爲朝　織田公

全軍爲上

藤原保昌　紀淑人　黑田孝高

厚結與國

織田公 二條　上杉景勝

料知敵情

高師泰　土岐直氏　富永孫太夫

馬場氏勝　加藤清正

設謀邀敵

源頼政　楠正成　豊臣公

設方誤敵

毛利元就　山本晴幸　早川幸豊

事機宜密

織田公　徳川公

斥候爲先

鳥居忠廣　高見澤越前　土岐定政

卷之三

合戰門第三

德川公　井伊直孝

乘勢破敵

新田義貞　織田公　豊臣公

弱戰強繼

德川公　上杉景勝

仗義討賊

毛利元就　豐臣公

死地則戰

戸次鑑連　小早川隆景　島津家久

客戰主速

源賴義

守勝便難

神武帝　紀男麻呂　德川公

敗中制勝

平維茂　新田義貞　細川定禪

先據便地

松平廣忠　豊臣公　榊原康政

戰用鄕導

神武帝　源義經　織田公

上士不伐　二條

卷之四

出奇門第四

卷之五

狙詐門第五

卷之六

平伏兵門第六

卷之七

用間門第七

卷之八

水戰門第八

卷之九

火攻門第九

卷之十

守城門第十

隨機應變

楠正成 二條　畑時能　加藤清正

僞辭固守

赤松則村　細川頼之

設疑解圍

淺井亮政 二條

設伏待敵

三浦義明　楠正成　眞田昌幸

先戰退守

加藤清兵衛

詐敵納糧

德川公　立花宗茂　板倉勝重

預蓄糧食

鳥屋尾石見　本多重次

卷之十一

攻城門第十一

冒險拔城

源頼信　源義經

避強、攻弱、

織田公　豐臣公

内外夾攻

楠正成　菅德公　織田信忠

攻具壞城、

黑田氏兵　加藤清正

圍師必闕、

德川公　清原武則　細川和氏

總計三百十五條（原五百三十餘條）

戰略新編卷一

水藩大番隊騎士權彰考舘總裁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校

御軍門第一

葉氏曰、孫子謂、不知三軍事權、而同三軍之政與任、則軍士惑且疑、故敎閱必先、號令必嚴、賞罰必明、士卒必愛、事權莫重於此、故揭御軍之綱、

敎閱爲先

吳子曰、用兵之法、敎戒爲先、　凡興師、必先敎戰、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前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觀旌麾、以應變、聽金鼓、而進退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戰無不勝、近古兵之精者武田上杉二家、爲稱首、無佗、敎戒訓練能得其術耳、武田氏之訓練世皆知之、而至上杉氏、則知之者寡矣、武田氏嘗遣間人於越、間人還白、謙信訓練之狀、山本晴幸聞之、謂晴信曰、方今之世、我勁敵孰若上杉氏者、與彼戰、非節制之兵、則不可也、可觀上杉氏訓練非華法、而當時隣國震懾、已如彼、敎閱其可忽諸、

太田資長

長祿元年、太田資長築江戶城、資長設射堋於城中、令士卒

較射。怠者罰金二百片。毎月訓練、執槍擊鉦。號令甚嚴。（梅花無盡藏）故資長出兵、所向克捷、威振關東。

上杉輝虎

上杉輝虎行軍極嚴、臨戰部分諸隊、單騎馳入其軍。軍從其馬蹤。或爲右軍、或爲左軍、或爲游軍。部伍立定。兵士所持槍則以槍、劍則以劍。出戰、槍丁雖在彼、迭不得相就。其嚴如此。（武將感狀記○此條即行軍、非敵閱、然訓練有素可知、故取以爲證）

蒲生氏鄉

天正十八年、葛西大崎民作亂、十一月五日、蒲生氏鄉自將、發會津、與伊達政宗約、以明日攻高清水城、（蒲生氏鄉傳、蒲生軍記）命佐久間安次兄弟以先鋒、怒其衆不整、命蒲生鄉成等六人。六人議曰、吾輩受命而衆若不整、恥也、請試勒兵、乃試之野、約束六次而衆未整。六人呼曰、明日之戰雌雄決焉、衆何爲不整。乃稟麾衆。衆乃整齊。進退中度。六人喜曰、明日之戰吾無憂也、（常山紀談）遂進攻援諸壘。高清水不攻亦潰。明年氏鄉發名生城、還會津、（氏鄉傳記、蒲生軍記）其兵連絡七日不絕。而一無犯法者、（常山紀談、藩翰譜）淺野長政歎曰、號令整肅、將士精鍊、吾未之見也、（常山紀談）

法令必行

孫子曰、法令孰行、夫士卒蹈萬死之地、而無悔懼之

心者皆信令使然也、如德川公及小早川氏、皆將之
仁者、然士卒犯法、雖有功必罪、不赦、其嚴如此、語曰、
威克厥愛、允濟、不其信乎、

德川公 二條

天正四年三月、德川公攻田中城、麾下士酒井重頼、內藤善
政、熊谷又一郎、小栗忠政、欲先登、夜竊出緣壘壁、城中預設
伏、於城外、四士至、伏發、重頼等健鬭却之、獲首級而還、公聞
之、怒召四士曰、汝等勇則勇、然柰軍令何、遂逐之、其後四士
私屬大須賀康高、有功、公又召祿之、武德編年
天正中、公與武田勝頼相拒馬伏塚、時麾下士大須賀彌吉、
馳入勝頼軍、獲首級而還、公怒其犯法、命立殺之、岩淵夜話

小早川隆景

文祿二年、征韓諸將圍晉州城、小早川隆景、帥兵備明援軍、
隆景下令曰、城陷在近、猥勿出攻、吾將植旗城上、汝等視之
齊登、若犯令出攻、假令有功必罪、莫宥、已而城陷、有五卒潛
出攻城、提首級來謁、隆景曰、汝功可稱、然犯法不罪、後將何
以令衆、遂斬之、毛利家記

厚待士卒

孫子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凡與敵戰、士
卒等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將之恩惠使然也、古之明

將皆能知之、故勞逸必與衆共之、不敢以已貴賤人、正行援敵溺卒、遂收其功、蓋司馬法所謂、不窮不能、哀憐傷病之遺意也、　孫子又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譬如驕子、不可用、爲將者正不可不知也、語曰、愛克厥威、允不濟、

後醍醐帝

延元元年、七月、帝命藤原隆資新田義貞進軍討足利尊氏、義貞臨發入辭、帝溫顏勞獎、親剪所御紅袴、以頒賜士卒、以爲笠號、義貞感激拜出、乃分兵爲三、轉鬪而前、賊兵披靡、既而諸軍皆敗、賊兵悉率於義貞、圍之數重、射中其額、流血被面、義貞決死奮戰、向陽笠號者八百人、殊死而戰、潰圍入擁義貞而出、歸山門、太平記

楠正行

正平二年、楠正行破山名時氏於瓜生野、敵兵潰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正行援溺卒五百人、給衣藥視養數日、因授鎧爲禮而遣之、敵或感恩來降、其後四條畷之役、從正行戰死者多、太平記

戸次鑑連 稱雍髮道雪

戸次道雪事大友氏、以驍勇著稱、後病跛、每戰乘輿麾衆、兵或不利、輒呼曰、必棄我敵中、衆乃不敢退、嘗曰、士未大友興廢記

得松山死力、亦可謂奇矣、

源義家

寛治中、源義家攻藤原清衡金澤柵、久之不拔、義家曰校兵士勇怯、各爲一座、戰罷廻更定其座、以激勵之、義家弟義光從士藤原季方、每戰必勇、未嘗一就怯者座、軍中榮之、有季鏑惟弘者、臨陣每怯、一日自奮曰、吾勇怯決於今日、先衆而進、箭中頸而死、所食物自瘡口出、衆皆笑之、義家聞之曰性怯而奮鬪者死如此、亦可憫也、後三年軍記

高木半郞

延元三年三月源顯信據男山、賊將高師直來攻、相持數月

九

嘗無勇、無勇將之罪也、其下未有戰功、謂之曰、戰固有幸不幸、吾既知卿勇、必勿求功致死、我雖衰憊、臨敵不懼、以有卿等也、因與以戎具、以故人人感奮樂死、常山紀談 每有客、輒呼將士曰、某有功、某不幸無功、請賜一觴、其愛士撫下如此 大友興廢記

激勵士卒

孫子曰、兵之情不得已則鬪、又曰、殺敵者怒也、凡爲將者能激勵士卒、使發憤赴戰、則克矣、義家校士之勇怯、使怯者奮而死敵、名將之用士、蓋如此、信形一襲其故智、而如高木則其人本非將率、而能出一策、

師直竊遣間人、火山上神祠、城中驟擾、敵兵乘之競登、城兵松山九郎多力而怯、股慄不能戰、高木十郎按刀瞋目曰、城將陷矣、汝不能出鬪、我寧突刺死耳、九郎乃起、抱巨石亂投之、敵兵顚墜崖谷、城因得完、時人語曰、松山有力、高木實用之、太平記

板垣信形

甲斐部將板垣信形校士卒勇怯、食勇者以美饌、朱其椀、食怯者以麤糲、黑其椀、甲陽軍鑑

預備不虞

吳子曰、出門、如見敵、夫出師、行則備其邀截、止則禦其掩襲、營則防其偷盜、風則恐其火攻、若此設備、有勝無敗、屋島之戰、義經數易其裝、是亦備不虞之一端、而登高瞭望、自爲斥候、使敵不得掩襲、清正曰、吾雖不見敵、常如臨敵、與吳子語相符、而秀政之警偷盜者、非畏偷盜、乃畏敵夜襲也、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蜂蠆有毒、況於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源義經二條

壽永中、屋島之役、源義經數易其裝、不肯著鮮甲、令人不得識別、敵兵注目義經、爭欲相搏、終不能得、盛衰記○上杉謙信每戰易衣、武田信玄每使人狙之、終不能踪跡、是又襲義經故智也、見日本智囊、

行軍

是役、東軍不寢三日、卒皆倦睡、義經慮敵偵知來襲、登高嘹望、使伊勢義盛、片岡經春、終夜巡營警備、是夜平教經等謀襲我軍、而遂不果、（盛衰記平家物語參取）

堀秀政

天正十八年、小田原之役、一夜風雨晦冥、堀秀政命其營曰、必有偷盜、與其失鎧馬糧、伏於人、寧我伺脩者、親罰取之、乃親巡軍者三、士卒不得睡、營中無事、而他營果多亡失、人服其智、（碎玉話）

加藤清正

慶長元年六月、加藤清正屯全州、太閤召還清正、清正乃

與兵還路經密陽、過戶田氏繁、氏繁兵皆緩服出迎、清正戒裝跨馬、部伍肅然、及解甲、取腰間絳囊授地、乃錢糧也、氏繁因近地無敵、何乃如是、清正曰、吾非不欲優逸、但將帥不警、衆心必弛、一旦蹉跌、前功皆廢、吾雖不見敵、常如臨敵、正爲此耳、（常山紀談）

行軍有法

吳子曰、敵之來、旌旗煩亂、人馬數顧、可擊、是謂行軍無法也、又曰、無犯進止之節、是謂行軍有法也、故行軍之際、部伍嚴肅、進止有法、而戰則不敗、遇雨速渡、者是常法、大軍遇雨留滯、是亦一法、行軍五里、是常

法、隆景不過三里、隆景遠征、務養士氣、是亦一法、以地之遠近、定軍之先後、是常法、故正信一言、德川公亦不爭也、當時諸將皆精於軍事、進止有法如此、宜矣戰勝攻取無敵於天下、

伊奈忠政

天正十八年、小田原之役、太閤將發吉田、時霖雨富士河溢、德川氏吏伊奈忠政、請俟霽出師、太閤曰、吾聞軍行臨川遇雨、不涉、後者必難涉、今汝止之何、忠政曰、臨水遇雨、寡兵宜速涉、若行大軍、則溺死者多矣、太閤曰善、留三日乃發、武徳編年

小早川隆景

文祿征韓之役、小早川隆景日夜嚴警、慮士卒疲困、不許遠出、旨行兵不過三里、諸將或憤其緩、平壤之敗、諸將駭愕、不知所出、隆景獨奮然建策、一戰而克、諸將始服其膽略、立齋聞記

本多正信

元和之役、東照公謂台德公曰、此役當決於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見兵先往、汝督大衆繼之、台德公曰、兒在此使大人先、世謂之何、東照公曰、吾老矣、不復遭事、必先衆一樂戰、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在京、郎

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東照公乃止、外史

嚴禁鹵掠

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是蓋古者王師征不服之遺法、固非織田北條二公之所庶幾、然二公入敵國、號令嚴明、秋毫無犯、闇合王者征討之遺規、其興也勃焉宜哉、

織田公

永祿十一年九月、右府伐佐々木義賢、義賢懼、棄觀音寺城、

逃、右府進入城、嚴禁將士暴掠、迎足利義昭、入京師、京師素畏右府威名、上下震駭、相率竄避、右府至東福寺、嚴戢兵士、纖毫無犯、衆爭來謁、右府慰諭遣之、衆退曰、吾聞織田威猛如神、今醞籍乃爾、適有賤卒、淩虐商賈、右府捕而縛之樹、京師晏然、參取信長記信長譜總見記

北條氏茂

延德三年、北條氏茂攻足利茶々丸、殺之、伊豆人民畏其兵威、負擔奔竄、氏茂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榜於路曰、吾所以來者、誅賊子而已、非有所暴掠、其各安乃堵、以俟我令、敢逃者蹈其稼、火其家、時大疫、疫者不能奔、往々偃臥於家、氏茂與

以醫藥撫循之、民更相告言、多來歸者、外史

優恤瘡痍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傷者泣而撫之、死者哀而葬之、飢者給食而飼之、寒者解衣而衣之、唐太宗征高麗、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軍回、詔設太牢、祭戰亡人、痛哭盡哀、亡人父母聞之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義經厚葬二士、泰時親炙貞幸、皆太宗流亞、古今名將所爲、其揆一也、

源賴義

永承中、安陪賴時反、廷議以源賴義拜陸奧守、帥兵討之、賴義與安部貞任戰、破之而還營、勞士卒、親問創痍、衆皆感激、爭樂爲之用、陸奧話記

源義經

壽永四年、屋島之役、平敎經率精兵乘船、迫岸、射東兵十餘騎、仍鬪義經、義經危殆、佐藤嗣信以身翼蔽、中矢輒斃、敎經豎菊王下船、將斬其首、繼信弟忠信射而殪之、扶兄還營、義經親臨、枕之於膝、問所欲言、繼信曰、臣自出陸奧、已委身於君、今日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覩君殄平氏、爲遺憾耳、義經泣曰、我鏖敵在旬日、而不及汝勞、繼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政光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二人於高松、朋以名焉、

宇治一谷所騎名大夫黑者也、一軍感泣、皆思爲義經死、（盛衰記　平家物語）

北條泰時

承久三年、北條泰時至宇治、橋板已徹、東兵緣架進戰不利、泰時令柴田兼義亂流先進、春日貞幸佐々木信綱等繼之、貞幸馬傷而溺、從者援還、泰時親爲炙之、乃蘇、既而泰時亦將親渡、貞幸控馬而諫、不聽、貞幸紿之曰、釋甲而渡、不則沈溺、泰時下馬釋甲、貞幸乃奪馬去、泰時竟不得渡、（東鑑）

御軍　二十一

戰略新編卷二

水藩大番隊騎士權彰考舘總裁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校

料敵門第二

葉氏曰、孫子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蓋能知彼己、則守其可守、攻其可攻、又奚殆焉、不知彼己、可而不進、難而不退、其敗必矣、此古之英君賢相謀臣策士所以重於料敵也、故揭料敵之綱、

名將料敵

孫子曰、料敵制勝、又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

之善者也、故爲將之道料敵爲先、彼以此來、我以此應、見機而作、應敵而變、古之名將能料敵決勝於千里之外、或計之於數歲之前、如獨照而龜卜、楠公之於高時、正儀之於足利、隆景之於太閤、吉隆之於德川公、其策之可謂明矣、太田三樂之論北條、小野和泉之議德川公、知論其形迹、不知料彼己之勢、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楠正成二條

元弘元年八月、後醍醐帝在笠置、聞楠正成名、遣藤原藤房徵之、正成即詣行在、帝詔曰、卿應命即至、允足深嘉、今日之

事一以煩卿正成對曰逆賊暴虐自招覆亡天誅所加蔑不剋也夫創業之功要在謀略東兵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藏相模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撓也然成敗兵家常事或遇小衂願勿煩聖慮臣如獲存何患不濟辭歸城赤坂屢挫高時兵於是諸國勤王之兵大起遂滅高時如正成所料 太平記 延元元年五月足利尊氏將舟師七千餘艘直義將步騎二十萬水陸並進新田義貞解白旗之圍退陣兵庫士卒逃亡過半馳驛以聞舉朝震駭時北畠顯家已歸於鎮京師兵寡後醍醐帝詔正成援義貞正成奏曰尊氏新舉九州而來軍勢猖獗我以疲兵拒戰恐不能敵之宜召還義貞

車駕移蹕山門縱敵入京師招集畿甸兵塞水路絕糧道待其疲散然後前後齊進可一舉而殲也義貞之計亦當及此但不戰而退涉於物議故不輙歸耳夫戰者雖始之或負欲終之有利請加重思參議藤原清忠曰賊雖衆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之正成即以五百騎上道至櫻井驛以帝所賜菊作刀與子正行誡曰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愼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矣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與直義接戰死之 太平記

小早川隆景

天正十年六月、豐臣公攻備中松山城、拔之、毛利輝元遣使議和、會織田右府爲明智光秀所弑、公聞變、謂使者曰、明日來議、明日使者又至、乃謂曰、吾主遭害、卿主猶講和乎、爲我還問輝元、會衆議之、衆或曰、此吾國之幸也、請還國以觀時變、隆景曰、不然、應仁已降、天下大亂、百有餘年、亂極必治、今乃其時、而秀吉智略超邁、英氣蓋世、天必不虛生此人、則今日之變、蓋天之所以開秀吉也、何則兩軍相持、而禍變猝作、況和議將成、先盟約而後告變、此常人之情也、秀吉則不然、聞變不懼、故緩和議、告以情實、令我審議、此豈易及哉、以此討賊、何所不克、而我若構怨、佗日必將逞意於我、我何以禦之、不如當其危迫、結其讎心、彼必感喜、佗日將厚待我、此保國之長策也、輝元從之、參取太閤記秀吉譜藩翰譜 遣使吊公、定和議、公悅還師、秀吉譜 後果如隆景所料、

大谷吉隆

慶長五年、會津之役、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將從東征、至垂井驛、石田三成遣使、强要吉隆、招之澤山、語以舉兵之故、吉隆問其方略、三成曰、西道豪傑皆應嗣君之命、當不日會大阪、而東北諸國概通謀於景勝、景勝縻內府數月、而我舉西諸侯、長驅踰箱根、可一舉而克矣、吉隆曰、子獨不見夫奕棋者乎、敵手相對、而算成者勝、即遇國手、其所爲皆出我意表、

矣、內府、國棋也、吾恐其出子之意表也、且子擧事、有不可者
五、內府少小角武田北條諸豪老於兵機、以故太閤英略、終
不能加焉、況於今人乎、其不可一也、內府國富兵强、諸大國
莫可較者、其不可二也、內府資望重於諸侯、而子以卑位微
力首事、其不可三也、內府多熊虎之將、在昔織田右府選諸
家將帥、圖繪其像、時德川氏有參河一國、而上圖者十九人、
今又不知其幾倍、我將士有類之者乎、其不可四也、德川氏
撫士非一日也、部屬精銳、義與國始終者、不可勝數、即有死
事、藤其孤於襁褓、士之親附、如膠漆然、我乃以瓦合之師抗
之、其不可五也、有五不可、子必止焉、三成不聽、遂招覆亡、如

料敵

二十九

三十

吉隆所料、烈祖成績外史

智將測度

兵刄已交、變在呼吸、能料敵情、動合事機、非智者不
能也、語曰、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晴信於輝虎、太閤
於德川公、所謂智而遇智者、武杉二氏終身鬬智、鋒
而後止、織田公夙智其機、故卑詞事武田氏、務避其
鋒、太閤亦知之、講和德川公、卑詞厚禮、無所不至、是
則智之大者、武杉二氏之所不及也、

源義家

寬治初、源義家圖清原家衡金澤柵、久而不拔、輿地寒甚、將

士皆患之、相謂曰、不日大雪、必致凍死、既而義家使親兵藤原資通下令曰、今夜柵必陷矣、宜放火軍營、使士卒取煖、軍中怪之、及曉、家衡果燒柵出遁、義家追擊斬之、後三年軍記

源爲朝

保元之亂、藤原賴長召源爲朝議軍事、爲朝進曰、臣久在鎭西、屢履行陣、利在襲不備、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縱火三面、要之一方、縱兄義朝善戰、臣一射斃之、若平清盛等孱弱、直以鎧袖披拂耳、乃取鳳輦從此地、奉陛下於禁內、則東方未明、事已定矣、辭氣慷慨、無所回避、賴長曰、兩帝爭國、豈可輕易擧事哉、擢召興福寺僧徒、料應黎明來赴、宜待其至而後戰、

料敵

三十一

三十二

爲朝退曰、阿兄曉兵機、乘夜火攻、誰能拒之、敗在目前、冤嘆、明日用吉野法師與寧樂大衆哉、白河帝使源義朝平清盛乘夜攻白河殿、爲朝怒曰、臣累言之、今果然矣、出戰不決、義朝乘風縱火攻之、諸將不能距、軍遂敗、果如爲朝所料、保元物語

織田公

天正元年八月、右府發兵攻淺井長政、援其諸城、朝倉義景來援、進陣田神山、右府令稻葉通朝備之、會夜雷雨震、大嶽城中火起、右府急攻之、守將小林齋藤出降、右府曰、風雨暴猛、義景必不知大嶽之陷、宜遣二人還報、知今日必不能免也、乃放還之、明日右府登堙樓、望北軍曰、敵今夜必逃、掩

擊、勿失、遣使前軍、戒諸將、諸將不信曰、公何言也、彼以大兵據山布陣、且我客、彼主也、彼何以退走、右府張目不動、至夜、夜已四皷、右府曰、敵逃矣、前軍何緩也、乃吹螺跨馬、帥親兵、馳、義景果棄營遁、我兵追及於刀根阪、越軍大亂、山崎吉家還戰死之、義景僅而獲免、（參取七國志總見記朝倉記常山紀談）

全軍爲上

孫子曰、用兵之法、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名將料敵、心戰爲上、兵戰爲下、保則料虜如此其審、所謂以心戰、而不以兵戰者、小田原之役、前田利家專事撫納、而太閤不悅、

加藤嘉明謂其人曰、關白其無後乎、殺以立威、是編裨之爲耳、旨哉言乎、

藤原保則

元慶二年、出羽俘夷叛、燒秋田城、出羽守藤原興世戰敗不利、（三代實錄）攝政基經密召藤原保則、命招討之任、保則固辭、基經彊之、保則曰、必不得已、請陳愚計、恐不能用耳、基經固問、保則曰、蝦夷內附以來垂二百年、畏服朝威、無有寇逆、今聞秋田城司良岑近者、聚歛無厭、徵求萬端、故疊怨積怒、以致反叛、夷種衆多、遂相合從、賊徒數萬、窮寇死戰、一以當百、難與爭鋒、如今之事、雖坂將軍復生、不能蕩平、若敎以義、方示

以威信、播我德音、變彼野心、不用尺兵、大寇自平、基經曰善、保則曰、今以恩信化之、虜猶或不服、臨之以兵威、小野春風累世將家、驍勇絕人、願先令春風率兵示以朝廷威信、然後以德招致、不歷數月、自應銷散、基經乃奏以保則爲出羽權守、擢春風爲鎭守將軍、保則奉詔、即發、晝夜兼行、道遇飛驛相繼報官軍敗衄之狀、從騎皆奪氣、而保則意氣自若、（保則傳）既而春風至鎭守府、率兵四百餘、由陸奥路、經上津野進至秋田、（三代實錄）春風少在邊塞、能曉夷語、脫甲釋兵、單身入虜中、具宣朝命、如保則意、於是夷虜叩頭拜謝云、嚮秋田城司貪欲暴獷、臣等不能堪命、遂至於此、今將軍幸以詔命綏撫、願

改慮以奉命、乃競以酒食饗官軍、豪長相率、隨春風至國府、保則召見慰撫、時有渠帥二人、不肯歸附、保則問諸豪長、豪長還斬兩夷首來獻、保則即遣使撫納餘種、自津輕至渡島、前代未嘗歸附者、皆盡內屬、（保則傳）

紀淑人

承平六年、南海賊起、黨與數千人、聚船千餘艘、橫行海中、鈔掠商舶、（扶桑略記）以紀淑人爲伊豫守、（日本紀略）追捕海寇、賊聞其寬恕、望風歸欵、魁帥小野氏彥、紀秋茂、津時成等三十餘人、率衆二千五百餘人來降、淑人給衣粮、班田疇、歸就農耕、海表晏然、（扶桑略記 日本紀略）

料敵

黑田孝高

慶長五年關原之役黑田孝高以募兵萬人發中津攻熊谷直陳安喜城城南北臨海地勢險峻直陳率兵東上其叔父外記堅守不下城兵森兄弟通欵於孝高曰僕輩與外記不相善願出降不然縱火爲內應孝高曰彼縱有憾於外記而無叛君之理且燒城則死傷必多皆不可許部兵馬杉某與外記有舊孝高使馬杉貽書曰外無救援中有離叛不如授城而去誓不殺一人外記乃出降孝高又攻垣見家純富來城城兵夜出砍孝高營已而得關原逃卒縱入其城因諭之使降城將請出降孝高先鋒毛利某曰城兵曩砍我營請屠

三十七

戮以報讐昔之怨孝高笑曰彼我廝殺戰陣之常何怨讐之有用兵之法全軍爲上宜亟解圍於是城兵皆出降其知名之士孝高召隷之 烈祖成績

厚結與國

孫子曰衢地吾將固其結　凡與敵戰傍鄰與國當卑詞厚賂結以爲己援我攻其前彼掎其後則敵人必敗織田公與德川公和使公當東面其策可謂得矣武田氏亦悔不早與公連和西兵可見其智出武田氏上然右府之於敵有一抗我者不鋤其根則不止如淺井氏雖與之結昏竟至傾國力以殲之故其

三十八

定天下尤難、太閤深知其非、雖今日敵我、明日投兵、則視之不異舊故、右府之亡勝頼、太閤則欲以勝頼爲先鋒定東國、是其規度又出右府之上也、

織田公

永祿四年、織田右府聞德川公與今川氏眞有隙、欲與公講和、會水野信元往說之曰、今川闇懦猜忌德川、反欲擊之、愚亦甚矣、德川勇鋭屹立强國之間、決非乞降者、彼僕姪也、而累歲交戰、實所不忍、然彼可和而不可服、請幸與彼講解、令無東顧之憂、然後創平美濃、京畿可窺矣、右府大悅、謂諸將曰、我世與岡崎爲仇敵、兵結不解、且聞之彼雖年尙少於軍

旅則一國無雙、殆不易與、今與彼連和、我專事西略、彼則略東方、緩急迭相救援、則吾可大得志矣、諸將皆曰善、乃遣瀧川一益來參河、就石川數正議和、信元亦遣使請之、公與將佐議乃約和、右府遣林通勝瀧川一益與石川數正高力淸長會定兩國境界、歸其侵地廣瀨擧母梅坪丹家寺部諸城於參河悉撤守備、（武德編年松榮紀事參取藩翰譜）　於是右府無東顧之憂、專力於京畿、遂至剏霸業云、

永祿六年、右府謂諸將曰、吾欲平定幾內、而江濃爲近畿衝阨、取之如何、佐久間信盛曰、方今六角淺井割據近江、而六角衰弱、取之不難、惟淺井驍猛、兵亦强盛、請約昏以爲援、右

府然之。乃遣使因長政將安養寺某告其意。長政遂許之。久
政請右府勿攻越前。右府許之。總見記 淺井軍記 據

上杉景勝

天正七年。先是上杉輝虎卒。景勝與景虎爭立不決。景虎求
援北條氏政。氏政妹嫁武田勝賴。乃景虎姊也。故氏政使勝
賴援之。勝賴率兵二萬赴越後。景勝懼。以東上野地賂勝賴。
先之以黃金萬兩。請屬麾下。又賂其嬖臣長阪跡部各金二
千兩。勝賴乃與景勝和。合兵攻景虎。景虎自殺。景勝遂取越
後。烈祖成績 外史

料知敵情

孫子曰。鳥集者虛也。又曰。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六
韜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
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木偶人也。

高師泰

延元元年十一月。高師泰將兵圍皇太子於金崎城。明年圍
未解。城中糧食已竭。採海物以充食。後乃每日宰馬以食之。
三月賊兵或說師泰曰。頃城中不浴馬。料糧盡食馬也。攻之
可拔。師泰督將士急攻。城中絕糧已旬餘。士皆困憊。不能拒
戰。城遂陷。太平記

土岐直氏

正平十三年、十二月、足利義詮犯吉野、大和河内兵城龍泉峯、以拒北軍、士岐直氏與細川清氏別將兵來攻、以城險不敢逼、相持數月、直氏謂部下曰、吾望城上多鳥鳶、是必虛城、兵法所謂、飛鳥不驚、上無氣、氣乃急拔營馳赴、清氏等亦繼至、破柵而入、守兵既遁、僅留羸卒、不戰潰散、乃火城而還、太平記

富永孫大夫

元龜三年、箕形原之戰、德川公已入濱松、登城樓望甲斐軍、召富永孫大夫問敵去留、對曰、大軍後拒、輜重不多、竈無烟、是必引去、明日晴信果去、成烈續祖

馬場氏勝

天正元年、馬場氏勝從武田勝頼屯鳳來寺、德川公將攻之、以其據險、欲誘致之、僞爲火營、積松葉燒之、伏兵其側、氏勝望見、誡士卒曰、煙氣白、非燒營者、此必詐謀也、勿妄出戰、遂不出兵、成烈續祖

加藤清正

文祿征韓之役、加藤清正至漢江、韓人設疑幟、列戰艦而逃、清正望見水鳥游泳、曰、此必疑兵也、乃令善泅者取舟於北岸、以濟至國都、清正記

設計避敵

孫子曰、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但逃避之際有計存焉、貴敵莫之測耳、頼政之避敵、巧則巧也、然知敵之強、不得已而出於此耳、楠公則兵力有餘、而逃避以制勝、噫非楠公而誰能至於此、

源頼政

治承元年四月、先是白山僧徒奉神輿至延暦寺、訴加賀目代藤原師經燒涌泉寺、後白河法皇諭座主止之、僧徒不奉命、至是延暦寺僧徒奉日吉白山神輿犯闕、廷議命平重盛源頼政禦之、既而神輿直指頼政所守達智門、頼政下馬、免冑拜伏、遣從士渡邊唱言曰、守將頼政致意大衆、頼政崇信

料敵

四十五

山王、祈子孫之福、今奉敕在此、懼向神輿彎弓、昔日源平勢力相抗、保元以來源氏稍衰、頼政纔承餘緒、承乏警衛、所率寡弱、自知不足邀大衆、願諒之、若不見聽、頼政與士卒俱暴屍輿前而已、平重盛擁精兵守陽明門、衆徒避之而凌我寡弱、恐取笑京師也、於是僧徒轉向陽明門、重盛禦而郤之、平家物語・盛衰記

楠正成

元弘二年五月、楠正成破六波羅兵五千於天王寺、六波羅更命宇都宮公綱以紀清兩黨五百來攻、正成族和田某請逆戰曰、我已勝五千、何有於五百、正成默然良久、曰、兵在和、

四十六

不在多、公綱坂東驍將、從以紀淸兩黨、且彼承敗衂之餘、僑軍孤進、志在必死、我籍使克之、能無失亡、天下之事豈止今日、宜愛士力以圖後擧也、我今輸彼一籌、引退出奇誑之、則坂東慓輕之士、氣索而去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遂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既而夜望、四面皆炬火、漸多漸逼、公綱不釋甲、而待者三晝夜、兩黨懼謂曰、楠氏兵日盛也、公綱乃引還、正成復入天王寺、太平記

豐臣公

天正十年六月、本能寺之變、太閤自備中還、浮田氏諸將聞之、欲遮擊、太閤遣使曰、吾將討賊、請過岡山議軍事、岡山將

士悅曰、秀吉可殺也、太閤還至宮內、聲言赴岡山、岡山使者至、太閤稱病不見、潛出騎駿馬、馳渡吉井川、至宇根、使人報岡山曰、秀吉有事、已從間道去矣、將士大驚、常山紀談

設方誤敵

唐太宗與李靖論兵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太宗古今用兵之雄者、故其語得之實地、非空談也、所謂多方誤之一語、可謂簡而盡矣、此篇所謂出奇詛詐伏兵、其實則設方誤敵也、今擧一二事證之、是唯誤敵之一方、而非所謂多方者也、

毛利元就

大永四年、大内義隆攻尼子氏銀山城、毛利元就從尼子經久赴援、會夜雨闇黑、敵將陶道麒戰甚力、遣兵出我軍背、元就命斷松枝投之、敵果遇亂枝而蹶、我軍叢射、死者甚多、衆乘之奮擊、殺傷數百人、敵兵沮縮、無何義隆引還、毛利軍記 安西軍策

山本晴幸

天文十五年三月、武田晴信攻戸石城、村上義清帥兵六千來救、其鋒甚銳、晴信前軍不利、部將甘利備前戰死、中軍視之失色、山本晴幸馳見晴信曰、前軍已挫、敵鋒不可遏、若使彼南嚮、則吾克矣、晴信曰、事已至此、我兵猶不用令、況敵兵乎、晴幸曰、假臣以豐後兵五十騎、臣試爲之、晴信許之、晴幸

乃率兵南馳可五町、敵果南向、遲疑不進、我軍復整、遂與諸將合兵、奮戰敗之、甲陽軍鑑

早川幸豐

天正十年、鳥居元忠出軍于黑駒、遇北條氏伏兵、勢甚急、元忠問甲斐人早川幸豐曰、武田氏兵法、在今日則何如、應曰、我未見武田氏陷伏如今日者、雖然使我指麾兵士、可以冀萬一、元忠曰、唯子所欲爲、於是幸豐與騎士三人、前進上小阜、搖撼樹枝、回旋馬者數次、且使兵士跪坐、如待戰者、敵見之猶豫弗進、因收兵徐徐而去、日本智囊

事機宜密

三略曰、陰計外泄者敗、六韜曰、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故曰、善用兵者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右府於忠次、陽叱之、陰用之、所謂能愚士卒之耳目者也、石川數正之出奔、德川公遽命更軍律、是使敵不得窺吾機也、然其實則蓋愚士卒之耳目耳、語曰、機事不密則害成、不其信乎、

織田公

天正三年五月、武田勝賴圍長篠城、鳶巢久間山、分兵守之、

譜牒餘錄　已而德川公與右府發兵來援、勝賴聞之、會諸將議曰、吾欲備長篠、鳶巢久間山兵足矣、吾當背水一戰、甲陽軍鑑　四戰紀聞　乃部諸軍、濟瀧澤川而進、信長譜　酒井忠次白德川公曰、今夜從間道襲鳶巢久間山敵壘、斷其後、克可必矣、公然之、候騎報曰、敵陣甚整、衆有懼色、右府召忠次問之、忠次曰、敵不足畏也、右府曰、畏敵者所見皆敵、卿海道勇將、其言不妄、吾必克矣、克而深入、甲信可得、關東可平也、乃命張宴、忠次起舞、酒酣議軍事、忠次進陳前策、右府叱曰、卿粗疎如此、何以爲德川氏股肱、乃起、諸將皆退、右府乃召忠次曰、卿言是矣、吾畏其泄、故僞叱卿、卿速發、忠次請監軍、右府令金森長近

等帥兵四千援之、四戰紀聞德川公遣本多廣孝松平伊忠等帥
兵三千援之、信長譜寬永系圖夜遂踰險阻乘曉襲鳶巢久間山砦
之放火其壘勝賴顧而憤怒乃進兵遂至大敗四戰紀聞

德川公

大坂前役德川公一日謂近臣曰應大坂之招其最多者何
人曰向政成曰多是流浪之徒固非有忠勇之士唯利其金
也受金則奔去耳公立變色曰豎子汝何知政成大恐退出
已而公竊召政成曰汝所言是也然敵若聞此言必收其質
以一衆心非吾利故謬佯叱汝汝向後勿妄語武德編年

斥候爲先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　凡行兵之法斥候爲先、
平易用騎險阻用步軍前後左右接續候望令衆預
爲之備忠廣越前定政三子所偵何其明也加賀山
則見高廬遠實爲將者之言也是役也池田利隆越
前忠輝皆以逗撓不遇敵果獲譴責是國之所以貴
有人也

鳥居忠廣

元龜三年箕形原之役德川公遣鳥居忠廣覘敵忠廣馳返
曰敵陣整而堅我兵寡單戰必不利宜示之弱收兵入城彼

必謂吾不能出引兵去我乃出兵追躡戰必有利公怒曰吾常以爲汝有勇今日何懦又遣渡邊守綱守綱言如忠廣言公曰入入我閫蹴我枕猶有臥而不較者乎諸將皆不敢復言戰果不利如忠廣所言（四戰紀聞　遺老物語）

高見澤越前

天正十年八月德川公駐軍於新府北條氏直帥兵四萬略甲州公設伏於數處自率兵五百偵探至淺生原氏直遣高見澤越前察我動靜越前奔歸曰淺生阜有敵一隊雖霧裏難辨隊伍肅然威風凜烈使人不覺戰栗意德川公來也果然則雖進戰軍必不利諸將皆然之氏直怒曰大將臨軍唯

敵是求今畏敵强不一戰何以令三軍然諸將皆不欲戰而止（武德編年）

土岐定政

天正中長湫之役德川公破池田信輝移軍小幡太閤將大兵來援公遣候騎候騎還報曰敵將來戰公亦遣土岐定政往偵定政單騎出入敵陣數次還報曰敵皆脫冑傳餐今必不來是欲乘夜來襲耳吾以寡禦之非計請遽還小牧或曰待敵來出戰公曰定政言是也夜潛引兵去太閤果將兵來戰已不及矣（藩翰譜　四戰紀聞）

毛屋武久（附後藤基次）

慶長三年蔚山之役、諸將發兵援加藤清正、黑田長政遣毛屋武久偵探、武久還報曰、敵陣炊烟甚微、非乏糧耶、軍中擾動、非欲遁耶、長政曰善、乃濟河進擊、諸將繼進大破之、黑田家記 是役也、後藤基次亦晨出諜敵焉、濟水得一馬鞋、曰是東製也、即回獻之、曰騎有渡者、不可後、勸長政進兵、終破明軍、志士清談 逸史

料敵 五十七

加賀山小左衛門

大阪前役、加藤明成進師、前有神崎川、加賀山小左衛門爲候騎、馳歸曰、請渉川而陣、佃十成曰、天寒日暮、渉川遇敵、我兵凍寒、何以能戰、不若遲明渉川、人皆以爲然、加賀山曰、僕固闇於軍機、雖然今日之言、非無其謂、今諸軍臨川、一隊或有渉者、必有繼之者、萬一明日敵若來戰、我獨隔河旁觀可乎、且我後有大援、何論勝敗、唯以先人遇事爲功、若後人不遇事、則家國傾覆、可立而待也、與天下分裂、英豪割據之時、時勢不侔矣、十成曰、善、我所不及也、即夜渡水而陣、人皆稱加賀山之智、十成之取善言、武將感狀記

五十八

知難收兵

孫子曰、不若則能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凡與敵戰、若敵衆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爭、當急退以避之、可以全軍、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

也、

德川公二條

天正三年、德川公攻小山城、武田勝頼帥兵來援、公曰、前有堅城、後受勁敵、危道也、遽撤兵還、既而日西、雨至、諸隊喧囂、榊原康政白公、命諸將、不論軍先後、各率其部下退去、於是須臾之際、諸隊寂然、武德編年

天正十三年、公遣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等四將、帥兵七千、攻眞田昌幸於上田、已而令井伊直政率兵五千援之、俄而諸將拔兵歸、昌幸子信仍欲追躡、昌幸畏我有謀不肯、濱松軍已去、昌幸太息曰、德川公眞英將也、佯使精兵來援、吾唯

拒守是務、不乘夜襲擊、吾陷其術中、而遂不之知也、常山紀談

本多忠勝

元龜三年十月、武田晴信將兵三萬五千、侵遠江、德川公使本多忠勝、內藤信成等、帥兵四千、拒之、至見付驛、晴信麾兵來戰、信成曰、敵衆我寡、一戰不利、則難再戰、不如退軍、然今歛兵、必爲敵所乘、言未畢、甲軍欲分兵斷我後、忠勝曰、我有策、請試之、乃使輕兵數十取薪柴、積之一言阪、伏銃林中、甲軍已迫、我兵放銃、火亦發、烈焰邀路、忠勝乃單騎提槍返戰、甚厲、敵不敢近、我兵乘烟退去、公悅曰、微忠勝、則我兵殆危、甲人亦稱其勇畧、烈祖成績

料敵

據理破疑

孫子曰、禁邪去疑、至死無所之、唐太宗曰、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　夫所謂人事者何、以順討逆、以直伐曲、以賢擊愚是也、故名將能推人事而破妖祥、也德川公曰、西方塞則吾擊而開之、大哉言乎、

源頼義

康平五年、源頼義與清原武貞合兵、將攻安倍貞任小松柵、會日暮且以凶日、不發、武貞進覘地勢、從卒放火於柵外民舍、賊驚譟、連發矢石、頼義謂武則曰、兵貴乘機、不必拘泥日時、乃使騎兵圍攻之、深江是則、大伴員秀率死士鑿岸登巖、

六十一

斫柵而入、短兵接戰、柵中大亂、貞任弟宗任率兵出戰、頼義力戰敗之、賊棄柵逃走、縱火燒柵、（陸奥話記 今昔物語）

德川公

慶長五年、關原之役、九月朔、德川公將發江戶、石川家成密白曰、臣聞星家之言、今歲西方塞矣、請避方忌而發、公曰、西方塞、則吾擊而開之、又何憚焉、遂發、（烈祖成績 外史）

鍋島直茂

天正十五年八月、肥後賊起、太閤命九國諸將討之、（鎭西要略）時龍造寺政家不出兵、諸將疑其有異圖、鍋島直茂還自大坂、見政家老臣曰、何爲不發兵、老臣曰、城中夜有哭聲、故不發、

六十二

直茂怒曰、狐狸亦侮公等、故入城爲恠耳、乃與政家帥兵二萬而進、攻合志親爲於高狹城走之、鍋島譜

因祥知變

李靖曰、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焉、　夫明將料敵制勝、至夫禨祥、固所不取、然亦有因是取勝者、未可全廢也、

天武帝

帝大友壬申之亂、天武帝將赴東國、夜半過隱郡、渡橫河、有黑雲竟天、廣十餘丈、帝擧燭親秉式、占曰、此天下兩分之祥也、然我終得之乎、後果然矣、日本紀

清原武則

康平中、源賴義與安部貞任戰、清原武則謂賴義曰、賊軍有黑氣、如樓、是敗衂之兆也、宜軍必得勝、既而果大破貞任、終滅之、陸奥話記

源義經

壽永四年三月、源義經將戰艦八百艘、攻平氏於壇浦、敵將山峨秀遠、菊池隆直等帥五百餘艘連射、我兵少沮、時空中有氣如白旗、見我舟上、又有二白鳩飛集旗竿、義經以爲神既盥漱拜之、兵士皆悅、東鑑盛衰記平家物語○康平中源賴義討安倍貞任、有鳩翔營上、衆以爲瑞、賴義與衆羅拜、終得大勝、是後源家以鳩爲勝兆、義仲倶利加羅之役、禱提埴生八幡社、有白鳩翔旗竿上、義仲下馬拜、尊氏之歸

順過大江山有鳩翔於旗上曾
氏以爲瑞命隨其所之因陣焉

加藤清正

天正十七年十月天草人天草伊豆據城不屬小西行長行長遣兵擊之不克行長乞援加藤清正清正乃與行長合攻天草聯竹牌薄城一夕城上有聲如驟雨衆驚視狐狸數百出城逃去清正悅曰獸先去城城陷之兆也遲明進攻遂拔之伊豆自殺 清正記 九州記

西鄕監物母

寬永中雲氣數見或有如引練者人皆以爲旌雲水戶士西鄕監物母某氏本甲斐人也視之曰甲人所謂旗雲者異於

六十五

此此雲氣也雲氣如此者必有下謀不軌者未幾有島原之亂果如其言 翁物語

六十六

戰略新編卷二終

戰略新編卷三

水藩大番隊騎士權彰考舘總裁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校

合戰門第三

葉氏曰、戰陣之道、兵刄甫接、勝負攸分、不可不愼也、但剛者驟進、而不能相幾、懦者退縮、而不敢賈勇、及其取敗、則一而已、然致勝雖在於臨時、而籌畫則定於平日、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也、揭合戰之綱、

○神助取勝

按我邦神國也、得神之冥助、以平虜破敵者、亦不尠、

矣、神武帝以之平定中國、神功以之服三韓、源賴義以之亡安部貞任、新田公以之退海潮、與彼田單李矩假托鬼神、以愚人耳目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

神武帝二條

戊午歲、四月九日、神武帝勒兵赴龍田、路嶮隘不得行、乃還欲東歷膽駒山、而入中州、長髓彦悉衆徼之孔舍衛坂、與戰不利、五瀨命中流矢、師不能進、帝以爲我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不祥也、不若退還示弱、禮祭神祇、背日而討之、乃引軍而還趨紀伊、再勒兵入中州、取天香山土、造八十平瓮天手

揆嚴瓮祭神祇於丹生川上又親祭高皇產靈尊出兵擊破殺八十梟帥兄磯城又進討長髓彥適天陰雨氷有鵄集帝弓弭金色曄煜賊軍迷眩不能復戰因縱兵攻之既而饒速日命殺長髓彥率衆歸順中州悉平 日本紀

是歲帝東征至熊野誅丹敷戶畔時妖神吐毒衆咸病不能起帝亦中毒土人高倉下獻韴靈劍曰臣昨夢天照大神謂武甕雷神曰葦原中國擾亂未弭汝往征之武甕雷曰降予平國之劍則亂自平矣大神曰善武甕雷乃語臣曰我有劍名韴靈今置之汝庫中宜取而獻之天孫既而驚悟明旦入庫覩之果得靈劍即敢來獻時帝適寐至是忽然寤曰予何

長眠若此乎衆亦尋起妖神悉伏 同上

神功皇后

仲哀帝八年帝航海討熊襲皇后亦從居筑紫橿原宮時有神憑皇后曰天皇何憂熊襲熊襲不足伐也別有寶國謂之栲衾新羅國若祭我則不血刃而其國自服矣熊襲亦服矣帝乃登山望海曠遠無所見嘆曰有海無國神何徒誘我神又憑皇后曰天皇不信我言何以得國今皇后有身其子當得之帝猶不信進討熊襲不克而還九年春帝身忽有痛崩於橿原宮皇后令武內密奉梓宮殯豊浦宮皇后傷帝慢神早崩乃命群臣造齋宮親爲神主入齋宮使武內奏琴以中

合戰

臣烏賊津為審神者、以千繒高繒置琴尾頭、請曰、嚮教天皇者何神、願聞其名、禱七日七夜、神各告以名、乃從神誨祭之、尋遣鴨別討熊襲、旬日而平、皇后以神誨有驗、決意西征、更祭神祇、置神田、乃卜日將發、時有神誨曰、和魂從玉體以護壽、荒魂為先鋒而導舟師、皇后拜命、因以依網吾彥垂見為祭神主、使荒魂為先鋒、和魂以鎭船、冬十月遂發和珥津、大魚夾船、風帆怒駛、直抵新羅、潮水漲溢及國中、新羅王謂衆曰、建國以來未聞有此變、天其或者以國為海乎、言未畢、舟師蔽海而進、新羅王望見讋服、既而悟曰、吾聞有神國曰日本、是乃神兵也、豈可拒乎、乃封圖籍、面縛來降、皇后乃解其

縛、為飼部、進至國都、以所杖矛樹國門、以為後世標識、高麗百濟聞之、皆來降、於是三韓悉服、祭荒魂以鎭其國、振旅而還。日本記

源頼義

康平五年、源頼義圍安部貞任廚川柵、其地西北大澤、二面阻河、柵上構樓櫓固守、矢石雨下、官軍死者數百人、頼義命士卒壞屋塡塹、芟草積岸下、馬遙拜皇城、禱八幡神、自取火、稱神火投之、暴風欻起、煙焰漲天、樓櫓壘柵一時灰燼、柵中擾亂、官軍急攻之、賊兵數百突圍死戰、武則紓其一面、賊衆逃走、貞任揮刀出戰、官軍攢鋒刺殺之、貞任弟宗任家任等

出降、餘黨悉平、今昔物語明年八月頼義私創八幡神宮於鎌倉
鶴岡報賽焉、東鑑治承四年

新田義貞

元弘三年五月、新田義貞累戰破高時軍、進至關戶、兵凡十
二萬、分軍三道並進、大館宗氏攻極樂寺坂、敗死、義貞乃率
精兵二萬、夜從間道赴之、賊兵數萬固守坂上、多列戰艦於
海、軍不得輙過、義貞乃下馬臨海、免冑拜曰、天子方爲逆賊
所迫、播還西土、臣義貞敢執斧鉞、深入賊地、志在靖國難、伏
願海神鑒臣忠赤、郤潮以開道、因解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
及曉潮退二十餘町、戰艦皆漂去、義貞大悅曰、貳師刺山得泉

神功投珠、郤潮和漢千古之異、我今値焉、麾衆而進、直入鎌倉守
坂賊兵駭愕、不知所爲、諸軍踵進、高時遂逃葛西谷、擧族自殺、太平記

○兵貴選鋒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選鋭衝之、蓋兵不揀
選、則徤懦不分、而衆無所勸、故八幡公勇怯異座、以
勵其士、若夫爲朝二十八騎、義平十六騎、新田公十
六騎、則精之又精者、德川公嘗云、予有死士五百、足
橫行天下、兵之貴選、蓋亦久矣、

○源爲朝廿八騎

保元之亂、源爲朝將二十八騎夜守西河原門、平淸盛部下

伊藤忠清忠直來前、爲朝射洞忠直胸、及忠清鎧袖、一軍驚悚無敢進者、詰旦源義朝使鎌田政家率百騎進擊、政家射中爲朝冑、爲朝大怒曰、豈爲汝輩耗一矢、不如亦手禽之、乃張拳而進、所率二十八騎亦從之、政家引兵逃奔、保元物語

源義平十六騎

平治元年十二月、藤原信頼與源義朝合謀、擧兵犯三條殿、入據禁內、平清盛使子重盛弟頼盛等將兵三千餘騎攻之、重盛自率五百騎向待賢門、信頼恇怯不發一箭、棄守而走、重盛進至紫宸殿前大庭、義朝呼曰、惡源太不在邪、信頼怯弱、既已見敗、汝速擊郤之、義平乃與鎌田政家後藤實基佐

々木秀義、波多野義通、三浦義澄、首藤俊通、齊藤實盛、岡部忠澄、猪股範綱、熊谷直實、平山季重、金子家忠、安達遠基、平廣常、關時員、片桐景重、十六騎俱進、謂其騎曰、擐櫨勾鎧而乘黃赭白馬者重盛也、卿等認之、躍馬而出、大戰大庭椋樹下、注目重盛、環左近櫻右近橘、追之七八匝、勢甚厲、重盛退至大宮巷、再率新兵五百騎、復攻入大庭、義平呼重盛曰、我及子共爲源平嫡冑、無媿匹敵、請與決死、又驅遂五六匝、重盛又引兵退、義朝以敵兵累至、遣人激勵令遄擊郤之、義平又與十六騎出大宮巷衝擊之、敵兵奔潰、既而義朝前攻六波羅、時源頼政頓騎三百餘於六條河原、觀望不進、義平怒曰、

賴政首鼠兩端、觀望勝敗、不可不先擊之、率五十餘騎搏擊賴政、賴政敗績、奔歸於清盛、義平攻入六波羅門內、清盛親督兵出戰、義平麾下自旦經數戰、銳氣稍衰、遂斂兵而退、平治語物

新田十六騎

新田義貞擇精强以爲中堅、而栗生顯友、篠塚伊賀守、畑時能、亘忠景、由良具滋、長濱顯寬、十六騎最驍悍善戰、自義貞擧義、未嘗不從、同其徽號、進退必俱、所向無不摧破、建武二年義貞東征失利、殘兵僅五百、聞賊兵充滿伊豆府、號八十萬、栗生顯友篠塚伊賀據鞍顧衆曰、以五百當八十萬、諸君眞是一騎當千矣、乃先衆而前、一條某進搏義貞、伊賀捉而

投之、某不撓、復前、伊賀蹴踣斬之、某部下競赴伊賀、伊賀手殺九人、餘賊莫敢近者、義貞行收散兵、至天龍川、造浮橋以濟、軍悉濟、有叛者竊斷其紲、軍人牽馬前、橋壞乃溺、船田義昌顧曰、誰援之者、栗生顯友全鎧入水、兩手提人馬達於前岸、時橋陷丈餘、義貞義昌相挈跳超、餘衆未得渡、名張久富手捧甲士、連投二十人、最後雙挾二人而超之、軍士視其趫捷、竊歎曰、將士材武如此、猶不免敗走乎、明年義貞攻圍城寺、敵兵撤濠橋、力拒、我兵不得入、顯友伊賀二人各拔大木塔婆、架之於橋、畑時能渡、里忠景戲曰、任卿爲橋、戰吾自爲之、先渡、薄門、賊自門隙叢槍刺之、忠景奪其槍十六、時能

擧足踢門、門關輙折、賊兵驚潰、官軍從之、入而縱火、賊遂大敗、輿國元年九月、先是義貞義助已卒、伊賀輿大舘氏明據伊豫世田城、細川賴春來攻、圍城、三旬、氏明力屈自盡、伊賀開門、提鐵挺而出、呼曰、吾新田公親兵篠塚也、盡殺我以得賞、賊皆披靡、乃徐行而去、太平記

將校血戰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杠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選而別之、是謂軍命、 我邦人性勇強、故散而自鬪、搴旗斬將之士、固不乏其人、物部目大藏春實等、以將領先士卒、抑虎賁之雄者、

輝虎其行軍用兵、頡頏孫吳、而或親陷陣搴旗、以奏虎賁之技、蓋亦孫吳之所無也、

物部目

雄略帝十八年、遣物部菟代、物部目、討伊勢賊朝日郎、賊聞之逆王師於伊賀青墓、朝日郎善射、其所發必洞重札、軍中兇懼、菟代不敢進擊、相持二日、目親執大刀、使筑紫聞物部大斧手持盾並進、朝日郎射中之、矢穿盾洞重甲、入膚一寸、大斧手竟以盾蔽目、目即獲朝日郎而斬之、菟代自羞怯懦、不以捷聞、帝怒奪菟代所領賜目、日本紀

大藏春實

天慶中藤原純友刧掠太宰府、以小野好古爲山陽道追捕使、兼南海道、好古分兵二道、自率精鋭、由陸路、大藏春實由海路、會筑前博多津賊列陣待、戰數合、春實袒、被髮、執短兵、大呼衝陣、斬獲頗多、賊退去、更乘船逆戰、官軍乘勝奪船、放火燒之、賊大敗、溺死甚多、獲戰艦八百餘艘、純友單舸走免、尋亦就擒、扶桑略記

上杉輝虎二條

天文二十三年、川中島之戰、武田晴信兵潰、至御幣川、上杉輝虎披緑袍、白布裹頭、舞刀突進、呼曰、信玄焉在、甲軍縱之不中、有騎亂流、顧而罵輝虎、輝虎知其爲晴信、逕進斫之、晴信擧團扇捍之、輝虎刀交下、斷扇柄、傷晴信、晴信兵又擊中輝虎馬、馬驚而避、則水深而駛、不得駐、晴信亦逃去、會連雨、川流漲、甲軍望見輝虎不能擊、武家閑談 武田信繁帥輕騎來援、輝虎既登岸矣、信繁呼還之、輝虎辭不聽、單騎截流、輝虎轉馬迎擊、斷其股、信繁墜水而死、川中島合戰次第

弘治二年、川中島之戰、甲人以銃伺輝虎、輝虎躍馬斬之、併截銃筒、常山紀談 武家閑談

將勇則強

六韜曰、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又云、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德川公接一宮、其言曰、君有難臣赴之、臣有急、

君救之何得顧慮公之仁心如此而率之以勇天下誰得當其鋒況於氏眞闇弱乎

德川公

永祿七年五月今川氏眞帥兵二萬餘侵遠江分兵八千圍本多信俊於一宮砦又令武田信虎師兵八千扼我援路（編年集成）德川公留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收野成定三將備氏眞軍自以兵二千往援老臣議曰氏眞雖駭藉父餘業兵力猶强而我兵單寡何以援之公曰彼若急屠一宮則已今我兵拒守而我不往援歛手傍觀吾不忍爲也君有難則臣赴之臣有急則君救之古今之常何得顧慮衆感奮乃發踰遍服山

敵以輕兵挑戰公擊破之又進衝信虎軍過本能原進潰圍入一宮不損一人敵皆駭懼明日公携信俊引還信俊奮曰臣請以死報乃帥手兵六百馳突却敵數次適酒井忠次石川數正帥兵來迎敵不敢尾乃全軍入牛窪（岩淵夜話取編年集成參）

本多忠勝

濱野三河初事北條氏直關原之役屬本多忠勝有功三河嘗語人曰中書勇武固不待稱揚其臨陣敵兵已近中書睨視張兩頰口吐沫顏色獰猛可畏屬之者如憑鐵盾意氣自壯覺戰亦太易比之在北條氏麾下戰之難易雲泥相隔（嚴秘錄）

戰貴斷決

吳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戰之貴斷尚矣、直孝曰不必用法、不必棄法、是兵家之秘訣、所謂運用之妙在此、唯斷是主、即存於一心也、

德川公

天正十一年、蟹江之役、瀧川一益黨太閤、將以舟師入蟹江城中擧烽爲應、德川公在清洲望見之、急發兵赴援、呼記室作檄、有吾可親往之語、公曰可字沮兵機、應急文字不可苟焉、命刪之、即絺衣上鞍、奮鞭馳、井伊直政成瀨正成等追及於路、遂攻一益降之、武德編年外史

井伊直孝

大阪前役、德川公以井伊直孝爲先鋒、直孝召其臣老於兵者某謂曰、汝所學兵法祕訣悉以敎予、某曰臣固所願也、出一書於懷、且曰臣老矣、不能從軍、今願聞君所志、君若行兵以臣所傳爲主斷事乎、將應機制變乎、直孝曰予所欲學者不必用法、不必棄法、唯斷是主、某拍掌曰老臣畢生工夫在此、夫三軍之憂莫大於狐疑、今主君已知之、何須臣書、乃取而壞之、編年集成

乘勢破敵

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凡與敵戰、敵有破敗之機、則我出而乘之、其軍必潰、故因勢破之、

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刄而解。無復着手處。右府滅朝倉。大閤破柴田。皆是也。姉川之勝。太閤請急攻小谷。長篠之捷。德川公請乘勢入甲斐。右府皆不聽。蓋事有緩急。兵貴權宜。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是右府之所以不用二公之策也。

新田義貞

延元元年五月。車駕幸延曆寺。足利尊氏分兵。三道來犯。新田義貞屯大嶽。接戰旬餘。軍中相約。兩坂有急。各鳴鍾相報。詰旦有羣猿亂撞號鐘。諸軍以爲賊至。爭馳集東西坂。賊陣望而擾動。官軍乘勢下擊。縱火賊營。大敗之。賊人馬蹂躪。死

者相枕。義貞部下生擒賊將高師重斬之。太平記

織田公

天正元年八月。右府帥兵伐淺井長政。遣諸將陣山田山。塞江越之間。朝倉義景聞之。帥兵進至柳瀨。老臣議曰。江北地勢不便。一敗不可救。請據險要待敵。義景不聽。進陣田神山。會夜雷雨。右府急攻大嶽城陷之。明日右府令曰。敵今夜必逃。掩擊勿失。至夜義景果棄營遁。衆乘勢追躡。義景至柳瀨。山崎吉家曰。臣當斷後。主君速還國。義景乃去。右府兵追及於刀根阪。越軍大亂。吉家還戰死之。義景僅而獲免。右府進至敦賀。斬級三千八百餘。義景還一乘谷。將戰死。朝倉景鏡

日、請避於臣邑亥山、義景乃火城而去、右府進至府中、號令整肅、國人畏服、義景匿於東雲寺、右府以利昭景鏡、景鏡乃勸義景逃於山田、助平泉寺僧徒圍之、義景怒曰、吾必爲厲、殺景鏡矣、遂自刄、景鏡獻其首、越前平矣、乃旋師入近江、（參取七國志總見記朝倉記）進圍小谷、督衆急攻、久政自殺、長政帥親兵五百出戰、所向皆潰、乃退入城、問左右曰、大人如何、曰薨昔既自裁、長政驚曰、吾不死何待、乃復出戰、我兵斷其歸路、長政乃入赤尾清綱第、遂自殺、近江平矣、（淺井軍記）

豐臣公

天正十一年四月、太閤攻神戸信孝於美濃、聞中川清秀敗

死、曰、勝家持重、吾未得擊、今彼勝而不退、是可擊也、（天正記柴田退治記）令曰、諸軍繼我、揮鞭疾馳、屬者僅七騎、馬罷易騎者二、遣健卒令長濱民家曰、速爲粥迎我、又令所在曰、持炬火迎我、我厚賞汝、（賤嶽合戰記）比至藤川、日已暮、炬火滿路、犒供競至、（秀吉譜）敵衆驚曰、秀吉來矣、佐久間盛政曰、彼豈飛鳥乎哉、焉能來、諜者亦來報、炬火聯亘數里、人馬之聲不絕、蓋秀吉也、盛政大驚、（賤嶽合戰記）引兵登志津嶽北嶺、秀吉縱兵乘之、箭丸亂發、敵兵擾亂、太閤麾親兵進擊、福島正則加藤清正等揮槍競進、諸壘開門出盪、山谷皆兵、盛政敗走、勝家聞之、集其兵、僅三千、整隊將戰、毛受勝介諫曰、運窮勢蹙、戰亦何益、臣請

代主君而死、勝家引還。（秀吉譜）　平明太閤下志津嶽、令曰、前路阻隘、勝家必將還戰、勿窮追、乃整隊徐進、望見勝介褈金幣馬標、曰勝家也、麾衆圍擊、勝介苦戰、從兵皆殲、乃冒陣而死。勝家帥殘兵數十人、入前田利家府中城、曰吾饑矣、爲吾供飯、食畢而去、秀吉尋至、利家出迎、太閤曰、卿爲我前導、遂進至北莊、登愛宕山、下瞰城中。（賤嶽合戰記）　令曰、柳瀨敗卒來聚、則敵將振矣、宜速拔之、乃進圍之、我兵擒盛政及柴田權六來獻、城中聞之大沮、勝家夜登天守、聚壯士八十餘人訣飲、嘆曰、我爲猴郎所困、死有餘忿、太閤乘曉急攻、奪門而入、天守極高峻、我兵競進、樓上刀槊攢刺、衆多傷、太閤令精兵數百、

進攻、勝家刺妻妾、放火自殺。（叅取記、柴田退治記、秀吉譜、天正記）　太閤望見烟焰、不見勝家頭而去、（武野燭談）　直入加賀、圍金澤城、城兵出降、佐々成政聞之、送女子爲質、北國悉降、（前田創業記、七國志）　廻軍入美濃、圍岐阜數重、城中聞勝家滅、逃亡相踵、織田信雄使人誘信孝、逼之自殺、美濃滅矣、五月大閤還近江。（秀吉譜）

弱戰彊繼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故孫臏三駟之法、古今兵家之要機、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德川公之取勝、實在出彼不意、襲其無備、非嬴師誘之、精兵繼之、以取勝者、然自今觀之、榊原康

政破三好秀次、遇堀秀政而敗、秀政破康政、遇德川公而敗、若令公遇大閤生兵、則危、要之一負一勝、終不能出孫子三駟之法、故以爲弱戰彊繼之證云、

德川公

天正十二年四月小牧之役、敵將池田信輝謂衆曰、吾乘虛擣參河、小牧不戰而潰矣、乃往犬山、告太閤、太閤曰、汝往略東參、縱火速還、築二壘於篠木柏井、令士寇守之、乘夜擾敵境、信輝與三好秀次森長一堀秀政帥兵三萬、至龍泉寺、誘士寇以厚賞、約以九日襲參河、參軍諜者來報公、乃命榊原康政丹羽氏助本多康重諸將帥兵四千、潛躡信輝軍、進至

小幡八日忠重謂衆曰、敵衆我寡、不若襲其輜重、諸將從之、德川公潛軍發小牧、井伊直政爲前鋒、九日信輝攻岩崎城、陷之、守將丹羽氏重戰死、秀次方陣白山林、顧則參軍競進、輜重潰亂、軍中驚曰、德川氏也、諸將縱兵乘之、秀次兵大亂、乃下馬督戰、諸將急擊之、秀次不能支而退、衆追擊、康重橫馬曰、大敵不可窮追、衆不顧而進、秀政聞銃聲、整隊以待、令曰、敵乘勝來、吾待其近、叢銃鏖之、諸軍見秀政兵頗沮、秀政乃突戰、信輝長一亦來援秀次軍、又振、諸將血戰而退、唯氏助據高不退、德川公至猪越原、聞戰聲、擐甲而進、比至白山林、捷聞至、乃從間道急進、敗間亦至、命高木清秀內藤正成、

偵探、遭渡邊守綱、守綱曰、敵逐我、我宜逆擊、正成還報曰、彼乘銳奄至、不如入岡崎、德川公笑而不言、清秀還報曰、請急進兵、守綱贊成之、本多正信曰、以寡擊衆、安保萬全、二人之言妄矣、守綱怒曰、子知放鷹、安知戰鬪、德川公乃進、令旌旗在後、獨揭金扇馬標、命直政從、色金山進、榊原康政還謁、公執其手、流涕曰、吾無憂也、已而望見一軍據高、乃丹羽氏助也、直政至色金森、欲直進戰、近藤秀用攬其轡、繞山腰而進、（四戰紀聞）乘高馳下、赤旗耀日、（藩翰譜）秀政大驚引却、直政進奪其營、俄而金扇突出山間、敵益驚擾、（四戰紀聞　小牧戰話）直政麾衆衝突、敵鋒遂挫、（藩翰譜）長一挺身突戰、水野忠重叢銃獲之、公與信

雄合、大噉而進、參軍據山腰叢銃、銃丸雨下、（武德大成）信輝軍亦敗、信輝呼曰、勝入在斯、奈何棄去、永井直勝以槍鏦殺之、（小牧戰話）秀次秀政僅免、還樂田、斬級一萬三千五百、（四戰紀聞　小牧戰話）公曰、秀吉機警、聞敗必來、乃收兵還小幡、（四戰紀聞　岩淵夜話）

上杉景勝

大阪前役、上杉景勝陣於志貴野堤、命直江兼續穿塹、大和川西、使鐵孫左列大小砲五百守之、部將安田上總老練軍旅、隅田大炊少壯未多更事、兼續請以上總為前軍、大炊為二軍、景勝曰、不然、城兵再出、則前軍必敗、須以二軍制勝、乃以大炊為前軍、既而大阪七隊長及渡邊大野等部下合兵

一萬二千出戰、大炊放銃苦戰、衆寡不敵退走、敵乘勝追擊、三軍安田上總力戰移時、亦敗走、三軍水原親憲揮麾敢卒左右退、銃卒五百整陣而進擊敵兵、敵大沮、鐵孫左叉發銃砲橫擊之、安田上總隅田大炊屬衆還戰、竟大破之、斬級數百、衆皆服景勝之智、烈祖成績

仗義討賊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三略曰、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爝火、應仁以來天下日尋干戈、迭相傾奪、不見所謂義戰者、唯毛利元就之討晴賢、太閤之誅光秀、及德川公小牧之戰、義正詞嚴、孟子所謂義戰

者、如決江河漑爝火、使人躍然知所向、義之感人心、蓋如此、

毛利元就

天文二十年八月、陶晴賢弑其君大內義隆、義隆臨終、遺書囑毛利元就曰、吾不幸爲賊臣所弑、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爲復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焰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二年元就會諸族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隆承父祖遺

業、存心於王室、而爲賊臣晴賢者所弑、臣元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近、二十三年竟破晴賢於嚴島誅之、外史

豐臣公

天正十年六月、明智光秀反、攻右府於本能寺弑之、太閤攻毛利氏在高松、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擧、汝輩其爲我勉之、乃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乃

發哀斷髮毀形、使人周告諸將曰、明智光秀蔑棄浩恩、敢行大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領國之兵、自將至此、願與諸公俱一戰、必梟豎子以弔先君之靈、先是公族將帥皆憚光秀強、觀望相仗、莫敢先發、於是諸將帥盡來會、光秀聞之大驚、太閤遣使曰、明日會戰於山崎、光秀諾之、齋藤利三諫曰、秀吉新來、其鋒不可當、光秀怒曰、天下視右府如鬼神、而吾一擊獲之、天下誰能敵我、遂以見兵一萬六千進至山崎、太閤以高山友祥爲先鋒、自將騎卒二萬居其後、已而兩軍大戰、光秀敗走、至小栗棲爲土兵所殺、太閤乃奏捷朝廷、徇光秀首京師、梟於本能寺、去

右府薨日、十有三日矣、外史

死地則戰

孫子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死地則戰、吳子又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凡與敵戰、若陷在危亡之地、當激勵將士、決死而戰、碧蹄之戰、非隆景不能決策、彼三成之徒、固不足論、而吉隆則頗知兵機、然是舉則爲隆景危之、可見用兵之難也、

戶次鑑連

天正八年、戶次鑑連聞秋月種實、原田秀通來攻、帥兵拒之、敵將原田林慶來擊、前軍辟易、鑑連亦却二里、敵勸林慶急

擊之、林慶曰、海潮方至、敵歸路既斷、將決死鬪、不可擊也、小野和泉亦謂鑑連曰、今潮水斷我歸路、人人決死、宜速進戰、若待潮退、銳氣自沮、鑑連曰、此吾意也、敵將不進、意必在此、急進擊斬林慶、斬首一千八百級、大友興廢記

小早川隆景

文祿二年正月、碧蹄舘之戰、諸將皆欲據都城、小早川隆景曰、今若城守、明兵來圍、則舉城餓窘、何以能戰、石田三成等來見隆景曰、太閤雄武、所向無前、卿等從之、未嘗負敗、故轉敗爲勝、卿等不能、我則屢經危險、今日之事但委我、今衆寡懸絕、縱有一二小勝、譬如驪蠅旋撲旋集、非死戰不足挫其

鋭、死中求生、正在今日、己而明將李如松將兵至、相去僅十里、隆景呼立花宗茂曰、子猛將也、今日之戰必疲敵、然後可戰、勿負勇輕進、毛利家記 宗茂令衆曰、今日之戰、萬無生理、汝等勉之、立齋舊聞記 宗茂遇明總兵查大受於礪石嶺、斬級數百、毛利家記 隆景分軍爲三、自將一軍、秀吉譜 與諸將進至碧蹄驛、李如松來進、隆景固陣不戰、毛利家記取懲毖錄參 我軍在嶺下、明人不測其多寡、大谷吉隆來謂曰、立花君既挫敵鋒、何不斂兵、隆景曰、大敵在前、吾若引却、將爲之所躡擊、令曰、見嶺上旗擧、即進戰、須臾旗擧、衆乃進、毛利家記 明兵望見我兵盛大懼、懲毖錄 我前鋒粟屋某與明前鋒戰而退、井上某繼之、又却、秀吉譜 宗茂

謂衆曰、雌雄之決在此一戰、左右將馳、宗英曰、未也、待隆景兵悉退、以兵二千、横衝明兵、省庵文集 隆景麾衆乘之、縱横馳突、兩軍苦戰、自巳至午、秀吉譜 明兵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劍、我兵皆用長刀、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懲毖錄 於是明兵悉潰、我兵逐北、至臨津、明兵溺死甚衆、隆景戒諸將不窮追、秀吉譜 吉隆問隆景曰、君不戰移時、一戰輒捷、其術奈何、隆景曰、不戰以惰之、使後軍盛聲勢以懼之、所以克也、昔神后征此國、實有神助、今日之捷亦焉知非神助哉、毛利家記

島津家久

天正十二年春二月、有馬義純與龍造寺隆信結兵、乞援薩

合戰

摩島津義久命島津家久帥兵三千援之家久帥衆拜八幡祠誓曰此行不斬敵將不復還國航海至有馬（鎮西要略）家久謂衆曰我若入城隆信大擧來圍斷我歸路何以能克不如一戰而決乃令衆曰明日之戰敵箭縱及我我不命則矢勿發弓銃再發挺刀衝陣闔軍齊進勿離隊爭先逃者勿逐仆者勿斬必認敵將徽號疾進擊之乃取各艦橈櫓送之山上示無還心明日隆信來戰家久設伏破斬隆信餘衆奔潰（九州治亂記）

客戰主速

孫子曰入人之地深者爲重地重地則掠　故客戰常憂糧之不繼利在速戰

源頼義

康平五年源頼義擊安陪貞任會霖雨軍乏食磐井以南盡屬宗任奪官軍輜重頼義憂之出兵千餘防之又分遣三千餘於中村刈稻爲糧營中留者六千五百餘九月貞任偵其兵寡自將精兵八千來襲清原武則告頼義曰賊失計將授首頼義曰官軍分散孤營兵寡賊將大衆奄至勝算在彼而卿謂失計其意如何武則曰我軍爲客兵常困糧乏利在速戰若賊守險不戰則客兵易疲不能持久勢屈情見爲彼所乘僕常患之今賊來進欲戰是天祐將軍也頼義悅從之作長蛇陣邀戰呼聲震天兩軍大戰自午至酉遂大破之（陸奥話記）

守勝便難、

吳子曰、戰勝易、守勝難、又曰、雖克如始戰、　夫與敵戰、我勝彼負、不可驕惰、當日夜嚴備以待之、諺曰、勝而肅冑綦、此之謂也、　神武帝所謂戰勝而無驕、德川公嘗曰、狃勝者必危、聖賢所料、古今一揆、彼今川義元佐久間盛政唯其不知此機、爲敵所破滅、亦宜矣、後之用兵者盍鑒焉、

神武帝

戊午歲、神武帝已誅八十梟師、帝曰、戰勝而無驕、良將之行也、今賊魁雖死、同惡寔繁、其情回測、久頓一處、何以制變、乃

徙營別處、日本紀

紀男麻呂

欽明帝二十三年、新羅寇任那府、七月遣大將軍記男麻呂討新羅、男麻呂率兵至任那、新羅聞之起大兵來攻、男麻呂擊破之、新羅尋乞降、男麻呂乃收師入百濟營、下令曰、勝不忘敗、安而慮危、古之道也、今敵疆相接、豺狼交迹、豈可輕忽不思變乎、時且劍不離身、君子之武備不可以已、宜嚴警備、勿忽予令、日本紀

德川公

天正十二年四月、長湫之役、公大破西軍、已而公曰、秀吉機

合戰

百九

讐彼今至矣吾兵已疲不如收兵高木清秀內藤正成亦勸之乃還小幡四戰紀聞 岩淵夜話太閤聞敗即令曰守兵善守餘皆從我牙營螺起先鋒發矣兵凡十六隊直指長湫本多忠勝在小牧曰主君危矣即帥手兵五百而發與太閤並行太閤至長湫聞信輝敗死曰德川非關西脆敵之可比故吾深戒彼彼果敗吾事欲以明日攻小幡嘆曰德川不退吾乘鋭挫之而彼已戢鋒眞英將矣四戰紀聞忠勝請曰臣軍未戰鋭氣方盛願與水野忠重乘夜掩襲秀吉可獲也公曰一捷足矣秀吉雄武未可侮武德大成 藩翰譜 四戰紀聞乃乘夜引兵還小牧四戰紀聞太閤聞之拍掌曰何神也武德大成

百十

敗中制勝

孫子曰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夫兵無常形利中或有禍害中或可成功故與敵戰若彼勝我負未可畏怯須思害中之利當整勵器械激揚士卒候彼懈怠而擊之則勝義貞名將也信形勇將也尙不能保其勝師種泰家一戰之利招家國之禍爲將者可不戒乎

平維茂

長德四年平維茂與陸奧豪族藤原師種爭田守藤原實方不能斷交生嫌隙集兵相攻既而師種計勢不敵出走維茂

不以爲意、師種急來襲之、維茂夜聞水鳥驚、悟師種至、急起戒兵、見卒僅二十人、即出拒、向曉自火其宅、士卒皆死、維茂被髮著婦人服、逃匿叢葦中、師種徧檢其屍、燒爛不可識別、謂維茂既死、大喜而去、維茂兵百餘在外者、聞變來聚皆哭、維茂呼曰、吾在斯、衆驚喜、維茂乃欲追擊、衆皆曰、彼衆我寡、不若避其鋭而圖後擧、維茂曰、昨我自分萬無勝理、而挺身奮戰者、誠恥彼謂我望風而潰走也、且彼必狃一勝而不慮後、我襲其不意、則無不克、我意已決、去留任汝心、士卒皆奮躍、師種路過妻兄大君家、大君拒不納、而爲酒饌餉之、師種至櫟原、饗士卒、卸鞍醉臥、維茂追及之、師種見維茂至、驟擾

失措、維茂急擊敗之、斬師種、乃進至其宅、放火燒之、還自是維茂威名大著、今昔物語

新田義貞

元弘三年五月、新田義貞擧義旗、與北條高時將櫻田貞國戰走之、高時使弟泰家、以生兵數萬來援、夜抵其軍、義貞不之知、侵晨又戰、泰家使弓手三千人堵進雨射、義貞軍擾、因縱兵乘之、義貞大敗、退保堀金、泰家意驕、謂敵中必有斬致義貞者、釋甲縱飲、會相模人三浦義勝率兵六千屬義貞、義貞厚禮之、詢以軍事、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并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我兵已疲、

彼新來氣銳、其鋒恐難犯、義勝曰、明日之戰、僕爲公保必勝、夫戰勝而將驕卒懈者、取敗之道也、昨遣間覘敵情、其將驕甚、僕請以手兵爲公前行、義貞從之、明日以義勝爲先鋒、卷旗徐進、泰家偵卒還報、泰家曰、然、三浦氏應徵來援耳、不復設備、俄而義貞義勝薄營鼓譟、泰家錯愕、棄營而奔、義貞遂進戰入鎌倉、太平記

細川定禪

延元元年正月、細川定禪保園城寺、源顯家與新田義貞合兵來攻、定禪遣使請益兵、尊氏不許、定禪出拒唐崎、不利退戰園城寺、又敗走還京師、義貞乘勝來戰、尊氏兵亦大敗、棄

京師而遁、定禪深憤之、謂其下曰、京師不守、吾曹之由、可不一戰以雪耻乎、料敵兵已疲、不可復用、而不疲者皆志在金帛、必四出刧掠、襲之則克、即夜簡兵三百、返戰、縱火其前、自後襲之、義貞果不備敗走、定禪追擊、斬其部將數人、尊氏復入京師、太平記

先據便地

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爭地勿攻、

故與敵戰、若有形勢便利之處、宜先據之、若敵人先至、我不可攻、候其有變擊之乃利、

松平廣忠

天文十七年三月、織田信秀出兵、將攻參河、進至上和田、今川義元遣兵來援、信秀進次馬頭原、松平廣忠將兵發岡崎、與駿兵合、候騎還報曰、敵薄小豆坂、不可使彼據便地、請速進、我兵於是公急進扼坂、敵兵亦至、我兵乘高下擊、敵兵敗走。大三河志 編年集成

豐臣公

天正十年、山崎之戰、太閤北瞻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敵先獲此、非吾利也、言未畢、賊旗幟登矣、乃命堀尾吉晴往奪之、吉晴應聲而起、單騎馳赴之、則戰兵上者已千餘人矣、吉晴顧其兵、能屬者十五六騎、弓銃手二十八、進躡其

後、賊弓銃在前、不可用、吉晴全兵與堀秀政皆至、大呼奮擊、賊兵遂棄山走、吉晴等代陣焉。外史

榊原康政

天正十二年三月、小牧之役、德川公帥兵至清洲、榊原康政白公曰、近地有小牧山、俯瞰國中、先右府公嘗築焉、而今墮矣、令敵據此、非我利也、請建牙於此、公即使酒井忠次巡視地利、忠次亦曰、康政言是也、公遽移大旆、山不能容衆、衆皆結營山麓、已而太閤將大軍入尾張、巡察形勝、仰見小牧山旌旗翻然飛揚、曰、噫吾後矣、武德編年

戰用鄉導、

孫子曰、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夫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非用鄉人而導之、何以得知之、故神武帝得珍彥導海路、得頭八咫烏導陸路、蓋鄉導之原也、源賴信得之虜廣常、義經得之破平氏、其揆一也、右府之亡甲斐、用木曾氏、太閤之入美濃、用其土豪、德川公之定遠江、用井伊氏故部、是則鄉導之大者、池田勝入寇參河、募土寇擾我腹心、是大閤入美濃之故智、其策非不善、而一敗塗地者何、吾聞之、棋者相猷、算成者勝、苟遇國手、其所爲皆出我意表、矣、德川公所謂國棋也、宜矣、其所爲出彼意表、是戰

之所以重於料敵也、

神武帝　二條

甲寅歲、神武帝帥舟師東征、抵速吸門、有漁人來迎、帝召之、問曰、汝爲誰、對曰臣乃國神、名珍彥、聞天孫來、故奉迎耳、帝又問曰、汝能爲吾鄉導乎、曰能、乃授之椎槁之端、引入御船、命導海路、賜名椎根津彥、日本紀　戊午歲、神武帝東征、欲從熊野出軍中州、山路險絕、不能復進、夜夢天照大神曰、我遣頭八咫烏、往宜爲鄉導、及覺頭八咫烏果至、帝大喜曰此實符夢祥、我皇祖欲以輔成大業乎、於是、令道臣命帥大來目披山啓行、從烏所向、遂達菟田下縣、日本紀　頭八咫烏名鴨建津

身命、健捷如飛、故有烏鳥之號、 姓氏録

源義經

壽永三年、一谷之役、源義經帥精鋭三千、登鉢伏峯、進至鐵拐、日既暮、徑路嶮惡、不能前、乃使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躡之、見翁媼對坐、命翁鄉導、翁曰、吾住此山、射獵爲生、諳熟山路、而今老矣、有兒頗健、堪充驅役、辨慶乃拉其子、歸見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額、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以其所居山名鷲尾、命姓名鷲尾經春、賜之鎧仗、問鵯越之險、曰、此是山中第一絶險、上則沙礫、草木不生、下則峭壁斗絶、人馬不能過、義經曰、麋鹿亦不能踰乎、曰、唯鹿踰之、義經又問、

崖下設陷阱、敷蒺蔾乎、經春曰、否、義經曰、鹿四足、馬亦四足、等耳、乃使經春爲前引、馳至鵯越、先衆而下、自城後急襲之、竟得大勝、 盛衰記

織田公

天正九年、右府將伐武田勝頼、信濃人木曾義昌因美濃人苗木某言於信忠、曰、臣不勝勝頼誅求、願爲前導、以伐甲斐、信忠告之右府、右府曰、吾欲伐甲斐、未有釁可乘、今得此報、我事成矣、雖然吾聞木曾險隘、人心不可測、宜徵其質子、然後踐其地、信忠乃徵義昌任子、十年二月信忠將五萬騎入木曾伐甲斐、終亡之、 外史

上士不伐

司馬法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夫三軍之事、以首爭首、不可責以禮讓、故孟之反不伐、孔子稱之、牧野山城四士所謂不伐之士、其亦之反之徒乎、

牧野金彌　山城半左

大坂後役、淺野長重士牧野金彌獲首至、記室錄爲第一、山城半左踵至、金彌曰、予則第二也、予在後軍、彼則前軍也、前軍距本營遠、故其來遲也、長重稱其能讓、定其功以半左爲前軍第一、以金彌爲後軍第一云、烈祖成績注

蒲生仁兵衛

大坂後役、伊達正宗騎士蒲生仁兵衛獲首馳至、是爲第二、有一士亦提首來、蒲生見之曰、彼步我騎、遲速不同、我則第二也、士爭之曰、何論步騎、當以先至者爲第一、政宗聞而稱之曰、馬上第一仁兵衛也、步士第一汝也、皆厚賞之、同上

一箭斃敵

易曰、弧矢之用以畏天下、弧矢之爲利器蓋久矣、然漢士兵專尚節制、一勇怯、故未見單進顯勳、如我邦武士者、弧矢之用亦然、彼楊由基樓煩之徒奏枝戰陣之間者、寥寥無幾、至我邦專尚勇功、故一箭斃敵

決勝者、亦不少矣、永祿以後銃砲盛行、弧矢之用稍衰、今並錄以備後考云、

源為朝

保元之亂、源為朝守西河原門、平清盛率兵來攻、部將伊藤景綱及子忠清忠直來前、為朝曰、清盛尙不足為敵、況汝曹乎、宜歛手退、景綱怒而射之、為朝曰、我嘉汝勇、與汝一矢、汝試當之、乃射洞忠直胸、而及忠清鎧袖、清盛大怖曰、吾何必攻此門、乃退、子重盛曰、奉敕出兵、奈何避敵、衆遮擁止之、山田伊行曰、吾非畏一矢者、乃自呼其名、射中為朝甲裳、為朝又射殪之、馬逸入源義朝陣、鐵穿鞍大如巨鑿、鎌田正家示

之義朝曰、得非筑紫八郎君箭乎、保元物語

奈須宗隆

文治元年、源義經屋嶋之役、平氏以一舟載美姝、揷畫日扇、於竿頭距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謂畠山重忠曰、是敵誘我也、卿為我射之、重忠辭而薦下野人那須宗隆、義經召而命之、宗隆騎而獨出、兩軍休戰注視、時風暴舟颭、宗隆一發斷扇轂、扇翻而墜、兩軍翕然讙呼不已、義經賞以鞍馬、盛衰記

本間忠秀　相馬忠重

延元元年、新田義貞拒足利尊氏於和田崎、相持未戰、本間忠秀執弓騎而出、呼曰、聞將軍舟中多載妓女、敢有所獻以

侑酒、適有海鳥攫魚而翔、忠秀射截隻翼、墜尊氏船、魚猶在爪、尊氏使人問其名、忠秀答曰、東人或識、請投刺焉、復發一矢、軼三百步貫船舷、其箭鏤姓名、賊中傳觀、莫不驚異、忠秀揚扇呼曰、方今戰國、一矢可惜、請更返射、有敵答射之、矢不達岸、擧軍鬨笑、其後賊將高師重攻比叡山、以熊野兵五百、爲前鋒、自雲母坂上、軍鋒甚鋭、忠秀與相馬忠重在義貞側、望之笑曰、今日之事、不煩諸君、唯一矢令賊奪膽、下百餘步、有二賊、賈勇先登、忠秀忠重相命各射一賊、一貫其甲、一穿其冑、賊畏不敢前、二人乃顧我軍曰、戰將合矣、爲吾設的、吾且習射、我軍乃揭晝月扇、二人相誡勿射月、乃發兩箭夾月、

中之、解籠皷弦呼曰、盡受吾箭試甲堅脆、賊衆懼、不戰而却、

太平記

鳥居三左衛門

天正元年正月、武田晴信圍野田城、城兵村松芳休善笛、每夜上樓吹笛、其聲瀏亮、敵軍喜聞之、一日甲人揭紙於竿、植之濠上、鳥居三左衛門怪之、曰、聞信玄喜音、得非是乎、密定準、安銃、遂夜使村松復吹笛、果有人來聽、銃發墮一騎、旦日敵軍中傳言信玄中銃死、已而甲軍竟退去 烈祖成績 參取外史

大坂新介

天正三年、長篠之役、甲將山縣昌景來戰甚厲、本多忠勝知、

其爲昌景令銃手狙擊之時大坂新介在中軍以善銃聞出放銃中昌景昌景墜馬而死（勇士言集一）

朝日仙介

天正八年五月徳川公攻田中城（武徳大成）城兵西郷伊豫屢帥步卒出戰勇健絶人公問衆曰孰能獲西郷者衆不敢對其夜菅沼定盈問之衆朝日仙介年十八對曰吾能獲之乃執銃伏叢中以待遲明伊豫復出仙介一發斃之公嗟賞（常山紀談）

善用器械

六韜曰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　征韓諸將嘗相謂曰明人非不勇其甲則脆其刀則鈍故易與

耳若令彼被堅執鋭如我我軍何以至此彼亦論我兵器之精曰其鳥銃則洞石墻透鐵壁刀劍則吹毛斫鐵其所憚可見也故雖將勇兵精器械不可不精器械已精習用之妙則在其人幸村譽田之戰膾炙人口其實則吉川元春破東軍之故智而已故古之良將雖臨變制事未嘗無所祖述也

楠正成

延元元年正月後醍醐帝在延曆寺楠正成將五百騎與新田結城諸將攻足利尊氏於京師正成陣於糺林放火於出雲路尊氏令上杉憲顯足利高經等以東國騎兵來衝擊之

正成豫造輕楯數百、鈕而聯之、自蔽以射敵、敵兵卻、輒縱騎、
乘之、敵辟易逃走、諸將遂擊走眘氏、太平記

織田公

天正三年五月朔、武田勝頼圍長篠、德川公乞援於岐阜、右
府帥兵五萬、至遠州、陣極樂寺山、公出屯彈正山、廿一日勝
頼聞之、部分諸隊、濟瀧澤川、背水而陣、右府謂公曰、甲人長
於騎戰、且勝頼勇而無謀、必馳騎衝突、我宜列柵以銃斃之、
乃蒐諸隊得銃手三千、分爲三隊、各守一柵、令佐佐成政前
田利家等監之、令曰、敵兵馳至、勿遽發銃、見其薄柵、每千遞
發、中軍則嚴整守備、勿輕出戰、公亦縱横列柵、以禦甲人馳

突、擇善銃者三百人、命大久保忠世忠佐監之、已而濃人出
柵十町、放巨銃、敵營覘之、前隊輕兵亦進戰、敵左軍山縣昌
景將勁騎三千來戰、我軍放銃拒之、忠世忠佐督兵苦戰、昌
景縱横突戰、進逼中軍、本多忠勝知其爲敵將、命銃手狙擊、
昌景中丸死、武田信綱繼進、遇丸而沮、原胤長小山田信茂
等競進、我軍擊走之、小幡信貞武田信豐等亦繼來戰破柵、
我軍見其逼、令銃手齊發、敵兵三百應聲而斃、餘兵敗走、濃
將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等各出陣柵外、敵右軍馬場氏勝
見左軍敗、急進擊信盛、內藤昌豐來攻一益、二將拒戰、各退
入柵、敵兵益進、丹羽柴田諸將出柵横擊之、眞田信綱土屋

昌歟。合兵五千來薄第三柵。於是濃軍下令。三千銃手齊發。甲軍死者如麻。信綱等不撓。麾衆衝突。我前鋒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大呼急進。橫衝敵軍。甲人大亂。信綱等戰死。氏勝信茂等整兵返戰。佐佐成政馳告右府曰。敵中軍旌旗動搖。敗兆已見。右府乃吹螺。空營出戰。呼譟動天地。戰自卯至未。甲軍已疲。於是皆潰走。我軍追躡擠之瀧澤川。勝賴僅以身脫。是日遠濃獲級一萬三千。甲斐猛將精兵殲於是役。終至於亡云。烈祖成績參取四戰紀聞

齋藤道三

齋藤道三每臨軍。使先隊輕兵持丈八槍。及鬪奮槍搏擊敵。

皆披靡。衆乃乘勢衝突。常以得利云。武將感狀記

原虎胤

天文十六年。武田晴信命板垣信形略信濃。信形使兵六十騎伺敵。原虎胤料其必爲敵所追。率卒三十。待於道側。敵果來追。候騎死戰。虎胤下馬執槍疾呼而進。殪四人。乃跨馬麾衆曰。欲刺人先刺馬。衆應聲刺敵馬。斃二十餘騎。敵駭懼潰去。衆咸欲追。虎胤急麾而退。甲陽軍鑑

小西行長

文祿朝鮮之役。小西行長以兵三萬守平城。明主遣遼東總兵祖承訓帥兵五千援朝鮮。史儒爲之先鋒。懲毖錄行長夜遣

輕卒刦之、敵驚擾、乃悅曰、明兵不足畏也、（秀吉譜）既而明兵來攻、天適霪雨、明馬蹄爛、行長逆擊、旗幟偉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明馬見之驚退、陷淖中、足爪盡裂、不得起、明兵皆下馬、我兵憑險發銃、挺刀下擊、殺傷甚衆、斬史儒、承訓僅免還遼東、（平壤懲毖錄）

米倉丹後 前

永祿五年、武田晴信與北條氏康攻松山城、晴信以竹牌禦丸、鐵附齊登、遂陷之、先是晴信攻加里屋原城、米倉丹後束竹爲盾、以攻城得利、至是諸軍倣之云、（甲陽軍鑑）

小早川隆景

文祿元年、平壤之敗、小早川隆景退至臨津、明兵追躡、隆景登高望見曰、明兵不甚多、我可以一戰、但彼多騎兵、我當以銃斃馬、彼失馬而徒、徒手縛之、乃令毛利秀包墨田長政陣山上、既戰、明馬多斃、秀包等從後奮擊、明兵敗走、（毛利家記）

蒲生氏鄉

蒲生氏鄉善用兵、其兵皆佩二尺八寸刀、臨戰鳥銃一發、挺刃衝突、所向摧靡、（鈐錄）

眞田幸村

元和元年道明寺之戰、渡邊糺使人謂眞田幸村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因諾、進邀伊達正宗兵、正宗軍長騎戰、勁

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烟馳突、莫不摧破、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磐田東阜、布陣於凹處、下令皆脫冑委槍以坐、正宗兵稍近、幸村令曰冑、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正宗兵發銃且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正宗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與紀更殿而退、外史常山紀談

原田嘉種

寛永十四年、嶋原之亂、賊徒一萬餘、聯竹牌薄富岡、銃不能洞城、將原田嘉種命銃手五十人、叢擊一牌、牌果壞、城兵乘勢出邀、殺傷數百、賊敗走、野史纂略

附錄

朴晉

文祿征韓之役、福島正則令部將守慶州、韓將朴晉攻之、守將擊破之、時韓人創造大砲、名曰震天雷、晉夜使潛放之城中、亘丸墜中庭、衆惟聚觀、俄而火藥發、震激若雷、鐵彈四迸、死傷百許人、守將懼而棄城、逸史

好戰必亡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夫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獲已而用之、　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在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勝頼襲其父數勝之後、輕用其民、加

百三十七　合戰

之有高天神之功、是所謂天益其疾也、善哉、昌信之言曰、亡國之兆其在斯乎、終之老成之言果不用、以喪家國、主驕民疲、以至於亡者、古今一轍、後之用兵者可以爲鑑諸、

武田勝頼

天正元年、武田晴信卒、子勝頼將出略美濃、馬場内藤諸將諫曰、國有大喪、兵不可用、待三年而可也、勝頼不聽、二年勝頼攻陷高天神、歸宴將士、高坂昌信曰、亡國之兆其在斯宴乎、人詰之、昌信曰、主公用兵、所向摧陷、勇則勇矣、然以此自負、老成之言必無所用也、乃勸勝頼與尾參講和、不聽、三年

百三十八

五月長篠之戰、織田德川二公合兵來援、諸將勸勝頼收兵、不聽、戰大敗、老將精兵殆盡、昌信又勸勝頼與上杉氏和、不聽、四年春勝頼納糧於高天神、自出偵探、昌信諫曰、彼伺間掩擊、則主君誰與歸、不聽、昌信曰、長篠之敗、諸將皆死、今又欲殺臣乎、勝頼乃還、（甲陽軍鑑）七年九月勝頼出兵駿河、北條氏政出屯三島、德川公陣二山、勝頼遣使請戰、氏政不應、進至駿府、公既去、勝頼恚曰、今日可戰而不得戰、八年德川公圍高天神、勝頼知其難援、乃出兵上野、拔仙城、以示威、（甲陽軍鑑　武德大成）八年木曾義昌叛、九年春勝頼聞之、發兵擊之、阿部加賀曰、木曾險要不易攻也、臣請以謀綴其叛計、潛兵襲之、不聽、戰

果不利。甲陽軍鑑十年春織田徳川二公約攻甲斐。二月。前鋒赴伊奈。伊奈守兵叛納其兵。伊奈險峻冠山道。諸軍逕入如践無人之境。於是諸城或降或陷。勝頼不知所爲。出走至天目山。爲瀧川一益兵所殺。國竟亡矣。武徳大成

忘戰必傾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傾。　故天下無事不可廢武。治而不忘亂。聖人之所戒。氏眞當爭亂之世。恬嬉忘戰。雖欲不亡。得乎。

今川氏眞

永祿三年五月。今川義元伐織田氏。陣於桶峽。爲右府所破

殺。義元子氏眞闇弱。嬖三浦某。疎斥舊臣。無報讎之志。日夜耽樂。不講武事。僧議喜佞。將士多懷携貳。三浦好蹴鞠。勸氏眞觀之。氏眞遂好之。擧國如狂。氏眞外祖武田信虎在駿府。竊謀奪國。事露。奔京師。遣使於晴信。取駿府。晴信以爲岡崎武威日盛。氏眞必爲岡崎所併。坐令敵國强大。非計也。乃遣使於參河曰。大井河以西君定之。以東我自取之。乃帥兵入駿州。氏眞出拒。諸將皆無鬪志。降逃相屬。民眞歸府城。兵寡不能守。走入懸川城。晴信遣人火府城。竟取駿州。今川氏亡矣。燕山城記

戰篡新編卷之三終

戰略新編卷四

水藩大番隊騎士權彰考舘總裁　青山延寿　輯

姪　青山勇　校

出奇門第四

葉氏曰、兵以奇勝、自昔而然、但奇之名雖同、而奇之實則異、神出鬼沒、變化無窮、凡致人而不致於人、使敵莫之能測者、皆奇也、揭出奇之綱、

因敵變化

孫子曰、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謂之神、　凡兵家之法要在應變、故善用兵者、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

至、前後左右觸處爲首、謙信越中之役、敵兵猝衝中堅、前軍聞之、或爲游軍、或爲後拒、是所謂常山蛇勢者、謙信用兵、暗合於古法、如此、橫行天下、無敢觸其鋒者、宜哉、

北條仲時

元弘三年三月、延暦寺僧徒奉護良新王令旨、起兵、攻六波羅、北條仲時以爲僧徒步戰、可以騎兵破之、便分七千騎、爲七隊、擊前掩後、或退或進、以困僧兵、乘其疲、攢矢射之、僧徒敗走、太平記

上杉輝虎　二條

天文廿二年、上杉輝虎將兵入越中、板屋・神保・瀧・寺崎諸將

并兵出拒、加賀士兵亦來會兵凡六千餘、我先鋒合戰不利、死傷頗多、於是輝虎班師、會將佐謂曰、彼皆烏合、且無主將統之、爭先出戰、唯利是視、而吾如對強敵、整隊出戰、故失機取敗、吾當多分部隊、每隊爲戰、不待吾令、軍必有利矣、明年秋再率兵入越中、圍魚津城、國人合兵來援、輝虎諸將各自出戰大破之、斬級二千餘、德川公常欽謙信應變用兵、大阪之役、遂用遺策、令諸將每隊爲戰、大得克捷、編年集成

輝虎嘗攻越中、時國中二宮神保二將謀叛、輝虎不之知、前軍二隊已行、二將急率兵三千、直衝中軍、事出不意、士卒大驚、輝虎自若、揮麾奮戰、二將軍亂、前軍聞之、一隊爲遊軍、二

隊爲後拒、二將戰敗、走入其壘、輝虎從攻援之、武將感狀記

乘闇斫營

孫子曰、避實而擊虛、　故與敵對壘、敵或忽警備、乘闇斫營、亦兵家避實擊虛之奇也、隅屋正興於畠山政長、雖勝又取敗者、孤軍無繼也、直茂取農夫語、竟獲大捷、可謂善出奇者已矣、

田邊小隅

帝大友元年、田邊小隅將兵、越鹿深山、卷幟息鼓、至倉歷、定軍號、以別敵兵、衆皆銜枚、夜半斫營、事出不意、營將田中足麻呂不知所爲、衆悉亂走、足麻呂認我軍號、僅而免、小隅進

攻剋獲野營、不利而退、日本紀

源義經

壽永三年二月、源義經率二萬騎、陣三草山東、敵將平資盛平有盛等率七千餘騎、逆之山西、相距三里、義經謂土肥實平曰、今夜襲敵乎、將竢明旦乎、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我軍衆盛、敵必謂我不欲夜戰、吾急掩其不虞、何憂不克、實平亦贊其議、義經曰、卿言正合吾意、吾特欲盡衆議耳、乃勒衆赴敵、夜黑路嶮、士馬不能前、義經呼武藏坊辨慶曰、擧汝大炬、衆未解其意、辨慶即馳縱火所在民舍、路明如晝、夜半至西麓、譟譟襲擊、資盛等狼狽棄器仗走、斬首一百八十級、盛衰記○平家物語作五百級

鍋島直茂

元龜元年三月、大友義鎭將大兵、擊龍造寺隆信、陣高良山、遣諸軍、薄佐嘉、縱火所在、自夏至秋、八月義鎭遣大友親貞進陣今山、十八日隆信出兵戰於黑土原、不利、明日遣鍋島直茂、赴中野村偵探敵營、聯亘數里、旗幕蔽野、適有農夫相語曰、衆寡不敵、城甚危矣、聞敵將以明日攻城、運酒者絡繹於路、蓋以今夜犒軍也、城兵夜擊、其不意、令山必潰、城中不爲無人、何乃束手無策、直茂聞之竊喜、乃還城見隆信曰、臣聞敵將以明日來攻我、遲疑不決、闔城無噍類矣、臣請今夜

砍敵營、不克則死、隆信毋聞之、出見曰、直茂言是也、今城中離駭、陷在旦夕、一戰決死、誠爲良策、我當贊成之、隆信奮曰、請從直茂言、直茂曰、臣不獲敵將、決不生還、乃帥精兵三百、夜從間道登今山、冒險而進、俯瞰敵營、火光射幕、徽號鮮明、直茂顧衆曰、吾若破敵、必奪以爲吾徽、乃大喊下擊、聲震山谷、敵營大擾、直茂縱橫奮擊、隆信從山下夾擊、殺傷無算、敵潰走保原城、城兵追躡、積尸蔽地、成松信勝斬親貞、直茂欲進擊諸軍、隆信曰、今山雖敗、東面敵兵整陣不動、未可擊也、乃還城、（九州記、鎮西要略）

冒險破敵

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又曰、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夫衝敵之虛者、非踐危冒險、則焉有奇功、義經用兵迅速、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衆唯知奉其令、不知攻取之端、所謂驅而往、驅而來者、故攝敵取勝、易於反掌、元就討晴賢、實祖義經故智、冒險取捷、如出一轍、唯元就則誘致敵人於險、而乘之、故能一戰梟鯢鯨、是其所以異也、

源義經

文治元年二月、源義經將攻平氏於屋島、治舟師於渡邊、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將發遇南風暴發、兩日不歇、船艦多

破乃駐軍繕修至夜天返風風益烈義經曰發舟舟子請竢
風定義經曰風雖急順也若風定則敵必警備今襲其不意
必捷矣因令曰舟子不聽命者殺之伊勢義盛等注矢脅舟
子舟子大懼乃發船時軍有五百餘艦從者唯五艦百五十
騎耳義經令曰獨篝火於我舟自餘不用恐使敵知我兵多
寡舟駛如飛常行三日程自丑至卯遂抵阿波尼子浦義經
望見海岸旗幟皆赤謂從士曰敵已備矣卿等治裝船中馬
足縮立直上岸恐難急用宜先使馬下船而游衆皆從之義
經先衆上岸督士卒力戰虜其守將櫻間良連進抵一寨襲
守將櫻間良遠良遠棄寨走　盛衰記

百四十九

毛利元就

弘治元年十月陶晴賢帥舟師三萬攻嚴島城毛利元就帥
兵三千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河野通直遣來島通康率
闘艦三百艘來援晦元就返老羸於草津令衆具二日糧乘
夜發舟師會北風暴急大雨如注衆請待風定元就曰襲敵
不備此源義經之所以破平氏也乃發元就點一燈於船衆
艦隨之風濤衝激水手失措比至島遇敵艦成列呼曰筑前
援兵來敵爲之開避既登岸問其地名曰皷浦元就喜曰賊
可擊也使水手回舟定暗號從山上繞擊敵陣後隆景從山
下進擊聲震山谷敵兵大擾我軍鏖闘大破之通康等以舟

百五十

師擊敵艦、敵艦悉逃去、晴賢欲走無舟、逃山中自殺、餘衆相蹂藉而走、我軍追躡、溺死無算、斬級四千七百餘、生禽數百人。參取毛利家記・毛利日記・安西軍策・西國太平記・元就記・中國治亂記・常山紀談

乘敵驕惰

孫子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氣、又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　彼義弘義元戰勝而氣驕、氏康右府用兵神速、攻其所不戒、獲奇捷、亦宜矣、征韓之役、其捷最大者碧蹄泗川二戰爲然、李如松陷平壤、其氣已驕、故隆景一戰挫之、泗川則義弘以望津諸城爲餌委敵、敵拔諸城、其氣已惰、故義弘一戰取勝、二子之決策設謀雖或有異、其所以破之之機、則一而已、

織田公

永祿三年夏五月、今川義元帥兵四萬伐織田氏、十七日進至尾張沓懸、時右府遣諸將守丹家善照寺中島丸根鷲津中村鳴海諸壘、中村鳴海守將飜城應義元、義元又誘大高沓懸降之、十九日義元分兵攻鷲津丸根二壘、右府將出援、衆或請據城以待、右府曰、名城不足恃、恃之者必亡、吾聞之、先君敵國來侵、但當越境逆擊、不則衆心沮撓、何以挫敵、乃設宴、宴將士、鷲津丸根警報相屬、右府自若、酒酣起舞、唱古謠曰、人生五十年、倏忽如夢幻、舞罷、自吹螺、擐甲跨馬而出、

從騎纔六人、步兵二百餘、馳至熱田祠、新戰捷、後軍稍々來會、東望二壘已陷、煙燄漲天、右府鞭其馬益進、使使併諸壘兵、兵凡三千人、過鳴海驛、東馳林通勝攬右府轡曰、衆寡不敵、不如退、右府不聽、進至中島壘、併其兵、謂諸將曰、彼昭二壘、戰士已疲、而主將狃勝、不設防備、我出其不意、從山後進、徑擣中堅、戰必有利、梁田出羽曰、公言是、今日必斬敵將、衆咸奮躍、乃卷旗徹幟、蔽山而進、趨桶狹間、時義元獲前軍捷報、大喜、張宴與飲、俄而大風卷沙發屋、暴雨如注、右府乘機疾進、逼義元營、義元不之知、森可成曰、請以騎衝突、右府從之、自將數十騎、直馳斫敵營、營中驚亂、不知所出、右府見籃

輿在地曰、敵將必在斯也、會衆爭戰、義元將三百騎東走、右府追蹤益急、義元返戰、服部小平太揮槍鏦義元、義元挺刀斫之、毛利秀高進搏義元、遂斬其首、義元軍潰走、右府乘勝逐北、斬首二千五百餘級、乃攻餘壘、復之、凱旋脩熱田祠、賽焉、

信長記、總見記、常山紀談、編年集成

北條氏康

永祿七年正月、大田資高謀奪江戶城、乃乞援里見義弘、義弘屯國府臺、爲之聲援、氏康聞之、遣遠山丹波、襲資高、資高走岩付、氏康帥伊豆相模武藏兵、赴國府臺、諜者報曰、敵衆張甚、先鋒遠山丹波富永三郎左衛門驟衆登臺、敵設伏

掩擊前軍大敗遠山富永皆戰死氏政聞之曰敵乘勝來進是可擊也舉麾進兵敵乃潰走氏康會諸將曰吾失兩將雖也唯當疾戰氏政曰兒遣人偵敵敵既斬吾兩將乘勢發壘鬪軍張宴不設警備兒請先驅破之於是父子分兵繞壘而進會氣霧四合義弘不之知謂衆曰敵既奮氣吾明日一戰殲之乃解甲秣馬俄而氏政大喊進擊義弘蒼黃拒戰氏康馬上提薙刀縱橫奮擊殺傷數十人義弘大敗僅以身免關東兵亂記北條五代記

島津義弘

慶長三年征韓諸將分兵守三道加藤清正在蔚山小西行

出奇

長在順天島津義弘在泗川而泗川最固義弘守新寨新寨三面環海一面通陸又築望津永春昆陽三寨三寨鼎立皆峙新寨之前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明人畏薩摩人驍悍呼義弘曰石曼子石曼子即島津也九月明將董一元茅國器等攻泗川適明人在望津寨者密約縱火爲內應國器整兵將渡江我兵出拒俄而望津火作我兵奔救明兵乘勢悉濟望津陷一元分兵攻永春永春亦陷二十一日明兵夜攻昆陽昆陽亦陷平壤錄義弘兵請進戰義弘曰明兵甚衆不可侮也吾待其來攻一戰鏖之秀吉譜二十八日明兵夜半來攻泗川我兵擊却之明日我兵出刈禾稻明兵奄至我兵以銃斃其將

縱得功、而衆寡不敵、乃棄舊城、入新寨、平壤錄新寨兵欲援之、義弘曰、舊城可惜、然彼乘勢擣虛、新寨危矣、固守不出、秀吉譜一元屢勝而驕、欲進攻新寨、國器曰、我雖連破數寨、而擒斬不多、不若先攻固城、一元曰、今先攻拔新寨、固城不戰自潰矣、彭信古素輕躁寡謀、乃曰、某探視新寨、烟火不多、可攻而取也、議乃決、平壤錄先是義弘以計驕敵、而明人悉墜其計中、征韓錄冬十月朔、一元遣茅國器彭信古諸將、來攻、戰自卯至巳、明兵用木槓、打破城門、俄而槓破、藥發、明兵駭亂、義弘乘勢從小門突出、直冲信古兵、信古潰走、秀吉譜 明紀事本末 平壤錄唯國器華邦榮殊死鬪、平壤錄見我兵逐北、欲乘虛取城、島津忠長

覺之、呼國、大海在後、與退而溺、寧進而戰死、下馬血戰、國器等亦敗、征韓錄全軍皆潰、一元走星州、餘兵忍餒扶傷、哭聲震野、是日我兵斬級三萬八千七百餘、島津家記悉劓之、以送之名護屋、石曼子之名震海外矣、秀吉譜

衝敵疲倦、

司馬法曰、擊其勞倦、避其閑窕、凡敵人勞倦則急擊勿疑、但無謀者遇敵則浪戰、以挫其鋒、所以不能取勝也、

松平清康

眾交四年冬、小笠原長時來侵參河、松平清康因彼疲、大雪、

渉重險、其兵必疲、急擊勿失、乃率步騎一萬進戰、大敗之、斬獲三千、逸史

前邀後擊

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故善攻者雖示形在此、而所攻在彼、驚前掩後、使敵莫知所措、椎根津彥義仲等皆能知此、此其所以取勝也、

神武帝

戊午歲十月、神武帝勒兵入中州、擊八十梟帥於國見岳、斬之、時兄磯城置女軍於女坂、男軍於男坂、熾炭於墨坂、據守要害、不敢降、於是椎根津彥獻策曰、今先遣我女軍出忍坂道、虜必盡銳而來拒、吾急率勁兵、直指墨坂、取菟田川、以灌熾炭、掩其無備、破之必矣、帝然之、乃出女軍向忍坂、虜果謂皇師大至、畢力相持、既而勁兵由墨坂邀其後、夾擊破之、遂斬兄磯城、日本紀

源義仲

壽永二年四月、平維盛率兵伐源義仲、五月維盛與諸將議分兵三萬、軍志雄山、親將兵七萬、軍礪波山、山南有谿曰倶利伽羅、深數千仞、義仲率兵五萬自向礪並山、謂將佐曰、彼衆而我寡、平地決戰、非我利也、我先陣礪並北麓、敵必頓兵山中、秣馬壖、以覘我虛實、我分兵遶出南麓、驟敵於南谿、則

蔑不勝矣、乃分萬人屬樋口兼光等、而自將三萬人進至北麓、大張旗幟蔽林、而軍、平氏望見之、果下山陣猿馬場、義仲進陣黑坂、與敵相距百餘步、射戰竟日、兼光等持鼓螺千餘、繞黑坂出敵背、驅牛數百、縛炬於角、策而縱之、軍士鼓譟隨之、聲震山谷、義仲麾兵而進、夾擊西軍、西軍擾亂、走陷南壑、死者幾二萬人、壑爲塡塞、義仲乘勝追之、斬平知度平爲盛、維盛僅免、收散卒奔加賀、盛衰記

新田義貞

延元三年四月、新田義貞在越前、以兵三千與足利高經夾河而陣、時霖雨水盛、官軍亂流而進戰、高經盡銳拒之、戰酣、

出奇

百六十三

義貞副軍幾殲、敵縱火燒國府、戰兵駭亂退走、義貞乘勝追擊入國府、高經走據黑丸城、餘黨望風崩潰、同

北條氏政

北條氏政攻簗田晴助關宿城、佐竹義重赴援、來羽生鄉、氏政遣弟氏邦拒之、氏規分兵遠伏其背、夜自以兵七百前戰、戰半伏起、前後夾擊破之、關東古戰錄

從傍橫擊

百六十二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夫古人尙橫擊者、蓋敵人奮銳前驅、不虞我兵傍至、所以無不勝也、然猶示弱以盛其氣、僞遁以誘其逐、却右

師以致其來而橫擊以精兵所謂以分合爲變者也

新田義貞 二條

延元元年正月後醍醐帝幸延曆寺源顯家率奥羽兵五萬入援新田義貞因謀與攻園城寺夜遣諸將陣山下延曆寺僧徒屯如意嶽且艤船艦數百於湖以備傍射黎明諸軍縱火大津進攻不利賊乘勢來迫大津火方熾舟軍亦從傍亂射賊不能進義貞縱兵突擊敗之進薄園城寺僧兵瞰之亦下山出賊後賊將細川定禪走京師 太平記

是月義貞與諸將分道攻足利尊氏於京師北畠顯家以二萬人自粟田口轉進尊氏棄之曰彼其北畠氏也吾親當之

出奇

進戰四條河原戰數合兵決義貞以兵三萬橫衝賊陣賊驚顧旗幟用中黑來突望風崩潰 太平記

織田公

弘治四年右府將兵千五百出西美濃洲股城將長井某日根野某以六千騎迎之覘我兵寡徑逼而來右府分兵爲三隊以一隊自衛一隊蹙其前一隊橫擊之斬二將於是城於九條洲股令部將守之 外史

上杉輝虎

天文二十三年八月上杉輝虎帥兵至信濃與武田晴信相持於川中島晴信遣眞田幸隆致三軍來擊輝虎軍却用田

對馬橫擊破之、晴信遣兵僞旗涉叢葦中、擣輝虎麾下、麾下驚擾、晴信乘之來進、宇佐美定行以精騎二千橫衝之、晴信兵潰陷御幣川、人馬漂溺、（川中島合戰第次）武家閑談

三面夾擊

孫子曰倍則分之、又曰兵以正合、以奇勝、蓋我衆敵寡、當分其勢、一正而二奇、所以無不勝也、姉川之戰、固非有三面夾攻之策、而德川公擊其背、通朝衛其橫、右府攻其前、本出偶然、而竟爲一正二奇之奇、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歟、

新田義貞

元弘三年五月、新田義貞與北條泰家戰不利、會相撲人三浦義勝率兵六千來屬、勸義貞又進戰、義貞有難色、義勝曰、明日之戰僕爲公保必勝、明早義勝卷旗徐進、義貞繼之、泰家負勝不復設備、俄而義貞等張翼而進、三面薄攻、敵兵驚潰、泰家僅以身免、太平記

脇屋義助

延元元年六月、後醍醐帝在延曆寺、足利尊氏遣兵來犯、脇屋義助守東坂、賊兵來攻、官軍叢鏃射之、飛矢雨下、賊死傷甚衆、義助開門出邀、士居通治得能通言等率兵陣白鳥岡、見義助出戰、徑進衝其左、湖上舟軍自傍射其右、賊大敗退、

守營不復出。（太平記）

織田公　德川公

元龜元年六月，右府圍近江橫山城。淺井長政乞援於朝倉義景。義景使族景健帥兵一萬餘來援。長政帥兵八千援橫山。先是右府遣使於參河乞援兵。至是德川公帥兵五千援右府。二十八日右府令丹羽長秀備橫山。與德川公齊進。江越二軍阻姊川而陣。德川公逼越軍。箭丸亂發。越軍出拒。（信長記）長政先鋒磯野秀昌以精兵三千來擊。右府先鋒坂井右近敗走。長政繼進。戰甚鏖。右府不利。却十町許。（岩淵夜話）德川公麾衆濟川。岸嶒絕不得輒登。榊原康政呼躍而登。先鋒酒井

出奇

忠次奮衆繼之。（常山紀談）越軍百騎離隊欲橫擊我軍。本多忠勝擊走之。越軍甚銳。我軍少却。德川公揮槍麾衆。忠勝挺身突進。諸軍復振。德川公命康政及本多廣孝橫衝越軍前後。夾擊。敵不能支。遂潰走。德川公既破越軍。遣人偵右府軍則敗矣。乃廻軍將截敵後。敵驚擾。稻葉通朝亦進擊。（稻葉以下岩淵夜話）右府。乃整隊復進。三面圍擊。長政遂敗。橫山城尋潰。右府乃獻捷。足利義昭遂還岐阜。（參取信長記總見記四戰記聞）

雨雪破敵

孫子曰。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夫甚雨大雪敵之所不戒。覘其無備潛兵擊之。無不克。況利仁及

未雨雪、為之備、以覘賊之可擊、料敵如此、其明誰能
敵之、

藤原利仁

延喜中、下野賊藏宗藏安等聚黨千餘人、據高座山、剽掠貢調、廷議擇勇將討之、衆咸推藤原利仁、乃命利仁為將軍、利仁率兵進至高座山下、時盛夏暑劇、利仁命士卒多作橇、衆不解其意、夜又召一卒、問曰、天將雪乎、對曰、安得有雪、利仁怒殺之、少頃又召十卒、問之如前、卒懼併、答曰、將雪、利仁大悅、既而夜半雪大作、至曉而止、利仁命士卒乘橇進攻之、賊衆飢凍、不能復戰、利仁縱兵奮擊大破之、斬獲甚衆、由是威名大著、（藝[illegible]）

武田晴信 二條

天文九年三月、村上義清遣兵三千侵武田氏、時會大雪、晴信命剗雪開道、乘夜襲擊、敵兵潰走、（甲陽軍鑑）

天文十一年十月、晴信帥兵至大門、進火長窪、村上義清小笠原長時合兵來戰、會風雨、晴信乘之縱擊、多所殺獲、（甲陽軍鑑）

北條氏康

永祿十一年六月、武田晴信入伊豆、軍於鳴島、會大雨、北條氏康遣兵夜襲其營、晴信驚棄其牙旗而走、（外史）

計用天審

凡事有所藉頼、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源義仲火牛時能畜狗、宗連繋狼、定範放牝馬、昌幸用悍馬迹雖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可謂巧於用兵者焉耳、

畑時能

延元四年九月、畑時能以兵卒二十七人據鷹巣城、足利高經將兵七千攻之、時能畜一狗、名犬獅子、能解人意、時能夜出城襲賊、每向一營、使狗先往、賊有備則吠、無備則掉尾還出、時能乃隨入斫營、大呼奮擊、賊苦之、或密餉酒糧、曰願勿襲我營、太平記

淡河定範

天正七年、三木之役、淡河定範帥壯士五十出城、設塹柵、或謂太閤曰、敵以單寡出城、可襲也、太閤乃令羽柴秀長帥兵五百襲之、定範兵將逆戰、定範曰、卿等喪心與、奈何欲餌餓虎、吾有一策、乃放牝馬數十匹於秀長陣、陣大擾、定範急擊破之、退將入城、江見四郎曰、今日之捷奇矣、秀吉明日必來、吾與其敗而走、請及今往焉、定範乃火城入三木、別所記

甲斐宗運

天正七年四月、大友氏將甲斐宗運攻赤星某於三船城、某棄城而遁、宗運令子鎮隆時隆守之、城十郎帥兵八千攻三船、合志鎮豐亦從城後來攻、宗運聞鎮豐參忌、使人擊狼於

記

路鎭豐聞猿聲果惡之乃引還十郎亦退去鎭豐尋降治九州亂

眞田昌幸

台德公攻上田城眞田昌幸豫募悍馬五十匹縛槍刀于鞍匿之于門內我軍已薄輒開門鳴鼓驅之馬驚奔騰兵士五百人執槍縋之東軍敗北　日本智囊

戰略新編卷之四終

戰畧新編卷五

水府大番隊騎士權國史總裁　青山延壽輯

狙詐門第五

葉氏曰、楊子法言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噫此古道也、今外虜披猖、譎詐百端、出沒變現、而吾無佗奇策應之、束手受制、亦可也哉、孫子曰、兵詭道也、又曰、兵以詐立、談兵者莫之能違也、揭狙詐之綱、

示弱掩襲

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夫如處女者示之以弱也、敵見我弱、不知警備、然後忽然出擊、疾如脫兎、敵必驚潰、應仁以來、群豪割據、以寡破衆者、毛利氏之嚴島、織田公之桶峽、氏康之河越、尤著、三氏皆驕敵而後出乘之、故能以少挫衆、驕敵乘之者、兵家玄機、而北條氏家法也、何者氏茂取小田原、定岡崎城、皆卑而驕之、忽然出擊、河越之戰、則是其遺法也、信玄嘗聞氏康談河越之戰、謂人曰、氏康手段吾得此、蓋謂此也、太閤攻小田原、氏政尊大自居、以平維盛待之、而不知復奉其家法、三世之業一朝而墮、亦宜矣哉、

平貞盛

天慶二年十一月平將門反朝廷給官符於平貞盛到常陸推問將門罪將門聞貞盛至率兵來攻貞盛潛匿不出將門駐軍數日不知貞盛等所在以爲無虞遂歸下總放遣兵士貞盛偵知之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郷發兵四千餘急襲之將門倉皇出拒大敗貞盛秀郷乘勝攻之將門自度衆寡不敵欲誘致二將於險隘擊之走保辛島貞盛秀郷縱火燒其營追戰於島之北山將門常選精兵八千人以自衛時未集衆僅四百餘拒戰甚力官兵小却貞盛秀郷督士卒大戰遂敗之將門單騎突陣貞盛射斃之傳首京師黨與皆伏誅今昔物語將門記

百七十七

北條氏茂

永正九年先是北條氏茂襲取小田原時三浦義同殺父自立據岡崎城屢侵氏茂地氏茂故畏怯示弱城守不出義同侮之歸路或鮮鞍浴馬以示閒暇至是義同兵亦來侵氏茂偵其浴馬縱兵掩擊敵赤體散走氏茂追躡襲岡崎義同不能支走住吉城氏茂又攻拔之豆相記北條記關東兵亂記北條五代記

百七十八

北條氏康

天文十二年九月上杉憲政與上杉朝定謀滅北條氏師兵八萬圍河越城以綴氏康軍乞援足利晴氏晴氏出兵援憲政於是關東之兵悉會晴氏氏康帥兵八千至沙窪望見敵

陣、旗幕彌山、藪谷、氏康以爲彼衆我寡、欲以計撓之、乃詐遣
使曰、城兵饑困、請幸釋之、將獻城地、晴氏曰、吾殲城兵、小田
原必不能守矣、奈何釋之、氏康乃就小田政治將菅谷某、請
曰、請幸釋守將、臣將與憲政和、晴氏益侮之、明年四月、氏康
將進戰、遣人偵敵、敵相謂曰、氏康喪膽逃亡、在近、氏康大悅、
乃謂衆曰、戰不在衆寡、衆心一則克、吾屢與憲政戰、關東兵亂記
一以當十、未嘗敗衄、今日之戰、要使弱敵畏吾鋒端耳、督衆
進戰、鼓聲震天、綱成乃開門夾擊、敵大敗、氏康乘勝追擊、斬
級三千、多獲其頁、北條五代記　於是上杉氏宿將相繼降附、氏康
威震東國、關東兵亂記以是役爲夜戰○本書誤矣

狙詐

詐降掩擊

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古人云、受降如受敵、
忍熊受詐降、不知警備、取敗亡、宜矣、林氏以一婆歸、
擒斬三帥、可謂女中之丈夫焉耳、

武内

仲哀帝九年、神功皇后征三韓、還生應神帝於筑紫、辛巳歳、
皇后奉梓宮、從海路歸京、帝庶兄麛坂忍熊二皇子謀曰、皇
后有子、群臣皆從、其必立幼主、我何以兄從弟哉、乃擧兵要
皇后於播磨、會麛坂死、忍熊退屯住吉、皇后帥舟師至難波、
忍熊退軍、菟道、皇后命武内及武振熊擊之、武内率精兵出

於山背、屯菟道河北、與忍熊相持、忍熊將邀戰、武內令三軍、椎結藏弦於髻、佩以木刀、矯皇后命、誘忍熊曰、吾不敢貪天下、懷幼兒從君王耳、願共斷弦捨兵、以相講和、君王宜登天位、以制萬機、乃令軍士斷弓弦、解佩刀、悉投之河、忍熊信之、亦斷弦投刀、武內乃下令、渡河更取所藏刀弦、掩其不意、忍熊知見紿、謂其下曰、今我無兵儲、不可復戰、乃引衆而退、武內尾擊至逢坂、戰破之、斬獲甚衆、忍熊窮蹙投瀨田津而死、日本紀

堺善左衛門

文祿二年、加藤清正在朝鮮、薩人梅北國兼乘虛作亂、熊本留守堺善左衛門一日出城運糧於朝鮮、國兼偵其不在、急襲陷城、善左聞之、單騎馳還、度力不敵、乃佯降、出姪彌吉爲質、大設盛饌享國兼、使美女侑飲、國兼引滿、因屬杯於善左、善左乘間直前斫國兼、國兼驚起、欲入內殺彌吉、彌吉取刀於懷與善左共擊殺之、左右挺刀將擊善左、善左瞋目叱曰、汝等病狂乎、國兼賊也、吾既誅之、汝等不從吾、大閤震怒、汝等虀粉矣、衆然之、乃俱擊餘黨平之、碎玉話

林氏

天正十四年十二月、先是島津義久伐豐後、三道並入、降十六城、大友義統出拒大敗、是月義久令伊集院美作、野村備

中、自濱周防、攻鶴崎、城主岡掃部已戰沒、其妻林氏守節撫孤、聞敵至、命浚塹、增壘、設陷穽、身親擐甲、橫薙刀、率侍女、巡視城中、隨方捍禦、會粮食竭、乃佯請平、屢邀三帥享之、出美女佐酒、及薩師撤還、林氏約偕往、乃設伏擊斬三帥、餘衆潰走、（逸史列女傳）

佯北掩擊

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又曰、佯北勿從、夫兩陣相持、無隙可乘、使不僞退以掩其不備、豈能取勝、頼春中務皆能知此道、而經氏義陽勇將也、不知此道、此其所以取敗也、

細川頼春

興國元年、脇屋義助平伊豫、亡幾病卒、細川頼春聞之、即率兵、攻破河江城、進赴世田城、官軍別將金谷經氏以兵三百逆戰、頼春望之謂曰、是皆精銃、將逼我決死也、宜疲而斃之、乃戒飭士卒、分衆爲三隊、親將其前隊、經氏兵來衝、頼春佯披避之、經氏又擊破一隊、後隊兵伺其疲接戰、遂大敗之、經氏僅以身脫去、世田城亦陷、（太平記）

鹽谷中務

正平十五年、足利義詮率兵犯吉野、藤原隆俊以三千人陣最初峯、敵將畠山義深以三萬人來攻、我軍將鹽谷中務引

兵伴退、陣龍門山、敵恐軍追之、至險隘、士卒如束、中務令乘高亂射、躬自先衆督戰、敵軍潰走三十餘町、中務乘勢進戰、馬傷墜崖、爲敵所殺、官軍斬級二百七十、獲器械鞍馬甚衆、太平記

甲斐宗運

天正九年春、相良義陽屬薩摩、島津義弘以爲先鋒、侵肥後、甲斐宗運出兵、相持、義陽略阿蘇郡、宗運出拒、佯北、後數日宗運又出戰、又北、義陽素憚宗運驍猛、至是意甚侮之、九州治亂記前鋒攻甲佐城、拔之、斬守將伊津野、義陽益驕、九州古城記肥州考十二月義陽遣兵、攻三船、自率三百餘人、陣響野、宗運諜知、

師兵三千、從間道進、直擣義陽營、殺獲殆盡、義陽自殺、前鋒聞之、皆潰、義弘亦退去、九州治亂記

變識詆敵

六韜曰、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夫幟號同於敵、敵不能識別、吾出其不意、掩其無備、制勝之一詭道也、

源義仲

養和元年、越後人城長茂擊源義仲、長茂先令津張宗親等赴植田越、而自將兵四萬、陣橫田莊、義仲聞之、率騎三千餘、遊之召井上光基曰、衆寡懸絕、不可以力克、卿詐揭赤旗、赴

敵陣、敵以爲降兵、必不設備、卿急易旗衛陣、吾濟河夾擊、克之必矣、光基乃引其族保科黨三百餘騎、涉筑摩河進、佯張赤旗幟、長茂見以爲宗親等旋軍來、遣使止之、既而光基猝變幟旗、直衝其陣後、義仲亦縱兵合擊、長茂軍大潰、人馬溺河、死者甚衆、長茂奔還越後、義仲追到國府、州兵降者相屬、長門本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新田義貞

延元元年正月、新田義貞破細川定禪於園城寺、定禪走趨京師、義貞提兵三萬、尾賊至山階、遇險逼擊、賊死者相枕、義貞入京師、分軍爲三、尊氏亦親率兵迎拒、自河合森至七條

徂評

河原、人馬塡咽、連合數里、義貞上華頂山望之、曰、賊衆倍我、當以奇取勝也、令軍中略相識面者、每五十人、各爲一隊、卷旗撤笠號、爲定禪敗卒狀、混入賊陣、約曰、兵交而發、部一千人遣之、尊氏謂諸將曰、義貞好野戰、今其據山不下、料其兵必寡也、乃遣一將嘗之、敗還、義貞與尊氏戰、自午至酉、數十合、官軍皆捷、向所遣兵俄揚中黑旗、大呼起戰、賊衆驚亂、自相攻擊、不知所嚮、大敗走、官軍乘勝追之、至桂川、尊氏奔匿、將自殺、適會日暮、義貞引兵還、太平記

附錄

祖承訓

文祿元年、朝鮮之役、明將李如松圍小西行長於平壤、裨將祖承訓攻南門、知我易韓人、令其兵皆倘韓裝、故路距不進、行長以爲韓人也、專拒西北、如松用大礮火箭、督衆苦攻、我兵殊死戰、承訓則脫韓裝露明甲、鼓譟而登、行長驚急分兵拒之、而西北即陷、行長退保牡丹臺、外史

詭計誅虜

孫子曰、兵詭道也、　夫非詭無以制其勝、日本武尊誅川上梟帥、道臣命平八十梟帥餘黨、所謂以詭制勝者、而武尊所爲似出百死求一生、然是不必然、當

狙詐　百八十九

時蓋用內間、有虜人爲我耳目者、故其成功易於反掌、不則雖武尊之勇、焉能得入不測之地、探其虎子哉

日本武尊

景行帝二十七年八月、熊襲叛、十月帝使日本武尊討之、時年十六、十二月至熊襲國、察其形勢、賊魁川上梟帥方聚其族宴飲、武尊解髮爲童女裝、置劍裀中、密入賊營、居婢妾中、梟帥愛其姿貌、延之同席、舉杯戲狎、夜闌衆散、梟帥被酒而臥、武尊拔劍刺之、未殊、曰、汝爲誰、曰、我是大足彥天皇之子、名日本童男、梟帥曰、吾嘗見強勇者、未有若皇子者、吾雖賤

百九十

闖願上嘉號、曰日本武尊、言訖遂刺殺之、既而分遣弟彥討滅餘黨、熊襲悉平、日本紀

道臣命

戊午歲十月、神武帝擊八十梟帥於國見丘、斬之、餘黨未平、帝命道臣、帥大來目擊之、授以方略、道臣穿窟室於忍坂、誘虜設宴、選勁卒與虜雜坐、約曰、酒酣則我起歌、汝等聞我歌聲、即發焉、既而坐定酒行、虜不知我有謀、被酒沈醉、道臣起歌、勁卒應聲、一時掩擊殺之、日本紀

詐死誑敵、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　夫三軍之所恃、在主將耳、

狙詐

百九十一

主將已死、敵人亦從而懈、苟非審察敵情者、焉不爲敵所誑、楠公詐死制勝者二、可謂巧於誑敵者、吾嘗以謂、異邦尙智、　皇朝尙勇、唯其尙勇、故血戰取勝者、過半、唯其尙智、故狙詐制勝者、又過其半、蓋是風尙之使然也、唯　皇朝自古專鬪智、而不鬪勇者、楠公一人而止耳、公嘗謂、以力爭則武藏相模、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撓也、是公之所自負、亦可知也、

楠正成二條

元弘元年楠正成據赤坂城、敵將計持久困之、初正成之築城、倉猝儲糧不多、守禦六旬、至是糧盡、纔餘五日食、正成乃

百九十二

謂衆曰我數有利而賊勢不挫內乏芻糧外無救援夫首倡大義見危授命固所願也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勇士所尙吾今陽死賊必引歸歸復聚衆出戰令敵疲奔命制勝之道也衆皆然之正成爲一大坑塡以死屍積薪於上留一卒戒曰候我行遠縱火燒城會夜大風雨正成乃與衆三五分伴潛過敵營遁入金剛山敵不之覺及火起爭入城見坑中焚屍以爲正成旣死引兵還關東（太平記）

延元元年正月新田諸將擊足利尊氏於京師走之義貞欲留陣京中正成往說之曰今日破賊少所殺獲以寡兵屯京中士卒貪財鹵掠四散豈得無反襲之虞耶使敵復振後難

爲力也不若旋軍養銳再擧以驅敵於數百里外也義貞乃退陣坂本尊氏復入京師正成素蓄一卒善泣者且日敎其卒與僧數人行物色原隰賊兵問故輒泣曰昨日之戰新田楠氏等七將皆沒將獲尸葬之尊氏聞而大喜曰彼戰勝而退良有以也乃索義貞正成首獲稍似者梟之以示於衆正成與諸將潛軍夜發別遣卒數千執炬北走累々不絕賊軍望見謂官軍失其將領而潰去也急分其兵四出要擊在者不復設備正成與諸將合兵昧爽直薄尊氏軍縱火鼓譟尊氏軍大潰而走委甲蔽野正成遂與諸將追至豐島河原尊氏航海遁（太平記）

設疑張勢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疑兵之設、古人重之、爲不待戰焉耳、大坂之役、德川公不檢糧食、蓋虞詡增竈之遺意也、

名和長年

元弘三年閏二月、後醍醐帝出隱岐、航海至伯耆、召名和長年、託以大事、長年率衆奉帝、據舟上山、募邑民運倉穀於山、乃火其家、以百五十人護行在、伐木爲寨、撤屋材代楯、弟氏高造布旗數百、薰以松煤、畫近國諸豪旗識、揭之山上、翌

但詐

日佐々木淸高以兵三千來犯、望見旌旗、不敢進、長年以兵寡、令皆伏於林叢、數出射手挑戰、射殺賊一將、淸高麾衆競進、會日昏雷雨、衆乘之突擊、大破之、淸高逃去、太平記

栗生顯友

延元元年十月、新田義貞奉皇太子入金崎城、遣子義顯弟義助於越後、至杣山城、城主瓜生保叛、義顯義助奔還金崎、士多道亡、從者僅十六人、而聞金崎六爲敵所圍、衆皆憂之、曰、宜經東山道奔越後、不則各自盡耳、栗生顯友進曰、越後長途、未易至、且不見敵而死、亦怯也、不如設疑兵乘賊不意、或得入城、事脫不就、則死未爲晚矣、衆然之、夜使衆解衣帶

柱之、於樹爲旗幟之狀、以張疑兵、黎明馳至金崎、出賊背、大呼曰、杣山援兵至矣、武田五郎被創、不能執刀、縛木刀於腕、先進、顯友挾互挺、繼之、賊望見旗幟、以爲大兵至、駭愕擾亂、義貞因出擊之、義顯等遂得入城、太平記

織田公

永祿二年、齋藤義龍與父秀龍鬪、遂殺之、右府將兵、援秀龍、不及還、會岩倉城主援義龍、以兵三千軍丹原野、時我見兵僅八十三騎、乃驅淸州市人、伐竹爲槍、列於軍後、敵以爲大兵來也、乃退去、外史

德川公

大坂前役、諸軍至京者、命板倉勝重給之糧、吏疑其張虛數、欲案驗之、德川公怒曰、夫敵欲料吾兵糧食、是視虛數亦足以懼敵、今日豈惜米穀之時乎、編年集成

川北九大夫

寬永中島原之亂、圍城已久、賊糧食稍乏、夜航海、欲襲細川氏海濱穀倉、川北九大夫令銃卒守海岸、又多挿火繩於竹、駭植之、賊望見火繩星羅、知其有備而還、城中益困、野史纂畧

機智安衆

孫子曰、兵以詐立、 夫立危疑之地、一言以安其衆、

非智者不能也。良勝曰、今日之務在安衆心。善哉言乎。是役佐竹義宣懷反側。人皆疑之。德川公以花房某諳佐竹事。使某證義宣不叛。花房辭不應。其後謂人曰、向公使吾證佐竹者、在得吾一言安衆心耳。而當時不悟。吾深悔之。花房老將也。尙如此。良勝果何人也。而其明於兵機如彼。語曰、智者千慮有一失。花房之謂乎。

豐臣公

天正十八年、小田原之役、軍中有流言。德川織田通欵城中。衆情疑懼。太閤聞之。從近臣數人。與信雄至德川公營置酒。

歡笑。明日又與公至信雄營。置酒盡歡而去。衆情即釋。成烈續祖

外史

德川公

元龜三年、箕形原之役、參軍大敗。德川公僅而入城。城中閧敗擾亂失措。近臣高木廣正得一髡首而來。公命曰、汝徇之於衆以爲信玄頭。廣正揭之刀鋒、走且呼曰、我軍有利。吾獲信玄。衆皆傾聽。軍情稍定。武者物語抄

山村良勝

慶長中石田三成之亂、德川公將西上。患木曾之險。問計羣臣。時木曾人山村良勝、千村良重者從公在小山。本多正信

薦之諭、令自效、二人乃馳還、未至木曾、亘勝報平木曾、亘重、曰、君不可欺、子姑俟之、亘勝曰、今日之務、在安衆心、且捷則生、不捷則死、豈俟勝敗、乃募士兵、進戰破其戍將、棧道乃通、皇朝戰畧編

託神安衆

李靖曰、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玆不可廢也、 蓋人心危疑、非口舌所能爭、故假鬼神以愚之、夫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壬申之亂、天武以逆抗順、而神助之、不可謂神吹負智計絕人、託神欺人、蓋田單稱神師、以安衆之故智也、

大伴吹負

壬申之亂、大伴吹負軍金綱井、時高井郡大領高市許梅口噤不能言、居三日、神憑曰、我是高市社神事代主、牟狹社神靈也、當以神馬兵器獻神日本盤余彦天皇陵、我巳奉皇孫、送不破宮、還護本軍、敵軍將自西道至、宜爲警備、言訖復常、吹負乃遣許梅祭神武帝陵、如神所教、并奉幣二神、又村屋神憑祝人曰、敵兵將至、自中道過我社、宜速設備、俄而廬井鯨至自中道、果如其言、事平、吹負具狀奏之、敕陞三神位、以祀焉、日本記

織田公二條

永祿三年、桶狹間之役、右府自祈戰勝於熱田社、陰使詞官鳴甲於龕中、信長告衆曰、神殿有金革聲、是神助我也、戰勝必矣、衆皆踴躍、果得大捷、松榮紀事

天正三年、長篠之役、右府帥兵五萬、發岐阜、禱於熱田社、社中有兵器聲、右府悅曰、桶狹間之戰、亦有此異、而義元授首、今日必捷矣、信長記

豐臣公

文祿元年、征韓之役、太閤至安藝、謁嚴島祠、禱捷、且取數百錢、因祝曰、今出兵異域、軍若有利、即錢悉面、乃揮手投之、每錢皆紅矣、衆大喜、軍果有功、編年集成○太閤禱捷錢今猶現存、合二錢爲一錢云

戰略新編卷之五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雑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86
SS号=14664086